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历史文献

(二)

总主编 朱金坤

主 编 戚建国

西泠印社 出版社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 顾 问：王国平

顾 问：陈桥驿 魏 桥 顾志兴 徐吉军 王其煌
鲍志成 周如汉

主 任：朱金坤

副 主 任：姜 军 汪宏儿 戚建国 沈旭微 孙炳松
沈 昱 王少青 屠冬冬 徐美娟 钱杭根
张俊杰 杜永林

委 员：陈寿田 李敏华 郭迎辉 金国强 劳晓萍
陈 弘 吴 健 何建娣 姚祥勇 陈耿忠
吴朝晖 李国平 厉承越 姚文华 冯玉宝
王伟明 甘士明 王跃建 蒋伟琦 范文良
韩 峻 曹如法 姚子兴 杨金有 吴佩翔
金国平 徐伟龙

工作人员：范自强 周玉祥 王春燕

《历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朱金坤

主 编：戚建国

副 主 编：陈耿忠

编 委：陶贤德 张 迎 郭贤松 杨法宝 李景苏
陈素琴 毛利丹 沈文娇 许骏庆 闻金明
俞慧娟

《康熙余杭县志》点校：曹中孚 徐吉军

封底篆刻：崔志强

■ 总 序

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筚路蓝缕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风风雨雨后,在余杭首次发现的距今 5300—4300 年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世界东方文明的璀璨明珠;余杭县于公元前 222 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的始设和处于长江三角洲圆心地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余杭各地俯拾皆是的文明亮片,使余杭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这数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不断演绎着余杭发展的辉煌历史,同时也孕育了一批以沈括、章太炎为代表的历史名人,还吸引了众多的雅士名流,留下了许多歌颂余杭的佳作名篇,形成了余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余杭历史文化,是我们一笔得天独厚的“财富”,闪烁着执着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世代余杭人在困难中奋勇前进,锐意创新。我们必须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把这笔“财富”传承弘扬,用优秀的历史文化精华,教育和引导我们,要让她的血液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成为我们走向辉煌的不竭源泉。为此,我区专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对余杭

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梳理文脉,提炼精华,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是余杭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具有一定的统一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它的出版,无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余杭历史文化深厚积淀和精彩内容的认识,有利于提高余杭的知名度,有利于提升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对内是一套好教材,对外是一张“金名片”。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阅读它、喜爱它,使之成为我们实现跨越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最适宜居住的“品质之城、美丽之洲”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余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9年11月10日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历史文献》序

余杭地处自古形胜繁华的钱塘之地,这方山水孕育了其特有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绵延千年、传承至今。此间,除了世代言传身教之外,地方史志在文明传承中起了很大作用。余杭素来重视编修地方志。早在南朝宋(420—479年)时就修有《钱唐记》。北宋时,修有《仁和图经》和《余杭图经》。明代起盛行修志,明清时期共修下了20多部县志、10多部镇志和多部寺观志。然而岁月更迭,时过境迁,志书难免散佚,留存至今的有近30部地方志。

为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延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历史文献“资政、存史、教化”的独特作用,2009年,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编纂《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总体要求,开展了旧志整理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梳理、选择和研究,终将明《万历余杭县志》、清《康熙余杭县志》(2部)、《嘉庆余杭县志》、《光绪余杭县志》和《余杭县志补遗》等6部县志及清康熙《栖里景物略》,乾隆《唐栖志略》,光绪《唐栖志》、《临平记》、《临平记补遗》和民国《临平记再续》等6部镇志整理成《历史文献》,纳入《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为其中1卷。余杭《历史文献》所含志书记载和保存了余杭历史上大量的宝贵信息,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情、风俗、人物、名胜、古迹等诸多方

面,对于我们研究、挖掘余杭历史文化内涵,塑造独特的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余杭城市形象和品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郡之有志,尤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余杭《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正逢全区人民满腔热忱地建设最适宜居住的“品质之城、美丽之洲”之时。相信它必将与《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其余卷章一道,发挥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彰显区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成果必将获益当代、惠及后人。

是为序。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副书记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政法委书记



2010年6月

总目

第一册

- 万历余杭县志 [明]戴日强纂修
康熙余杭县新志 [清]龚嵘纂辑

第二册

- 康熙余杭县志 [清]张思齐纂修

第三册

- 嘉庆余杭县志(上) [清]张吉安 朱文藻纂修

第四册

- 嘉庆余杭县志(下) [清]张吉安 朱文藻纂修
光绪余杭县志稿(附补遗)
..... [清]褚成亮纂稿 褚成博补遗





第五册

- 临平记 [清]沈谦撰稿
临平记补遗 [清]张大昌撰稿
临平记再续 [清]陈棠 姚景瀛编辑

第六册

- 栖里景物略 [清]张之鼎编纂
唐栖志略 [清]何琪撰
唐栖志 [清]王同编纂

第二册总目

康熙余杭县志 [清]张思齐纂修(1)

康熙余杭县志

[清]张思齐 纂修

说 明

《康熙余杭县志》八卷，清张思齐纂修。

张思齐，辽阳人，生卒年不详。清康熙七年（1668年），以荫生莅任浙江余杭县知县。因邑多水患，在任六年间，曾对河道之疏浚治理，引溉田亩，贡献良多。

《康熙余杭县志》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它是在包括戴日强《万历余杭县志》等几种方志基础上，结合当时“山川之变化，规制之兴废，人物之代谢，户口之登耗，赋役之增减”纂辑而成，堪称清初一部较完备的县志。此八卷由舆地、版籍、规制、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凡八个门类，共六十个细目所构成。每卷之首并以“总论”，细目之前，并以“小引”。全书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全面记述了余杭的历史地理与人文风俗。其中大至山川风物，小至官吏俸禄，均有详尽的记载，是研究古余杭历史的重要资料。

此次标点整理，我们用的是上海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所藏康熙十二年刻本。两本都有较严重的缺损和漫漶不清，好在沪、浙两本的缺损情况各不相同，故得以互补。然而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遂主要以《咸淳临安志》和《万历余杭县志》加以补校，并适当以后来的《嘉庆余杭县志》作为参校。这样，现在出版的《余杭县志》，虽然仍有某些缺损，但较之原貌却已大为改观。凡原刻本中的缺页部





分,我们一般标明“上缺”、“下缺”、“中缺”外,根据校本的实际情形,作了若干必要添补。如卷七邹济《林侯复任序》后半发现了缺页,接下去仅存开头两行文字,经查是王华《赠余杭喻侯序》的末尾,遂注明原缺外,补了作者及题目。同样在卷七参寥子《访勤上人》诗仅一行,后面也是缺页;所接一诗,既无作者,又无诗题。后从《咸淳临安志》中找到参寥子诗的原文和其后为蔡准《游洞霄宫》诗而得以补正。除对某些明显错字和部分避讳字径改外,凡需订正者,必有可靠的依据。如卷八《碑碣》有《县令刘允升德政碑》,而卷四唐上元二年有县令陈允升,经查《万历余杭县志》,则改“刘”为“陈”,以纠正原刻之误。

为方便阅读,对部分较长的文字,适当作了分段处理。对标点分段的不当之处,祈请读者不吝指正。

序

今天子廓清海宇，累洽重熙。《实录》告成，即辑《一统志》。珥笔诸臣，亦既有成绪。如班固之志地理，扬雄之训方言，国风备载。而或阻于遐方，何以贡俗陈诗，周知民隐，爰下令郡若邑，各修《志》以进。臣思齐，备员余杭，敢不对扬休命。谨考历乘，成化、嘉靖、万历，迄我国朝，皆有成书。而数年来，山川之变迁，规制之兴废，人物之代谢，户口之登耗，赋役之增减，间多遗轶不详。倘因循简陋，搜讨未精，其何以副我皇上征文考献至意。臣因合参诸书，网罗旧闻，諏谘故考，编纂成《志》。窃见余杭蕞尔，逼近会城。山川秀丽，风气淳朴。但地当天目，万山下流，每遇洪水泛涨，冲决不常。又土瘠民贫，溪山丛薄，易以生奸。司牧者催科抚字，视他邑倍难。臣方鳃鳃，虑无报称。独幸余杭所最难者，莫如水患，年来开浚南湖，赖以稍平。至编审赋役，矢公矢慎。七十三里，咸乐征输。复设里社，讲乡约，宣扬圣谕，士民蒸蒸响风之数者，臣非敢以为功，亦得曩志前人以为师，前事以为鉴，仰应朝廷嘉惠元元，右文盛典，深庆邑之风土人民，皆得上之天府伫见，洋洋德化，溢百里而卜万年。是书也，岂徒供兰台、石室之藏，且充 轩使命，佐太史之歌风矣。臣谨拜手颺言，为当宁献。

时康熙十二年四月吉旦，浙江杭州府余杭县知县臣张思齐谨序。



凡例

计十六则

一 余杭旧有《成化志》，散轶不全。陈善则有《成化府志》，嘉靖有王确《志》，万历有戴日强《志》，国朝康熙初年有宋士吉《志》，既为采辑。其逸者取《浙江通志》、《两浙名贤录》、《西湖志》、《径山》、《洞霄志》，并子史文集、稗编诸书，删繁就简，汇为大观。

一 余杭水利，关本邑利害。苕溪、南湖，又关杭嘉湖三郡利害，分别源流，俾渚泄得宜，视他条独详。

一 形胜，为山川险隘，防御宜先。《志》中惟独松关当江浙要冲，应详书以告守成者。

一 赋役、土田、户口，考自万历四十年止。其四十一年至崇祯十七年，邑经兵燹，册籍无稽，非敢阙略也。

一 城墉、桥梁、山川、坛宇、寺观等类，或陵谷变迁，或榛莽漫灭，异同莫考者，惟存旧额旧名，以备稽古。

一 名宦，永系去思，多见之列传。后增入者亦不敢滥，仅附载一二，从斯民公请，以志直道之遗。至总制完真张公，功业虽在全浙，而余邑尤为感慕，向特置主崇祀洞霄宫，故列国朝名宦之首，皆从士民公请，无谓爵次不伦也。

一 人物，在昔贤已载旧《志》者，既不敢删。其有前编遗漏，及新有节行可风者，必博采父老，更取学校公呈，见非滥入。





一 艺文,有关邑中风教者,有录德政表去后思者,有登临吊古业在名山者,备存之。若报绩赠行,颂功倡和,诸谀词都不录。

一 山川,别列径山、洞霄者,以二山名著寰宇,曾经翠华临幸,且提举诸人,为宋室贤奸之史,故特加详,非为二氏标帜,以资游观也。

一 《嘉靖志》沿革、秩官、选举,皆用年表;《万历志》则用记体。今沿革仍存年表,余俱因《万历》焉。

一 凡字犯御讳者,俱改元晔字样,以见斯《志》成于昭代,非鱼鲁亥豕,较订有讹。

一 凡系先达称官,称谥,或称别号,甚有称公者,虽属景仰前徽,实乖史法,概易而书名,行古道也。

一 诗词歌咏,前《志》分体,未免前后错杂,而体又不全。今就其所著总列之,以便论世。

一 各卷之首,弁以总论;各目之首,弁以小引;俱仿史例。凡事迹,据实直书,美恶自见,不妄系论赞,以为褒贬。

一 修《志》之初,即广檄搜采。迨编定梓成,始有以人、以事来者,不能详载,实深罪疚。

一 《志》上下数百年,世代遥远。其近者,亦闻见多遗,虽广询文献,未免犹有遗漏,尚俟后之修纂者,补所未备。

思齐并识

目 录

图考

卷之一 輿地志

沿革	033
星野	036
疆界	038
城隍	041
山川	042
形胜	069
水利	070

卷之二 版籍志

户口	093
土田	096
赋役	106
物产	150
风俗	152





卷之三 规制志

公署	155
学校	159
坛宇	163
仓廩	167
军政	168
驿递	169
坊表	170
镇市	173
桥梁	174
恤典	180
寺观	184

卷之四 官师志

知县	207
县丞	216
主簿 _{今裁}	220
典史	222
教谕	225
训导 _{今裁}	228
名宦	231
祠官	248

卷之五 选举志

荐辟	257
进士	258
乡举	262
选贡	266
岁贡	268
例贡	276
武进士 _{附武举}	280
封荫	281
吏选	283

卷之六 人物志

世家	287
忠侃	293
政绩	296
孝义	310
文学	319
武功	332
隐逸	337
宾耆	338
列女	340
字学	352





方技 353

寓贤 355

卷之七 艺文志

典籍 361

文翰记序诗歌之属 364

卷之八 杂志

古迹 501

丘墓 504

碑碣 506

灾祥 510

仙释 513

轶事附纪异 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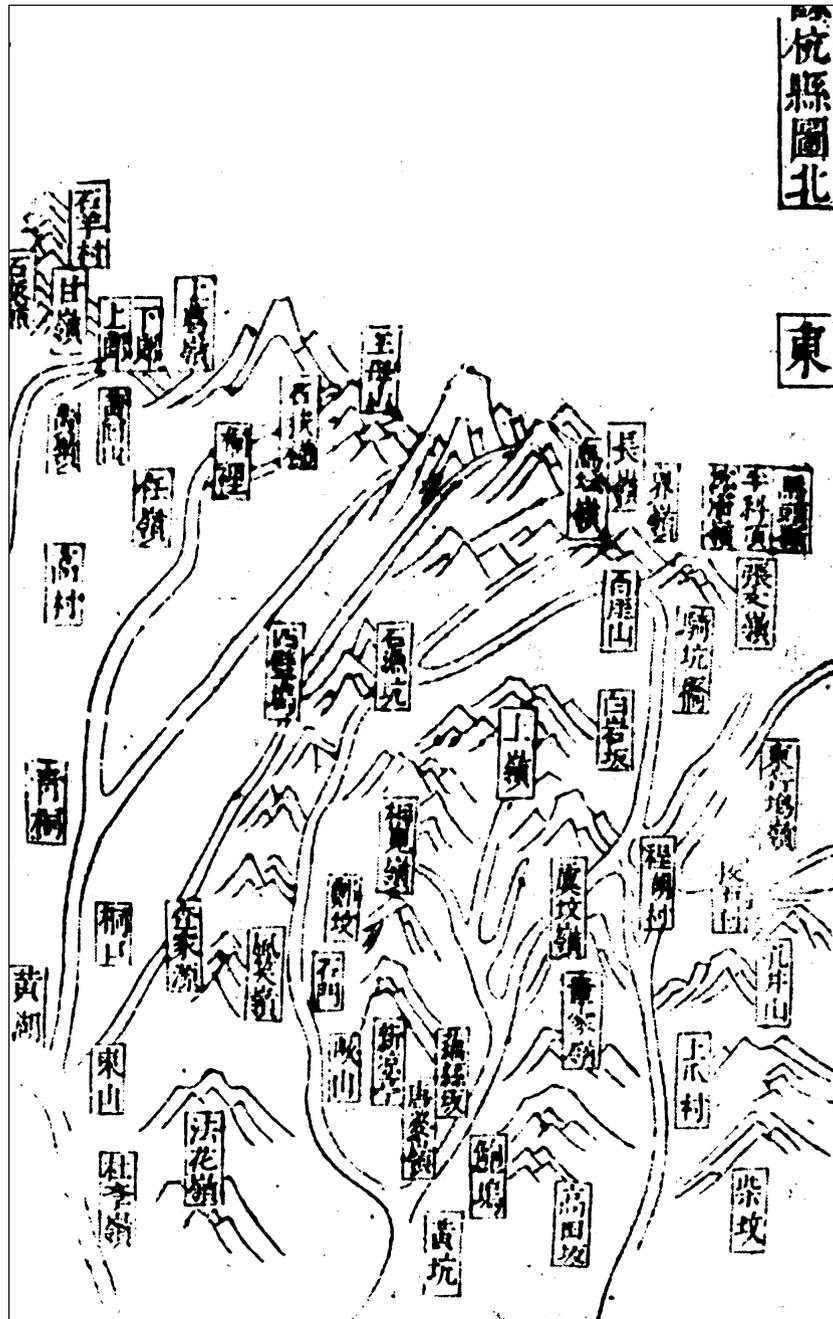
图 考

尝考《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又有土训掌地图，则志与图应并重云。《邑志图》宋以前无考，今据耳目睹记者列之篇。南湖则隶之南湖，径山则隶之径山，洞霄则隶之洞霄，夫亦各有所属已尔。



杭縣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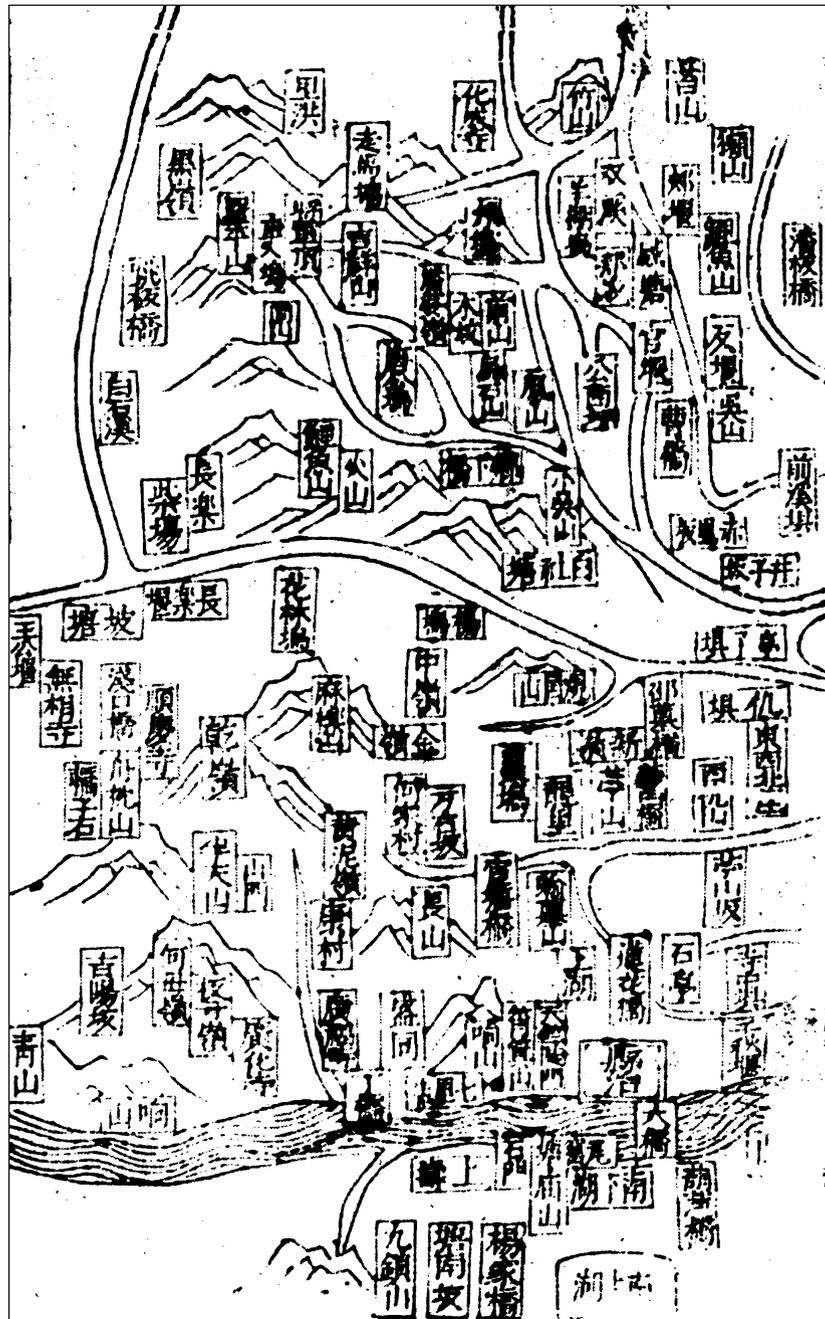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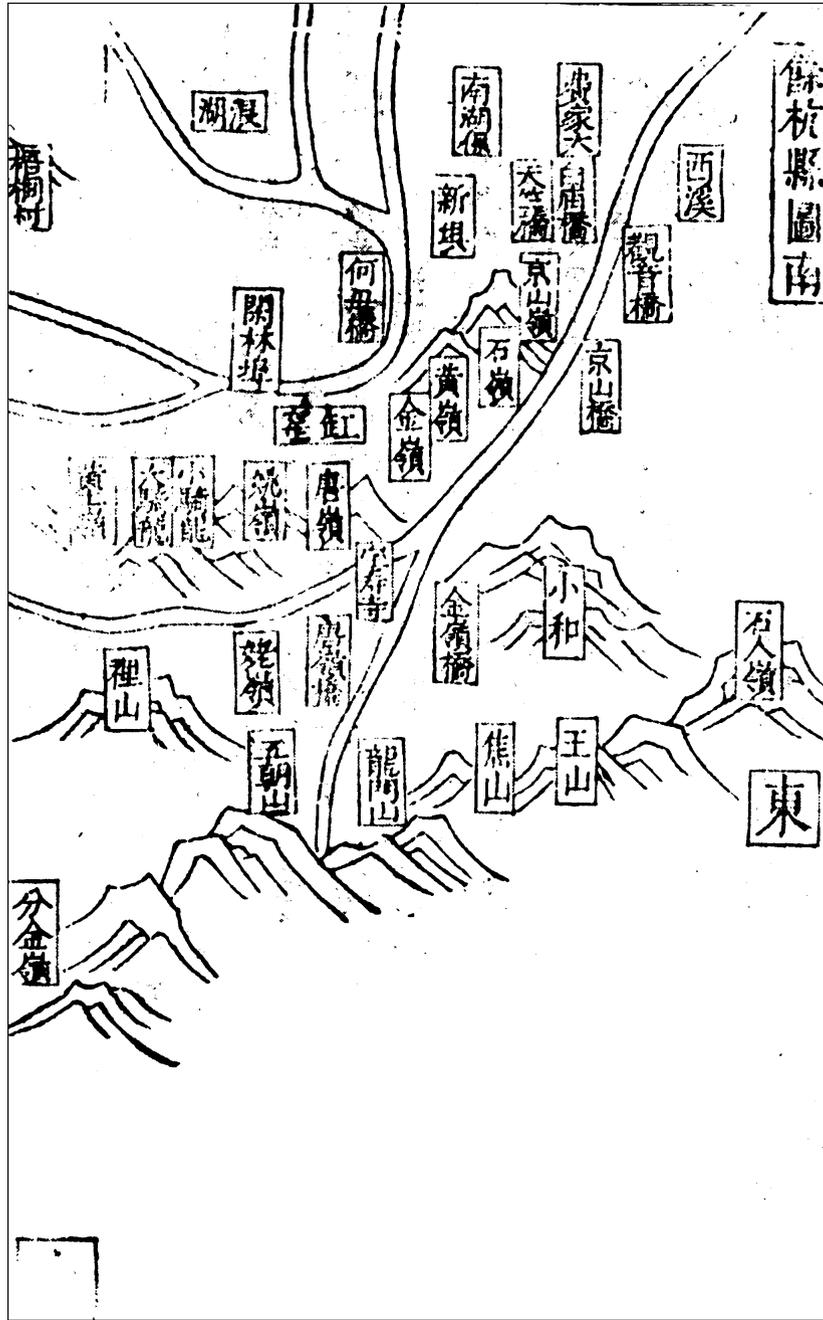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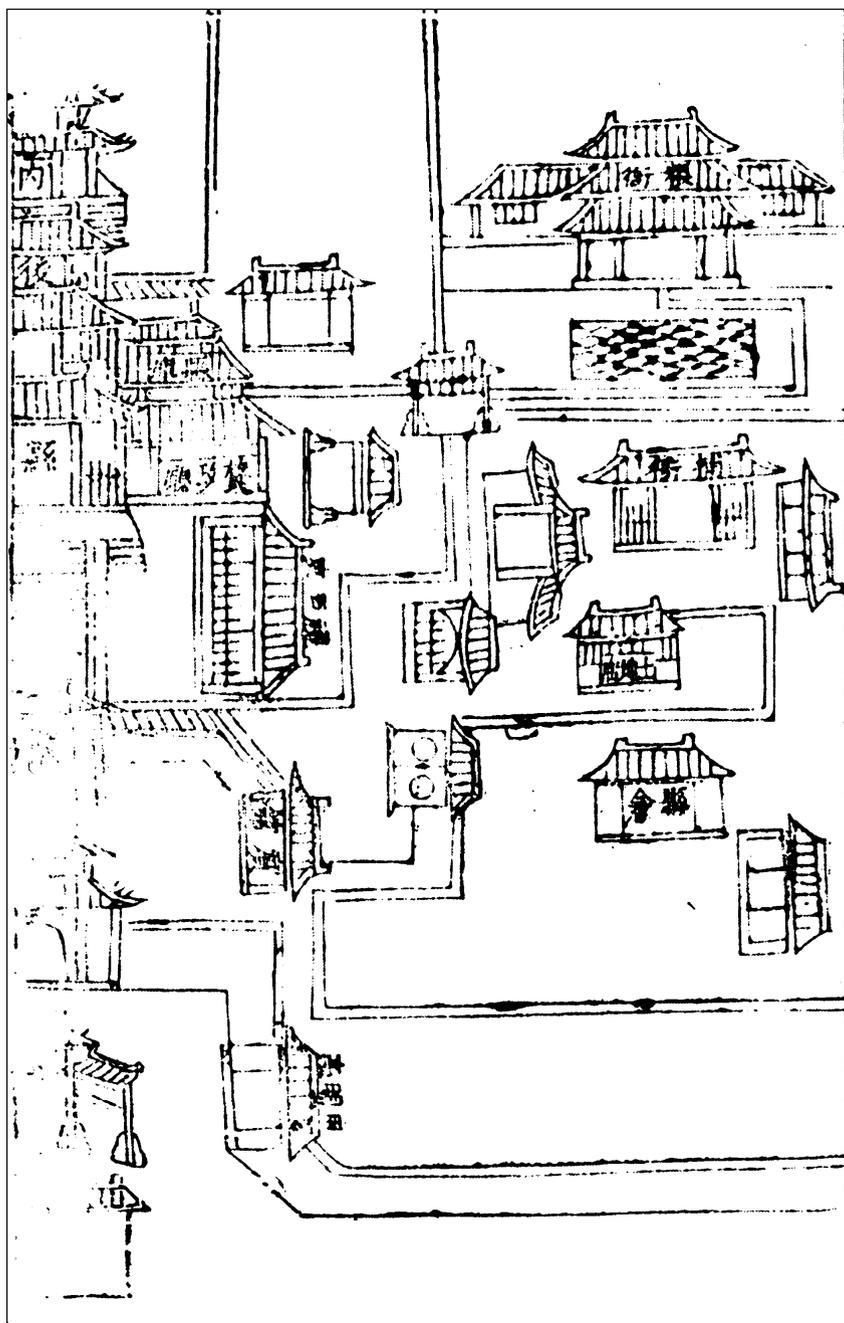
餘杭縣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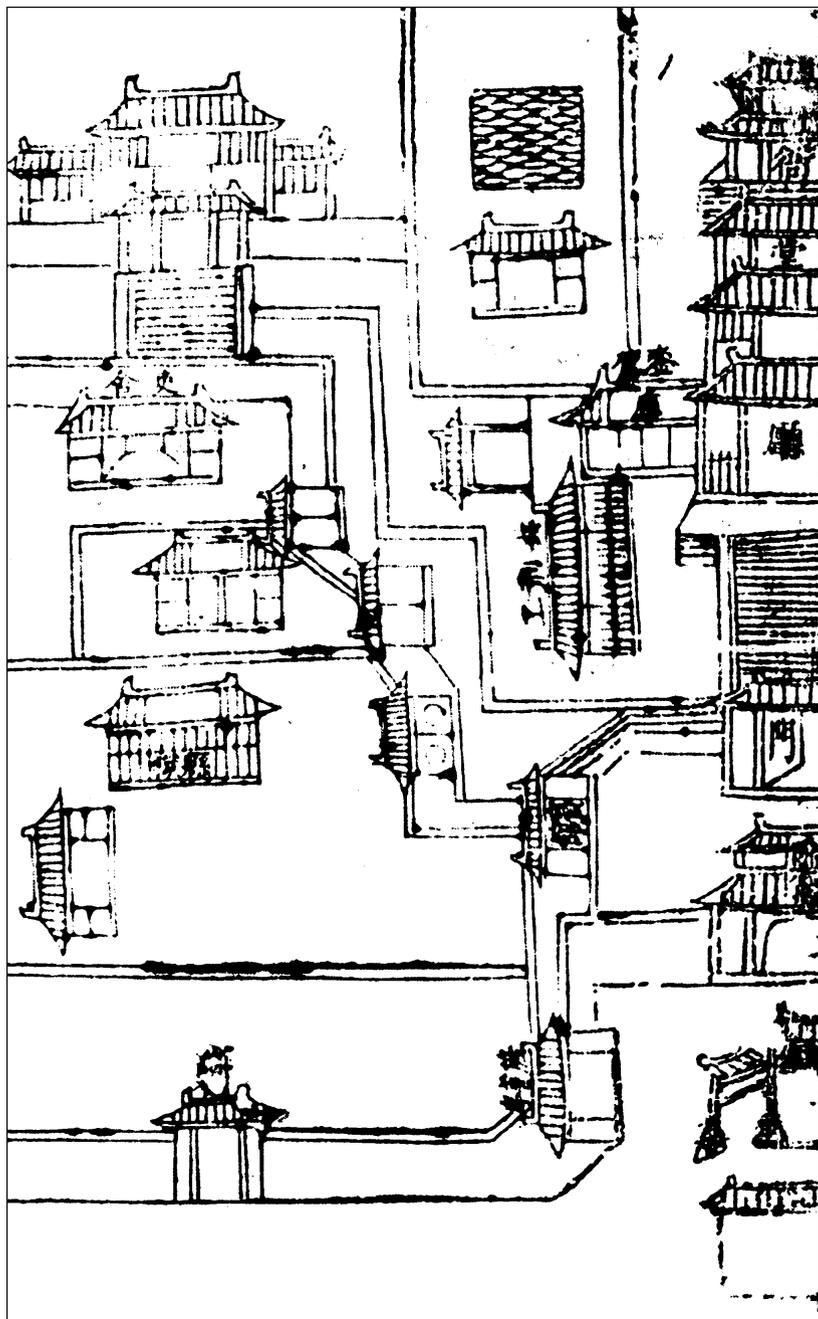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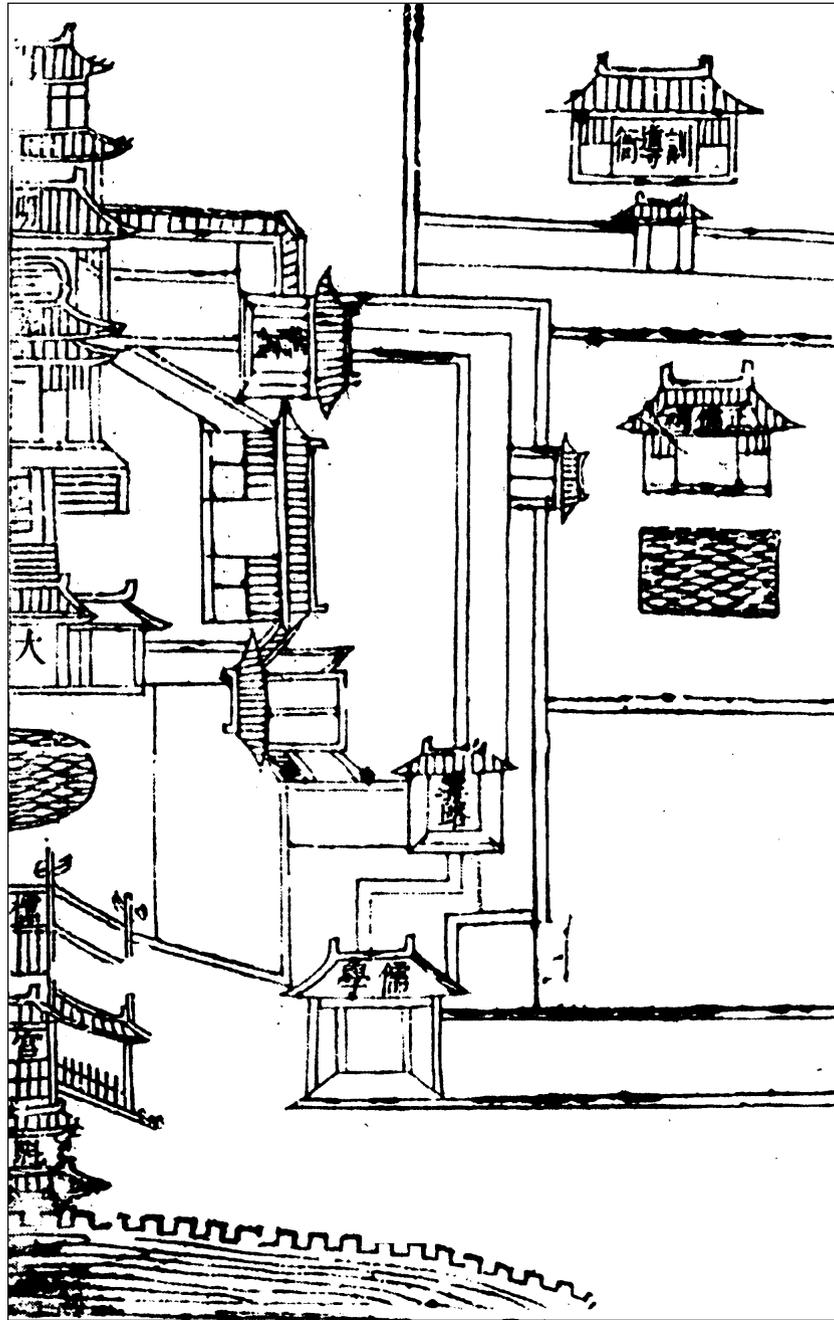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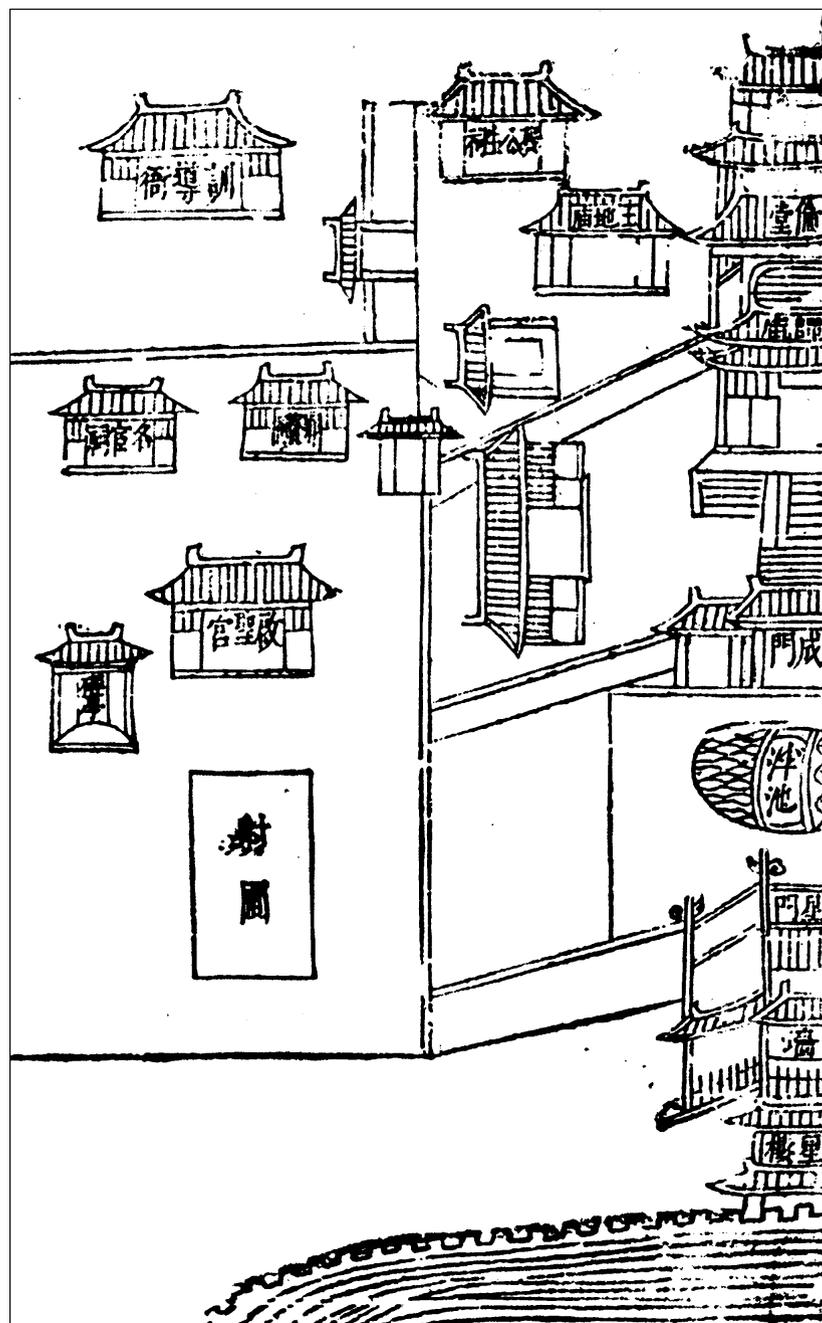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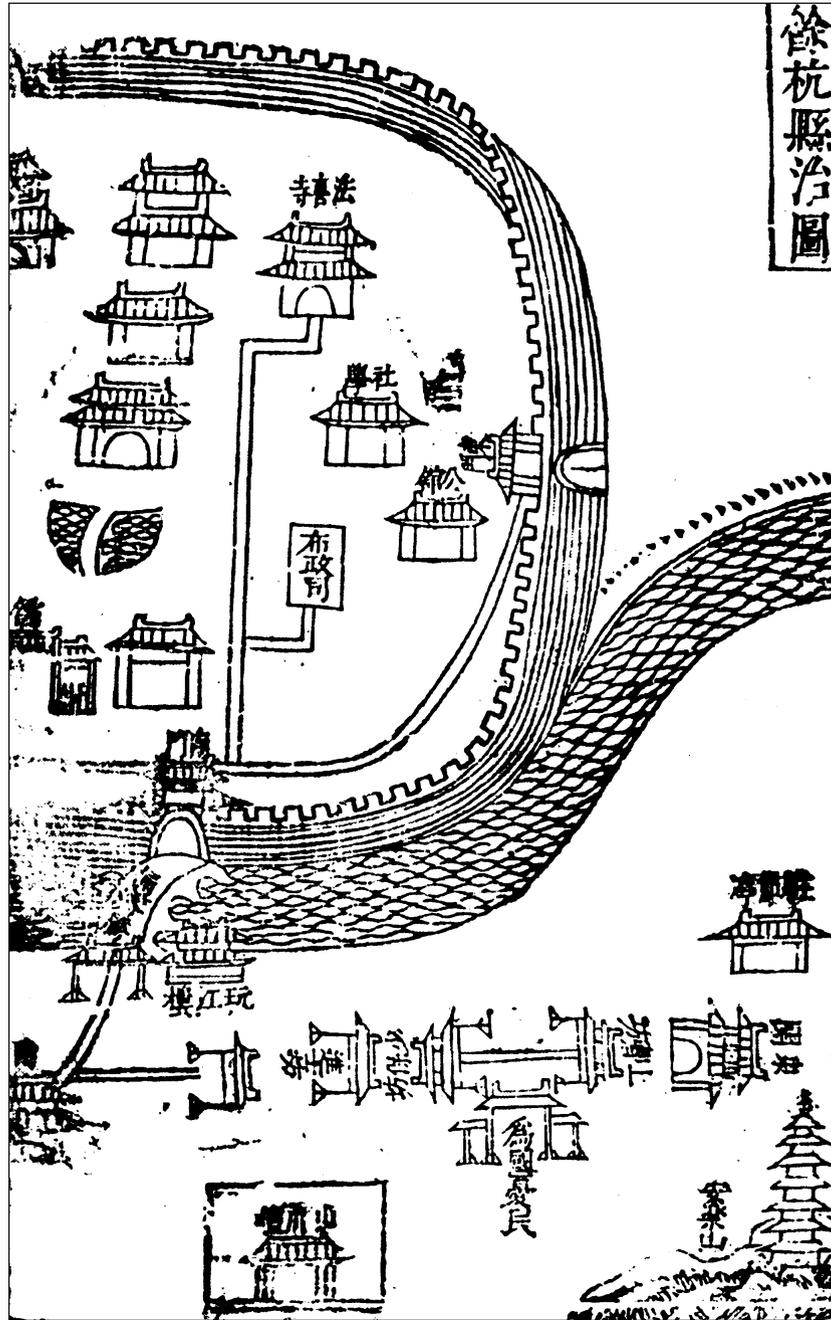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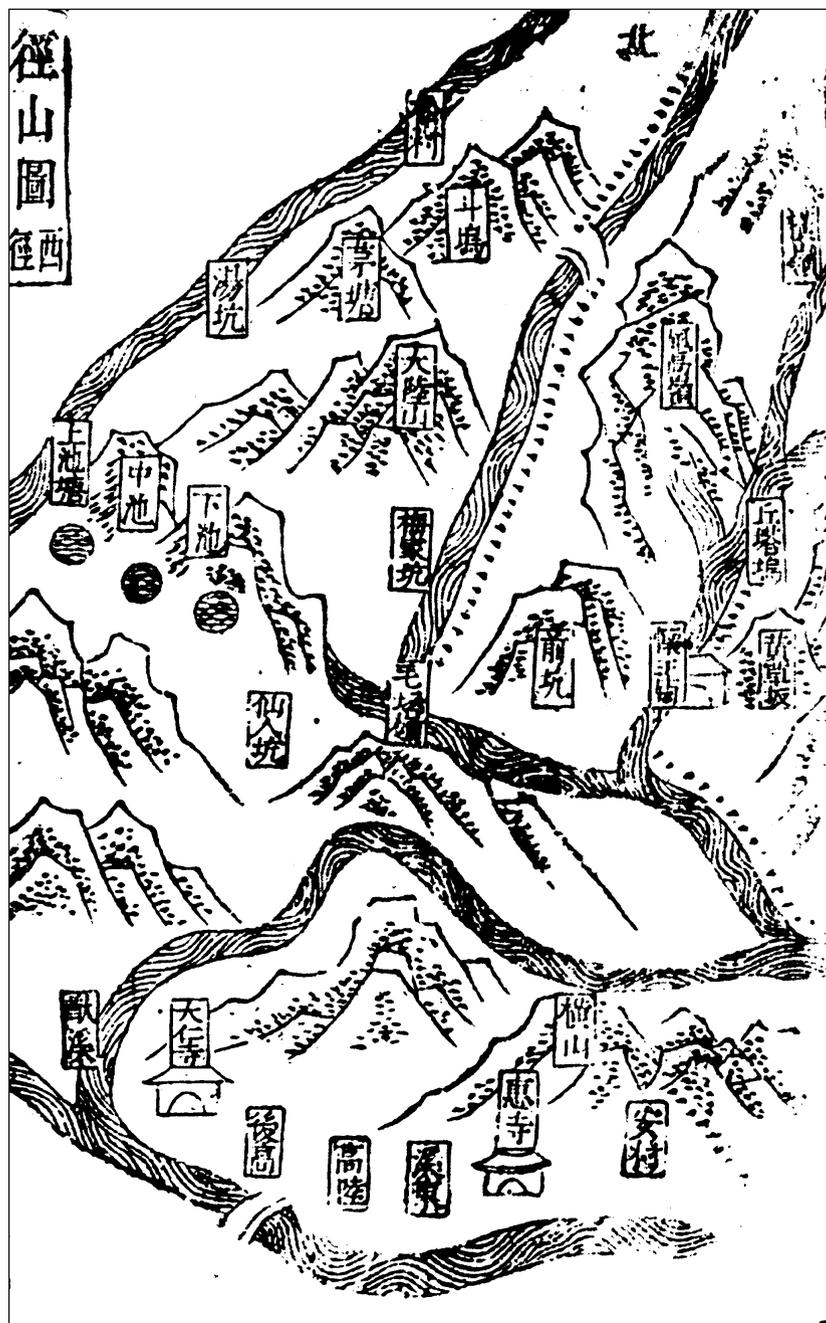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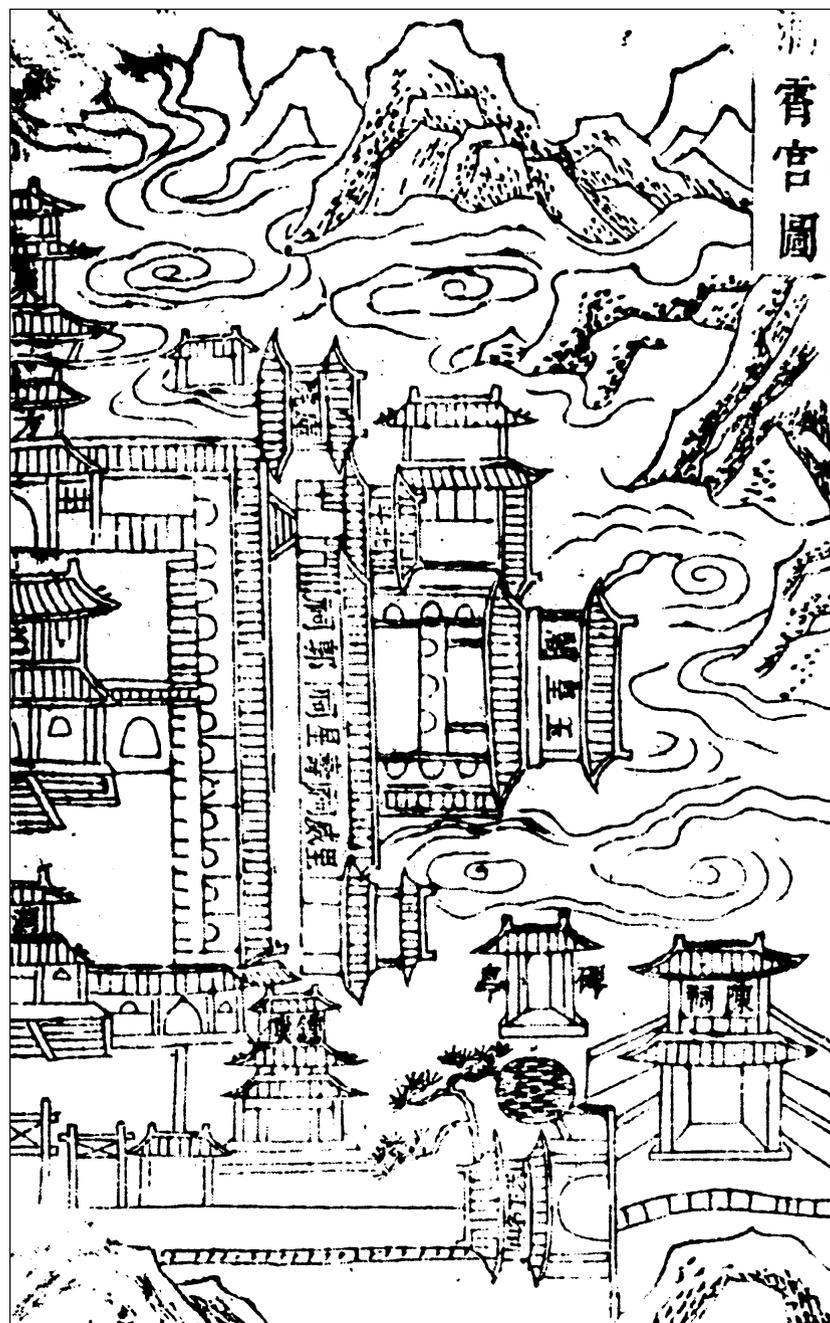
餘杭縣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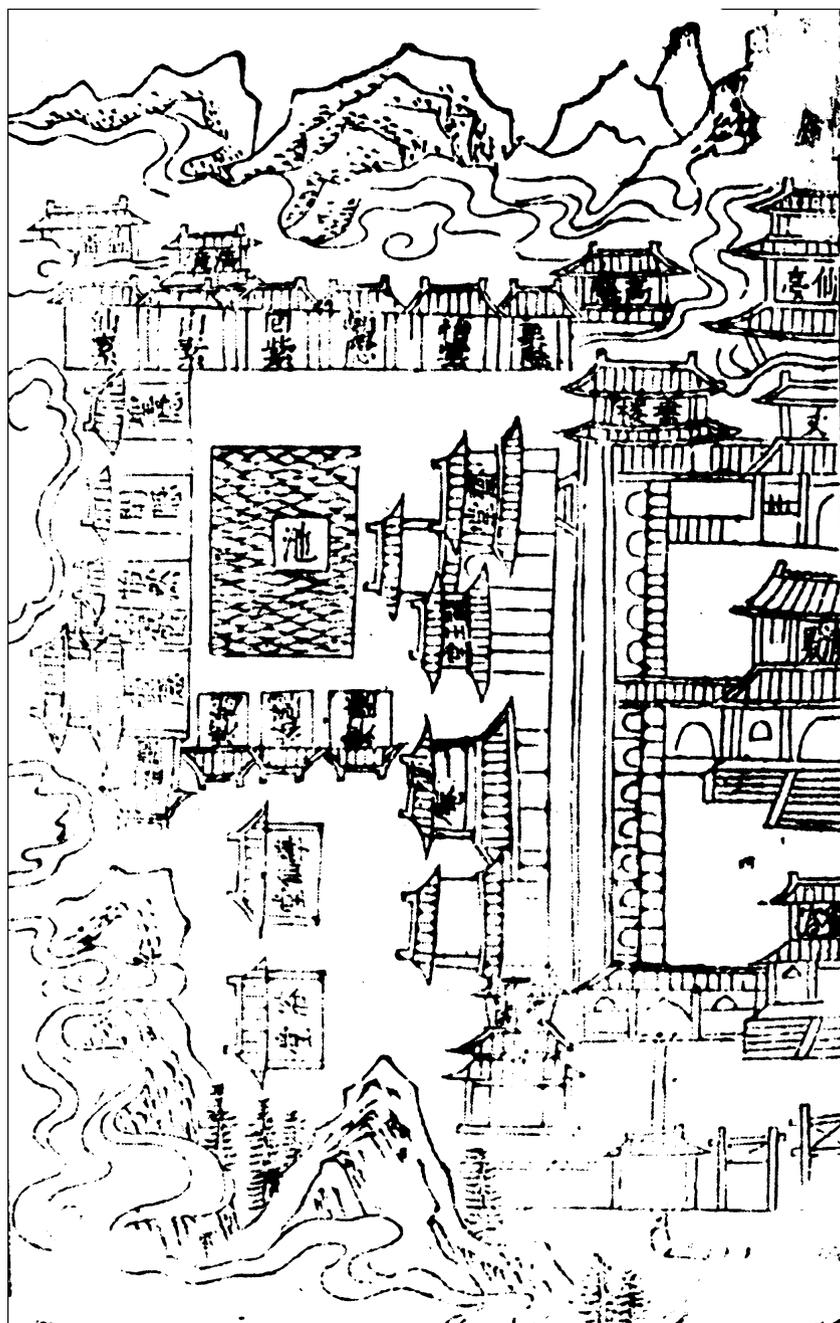






洞霄宮圖





南湖圖



卷之一 輿地志

輿者，地道也。凡地理之所有，皆載之，若車輿以載物也。余杭自无余肇封以來，屢有更易。要之皆古揚州城，為大禹過化之墟。宋七帝南都，又稱三輔近地。名山大川，屹然四塞，洵東南一大輿區也。爰列“輿地志”諸首簡。

沿革

古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封建之來尚矣。邑故少康封庶子无余地，自秦裂為郡縣，而余杭或以名郡，或以名縣，代既久，沿革靡常。名與地，見諸史傳者，互有同異。今詳其分合，以志古今建置之大略云。

历代

余杭县 一名禹杭。禹治水會諸侯于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說文》云：“杭者，方舟也。”方舟者，并舟也。禮大夫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滌洄，造杭以渡，遂名禹杭。

夏

禹揚州域 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以主禹祀，因曰余杭。





春秋战国

越地 春秋时属吴越二国,后越败吴,尽并其地。战国时属楚。

秦

余杭县 二十五年,王翦定越,以其地为会稽郡,始置余杭县,地属会稽。

汉

高祖

荆王国地 六年,封刘贾为荆王,兼有吴越,杭郡属荆王国。

吴王国地 十二年,立濞为吴王。杭地属吴王国。

景帝

会稽西部地 三年,复为会稽郡。

平帝

吴郡地 平帝时,更名进睦,寻废,复名余杭。一云新莽初更名进睦,世祖建武初复故名。

顺帝

吴郡地 永建四年,分会稽置吴郡,始以浙东西为界,杭地属吴郡。

献帝

吴郡地 建安十六年,分余杭地置临水县,属吴郡。

三国吴

吴兴郡地 黄武五年,割吴郡富春、余杭、临水三县,置东安郡。七年废,复归吴郡。宝鼎元年,割吴郡四县、丹阳郡四县,置吴兴郡,遂隶吴兴郡。

晋

吴王国地 咸和元年,杭郡属吴王国。太康元年平吴,仍置吴兴郡。余杭属吴兴。

宋

仍属吴兴。

齐

仍属吴兴。

梁

吴郡地 太清三年,以吴郡置吴州,杭地属之。

陈

钱塘郡地。

隋

开皇元年,平陈。废钱塘郡,置杭州,治余杭。大业三年,改杭州为余杭,徙治钱塘,本县属之。

唐

武德四年,复为杭州。《嘉靖志》曰:以其地置江南道,余杭属江南。

贞观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杭州属江南道,领县四:钱塘、富阳、於潜、余杭。

垂拱四年,析杭之余杭、於潜,置临安县。

天宝元年,复以杭州为余杭郡,县属之。

至德、乾元,复改余杭郡为杭州,县仍属州。





五代

吴越国地 治钱塘,余杭地属焉。

宋

临安府地 太平兴国三年,钱氏国除,复属杭州。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余杭属两浙路。熙宁七年,分属浙东西为两路。建炎三年,升为临安府,县属临安。

元

杭州路 至元十三年,取宋。复为杭州,立两浙都督府。十五年,改为杭州路总管府,领余杭如故。

明

洪武初,改为杭州府,分九县,余杭属之。

国朝

仍明旧。

星野

古之占星者,莫辨于《周礼》。九州躔次,各有分野。扬州属斗牛女之次,其地阔远。今两浙于扬州仅一隅。余杭又浙之一邑,大不过稊米,躔度何稽焉。顾闻天官家有以宿别省,以度别郡县者。握符之吏,宰百里而应列宿,修改立事,动与乾象关,乌可忽与。今故录其分属大较,与古测之有征者,兼采列乘所记类附之。



《周礼·保章氏》注：吴越之分属星纪。

《春秋元命苞》：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

《汉·天文志》：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又《地理志》：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尽吴分也。越地，牵牛、婺女，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州、南海、日南，皆越分也。

《汉·律历志》：志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须女二度，谓之星纪之次分野。又《郡国志》注：《帝王世纪》云：自斗一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纪之次。斗建在子，吴越分也。

《晋·天文志》：魏太史令陈卓言，郡国所入宿度，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吴越之分野，属扬州。注云：费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又云：陈卓、范蠡、鬼谷、张良、诸葛、谯周、京房、张衡并云：斗，牵牛、须女。吴越州内会稽，入牛一度。

《隋志》：自牛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为吴越分野。

《唐·天文志》：星纪得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穷南纪之曲，东南附海为星纪。又曰：南斗、牵牛，星纪也。丑初，起南斗九度，余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终，女四度。逾南河传会稽，涉越门讫南海，为星纪之分。古吴越及东南百越之国。南斗在云汉下流，当淮、海间，为吴分。牵牛去南河浸远，自豫章迄会稽，南逾岭徼，为越分。

按《咸淳志》云：班固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说虽详，然未及度数。至魏陈卓取费直等说，然后分画，起某度至某度及唐一行两戒之说，分南北河及吴越间以云汉纪之，则其术详矣。然晋唐二史所指吴越度数，亦有



少异，盖乾象堆迁前后有差殊耳。此说得之。

《宋史》：两浙路当天文南斗、须女之分。

《元史》：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入吴、越分星纪之次。

《明一统志》：自斗三度至女一度，属吴越分扬州。

日为丁。《史记·天官书》注引《星经》云：斗玉衡第六星主扬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丁巳为吴郡会稽。谓此日占斗星之色也。

辰为丑。《东汉·郡国志》吴越其辰在丑。晋、隋及《元志》同。

五星为火。《史记·天官书》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乌衡。《汉书·天文志》同。《唐·天文志》星纪鹑尾以负南海。本思注云：负者以其在云汉之阴也。其神在于衡山荧惑位焉。

疆 界

在昔虞周，分服列采，各置其土，画疆而后不犯，此圣王善分民者也。邑自禹甸后，递经分析，地虽偏小，可方古子男国。度其幅员道里之数，牖而书之，使守在四境者，得以省览。

方 域

余杭县凡七十三里，四境东西相距四十三里，南北相距八十四里。东至钱塘县长桥界二十六里，自界至县四十五里，共七十一里。西至临安县杜垆《成化府志》垆作坞桥一十七里，自界至县一十八里，共三十五里。南至富阳县筱岭界二十五里，自界至县三十里，共五十五里。北至湖州府武康县马头山界五十九里，自界至县三

十里,共八十九里。东南到钱塘县西溪界三十里,自界到县四十里,共七十里。西南到临安县进贤西村界二十五里,自界到县二十五里,共五十里。东北到武康县盘石界六十五里,自界到县三十五里,共一百里。西北到湖州府安吉州独松关界七十五里,自界到县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自县治东至府治,陆路七十里,水路同。西北至江宁府,陆路九百四十五里,水路同。东北至顺天府,陆路三千二百八十里,水路四千一百一十二里。

坊 隅

在城隅一里。东南隅二里。旧《志》三。西北隅一里。东隅界一里。北隅界一里。

以上五隅,旧属招德乡。今止东南一,东南二,在城一,西北一,为四隅。旧《志》东隅、北隅,今无。

镇 市

闲林镇 在县东南一十八里,闲林界。

瓶窑镇 去县治东北三十里。

石澜镇 在县东北三十五里。

长乐镇 在县酇埭二十五里,长安乡旧市界。

双溪镇 在县西北三十五里。

黄湖镇 在县北四十五里。

乡 都

安乐乡 在县东管四界二保。东塘界一里。免涵界一里。支巷界三里。徐湖界一里。旧《志》十。灵源二三保一里。旧《志》三。灵源四五保四里。旧《志》五。

钦德乡 在县东南管二界二保一扇。西舍界一里。支山界一





里。闲林四五保一里。闲林六七保一里。闲林东扇二里。

同化乡 在县西北管三界,《成化志》系同德乡。郎王界二里。盛宅界一里。仙宅界二里。

招德乡 在县西南管四界,今三界。朱桥界二里。南建界一里。《成化志》为南见。上寿界一里。旧朱桥上寿并一界,今分为二。

以上号水南四乡。

孝行乡 在县西北管四界。白社界一里。后沓界三里。吴市界一里。进贤界一里。

常熟乡 在县北管四界二扇。山前界二里。山后界二里。黄坑界二里。厚郎界二里。东林东扇二里。东林西扇二里。

长安乡 在县西北管四界。吴山界三里。旧市界二里。上高界四里。前喝界二里。

止戈乡 在县西北管四界。同前界二里。其湖界二里。浮里界一里。古城界一里。

以上号水北四乡。

金宋保二里。新坝保一里。诸葛保一里。古俞保一里。下阮周保二里。章郑保一里。

以上六保俱新增,属安乐乡。

宋《咸淳志》:余杭县管八乡《太平寰宇记》旧止四乡。安乐乡管里一居贤。钦德乡管里一凤亭。招德乡管里一仙宅。孝行乡管里一进贤。常熟乡管里一福安。长安乡管里一永泰。止戈乡管里二安仁、修义。

衢 巷

自东门而西,其南逼近城垣,有民居而无坊巷。北为和丰坊、为高家街、为法喜寺巷、为澄清巷、直通北门。为小巷、通儒学。为新开

巷、亦通儒学。为钱家街，转而南为□平巷、为松杨巷。通钱家街。

以上在城内。

自东关至横街头一带，其南为通河坊、为姚家坊、为太平坊、为通济坊、为仁寿坊、为竹木巷、为先教坊、旧名登云坊。为文惠坊，北为和平坊、为德懋坊、为税务坊、为北闾坊、为安济坊、为安富坊。

自东关外至新仓前官塘一带，其南为官河，北为和平坊。俗呼沙街。

自南门而北至对薰门，其东为丰乐坊、为瞻云坊，西为攀鳞坊、为梯云坊、为香泉坊。

以上城外旧县治，在苕溪之□，故今居民之盛，坊巷之多，倍于城中。

衢巷通塞不常，今据旧《志》开载，以备沿考。

城 隍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周礼》曰：“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邑有周赧王旧筑，废不可稽。而新城旧城，班班具在，岂仅云在德不在险耶！莫厥金汤，以卫兹土，惟良有司是赖。

县旧城在溪南，周六里二百步。周赧王时，城在县北三十六里，周回五里二十六步，内有赧王庙，相传赧王南游所筑，今不可考。东汉时，令陈浑徙于溪北，周五百四十一丈，高一丈三尺，下广一丈五尺，濠阔五丈五尺。唐钱武肃王重筑，周六里二百步。为门





四:东曰荣春,西曰迎波,南曰潮光,北曰永丰。后复徙溪南,号清平军。宋雍熙初,再徙溪北。入元圯,至正十六年,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杨完者,仍于溪南筑城,周三里,内附后毁。又有旧仓城,在县东南二里安乐山上,周回四里一百五十步。唐刺史张纲,置仓屋四十二间。采访使又置常平仓,俱在城内。钱氏时,废仓址建善法院。明嘉靖三十五年,知县吴应征,因倭乱筑城,自西迤北至东五百丈,高一丈八尺。自东迤南至四二百二十丈,高三丈二尺,周广一丈六尺。城门楼四,雉堞一千三百四十三堵,警铺十所。为门者四:南曰对薰,北曰拱极,东曰宾阳,西曰秋成。临溪南城,有水门二:一在县前,一在学前。城内外俱有马路可通。走马者,惟南城临溪,内外无马路。万历三十二年,知县程汝继,以四城门相对,形家言不利,徙北门,过西三十丈,东门,过北三十丈。东外则增筑月城,曰启秀。内有居民方钦,义助基地辟路,以通往来。北仍旧名。万历四十二年,临溪东南,城圯三十余丈,知县戴日强重筑。至本朝,城墙城楼,日久圯塌。顺治十八年,知县宋士吉,议修筑,功未竟。康熙十年,知县张思齐复加修葺,增筑城堞,高坚如故。

山 川

山川之灵,含泽布气。大者生甫降申,次亦出□雨阜财用,非止夸游观已也。邑自天目龙飞凤舞来天柱栖真,为三十六洞天之一。而茗水下瀦南湖,入于震泽,实东南之巨镇,三吴之上游也。



叙 山

径山乃天目之东北峰,余杭之主山也。径通天目,故名。在县西北五十里,诸峰罗立,内括一区。平林坦壑,四面七峰,如手竖指。一峰南绝,卓为巨擘。灵踪异迹,不可胜纪。其左宴坐、峰名。朝阳、峰名。北天显峰名,一名大人。当其前。堆珠峰名,一名钵盂。右偏,鹏抃、峰名。凌霄、峰名。最高而秀。御爱峰名。宋高宗游幸,凝立顾爱,因名。诸峰皆围绕径山,雄据乾位。一面之胜,此县之镇也。下有齐山名,在县西北四十里。上接径山,高崖瀑布,悬数十丈。一名斜坑。吴、山名,在县西北三十里。有王荆公读书堂与赧王庙。按南有小吴山。将军、山名,在县西北四十里,广千余亩。宋阳和王锡化成寺,今谓之化成原。高陆,山名,在县西北七十里。越十数里,接舟枕。山名。巍然耸拔,或云舟航。故老相传。禹治水维舟于此。东坡诗“看山识禹功”。杭名或起于此。千岩万壑,如熊踞马奔之势。旁接乾,岭名,通南北路。崎岖险峻,人马难行。以南接中,岭名。迢遥数里,接预墓,岭名,在县北二十里。路渐平坦,回顾西北诸山,如在天上,不可升也。越乾岭,折而东行,有观国、山名,在县西北一十五里孝行乡。相传云:宋高宗南不渡,兀术兵迫于此。有盛姓率兵拒之,三日不得进,后官盛为保义,封山为沂泊侯,立庙祠之。新,岭名。其山介两岸间,通南北路。度溪接仇山名,在县东北一十五里孝行乡。旧有仇王庙,一名白鹿山,故老相传:宋晋阳太守严昆葬于此。有白鹿绕坟。县刺史孔严以为异,表闻于朝,因以名山。有石柱,题宁朔将军墓。又宋竟陵侯吴涛墓在焉。西接里、山名。吴、山名,在县西五里。旧名杨家山。后有吴姓者居此,宗族蕃盛,故名。响、山名,在县西北八里。呼则传声,故名。杜马,山名。如右臂内抱。自径山走五十里,始为县治。转而西南,隐然相属,越溪趋顾望、山名,在县西南三十四里。旧名顾岷。《土风记》云:秦始皇至此,舍舟往会稽,登山顾望,因名。菖蒲、岭名,在县西南二十里。大涤、山名,在县西南一十八里。其山居洞霄之左,穹窿峻险,回压群峦。仙芝异草,人多不识。中有许迈丹灶遗址。或言此山清绝,大可洗涤尘心,故名。有七洞,详见本类。天柱、山名,在县西南一十八里。其山居洞霄之右,与大涤对峙。四隅陡绝,中突一



峰,有参天之势,故名。九锁、山名,在县西南一十八里,洞霄之前。其势九折,萦纤相续。自宫以南,转东北至宫,西南以来,五里如抱,名为九锁。青檀、山名,在县西南一十八里,洞霄之前,势不甚高,而泉石奇秀,甲于诸山。来贤、试剑、月窟、镜潭,皆在焉。戎、山名,在县西南二十八里。黄、山名,在县西南一十五里。其山最高,百里外望之亦见。白鹿、山名。大涤中峰。传言:许真君于此乘白鹿仙去,故名。乳、山名。钱武肃王所增培者,故图籍不以小而遗也。九曲,岭名,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其山势皆拱向西南,至此又一地局也。极南有由拳、山名,在县南二十五里。按《搜神记》:由拳,即嘉兴县名。吴大帝时,郭暨猷自由拳来,隐居于此,故名。此山《郡国志》:余杭有山,一名由拳。旁有由拳村,出藤纸。《晋书》:郭文隐此。又曰郭公山。长、岭名,在县南二十里。唐苑、山名,在县南一十三里。山足有陈(疆)[疆]凌侯法明墓。新阜、岭名,在县南一十五里。九隆、山名,在县南一十八里。九峰耸拔,林水森茂。麓多危石,流泉注绕。山口又有巨石,横突路傍,状若屏障然。乌龙、山名,在县一十二里。岑,山名,在县南一十五里。《土风记》云:吴步兵校尉诸葛起岑者,世居其傍,故名。离位诸山,皆远近参错,如秉圭璧,朝向县治。洞霄以东,有姥、山名。公、山名。二山,如雌雄相并。东南接下黄、山名。庙、山名,在县南七里。南湖、山名。凤凰,山名,在县南五里。旧名凤凰墩。山形相似,故名。有东岳庙,古水蓊蒙,怪石森立。朝暮葱郁之气,秀出诸峰。又南接稽亭、山名,在县南九里。山顶旧有亭,相传秦始皇至此,登亭以望会稽,故名。青障、山名,在县三十里。金鹅。山名。其旁支小陇,若散而实聚,若断而实续,直抵钱塘,与龙门相接,古称“龙飞凤舞”,此其地也。若径山正位坎地,有独松、岭名,去县九十里名独松关,宋文天祥守隘于此,止容一人一马。幽、岭名,在县五十里,古城界。风高、岭名,去县北五十里。戌、岭名,在县西北五十里。元末兵乱,民戍守于此。法眼、山名,在县北六十里。唐法眼禅师缔庵于此,故名。岩、山名,在县西北六十里。傍有仙洞,其深莫测。相见、岭名,在县北四十里。东林西扇,其岭重叠相见,故名。望月、山名,坐落前喝界。里盘、外盘、山名,二山俱前喝界。长、岭名。庶,岭名,俱坐落上高界。皆联若屏障,分若比伍,余杭之

上地也。自北以东,襟马头、山名,坐落厚郎界。孔井、山名,在山前界。妙、山名。芝、山名。大陆、山名。冈峦迤邐而东走。接黄、山名,坐落山后界。毛、山名。破。山名,俱坐落山前界。越溪有吴、山名。寡、山名。二山,盘绕数里。转而近县治之东,有安乐、山名,在县东三里。故老相传,吴越王钱氏之子筑庵养病,遂安,故名。今遗塔现存。旧名狮子山,以形之相似也。马鞍、山名。一名玉几,在县南八里。桃源、山名,在县东三里。安乐山之麓,旁有水源流入官河。唐进士陈季卿,游青龙寺,观《寰瀛图》心动,遇终南山老人,折竹叶为舟。季卿登舟至桃源,倏忽不知所在。又旧多桃树,故名。卧伏水口,无窜走之状。又东南有护国、山名,在县东五里。有护国将军墓,故名。宋家、山名,在县东一十三里。前多宋姓,因名。禪,山名,在县东一十四里。无冈垄相接,俗呼为断。皆平地突起,远近错峙,虽不联属,然诸水环绕,风气完固。余杭疆域虽小,亦可称四塞之地。此皆见于《图经》者。其间有名而不书者,不能一一具载,更俟多识者焉。

径山 《浙江通志》曰:县西北五十里,高三千余丈,周五十里,乃天目山之东北峰,有径通天目,因名。诸峰罗列,内括一区。四面七峰,如手竖指。一峰南绝卓为巨擘。《委巷丛谈》曰:杭州山脉,有东有西。东目之脉,萃于余杭,其山五峰环抱,奇胜特异。五峰者:前堆珠,北大人,右鹏抃,左宴坐、朝阳,与主山凌霄,及御爱而七也。山绕翠竹杉圣,阴岑蔽日月。地势高望,浙西诸山,罗伏在下。□云出没,顷刻万状。绝顶瞰浙江,望溟海,观日出,景最奇胜。寺在五峤中,创自惠国一禅师。以后禅宗相承,为天下巨刹冠。万乘天子,闻风崇仰。龙章宝墨,炳焕山门,宋高、孝二宗,翠华行幸,徘徊玩赏。其他名公巨卿、骚人才士,攀登题咏,不胜备录。诚宇内之灵境,东南之神区也。凡山内峰岭岩石,即附于后,以类相次,便览观焉。





凌霄峰 此峰最高而秀拔,为径山之主。《径山旧志》曰:龙游阁居翠峰之顶,尽拱璇题,承云纳日。虚檐之外,曰凌霄阁。峰顶时现五色毫光,有宝光殿,皆宋时敕建,今废。明梵怀慧结庵于顶,居十余年。释憨山德清为题曰“空中居”。向苦无水,慧凿石虚岩,得泉可供百众,大旱不竭,名甘露泉。

大人峰 亦名天显峰。

鹏抃峰 亦名大寂岩。西有无上忠禅师塔。

宴坐峰 即钟楼之坐山。昔黄巾贼入山,钦师坐于峰石。贼疑其为人,连以矢射之,矢皆中石,师宴然不动,故名。

朝阳峰 堆珠峰 亦名钵盂峰。慎蒙《游记》曰:五峰自宴坐峰外,余皆以形象之。

御爱峰 宋高宗游幸时,常伫立遥盼曰此峰可爱,故名。

攀云峰 寂照庵之主山。

鸡笼峰 在凌霄峰背。

黄沙滩 最高处。

宝珠峰 御爱峰东,常现五色瑞云,故名。

吉祥峰 凌霄峰西北。

别峰 象鼻峰 攀云峰左。

白云山 鹏抃峰后。常有白云如铺玉,故名。境幽人绝,明闻谷禅师结庵其上。

大山 蚂蚁窠北。

横山 清泰庵主山。

晒阳山 佛圣水左。

吴山 双溪外。径山罗星,圆如翠螺当溪口。

种树山 瓶窑闻谷禅师募置,松源房种树一万数,以备常住修

造采取,有碑文。

清潭山 喝石岩 闻山庵门内。即巾子山人所咒三石卓立,文象川字。游者以丝绵彻底经之,与石座无毫发沾罨。山人语祖师曰:令此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灵异如此。《嘉靖志》作川字石。

玉芝岩 喝石之左,峭壁一间。钦师入定之后,时产灵芝,故名。

秀才岩 大禅庵北。一曰绣崖湾,因罗隐隐此,故名。

向岩 松源房后。

豹子岭 横岭北。

狮子岭 凌霄峰后。

横岭 别峰下。

风啸岭 南塔下,临安大路。

泥关岭 豹子岭东南。

水岭 凌霄、鹏转二峰间。

弹岭 萝葡坪左。

直岭 回龙桥东,去余杭大路。

翠屏石 平广丈余,亦名盘陀石。

罗汉石 大慧杲师说法处,望江亭侧。

棋盘石 亦名悟道石,喝石庵左。

云居石 凌霄峰侧,形如棋盘,路与子隐然可见。

鹰窠石 在径坞石。耸立崖上,俨若鹰窠。

径坞 凌霄峰西北。祖师由此径入山。

少卿坞 淡岭下。冯北海问道于高峰,寓此。

天泽坞 直岭下。因钦赐,故名。

冷凡坞 南塔下。栖息于此,凡心顿冷,故名。





富家坞 洞桥外,龙王庙内,径山东界地。

石壁坞 在山后。千岩万壑,相传群贤聚集之所。

千丈坑 南塔龙首山下。悬崖直下,不啻千丈。《万历志》曰:
在佛圣水下。

林阶坑 树木齐茂,望如阶梯,层层而上,故名。

雪坑 横岭西北。四山高深,积雪不消,故名。

拉塔坑 横岭下路。

行产坑 千□阁后。大慧时以此山为行产衣单。

杨栈坑 圆照房后。

百步坎 黄沙滩后。

播牛岩 横岭下。

风洞 子潜坑下。山风旋入,三伏凜然。

火衎 凌霄峰背。幽深萧寂,美竹蔽空。

仰天湾 白云山东。

枫树湾 孟家 外。

蜀葵湾 孟家 左。

檀树湾 孟家 南。

梅树湾 梅谷房南。

碑牌湾 鹏转峰下。

椒园 梅谷庄南。

菜园 洞桥右。

茶园 孟家 右。

菖蒲田 萝葡坪 黄沙滩上。

四顾坪 在山后。登此四望,一山在目。《万历志》讹为师
姑坪。



左龙湫 本寺通□之左,亦□(下原缺)

炉山 在宫前乳山后,其峰甚锐。

青嶂山 在宫西黄山址,状若屏嶂,与白鹿山相对。

青茗山 在宫西青嶂山东,达上坞路西,达栖真洞侧。

黄山 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在大涤右。天柱高出诸山,有伏虎岩。《嘉靖志》曰:其山最高,百里外望之亦见。

丹山 在黄山外,极高。广绵亘十余里,杨村在其下。后有响水石,溪流至此,辄逢逢有声。

大涤洞 宫西北半里,周回凡四百里,与华阳林屋邃道暗通。相传闻丘先生入游,见龙鳞异境,花木鲜繁。自华阳而归云洞门,石鼓广寻丈,叩之逢逢然。入洞,上下皆平如划削。两旁崖石委曲夹道。中间一石倒悬若柱,名曰隔凡。洞中行路,诘曲劣通。人至隔尺而止,莫能进。过柱一穴妃窠,内阔丈余。有圆井无底,惟闻琅琅水声,乃历代朝廷遣使投龙以璧筒之处也。或命童子穿窠入,率怖栗云。其中深杳不可测,常有白鼠长二尺许,游行高崖。崖下产草名玉芝,饵之长生,然希有见者。洞中石润如玉,皆苍黑色。

栖真洞 大涤山前峻岭上。旧《志》云:大涤先生杜琛语弟子何法仁曰:“西洞尤广,汝宜居彼,避世成真。”故名。天生罍罍石,项状如宝盖。龕室幽深,乳泉滴沥。崖上有龙爪蟠拏蹴踖之,或试以手漫之,明日视验如初。一石平如棋局,白石子如拳,委积其上。入洞门三丈许,有石仙人,为偃卧状。宋大观三年,山人胡直隐居之。一日,忽闻声若鼙鼓,数百里云缓缓间,火球相逐,奔出洞口,已而迅雷烈风,震撼山谷。移时乃止。

石室洞 亦名藏书洞,在大涤中峰前。有岩窠、石梁亘焉。洞外泉脉垂溜,注于石梁之下。郭真君登山采药,常濯于此,名洗药



泉。洞初未显，唐吴筠解化于宣城，指示门人，藏书剑于此；寻访果得之，故名藏书。内有石室，故又名石室洞。洞中有三穴如“品”字，上瞰天目，若四明天□。此山腰有石洼尊洞，上有石茶灶，皆仙人家遗迹。隐士陆维之，尝筑室于此，号石室先生。

白茅洞 在大涤山西南十里。按《记》曰：晋人遇一道士，衣巾爽丽，自洞中出。询所自来，曰：“吾白茅先生也。”因名此洞曰白茅。其门如井，垂绠而下一二丈至平地，可环坐二十人。复偃身下入又二丈许，有仙人酒瓮，石棋石。上一窍通明，仰窥日星，境界奇绝。第山高路阻，罕有至者。

鸣凤洞 在宫外一里道旁。山上石门阻隘劣容，童稚入者云：其间石室广浮，两间屋旁一小径不知所极。上有泉穴，琅玕流为环佩声。下入方池，未尝减溢。耆旧云：钱王时，因凤凰来鸣，故以名洞。其乡亦改为灵凤乡。

龙蛻洞 在宫外，与鸣凤洞相对。山崖中间，可百步许。乔林幽隐，岩穴巉巖，玲珑嵌空，深可数丈。宋皇祐初，羽士于洞中获龙蛻骨，齿角皆具，故名。《记》曰：五洞潜通，此其一也。

归云洞 去宫五百步，在栖真洞左偏半里许，盖栖真之后门也。深可百余尺，洞有愚顶，亚亚前洞。常有云气往还洞外，故名归云。前有隙地，灌水修篁，蔽映谷口。洞门仅数尺，下入丈许，石壁光莹如玛瑙，或如玉色纹理。若刻画旋云飞霞，自然成章。直下有方池，深不盈咫，广可二尺，长三尺。池底色白，如累珠镂玉，澄澈可爱。水盈涸不常。又下数十步，有白石若人者三。又下数步，左偏上陟，有石盆，其上恰承滴水，涓涓细流入盆内，可盥濯也。四周石乳旋疑，若垂璎珞。右偏直下十四五步，阔二丈许，周遭平坦，可容三十余人。



鸣铃洞 洞霄宫东山上多窍穴，风作则鸣。《嘉靖志》曰：旧本作鸣虚洞，名尤雅云。

雷门新洞 邑孝廉何瑞图，经理大涤书院，因居焉。顺治丁亥重九日，霆震一声，书院之侧崖崩，石摧落，豁开洞天，深不可测，因名曰雷门。

伏虎岩 宫山西南峻壁间。若环堵之室。南有路□岩者，攀登而上，旋下行，复陟崖磴，方至其所。掺萝冥蒙，窅冥昼昏。怪禽哀啼，鼯鼯栖窞。非有道之士不能处也。晋真人郭文伏虎故处。详见本传。

仙迹岩 去宫一里许，行路隔溪崖石间。相传秦始皇至海求三神山，将垒石为□，振铎驱山，役鬼移岩，兹山岌岌欲动。忽有仙人叱鬼，以身挖崖石，使不得去。至今崖上有遗迹，俨然肩披簪冠，略具温润莹泽，苔藓不生。以手摩拭良久，作古柱香云。

来贤岩 在宫东南青檀山前。嵌空数丈，下有盘石可坐。聚篁美荫，苍翠静娟，用资游憩。宋熙宁间，东坡为郡倅，与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皆幅巾藜杖，盘桓于此。坡公成七言近体一章，诸君和之。故诗有“作者七人相对闲”之句，来贤之名缘此。

试剑岩 自来贤岩东行，可二百余步。有两石亭，削中分划如割割，故名。旁有岩隙，可憩数人。

石室 即唐吴天师瘞书剑地。宋陆维之、朱行咸居焉。

观岭 在宫西南，自上坞过大涤洞前。古天柱观路，由此入，故名。

西天柱岭 在宫左偏路口。栖真洞左岭首，循大路直上左折，则玉洞。自岭趾折入，支径约一里，则至石室，有亭曰采芝。越岭



为杨徐诸村。

东天柱岭 在宫右,偏青檀山后,亦名九曲。盖自山趾历九折,乃达其巅,有亭可憩,名九曲亭。越岭则为山南,循东溪达邑中。其道上溪山清胜,有足观者。

涌翠石壁 试剑岩后三十余步,有峭壁面北从地涌起,高可一二丈,广二三十丈。其上苍翠玲珑,突兀万状,谲诡奇杰,尽态极妍。上有石乳,饮之芳香。有岩对峙,相去仅数尺。侧足附岩,劣得道步,有亭外向,曰翠微。

石步障 由天柱岭,自石室历数折上,有苍石。松径联属,可百余步,故名石步障。

小石门 来贤岩东二十余步,历坡陀而上,即青檀山路。右依岩石,左瞰深壑,旁有巨石,对岩竞峙,并势争高,号小石门。

药圃 在来贤岩宜霜亭下。唐夏侯子云种药于此。芝畦木坞,百药之植,靡所不有。至今四山产药草六十余种,圃迹犹存。

南陵 □□院址。真君许逊,居大涤山。升举有期,预报南□知己曰:“来日上朝玉帝矣。”至期,道侣登陵,□□彩云满空,真君乘白鹿冉冉而去,故名。此地为南陵。

松化石 在洞霄璇玑殿前,凡两株。藓皮坚苍,疑为古松所化。今不存。

云根石 《嘉靖志》曰:去宫一里,与仙迹岩相并,状如片云,从地涌出,类飞而未起也。《万历志》作苦竹坞。

响石 《嘉靖志》曰:在大涤洞内。游者击之如鼓,声闻一里许。疑即《万历志》所载洞门石鼓云。

冯村 在冲天观前。昔居人多冯姓,因以名村。

岭上 在清真道院前。



麻居坞 在仙迹岩前。由是入飞玉亭。

下坞 自清真洞牌门入，居民之凑。

上坞 下坞入，有居民十数家。泉崖一派十家，同此源也。上有石府君上庙。府君庙凡三，一在冲天观前，一在东天柱岭下。

大坞 自东天柱岭趾东折，度小岭，循小溪平路达邑中。溪上多出石上菖阳云。

紫竹坞 青檀山西。

厨院方池 唐大历五年，令尹范公愔与道士坐石上，俯见泉脉浸润，因命凿池以便公厨。李元卿有《记》。

新池 唐大历中，县令范仲将凿，白元鉴有诗。

三池 在洞天福地门内路旁。唐天宁间，钱王所开。垒石为暗溪，约里许。通天柱流泉，潴蓄其中。左二右一，形如品字。

丹泉 亦名天柱泉。发源最高，历天柱山而下。初闻殷殷若雷，至大涤洞西百余步乃出，有方池潴焉。甘冽不竭。天宇晴明，则丹光旁浮，浓苔柔藓，混为紫晕，一境田畴，咸仰灌溉。

翠蛟泉 在宫之洞天福地门外。以东坡“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而名。

抚掌泉 在宫内龙祠下。深可三尺许，清澈如鉴。古诗曰：“却疑三尺底，别是一壶天。”其壶五色，变易不常。每变辄有吉祥。《余杭图经》载：钱武肃王至宫，有双鹤翔舞其上，因抚掌招之，鹤下而泉涌。宋漕使陈尧佐按部至此，询羽士所以命名之旨。答曰：“昔仙人抚掌而泉脉自涌。”公于是抚掌，亦然。宋高宗尝酌于此。环甃以石结亭其上，围以朱栏，今皆废矣。熙宁初，有物如鳗，绕隅□间，两目如□人，以杖□之，即隐入泉。须臾，阴雾四匝，一山大水自天□源来，收垫废堂乃止，惟损去廊屋数间。或曰龙怒也。



冷泉 《嘉靖志》曰：在宫外元同桥三池上。《万历志》曰：有会仙桥东路旁，泉出石罅间。细流淙淙，莹若玉壶，冬夏不竭。山行者掬饮之，毛骨清爽。炎天置热物于中，至晚即水。

桃花泉 在龙洞西数十步。出石罅间，横注入溪。昔人每见有桃花片流出，故名。

飞瀑泉 在青檀山右。白练飞布，势如瀑布，故名。

洗药泉 在石室洞前。见前注。

飞玉泉 其水下流径玉泉桥。见《嘉靖志》。

涧酌 在青檀山越小石门。有泉如几，自石罅出洼，石穴穴然如仰盂而方，曰涧酌。

镜潭 涧酌下流，有石窠，泉清可鉴，故名。

月窟 涧酌之旁有巨石，圆窍玲珑，广二尺许，深可五六尺，曰月窟。

冰壶 月窟之西，更得一石窠，贮泉清寒，曰冰壶。

双仙桥 在九锁山门外。晋郭真君与葛仙翁倚杖讲道于此，故名。

玉泉桥 去双仙桥二里余，在东天柱岭下。飞玉泉由此桥出于涧，故名。

鸣凤桥 去玉泉桥六十余步，在云根石左，鸣凤岩边，故名。

会仙桥 在栖真洞门前，入宫大路，跨涧为桥。《嘉靖志》曰：闻丘先生与钱武肃王相度地理，凿石架桥，故名。

元同桥 去鸣凤桥二百余步。

朝元桥 《万历志》曰：在宫外四里，由天柱入宫大路，俗呼湖塘桥。宋咸宁增构高广。

以上俱属大涤山名胜。



按：池泉桥梁，凡关径山、大涤者，不得不类附于后。其他池泉，皆列川部，桥梁别见《輿地志》。

舟枕山 《浙江通志》作舟航山，在县西北二十里。高一百七十丈，周一十里。旧注：禹治水维舟于此，故名。东坡诗“看山识禹功”，盖指此也。其近有晋常山太守俞归墓，巍然耸拔，秀削干霄。上有石穴，潭水深不可测，随潮消长。故知上古山临浙江，至今水脉遥通，获斯异名。

由拳山 《浙江通志》曰：在县南二十六里。高三百八十丈，周一十五里，一名余杭山。《搜神记》云：由拳即嘉兴县名。吴大帝时，郭暨猷自由拳来，隐居于此，故名此山曰由拳。《郡国志》：余杭有山，一名由拳。旁有由拳村，出藤纸。《晋书》：郭文隐此，又曰郭公山。

吴山 在县北二十五里。上有吴山寺，王荆公读书堂。越西相望，有小吴山。

稽亭山 在县南十里。高九十丈，周一里。上有高基，秦始皇登此以望会稽，故名。

顾望山 旧曰顾望岬。在县西南三十四里。高一百四十丈，周五里。《土风记》云：秦始皇至此，舍舟登陆，往会稽。登此山顾望，故名。

仇山 县北一十五里孝行乡。高三十五丈，周五里。自观国山而下，跳越溪原，横亘水口，石骨峻嶒，嶙峋如削。山有仇王庙，故名。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因猛虎为暴，为文祷于仇王之神，患遂息。亦莫知仇王是何神也。山下有洗马池，相传故仇王洗马处。有废堞，土垣摧颓，周缭隐属，或以为仇王故城，或曰此宋元时父老避兵所筑也。《浙江通志》曰：下有仇溪，溪源西出高陆山，东出独



松岭,合流至山下,东流入于茗溪。《嘉靖志》曰:一名白鹿山,故老相传;宋晋阳太守严昆葬于此,有白鹿绕坟,刺史孔严以为异,表闻于朝,因以名山。有石柱题“宁朔将军墓”。又宋竟陵侯吴涛墓在焉。《万历志》曰:越西相望,有西仇山。按西仇山,亦名王母山。

岑山 县南一十五里,高三十丈,周四里。《土风记》曰:吴步兵校尉诸葛起,字岑,世居其旁,故以字名山。

南湖山 县南五里。晋隐士郭文隐居大涤,采箬以贸盐酪。每出县,虎负箬随之。至此,山留虎道,旁躬诣县。一日,市药归晚,虎嗥。唐县令卢鹏,创亭于山顶,名嗥亭。今废。

黄山 县东北三十里。唐柳公权书“黄山”二字,刻于石。石仆,里人盛仁重立。会稽景星《记》。

法眼山 县北六十里。高一百九十丈。有唐法眼禅师结庵于此,故名。即今《五灯》所称法眼宗者是也。

桃源山 县东三里。安乐山□攀高二十丈,旁有水源流入官河,其地旧列植桃,花开如绣,如以名山。《嘉靖志》曰:唐进士陈季卿,游青龙寺,观《寰瀛图》心动,遇终南老人,折竹叶为舟。季卿登舟至桃源,倏忽不知所在。盖即此山云。

罗平山 县西北五十里。昔罗隐居此,故名。

安乐山 县东三里。高一百五十步,周五里。《嘉靖志》曰:吴越王钱氏之子,筑庵养病遂安,故名。今遗塔现存。《万历志》曰:邑人董钦加增。

观国山 县北一十五里孝行乡。自舟杭而下,秀拔,冈麓回环。越润为仇山,径山大路绕其下。故老相传云:宋高宗南渡,兀术兵迫于此。有盛姓者拒之,三日不得进。后官盛为保义郎。封山为沂泊侯,立庙祀之。



将军山 县西北四十里。

吴家山 旧名杨家山,高一百六十丈。县西三里,有宋时吴迪功郎墓,其子姓世居于此云。

萧王台山 县东南十里。上有萧王并碧霞元君庙。

戎山 县西二十四里。高一百丈,周四十里。旧传:有休村李陂提庄,在山蓄一戎犬守庄。犬死,瘞于此山,故名。

护国山 县东三里余,有护国将军墓,故名。

唐苑山 《嘉靖志》曰:县南一十三里,高三十丈。山足有(疆)[疆]凌侯陈法明墓。

齐亨山 县西北四十五里。《浙江通志》曰:高一千余丈,周五里。上有天井,龙王潭高崖瀑布悬数十丈,飞泻潭内。潭东一石,号曰龙舌。昔人掷之于潭,诘旦,石自出如初也。遇旱,禱于此祠,应时必雨。

高陆山 《浙江通志》曰:县西北七十五里。高三百丈,周五十里。南界临安,北界安吉,双溪之源出焉。有高陆二姓,居山之侧,号高陆村。

九隆山 《浙江通志》曰:县南一十八里。高九十丈,周一十五里。《嘉靖志》曰:九峰耸拔,林下森茂。麓多危石,流泉注绕山口。又有巨石横亘路旁,状若屏障然。

凤凰山 《浙江通志》曰:旧名凤凰墩。县东南五里,高三十丈,周二里。《嘉靖志》曰:山形似□□名有东岳庙,庙前怪石森立,突兀嵌空。涧水回环,□潭黝碧。郭公噪亭故址在焉。邑孝廉何瑞图疏剔岩壑,遍题泉石,锡以嘉名。构屿创亭其上,有诗赋铭诸篇,表为岳潭,称南湖第一胜迹。《万历志》曰:与县相对为案,其山有奋翻飞举之势。面西为明邹公济、幹父子尚书墓。



白崖山 县东北四十五里。石崖莹白,故名。有泉出焉,上有龙王祠,祷雨辄应。

仙洞山 县西南二十五里。上有丹灶石室,并仙洞寺。

石盂山 县西南二十五里。上有一石如盂。旧有寺,今移山下,属云栖别院。

金鹅山 县南二十里。山鸣则出贵人。

宋家山 县东一十三里。高五十丈,周十里。多宋姓者居其前,故名。

青障山 县东南三十里。周回三十里。林峦森茂,青若屏障,故名。

岩山 县西北六十里。旁有仙洞,其深莫测。

禅山 县西南一十四里。高二十丈,周五里。挺峙平原,无冈陇相接,故俗呼为断山。

磨子山 县北三里。山势环回如磨。

响山 县西七里。高一百八十丈。呼则声响相答,故名。

里山 县西八里。

杜马山 《嘉靖志》曰,乾岭西接里、吴、响、杜马诸山,如右臂内抱。《万历志》独不载此山。

麻栎山 县西北一十六里。

芝山 县北三十里。

妙山 县北三十里。

乌石山 县北二十五里。

吉祥山 县北二十八里。有吉祥寺。

安洞山 县北二十五里。上有仙人洞,岩壑幽胜。

外盘山 县西北五十五里。



里盘山 县西北五十七里。

大陆山 县西北六十里。

西山 县西北五十五里。

罗姚山 县西北六十里。由山进,即为钱陈坞。《万历志》载姚作窑。

九墩山 县西北六十五里。

望月山 县北五十二里,双溪地。

东山 县北五十五里。

黄回山 县北六十里。相传黄巢兵掠余杭,犯临安,为钱武肃王败于此,收其卒而回,故山名黄回。

马头山 县东北七十里。

孔井山 县东北七十里,上有井,故名。

毛山 县东北三十五里。

破山 县东北十里。嵌空拳石屹立。四间罅若石铲,窈涵碧涧。其上蒙茸林,凌虚俯黝,幽涤尘襟。

拷老山 县东北三十里。

吴山 县东北十五里。

寡山 县东北十五里。

笕箕山 县西五里。

门山 县西十里。

半天山 县西十里。

马鞍山 县南五里。高一百三十丈。

文山 县南二里。

下凤山 县南五里。《嘉靖志》作下黄。

庙山 县南六里。



公山 高八十丈。

姥山 高六十丈。《嘉靖志》曰：洞霄以东，有公、姥二山，如雌雄相并。《万历志》曰：在县南六里。

乌龙山 县南一十三里。

闲林山 县南二十二里。

龙门山 县南二十五里。有龙门寺。

五朝山 县南三十里。五峰联络端耸，若朝拱然。

旧白泥山 县南一十四里。

新白泥山 县西南一十二里。山土纯白，所谓白土石是也。居民采取市利。今则空其半矣。

洞山 县西南二十六里。

板障山 县西南七里。

邵尖山 县西南十里。

铜山 县西南二十二里。

长岭山 县南二十二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回九里。有岭崎岖最长，旁多顽石。有流泉，冬夏不竭。

岭

独松岭 《浙江通志》曰：在县西北九十里。高四十二丈。有关，名独松关。宋文信国天祥，守隘于此。有集杜诗一首。其地险隘，止容一人一马。元兵取宋，一支破此关而入。

魏墓岭 《万历志》曰：县北五里。宋时高遵甫，封魏国公，葬此，故名。《嘉靖志》作预墓岭。

御车岭 县北。相传宋高宗南渡至此，岭路隘，车不得过。卸所载而行，故名。详当与观国山民兵扼道，同时互见矣。

预墓岭 县北二十里。路渐平坦，回顾西北诸山，如在天上，不可升也。

戍岭 在县北五十里。元末兵乱，民戍守于此，故名。

相见岭 县北四十里，东林西扇。其岭重叠相见，故名。

新岭 县北一十四里。高五十丈，长二里。介两崖间，路通双溪诸镇。上有亭庙。

中岭 县北一十四里。高三十丈，长六里。居新岭、乾岭之中。

乾岭 县西北二十里。高六十三丈，长四里。岭崎岖高峻。邑人董汝洲建亭其上。

黑岭 县西北五十里。竹木阴翳，险侧难行。

直岭 县西北五十里。

风高岭 县西北五十七里。

来岁岭 县西北七十里。

幽岭 县西北七十里。

观霞岭 县北五十里。

风笑岭 县东北四十里。

长岭 县东北五十里。

庶岭 县东北五十里。

攀弓岭 县西九里。

周家岭 县西九里。一峰壁立。

杨母岭 县西九里。

何母岭 县西十里。

新阜岭 县西南十五里。

马岭 县西南十里。





九曲岭 县西南一十五里。高三十五丈,长五里。纡回曲折,通洞霄宫。

何岭 县西南二十里。高二十五丈,长五里。旧有何氏居其下,故名。其岭为洞霄来脉。

菖蒲岭 县西南二十五里。与临安界。

洞

潮仙洞 旧《志》未经搜采。孝廉何瑞图,披陟攀寻,始得其处在县南三十里。南接桐岭,界于富春冈脊之上。别开洞天,泉石灵秀。池水羸缩呼吸之势,实同溟渤,应乎潮汐之候,故名。何曰:盖金王之裔支,涤山之浮阁云。余见大涤山下。

仙人洞 县西北三十里孝行乡,进贤界。

坞

四壁坞 县西北四十里。余见径山、大涤山。

墩

阿姥墩 县西南五里。墩旧无名,因沽酒阿姥居此,遂呼之。按《神仙传》曰:王方平过蔡经家,□千钱与余杭姥市酒五斗,和天上酒饮之。父老相传云:晋初裴仙姥居此墩,采众花酿酒,好饮贫士贯与之,久之无所偿,辄折券。经数年,忽有三人至姥所,饮至数斗不醉,姥异之。三人谓姥曰:“予非常人,知姥当仙去,故来相命。”因授药数丸,姥饵之。月余不知所在,故名。宋王安石有“沽酒何姥宅”诗。《嘉靖志》曰:宋阴雨时,墩上或闻酒香。旁有黄婆井,未甚清冽。

石灰墩 县东南三里。小阜隆起,林木森茂,土石皆白色,故名。宝轮寺案山也。

凤凰墩 见凤凰山注。《嘉靖志》曰：巨石森立，流水潺湲，凡百余折遇山，水骤发声如洑雷。其下涧中为岳潭，为一邑之胜。

其他峰岩岭石，见径山大涤者，不重载。

叙川

山势所趋之地，水必至焉。余杭西北多高山大岭，故水之发源，皆自天目，出紫藤山，三川会俱□安界达黄度岭；夹九仙山属同前界，雷碎岭属上高界，转屈趋于径山属前喝界，众流注而成川，水瀑至，势若奔马。又自阮潮岭属上高界，至长岭属上高界，合径山，若绕罗姚山属前喝，大山湖属前喝，经法眼山、属前喝。齐亨山以东，过夹洋山、属东林西扇。金石岭属东林西扇，分泄湖否坝，属山后界。至孔井山，属山前界。始通舟楫竹筏。又转出破山头、毛山，俱属山前界。出瓶窑山，属山后界。并入苕溪，水势方缓。

一支发大陆山，属同前界。由戍岭属上高界。流入双溪，属前喝界。左夹鸦鹊岭，属吴山界。右绕沈潘岭，属吴山界。折流南向，经石山之北虎山黑岭，俱属后脊界。曲折数十里，通前后溪、秋湖二圩、陈黄二坝，俱属旧市界。地势宽衍，随盈随涸，旧名沙港者，以此直抵东北，接径山大港而止。

一支发蛇皮岭，属吴市界。转质库塘、属后脊后。石山西圩，过舟枕山以北，出长乐桥，山民舟楫竹筏，昼夜不断。又转屏风山，去数里接上母塘，属白社界。绕观国山，水势冲激成潭，潭极深静。越邵墓桥，跨溪通南北路。左经仇山，属郎王界。右度新岭，属郎王界。又数十里，入苕溪。或遇久旱，亦不能负大舟，航流常源源不绝。一由临安锦溪诸山谷之水所会，绕青山，经杜马桥。属盛宅界。夏秋骤雨，一昼夜水两岸平涨，湍激汹涌，浊流数十里，始经县治。溪若大带，环





其前。南分入湖,属招德乡。东以北注钱塘界,入德清界,直抵震泽。此川之大者也。

又南自由拳山,属南建界。穿岩入壑,随山转势。居民不假修治之力,沿溪碓磨相接,皆藉水以为生涯。此自然之利也。直下抵东溪桥,属南建界。转入横溪,属文山界。经五亩埭,越石椽桥,又数里出舒桥,属文山界。由谢家泾桥,出南渠河,远通运河而止。一发西南菖蒲岭,属朱桥界。经马岭、白石桥,属朱桥界。西流入湖,常溉田数千余亩。一发何岭,属西舍界。南北分流,皆曲溪小涧,合横溪水,又折入蒋家潭,属文山界。自南以东,入闲林河,仅通舟楫,商贾兴贩之利。若夏秋连雨,水势泛滥,安乐等乡亦利害所关也。

其余千流万派,各关一方利病者,难以尽述。自非昔人疏导开筑之力,后世何以奠厥居而播种百谷哉?

溪

苕溪 见水利注。吴兴受溪水下流,亦名苕郡。溯源而论,则苕溪固余杭之胜也。

停辞溪 县东二十一里。阔二十步,深四尺。其源出县之东南青障山,东北流入钱塘县界。又自北出常熟乡,流入湖州德清县界。

横溪 县南一十里。旧亦名双溪。

东溪 县西南二十里。其源发于由拳山,盘旋逆折流二十二里,入石椽桥,流八里许,入余杭塘河。其水喷高注下,堆碓诘曲,舟筏不通。

仇溪 县东北二十里。阔二十余步。《通志》曰:其源西出高陆山,东出独松岭,合流于山下,东流入于苕溪。《嘉靖志》曰:高陆

山之水,东流八十六里,至仇山南,乌石诸山之亦至仇王灵公桥,东行二十里入苕溪。又三十六里,入德清县。以二水会流于仇山两旁,故名。今按余杭水统归苕溪,故土人有三苕之名,此为中苕也。

双溪 县西北三十五里。有二源:一出天目山,合古城浮里诸水;一出大陆山,合上高前喝诸水,至双溪桥,会入径山港,达于苕溪,故名。

湖

南止湖 南下湖 北湖 查湖以上并详见水利。

河

南渠河 县南一里,土城之南。阔一十五步,深五尺。其源出于南上、下湖,东连余杭塘河。

塘河 县东南三里。阔三十步,深一丈许。连南渠河,自安乐桥四十五里,至杭州运河,水盈可胜三五百斛之舟。遇旱,仅可胜百斛之舟。河自本县塘,直抵武林门外卖鱼桥。

闲林河 县东南二十六里。阔二十五步,深丈许。旧有五福河,因岸有五福庙,故名。今闲林市居此河之两旁,近改名闲林河。通钱塘,可胜百斛以上之舟。

水竹河 县西南。上通石门桥。今塞。下接南渠河。

濂河 县北石濂镇。相传下有穴通海。遇旱,祷雨辄应。今为放生河,禁捕捉。

港

沙港 县东三里。其水自余杭河流入灵源港,可胜五十斛之舟。

灵源港 县东一十八里。其港脉络通灵源二三保,故名。亦





通钱塘界,可胜百斛以上之舟。

径山港 县西北三十里。其源出径山诸山,自双溪而来,流三十余里,出茗溪。因源出径山,故名。通舟楫,可胜二百斛舟。

天竺堰港 县西三里。由陡门通茗溪,见水利。

南湖中港 详水利志。

池 见径山大涤者,不载

放生池 县东三里。安乐山善法禅院。

洗马池 县北一十五里,仇山之麓,仇王庙前。相传仇王遗迹,今湮塞。

留月池 县北六十里,慈济禅寺。

马监池 县南五里,上下湖之间。旧有牧马监。

狮子池 县东南五里,狮子山之西。内有青活巨石,水色莹白。蚕月取其水缲丝,色白且质重云。

泉 见径山大涤者,不载

陆羽泉 县西北三十五里,吴山界,双溪路侧。广二尺许,深不盈尺。大旱不竭。唐陆鸿渐隐居茗雪,自号桑苎翁。著《茶经》其地。常用此泉烹茶,品其名次,以为甘冽清香。中冷惠水而下,此为竞爽云。

柿泉 县东南三里,宝轮寺。其水清冽。京口处士谭允谦,游其土,有诗。

瀑布泉 县西北五十里,齐亨山上。飞练十丈余,下注龙潭,故名。

子午泉 县东南十八里,闲林界五朝山巅。惟子、午二时发泉。然子泉发有声,若轻雷,更异也。土人按时汲泉,非时不得。

渡

木香渡 县东五里。灵源二三保。

邵墓渡 县北一十五里,白社界。

卢公渡 县北十五里,仇山白社界。

宋家渡 县北三十里,山前界。

姚村渡 县东北十里,免函界。

张堰渡 县北二十里,黄坑界。

双溪渡 县北三十五里,吴山界。

曹桥渡 县北二十里,吴市界。

长乐渡 县北二十里,后杳界。

潘板渡 县北三十八里,旧市界。

童湾渡 县东十里,免函界。

吴山渡 县北三十里,吴山界。

明月渡 县东二里。相传宋邑令柳耆卿,尝往来吟咏于此。

宋公渡 县西门外,苕水绕流,民苦病涉。于康熙三年,邑令宋士吉造船,以便往来,故名。

渎 潮

明星渎 县东一里米,东南隅。其潭清莹灏深,周回一百五十步。自新堰西,第三潭是也。宋时,敕使者投龙筒于大涤洞,必先祭此渎。相传昔有人昼视水中,其星灿然,故名。渎南有女真观,以垢衣洗涤,星不复见。

尹公潮 县东二里,通济桥东,苕溪内。每春风吹激,波澜汹涌,水骤长数尺。父老相传:昔有尹公,挟异术,叱水成潮。故至今传尹公潮。罗隐诗:“安乐塔崩宰相出,尹公潮动状元生。”留为他





日之讖云。

井 见径山大涤者,不载

四眼井 县东南一里,香泉坊内。父老相传云:越王钱氏所开,井有四眼,故名。后邑人柯改,造亭覆,又名柯家井。

庙井 县东一里许,在城隅胡将军庙前,故名。

义井 县东二里,凝真院侧。一在县东二里有奇,因民居许姓者在旁,曰许家井。一在县东三里有奇,沙街西南近河。一在县东二里,南渠侧。邑人周权浚。一在按察司前。一在布政司前。一在澄清巷中。

潜公井 县西一十里,丁桥东。咸淳间,邑人顾尚荣,于冲要之处,凿井以苏行者之渴。县令钱希白,因守帅之姓,名曰潜公井。刘希贤撰《记》,记之。

郭公井 县东南一十八里,闲林市。

孔井 县东北三十五里,孔井山顶。乃宋白云禅师孔姓者所开。

长寿井 金宋保万全村。深浚百尺,清冽香美,饮之可以长生,故名。正德年间,孝子姚美思母,建亭其上。

卢公井 县北十□里。

天井 县西北五十里,齐亨山上。岁旱,祷之辄应。

龙井 县北六十里,慈济寺。

荡

天荒荡 亦名黄山草荡,在县东北二十里,山前界。广八千余亩。

仇山草荡 县北仇山。东广二千余亩。

形 胜

自古言形胜者，率表里山河而扼吭，尤在关隘。余邑九峰双径间，多设奇据险。至独松关，为江左入浙要冲。守此，真有一夫当关之势。千秋岭，亦为分戍要地。严衣衲者，决策防御，保障藩篱，所当备讲也。

北至湖州府安吉州独松关界。出北门往西北：十里至新岭，十里至曹桥，十里至双溪，十里至黄湖，十里至苏儿铺，十里至百丈坞，十里至独松关。关以内，皆石塘大路，然狭处仅容车骑。宋建炎三年，金完颜宗弼，自安吉进兵过独松关，叹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度哉！”知余杭令曾 ，知金兵至，与其丞徐聿成，率父老出迎。 乃巩之孙也。县尉杨汝为在径山，请监寺为统领，率强壮以御敌。主僧梵仁从之。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书左丞相伯颜，总军取宋。诸郡望风败降。世祖乃命廉希贤、严宗范等诣宋议和，次建康，伯颜以壮士五百护之。独松关宋守臣张濡，以为北兵叩关，率兵掩击，希贤等 害。世祖大怒，趣进攻之钱塘，三日潮汐不至，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临安有谣云：“江南若破，白雁来过。”盖伯颜之识也。

《府志》载张濡守独松关告急，命冯骥佐之。后濡败遁去。骥守关，与弟驊力战死。

宋末设兵戍守，信国文公尝驻防其地。有《戍关集杜诗》：“我来属危时，朝野色枯槁。倚君金华省，不在相逢早。”

建炎三年，兀术完颜宗弼兵犯临安。钱塘令朱晔请郡守康允





之戍千秋、独松二岭，以抗其咽。守不听。兵果自独松关入，临安陷。

《桑海遗录》载文丞相宋瑞事。丞相屯守时，独松告急。朝廷四诏政府，六书趣奔聊摄援根本。一日一夜，仓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独松随以破陷，复令驻兵余杭，守独松。

水利

考之成周，稻人掌稼。凡潴水泄水为法，详为利溥。自沟浚废而修筑之制，兴《河渠志》已明之。余水自天目，万山涨暴，而悍籍南湖，以为潴泄。修筑得宜，不独全邑倚命，三吴实嘉赖之。继三贤令而起者，可不审其利害哉。

溪

苕溪 县治前六十步。《山海经》云：天目山一名浮玉，苕溪出焉。今由於潜、临安县界，经余杭及钱塘界，然后入湖州，达于震泽。《郡志》以为，夹岸多苕花，每秋风飘散，水上飞雪然，因名苕溪。又《輿地志》云：自余杭西，亦名冷溪。溪两溪有琴、鹤、翁、姥四山，皆有居民在其下。

湖

南上湖 县南五里。塘高一丈五尺，上广一丈五尺，下广二丈，周回三十二里，与下湖相接。

南下湖 县南二里。塘高一丈四尺，上广一丈五尺，下广二丈，周回三十四里一百八十二步。



南上南下二湖相接，潴泄水势，岁久堙葑。雨则盈，晴则涸。按：后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所开，筑堤蓄水，溉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邦人立庙以祀。岁久塘圯。唐宝历间，县令归珧重修，又筑甬道、西北大路，高广径直百余里，行旅无山水之患，百姓利之，立石以记。宋初县令主簿并以管干塘岸入衙，任满无损者有赏，故随时修筑。绍兴中，县令李元弼筑增三尺，州又差捍江兵士及濠塞官助之，塘漏则以藁为箔捍护，得免者屡矣。其南湖之塞，最为本邑利害。又南湖东南岳庙之侧，有石椽桥、五亩塍二处，皆陈王遗迹。父老云：往昔湖深水低，则引两湖之水，出此入安乐乡，其塍上下，各阔丈余。后湖堙塞，钦德、招德二乡之民，侵湖成田，梅月连雨，必苦大浸。欲其快于流泄，于是毁塍与桥而弗修。宋宣和中，县令江裘，躬访利害，绍复前绩，民赖其赐，县丞成无玷，作《水利记》，又作《五亩塍铭》，刻于凤凰山石。绍熙甲寅，畿漕黄黻重修，徐安国为之《记》。岁久，水势冲激，其塘岸低颓，湖坑之类皆有其名。今俱堙塞，隐然而见者什一而已。曰坑、曰港，不复可辨。故老云：或遇霖雨，湖水泛滥，遂由五亩塍溢入安乐乡，不可尽御。欲免水患，惟浚湖而已。据《水利碑》云：非并下流诸县之力，不可浚治。功既广大，难遽议也。

又按《府志》所载：唐县令归珧修筑南湖，又筑甬道西北大路，高广径直百余里，行旅无山水之患。后人遂以南湖大塘为甬道，议者难辨其所在。今考南下湖，在县南二里，北去苕溪止二百步。计甬道之筑，自是县治西北至古城界，迢迢百余里，沿路溪湖圩坝，联接不断，遇山水骤至，渡者往往漂没而死。归令修筑南湖之后，又筑甬道，以防民患，正在西北而不在南下湖也。

按明成化、万历《府志》，嘉靖《志》云：陈、归二公旧迹，侵佃已



久。万历三十七年，戴令奉宪檄相度湖势，定址开浚，竖碑八座。以三官庙为东界，下凰山为南界，鱗鱼港为西界，石凉亭为北界，东岳庙为东南界，三贤祠为东北界，荒荡为西南界，石门桥为西北界。湖中筑十字长堤，堤上蒔桑万株，一便固堤，一便召佃，充五年一小浚、十年一大浚之需。仍于苕溪旁筑塘二，以固堤防。湖堤内设闸二，以节奔涌。设坝二，以防冲啮。四隅各设夫二，以察损坏。规制划然，可垂久远。后不知何时桑株尽废，当事者亦失于稽考矣。今三贤祠起至滚坝，塘岸尽植桃李桑麻，山木郁葱，遂与西湖同盛云。

成无玷《记》：苕水发源天目，经两郡六邑，以入于具区者二。当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经三邑，处其下流，水势奔放，不可为力。余杭县其间，襟带山川，地势平彻，当苕水之冲，横流岁尝一再至，久雨或数至，倏忽漫，高处二丈许，然不三日辄平，其为患虽急，除而难测以御也。故堤防之设，比他为重。使是邑也无堤防，则野不可耕，邑不可居，横流大肆，为旁郡害。故余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郭。旁郡视余杭为捍蔽，如精兵所聚，控阨之地也。

东汉熹平中，陈公为是邑，始筑两湖以为水潴：并溪者为南下湖，环三十四里；并山者曰南上湖，环三十二里。其流从高赴低，其势悍甚，得所谓石门函者，则折而汇于湖，既就宽平，其暴必杀，溪流萦纡，徐引而东，湖之水泄于南渠河。河流而东，接东溪五福渠之水，以入于吴兴。其派别而北者，为王母港，十二里与苕溪会于其会处，节以石埭，曰西函，溪流方涨，则闭以固东乡之田，俟其稍



落,则启函以走渠港之潦,下田函乾,水不储浸。若旱暵,开函以灌溉千余顷膏腴。民无水旱,号为沃壤,衣食万室,出赋输公,无虑万斛。而计其为旁利,又倍蓰也。其为塘岸规制甚工,得《周官》善防之意。历年浸远,溪湖皆高,堤堰倾圯,水或逆行,漂没庐舍。西函既自疏罅,守者贪赂,窃以渡舟,水因大至。官趣救目前,遽塞之以弭患。自函之塞,十岁九潦,民日益困,土脉沮洳,殆成弃地。

今大夫江公,以宣和四年夏,来临此民,属兵火之余,视民瘠甚,为之惻然,思所以振之者。遍询耆旧,得溪湖利病甚详。民以厌患于堤防来告,公云:“以是年冬,度工赋事。”民欢趋之。始于西函,次五亩塍,次缘湖之岸。当溪之冲者,曰紫阳滩、尹家塘。次护郊之堤,曰中隔塘。次缘溪之岸,当西函之左右者,西逾明星渚,东接庙湾之塘。次上湖可泄者南渠河,受水处曰石根桥。次缘溪之岸,当石门函之左,曰闲林塘。南岸皆全矣。凡北岸之塘,与南对修,由西门之外,曰五里塘。西山之横陇,当溪之冲者,曰龟边塘。及东郊之外,尽十四坝之防,一皆圆治。于是决渠之岸,无偏强之患。其下流远近,与钱塘接壤之田,犬牙交错,而塘在吾邑者,曰庙湾、曰许家坝、曰茭荡、曰塘口、曰屋潭、曰化湾,与其西岸石濑曹桥之间,十余坝之岸,亦皆增葺。凡堤防之设,西函最为大,大夫躬劝,相以抚循之,雪霜风雨,往来暴露,车殆马烦,徒御疲剧,而大夫践履泥途,临视指顾,早暮不懈,忘疲与。民知其为我劳也,亦忘其劳。尝大雪与民约曰:“霁而来。”民莫肯去。凡函之制,因其利而颇加以巧思,要以养



勇不动之心,期以悠久不息之诚,应于人而验于物。工师殫其技,役夫繁其力,坚厚精密,岩岩山峙。经始十二月甲寅,落成于明年二月己巳。其高七仞,其袤一百三十丈,两崖横敞,其中开闭处少愜。从愜度敞,相去寻有半加肤寸焉。故石之工九百七十,役庸万有六千三百,用缗钱四十三万,皆函下之氓,计亩乐输,足用无赢,不愆于素。函成,远迹纵观,愕然叹服。诸儒为文作诗,以纪颂之。自余堤防,由东塘而上,分委邑佐董之,各因其地之民,故役不告劳,而功并集。由庙湾而下,则因其塘长而语之,靡不听令,并力以趋,泊成如期。其南岸利害,虽皆与西函为表里,然西函最为要会。

夫南湖之利,自汉迄今,思咏陈公,奉祠不少衰。然沙土与涨水俱至,水去而污比岁益甚。父老指湖中若覆箕者言:儿时见此隐然隆阜也,今欲就平矣。非并下流郡邑之力,不可浚治,此未易议也。湖日塞,则堤不得不增。若五亩塍者,他时盖为巨防,今不尽复,水无可趋,啗中隔塘,且为城邑病。故今五亩塍之制,其高下仅可隐人,且长止四百九十五尺。其北田岸渐高,属于山足者,凡五百尺,下于塍尺许,皆空不筑,湖水过五尺,则般塍北空处以流,过六尺,则般塍以流。水之流塍下,止五尺溪流平,则五之水,复自石门函还纳于溪。而湖水般塍者势缓,不为东乡及南渠河病,后民因湖之塞,稍耕其田,利水之速去也,故堤防有盗决者。往时湖与溪,皆有塘长,官免差科,俾专缮治。既而役之如皂隶,然又常以假人民厌苦之。罢去既久,禁戒浸弛,隳者弗增,阙者弗羨,蚁蛙鼠穿,獭



龟之穴漫而不訾者，水至则溃。今稍复增置塘长，而蠲其役，又以五亩媵举条令为约束，以绝盗决之弊，民之蒙惠无穷也。

呜呼！是举也，修积年之废坠，惟远虑明断，主之以恻怛，济之以勤敏，卒能变弃土为膏壤，易榛芜为多稼，化饥谨为丰年，消惊畏而甘寝，斯民安静乐业，耕则有获，养老慈幼，仁及闾里，风气清彝，疲疴不作，德大夫之赐，固昭昭矣。然功之所被及于旁郡，而旁郡之人不知德。益利愈博而名愈晦，我道然也。俗吏苟偷岁月，莫肯以民事经意。语民事则目谓迂阔。闻公风采，不坐愧乎！欲知时之治否，尝视循吏之用否。孝宣、光武，号为中兴，故良吏二千石，多在甘露间，而建武诏书，重赏卓茂，擢为太傅。今考公之行事，可以知宣和政治之美，甘露、建武，诚不足数也。然则尊荣显宠，其可辞乎！无玷承公命，直书其事，使后有考故于功利及物者，特书之，并政有过人之善者颂之。陈公名浑，有王号，不知封爵所始。

宣和五年四月朔记。

徐安国撰《重修塘记》：余杭县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归珧宰余杭，筑甬道西北大路，广径直百余里，行旅无山水之患。国朝以来，县丞、主簿，并以管干塘岸入衙，任满无损者有赏，故随时修筑。宋熙宁中，水势冲激，其岸渐低。绍兴中，县令李元弼，增筑三尺，州司差挥江兵士及濠寨官助之，塘满则以藁为箔捍护，得免者屡矣。南湖之塞，最为本邑利害。父老传云：庆历以前，岁调夫开湖，其后不得修治，遂致堙塞。又南湖东南后庙之



侧,有石棧桥、五亩塍二处,皆陈浑遗迹。父老云:昔湖深水低,则引两湖之水,出此入安乐乡,其塍上下,各阔丈余。后湖堙塞,钦德、招德二乡之民,侵湖成田,夏月连雨,必苦大浸。欲其快利于流泄,于是塍与桥毁勿修。宋宣和中,县令江袤,躬访利害,绍复前迹,民赖其赐。县丞成无玷,尝作《水利记》,以纪其功。又作《五亩塍铭》,刻之凤凰山石。绍熙甲寅,畿漕黄黼重修。庆元丙辰正月告成。

《五亩塍铭》曰:汤汤茗水,发于天目。两湖灌输,岁堙为陆。涨流时至,云日荡沃。旁合百源,汇于山足。势溢以倾,怒涛奔蹙。高卑之际,岁维板筑。拓基五亩,随阔北属。水溢乃流,如概诸斛。蓄泄得宜,高下成熟。自塍之坏,岁亡半菽。茂宰因民,无废不复。虑始云难,劝趋判速。既坚既厚,旁郡蒙福。咨尔后人,嘉绩思续。南湖之阳,凤凰之麓。石林峥嵘,惊湍回曲。勒此铭诗,尚识陵谷。

徐安国《记》:绍熙五年秋八月,霖潦不止,洪发天目诸山,倏忽水高二丈许,冲决塘岸百余所,漂没室屋千五百余家,流尸散入旁邑,多稼化为腐草。新天子嗣位,视民如伤,遣使旁午。适侍御黄公黼,弭节畿漕,奉承德意,掩骸赈饥。悼湖塘之废,重为三州六邑之害,锐意兴复。力请于上,取弃地于马监,发陈粟于丰储,出钱币于漕库,关器用于殿司,揆时庀徙,悉募饥民,羸者以畚,壮者以筑,日役数千人,所活甚众。填筑败岸,帮广旧堤,列木以捍基,编竹以管土。增高既隆于旧,横敞复袤于前。环视



上下，两湖数十里间，如连冈之隐起，坚壁之横亘。邑既籍定，民可耕。复以溪塘环绕，一邑补治如初。独闲林塘附湖，当溪水之冲，随筑随隳，乃去其激水之平陆，以实败岸之罅隙，沿旧堤帮筑，其址益厚，绵五十余丈。工以夫计，二十万四千二百二十有四。钱以缗计，二万八千二百九十有二。米以硕计，六千六百一十有六。经始以是年十月，至庆元二年正月迄事。邑令周章董工役，簿吕大勋主钱谷，丞郑昌时、徐寿卿，尉胡辅之佐其事。漕属李耆明、叶时兼护之，始终尽瘁焉。

陈善《南湖考》：余杭居天目万山之下，苕溪一带，下贯杭嘉湖三府。大禹筑塘，名西海险塘，诸水并泻于溪，不能骤泄，以致漂没居民。汉熹平间，县令陈浑，开辟南湖一万三千七百余亩，分杀水势，渐泄归海，原坐税粮，派分各县办纳。逮唐宝历间，县令归珧，誓死筑塘，大功克就。及宋崇宁间，蔡京欲请佃业，县令杨时奏阻之。此三令，皆有功于湖，绘祀庙食名“三贤祠”。

国朝永乐间，军民计移籽粒，为田畊之不能蓄水，以致决塘，漂没民庐。事闻于朝，命尚书夏原吉、通政赵居任，亲临勘明前项移粮，并无升合在湖，一概铲平。成化间，土豪徐杲等，围占成田，巡按吕钟问罪解京，田勒还官。弘治间，水利郎中臧某，临湖勘踏，将各围占湖田，一亩升谷一石，每地一亩升谷二斗，每荡一亩升谷二斗，俱候秋成，另仓收贮。所筑围埂，亦尽掘毁，务令坦平。意在蓄水难耕，实非升谷也。豪民乘此絜占获利，又不纳谷，甚为失策。正德间，水利郎中宋某，经行本县，晓知南



湖囊蓄天目万山水势,保障三府,行府查追各占湖田稻谷,筑堤造闸,尽将庄房竹木拆毁,通行开浚还官,勒碑三贤祠内,卒莫能禁。嘉靖十八年,豪家徐衢等,复行占据,钱塘知县陈天贵,申达巡按御史傅凤翱、通判王宗尹,亲诣湖所,酌量水势,议将湖南五亩塍,筑砌滚坝一所,浸盈浸泄。徭编坝夫一名看守。沿湖立碑,永禁侵占。所围土埂,一既铲平。会陈令以迁秩行,未底成绩。嘉靖二十三年,奸民张景魁,将湖田阴献戚畹邵氏,为护坟田。事闻于水利黄光升,邵氏推让还官。嗣有豪军张洪、张镛,托名籽粒,告佃庙山头田七十三亩,混占半塘湖心田百余亩,共已二百余亩矣。前此徐衢等侵占之田,转相贸易。

夫南湖之浚塞,三郡之利害所关,奸民规占,为害已甚,更复展转贸易,忘非己有,乃吏兹土者,亦听其藐法无忌,不究诘。嘉靖三十四年,县民葛臣等,将前侵占之害,闻于水利道王询。富阳令桂、钱塘令吴应征,勘得余杭南湖,原有上下二湖以便蓄泄,今上湖民间占据无余,惟下湖赖以蓄水,又欲承佃不已,渐不可长。计其原荡,约有千数余亩,近存未佃,尚有三分之二。若不及今修筑堰坝,囊蓄水势,则贻患居民,有不可胜言者矣。盖南湖本以蓄水,堰坝不修则泄,一泄则涸。盖湖荡泥深而土沃,耕之则为肥田,不耕则为茂草。故豪民便坝不修,乐水速涸。其涸也,岁收膏腴厚产,独享其利。其涝也,坐视澎湃巨浸,而不与其害。余杭一邑利坝不修,而钱塘安乐乡十有六里之小民,实有剥肤之害也。以故本乡之民,先年皆自用财力,修筑堰坝,石易倾圮。而奸豪又从而阴决



之,湖下小民,几为鱼鼈。盖此湖乃重利所在,而近湖皆豪右之家,今不修筑堰坝,其势必至于尽占而后已,将来无此湖,则无安乐乡十有六里之小民矣。故欲息争讼,在夫绝请佃而修堰坝。盖堰坝修,则水可以长蓄。既蓄水,则湖不可以为田。既无佃种之利,则豪右自不至纷纷请佃,而居民亦可免岁岁之告争矣。且请佃者,不过军饷而已。今查徐衢等各侵占湖田,节经勘结,承纳佃价税粮及至追征,捏称荒荡,迁延不纳。今官湖皆为势豪私占,而税粮无丝毫入官。且南湖未耕佃之先,国课未闻减耗,南湖已请佃之后,军饷未见充盈。奸民蔑视宪禁,侵占不已,上湖既已湮荒,下湖日渐填塞,是沿湖数姓独享其利,而浙西三郡均被其害也。

近因群奸欲决开滚坝,下流居民哀鸣于上,事下所司查勘,乃用耆民费钱洪等议,要将坝加添三尺,免致水往南来,保全三府田地。仍照原议,先将马涧、水滩二处,内外深堑,趁时填塞,厚培塘基,毋令坍塌。其滚坝,悉依水利道所定,东池用大长桩木,钉入实地,然后加以大石,务令坚固,可垂久远。仍将五亩塍两旁隙地,召募勤实农人管种,免其租税,责令看守塘坝。如有奸人肆衅,盗掘泄水者,即便呈县拿问申处,以警其奸。又于湖之东北堤,及五亩塍一带,立置石碑二座,上刻察院《禁谕》,永远不许侵占,敢有倚恃势豪,仍旧围田盖屋者,许诸人首告,照先年奏准事例,从重问治,立界遵行。是故思患预防,劳身焦思,当事不避,居谤不疑,一洗积弊,以垂永利。毋使陈、归、杨三君子,专美于前,诚有望于当事者。庸尝



以俟。

聂心汤《浚湖六议》：一议界址。界址者，非止官民公私之所域，亦人夫财赋之所因也。今南湖旧址上者三十二里，久而浸没。下者三十四里，该一万三千七百亩，当传院定界时，止复八千一百六十二亩四分。今会勘传院西界内，亦有七百四十亩五分一厘，形势最高，力难骤浚。惟丈量六千九百四亩三分，荒荡五百九亩五分八厘一毫，立为定基。界分四至，以一亩会计工力之费，则逐亩可以算人工，限时日，众心各具一必开之湖，未有不争先用命者。夫疆界定而兴作可举，则钱粮当议矣。

一议钱粮。夫大兴大役，惟民力是视。然枵腹行远，却步不前。未有兴作动众，而资费不先具者也。今固称拙乏乎？余闻择利莫若重，择害莫若轻，观一遇蓄，而至亏租赋、廛鬲助者，动几亿万，则费小而利大，何苦不为。矧以三郡复一湖，犹百夫而挽一车，蔑不往者。据见在查究侵佃田地价银，及花利银，所济无数。此外则如三府县仓谷，或无碍入官赃赋银，或加编钱粮必先期设处，查解杭州府储财备用，然后不为无米之炊耳。钱粮足而挥霍可施，则人夫当议矣。

一议人夫。夫人情好逸恶劳，每难虑始，况非常之原，黎民惧焉。以所惧投所恶，即使知为逸道之使，不乐赴也。然而子来之民，鳧藻之士，岂有他奇以要之？不过熙攘为利耳。今钱粮既备，工食可给，则当有坐派之常夫，有召募之应役。酌议每日余杭安乐乡十六里，派夫四百名。钱塘钦德等乡，派夫六百名，使有常趋事，而后召



募继之，汰其老弱，留其精壮，俱发委官置簿稽查。惟钱粮则须县正官亲散，以杜刁克。财裕夫集，何事不举。而后可议委任之人，责成之要。

一议委任。夫舆瓢必裂，筑舍无成，此不专任人之过也。树的以行射，则罔不赴矣。仗剑而行诛，则罔不惧矣。今浚湖岂一手一足之力哉！指授方略，稽察勤惰，有臂指相使之义焉。附近县正专之，钱、余二县水利官，或添府能干首领一员分佐之，风力府佐一员，半月一次勘核毕，而本道总其成。然佐领耳目精神，亦难周遍，又当二县各签耆老十名，分领夫若干名，各置工簿，每日将所督过工程，登填查考。勤者奖，惰者罚，鼓舞趋事。事竣，呈详本院，分别赏罚。夫人心兢劝，而后可议创立之规，消土之法。

一议规制。夫规制者，非立形胜，修游览，盖期一劳永逸，为三郡垂永赖也。湖下取土，土将日积，即不惮于挑运，安所得空敞之场，以置此土。计莫若将沿湖所浚者，置湖滨堤旁，因其势而增之，使高使阔。至中央，则相水势之迂回，由南向北，筑一横堤，中分三桥。塘用大石甃砌，而旁种树，以防余土倾坍，仿西湖六桥之制，通水道，便行人往来。其积多而无用者，择一隅空缺处，堆作丘垤。则土不难于消运，而水亦有脉络之可寻矣。湖浚工成，民生有赖，而后可议善后之策。

一议善后。夫事固难于经始，而善每隳于守成。今日之湖，已非昔日之湖焉。知开于今日者，不可复塞于异日乎？惟有立不可移之界石，树碑道前。筑不可减之滚



坝,官募守役,严禁吏书占佃之弊,迁徙丁徒盘踞之奸。盗掘而重惩之,无惮富豪。年久而小浚之,无狃偷安。而公帑无计,每年湖中有水,或可上取鱼蟹等利,少助疏浚修筑之费。但此湖向无专官管理,致启奸豪占佃,该县典史,空闲加以看理南湖名色,以此注考殿最,亦责有所归耳。

戴日强《南湖说》:苕溪去县治不数武而近,横不越寻丈,上接天目,下通武林、吴兴、嘉禾诸郡邑。天目万山之水,支派分合,会归于此溪。溪腹容受无几,一过霏潦,溃放莫御,大为民害。汉邑令陈公浑,相形度势,于溪南浚南上、下湖,幅员数十里,筑高塘汇水,仍通一港,由石门桥引溪水入湖暂蓄,以杀其怒,俾得徐就溪流,不致泛滥。又虑水之暴集,湖量已满,故空湖东南为五亩塍,高仅隐人,长亘百丈,俾水分泄南渠诸河,渐输具区,不致反啮。陈之功,万世利焉。后如名宦归公珧、杨公时,皆以修复前迹为事。先贤邑丞成公无玷《记》若《铭》,详哉其言之矣。

岁久防弛,湖滨之民规佃为业,且溪水入湖,由湖之东南而泄,汪浩澎湃,建瓴而下,东南安乐等乡,每为水患。于是滚坝之议兴,加高五亩塍,扼其吭焉。湖之尾间,泄之不迅,东南诸乡安乐土矣。然水流缓,易于停泥涨沙,湖底淤垒如平地,豪民益肆佃占,各为丘阜堰堦,筑室庐、植桑麻,致湖隘不能受水,横溃冲决,塘堤倾圯,酿成万历三十六七年间洪水大变。当时之民,沉汨漂流,惨不可言。众怒逞于佃占,揭竿一呼,万众响应,斫水毁庐,



几为难首。维时钱塘聂令公，击目惨心，慨然擘画，申鸣当道，建议浚复南湖，置诸占佃者以法。举湖旧址，一清厘之。然世代更，罔陵易，上南湖地高阜不可为湖。

国初履亩编户，分图如上寿诸里，皆载粮一定，终不可复，乃依传院清复旧界疆理之，鳩工经费，议论凿凿，上疏题，以没入貂翼银四万余金，动四万众民力，而湖工兴筑。会聂公行取赴部，继云间杨公董其事，日强受命，来令此土，适丁其时。于是遵《宪檄》，率僚佐，督部早夜经营。塞者通之，淤者平之，缺者补之，坍者填之。用民之力以浚湖土，运湖之土以培湖塘，拮据三年，大工告成。湖身周围三十余里，湖塘高计四丈，阔五丈，视昔之塘三倍之，盖屹然不拔之业焉。湖成，仍于塘岸植桑栽柳，森然成林。湖藉堤而培，堤赖树而固。又召民承佃，计亩岁租四钱，使家自为业，人自为守，谁肯折树伐桑，以自毁其业者？嗣令职水利者，时时督察，一季一报当道，令佃守者，时加培植，湖可永无患哉。非常之原，创之者聂公，督之者杨公，湖中秋毫，皆两公沃泽。惟时院司道府，三令五申，俱有明指石画，日强碌碌因人，何敢贪天功焉。然尤不能晏然而无虑也。

湖之设，以分溪之流也。溪身平陂惟赖南北两岸塘堤挟持，水始安澜顺流而下，无旁溢之患。盖湖者，溪之吐纳，湖不浚，则溪水以无分而有害。塘者，溪之关栏，塘不筑，则溪水以四分而有害。北塘毁，余邑十六坝首被之浸溃，于仁和、德清而吴兴受其害。南塘毁，余邑灵源、章郑诸乡，首被之浸溃，于钱塘、崇德而嘉禾受其害。明乎



三郡之利,在浚湖之深,筑塘之固矣。而浚则谁浚之?筑则谁筑之?总责之余民也。且其沿溪两岸,上自临安,下抵钱塘,延袤五十余里,鳞次二十四塘,中置灋洞、陡门以备蓄泄。每塘设圩长、坝夫、塘正副侦守,工食取给不资,修塘买桩、取土运石,费用浩繁,锱铢悉取之民间。然又非一筑即可永无患也。水势奔涌,此冲彼决,诸塘何岁无坍塌。一番坍塌,一番修补,即竭民间一番脂膏,而且有漂荡田庐之患,余之民危矣哉,余之民苦矣哉。

日强自三十七年冬任事,而瓦窑、凤仪、月湾、响山、土桥诸塘,相继营筑,官与民殆岁无宁日矣。今幸湖工告成,劳来巡行,保护修筑,而诸塘安堵如故,庶几与三府均免于灾焉。嗣是而凿斯、筑斯,使湖塘永永无患。是在一体轸恤之,仁人垂念焉。东南半壁,实嘉赖之。爰为图说,以备考览。

宋士吉《增筑南湖五亩塍辅坝纪事》:余览旧《志》,而知苕溪一泓水,能纳天目万山之流,经邑治,安行注嘉、湖、汇震泽者,以旁分其势有南湖。故南湖上下,各三十余里,水有所滞,亦有所演,以节宣其流,有五亩塍滚坝。故稽浚湖与筑坝所自始,始于汉熹平,邑令陈公浑,大辟南湖之址,因石门引苕溪别派。其时橐输四万金,兼人工以十万计,柱为亩塍之砥,长亘千余丈,所以上吞溃决之势,下纾涨溢之流,夫然后吾邑东南安乐诸乡,民乃粒食,而钱塘、嘉、湖诸郡,均无水涝患,厥功诚懋矣哉。继而培修于唐之宝历间归公珽,宋时章公得一、江公裘、龟山杨先生时。洎明万历间,戴公日强,或充前人所未备,或竟



前志所欲为,因时度务,咸无废绩,功与熹平间后先辉映者。

父老又为余言:筑坝势甚广袤矣,而高下画一,有尺寸不可逾者。盖坝砥汹涌于下趋,似宜高。然稍高,则东南有徐流之利,西北受泛滥之灾矣。引横流于上泄,似宜低。然稍低,则西北获安澜之居,东南被冲激之害矣。乃兹坝之准也,酌其高下,量其盈缩,使水来有所滞,滞水至于溢,去有所流,流不至于涌,如璇玑玉衡,累黍不差。每春夏水涨时,验之良然。又益以服汉唐宋诸君子创法之智,何深且远也。

士吉受任以来,讲求邑中水利圯因见滚坝于今日已久,木渐以朽,石渐以圯,土之势渐以颓,则坝之力渐以薄,徒培修之无益也。欲计万全,其唯於滚坝上裹,更筑辅坝乎。因详请于抚台朱公。公恤民疾苦,洞悉地利。随报可,即奉司道府宪行。士吉遂督同水利官洗元斌,及县丞王家善、典史马应举,倡南乡十八都民,饬财鳩工,尚义者以次乐助。是役也,经始于康熙元年十月,告成于次年夏五月。凡木石费千金,人工以万计。竖木必深,累石必坚,积土必厚,其广袤高下,一与滚坝等。滚坝既修,辅坝增筑,今而后,二坝相依,百年其巩固乎。

盖南湖为分溪水而浚,滚坝为节湖水而建,辅坝又以护滚坝而增。因略纪其始末,非敢曰托武前贤也。幸藉宪庇,以安地方,亦以贻后之君子,有事于兹土,尽心水利者,俾有所考衷焉。



康熙十年重浚南湖

康熙十年九月,奉抚院范公酌浚南湖,捐俸委杭州知府嵇公,会同仁钱德清,分土分工。本县知县张思齐,昼夜监督开浚,将抚院范公所发捐资,给散四县民夫,大行鼓励。阅三月告成,民利赖之。

南湖中坑港

沙溪港 石门港 金湖港 吉都港 鱗鱼港 西山港
 湖口港 到进港 鲇鱼港 方家港 沿塘港 泥孔港
 曹家港 孝墓港 闻家坑 岱子坑 下清坑 铁步坑
 新港 老婆阙港

旧《志》载:自昔父老有云:或遇淫雨,山水泛滥,则由五亩滕盘流入安乐,不可尽塞。欲免水患,惟是开湖,通诸坑港也。自宋绍熙间,重修两湖,计当时坑港,亦在修掘。故至咸淳间,其名犹存,而志载焉。五六百年,湖既不复修理,则此坑港,当亦无或存矣。

北湖 县北五里。其源出诸山。唐县令归珧所开,溉田千余顷。塘高一丈,上广一丈五尺,下广二丈五尺。

查湖 县北三十五里。源出诸山。即后汉所封摇泰之湖,溉田甚广。塘高一丈,上广一丈七尺,下广二丈二尺。

堰

东郭堰 在县东三里,南渠河上。汉县令陈浑置。废久,今犹呼东南隅为堰下。

曹村坝堰 在县北二十四里,长安乡旧市界,即曹村。塘高一丈二尺,上广一丈,今广一丈五尺。

黄公堰 在县西北三十里,孝行乡进贤界。高一丈三尺,上广

一丈，下广一丈五尺。与后三十余塘，俱因旧修筑，以防水患。

千秋堰 在县东南二里。唐会昌二年废。吴越武肃王复置，又废。宋景德四年，县令章得一复置。以其屡兴屡毁，欲其悠久，故号千秋堰，亦号新堰陡门。政和中，令孙延寿，以陡门涨沙，易于冲决，筑土以塞之。邑人云：县之东南，唯安乐一乡，地势下而田亩广，常患天目湍水暴至。故昔人开湖以杀水势，筑塘堤以防泛溢。又于溪南岸作千秋堰、西函二大陡门。又作许家坝，化函陡门二小函。量视溪水涨，则下板以防水入。视溪水退，而坝中水高，则启板以泄之。旱则修千秋堰，以遏溪流，令水自陡门入南渠河，以灌安乐乡之田，而施及钱塘等县，其利博矣。盖以自县至钱塘界，溪流皆深阔不可为堰。独千秋堰有滩，其水颇浅，可施人力而陡门，当安乐上流水势亦顺。所以前代为令者，知所重而屡修之焉。然自陡门既废，此堰亦废。绍兴元年大旱，南渠河断流。邑人益思此堰陡门之利。溪堰自此堰上下最当冲激。方其决也，其害首及安乐，而旁邑钱塘之崇化乡次之，钦德、招德二乡又次之。故每加修缮，则安乐与钱塘之崇化并力为之，而责办筱木于钦德、招德。其后钱塘之人，惮于远役，又以安乐首当水患，恃其必葺，漫视不省，而安下之人力既不给，因陋就简，岁月浸久，堰与陡门遂至废毁，而所司曾若不知。呜呼，惜哉！

塘

北湖塘 在县北八里，郎王界。高一丈，广二丈五尺。县令归珧开，溉田千余顷。

闲林塘

石门塘





尹家塘

楼东塘 号月塘湾。

碧塘头 接钱塘界。

和尚坝塘

中隔塘 并在招德乡。

东塘坝

东塘 接寺中坝塘。

闻坝塘

化湾坝塘

下湖塘

西海塘

义林坝塘

郭家坝塘

寺中坝塘

陆家坝塘

里新坝塘 并在安乐乡。

项家塘 在县南二里,净土寺侧。

滕湖塘 即纯湖塘,在同化乡。

谢家塘 在县西北五里,郎王界,同化乡。

钱家埠塘 在县东八里,碧塘头。

铺路官塘 在县东三里招德乡。有部伍桥至钱塘界。

以上俱古之所有,今每年加筑广厚,堤防水患,各一尺不等。

读塘 在县北一十里。旧名和尚坝塘。

下陡门塘 在县北十七里,仙泽界,并同化乡。



镇前等塘 在县北一十七里。

喻家塘 在县北一十八里。

洪高白社塘 在县北二十里。

边溪塘 在县北二十二里,并孝行乡。

后岸塘 上母塘 并在县北二十八里。

苕溪塘 在县北三十五里,并长安乡。

溪西北夹塘 在县东一十里,免函界。

免函塘 在县东一十五里,系西函陡门塘。

凤仪塘 在县东半里,苕溪南岸。自通济桥东至钱家埠塘。

庙湾瓦窑塘 在县西二里,苕溪南岸。自石门塘至通济桥。

西门塘 在县西半里,苕溪北岸。自总铺至龟边塘。旧名五里塘。

南湖塘 在县南三里,钦德乡文山界。自望湖亭至岳庙前。旧名尹家塘。

南湖草塘 在县南二里,招德乡。旧名禾塘。

以上俱明永乐三年,户部夏尚书、大理寺袁少卿,到县增筑阔厚,以防水患,每年加修,其丈尺不等。

塘坞塘 在县北二十五里,后杳界。周回四百八十六丈。溉田一千一百三十亩。

古城塘 在县北六十里,古城界。周回四百三丈。溉田四顷八十九亩。

双清塘 在县北二十里。周回八十三丈。溉田一百二十五亩。

泔坞塘 在县北一十五里。周回一百八十五丈。溉田三百七十亩。



费墅中岭塘 在县北一十五里。周回一百三十丈。溉田一百九十亩。

龟边塘 若龟之有边幅也,今讹为龟□塘,在县西一十二里盛宅界。

□□塘 周回四百余丈,溉田五顷八亩。

丁墓塘 周回一百□□丈,溉田□□□□亩。

五里塘 上湖坝塘 苕山坝塘 □□坝塘 并在同化乡。

鹿景塘 亭子坝塘 六景塘 仇山大坝塘 并在孝行乡。

插坝塘 陶村塘坝 姚湖塘坝 系湖塘坝 石漱塘 陈家坝塘 祥坝塘 滕 黄湖塘 并在常熟乡。

盛塘 庄前坝塘 吴山坝塘 曹村坝塘 夹堰塘 前村仓阪坝塘 并在长安乡。

以上俱明洪武二十八年,工部差办事官王真等到县开挑,筑圩蓄水。

陡 门

龙光陡门 在县北隅。宋绍兴三年三月,左从仕郎余杭县丞章籍建。

义林围陡门 在安乐乡免涵界。

西函陡门 东桥陡门 并在县□十三里。高二丈,阔一丈三尺。溉田三千余亩。

许家阪陡门 在县东一十里,在安乐乡。巷界。溉田三十余亩。

苕山阪上陡门 苕山阪下陡门 并在县北一十二里,同化乡仙泽界。



喻家陡门 在县西北一十里,常熟乡山后界。溉田可千亩。

下山陡门 顿村陡门 并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常熟乡山前界。

黄坝陡门 姚坝陡门 并在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黄坑界。

以上陡门,俱系前代建置修筑,潴泄水势,以利田亩。

□家陡门 在县东北五里,东塘界。高一丈三尺,阔一丈。

郑家陡门 在县北三里,郎王界。高□丈三尺,阔一丈。

寺中坝陡门 在县东北五里东塘界。

湖坝陡门 在县东北八里东塘界。

祥坝陡门 在县东北□十里山前界。

中坝陡门 陈家坝陡门 并在县东北二十里,黄坑界。

插坝陡门 石濑坝陡门 并在县东北三十里,山后界。

天竺陡门 在县西塘三里,盛宅界。康熙十年,知县张思齐捐资改筑井字式为八字式,以便启闭。复开浚港道,引溪流入,溉田亩,民利赖之。

以上陡门,俱于明洪武年间建置,以防水患。遇霖雨水涨,则下函障隔水势。俟水退,则起函以泄渠港之潦。

潭

凌湖潭 在县东三里,白塘头。元大德间,水溢奔泄,冲坏白塘,遂成潭。甚深阔,潴水溉田百余亩。以其近凌湖村,故名。

吴家潭 在县东三里西北隅。最深广,冬夏不竭。其水溉田百余亩。因吴氏姓者为,故名。

徐湖潭 在县东八里,宋家山前。通接官河,溉田二百余亩。因在徐湖界,故名。

蒋家潭 在县东南八里。下通诸港,三潭联注。其侧有蒋氏



居焉,故名。

康湖潭 在县西南一十里。耆老传云:昔有康、胡二姓者居此,专以大小称斗,克剥乡人。倏一夕风雨晦暝,震陷其处,二家皆没焉。今溉田甚广。

卷之二 版籍志

户 口

(下缺)

口：一十四万一千四百。

元

历年户口俱无考。

明

洪武九年

户：九千八百八十八。

民：八千二百三十二。

军：一千六百三十八。

校尉：四。力十五。

口：三万四千八百五。

洪武二十四年

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一。

口：四万二百六十一。

永乐十年

军民匠灶籍户：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六。





口：四万六百三十六。

永乐二十年

宣德七年

户：一万五百四十三。

口：三万九千五百七十四。

正统七年

户：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

口：三万八千五十八。

景泰三年

户：一万一千五百五十。

口：三万七千八百四十。

天顺六年

户：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二。

口：三万四千五百二十。

成化八年

户：一万二千一百一十八。

口：三万二千七十四。

成化十八年

户：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一。

口：三万二千一百一十五。

弘治五年

户：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一。

口：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七。

弘治十五年

户：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五。

口：四万一百一十五。

正德七年

户：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九。

口：四万一百四十五。

嘉靖元年

户：一万四千二百零一。

口：四万一百六十。

嘉靖十一年

户：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四。

口：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九。

嘉靖二十一年

户：一万七千四百四十。

口：三万八千九百四十九。

嘉靖三十二年

户：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四。

口：三万九千一百六十二。

嘉靖四十一年

户：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三。

口：三万九千一百六十二。

隆庆六年

户：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四。

口：三万九千一十二。

万历十年

户：一万八千一十四。

口：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六。





万历二十年

户：一万八千四十四。

口：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

万历三十年

户：一万八千八十四。

口：三万七千八百六十九。

万历四十年

户：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四。

口：三万八千六十九。

自万历四十一年，至崇祯十七年，邑经兵燹，册籍无考。

国朝

顺治十三年

户：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一。

口：一万七千一百一十二。

康熙二年

户口同上。

康熙十一年

户：二万一千六百一十四。

口：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

土 田

《禹贡》则壤定赋，《周官》度地居民。固以为民得□
养赋，因以受其成也。邑地介山川间，较他邑出谷之土
少，而转饷征输之役，曾不敢后。虽屡丰年，仅免饥耳。

况早潦见告,平酌土壤之宜,多寡厘定,一以国朝《全书》
新额为准。而前代旧额并存,以备考。

宋元明 以前无考

官田 籍没之田,募人耕租者;又,开垦田、湖田,俱为官田。

职田 品官职分之田。

没官田 籍没之田。宋绍兴间,人户田产不上站基簿者,皆没官。

废寺田 宋大德五年,朱熹知漳州,请以废寺闲田召人承买,不惟田业有归,亦免租税失。

府县学田 宋大德五年,增县学田。朱熹奏乞召人承买。余杭进士叶真等请佃。

白云宗田 元仁宗朝,台臣言:白云宗总括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纳还为民。

畏吾儿田 元太宗时,畏吾儿国来归,至元二十七年,抄收色目畏吾儿人户,明而畏吾儿田,是必得罪没入之田也。

财赋田 元置财赋提举司,立□财赋佃户。明称由此也。

站田 元立站赤户,以富民充之。又立站铺以贫民充之,明称站,由此也。

弓兵田 宋建炎间,置诸县弓手。元设弓兵,以防盗验民户丁田多寡,立定额数。明称弓兵田此也。

铺兵田 元设铺兵,先以富民充设。后民有规避差发者罪之。明称铺兵,由此也。

祗候田 元中统五年,每户限田四顷,除免税以供铺马祗应。明称候田,或起于此,或别有祗候田。





僧道田 元至元二年,敕江浙僧寺田,除宋设有永业及世祖赐者,余悉税之。明僧道田由此。

学粮田 元至元二十九年,诏江南学道,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廩师生及土之无告者。明学粮田由此。

旧有田 前代田旧有之名。明复业人民丁少而旧田多者,不许依前占获,止许尽力开垦为业。

户绝田 户内丁口尽绝之田。前代常搜括逃绝田产,召人租种。嘉祐二年,诏天下没入人户绝田募人耕收。宋隆兴元年,人户抛下田产如有归者,依旧主业出。二十年无人归认赤依户绝法。明户绝田由此。

重租田

报国寺田 名庆寺田 以上二者之田,恐与废寺田同,或别有没入之田。

杂地 《杭志》有杂产,今杂地恐类此。

白地 元中统五年,诏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升。绍兴间,括民白地钞。《江南志》有白地□□,明白地恐类此。

官山 宋孝武时,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其余品第有之,亦有没入官山。明官山租税,恐多类此。

历代至宋元

田地山荡俱无查。

明

洪武九年

田地山荡一千五百三十顷六亩。内:田五百八十七顷七十亩。地二百一十八顷一十亩。 山八十八顷一亩。 荡三十六顷

九亩。

洪武二十四年

田地山荡五千二百二十顷三十三亩八分六厘一毫。内：田一千四百六十三顷三十三亩七分一厘。地六百一十顷四十亩七分五厘。山二千九百七十九顷三亩七分四毫。荡一百一十□顷五亩七分四厘二毫。

永乐十年

田一千七百四十三顷五十一亩二分有奇。地七百二十八顷七十五亩八分四厘有奇。山三千二百顷九十三亩六分三厘有奇。荡一百三十二顷四十三亩九分三厘有奇。

永乐二十年

宣德七年

官民田土五千九百六十九顷三亩一分四厘七毫。

正统七年

官民田土六千五十八顷六十五亩八厘一毫。

景泰三年

官民田土六千一百二十二顷五十一亩九分一毫。

天顺六年

官民田土六千一百三十九顷六十四亩九分八厘二毫。

成化八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一百四十九顷六十七亩八分一厘二毫有奇。内：官田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官地二十二顷六十八亩三分三厘四毫。官山九十顷六十七亩四分九厘三毫。官荡一十六顷六十亩。民田一千七百九十三顷四十亩一分六厘八毫二丝。民地七百四十八顷八亩四分二厘八毫一丝。民山三





千二百三十七顷八十七亩三分三毫。民荡一百四十四顷八十九亩七厘五毫。

成化十八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一百九十三顷二十二亩一分五厘五毫三丝。内:官田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官地二十二顷六十八亩三分三厘四毫。官山九十顷六十七亩四分九厘三毫。官荡一十六顷六十亩。民田一千八百一十九顷九十三亩三分四厘六毫二丝。民地七百五十二顷二十四亩三分五毫一丝。民山三千二百三十八顷五十四亩二分二厘三毫。民荡一百五十七顷七亩四分四厘三毫。

弘治五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一百五十八顷九十二亩五厘七毫二丝。内:官田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官地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官山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官荡□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民田一千七百九十五顷二十二亩九分八毫二丝。民地七百五十顷八十七亩四分二厘五毫。民山三千二百三十八顷四十八亩七分二厘三毫。民荡一百四十八顷九十亩一分四厘六毫。

弘治十五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一百八十六顷二十二亩七分三厘五毫。内:官田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官地二十二顷六十八亩三分二厘四毫。官山九十顷六十七亩四分九厘三毫。官荡一十六顷六十亩。民田一千八百一十九顷九十三亩三分四厘六毫。民地七百五十二顷二十四亩三分八厘五毫。民山三千二百三十八顷五十四亩二分二厘三毫。民荡一百五十顷七亩九分

四厘三毫。

正德七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一百七十一顷三十三亩二分六厘五毫三丝。内：官田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一毫。官地二十二顷六十八亩三分三厘六毫二丝。官山九十顷六十七亩四分九厘三毫。

官荡一十六顷六十亩。民田一千八百二十六顷二十二亩六分六厘六毫二丝。民地七百三十顷三十四亩九厘五毫一丝。民山三千二百三十九顷二十五亩二分二厘三毫。民荡一百五十顷八亩四分四厘三毫。

嘉靖元年

无查。

嘉靖十一年

无查。

嘉靖二十一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一百七十二顷一十二亩二分二厘五毫二丝。内：官田九十五顷四十七亩一厘二毫。官地二十二顷六十八亩三分三厘四毫。官山九十顷六十七亩四分九厘三毫。官荡一十六顷六十亩。民田一千八百二十六顷三十七亩六分六厘六毫二丝。民地七百三十顷四十九亩七分七厘五毫一丝。民山三千二百三十九顷二十四亩二分三厘二毫。民荡一百五十顷五十七亩七分三厘三毫。

嘉靖三十一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一百八十九顷九十七亩五厘九毫三丝。内：官田九十五顷五十亩七分二厘八毫。官地二十二顷六十八亩三分四厘四毫。官山九十顷六十七亩四分九厘三毫。官荡





一十六顷六十亩。民田一千八百三十七顷二十六亩二分九厘八毫一丝。民地七百二十四顷三十八亩八分三厘三毫二丝。民山三千二百三十九顷三十八亩二分三厘三毫。民荡一千六十三顷四十七亩一分三厘。

嘉靖四十一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二百八顷八十二亩四分一厘九毫。内：官田九十二顷六十亩二分七厘四毫。地一十九顷二十二亩一分四厘五毫。山八十九顷五十八亩八厘。荡一十六顷四十亩七分二厘七毫。民田一千九百四十七顷五十一亩七分三毫一丝。地六百四十二顷六十四亩三分二厘五毫。山三千二百三十九顷一十一亩二分五厘二毫。荡一百六十一顷七十三亩二分一厘二毫。

隆庆六年

田地山荡六千一百四十八顷九十八亩五分一厘六丝二忽。内：田二千三十六顷七十六亩四分一厘二毫八忽。地六百六十三顷六十亩八分七厘。山三千二百七十顷一十亩一分四丝一忽。荡一百七十七顷五十一亩一分二厘七毫四丝。

万历十年

田二千三百一十七顷六十五亩八分二厘九毫。地六百六顷五十三亩九分一厘二毫。山三千三百九十八顷二十亩五分一厘九毫。荡二百四顷七十二亩四厘八毫。奉文丈量田地山荡，不分官民，概为一则起役，税粮均派。



万历十三年

止戈乡民,因丈出田多赋重,具告院道。酌详分为二则:招德等七乡田,列为一则;止戈一乡田,另为一则起征。

万历二十年

官民田地山荡六千五百三十八顷二十四亩五分六厘六毫。内:田二千三百一十顷四十三亩四分五厘八毫四丝七忽。内安乐等七乡田二千一百一十三顷五十三亩二分九厘二毫四丝七忽。

止戈乡田一百九十六顷九十亩一分六厘六毫。地六百九顷六十七亩五分五厘六丝三忽。山三千三百八十一顷九十八亩四分三厘一毫。荡二百八顷二十亩九分七厘七毫。

万历三十年

田二千二百九十九顷二十三亩六分九厘六毫四丝。内:安乐等七乡田一百九十六顷九十亩一分六厘六毫。

地六百二十二顷三十亩二分一厘一毫。

山三千三百八十五顷二亩九分三厘一毫。

荡二百九顷八十九亩九分四厘二毫。

万历四十年

原额田二千二百七十九顷八十四亩六分八厘三毫四丝七忽。康熙六年,为清各省之地等事,丈出田二顷九十亩九分九厘三毫六丝。实田二千二百八十二顷七十五亩六分七厘七毫七忽。内发祥祠邹少保并安乐等七乡田二千五十九顷七亩六分三厘五毫四丝七忽。康熙六年,丈出田一顷八十四亩三分九毫三丝五忽。实田二千六十顷九十一亩九分四厘四毫八丝二忽。止戈乡田二百二十顷二十四亩一分六厘六毫。康熙六年,丈出田一顷六亩六分八厘四毫二丝五忽。实田二百二十一顷三十亩八分五厘二丝五忽。



儒学田五十二亩八分八厘二毫。

原额地六百二十三顷五十六亩二分五厘五毫六丝二忽。康熙六年,丈出地四十四顷五十二亩八分八厘六毫一丝七忽。实地六百六十八顷九亩一分四厘一毫七丝九忽。内征地六百二十三顷五十五亩八分八厘九毫六丝二忽。康熙六年,丈出地四十四顷五十二亩八分八厘六毫一丝七忽。实地六百六十八顷八亩七分七厘五毫七丝九忽。发祥祠地二分六厘六毫。

原额山三千三百八十四顷九十八亩七分三厘一毫。康熙六年,丈出山二十四顷五十六亩九分八厘九毫七丝九忽。实山三千四百九顷五十五亩七分二厘七丝九忽。内征山三千三百八十二顷二十九亩七分三厘一毫。康熙六年,丈出山二十四顷五十六亩九分八厘九毫七丝九忽。实山三千四百六顷八十六亩七分二厘七丝九忽。儒学山二顷六十九亩。

原额荡二百一十一顷五十五亩二厘九毫。康熙六年,丈出荡八顷五亩一分六厘三毫九丝三忽。实荡二百一十九顷六十亩一分九厘二毫九丝三忽。

奉文丈量,在康熙六年。编审在十一年,故丈量附编审后。

附屯田

杭州前卫五屯所

田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二亩七分四厘。左所田二千七百七十三亩五分四厘。右所田三千七百六十八亩。中所田二千九百八十八亩五分。前所田二千五百四十一亩。后所田一千三百九十一亩七分。



杭州右卫五屯所

田地池荡二万二千二百七十四亩六分二厘。左所田地池荡四千六百七十五亩八分四厘九毫。右所田地池荡二千三百五亩五分七厘一毫。中所田地池荡六千一百九十三亩九分六厘五毫。前所田地池荡四千七百 亩。后所田地池荡四千三百九十九亩二分四厘三毫。

余杭县民人带种前卫屯

田三千六百六十九亩一分四厘一毫。内：除久豁荒屯七百一十九亩九分六厘二毫四丝。缺额银六十一两五钱五分六厘七毫七丝五忽七微九尘九渺七漠二埃，于顺治十八年三月内，知县宋士吉奉文清丈，招佃复垦，成熟起科。

右卫屯田一千四百二十三亩五分三厘八毫。内：除还本卫军种屯田一百一十二亩五分外，实田一千三百一十一亩四分八厘八毫。 地一十三亩九分四厘二毫。 荡二十七亩五分。

以上屯田地荡，共五千二十二亩七厘一毫。原共征本色米九百五十九石四斗七升六合九勺。内各征不等，共改征折色银四百四十四两六钱八分二厘一毫九丝三忽三微，俱解司充饷。康熙二年，奉文刊入一条鞭钱粮数内。

屯田军弃抛荒，民间自行开垦起科，既已纳其籽粒，又复征津租，是一田两税矣，累民滋甚。康熙十年，知县张思齐申详督、抚二院，题准豁免津租，永归民业，实利赖焉。

前卫开田二千四百七十亩六厘六毫。

右卫开田五千一十三亩七分七厘九毫九丝。

以上开田共七千四百九十亩八分四厘五毫九丝。



赋 役

量土田而征赋役,制也。上古弛役缓征,与民休息。后世尽民之财,复尽民之力,而徭役征办之名始繁。繁则其弊易滋。自一条鞭之令行,里胥无所容其巧,长吏得以董其成矣。今国朝加惠元元,一以《全书》为准,使赋无侵蚀,而役有常规。虽行之万古,而无弊焉,詎余杭一邑而已哉。

宋_{以前无考}

夏税:折帛钱八万二百六贯一百三十文。 细绢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二疋一尺四寸。 和买细绢四千八百八十八疋三丈七尺九寸。 绵七千一百一十七两一钱六分。 茶租钱八百七十二贯一百六十文。 役钱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三贯八百四十八文。

秋粮:苗米一万八千九十五石三斗一升。

元_{无考}

明

洪武十年

夏税:丝七百八十四斤一十四两有零。 绵八十五斤一十五两有奇。 小麦一百三十三石有奇。

秋粮:米七千五百三十四石二斗有奇。 租豆三斗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五石五升二合一勺。 丝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两二钱四分九厘有奇。 绵二千五百六十二两七钱八分三厘

有奇。

秋粮：米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九石八合。 豆三斗四升一合六勺。

永乐十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五石七斗一升八合九勺。 丝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一两五钱一分六厘有奇。 绵二千六百二十二两七钱八分二厘有奇。

秋粮：米一万九千五百零三石一斗零九合九勺。 豆三斗五升一合九勺。

永乐二十年

无查。

宣德七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五石七斗一升八合九勺。 丝三万零五十七两零五分九厘五毫。 绵二千六百三十五两七钱三分。

秋粮：米一万七千三百四十石零二斗零九合二勺。 豆二斗八升一合五勺。

正统七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二勺。 丝三万四百九十九两七钱四分六厘八毫。 绵二千六百三十七两二钱一分三厘四毫。

秋粮：米一万七千七百七十石八斗一合四勺。 豆二斗八升一合五勺。

景泰三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二勺。 丝三万九百三十二两二钱九分一厘九毫。 绵二千六百三十九两三钱八厘。





秋粮：米一万七千九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三合。豆二斗八升一合五勺。

天顺六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二勺。丝三万一千八十二两八钱八分七厘二毫。绵二千六百三十九两三钱八厘。

秋粮：米一万八千八十一石九斗二升七合四勺。豆二斗八升一合五勺。

成化八年

夏税：官田麦一石三斗八升四合二勺。丝七百二十三两五钱五分七厘五毫。官地麦八升三合。丝一百六十五两一钱一分三厘五毫。绵一百零三两三钱二分八厘。

官山丝一百九十两一钱零四厘二毫。官荡丝一百七十八两六钱九分八厘七毫。民田麦一百零六石一斗六升九合。丝一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两零八分九厘。民地麦二十八石一斗六升三合。

丝四千六百七十两一钱三分一厘九毫。绵二千五百三十七两一钱九分七厘八毫。民山丝六千六百四十六两五钱六分六厘八毫。民荡丝二百一十五两三钱二分三厘三毫。

秋粮：官田米三千九百八十六石八斗三升九合九勺。官地米七百三十八石九斗五升六合三勺。豆二斗八升一合五勺。

官山米四百二十石九斗零八合六勺。官荡米一百零一石四斗三升三合四勺。民田米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一石三斗三升二合九勺。民地米□百三十八石五斗三升五勺。民山米一百零九石九斗九升六合四勺。民荡米六石七斗九升六合六勺。

成化十八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二勺。丝绵三万三千

八百一十五两零□厘六毫。

秋粮：米一万八千一百零三石七斗一升六合。

弘治五年

与成化十八年同则。

弘治十五年

与五年同则。

正德七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八石六斗八升七合一勺。 丝绵三万三千八百一十五两零七厘六毫。

秋粮：米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五石六斗一升六合二勺。

嘉靖元年

嘉靖十一年

嘉靖二十一年

夏税：麦丝绵秋粮米，则与正德七年同。

嘉靖三十一年

夏税：麦丝绵秋粮米，则与正德七年同。

秋粮：米一万七千八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七合八勺。

嘉靖四十一年

见《嘉靖志》。

夏税：麦一百二十八石六斗八升七合一勺。 丝绵三万三千八百一十五两七厘六毫。

秋粮：米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五石六斗一升六合二勺。

隆庆六年

夏税：麦一百二十八石六斗八升七合一勺。 丝绵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两零六分二厘三毫。





起运京库:折银麦八十二石一斗四升五合。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银二十两五钱三分六厘二毫五丝。每两外加解京路费银二分五厘。折绢丝绵二万四千五百九十三两三钱七分七厘八毫。每丝绵二十两,折绢一疋,共绢一千二百三十九疋三丈六尺。存留本府织染局:丝九千二百二十一两六钱二分九厘八毫。今本县递年新增会计并入局丝三百一十七两六钱五分四厘七毫,共丝九千五百三十七两二钱八分四厘五毫。每两折银四分三厘,共银四百一十一两一钱八分九厘二毫三丝二忽。广积仓:麦四十六石五斗四十三合一勺。每石加耗并船脚麦六升。本折中、折半、折色,每石连耗征银五钱五分,解府贮库。以五钱抵石放给五分作为白粮仓料。农桑丝绵六百一十五两五钱五分八厘八毫,折绢三十疋二丈三尺三寸三分八厘二毫。

秋粮:正耗米二万八千一百一十六石三斗七升二合五勺。起运京库折银四千四百七十二石六斗二勺。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银一千一百一十八两一钱五分六厘二毫二丝五忽。每两外加解京路费银二分五厘。京仓兑运漕粮米八千石。每石加耗米七斗七升。内派本色兑运漕粮,每石随船耗米四斗,芦席米一升,交给官军领运。折色轻赍,每石加耗三斗六升,共耗米二千八百八十石。全折每石折银五钱,解淮安府收库,听给官军沿途剥浅等项支费,并协济补造船只支用。南京各卫仓正米二千三百石。历年本折坐派不等,俱候派单至日,会计加耗征解。存留兑军行粮米七百六十一石九斗五升。每石加耗五升,该耗米三十八石九升五合,共正耗米八百石。全折每石折银六钱,以银五钱抵石给军。以银一钱征完,解府贮库,听候司道,明文拨发取用。本县存留仓秋米一百石。每石加耗,并船脚米三升,内计官俸八十四石。每石连耗



折银八钱,征贮县库。放给本县官员俸粮,余征本色。 嘉兴府海盐县:常积一仓秋米四百六十石。系预备改派,原不加耗。每石折银五钱五分,解府贮库。以银五钱抵石,放给五分,作正支销。常积二仓秋米二千二百三十一石八升六合三勺。每石加耗,并船脚米六升,折银五钱五分,解府贮库。以银五钱抵石,放给五分,作正支销。 秋余米一千九百六十石七斗九升七合一勺二抄五撮。听候司道,明文拨补,协济取用。

盐粮:原续新增并遇有闰年征米七百七十六石八斗六升。存留本县儒学仓盐米三百五十石。全折每石加耗,并船脚米三升,折银八钱,征收县库,放给本县师生俸粮。 存留仓盐米一百五十石。每石加耗,并船脚米三升本色。 嘉兴府海盐县:常积二仓盐米二百二石一斗一升八合一勺二抄五撮。每石加耗,并船脚米六升,折银五钱五分。解府贮库。以银五钱抵石,放给五分,作正支销。 拨派楞木松板米二十一石二斗。每石折银五钱,共银一十两六钱。内银一两六钱,以银四钱准楞木一根,共折四根。余银九两,以银二钱五分准松板一片,共准三十六片。随同兑运漕粮支领官军□运。 盐余米二百二十六石四斗一升四合一勺八抄。听候司道,明文拨补,协济取用。

盐钞折银二十一两七钱二分七毫七丝五忽七微一尘四渺四漠。遇闰加银一两八钱一分六丝四忽六微四尘二渺六漠。内起运本折银一十两八钱六分三毫八丝七忽八微五尘七渺二漠。遇闰加银九钱五分三丝二忽三微二尘一渺三漠。每两外加解京路费银一分。存留本折银二十两八钱六分三毫八丝七忽八微五尘七渺二漠。遇闰加银九钱五厘三丝二忽三微二尘一渺三漠。



万历十年

奉文丈量田土,无分官民,概为一则起征,田不加赋,均派税种。

田夏税:麦一百二十七石四斗七升一合二勺五撮九圭五粟。

丝一万九千九百七十八两二钱一分四厘四毫五丝九忽八微。

秋粮:米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石九斗五合五勺一抄五撮。

地夏税:丝绵六千七百二十两四钱五分三厘四毫四丝九忽六微。秋粮:米七百九石六斗五升七合七勺四抄。

山夏税:丝六千八百三十两三钱九分二厘四毫三丝一忽九微。

秋粮:米一百四石四斗七合四勺四抄四撮九圭。

荡夏税:丝五百四十八两六钱五分八毫八丝六忽四微。秋粮:米一百四石四斗七合四勺四抄四撮八圭。

万历三十年

遵奉部文,行一条编法。黄册牒籍,不科麦丝绵。照颁简明册式,俱科本折银米。

田折色银一万一千四十四两五钱二分一厘二毫。本色米一万四千二百一十六石八斗三升二合三勺。

地折色银斗五百九十七两四钱一分。本色米四百四石四斗九升六合七勺。

山折色银六百七十七两五厘九毫。本色米三百四石六斗五升二合六勺。

荡折色银三十七两七钱八分一厘九毫。本色米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二合。

万历四十年

布政司纂修《赋税全书》,酌定起存钱粮。



户口人丁田地山荡科米一万六千四十四石七斗一升七合九勺一抄一撮七圭三粟六粒。征银二万八百三十两八钱五分五厘八毫三丝二忽二微七尘三渺。内除优免银三百两八钱九分三厘六毫二丝,实征银二万五百二十九两九钱六分二厘二毫一丝二忽二微七尘三渺。

户口人丁: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九丁口。上丁:七千八百五十五丁五分,每丁科米二升一合六勺。该米一百六十九石六斗七升八合八勺。每丁征银一钱八分五厘,该银一千四百五十三两二钱六分七厘五毫。中丁:五千二百五十二丁,每丁科米二升一合六勺。该米一百一十三石四斗五升四合。每丁征银一钱一分,该银五百七十七两七钱七分五厘。下丁:四千七百六十一丁,每丁科米二升一合六勺,该米一百二石八斗三升七合六勺。每丁征银八分,该银三百八十两八钱分八。

发祥祠田:八顷亩,地三分六厘六毫。坐派绢折银三两三钱二分四厘。京库米银一十一两四钱四分二厘七毫。

儒学田:五十二亩八分八厘二毫,山二顷六十九亩坐派绢折银三钱一分六厘三毫三丝。折色银三两一钱六厘。

民田:二千二百七十五顷八十九亩三分一毫四丝七忽。内安乐等七乡,田二千五十顷。田十八亩八分五厘五毫四丝七忽。每亩科米六升六合八勺。该米一万三千六百九十七石二斗六升三合五勺四抄五撮三圭九粟六粒。每亩征银六分四厘五毫,该银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五两六钱五分一厘一毫七丝七忽八微一尘五渺。

止戈乡田:二百二十一顷九十亩一分六厘六毫。每亩科米四升九合五勺。该米一千九十八石四斗一升三合二勺一抄七撮。银四分八厘四毫。该银一百七十四两四厘三丝四忽四微。



邹少保田：三顷五十亩二分八厘，每亩科米五升六合八勺。该米二十三石三斗九升八合七勺四撮。银三分六厘。该银一十二两六钱二分八厘一忽。

地六百二十五顷六十亩八分八厘九毫六丝二忽。每亩科米七合。该米四百三十七石九斗二升六合二勺二抄七撮三圭四粟。银二分，该银一千二百五十一两二钱一分六厘七毫九丝二忽三微八尘。

山三千三百八十二顷二十九亩七分三厘一毫。每亩科米一合。该米三百三十八石二斗二升九合七勺三抄一撮。银七厘七毫，该银二千六百四两三钱六分八厘九毫二丝八忽七微。

荡二百一十一顷七十二亩二厘九毫。每亩科米三合。该米六十三石五斗一升六合八勺。银一分一厘，该银二百二十二两八钱九分二厘三毫一丝九忽。

自万历四十一年，至崇祯十七年，邑经兵燹，册籍无考。

国朝

顺治十三年奉布政司颁行《赋役全书》，酌定起运存留钱粮。

康熙二年遵奉部文，行一条编法。照司颁《项款全书》，续订起存数目。

田地 山荡 人丁

共科银：三万二千一百一十二两三钱八分六厘八毫四丝六忽二微三尘。内除优免银三百两八钱九分三厘六毫二丝，实科银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一两四钱九分三厘二毫二丝六忽二微三尘。绅衿优免，奉文止免本身一丁，共免银七十六两五分外，免余扣充饷银二百二十四两八钱四分三厘六毫二丝，实征银三万二千三十六两



三钱三分六厘八毫□丝六忽二微三尘。加孤米改折充饷银□十四两。又加积余米易银六两四钱四分□厘七毫四丝七忽一微一尘七渺七漠五埃三纤三沙,共实征折色银三万二千九十六两七钱八分一厘五毫九丝三忽三微四尘七渺七漠五埃三纤三沙。又外赋不入田亩银一十七两五钱八厘四毫三丝八忽五微九尘。屯折充饷银四百四十四两六钱八分二厘一毫九丝三忽三微。赋役订后,续增匠班银六十七两七钱四分二厘六毫。新加渔课并路费银一两一钱四分五厘八毫二丝六忽九微一尘,通共实征银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七两八钱六分六毫五丝二忽一微四尘七渺七漠五埃三纤三沙。

共科米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二石三斗九升二合六勺一抄七撮九圭八粟一粒。内除改折孤米伍十四石。又除积余米六石四斗四升四合七勺四抄七撮一圭一粟七粒七黍五粃三糠三秕,易银充饷外,实征米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一石九斗四升七合八勺七抄八圭六粟三粒二黍四粃六糠七秕。

发祥祠田:八顷亩,今照民田起科,每亩实征并九厘等银一钱三厘八毫。该银八十三两四分,每亩实征米五升五合五勺,该米四十四石四斗。

发祥祠地:三分六厘六毫,今照民起科,每亩实征并九厘,等银三分三厘一毫,该银一分二厘一毫一丝四忽六微。每亩实征米五合,该米一合八勺三抄。

儒学田:五十二亩八分八厘二毫。山二顷六十九亩。坐派绢折银三钱一分六厘三毫三丝。折色银三两一钱六厘。

原额民田:二千二百七十五顷八十九亩三分一毫四丝七忽。内坍没田四顷五十七亩五分。实征田二千二百七十一顷三十一亩八分一毫四丝七忽。



内安乐等七乡田：二百五十顷四十八亩八分五厘伍毫四丝七忽。内坍没田二顷九十一亩五分，实征田二千四十七顷五十七亩三分五厘五毫四丝七忽。每亩原征银六分四厘五毫，今实征并九厘，等银一钱三厘八毫，该银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三两八钱一分三厘四毫九丝七忽七微八尘六渺。每亩原征米六升六合八勺，今实征米五升五合五勺，该米一万一千三百六十四石三升三合二勺二抄八撮五圭八粟五粒。

止戈乡田：二百二十一顷九十亩一分六厘六毫。内坍没田一顷六十六亩，实征田二百二十顷二十四亩一分六厘六毫。每亩原征银四分八厘四毫，今实征并九厘，等银七分九厘三毫，该银一千七百四十六两五钱一分六厘三毫六丝二忽八微。每亩原征米四升九合五勺，今实征米四升一合一勺，该米九百五石一斗九升三合二勺二抄二撮六圭。

邹少保田：三顷五十亩二分八厘，今照民起科，原征银三分六厘，今实征并九厘，等银一钱三厘八毫，该银三十六两三钱五分九厘六丝四忽。每亩原征米六升六合八勺，今实征米五升五合五勺，该米一十九石四斗四升五勺四抄。

原额地：六百二十五顷六十亩八分八厘九毫六丝二忽。内坍没地二顷五亩，实征地六百二十三顷五十五亩八分八厘九毫六丝二忽。每亩原征银二分，今实征并九厘，等银三分一厘二毫，该银一千九百四十五两五钱三厘七毫五丝六忽一微四尘四渺。每亩原征米七合，今实征米五合八勺，该米三百六十一石六斗六升四合一勺五抄九撮四圭九粟六粒。

原额山：三千三百八十二顷二十九亩七分三厘一毫。每亩原征银七厘七毫，今实征银一分二厘二毫。该银四千一百二十六两

四钱二厘七毫一丝八忽二微。每亩原征米一合,今实征米八勺。
该米二百七十石五斗八升三合七勺八抄四撮八圭。

原额荡:二百一十一顷七十二亩二厘九毫。内冲坍荡一十七亩,实征荡二百一十一顷五十五亩二厘九毫。每亩原征银一分一厘,今实征银一分七厘三毫。该银三百六十五两九钱八分二厘一忽七微。每亩原征米二合三勺,今实征米一合八勺。该米三十八石七升九合五抄二撮二圭。

原额户口人丁: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九丁口,加报增人西一千五百二十九丁,共该人丁一万九千三百九十八丁口。

内上丁:七千八百五十五丁,五分加报增,上丁六十三丁,五分共该上丁七千九百一十九口。每口原征银一钱八分五厘,今实征同并升科共该银一千四百六十五两一分五厘。每口原征米二升一合六勺,今实征同该米一百七十一石五升四勺。

中丁:五千二百五十二丁,五分加报,增中丁三百四十七丁,五分共该中丁五千六百口。每口原征银一钱一分,今实征同并升科,共该银六百一十六两。每口原征米二升一合六勺,今实征同该米一百二十石九斗六升。

下丁:四千七百六十一丁,加报增下丁一千一百一十八丁,共该下丁五千八百七十九口。每口原征银八分,今实征同并升科,共该银四百七十两三钱二分。每口原征米二升一合六勺,今实征同该银一百二十六石九斗八升六合四勺。

解司起运

户部项下

折色银:九千三百四十六两一钱八分八毫三丝七忽八尘八渺





一漠八埃八纤五沙。滴珠路费银：九十七两二钱八分三厘三毫三丝七忽五微九尘一渺四漠五埃六纤一沙，共银九千四百四十三两四钱六分四厘一毫七丝四忽六微七尘九渺六漠四埃四纤六沙。遇闰加银：一十二两九钱五厘三丝二忽三微二尘一渺四漠。路费银：一钱三分八毫六丝三微八尘七渺八漠五埃六纤八沙。共银一十三两三分五厘八毫九丝二忽七微九渺二漠五埃六纤八沙。

内：

京库折银麦：八十二石一斗四升五合。每石折银二钱五分。该银二十两五钱三分六厘二毫五丝。每两滴珠路费银：二分七厘，该银五钱五分四厘四毫七丝八忽七微五厘。

京库折银米：四千四百七十二石六斗二升四合九勺。每石折银二钱五分，该银一千一百一十八两一钱五分六厘二毫二丝五忽。每两滴珠路费银：二分七厘，该银三十两一钱九分二毫一丝八忽七尘五渺。

京库黄白绢折银：一千七百八十八两七分一厘一毫六丝八忽三微二尘八渺六埃四纤。原额黄白绢一千二百二十九疋二丈六分六厘七毫。内顺治十年六月，内会议改征折色绢一千一百二十九疋二尺四寸六分六厘七毫。每匹原价银一两一钱三分，该银一千二百七十五两八钱六分二厘九毫一丝二忽四微。十二年十二月，内题定每匹概征银一两五钱，后于十三年正月，内题准予有绢府州县，除原额外，一例均平摊派，每匹增银四钱五分三厘六毫五丝九尘三渺三漠三纤。该增银五百一十二两二钱八厘二毫五丝五忽九微二尘八渺六埃四纤，连原额共银费该前数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一十七两八钱八分七毫一丝一忽六微八尘三渺二漠八埃六沙。本折新增银两，奉部留省织办。本色原额银，征完解司转解。



农桑折绢：三十疋二丈三尺三寸三分八厘二毫。全折坐派银：二十一两五钱一分五毫二丝三忽一微二尘五渺。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二钱一分五厘一毫五忽二微三尘一渺二漠五埃。原解江南，今改解京。

派剩米：六十五石二斗四升一合七勺九抄九撮九圭。每石折银七钱。该银四十五两六钱六分九厘二毫五丝九忽九微三尘。每两加路费一分二厘，该银五钱四分八厘三丝一忽一微一尘九渺一漠六埃。

折色蜡价银：一百一十五两二钱八分六丝五忽。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一两一钱五分二厘八毫六微五尘。

富户银：八两。每两路费一分，该银八分。

甘蔗银：四钱三分二厘二毫二丝二忽。每钱路费一厘，该银四厘三毫二丝二忽二微二尘。原解江南，今改解京。

原解江南供用库并江南药价银：五钱六分六厘四毫六丝六忽。津贴路费银八分四厘九毫六丝九忽九微。

南部柴薪皂隶银：一百四十七两六钱。遇闰加银一十二两，路费银一钱二分。直堂把门隶兵银：四十一两二钱。二项俱每两加路费一分，该银一两八钱八分八厘。原解江南，今改解京。

南耗八分充饷银：七百八十五两四钱二分九厘一毫三丝六忽八微四尘八渺二埃四纤五沙。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七两八钱五分四厘二毫九丝一忽三微六尘八渺四漠八埃三渺。

盐钞五百四十三錠折银：三两一钱三厘二毫四丝五忽。折色铜钱：五千四百三十文。该银七两七钱五分七厘一毫四丝二忽八微五尘七渺一漠。每两俱加路费银一分二厘，该银一钱三分三毫二丝四忽六微五尘四渺二漠八埃五纤二沙。



有闰加钞四十五锭一贯二百五十文。该银二钱五分八厘六毫三忽七微五尘。折色铜钱：四百五十二文五分。该银六□□分六厘四毫二丝八忽五微七尘一渺四漠。二项共加路费一分八毫六丝三微八尘七渺八漠五埃六纤八沙。

九厘银：五千二百四十二两八钱六分九厘一毫三丝。每两路费七厘，该银三十六两七钱八丝三忽九微一尘。

户部项下

本色京库黄白绢：一百匹一丈七尺六寸。原额黄白绢一千二百二十九匹二丈六分六厘七毫。内顺治十年六月，内会议改征本色绢一百匹一丈七尺六寸。每匹原额一两一钱三分，该银一百一十三两六钱六分二厘九毫三丝三忽三微。十二年十二月，内题定每匹概征银一两五钱。后于十三年正月，内题准予有绢府州县，除原额外，一例均平摊派。每匹增银四钱五分三厘六毫五丝九尘三渺□漠三纤。该增银四十五两六钱三分一厘□毫五丝七微五尘六漠四埃八纤七沙，连□额共银一百五十九两二钱九分四厘八丝四忽五尘六漠四埃八纤七沙。本折新增银两奉部留省织办。本色原额本折银，征完解司转解。

礼部项下

折色银：一十九两二钱一分七厘三丝四忽。路费银二两九钱七分五厘七毫二丝三忽八微五尘，共银二十二两一钱九分二厘□毫五丝七忽八微五尘。

内：

牲口银：五两五钱。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五分五厘。

药材折色银：七两六钱二分六厘一毫七丝四忽。津贴路费银

二两八钱五分九厘八毫一丝五忽二微五尘。内扣解包裹红黄纸价银三钱二分八厘六毫。

光禄寺果品银：二两五钱 藁笋角：三两五钱九分八毫六丝。二项俱每两路费一分，该银六分九毫八忽六微。

工部项下

折色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两七钱一厘二毫五丝七忽三尘一渺二漠五埃，路费银四两九钱七分六厘六毫四丝五忽，共银一千九百九十八两六钱七分七厘九毫二忽三尘一渺二漠五埃。遇闰加银三十二两六钱九分八毫，路费银一分六厘二毫四丝七忽，共银三十二两七钱七厘四丝七忽。

内：

猫紫竹价银：三十四两一钱六分七厘七毫。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三钱四分一厘六毫七丝七忽。

白硝麂皮：二十六张二分四厘三毫。每张价银六钱，该银一十五两七钱四分五厘八毫。奉文留省，织造段匹支用。

雕填匠役银：二两二钱九分六厘八毫。遇闰加银一钱九分一厘四毫。

罗匠工食银：一十七两二钱。遇闰加银一两四钱三分三厘。二项俱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一钱九分四厘九毫六丝八忽。遇闰加路费银一分六厘二毫四丝七忽。

漆木料银：二两三钱六分三厘一毫八丝五忽。

笔管等料银：六两四钱三分一厘三毫四丝四忽。

铜丝铁丝等料银：一十三两七钱二厘。

弓改牛角：一百四十八副。原额每副价银二钱九分。顺治三





年五月,内奉文改解折色。又于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奉文每副增银二两七钱一分。共银四百四十四两。每两路费一分。该银四两四钱四分。

箭:一千三百四十六枝。原额每枝价银一分八厘。顺治三年五月,内题准改解折色,每枝增银八分二厘,共该银一百三十四两六钱。

弦:七百三十九条。原额每条价银五分四厘。顺治三年五月,内题准改解折色。每条增银四分六厘。共该银七十三两九钱。

胖袄裤鞋:四十八副三分一厘五毫。原额每副价银一两五钱。顺治三年六月,内奉文改解折色。每两增银一两二钱。共该银一百三十两四钱五分五毫。

四司工料银:二百四十二两八钱九分六厘七毫五丝。

岁造段匹银:四百五十两九钱二分三厘五毫七丝三忽四微六渺二漠五埃。遇闰加银三十一两六分六厘一毫。二项解司,织造段匹支用。

军器路费银:四两八钱八分五厘六毫七丝四忽。

本府织染局丝:九千六百三两一钱五分二厘七毫。每两折银四分三厘七毫五丝。该银四百二十两一钱三分七厘九毫三丝六微二尘五渺。解司,织造段匹支用。

户部项下

裁改解充饷

月粮三分拨还军储充饷银:一百两一钱七分三厘二毫八丝八微。遇闰加银二十三两一钱。

旧编裁剩解部银:五百七十九两二钱四分八厘九毫九丝二忽



一微八尘五漠七埃七纤三沙,路费银三两六钱九分九厘七丝五忽三微五尘,共银五百八十二两九钱四分八厘六丝七忽五微三尘五漠七埃七纤三沙。遇闰加银二两。内本县捕盗应捕六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四十三两二钱。

上司按临并本县朔望行香讲书香烛纸劄等银:二两六钱。

外省马价银:三百六十九两九钱七厘五毫三丝五忽。路费银三两六钱九分九厘七丝五忽三微五尘。

两浙运司循环二船水手二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二十四两。遇闰加银二两。

预备仓经费银:二十二两。

预备本府杂用银:二十五两。

预备本县杂用银:六十两。

收零积余银:三十二两五钱四分一厘四毫五丝七忽一微八尘五漠七埃七纤三沙。

收零积余充饷米:六石四斗四升四合七勺四抄七撮一圭一粟七粒七黍五粃三糠三粃。康熙二年,奉文每石易银一两。该银六两四钱四分四厘七毫四丝七忽一微一尘七渺七漠五埃三纤三沙。

顺治九年四月,会议裁扣银:三百六十五两六钱。遇闰加银二十八两八钱。

顺治十二年,会议裁扣银:八两。

顺治十四年,奉文裁扣银:五百一十六两五钱八分二厘六丝五忽。遇闰加银一十五两九钱。

膳夫裁银:四十两。遇闰加银三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

优免充饷银:二百二十四两八钱四分三厘六毫二丝。

康熙元年,奉文新裁学道岁考心红等银:二十一两三钱二分四



厘六丝五忽。

康熙元年,奉文新裁吏书工食银:三百四十八两。遇闰加银二十九两。

康熙二年,奉文新裁生员廩粮银:六十四两。

又,裁仓库学书工食银:一十九两二钱。遇闰加银一两六钱。

里马银:六十二两三钱八厘五毫六丝。

南折充饷银:三千二百两八钱四厘七毫二丝□忽六微四尘二渺四埃六纤八沙。

南耗二分克饷银:一百七两六钱三厘二毫□丝三微三尘二渺六纤六沙。

额外岁征

工部项下

渔课银:三两一钱一分二厘六毫五忽。 路费银:三钱一分一厘二毫六丝五微。共银三两四钱二分三厘八毫六丝五忽五微。遇闰加银二钱二分七厘四毫一忽。路费银二分二厘七毫四丝一微。共银二钱五分一毫四丝一忽一微。渔户纲甲出办,俱不入田亩科征。

内:

折色渔胶:八觔四两九钱三分二厘一毫。原额渔线胶一十一斤一十三两九钱三厘。奉文折七征三折色胶,八觔四两九钱三分二厘一毫。该折银六钱六分四厘六毫六丝五微。路费银六分六厘四毫六丝六忽五尘。遇闰加胶一十两二钱三分一厘二毫。该折银五分一厘一毫五丝六忽。加路费银五厘一毫一丝五忽六微。

折色熟铁:五十五斤一十三两。原额熟铁一百一十一斤一十

两。奉文本折中半折色铁。伍十五斤一十□两。该折银一两一钱一分六厘二毫五丝。路费银一钱一分一厘六毫二丝五忽。遇闰加银三斤一十一两。该折银七分三厘三毫五丝。加路费银七厘三毫七丝五忽。

本色渔胶：三斤八两九钱七分九毫。原项渔银□□十□斤一十三两九钱三厘。奉文折七征，今本色胶三斤八两九钱七分九毫。康熙二年正月，内奉文自顺治十四年起，暂改折价，每斤三钱四分，外加垫银三分四厘。该折银：一两三钱三分一厘六毫九丝五忽。内原额银二钱八分四厘八毫五丝四忽五微，新加银一两四分六厘八毫四丝五微。路费银：一钱三分三厘一毫六丝九忽五微。内原额路费银二分八厘四毫八丝五忽四微五尘。又水脚银五厘六毫九丝七忽九尘，新加路费银九分八厘九毫八丝六忽九微六尘。遇闰加胶四两三钱八分四厘八毫该折银：一钱二厘四毫九丝五忽。内原额加银二分一厘九毫二丝四忽，新加银八分五毫七丝一忽。

路费银：一分二毫四丝九忽五微。内原额加路费银二厘一毫九丝二忽四微，又加水脚银二毫一丝三忽二微四尘，加路费银七厘八毫四丝三忽八微六尘。

赋役订后续增匠班银：六十七两七钱四分二厘六毫，各班匠户办纳。奉文自康熙三年，分始另批解司，不入地丁一条鞭数内。

杂支原额内提出龙袍解杠等银：二十九两九钱一分七厘四丝二忽四微。

内：

龙袍解杠路费银：二十七两九钱一分七厘四丝二忽四微。

部运龙袍委官水手银：二两。





存留项下

兵充饷银：原额内题出南折南耗二款另列充饷外，实该兵饷银六千一百三十三两七钱六分六厘八毫五丝一忽八微。遇闰加银一百六十五两四钱五分五厘九忽八微七尘五渺。

内：

田地山银：二千五十八两九钱七分九厘二毫六丝二忽三微。

均徭充饷银：二百四十四两八钱。

民壮充饷银：六百一十七两二钱四分。遇闰加六十两。

南湖草荡银：一十七两三分八厘九毫八丝。

北关水兵工食银：三十五两二钱五分。

历日充饷银：四两九钱。

协济嘉兴府银：一千一十二两一钱二厘五毫八丝九忽五微。

本府仓岁余米充饷银：二百八十一两七钱二分八厘六毫。

原札发宁波府充饷今改抵军储充饷银：五百五十两二钱二分七厘八毫。

会裁冗役银：一千三百一十一两四钱九分九厘六毫二丝。遇闰加银七十六两五分二厘八丝八忽。遇闰加盐米充饷银二十九两四钱二厘九毫二丝一忽八微七尘五渺。

兵饷外加原协济仁和县夫马今抵解兵饷银：一百一十两二钱八分五厘七毫。

续订前右二卫民佃屯折充饷银：四百四十四两六钱八分二厘一毫九丝三忽三微。

左布政使听事吏工食银：二十四两。遇闰加银二两。

右布政使门子工食银：一十二两。遇闰加银一两。

历日纸料银：六两四钱七分六厘一毫三丝四忽。遇闰加银一钱四分六厘，解司造历。

战船民六料银：三十二两四钱，解宁波府。

海塘夫银：一百两。解司遇修，详院给支。

解司备用银：九十七两四钱九分五厘二毫三丝。

布政司解户一名五分每名银：三十两。共银四十五两，解司。

修理固山衙门银：二十两。于备用银内动支解司。

省城院署并各公所修理工料银：一百一十八两二钱七分六厘九丝五忽一微五尘。解司。

科举礼币进士举人牌坊银：四十八两二钱八分九厘八毫七丝六忽二尘三渺七漠。

会试举人水手银：二十四两。解司库听给。

武举供给筵宴盘缠银：三钱八分八厘。

贡院雇税家伙并募夫银：二两。武举雇税二项解司。

抚院换字号座船水手银：一十两。遇闰加银八钱三分三厘三毫五丝。

以上通共实征解司银：二万四千六百二十一两六钱四厘八毫九丝八忽二微七渺六漠二埃七纤三沙。有闰共加解司银：三百一十九两一钱六分七毫四丝六微八尘四渺二漠五埃六纤八沙。

绫纱榜纸价值俱不载入，电派并加解司数内其当税银：四十两。每年有增减税契，牙税、牛、驴、杂税等银，均无定额，故不载入，自应是□起解。

采办本色解府起运。





户部项下

折色银：三十七两四钱三厘二毫一丝三忽七微五尘。 路费银：三钱七分四厘三丝二忽一微三尘七渺五漠。共银三十七两七钱七分七厘二毫四丝五忽八微八尘七渺五漠。

内：

芽茶：二十斤一十四两五钱七分。原额芽茶五十七斤一十三两八钱。内顺治十年六月，内会议改征折色，实该前数每斤价银一钱二分。该银二两五钱九厘二毫七丝五忽。每两路费银一分，该银二分五厘九丝二忽七微五尘。

叶茶：四十斤六钱。每斤价银四分，该银一两六钱一厘五毫。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一分六厘一丝五忽。

黄蜡：九十七斤一十四两七钱三厘。原额黄蜡一伯二十七斤一十五两六钱九分六厘。内顺治十年六月，内会议改征折色，实该前数每斤价银三钱四分。该银三十三两二钱九分二厘□毫三丝八忽七微五尘。每两路费一分，该银三钱三分二厘九毫二丝四忽三微八尘七渺五漠。

户部项下

本色银：七两三钱二分七厘六毫六丝三忽一微二尘五渺。

内：

黄蜡：三十斤九钱九分三厘。原额黄蜡一百二十七斤一十五两六钱九分六厘。内顺治十年六月，内奉旨仍征本色黄蜡，三十斤九钱九分三厘。每斤料价银一钱七分，该银五两一钱一分五毫五丝六微二尘五渺。

芽茶：三十六斤一十五两二钱三分。原额芽茶五十七斤一十

三两八钱。内顺治十年六月,内奉旨仍征本色芽茶三十六斤一十五两二钱三分。每斤料价银六分,该银二两二钱一分七厘一毫一丝二忽五微。以上二项,于每年二月间督抚确估时价,题明造入易知由单,征银办解。

礼部项下

本色药材料价正银:二两一钱三分三厘三毫六丝。内办白术四十二斤十两六钱七分五厘二毫。津贴路费八钱一丝。

额外岁征

工部项下

渔课银:一两一钱一分六厘二毫五丝。路费银一钱三分三厘九毫五丝。共银一两□钱五分二毫。遇闰加银七分三厘七毫五丝,路费银八厘八分五丝,以上共银八分二厘六毫。渔户纲甲出办俱不入田亩科征。

内:

本色熟铁五十五斤一十三两。原额熟铁一百一十一斤一十两,奉文本折中半本色铁五十五斤一十三两。该银一两一钱一分六厘二毫五丝,路费银一钱一分一厘六毫二丝五忽。又水脚银二分二厘三毫二丝五忽。遇闰加铁三斤一十一两,该银七分三厘七毫五丝,加路费银七厘三毫七丝五忽。又加水脚银一厘四毫七丝五忽。

以上采办本色解府共银四十九两二钱八分八厘四毫七丝九忽一尘二渺五漠,遇闰加银八分二厘六毫。

漕运并官丁本折月粮

京仓兑运漕粮正米八千石。每石加随船耗米四斗,共正耗米





一万一千二百石,外每石加芦席米一升,折银五厘,该银四十两,俱交给官丁领运。又每石加轻赍米三斗六升,该米二千八百八十石,每石折银五钱,该银一千四百四十两,每两加准费银六厘,该银八两六钱四分。

兑军项下楞木松板米二十一石二斗。每石折银五钱,该银一十两六钱,内银一两六钱准,楞木四根,每一根银四钱,余银九两准。松板三十六片,每片银二钱五分,又四文加米一十六石四斗八升,折银八两二钱四分,加板夫银七两六钱。进仓脚价银六钱四分,随同兑军漕粮交给官丁领运。

修河米折银:五十三两六钱五分七厘八毫九丝六忽。解镇江府听用。

过江脚米银:八十两。随同三六轻赍银两,解淮安府听用。

贡具银:三十三两四钱二分九厘五毫三丝五忽八微八尘。

运官廩工银:二百八十四两五钱五分四厘七毫八忽六渺六漠二埃六纤。

杂支原额内提出浅船料银:一百一十五两五钱七分六毫二丝五忽四微一尘。解粮道。

领运官丁行粮:本色米三百四十七石一升一合。行粮米折并修船银:五百四十三两五钱八分七厘一毫。原额行粮本色正米七百六十一石九斗五合。每石加耗米五升,共正耗米八百石二勺五抄。顺治十二年,钦奉恩诏,本折均平实,该本色米三百四十七石一升一合,余米四百五十二石九斗八升九合二勺五抄。督抚题明,每石折银一两二钱,共该折银五百四十三两五钱八分七厘一毫。内支給运丁月粮米,折银四百一十六两□钱一分三厘二毫,修船银一百二十七两□钱七分三厘六毫。



领运官丁原额月粮：本色米三百七十二石九斗六升三合二勺一抄六撮九圭七粟五粒六黍二粃八糠二粃。

领运官丁新改月粮：本色米一百三十四石二斗四升三合四勺三抄七粒六黍一粃八糠五粃。月粮米折银：三百三十三两九钱一分九毫三丝六忽。原额广积仓并盐余米，内折色米共八百八石三斗六升一勺六抄九撮四圭七粟四粒三黍四粃五糠五粃。顺治十二年，钦奉恩诏，本折均平改征本色米一百三十四石二斗四升三合四勺三抄七粒六黍一粃八糠五粃。余米六百七十四石一斗一升六合七勺三抄九撮四圭六粟六粒七黍二粃七糠。内支米三百三十三石九斗一升九勺三抄六撮。每石原各折不等，今督抚题明，每石折银一两，共该折银三百三十三两九钱一分九毫三丝六忽七分。支经前右二卫运丁，月粮银二百三十三两七钱三分七厘六毫五丝五忽二微三分，拨还军储充饷银，一百两一钱七分三厘二毫八丝八微。余米仍照旧折不等支解贡具廩工兵饷等项支用。

以上漕务各项银：二千九百四十三两五钱五分八毫一丝一忽二微九尘六渺六漠二埃六纤。内：拨还军储银一百两一钱七分□厘二毫八丝八微，并入一条鞭，解司外，实共银二千八百四十三两三钱七分七厘五毫三丝四微九尘六渺六漠二埃六纤。路费银八两六钱四分。米一万二千五十四石二斗一升七合六勺四抄六撮九圭八粟三粒二黍四粃六糠七粃。遇闰加银七十七两。内：三分充饷银二十三两一钱，并入一条鞭，解司外，实该七分给军银五十三两九钱。加米七十七石。

存留

各上司拜贺圣节香烛并写表生员工食纸劄银：二两五钱二分



三厘。

本府拜进表笺绫函纸劄写表生员工食银：八钱八分三厘。

本县拜贺习仪香烛银：四十八分。

以上表笺等项，共银三两八钱八分六厘。

官役经费俸工款项

南关

吏书八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九十六两。顺治十四年，奉文每名工食六两，共裁减银四十八两解部。存县支給银四十八两。遇闰加银八两。又裁银四两，解部存支银四两，俱康熙元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门子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顺治十四年，奉文每名工食六两，共裁减银二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一十二两。遇闰加银一两二钱。又裁银二钱解部。存支银一两，俱康熙五年，奉文全裁，解司充饷。

左布政使

听事吏四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二十八两八钱。顺治十四年，奉文每名工食六两，共裁减银四两八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二十四两。遇闰加银二两四钱。又裁银四钱解部，存支银二两，俱康熙元年，并入一条鞭，解司支給。

右布政使_{今裁}

书吏六名，每名银一十两八钱，共银六十四两八钱。顺治十四年，奉文每名工食六两，共裁减银二十八两八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三十六两。遇闰加银五两四钱。又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支银三两，俱康熙元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门子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顺治十四年,奉文每名工食六两,共裁减银二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一十二两。遇闰加银一两二钱。又裁银二钱解部。存支银一两,俱康熙二年,并入一条鞭解司。

分守温处道_{今裁}

吏书一十六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一百九十二两。顺治十四年,奉文每名工食六两,共裁减银九十六两解部。存县支給银九十六两。遇闰加银一十六两。又裁银八两解部。存支银八两,俱康熙元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轿伞扇夫七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两四钱。顺治十四年,奉文每名工食六两,共裁减银八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四十二两。遇闰加银四两二钱。又裁银七钱解部。存支银三两五钱,俱康熙六年八月,内奉文全裁,解司充饷。

本府同知

吏二名、书办四名,每名银一十两八钱,共银六十四两八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二十八两八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三十六两。遇闰加银五两四钱。又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三十六两。遇闰加银五两四钱。又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支银三两。俱康熙元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门子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一十二两。遇闰加银一两二钱。又裁银二钱解部,存支银一两。

皂隶一十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八十六两四钱。顺治九



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一十四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给银七十二两。遇闰加银七两二钱。又裁银一两二钱解部,存支银六两。

步快八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七两六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九两六钱解部。存县支给银四十八两。遇闰加银四两八钱。又裁银八钱解部,存支银四两。

灯夫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给银一十二两。遇闰加银一两二钱。又裁银二钱解部,存支银一两。

轿夫四名、伞扇夫三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八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给银四十二两。遇闰加银四两二钱。又裁银七钱解部,存支银三两五钱。

推官_{今裁}

吏二名、书办六名,每名银一十两八钱,共银八十六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三十八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给银四十八两。遇闰加银七两二钱。又裁银三两三钱解部,存支银四两,俱康熙元年,奉支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门子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给银一十二两。遇闰加银一两二钱。又裁银二钱解部,存支银一两,俱康熙六年八月,内奉文全裁,解司充饷。

皂隶七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两四钱。顺治九年四



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八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四十二两。遇闰加银四两二钱。又裁银七钱解部,存支银三两五钱,俱康熙六年八月,内奉文全裁,解司充饷。

步快八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七两六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九两六钱解部,存县支給银四十八两。遇闰加银四两八钱。又裁银八钱解部,存支银四两,俱康熙六年八月,内奉文全裁,解司充饷。

灯夫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一十二两。遇闰加银一两二钱。又裁银二钱解部,存支银一两,俱康熙六年八月,内奉文全裁,解司充饷。

轿夫四名、伞扇夫三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八两四钱解部,存县支給银四十二两。遇闰加银四两二钱。双裁银七钱解部,存支银三两五钱,俱康熙六年八月,内奉文全裁,解司充饷。

本县知县

俸银二十七两四钱九分。遇闰加银三两七钱四分九厘九毫。

薪银三十六两。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减薪银一十八两四钱九分解部。存支银一十七两五钱一分。

心红纸张油烛银三十两。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减油烛银一十两解部,存支银二十两。

修宅家伙银二十两。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全裁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迎送上司伞扇银一十两。奉文自顺治十二年,为始裁银八两



解部,存银二两留用。又于顺治十四年,奉文全裁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吏书一十二名,每名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一百二十九两六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五十七两六钱解部,存给银七十二两。遇闰加银一十两八钱。又裁银四两八钱解部,存给银六两,俱康熙元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门子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二两四钱解部,存给银一十六两。

遇闰加银一两二钱。又裁银二钱解部,存给银一两。

皂隶一十六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百一十五两二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一十九两二钱解部,存给银九十六两。遇闰加银九两六钱。又裁银一两六钱解部,存给银八两。

马夫八名,每名银一十八两,共银一百四十四两。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九两六钱解部,存银一百三十四两四钱。内草料银不裁,其银六路备马制械,水乡打造巡船,以司缉探。遇闰加银一十二两。又裁银八钱解部,存银一十一两二钱。

民壮五十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三百六十两。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六十两解部,存给银三百两。

遇闰加银三十两。又裁银五两解部,存给银二十五两。

灯夫四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二十八两八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四两八钱解部,存给银二十四两。

遇闰加银二两四钱。又裁银四钱解部,存给银二两。



看监禁卒八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七两六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九两六钱解部,存给银四十八两。遇闰加银四两八钱。又裁银八钱解部,存给银四两。

修理仓监银二十两。

轿伞扇夫七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十两四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八两四钱解部,存给银四十二两。遇闰加银四两二钱。又裁银七钱解部。存给银三两五钱。

库书一名,银一十二两。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六两解部,存给银六两。遇闰加银一两。又裁银五钱解部,存给银五钱,俱康熙二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仓书一名,银一十二两。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六两解部,存给银六两。遇闰加银一两。又裁银五钱解部,存给银五钱,俱康熙二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库子四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二十八两八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四两八钱解部,存给银二十四两。遇闰加银二两四钱。又裁银四钱解部,存给银二两。

斗级四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二十八两八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四两八钱解部,存给银二十四两。遇闰加银二两四钱。又裁银四钱解部,存给银二两。

县丞

俸银二十四两三钱二厘。遇闰加银三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

薪银二十四两。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减薪银八两三钱二厘解



部,存给银一十五两六钱九分八厘。

书办一名,银七两二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一两二钱解部,存给银六两。遇闰加银六钱。又裁银一钱解部,存给银五钱,俱康熙九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门子一名,银七两二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一两二钱解部,存给银六两。遇闰加银六钱。又裁银一钱解部,存给银五钱。

皂隶四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二十八两八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四两八钱解部,存给银二十四两。遇闰加银二两四钱。又裁银四钱解部,存给银二两。

马夫一名,银七两二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一两二钱解部,存给银六钱。遇闰加银六钱。又裁银一钱解部,存给银伍钱。

典史

俸银一十九两五钱二分。遇闰加银二两六钱二分六厘六毫。

薪银一十二两。

书办一名,银七两二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一两二钱解部,存给银六两。遇闰加银六钱。又裁银一钱解部,存给银五钱,俱康熙元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门子一名,银七两二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一两二钱解部,存给银六两。遇闰加银六钱。又裁银一钱解部,存给银五钱。

皂隶四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二十八两八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共裁银四两八钱解部,存给银二十四两。

遇闰加银二两四钱。又裁银四钱解部,存给解二两。

马夫一名,银七两二钱。顺治九年四月,内会议每名工食六两,裁银一两二钱解部,存给银六两。遇闰加银六钱。又裁银一钱解部,存给银五钱。

本县儒学教谕

俸银一十九两五钱二分。遇闰加银二两六钱二分六厘六毫。

薪银一十二两。

训导_{今裁}

俸银一十九两五钱二分。遇闰加银二两六钱二分六厘六毫。

薪银一十二两。

斋夫六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七十二两。遇闰加银六两。内奉裁训导员下空缺斋夫三名,该银三十六两。又闰银三两,俱解司充饷。

膳夫八名,每名银一十两,共银八十两。内四十两,廩生支领,裁四十两解部充饷。遇闰加银六两六钱六分六厘六毫。内三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廩生裁银三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解部。

门子五名,内掌教三名,分教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三十六两。遇闰加银三两。

学书一名,银七两二钱。遇闰加银六钱,俱康熙二年,奉文续裁解部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畏马草料银,每员一十二两,共银二十四两。

廩生二十名,每名廩粮一十二石,每石折银八钱,共该银一百





九十二两。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减三分之二,银一百二十八两解部,存留支給银六十四两。又奉文自康熙二年,为始全裁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以上官役俸工,除裁改充饷一条鞭解司外,共银一千五百六十三两九钱六分。内除外赋课钞渔户门摊办纳银一十三两九钱八分二毫,实银一千五百四十九两九钱七分九厘八毫,遇闰实共加银一百二十四两九钱九分六厘三毫。

驿站

本府驿站银二千五百七十七两六钱九分六厘九毫三丝四忽三微八尘三渺。

供应上司并过往官员下程中火油烛柴炭钱五十两。顺治十四年,奉文全裁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雇夫银三百二两四钱。内协济仁和县银八十六两四钱。又里马银四十三两二钱,俱并入一条鞭解司外,存县支給银一百七十二两八钱。遇闰加银二十五两二钱。

雇马银一百一十九两四钱二分八厘五毫。内协济仁和县银二十三两八钱八分五厘七毫。又里马银一十九两一钱八厘五毫六丝,俱并入一条鞭解司外,存县支給银七十六两四钱三分四厘二毫四丝。遇闰加银九两九钱五分二厘四毫。

雇船银一十两。

杭严兵巡道看船水手银一十两。遇闰加银八钱三分三厘三毫五丝。

以上驿站除裁改一条鞭解司外,实共银二千八百四

十六两九钱三分一厘一毫七丝四忽三微八尘三渺。遇
闰共加银三十五两九钱八分五厘七毫五丝。

祭祀宾兴

本府祭祀鹿价银一十两。

本县祭祀

文庙二祭,共银五十两。

启圣宫祠二祭,共银一十两。

社稷山川坛各二祭,共银三十二两二钱。

乡贤名宦祠二祭,共银八两。

朱文公二祭、三贤祠一祭,共银一十二两三分。

邑厉坛三祭,共银二十四两。

文庙香烛银一两六钱。

迎春芒神土牛春酒银四两。

门神桃符银一两五钱。顺治十四年,奉文全裁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乡饮酒礼年该二次,银一十五两。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半,银七两五钱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存银七两五钱留用。

提学道岁考,合用心红纸劄、油烛、柴炭、吏书廩粮银二两。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半,银一两解部。存留银一两。又于康熙元年,奉文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岁考生员,试卷、果饼、激赏花红、纸劄、笔墨,并童生果饼,进学花红,府银八两六钱五分七厘四毫。县银三十一两九钱九分七毫三丝。顺治十四年,奉文各裁半,共银二十两三钱二分四厘六丝五忽解部。共存留银二十两三钱二分四厘六丝五忽。又于康熙元





年,奉文俱全裁充饷,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季考生员,每年量计二次,合用试卷、果饼、激赏花红、纸劄、笔墨等项,银三十两。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半,银一十五两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存留银一十五两。

各院观风考试,果饼、激赏花红、纸劄、笔墨银一十两。于备用银内动支,解府听用。

杂支

上司各衙门新官到任祭祀,猪羊、酒果、香烛等银三两。

府县新官到任祭门,猪羊、酒果、香烛,府银五钱,县银二两一钱六分六厘七毫。

府县升迁,给由官员公宴、祭船、猪羊等项,府银五钱五分。县银二两八钱。

以上府银解府,县银贮县听用。

看守布、按二分司,门子各一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六两。遇闰加银五钱解司。

镇海楼更夫五名,每名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

巡盐应捕一十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七十二两。遇闰加银六两。

冲要四铺司兵二十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百四十四两。

遇闰加银一十二两。内县前铺、横渎铺、灵源铺、丁桥铺各五名。

偏僻四铺司兵一十二名,每名银四两五钱,共银五十四两。

遇闰加银四两五钱。内邵墓铺、麻车铺、松儿铺、古城铺各三名。

南湖坝夫一名,银二两。遇闰加银一钱六分六厘六毫。



闸夫一十七名,每名银三两,共银五十一两。遇闰加银四两二钱五分。内西涵陡门二名,罗涨陡门四名,下陡门、黄家陡门、寺中陡门、班步陡门、顿村陡门、石激陡门、郭家陡门、姚坝陡门、黄坝陡门、天竺陡门、龙光陡门各一名。

修城民七料银五两一钱七分四厘五毫三丝八忽四尘八渺。

修理本县城垣银二十两。

修理府县乡饮、公宴、祭祀,新官斋宿幕次、桌帟、床帐、器皿,及公署家伙什物,经过公干官员轿伞等银三两。

以上府银解府,县银贮县,遇修各申请动支。

预备本县杂用银一百四十两六钱一分九毫。内以七分,听上司行文取用,银九十七两四钱九分五厘二毫三丝。于康熙二年,纂入一条鞭解司。数内三分,听本县公事支销,银一十二两四钱四分九厘六毫七丝。俱明立文案,造送查核。有余存贮报上司,以备缓急之需。应支项款,开后加增。表笈通数银。各院观风考试,生员合用试卷,果品、激赏花红、纸劄、笔墨银,一十两解府听用。

各院司道取给举人贡生卷资路费银。奖劝激赏孝子、节妇、善人米布银。布政使进表水手银。内顺治十四年,奉文裁半,银六钱六分六厘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恤刑按临合用心红纸劄,由烛柴炭吏书供给银。修筑本县西海洪高等处险塘桩木等银。修理固山衙门银二十两。于康熙二年纂入一条鞭解司数内,其有事出不常,数难定计,俱于内支取,年终造册,院司道查核。

孤贫老民一十五名,每名年给布花木柴银六钱,共银九两。顺治十四年,奉文全裁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以上祭祀、宾兴、杂支,除裁改一条鞭解司外,共银六百二十六两九钱七分九毫八忽四尘八渺。内扣解各院观



风考试银一十两,实银六百一十六两九钱七分九毫八忽四尘八渺。遇闰实共加银二十七两四钱一分六厘六毫。

二年一办,每年带征

岁贡生员路费、旗匾、花红、酒礼银三两。

岁贡生员赴京路费银三十两。

以上二项俱奉文自康熙三年,分始全裁,解司充饷。

三年一办,每年带征

府县应朝官员起程复任,公宴、祭门、三牲、酒果、香烛等项,府银二钱三分三厘三毫。县银一两。

迎宴新举人,合用捷报旗匾、银花、彩段、旗帐、酒礼,各官陪席,府银二两。解府听用。县银二两。本县征用。如无中式,及有盈余,俱解府库,候下科支用。

起送会试举人,酒席、路费、卷资银三两五钱六分八厘三毫三丝。征贮府库,照起送名数,申请动支。

贺新进士,合用旗匾、花红、酒礼,府银二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三丝。县银二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三丝五忽。俱征解府库,照中式数内,申请动支。

起送科举生员,酒礼、花红、卷资、路费、各官陪席银一十五两六分六厘六毫六丝七忽。本县征用,照名尽将所派银两,通融均给。

誊录书手工食银一十一两六钱六分六厘七毫。

以上二三年一办,除扣入一条鞭解司银外,共银七十三两二钱一厘六毫六丝二忽。



存留本色米

解运省仓南粮,正米九百四十六石三斗八升九勺六抄。每石加进仓耗米二斗五升,共正耗米一千一百八十二石九斗七升六合二勺。又每石加随船耗米三斗七升,并拨补富阳县,共该米九百八十一石七斗八升六合四勺二抄一撮六粟三粃米粃。内奉文以八分充饷解京。又正米改折余存二分解充兵饷外,实存二分本色米八十八石七斗五升四合二抄三撮八圭八粟,仍给解户夫船支用。

县狱重囚口粮米三十六石。

孤贫一十五名,每名岁支口粮米三石六斗,共米五十四石。顺治十四年,奉文全裁。每石易银一两,共裁银五十四两,解部并入一条鞭,解司转解。

以上除裁改孤米外,共存留米一千三百七石七斗三升二勺二抄三撮八圭八粟。

额外岁征

课程

本县额征课钞:五百八十八锭一百文折银五两八钱八分二毫。有闰加钞六十锭一贯九百五十文折银六钱三厘九毫一丝一忽。系渔船户办纳归抵经费款用。

石濞税课局额征课钞: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一锭一贯九百六十文,折银一百九十八两六钱一分三厘九毫二丝。有闰加钞一千九百六十五锭一贯二百九十四文,折银一十九两六钱五分二厘九毫八丝八忽。内均徭、内编巡拦八名,抵课银一百九十两五钱一分三厘九毫二丝。并加闰银一十五两一钱六分二厘五毫八丝八忽,俱奉裁充兵饷。余银八两一钱,并余加闰银四两四钱九分四毫,门摊



办纳,归抵经费款用。

本县田地山荡人丁共额征银:三万二千三十六两三钱三分六厘八毫四丝六忽二微三尘,加孤米改折银五十四两。每正银一两加征银一厘六毫九丝三忽四微九尘九渺六漠九埃三纤四沙。又积余米易银六两□钱四分四厘七毫四丝七忽一微一尘七渺七漠五埃三纤三沙,共实征银三万二千九十六两七钱八分一厘五毫九丝三忽三微四尘七渺七漠五埃三纤三沙。内:起运各部寺银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两一钱七分四厘四毫九丝一忽四微四尘五渺八埃七纤二沙。路费银一百六两四钱九厘七毫四丝八忽五微七尘八渺九漠五埃六纤一沙。

外赋原额渔课银三两一钱八分二厘一丝五忽。路费银三钱四分六厘二毫二丝三忽五微九尘。俱不入田亩科征。又新加胶折银一两四分六厘八毫四丝。路费银九分八厘九毫八丝六忽九微一尘。

续增匠班银六十七两七钱四分二厘六毫。系各匠户办纳。随漕轻贲并行月粮,共银二千八百四十三两三钱七分七厘五毫三丝四微九尘六渺六漠二埃六纤。路费银八两六钱四分。

裁改解部充饷银五千六百六十四两一钱三分三厘三毫一丝六忽七尘二渺三漠八埃四纤。路费银三两六钱九分九厘七丝五忽三微五尘。

留充兵饷银六千二百四十四两五分二厘五毫五丝一忽八微。

续订民屯充饷银四百四十四两六钱八分二厘一毫九丝三忽三微。系带种屯田,佃户输纳。

存留角五千六百三十一两二钱九分四厘八毫七丝九忽六微四渺七漠。又外赋渔户门摊课钞抵经费银一十三两九钱八分二



毫。不入田亩征科。

遇闰应加闰月银五百六十一两四钱五分三厘五毫二丝二忽八微二尘四渺二漠五埃六纤八沙。内：除外赋不入田亩银五两三钱三分八厘六毫三丝七忽二微四尘外，实加闰银五百五十六两一钱一分四厘八毫八丝五忽五微八尘四渺二漠五埃六纤八沙。每正银一两，加征银一分七厘五毫一丝一忽九微四尘一渺七漠六埃九纤七沙。又外赋渔课新加闰银八分八厘四毫一丝四忽八微六尘。

本县田地山荡人丁共额征米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二石三斗九升二合六勺一抄七撮九圭八杰一粒。内：除改孤米五十四石。每正米一石，减派米四合二抄三撮一圭二粟五粒五黍二粳一糠五粃。又除积余米六石四斗四升四合七勺四抄七撮一圭一粟七粒七黍五粳三糠三粃，易银充饷外，共实征米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一石九斗四升七合八勺七抄八圭六粟三粒二黍四粳六糠七粃。

内：

漕米一万一千二百石。

行月粮米八百五十四石二斗一升七合六勺四抄六撮九圭八粟三粒二黍四粳六糠七粃。

南米一千二百七十一石七斗三升二勺二抄三撮八圭八粟。

存留米三十六石。

遇闰应加闰月米七十七石。每正米一石，加征米五合七勺三抄七撮。

本县一应解司解道解府钱粮，遵照部文，俱差官起解赴省经管衙门，挂号投纳，取获批回附卷，永为恪守。

奉文新增

康熙二年八月间，遵奉部文，清查户口，加报新增人丁，共二千



二百一十六丁。每口照原额科征不等,共加征折色银二百六十两四钱七分,本色米四十七石八斗六升五合六勺。

内:新报增上丁二百五十丁,每丁微银一钱八分五厘,该银四十六两二钱五分。每丁征米二升一合六勺,该米五石四斗。

新报增中丁一千八百九十八丁,每丁征银一钱一分,该银二百八两七钱八分。每丁征米二升一合六勺,该米四十石九斗九升六合八勺。

新报增下丁六十八丁,每丁征银八分,该银五两四钱四分。每丁征米二升一合六勺,该米一石四斗六升八合八勺。俱奉文自康熙三年,分为始征收解司。

康熙三年三月间,奉文为清查各省之地等事,丈出民屯田地山荡,共加折色银二百一十一两一钱九分三厘八丝八忽七微一尘一渺,加本色米四十三石八斗五升五合五勺一抄八撮二圭九粟二粒。内:丈出发祥祠、邹少保,并安乐七乡田一顷八十四亩三分九毫三丝五忽,每亩征银一钱三厘八毫。该银一十九两一钱三分一厘三毫一丝五微三尘,每亩征米五升五合五勺。该米一十石二斗二升九合一勺六抄八撮九圭二粟五粒。

丈出止戈田一顷六亩六分八厘四毫二丝五忽。每亩征银七分九厘三毫。该银八两四钱六分六丝一忽二尘五渺。每亩征米四升一合一勺。该米四石三斗八升四合七勺二抄二撮六圭七粟五粒。

丈出地四十四顷五十二亩八分八厘六毫一丝七忽。每亩征银三分一厘二毫。该银一百三十八两九钱三分四丝八忽五微四渺。每亩征米五合八勺。该米二十五石八斗二升六合七勺三渺九撮七圭八粟六粒。

丈出山二十四顷五十六亩九分八厘九毫七丝九忽。每亩征银



一分二厘二毫。该银二十九两九钱七分五厘二毫七丝五忽四微三尘六渺。每亩征米八勺,该米一石九斗六升五合五勺九抄一撮八圭三粟二粒。

丈出荡八顷五亩一分六厘三毫九丝三忽。每亩征银一分七厘三毫,该银一十三两九钱二分九厘三毫三丝五忽九微八尘九渺。每亩征米一合八勺,该米一石四斗四升九合二勺九抄五撮七粟四粒。

丈出前卫民人带种屯田一亩二分八厘七毫四丝五忽。每亩征银一钱一厘。该银一钱一分三丝二忽四微五尘。

又丈出田一亩一分八厘七毫六丝。每亩征银八分五厘五毫,该银一分一厘五毫三丝九忽八微。

又丈出田八分六厘七毫九丝五忽。每亩征银五分五毫。该银四分三厘八毫三丝一忽四微七尘五渺。

丈出石卫民人带种屯田四分七厘八毫五丝。每亩征银一钱一厘,该银四分八厘三毫二丝八忽五微。

又丈出田八亩四分七毫五丝。每亩征银五分,该银四钱二分三毫七丝五忽。

丈出屯地二分三厘五毫。每亩征银五分,该银一分一厘七毫五丝。

丈出屯荡二分二厘四毫。每亩征银五分,该银一分一厘二毫。俱奉文康熙三年,始征收解司。

顺治十八年七月间,奉文为仰奉纶音事,加蜡茶银七两九分八厘九毫九丝九忽六微二尘九渺。

康熙十年四月间,奉文为请议归并漕截银两事,征漕截银三千四百七十两。



康熙十一年四月间,奉文为仰奉纶音,恭陈愚见事,实征存留项下,驿站经费、俸工、杂支等项,三分。征钱共钱一百五十二万四千三百八文五分九厘一毫八丝八忽一微四尘一渺。

奉文新裁

教职银五十七两九钱二分,遇闰裁银三两八钱二分六厘六毫。内:裁训导俸银一十九两五钱二分。遇闰全裁银二两六钱二分六厘六毫。又薪银一十二两。喂马草料一员,银一十二两。

分教门子二名,银一十四两四钱。遇闰又裁银一两二钱。俱奉文自康熙三年,分始解司充饷。

奉文复额

孤贫老民一十五名,原额柴布银九两。又孤贫口粮米五十四石。俱奉文于康熙三年,分始仍给孤贫老民。

岁贡生员路费、旗匾、花红、酒礼银三两。

岁贡生员赴京路费银三十两。

以上二项,俱奉文于康熙八年九月间,为请酌复贡例以广人才事,复给贡生原额银两。

物 产

物产者,民生食用之本,不可以不志。余地所尚,惟桑与谷,重本富也。若蔬果、鱼鳖,以致味;材木以化;药物以除疾;花草、鸟兽、昆虫,以观变;其为民生利赖者,不可胜纪。皆佐稼穡、树艺之资,故并类书之。



谷之属 稻种类不一,有粳、有糯,有早、有晚。黄粳稻七月熟,晚稻八月,极晚者至冬至乃熟。 麦有大小二种。大麦有二,一曰蘖,一曰粦。又一种曰荞麦。 麻有黑白二种,一种脂麻可压油,故云脂。 豆种类不一,有黑、黄、赤、白,有褐豌,□等豆。又菽谓之大豆。有葛豆,俗呼为刀豆。有龙爪、羊眼、裙带。沿江、白廬等豆。 黍稷大曰黍,小曰稷,江东人呼为粟糯者,可酿酒。

蔬之属 棟芽、萝卜、姜、芥、苋、冬藏菜、油菜、苦菜、菘苢、芫荽、茄、芹、蕈、芋、葱、韭、蒜、薤、冬瓜、匏、王瓜、丝瓜、瓠、笋,名类甚多,本县四时俱有。 山药。

果之属 梅、桃、枣、杏、银杏、柿、菱、榧、栗、李、芡、藕、莲实、甜瓜、梨、杨梅、石榴。

药之属 茯苓、地榆、金星草、黄精、望春花、京三棱、香白芷、香附子、山梔子、车前子、益母草、王瓜,一名土瓜,蔓生。叶似括楼,圆无差缺,如梔子。生青,熟赤。但无棱耳。若参、天南星、干葛、菖蒲、淡竹叶、蛇床子、金银花、马兜铃、山查子、干菊花。

竹之属 猫、紫、斑、笙、苦、心实性坚。又名雪竹。文山出者可作笔管。武山出者,可作箭箬篋箬。 花淡、金丝鹿角、桃支、黄籬、水、晚、早、广、篻、箬。

木之属 杉、松、桧、苦练、枫、株、桑、柘、皂荚、肥皂、梓、冬青、桐、柳、檀、柏。

花之属 牡丹、芍药、菊花、茶糜、葵、长春、荷花、百合、蔷薇、芙蓉、金钱、桂、山茶、鸡冠、木香、山丹、石榴、萱草、槿、梔子、金凤、海棠、幽兰、玉簪、水笔、梅花、千叶桃、腊梅、含笑、紫荆、映山红。

草之属 菖蒲、蓼、青蒿、葶麻子、繁苻、藻、菜、苕。

畜之属 羊、猪、猫、狗、鹅、鸡、鸭。



羽之属 乌鸦、鸳鸯、鸦、鸪、斑鸠、 鸰、布谷、画眉、百舌、杜鹃、野鸭、雉、鹰、鹤、鹊、鸢、雀、鹭、竹鸡、山鹊、燕、啄木、黄雀、姑恶。

毛之属 虎、野猪、鹿、麋、麝、兔、猴。

鳞之属 鲤、鲩、金鱼、鲂、银鱼、白鲢、 鳊、鳙、鳊、鳊鱼、鳊鱼、青鱼、逆鱼、亦名溪鱼。四月间产苕溪中。长不过寸许。怀子满腹，过时则不复见。惟余杭有之。**横鱼**。四月从太湖逆水而上，大者百余斤。

介之属 龟、鳖、鮫、鲤甲、螺、蟹、虾。

虫之属 蚕、蜜蜂。

货之属 丝、邑植桑育蚕。四五月，男妇日夜勤作，比室水火不相通。故每岁蚕卵停征。谚云闭蚕门。**绵、绢、苎麻、菜油、苎布、茶**、径山四滨坞出者多佳。**竹烧纸**、出本县南建上高界。山民以竹煮治，为之祭祀者焚以代帛。**石灰、白泥**、出本县白泥山，掘土得之。水澄过莹，白如粉。用以筛布舂米。又绘画者以为粉地。**砖瓦、青箬、咸笋干、皮抄纸、炭、管笔、箭箬**。

风 俗

传言上之所赋，谓之风；下之所被，谓之俗。限乎方隅，湔乎习尚，惟教化有以先之。余杭山水清嘉，民秀知学；然风气朴茂，孝弟力田，颇有太古之遗。近稍趋儇薄，识者忧焉。移易还醇，不在下而在上也。

吴郡余杭，川泽沃衍。其人君子尚礼，庸庶厚龙。《隋志》。

京兆统九县，惟余杭置自汉。其俗尊爱良吏，犹有两都之余

风。宋刘令《潜公井记》。

余杭山水之邑，其民多秀而知学。昔者，龟山杨先生尝宰斯邑，其流风善政，犹有存者。明徐一夔《学记》。

余杭弦诵首善，距今二百年余。文风益振，人才益盛，岂非山川秀气之所钟耶！明沈庆《学记》。

茗固材藪，邹文敏、康靖而后，蝉联簪组，代不乏人。明王琪《学记》。

余杭素号简淳。近一二猥器，习法律，漫以成俗。今且告讦相倾，莫为之禁。徐梓《张侯碑》。

余杭古望邑，西北皆深山大谷，崎岖峻，中亦有平壤流泉，竹木森茂。自南以东，地渐宽衍。诸水支脉连接，早作宴休。开辟种艺，务尽地利之所有。

民有至老不见官府者，见人惟作方言。一时不能通晓，有古人遗风。

俗近还淳。富室子弟，循循雅飭。崇朴素，而去浮华。远诈伪，而近礼义。凡百差役，乐于趋事。士大夫能以礼义自防。婚嫁丧葬，一从简约。擅科第，登显位者，皆崇尚名节，代不乏人。

男务稼穡，女勤织纴，尤善御蚕。遇蚕月，乡里水火不相借。至蚕熟茧成，始相问慰，点茶为乐。

嫠居有贞烈者，多至饿死不再醮。

闾巷童穉，皆知服业。百工技艺，旧皆外郡之人。今技艺者，多出本邑。以上俱明嘉靖间《县志》。

奸民胥吏者，流矜尚争讼，舞文巧诋。甚者，借途察访，伤善类，复私仇。美食华衣，扬扬闾里，莫敢谁何。明万历年《府志》。

□邑官同所丽，胥隶保歇。杂以无良，起灭窝访。此辈何极，





遂为诸乡侧目。近亦稍稍戢敛。间左近市利，差滑点而武断绝少。至于灵秀所钟，人文鼎盛，家弦户诵，称彬彬。已而风气日开，浸事华靡，意态矫举，微乏谨淳。敦俭以救奢，明礼以教让，士大夫宜率先端表焉。

南乡旧时，里递豪横，欺凌小户。近益殷实多事收敛，习俗犹沿一厘而饬之，称乐郊矣。

北乡风俗朴茂，笃行力作，颇有太古遗风。今稽渝旧评讼，间兴挽浇薄，以还淳庞，其庶几乎。

旧无能行，三加请字之礼。男子年十五以上，惟择吉，父命之。女临嫁日筮命，母训戒者，多有之。拜天地、宗祠及奠长，至中人家尤简。

婚定于纳采，鲜行亲迎之礼。男家多费聘仪，女家亦竭状奩。至于门第之别，向固斤斤。迩来稍脱略矣。

居丧习于仪文，多用浮屠，动鼓乐，且盛酒馔，以待客。力不能支，遂为择日开灵之说，或溺堪舆家言，停柩不举。各乡有一室数棺，百年无抔土者。呜呼！亲丧自尽，奈何沿末俗，而不之省与！

祭则，家各异时忌日。无论贫富，皆行之。清明日，具牲醪，率男妇拜墓。祭毕饮胙。有因而使酒修却，至伤族谊者。则澈俗相沿，为家督者，安所辞青焉。以上见万历间《县志》。

卷之三 规制志

规与制,非二道。汉之制,本秦观;唐之规,即周制;舍是无以致治。然志《县志》也,故县治居首,儒学次之;诸司府馆,寄治者也,抑又次之;此规制之大纲也。税课、阴阳、医社、僧道司之属,坛庙、仓廩、坊市、桥梁之类,事虽细而毕举,此规制之节目也。体统相承,与时因革。一邑之典章灿然矣,志“规制”。

公 署

古者规方百里,以为侯服。分职帅属,各有宁宇,以宣序民事。故县长贰朝夕,听政有常。署监临者,以事至有行署,使节来有宾署。下至诸曹掾,邮亭笮库,司属之类,靡不备举。所以辨等威明,体统敷政教也,例得并书。

县署 按《輿地志》,旧城在苕溪南,转东二里,今际留仓,即县署基也。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徙城于溪北,署在通济桥之西半里,面溪。距百步许,即今署。宋宣和中,方腊乱,毁于兵。县令江





裘重建。建炎间毁，县令张元嗣复建。乾道四年，改创县门为谯楼。绍定六年，县令赵希磐新之。元大德五年，达鲁花赤忽都鲁沙拓广之。延祐二年，县尹王昌复新其治。至正末，兵毁。明洪武二年，临安主簿黄思道署县事，建幕厅、廊庑、重门、东北县丞宅、东南典史宅、西北主簿宅、西南吏厅，并圜扉、庖库具备。永乐七年，知县林源，重修后堂、吏舍、廊庑、狱禁。宣德间，县丞颜谿，重建谯楼。正统间，县丞丘熙岳，重建穿堂三间，并衙舍、天井。四年，知县郑轼，更新之，自为《记》。武英建戒石亭，改建正堂三间，抱厦三间。二十三年，知县尹璋，重建大门。弘治元年，知县孙冕，以谯楼太通仪门，迁四十步许。十五年，知县冉继志，复建后堂及申明、旌善二亭，吏舍二十间。正德七年，知县彭辨之，改建土地祠于县仓之北。嘉靖四年，县丞贾明通，重修正堂，增置衙舍。知县曾玉山，重修大门、仪门。嘉靖六年，知县王确，仍于后堂东偏建思补亭三间。亭之南建册库三间，即架阁库。七年，建旌善亭三间，与申明亭对峙。重修谯楼。嘉靖三十八年，知县何葢，于仪门外辟通两腋，东穿太平巷，西穿松杨巷。四十一年，知县张应亮，以堪舆言不便，东偏建宾馆三间，塞其巷道。西偏亦建亭塞之，与馆相对。又以正堂卑隘且圯，更建恢扩。万历三年，知县万士祯，重建谯楼。杭郡陈善为之《记》。二十七年，县丞李果，改造本衙厅舍，较旧轩敞。二十九年，谯楼回禄。知县卢钦明，改造大门三间。三十一年，知县程汝继，仍改创谯楼五间，匾曰“清远”，并改仪门三间，堂衙创集瑞楼五间，规俱壮丽。三十九年，知县戴日强，以照墙逼隘，迁之衙南，于墙址建武林首镇坊，屏蔽内外。四十年，大造于后堂左偏，改造架阁库楼，以置册籍。更造银库，覆以巨石，重其启闭。右偏，增造公余读书轩三间，堂左修饰銮驾库，用尊仪仗。衙内增



造论世轩三间。六房卑圯，垒石增塞，更为创造，砌筑东西两道，周围加葺墙垣。狱内培加坚筑。衙后造更楼三间。铸大钟于谯楼。县丞江彦钦，重建贴堂公署。主簿廖锦，重建巡捕厅。典史廖鸣鹤，重建赞政厅。因年久倾圯。

国朝康熙八年，知县张思齐，重修至内署衙舍止。余楼屋三间，小堂三间，甚为湫隘。又于小堂东偏，添建平屋五间，贮米盐零杂，供炊爨。西偏添建书屋，南北各三间，为公余读书之所。后建平屋六间，以为寝室。又于西偏之下，南盖茅舍。门间广敞，不立门户，凉风四集，堪涤烦暑。北盖平屋三间，复以墙外主簿旧衙废址，辟为园圃，种植菜蔬，得自膳给，不扰累民间。园北构茅屋三间，以课子弟。最南构茅屋三间，以居巡更守舍者。衙署完固，得以永存云。

銮驾库 在县堂之右。库内安设龙亭仪仗。因年久损坏，康熙十年，知县张思齐重置。

戒石亭 在县仪门内甬道中。成化间，知县武英建亭，《铭》石尚存。按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今考《吏学指南》云：汉唐以来，未尝有之。五代时，蜀主孟昶，邕颁《令箴》于诸邑。其文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系。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所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宋太宗删繁取简，摘其二联一十六字，颁行天下。至高宗绍兴间，复以黄庭坚所书，命州县长吏刻之庭石。至今官府存焉。至元癸巳，参政徐容斋改书其《铭》曰：“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申刑罚。”



申明亭 洪武四年,建于县东二里半八乡,仍立公所。十四年,改建县门之东,后又复改于仪门之东。弘治初,知县孙冕,迁于谯楼外之东。又安乐乡申明亭一所,在县东二里大街北,亭废址存。按旧制,凡遇民间争斗,及户婚词讼,里老拘于此亭,从直剖理。

旌善亭 在县治谯楼之西,与申明亭对。制亦如之。嘉靖六年圯,本县知县王确重立。按旧制,凡遇民间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受旌表者,书于亭楣。

思补亭 在本县后堂之东。嘉靖六年,知县王确建。

学署 详见学校。

尉司 在县东一里。元建,今废。

石濂巡检司 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宋元皆建于此,今废。

石濂税课局 在县东南二里市司坊内。明洪武初开设,弘治间裁革。

河泊所 在县东三里集庆坊西。明洪武十三年开设,后革。

阴阳学 在县南横街安福坊东。洪武十七年开设。今圯,不复建。

医学 在县前三里三皇庙侧。洪武三年,开设惠民药局,本年复徙置于县之东南。洪武十七年,就开设于惠民药局内。今遗址尚存。

僧会司 在县南二里永安寺内。洪武十五年开设。

道会司 在县南一十八里洞霄宫内。洪武十五年开设。

行 署

察院分司 见《府志》,今不知所在。



布政分司 在县治东半里儒学之前。正统六年,县丞丘希岳建。正厅三间,抱厦三间,左右夹室穿堂一间,后堂三间,东西廊屋各三间,仪门三间,正门三间,庖漏之所毕具,缭以周垣。后圯。嘉靖二年,知县喻江重建。今圯,遗址尚存。

按察分司 在县治东澄清坊内,万岁桥之右。洪武年间,知县梁初建。正厅三间,抱厦三间,左右夹室穿堂一间,后堂三间,东西廊房各三间,仪门、正门各三间,庖漏之所毕具,缭以周垣。万历三十三年,知县程汝继,重建正堂于大门外。左造府馆三间,造县馆三间,供给所一间。四十三年,知县戴日强,于堂左增抄案房一间,加修垣宇,高敞大门。又建贞度坊于门。今圯,址存。

府馆 在旧儒学东二十步。正厅三间,穿堂一间,后堂、正门各三间,庖漏之所毕具,缭以周垣。今圯,其址存。

学 校

学校之地,养育人才。数百年来,递迁递建,吉壤是卜。盖山川之气,蔚为人文,不可不重。余邑亦古首善地,士习文公教,诗书弦诵,渐渍已久。必有应运而兴,卓为真儒名世者。瞻官墙而歌《棫朴》,猗欤盛哉!

儒学 宋初但有庙,在擢秀坊内。景德三年,县令章得一建,自为《记》。崇宁间重修。绍兴五年,县令范仲将徙建法喜寺故基。淳熙六年,主簿范某建设一门。元初毁。至元四年,达鲁花赤也先帖木儿重建。徐一清为之《记》。明洪武三年,县令也速帖儿,建庙于县治东故学基。四年,县令魏本初,建斋舍,辟射圃,创庖漏。县



丞韩修爵,建明伦堂。九年,县令梁初,撤旧斋为诸生号舍,别建两斋,并教官厂宇。十年,县令王原良重建。十六年,县令史源远,建两庀、戟门、棂星门,及学之堂庀、庖庾。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记》。永乐五年,县令林源,重建明伦堂。正统十二年,县令吴鉴,重建饌堂。教谕褚文量,训导汴经、潘濂,以射圃狭隘,买民地学之东徙建焉。景泰五年,县丞施善,重建棂星门、大成殿、东西庀、戟门、泮池,及堂斋、庖庾。天顺三年,县令朱伦重修。成化十四年,分巡佥事钱公山,辟学门拓基址。十九年,县令尹璋,建石坊于棂星门之前。弘治七年,县令冉继志,改建明伦堂泊号舍于东号之北。正德五年,教谕林诚通,以巽方缺陷,建青云楼。六年,县令彭辨之,修号房五间,筑周回墙垣二百五十丈。十一年,县令喻江,修大成殿,并门庀、号舍、射圃,建碑亭二座于泮桥东西,石坊三座,其中匾曰“道德宗师”,东曰“兴贤”,西曰“育才”。嘉靖三十年,教谕李鹏举,精堪舆家言,以为非长育地,欲复故址。谋于县令周之冕,复迁学于法喜寺,捐己俸为之倡。由是,斋师及通学诸生,各捐资共七百余两,令生员邹釜等,走呈郡守环山孙公。公大义之,转白诸司两院咸得请,遂改今学焉。中为先师庙,东西两庀前为戟门,为泮池,为棂星门,为大成坊。庙侧为神厨,为宰牲所。启圣祠在殿之西北。又西为乡贤名宦祠。殿东北为正儒祠。殿后为明伦堂,东西两斋曰“进德”、曰“修业”。堂后为尊经阁。厂宇斋舍一新矣。万历三十三年,教谕王琪,以殿宇倾圮,率诸生各捐资,以请诸县令程汝继,遂增大先师庙,及门庀,塞两腋私巷,自棂星门外,以至宫墙东西,开辟各数十步。墙以东增建儒学门,并义路、礼门通出入。临城建聚奎楼,开龙门见茗水。复以尊经阁卑陋,且于形胜不备,徙建堂厂之北,高百尺,巍然伟观。诸生建祠于侧,以志不



忘,王琪《记》之。其明伦堂并两斋之未及修者,县令戴日强,捐俸鼎新,易殿柱之蠹坏、环泮池甃以石,于是庙貌比昔为胜。国朝顺治十八年,文庙日久倾圮,知县宋士吉,奉学道胡尚衡、同训导孙楚如,重建先师正殿,详见胡尚衡《碑文》。仍修两庑、门,学宫焕然一新云。

明伦堂 年久颓圮。顺治十四年,训导孙楚如,鳩工重建。

正儒祠 祀先儒朱紫阳、杨龟山二先生。今圮,移主于名宦祠,合祀焉。

尊经阁 今圮,址存。明伦堂北侧所建新祠,祀环山孙孟、唵云李鹏举,以程汝继主祺配享,曰“四贤祠”。后以高腾蛟增配。

名宦祠 祀汉县令陈浑、范宁。陈县令刘允恭。唐县令归珧。宋县令江袞、杨时、周章。明县令梁初、林源,县丞丘子强。国朝县令韩国辅。祠久颓废,于康熙七年四月间,知县宋士吉重建。

乡贤祠 旧有专祠,祀六朝宋龙襄将军卜天与,宋刑部尚书赵汝谈、龙图阁学士陸诜,明太子太保詹事文敏邹济、礼部尚书康靖邹榦、云南右参政仰儒。因祠圮,附木主于四贤祠祀焉。今于启圣祠右重建新祠,增祀明太常寺正卿严大纪、征聘不就名儒严调御、乡饮大宝严敕、明赠陕西道御史鲍回、硕隐孙有威、名儒周礼、陕西道监察御史鲍奇谟、国朝赠吏科左给事中严武顺。

射圃 旧在儒学之西,广六十步、袤一百步。明成化间,徙学之东后,复徙于棣星门之西。正德十一年,知县喻江建。今在启圣祠前。

学田二十六亩五分一厘二毫。座落凤凰山。一十亩七分。座落鸟夫圩。一十五亩二分。座落谢家垄。学山二百五十九亩。座落罗坊坞。学地二分。以上田产俱《额碑记》。万历四十一年,廉



宪窳子偁,发银四十二两,续买田七亩。座落下湖坝。学山一百亩。座落龙门山。

旧刻敕谕碑

旧刻御制碑

旧刻圣谕牌

旧刻卧碑敕谕

教谕李学政碑

学田碑记 立戟门前。

范氏心箴

程子视箴听箴言箴动箴

通学诸生义助碑

已上立先师庙前。

重建启圣祠碑 立祠内。

县令王承务去思碑

县令程汝继重建尊经阁碑 立阁内。

县令程汝继去思碑 立四贤祠。

戴日强重建明伦堂碑 立明伦堂。

教谕李鹏举去思碑

知县宋士吉重建先师殿碑

社学 前代本县八乡建三十八所,今无考。明洪武八年开设,嘉靖元年知县喻江建。一所于府馆之西。七年,知县王确复建。一所于儒学之东,中为堂者三,外为门者一,以缭垣。今废。

坛 宇

祚国庇民，神明是司。故郡邑祀典，有其举之，咸不敢废。大者社稷、山川、风云、雷雨，下至邑厉之属，以有功德于民皆祀之，所以大昭报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城隍庙 县东半里。明敕封为监察司显佑伯、余杭县主城隍之神。洪武初，知县魏本初建。弘治五年，知县孙冕重建。嘉靖七年，知县王确重建。万历丙辰，知县戴日强重修。国朝康熙三年，知县宋士吉重修。

社稷坛 县西北一里，郎王界。宋景德三年，立于县西南二里，后迁于县之西门外半里。明洪武八年，改建今所。广一十九丈五尺，袤一十二丈□尺，周围墙垣六十四丈，东西南北各树棂星门一座，正门面北。石为主长二尺，方一尺，埋坛南正中，去坛二尺五寸，上圆尖，余埋土中。神牌二题曰“县社之神”、“县稷之神”。临祭，设于坛所，瘞在坛之西北。惟坛之西南，建神厨、神库，各三间，宰牲房三间。在神厨前，有宰牲池。斋宿所五间，在坛之东北。成化间，知县朱伦重建。正德六年，知县彭辨之重修建。

山川坛 县东南一里，去旧县桥百步。其度广袤，周回缭墙丈尺，并与社稷坛同。棂星正门南向。所祀之神，一坛三位：中风云雷雨之神，左本县境内之神，右本县城隍之神。各制神牌，制亦如与社稷同。临祭，设于坛，所燎在东南之隅。坛之东北，建神厨、神库，各三间。宰牲房三间，在神厨前。东有宰牲池。斋宿所五间，在坛之东。成化、正德等年建造，俱与社稷同。





邑厉坛 县北门外。周回墙垣二十余丈。门南向，出四阶，各三级。坛前建厨房三间，在坛之正南。临祭之日，迎城隍于坛上，以主祭设神牌于坛下。左右题曰“本县无祀之神”。正德六年，知县彭辨之重修。

乡厉坛八所 一在招德乡西北间，一在钦德乡闲林四五保，一在安乐乡灵源二三保，一在同化乡郎王界，一在孝行乡后杏界，一在常熟乡山后界，一在长安乡吴山界，一在止戈乡古城界。

龙王仙官祠 洞霄宫西庑后。宋建炎年建。

龙王祠 县西半里。茗溪馆之基，瞰溪下有潭。遇旱，祷之辄应。今圯，潭尚存。

白崖山龙王祠 县东北四十里。乡民每遇岁旱，祷之辄应。

齐亨龙王祠 县西北五十里，齐亨山下有龙潭。遇旱，祷之则应。

沂泊侯祠 县西北一十五里，观国山下。

惠泽祠 南湖塘。旧龟山书院祠宋令杨时者。邹榘议合祀陈、归二令改建，俗称为三贤祠云。

旌德祠 凤山。明洪熙初年敕建，祠邹济。岁二祭。成化五年，再祠以祀济子榘。

程公祠 县东南五里，面南渠河。祀邑令程汝继。前有罗星一座。关系一邑水口。因旧址低隘，知县宋士吉，于顺治十八年，同绅衿耆民，鳩工修砌增拓。寻手植松其上。

东岳庙 县南五里凤凰山下。宋熙宁间建，元末兵毁。洪武八年，邑人王彦英重建。永乐十九年，知县林源复修。正德五年，道人徐庆募缘通修复之。左凤山道院后，又建王灵官殿于庙左。

三皇庙 旧在县前之西，后徙县东。洪武四年废。



陈明府君庙 在县仪门内。东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徙置县治建城,浚濠开湖筑塘,有功于民。没后祀之,为镇城土地。以段主簿、郎典案从祀,皆当时赞力之人也。后唐长兴二年,敕封太平灵卫王,先立庙于县东半里。宋治平末,县令齐公移徙建今所。元末兵毁。明洪武二年,主簿王思道重建。正德七年,知县彭辨之重修,称为“县衙土地陈明大王”。十五年,知县喻江,毁像立木主,去“陈明大王”,改称“县衙土地之神”。

安镇刘王庙 在县通济桥北堍东。宋时建,洪武六年重建。

周府君庙 在县南香泉坊内,宋时建。僧如林募造观音堂于庙后。又名观音堂。

诸葛使君庙 县南一十四里,禅山下。汉河间守诸葛琮葬于山旁。岁值旱,降神于巫,能兴云雨,有祷辄应。唐贞观二年,邑人立庙祀之。洪武四年重建。

仇王庙 县北十五里仇山下。唐时建,其神显异。白乐天为杭州刺史时,县有虎患,常遣县令师儒致祭,患遂息。洪武八年重建。

广福李王庙 县东南一里八十步,南渠河上。人指为宋李显忠。自元迄今,邑民奉之以为香火。明洪武六年重建。永乐六年,知县林源又建。正德二年,邑人邹煜复新之。自是居民益加崇奉,祷应如响。

灵通将军庙 县东南一里,许丰乐坊内。吴将军凌统,余杭人,庙号灵通将军,盖方言之讹也。

胡将军庙 县东南一里有奇。或云唐江州守将胡则也。祈祷雨旸,屡有征应。自宋迄今,民奉之为本境土神。明洪武三年重建。



真武庙 县东南二里东隅市,系洞宵宫下院。宋乙卯年,朱熹建,题额“疑真道院”。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元年重建。后圯,知县戴日强,于万历乙卯年,捐俸辟地重建庙宇,鼎新神像,题额“玄天上帝”。考之始建重修,昔岁乙卯,后先若相符云。

南陵五圣庙 去县治南二里许,跨南湖塘。知县戴日强重建。

张令公庙 县东南一十五里,章郑保。祈祷有验。

高冈福善王庙 县东北一十五里免函界。旧《志》载故老言曰:周赧王庙也。唐大历二年,本县西海塘为大水冲决,邑人甚恐,走钱塘崇化乡观山祷王祠下,水势渐杀,民无漂溺。事闻官,为立庙封福善王。元末兵毁。明洪武五年重建。

摇相公庙 县东北三十五里,石濂镇。祈祷有应。自宋迄今,居民奉为本境土神。洪武三年重建。

舟枕宝山明王庙 县西北二十里,舟枕山旁。居民奉为本境土神。

五显灵官庙 县五里东南隅市。初建于安乐山。洪武二年,徙建今所。旧《志》灵显行祠,即此也。

归府君庙 旧址南湖塘。今徙山川坛南首。即县令归珧也。

归夫人庙 县东二里,山西园。传唐令归珧夫人,与珧俱死水难。独夫人尸流至此,有显异。民为立庙祀之。

关王庙 县西数步,旧传县西铺基是也。神降于箕,卜地在此,因建之。祈祷神验。西有官厅三间,内祠贤县令张、高、林、卢四公神牌于内,明敕加帝号。知县戴日强,鼎新祠宇。

护塔明王庙 县东南安乐山之东麓。

新堰侯王庙 县东四里,部伍桥之右侧。其神灵应,为一方保障。明万历三十七年,水决,庙独屹立。邑人重建。

张六五相公庙 县东一里,凤仪塘上。亭跨塘街,面北。

萧王庙 县东南十里,萧王台山。

罗平王庙 县北五十里,浮里界,罗姚山下。旧传罗隐居此,人为立庙祀之。

天曹庙 一在闲林镇钦德乡,一在南湖塘,旧属龟山书院。后增三贤祠,祷祀者讹为天曹,今因之。康熙三年,知县宋士吉,殿前构幔亭三间。筑塘,开放生池。池南曲塘,建亭于上,名曰“有斐”。十一年,知县张思齐,更名曰“鉴亭”。

三义庙 县南二里,南湖塘。

其他释道祠庙,别见寺观。各乡土谷神祠,不能备录。

仓 廩

《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故仓之设,首推常平,预备次之。后朱子又置义仓,皆储蓄以待济也。邑旧有存留、预备、便民三仓。修举以备,转输赈救,在有司加之意焉耳。

余杭仓 永贞初,张纲为守,奏置余杭仓宇四十三间,筑仓城,周回四里。久废,址不可考。

县仓 在仪门内之东。按《府志》:洪武十一年。知县梁初建仓,一名存留仓。岁收本县并附属官吏俸粮。

儒学仓 在本学大成殿之西。贮本学师生俸廩,并朔望香烛





之资。

预备一仓 在县治东南一里,际留坊内,旧县基之上。元实际留仓,后兵毁。明洪武二年,建岑山驿于其上,后革驿。洪武十一年,知县梁初,改为预备南仓。正德五年重修。今在法喜寺巷东。今圯,址存。

预备三仓 一在县治东南二里德茂坊;一在县北二十五里后查界;一在石濑市。

以上四仓,年丰丰稔,劝民出谷收贮,以备赈济,今圯,址存。

便民仓 在灵源二三保,城署桥之东。明正统六年建。嘉靖二十年九月,东北区粮里呈称不便,知县李鹏举徙至步伍桥之东。每年征收、兑运粮米,日久倾颓。康熙元年,知县宋士吉同县丞王家善重修。新造后厅、川堂。外缭以周垣,规制完固。

常平仓 一在县治东南三里、五显庙对;一在瓶窑镇;一在长乐铺;一在闲林镇,其闲林仓基。明万历明十年纂修,推官孙给帖拨补充饷入。

军 政

昔圣王作丘乘,以寓卒两而隐兵于农。井田废而军政兴。什伍治兵,识者犹思借箸。岂四塞之邑,而武卫阙焉,何以固吾圉也。余介山水之冲,易滋萑苻技击。钲彭之方,所当豫讲焉。

演武场 在县西南一里半。广三十余丈,袤七十丈。明正德

九年启建,倾废已久。康熙五年十二月,知县宋士吉重修。

民兵 明洪武初立民兵,简民之壮勇者,编列队伍,而以时教阅之。有事从征,事已复还为民。功成,与军兵一体升用。正统十四年,下召募民壮之令,凡募民壮者,本地官率领操练,遇警调用。弘治二年,复定随里编伍之制。是年,本县民壮额,有三百六十名。正德十三年,审除五十六名,止三百四名。嘉靖间,久玩升平,无裨实用,即寇起纷纷,亦召外兵练乡兵,而民兵反无所用,仅守库狱而已。奉例减至二百名。隆庆初,减去五十名。隆庆四年,又减至百名。隆庆五年,巡抚御史郭朝宾议操守,乃复三十名。万历三年,仍以防御不足,加复二十名,合一百五十名。国朝奉裁一百名,现存五十名。春夏秋,每月操演二次。冬季,间三日一操。其事则县尉掌之。

驿 递

古置邮传,命秦汉十里一亭,亭有长。十里为乡,乡有三老,有啬夫、游徼各一人。宋诸路二十五里置一递,役卒十有一人。后增斥堠九里。今则十里一递,一以便传宣,一以警盗贼也。邑旧有古城、岑山二驿,置十铺。又设巡警四铺,或存或废,不可备举而修明之欤。

古城驿 县西北六十里,古城界。今革。

岑山驿 县东南一里许。先名余杭驿。后改建际留仓于上。今废。





接官亭 在县东四里步伍桥之西。自宋至元,咸有之。至正兵毁。今仍建立于此,改名驻节。

县前铺 在县治西。万历间,附建关王庙。

横渎铺 在县东一十里。铺毁,址存。

灵源铺 在县东二十里灵源桥西。铺毁,址存。

丁桥铺 在县西一十里广福寺东。改建杨梅湾土地庙西。

三里铺 在县北三里。今革。

邵墓铺 在县北一十三里新岭北首。铺毁,址存。

曹桥铺 在县北二十三里。

麻车铺 在县北三十三里双溪镇。铺毁,址存。

浮溪铺 在县北四十里。今革。

松儿铺 在县北四十三里黄湖镇。铺毁,址存。

古城铺 在县北五十三里百丈坞口。铺毁,址存。

巡警铺 一在通济桥南,一在际留坊前,一在市司坊前,一在德茂坊前。按元巡警铺,所以禁夜行而防寇盗也。明因之,今仍旧。

坊 表

考坊表之树,首在学校公署。余如琳官梵刹,间多赐书纪胜。至举科第,及公卿大夫,通显荣遇,特予建坊。孝子、节妇、义民,题请旌表者,亦如之。邑中或存,或毁,皆可具考。故并书以示劝。



洞天福地 坊在洞霄宫之前,宋理宗淳祐七年御书。

梯云坊 在横街西内,有周章府君庙。

宣化坊 新民坊 俱在旧县治前。汉熹平间,县令陈浑建。今圯。

武林首镇坊内题赤子在望 在县治前。明万历三十九年,知县戴日强建。今圯。

兴贤坊 在旧儒学东。

育才坊 道德宗师坊 俱在旧儒学前。今圯。

宫墙坊 在今儒学前,旧名大成坊。知县程汝继,修学改名。

旌节坊 在通济桥北。为吴金妻谢氏立,今毁。

为国忧民坊 荣禄坊 今圯。

上卿坊 少保坊 以上四坊大街。明为礼部尚书邹榦立。

进士坊 在县东大街。为参政仰儒立。

进士坊 在县东大街。为进士徐绮立。今圯。

尚义坊 在大街。为致仕巡检董钦赈济饥民,明万历十六年立。

松杨坊 在县西五十步大街北。内有松杨二府君庙。

太平坊 在澄清坊内西小横街。

泰亨坊 在通济桥北。亦名太平。

丰乐坊 在通济桥内。有玩江楼。今圯。

安济坊 在大街北。内有养济院,故名。

仁寿坊 在大街南。

光教坊 在大街南,通永安寺。旧名登云。

安富坊 在大街北。又名末香街。通瞻云坊。

际留坊 在大街北。元置。际留仓于此,故名。



- 通仙坊 在通济桥南,通洞霄宫路。又名学道。
- 香泉坊 在大街南。内有四眼井,故名。
- 北闾坊 在大街北。今呼混堂巷。
- 南闾坊 在大街南。今呼济川。
- 市司坊 在大街北。内有税课局。
- 清河坊 在大街南埧东。旧名安乐。
- 德懋坊 在大街北。
- 通河坊 在大街南。
- 集庆坊 在大街北,荣春门外。
- 和平坊 在步伍桥西,通显圣寺。
- 进士坊 在通济桥南。为工部主事方云鹤立。
- 书锦坊 在县南。为副使沈庆立,今圯。
- 登俊坊 在县东大街。为知县孙弦立,今圯。
- 进士坊 在县东擢秀坊内。为监察御史徐礼立,今圯。
- 世科坊 在县东大街埧上。为知县王春立,今圯。
- 进士坊 在山前界。为员外郎盛云立,今圯。
- 擢科坊 在石濑市。为知县翁永年立,今圯。
- 旌节坊 在山前界。为盛治妻丁氏立。
- 旌节坊 在石濑市。为翁隆妻沈氏立。
- 旌节坊 在横溪。为徐璞妻邵氏立。
- 贞节坊 在乡王界。为吴迪妻石氏立,今圯。
- 科第联辉 在横溪石蛤桥。为徐氏立。
- 进士坊 在石濑。为方坤立。
- 南湖胜概坊 在县南五里,东岳庙之西。礼部尚书邹翰立,今圯。



九峰拱秀坊 在县西南十八里,洞霄宫之前。义民吴 立。

双列坊 在黄湖镇。为本学生员赵怀诚妻潘氏、弟怀珍妻沈氏,奉旨立。

绣衣坊 在大街南,通邵家桥。为御史邵贞立。

保民坊 在县治北,近城隍庙。

迁善坊 在万岁桥东。宋绍兴间,县令范仲将儒学迁法喜院基,故名。又名擢秀。明嘉靖二十九年,知县周之冕、教谕李鹏举,仍迁旧基坊。圯。

和丰坊 在通济桥北堍之东。唐上元年间,有章姓者居坊内,昆仲二人,兄名和,弟名丰,咸敦孝义,后邑人就以名其坊,亦云孝义坊。内有高家街,今通东门。

澄清坊 在县东二百步许,大街北。内有按察分司。

文惠坊 在县治东南里。晋常山太守俞归宅在坊内,宋时科甲继美,因名其坊。今俗呼为竹木巷。

联桂坊 在大街南。因有宋氏兄弟联第,故名。呼竹木巷。

瞻云坊 在大街东次,丰乐坊内。有凌统庙。今名木香巷。

攀麟坊 在大街西次,通仙坊内。有吴使府君庙。今圯。

名世流芳 在通济桥南。为万历丙午解元姚星吴、天启甲子举人姚明卿立。

五世恩荣坊 在大街许家井上。顺治十七年间,巡按杨旬瑛,为吏科都给事中严沆祖父建。

镇 市

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周礼》又



设司市,以禁暴戢奸。所以通舟楫,便商贾阜财求也。邑产茶纸竹木,贸迁者多。旧县市外,街衢村镇,立市者五,于以通商利民,至今赖之。

县市 自县治东至部伍桥止,通商贾,民居稠审。

新街市 在县东一里余。天顺末,邑人邹煜买地开广通南渠河。四时茶、纸、盐、米,诸货毕集。

石濑市 在县治东北三十五里,自许墩上桥,至云福禅院止。聚山货,通商贾、舟楫。

闲林市 在县东南一十八里。集山货,通商贾、舟楫。

长乐乡 在县西北二十里。通山货、舟楫。

桥 梁

先王之政,曰水洳而成梁,夏令曰十月成梁,利涉莫大焉。余邑水势纵横,溪谷多险。桥梁年久圯坏,前之作者,名址具在,后人勿致伤涉可也。

通济桥 在县东半里,其旁有安镇庙,跨苕溪,通舟楫。汉熹平间建,旧名隆兴。五代时,钱武肃王重建,改名安镇。绍兴十二年复建,改今名。以木为梁。元至正廿八年,山寇纵火焚之。明洪武元年,县令魏本初重建,通易以石。袤二十五丈余,广三丈五尺余,甲于境内诸桥,俗呼大桥。正统间,县丞丘熙岳,加石栏于两旁,以备不虞。国朝康熙五年十一月,知县宋士吉重修。



万岁桥 在县东跨浅沟,惟一巨石,按察分可之侧。旧云万岁桥。因吴越王钱缪,道经于此,百姓皆呼万岁,故因而名焉。

南湖六桥 俱在南湖十字塘南。明万历三十九年,戴日强重建。

葫芦桥 在县东南一里,跨南渠河,通舟楫。相传东汉时,隐士张俨植葫芦以贸,积钱建,故名。宋天圣二年,邑人支赞、支佑重建,又名支家桥。明万历三十六年,大水洗去,知县戴日强重建。

旧县桥 去县南一里许,跨南渠河,通舟楫。唐上元元年建。东汉时,县在桥之北,故名。明万历三十六年,水决桥圯,知县戴日强建。

济川桥 在县南二里,旧县桥之东,跨南渠河,通舟楫。明弘治年间,里民徐杲建。

邵家桥 兴圣桥 二桥俱跨南渠河,去县治东二里。

马家桥 在县东四里,跨南渠河,通舟楫。宋端平三年,邑人马氏建,故名。

文昌桥 在县东四里,跨南渠河,通舟楫。明万历二十年,县令舒兆嘉,水中筑台,建文昌阁,桥翼两侧。

安乐桥 在县东四里,跨南渠河,通舟楫,以近安乐山,故名。汉熹平间建,后圯。端平三年重建,复为洪水倾坏。明洪武四年,宝轮寺僧重建。

部伍桥 在县东西里,跨余杭塘,分南渠河水入港,通舟楫。吴凌统,募民兵立部伍于此,以御寇,故名。后圯。宋咸淳五年重建。明成化间,知县武英修建。正德四年,水势倾坏,主簿陈祥复建。

谢家泾桥 在县东五里许,南渠河之南,跨港通舟楫。旧以木



为梁,年久毁。明弘治间,知县冉继志,易以石。正德二年,主簿陈祥重修,易名青石桥。

城署桥 自部伍桥至此桥,在灵源二三保。

上曹桥 在县东九里,横渚铺之西,跨小港。宋崇宁五年,曹成建。

下曹桥 在县东十二里,横渚铺之东。

乾桥 在县东一十二里,通舟楫。

城西桥 在县东十二里,西铺桥之西,跨余杭塘河。明万历三十九年,邑人共建。

横渚桥 在县东一十五里,跨灵源港,通舟楫。唐大历四年建。距横渚五里,有横渚铺,故名。元至正初重建。明永乐三年,主簿黄宗振复修。弘治四年间,本县举人符俊重建。

西铺桥 在县东一十七里,灵源铺西,跨余杭渠河,通舟楫。宋绍兴五年建。明洪武中复修,亦名灵源桥。

寺兴桥 在县东一十八里,灵源院西,跨小港,通舟楫。唐咸通七年,僧善本建,故名。

余家桥 在县东二十三里,灵源二三保,跨小港。元至元间,里人余武建,故名。

福严桥 在县东南十四里,灵源二三保,面河。

下蔡桥 在县东二十五里,南接官河,北通诸港。宋祥符元年重建,在下蔡村。

孙家桥 在县东二十六里,灵源四五保,通余杭河。明洪武年间,邑人孙氏建,故名。

长桥 在县东二十八里。东汉熹平间建。宋端平二年又重建。余杭、钱塘二县,以长桥为东西两界,自部伍桥至此,东接钱

塘路。

岳庙桥 在县东南五里,岳庙前,因名。

石椽桥 在县东南五里岳庙之东南跨山溪,不通舟楫。宋咸平间建,明永乐六年,吴思敬重修。

水滩桥 在县南六里,南上湖之口。通南下湖,跨溪滩,不通舟楫。元至正二年,邑人建。因在滩上,故名。旧讹为獭。明正德四年间,道人徐庆募缘重建。

石蛤桥 在县东南九里西舍界,跨山溪。唐光化二年建。明永乐三年,洪水圯坏。后加石板于上,因石蛤村,故名。

东溪桥 在县西南十里建界,跨东溪,不通舟楫。宋景祐元年建。以溪在由拳山东,故名。

上圯桥 在县东南四里徐湖界,跨庙港,不通舟楫。其桥建于村野,古有是名。

陈家桥 在县东南八里文山界,跨庙港,通舟楫。有陈姓者居其旁,故名。

舒桥 在县东南五里。分杀南湖滚坝下流之所出。

文山桥 在县东南八里文山界,跨小港。宋景祐二年建。

宝轮桥 在县东南四里。由舒桥溪一带来近宝轮寺,故名。

牛坊桥 在县东五里有奇。

周家桥 在护国山之南。明弘治年间,先儒周礼,隐居于此因建,故名。

下湖桥 在县东南一十里徐湖界,朱葛保。跨小港,通舟楫。元至元间,胡氏建,故又名朱庙桥。

章家桥 在县东南一十里,闲林六七保。跨官河,通舟楫。宋淳祐间建。明正德十二年,知县喻江,命道人徐庆募缘重建。





葛巷桥 在县东南一十六里朱葛保。跨官河,通舟楫。宋开平间建。因在葛巷村,故名。

闲林市桥 在县东一十八里闲林市。跨官河,通舟楫。宋淳祐二年建。

何母桥 在县东南二十里,徐湖界新坝保。跨官河,通舟楫。东有陡门二座,抵防水患。有陈姓者世居于此。环溪绵流不绝。实名和睦坊,音曰何母也。

丁公桥 在县西八里盛宅界,跨山涧。梁天监初,丁遵为临安县令,性恬淡,薄名利。受代之后,筑室于山间,隐而学道。为桥,以济不通。

后王桥 在县东一十五里,座后王界,故名。明弘治年间。邑人邹煜重建。

丁桥 县西一十二里,吴司徒丁固墓在桥北山下,九世孙遵,梁天监中为临安令。后筑室山间,造桥以便行者,后人思之,呼为丁桥。

莲花桥 在县北半里郎王界。东汉熹平二年建。跨濠池,通铺路。每夏月,池莲盛开,故名。宋淳祐间重建。

盛家桥 县东北三十里石濑市。盛氏所建。因名。

鸣凤桥 玉泉桥七十步。

朝元桥 县西南八里。旧名水碓桥。

玉泉桥 双仙界。

半畝桥 在县北五里仙宅界。跨小港。元大德己亥,里人建,以去苧山畝半里,故名。

苧山桥 在县北一十四里仙宅界。跨小港。元至正间建,因在苧山畝,故名。



滕湖桥 在县北一十六里仙宅界。跨小港。元至元丙子。邑人因建在滕湖畝,故名。

邵墓桥 在县北一十八里白社界。跨长乐港,通舟楫。东汉熹平间建,圯。宋开熹二年重建,后又圯。明正德三年,主簿陈祥重建。以近邵墓,故名。

曹桥 在县北二十五里,孝行乡旧市界。跨径山小港,通舟楫。宋开熹间建,后圯。明洪武初复建。因曹氏居其旁,故名。

赤里桥 在县北二十里吴市界。

遗安桥 在县西北二十五里。由此至径山取道至近。明嘉靖间,里人孙岳建。

双溪桥 在县北三十五里吴山界。不通舟楫。宋建炎间建。因跨双溪,故名。

卢公桥 在县东北一十五里。跨仇溪,通舟楫。宋嘉泰二年,里人卢氏建,故名。

许墩上桥 在县东北二十五里石濑市。跨径山港,通舟楫。宋咸淳间,里人重建,后毁。明洪武间又建。名归锦桥。

戚家桥 在县东北二十五里,山后界石濑市。跨径山港,通舟楫。唐宝历间建,后圯。宋开庆初,里人戚氏建,故名。

横塘桥 在县东北三十六里石濑市。

潘板桥 在县北二十五里吴山界。

陶村桥 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旧市界。

长乐桥 在县西北二十五里。

周家桥 在县东一十五里。宋周明兴建。

白石桥 在县西南二十里。

马涧桥 在县南七里半,南上湖口山脚。不通舟楫。因置马



监于上,故名。今圯。

胡家桥 在县东南一十里。通舟楫。里人胡氏建。

张家桥 在县东南一十一里近闲林。跨官塘,通舟楫。

后亭桥 在县白社界。

蹇庵桥 在县北二十里。里人李杰建。

观音桥 在旧市界。明万历年间造。

道士桥 在县西南六里。跨小涧。宋绍兴间,洞霄宫道士贝大钦造,故名。

通仙桥 在县西南五里郎王界。跨石门港,通舟楫。宋建炎间建。后水冲圯。明永乐九年,仍以石为之。俗呼为石门桥。

会仙桥 鸣凤桥二百步。

恤 典

王道无一民不得其所。鰥寡孤独废疾,皆相收相养。故政之大者,设仓备赈,而养济院、惠民局、漏泽园,皆不可废。育孤,广慈也;疗疾,恤患也;掩骼,教孝也。为惠也微,为政也永感人也。为倍斯王道之大,独吏治云乎哉。

养济院 在县东南一里,安济坊内。宋置于县西门外。元仍宋旧。明洪武间,归并于本府。成化间复置。基址低洼,屋宇卑隘,难以安插孤老。正德六年,知县彭辨之,劝义民徐徽,修筑高阜,周回缭垣,无风雨之患。今仍其旧。

惠民药局 明万历四十四年,疫大作。知县戴日强,奉文开局,施药救疗,就医生药室,于城内外分立四处,各乡随地设立,令医生置剂调治。民称便焉。

漏泽园 宋置,在县东七里南渠河之南。元置于安乐乡徐湖界。明初置义冢,一在县东横渎铺之西、部伍桥之东。弘治年间,知县冉继志,谓其地窄,复市民地置一所,在于显圣寺之西沙弄内。

万历四十四年,戴日强奉驿传道明文,掩埋暴露,以全枯骨,逐里清查,遵造循环二册,申报七十三里义冢。原额亩数,开载于后:

东南隅一图:在河平坊,二亩八分。

二图:在王泾,二亩。

在城隅:在官溪塘,二亩。

西北隅:在下湖坝,一亩七分。

上寿界:在水礁桥,一亩五分。

朱桥界一图:在龙子坞,一亩五分。

二图:在骆家圩,一亩五分。

南建界:在塘坞口,二亩。

西舍界:在南湖畈,一亩五分。

文山界:在杨滂坞,二亩。

闲林四五保:在黄泥坎,二亩。

闲林六七保:在南白荡,一亩二分。

闲林东扇一图:在塘岭,二亩。

二图:在塘岭下,一亩五分。

新坝保:在官山湾,二亩。

古圩保:在万家圩,二亩。

朱葛保:在程钱张圩外,二亩三分四毫。





章郑保 :在谢家圩 ,二亩。

南湖保 :在南湖西圩 ,一亩二分。

下阮周一图 :在河圩外 ,一亩六分。

二图 :在寡山圩 ,六分。

金宋保一图 :在徐公庙 ,二亩。

二图 :在段山畝 ,一亩三分。

灵源二三保一图 :在城内保 ,一亩五分。

二图 :在汤毛圩 ,一亩。

灵源四五保一图 :在丁浩圩 ,二亩。

二图 :在藕滩圩 ,二亩。

三图 :在东河圩 ,二亩。

四图 :在汤湖圩 ,二亩。

支巷界一图 :在吴山前 ,二亩。

二图 :在凌村圩 ,一亩。

三图 :在吴山前 ,二亩。

免函界 :在白龙潭 ,二亩。

东塘界 :在郭家圩 ,二亩。

郎王界一图 :在磨子山 ,一亩。

二图 :在荷花池南 ,二亩。

仙宅界一图 :在陆家村万石畝 ,八分四厘。

二图 :在汪家村万石畝 ,四分二厘。

盛宅界 :在倪家塘 ,一亩二分。

进贤界 :在后王保 ,二亩。

后查界一图 :在杨家山 ,二亩。

二图 :在吴家坎 ,六分八厘。

三图 :在亭子坞 ,四分二厘。
白社界 :在罗家山 ,一亩五分。
吴市界 :在镇前圩 ,一亩一分。
山前界一图 :在杨湾村 ,二亩。
二图 :在庄村保 ,一亩七分。
山后界一图 :在庙湾塘 ,二亩。
二图 :在张家墩 ,二亩。
厚郎界一图 :在湖塘后 ,二亩。
二图 :在杨渎畈 ,二亩五分。
东林东扇一图 :在郑坟前 ,一亩七分。
二图 :在瓶窑坞 ,二亩。
东林西扇一图 :在钱家桥 ,二亩。
二图 :在潘家桥 ,一亩。
黄坑界一图 :在黄坑畈 ,八分。
二图 :在东陇 ,一亩五分。
旧市界一图 :在邨坞口 ,二亩。
二图 :在邨坞口 ,二亩。
吴山界一图 :在双溪 ,一亩。
二图 :在陈家圩 ,一亩七分。
前喝界一图 :在四壁坞 ,二亩。
二图 :在李娘门头 ,二亩。
上高界一图 :在下圩前山 ,二亩。
二图 :在下溪头 ,二亩。
三图 :在圣堂边 ,二亩。
四图 :在万石溪 ,二亩。





同前界一图 :在同畝,一亩七分。

二图 :在同前畝,二亩。

黄湖界一图 :在漳渚畝,一亩九分。

二图 :在张子畝,二亩。

古城界 :在孚溪滩,一亩九分。

浮里界 :在平王庙后山上,二亩。

广孝阡 康熙十一年十一月,知县张思齐,奉抚院范置买:

一买孙培春山,二十六亩,在北门外潘塘坂。

一买潘姚氏山,二十一亩,在文山界凤凰山。

一买生员董天采地,八分六厘,在小东门外。

寺 观

崇儒者率辟二氏,惧大道之多岐也。然圣人□道设教,生死祸福之说,或假此以愚民而缙羽又为国祝釐,寺观亦不可废。邑洞霄、径山,名闻天下。游观者,代有高贤。但虑谈空说法,流弊滋深。子舆氏曰:“经正,则庶民兴。”在维风者,以吾道为任也。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唐代宗时,国一师建。地峙五峰,中辟高原。异境清幽,岩壑深邃。僖宗朝,改为乾符镇国禅院。丛林聿建,代有导师。宋祥符间,改赐“承天禅院”之号。政和间,又改径山能仁禅寺。南渡以后,显仁皇后在慈宁宫、高宗皇帝在德寿宫、时来游幸,亲书龙□阁

榜。孝宗皇帝书“兴圣万寿禅寺”额，又赐《圆觉经解》。大慧禅师宗杲，禅宗龙象，卓锡来兹，耸动十方。大加营建：为僧寮库司、宸翰阁、千僧阁，一时称盛，延及明时。祖师住山者，至八十余代，为禅林第一法席云。详旧《志》家之巽《碑文》。宋元以来，寺凡六毁：一毁于庆元己未，住持元聪新之。再毁于绍定癸巳。三毁于淳祐壬寅，无准范再营之。四毁于至元乙亥。五毁于己丑，云峰高两建之。逮元末复毁。明洪武间，重创。万历中，殿宇倾颓，几沦虚莽。紫柏禅师，为疏倡助，祖庭再兴。今康熙十一年，大殿复毁。

本山殿阁房寮附载于后：

大雄殿 宋绍兴间，真歇禅师始建。

灵泽殿 祀龙王。

祖师殿 奉祀达磨、百丈八十七祖。

天王殿 界三门大殿之间。上悬“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额，今废。

三门 旧榜“天下径山”。

龙游阁 宋高宗游幸时建，御书匾额在翠峰之顶。画拱璇题“承云纳日”，今废。外曰“凌霄之阁”。

圆觉阁 朱孝宗皇帝赐《圆觉经解》。阁适成，故名。

宸翰阁 大慧建，以藏御书。今废。

千僧阁 大慧建。补艮峰之阙。今观音殿，是其故址。

大藏阁 即观音殿。明神宗皇帝，颁赐藏经。闻谷师立禅堂，集众参禅其下。迄今仍其旧。

妙庄严阁 万佛阁 今并废。

天开阁 钟楼 大殿左。

鼓楼 珠峰下。今废。





五凤楼 宋庆元中,僧元宗建。后毁。蒙庵聪重建楼九楹,供五百隐真像。翼以行道阁,塑五十三参像。今废。

斋楼 三处,共三十楹。

奇树楼 丝杉树在旁。

寒翠楼 大雄宝殿后。

禅堂 龙王殿后。

养老堂 丛林例称东堂。僧有舍衣钵资于寺者,居此养老,优游终身。

十方堂 行脚僧栖止之所。

天慧堂 阅藏堂 观音殿前。

宝积居 蒙庵聪建。今废。

不动轩 宋冯楫问道大慧,结室于此,号“不动居士”,故名。

无垢轩 张九成,字子韶,号无垢居士,登径山问道于大慧,公建无垢轩,与师谈格物之旨。师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顿领深旨,投偈曰:“子韶格物,晷晦物格。欲识一贯,两个五百。”子韶书曰:“九成每闻径山老人所举因缘,豁然四达。如千门万户,不消一踏而开。”

般若轩 半山亭 宋本源达禅师大圆院故地。

洗心亭 显仁皇后临幸,更衣于此。

圣碑亭 宋孝宗《免税碑》及苏轼《诗》、蔡襄《记》碑并藏此。

流止亭 采国一祖师受记“乘流而行,遇径即止”语,以名亭。

含晖亭 祀师居此时,有彩云朝晖□聚不散,故名。今废。

望江亭 宋时建,今废。《万历志》曰:含晖亭亦名望江亭。慎蒙《游记》曰:“山麓有地一方如砥,俯视诸山,如群马百万,跳跃烟雾中。”盖地高峰豁而空旷踞胜处。惜无重建者。

倾盖亭 版亭 大慧建,在梅谷院冈上。今废。

云厨 四寮 库司 香水海 俱大慧时建。今废。

松源房、梅谷房、后房、大慧房、宣照房、圆照房、天然房、妙香房、妙明房。

以下八房,今废:

南塔房、如意房、惠泉东房、惠泉西房、安隐房、洞桥房、幻室房。

中峰南院 鹏抃峰下大寂岩无上宗塔在焉。明徐六鹤书“狮子窝”三字,镌于石。

逢径庵 在黄沙滩。今废。

喝石庵 即关山庵,祖师最初修道处。

妙喜庵 旧为明月堂,大慧圆寂于此。孝宗闻而咨嗟,乃诏以旧明月堂为妙喜庵。

寂照庵 在寺北五峰之背。乃四十八代端禅师塔全身处。其爪发,复分葬于化城之幻有室。明万历甲午间,寂照房僧,欲弃此别居。陆、冯诸缙绅等,因佃供紫柏大师,遂为密、幻二师刻经道场焉。

凌霄庵 凌霄阁故处。

伏虎庵 在纸钱坑。黄巢兵乱后,僧徒瑜伽,施食焚纸钱于此。

灵谷庵 宋了明禅师退居。今废。

千指庵 明雪峤禅师静坐。

天泽庵 在天然前。今废。唯愚虚堂塔院,仅存。

传衣庵 在菖蒲田,昔名玉芝庵。乃三十五代痴绝禅师塔于此。今为万松、月亭二法师塔,以更今名。痴绝师塔仅存。





大禅庵 即古灵谷,在秀才湾之左。

初阳庵 在寂照后,即今石幢岷禅师塔于此。

胜峰庵 在寂照后。

梧石庵 在寂照后。僧化仪曾居此,其塔亦在焉。

妙明庵 在寂照庵放生池上。

安隐庵 在松源房前首。

如意庵 **永宁庵** 在梅谷前南首墙园内。已上三庵俱废。

月梧庵 在无上禅师塔前。

天瑞庵 在直岭下左首,今为松源庄。四十四代伏虎禅师塔于此。

松隐庵 在纸钱坑。千松围绕,人迹罕到。

竹林庵 在御爱峰下,荆州僧真悟所结,置有山场给用。

妙香庵 **清太庵** 他静室甚众,不能悉载。按《径山志》凡百三十二所。

婆罗林 古鼎禅师退居。今废。

石语林 在豹子岭。古静室。

龙王庙 径山产业,东至富家坞为界。

三塔 **南塔**

本山下院附载于后:

化城接待寺 宋嘉定间,径山住持可宣创建。嘉定八年,钦奉御书特赐可宣日佛禅师,并书“化城”二大字,赐充接待院额。元初重建,至正末兵毁。明洪武年,僧慧宽重建。正德中,僧净松等以役累消乏,将山产九百余亩,得价银二百七十两,出佃民间。迨万历中,僧法铠主刻《藏议》,置藏化城,募金恢复。详载《碑记》中。吴方伯捐俸,造藏板房二十余间。余杭县造浮渡庵一所。



妙济禅寺 县西北四里,常熟乡。

广济禅寺 县北二十里,孝行乡。

云福禅院 县东北四十里,常熟乡。宋绍兴三十年,僧善智创。元末兵毁。明洪武间重建。

圆修庵 县东北一十里,安乐乡。元至元初,僧同庵开山。大德四年,中峰和尚重建。至正毁于兵。明洪武三年重建。

普庆寺 寺后有姚少师衣钵塔于此,寺乃至元间,径山住持云峰高禅师建。

圆觉庵 县东北一十五里,安乐乡。元至元间创,至正兵毁。明洪武元年重建。

以上并属径山寺。

永安寺 在县东南二里。元至元元年创,至正二十四年毁。明洪武元年重建,二十四年立成丛林。成化年间,礼部尚书邹翰,捐俸铸钟。翰子煜,倡建钟鼓楼,并观音宝阁。今俱废。

法寿寺 在县东半里。旧名吉祥院。唐光化二年,僧□辨禅师开山。宋大中祥符八年改今额。绍兴五年,徙学于此,以旧学基为院。元至正末毁于兵。明洪武元年,僧自能重建。二十四年,并永安寺。至嘉靖三十年,本学教谕李鹏举、本府太守孙环山,以堪舆说,复旧基,还今址为法喜寺。万历年间颓废,知县戴日强,以此寺为习仪祝圣之所,不容听其倾圮。于万历四十年重建,殿宇一新。

显圣寺 在县东南二里。旧名白塔院。宋开宝四年创。治平二年敕额。明洪武二年重建。二十四年并永安寺。万历三十年,僧立斋重建。

普救寺 在县南一里。旧名圣寿。唐光化二年创。宋治平初



改今名。建炎毁于兵。绍兴中重建。

善法禅寺 在县东南三里,安乐山之阳。旧名庆善院。晋天福三年创。宋治平二年改今名。内有五显行祠,后徙去,为五显庙。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初重建,俗名安乐。今圯。堪輿家云:“寺当县之巽峰,宜隆起,不宜倾塌。”愿后之兴建者,垂意焉。

普济寺 在县东一十五里,安乐乡。宋淳祐八年创。元毁。明洪武初重建。

广化禅寺 在县西一十三里,盛宅界。旧名罗汉院。宋景定中创,法济諲禅师开山。元毁于兵。明洪武元年,僧思纯重建。二十四年,僧并径山寺。

广福禅寺 在县西十里,盛宅界。旧名宝兴院。唐广明元年,文喜禅师开山。宋熙宁元年,敕改圣寿院。隆兴元年,改今名。元毁于兵。明洪武十三年,僧永晟重建。二十四年,僧并永安寺。

天真寺 在县南二十里,南建界。旧名真君院。宋咸和二年创。晋郭文举尝于此修道,故名。宋治平二年,改今名。元至正八年毁。明洪武三年重建。

般若寺 去县北三十里,在白社界。旧名长安寺。唐大中十一年,僧清泰创。宋治平元年,改今名。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二年重建。

吉祥禅寺 在县北三十里,后杳界。旧名无相禅院。唐咸通十四年创。宋祥符元年,改今名。元末毁于兵。明洪武间重建。

顺庆禅寺 在县北三十里,后杳界。宋咸淳间,僧伊岩禅师开山。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三年重建。万历四十三年,僧祖山,置田一十一亩,地一亩二分,山三十二亩,荡五分子寺。有《碑记》存焉。

石泉寺 在县北五十里,同前界。唐永泰元年,规禅师开山。



宋治平二年,改甘露寺。原名松隐庵。

瑞隆寺 在县北三十里,进贤界。齐永明二年,僧可祚创初名无碍。宋治平二年,改无相。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初重建。改今名。

光教寺 在县北八十里,浮里界。旧名龙光。梁大同二年,僧如清创。宋治平二年,改今名。有清习阁。元毁。明洪武二年重建。

宝轮寺 在县东南三里。元号兴建寺。南齐永明年间,僧声禅师开山。宋祥符元年,改今额。元末兵毁。明洪武六年,僧义杲重建。

静林寺 在县东一十三里,文山界。萧梁时创,中废。人呼其地为寺坞。林木森隘,人迹罕至。阴雨时,或闻钟鼓铎钹声。宋时有僧利钦者,筑庵坞,中开拓基址,得大石龟二,断碑一截。文磨灭不可辨,止存篆文“静林寺记”。又得古井六口,及阶砌隐约尚存,于是寺复兴。宋绍兴四年重建。元毁。明洪武初重建。

金仙寺 在县东南一十五里,西舍界。旧名金源院。周广顺二年,僧宏祉创。宋治平十年,改今名。元末兵毁。明洪武十四年重建。

南山大普宁禅寺 在山前界。宋绍兴间创,名传灯院。淳熙七年,改今名。

永寿寺 在县北三十五里,常熟乡。晋天福七年,僧了悟祖师开山。元毁于兵。明洪武二十四年重建。

慈济禅寺 在县北六十里,止戈乡。唐宝历二年,大法眼禅师建,号吴山寺。宋治平二年敕改今名。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初年,僧士昂重建。其寺后有法眼山,前有留月池及龙井。



大智寺 在县东北三十五里,东林西扇。旧名感山塘。同光二年,僧了义开山。宋□□间,改今名。明洪武三年重建。

慈圣寺 在山后界。旧名灵岳寺。五代天成元年创。宋慈圣太后修道于此,改今名。明洪武间重建。

安众寺 在县东北三十里,黄坑界。唐同光二年,道济禅师开创。宋治平二年,敕赐圣寿寺。隆兴二年,改名广福院。元末兵毁。明洪武十年重建,中废。万历间,闻谷禅师复建为真寂别院云。

妙济寺 在县东北四十里,黄坑界。相传宋妙济公主修道处,故名。元至元元年,僧愚溪哲师创为接待寺。中统间,改今额。元末兵毁。明洪武四年复毁。万历三十年间,僧宝碧峰再建。

法华寺 在县西北四十里,吴山界。唐同光(或光化)三年,僧法式创。宋祥符元年,改今额。元末兵毁。明洪武年间重建。

宝幢寺 在县西北六十五里,黄湖界。唐乾符元年,僧智名创。宋治平间,改名崇觉。元仍旧名。元末兵毁。明洪武三年重建。

大祿寺 在县西北,上高界。晋永康间建。元末毁。明洪武二年重建。

光福寺 在县东南一十五里,章郑保。元至元初,僧如立创。明洪武元年重建。旧名光福院,今改称寺。

福严寺 在县东南一十八里,闲林四五保。宋治平二年,僧志恢创。明洪武二年重建。

大安寺 在吴山界。唐光化三年创。明洪武四年重建。

慈相寺 在县北一百里,古城界。旧名石佛。唐天成四年创。宋治平二年,改今名。明洪武二年重建。

灵石寺 在县北六十里,黄湖界。晋天福七年,法眼创。为禅师塔,号灵石院。宋治平,敕改净严寺。元中统间,复今额。今废。

接待寺 在石濑镇。

龙门寺 在闲林东扇。去县治东南三十五里。唐初永明禅师建,后贞观十三年,悟空禅师重新,改悟空寺。山有龙潭,旱祷辄应。

资严寺 在闲林东扇,去县东南三十五里。宋初建资严水阁于上,后有玉龙泉,亢旱不涸。

宝寿寺 在闲林四五保。

石孟山寺 在县西南三十里。因峰上有穴如孟,故名。邑人严武顺有《记》。

南山寺 在瓶窑镇西。

道明寺 在北乡坂石村。相传史道明书院,后舍为寺。又原有道明宅,在石濑镇。今作土地堂。

洞霄宫

在县西南一十八里,上寿界。汉元封三年,建宫坛于大濑洞前,经今一千七百余矣。唐弘道元年,潘先生建天柱观。南向,四维壁封千步,禁樵采,为长生林。中宗时,赐观庄一所。后有朱法师,改为北向。乾宁二年,钱武肃王,与闾丘先生相度山势,复改为东向。钱氏未纳土时,尝改天柱宫,详见武肃王《记》。宋祥符五年,陈尧叟奏改今名。赐仁和县田一十五顷,并赐钟、磬、法具等。岁度行童一人。应天庆节设醮,以祝圣寿。天圣四年,详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处,洞霄大涤洞为第五。政和二年,都监何士昭,陈





乞赐度牒三百道，因方腊之变，火于兵。绍兴二十五年重建，仍建昊天殿于东庑，后殿左辟通明馆。乾道二年三月，寿星泊，显仁皇太后临幸，尝以军士守御，后奏罢。军士以山麓之民，充佃火防护。淳祐七年，孙先生奏请赐钱益市恒产。由是山门规制愈加崇广。政和间，援天柱观例，经尚书礼部，给洞霄宫印记。庆元二年，以岁久漫灭重给。宋初圣节道场，应本县文武官僚入山建散，诸山僧咸至立班。自南渡后，惟道士就宫建散，而县官止于普救寺行事。凡宰执大臣，丐闲去位者，以提举洞霄宫系衔。咸淳甲戌冬，延燎一空。元至元甲申后，再新宫宇。元末兵毁。明洪武初重建。历二十余年而后修垣、钜、殿、门、庑、室、庐、庖、庾、坛、，皆次第用完，无改旧观矣。迩来渐就倾圮，不惟宋代宫观之盛，不复可观；即如明成化、万历《郡志》所载，十湮其九。惟有殿九楹屹存。相传栋宇无尘，信然。方丈中，祀宋徽国文公像云。

通真门 宋绍兴年间建。由此入洞霄，至元年，门重建。先是，宋淳祐间住山贝大钦，买石甃路，夹树木一十八里，至九锁山门。

九锁山门 在九锁山外，未至宫三里，扁九锁山。三大篆字，甚奇古。

外门 循九锁山大路，道龙凤二洞，直上为栖真洞路。自路口折入会仙桥，过翠蛟亭，左右崖石夹道，势若双阙，门直其会，扁“洞天福地”。宋理宗淳祐七年赐书。

双牌门 自外门入，度元同桥，两门对峙。左篆“天柱泉”，有池在焉。右篆“大涤洞”，洞所从入也。元大德乙巳建。

三门 宋绍兴三十二年，内帑赐钱造。元至元戊寅，山隐斋建。癸巳年，本斋重建，仍造天香亭于后。



虚星坛 在正殿前。旧《志》云：唐景福三年，钱武肃王按当时仪式，叠甃开坛，请闾丘先生三元奏箒于此。元大德庚子增修。

三清殿 即郭真君结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钱王迁座庚向甲，盖指此也。宋政和间，方腊之变，惟宋徽宗本命殿独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奏，旨改为三清殿。圣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号为绝技。元至元庚寅复建。

昊天阁 在东庑后。宋绍兴二十五年，内帑赐钱造殿。元大德辛丑，重建为阁。

璇玑殿 在库院东。宋建炎间建。元至元辛巳，回紫斋建。

佑圣殿 在殿右。

祠山张帝祠 在宫门外西阜。

福地里域真官祠 在东庑。

郭真君祠 与开山祖师朱法师、闾丘先生祠并，在昊天阁右。

钱武肃王祠 在西庑。

陈文惠公苏文忠公祠 在翠蛟亭后。

寿星堂 在庑东。

钟楼 在昊天阁东。元大德年建。先是，钟毁于火。大德癸卯秋，始采精铜，合旧钟五金更铸。闻几百里。

经阁 在西庑。宋绍兴二十九年，显仁皇后赐钱建。孝宗淳熙八年，赐福州写本藏经。

碑亭 在二门东侧。

演教堂后院庑 至元乙酉重建。

斋堂西庑 大德戊戌重建。

道院西庑 古有三院，曰上清，曰精思，曰南陵。后分为十有八斋，中瞰一池，诸斋环向。



左庑七斋 曰山隐,曰山素,曰岫隐,曰嵩隐,曰怡云,曰粟隐上清院派,曰回紫南陵院派。

右庑四斋 曰清隐,曰谷隐,曰盘隐上清院派,曰清虚南陵院派。

正面七斋 曰壶隐,曰桔隐,曰悠然,曰闲隐,曰学院上清院派,曰怡然,曰碧壶称思院派。

演教堂 宋建。宁宗题额。学士吴泳《记》。

选道堂 在西庑后。元至元乙酉重建。

云堂 在西庑后。延接十方云水。宋淳祐、咸淳间,道侣云会,一时为盛。

旦过寮 在云堂右。云游僧道,暂憩之地。

官厅三所 一名一庵,在龙五祠侧。眉山家铉翁采东坡“一庵闲卧洞霄宫”句,匾二大字其上。一名漱玉,在演教堂左。一名超然,在演教堂右。

以上皆属洞霄宫内。

汉宫坛 在大涤洞前。汉武帝元封三年所创。今其址不可考矣。

升天坛 旧《志》云:升天坛在山中峰之上。又名法象坛,上应天而圆,下应地而方,中应易卦而八角。许远游真君精研洞典,登其上而仙去。时天降白鹿下迎,故中峰名白鹿山。今山顶界松内数丈之地,草木弗殖,是其遗址。宋政和间,犹有卿云箫吹往来。

叶天师讲堂 在山门外。天师役鬼神所建。制度宏巧,绝不类常工。开元中,天师讲《道德》、《度人》诸经于山后。屡经兵火,遗迹不存。今移宫中,为演教堂。

草堂 钱氏所创。唐昭宗景福二年,武肃王表以居。闾丘先



生既而旬旦入山问道。每三元开坛授法箓，号上清坛。御史中丞罗隐，皆入室者也。堂外环列云房，为弟子栖息之所。

书楼 一名垂象楼。暨法师所建。法师少好经史，著述不辍。其中卷帙委积左右。常昼采日魂，夜饮月魄。东西壁各置一窍，仅可容面，是采炼之户，白元鉴有诗。其址亦在今道院内，为精思流脉。

东阳楼 宋道士贝大钦建。学士杨栋《记》。

翠蛟亭 宋高宗临幸，步月至此爱之，赐钱造水阁，在宫门外三十余步。自门内三池，流注入涧。撒池上一二板，汹涌若雷，变化飞舞。山林荫映，作绀碧色，故匾翠蛟。取坡仙诗“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仍奉东坡像祠于后亭。前有坡，罗列坐石，游者必登憩焉。

燕玉亭 天柱宝下，顶有飞泉喷流如玉，故名。宋建炎年建。

采芝亭 在天柱岭。许迈与杨义和结神明之交，永和二年，入大涤山，登岩采芝，悠然自得，有终焉之志。后人建亭于此，因名采芝。

谷口亭 在栖真洞前。宋祥符年建。取陈尧佐诗“谷口停骖上翠微”之句。

翠微亭 在东贤岩前。

宜霜亭 在来贤岩下。取东坡诗“长松怪石宜霜髻”之句。

九曲亭 在东天柱岭。宋淳熙年间，因山命名。

清音亭 在涧路旁，丹泉池上。乃天柱发源之窠，沼洄亭间，循流以入于沼，清泠可听。取左太冲“山水有清音”之句，以名其亭。

嗥亭 在县南五里。晋郭真君居大涤山，常出市货药。有虎



自随，令伏于此。归晚则虎噪，故曰噪亭。今山下涧石奇怪，流水潺湲是也。载之《余杭图经》。

聚仙亭 旧《志》云：其基爽塏垵，为天柱峰之乳。俯瞰宫中，最为清胜。元同先生创亭，占气于此。乾宁间，众闻亭上环佩之声，走报先生。先生曰：“洞天仙官朝谒北辰，今夕百灵听讲上清大法，来至是亭尔。”因名聚仙。陈丞相尧叟诗云：“古桧森罗烧药室，彩云飘洒聚仙亭。”

祥光亭 在大涤洞口。钱武肃王微时，卧巨石上，指洞曰：“余异日富贵，当建亭覆此石。”及贵，作亭营饰甚盛。而瘞石亭下，樵夫间见有仙人弈棋亭上。近之，则失所在。祥符五年，中使白公、漕使陈公，及州县官皆至。天气澄澈，了无纤翳。方秉炉炷香，忽有五色云自洞中出，上亘霄汉，下弥漫林麓。时羽人从骑，皆在云气中，若仙官之朝玉京也。数刻方散。表奏其事，名亭曰祥光。今匾“大涤洞天”。

通明亭 在昊天殿左，主殿焚修之人居焉。宋高宗临幸，寝食于此，几榻咸在。后楼宜纵目看山。前厅曾为书院，延师训诸斋生徒。咸淳间废。

超然馆 邓牧《记》。

白鹿山房 在石室顶。先是，陆永仲尝家石室东偏，因为道院。朱妙行修炼于此凡二十年，尸解去。是后有天目阮先生居之。有泉州陈道士者，缘山屈曲，开径结茅，得奇石甚多。一带凡百余步，状如步障。中更兵火，阮、陈亦亡去。大德甲辰，建山房于此。

廨院二所 在县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后唐长兴四年建，名天廨院。宋咸淳年间重建。一在仁和县江涨桥，地名芳林乡。宋建炎年间，童先生建。俗呼为江涨道院。



施水庵三所 一在县南九里,去宫亦九里,名南湖庵,宋建炎间建。一在县南三里,庙山前大路左,名庙山庵。宋景定间,住山贝大钦建。一在冯村双仙桥头,名迎仙庵。元元贞乙未冲天观建。入九锁者,必憩此,故名。

诸庄 一在县东隅三里堰,名船庄。宋淳祐年间,知宫事孙处道建。泊诸庄粮船,面河负溪,搬运赡众,甚为利济。一在杭州仁和县赤岸,名祥符庄。宋祥符五年,住山冯德之建,故名。元至元年间重修。一在县北曹桥镇,名曹镇庄。乾道二年,住山潘三华建。一在湖州府德清县金鹅乡后柳村,名后柳庄。宋淳熙年间建。元大德甲辰重建。一在常州府路宜兴县从善乡。宋淳祐七年,知宫事孙处道建。元至元庚辰后重建。一在湖州府归安县瑯琊乡,去琏市二里,名永年庄。宋景定元年,知宫事孙处道建。一在松江府上海县崇泽镇北,名青墩庄。一在苏州府嘉定县四都。田甚广,自明洪武间,止存六顷七十亩。

以上系宫外庄院。

至道宫 在县北三十里,曹桥西。唐文明元年建。初名福业观,潘尊师成道于此。《云笈》所载者。宋治平三年改今额。前有古松,一围两合抱。后有苦杏,二丈,与松埒。鹭鹊巢集其上。厨院有宋熙宁间所铸巨镬四。叶元文有《记》。

龙德通仙宫 在县市南南塘。宋文懿赵公汝谈尝卜居于此。元至元癸未,住山郎如山,爱其溪山之胜,罄已资得之,更建宫宇,一新大师演道,灵应冲和。元静真君为书宫额。

元清宫 在临安县锦南乡,地名新路。住山舒元一故庐所在。至元甲午,即其地建。

冲天观 在九锁山门外,东天柱山所止。先是,宋咸淳间,住



山龚文焕,建于德清之青坡。至元壬午,知宫事周允和更建此处。

洞晨观 在县东郭河上,安乐山东。为陈季卿故址。宋景定癸亥,住山贝大钦建。

元阳观 在天柱步南三里,大涤山后。宋咸淳间,住山吴处仁建。

冲真观 在湖州路长兴州,晋葛仙翁炼丹之地。宋咸淳间,本宫道士周国寿,以古额兴建。

龙德观 在嘉兴路澈浦镇。宋景定间,本宫道士刘应善建。

玄同观 在杭州城癸辛街。至元癸巳,住山郎如玉建道院。大德辛丑,改为玄同观。

明星观 在县东二里,明星渚之上。事见《古迹门》。元至元辛卯,本宫道士史德芳,建道院曰来清。大德丙午,改为明星宫。

洞阳观 在台州宁海县东隅。元大德癸卯,本宫道士杨应世,买张氏宅改建。

岳祠道院 在县南湖之上。先是,为王人闻武功圃后,施地建祠,旁小阜曰凤凰山,以形似名。巨石林立,流水周旋几百余折。葛仙翁丹灶据其上,下可罗坐数人,有亭临流对之。元时,建道院于祠右扁,名凤山道院。

清真道院 在东天柱岭青檀山之阳。宋咸淳间,知宫事朱特立建。

凝真道院 在九锁外墓坞。元至元壬午,本宫道士姚崇道省城居移建于此。

若虚道院 在县市西,旧为沃氏居。元至元戊子,住山若虚曹至坚,得其地建院,故名。

通明道院 在县木日坞。元至元己丑,本宫道士金自吉建。

玉清庵 在闲林市东。大德己巳，本宫住持金致一建。

德元观 在县西，地名西捺村。至元乙亥，本宫住山吴德润重建。

清真庵 在石漈。至元庚午，本宫知宫事袁清一建。

益清道院 在临安县，地名後洪。元至元壬午，本宫道士何自清建。

紫清庵 在上坞青紫陇山下。元至元乙酉，本宫道士徐允熙建。

碧壶庵 在李坞石玉山下。宋咸淳间，副宫事李元纲建。

溪山庵 在天柱步。元大德丁酉，副宫事金常清建。

闲隐庵 在来贤岩后青山下。元至元己丑，本宫道士王允升建。

学隐庵 在西天柱岭西。至元辛卯，本宫道士陆继修建。

太平庵 在临安县，地名太平。大德甲辰，道士徐元英建。

集虚书院 在县东五里，碧塘福地。有巨井一所，世传葛仙翁炼丹于此。元贞丙申，道士集虚孟宗宝建院。

以上系洞霄本山接待宫观。

后录各庵院：

院

福严院 在县东南一十八里，招德乡。

普安院 在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宋白云□教大师创，改庵为院。一名传灯。

实际禅院 在县北三十里白社界。元至正元年，僧折庵禅师创，接待云水僧人。元末兵毁。明洪武三年重建。





宝严院 在县北一百二十里,古城界。旧名宝隆。梁乾化二年,僧觉海创。宋治平二年,改今名。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初重建。

灵源院 在县东一十二里,安乐乡。旧名龙泉。唐咸通七年,僧善本创。宋治平二年,改今名。元末兵毁。洪武二年重建。

澄鉴院 在县东一十五里,支巷界。宋绍兴二年,僧彦岑创。明洪武元年重建。

悟真院 在县西北三十里,长安乡。唐咸通八年,僧法显创。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初重建。

真君院 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南建界。旧名真君廨院。元至元初,僧永济开山。元末兵毁。明洪武初重建。

善应院 在县西南三十里,□家保。旧名灵隐院。梁天成元年,僧宝牛禅师开山。宋治平二年,改今额。元末兵毁。明洪武二年重建。

瑞相院 在县西北五十里,长安乡。宋乾道间,僧义初开山。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四年重建。

慧照塔院 在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元大德元年,僧如志创。至正末兵毁。明洪武初重建。

定一院 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常熟乡厚郎界。元至大间,僧文晟创。元末兵毁。明洪武初重建。

明心院 在县西舍界。旧名资福。周广顺元年建。宋绍兴五年,改此额。今废。

定水院 在安乐乡。宋绍兴二十八年创。今废。

崇因报国禅院 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常熟乡。宋乾德三年创。今废。

寿圣院 在招德乡。梁时创。今废。

崇先资福院 在县西南一十二里,招德乡。宋绍兴二十九年建。今废。

正观院 在县南一里。名祈福。梁天监二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址存。

宝林院 在县西二里。宋乾道二年创。

净安院 在县南二里。名南禅。梁乾化三年建。宋治平间,改今额。

妙智院 在县东南二里。名观音。宋乾德三年建。治平三年,改今额。

兴道院 在县南二十五里,招德乡。唐麟德二年,僧殊胜创。元末兵毁。明洪武十年重建。其院四围石岩,前有一石如孟钵形,颇为清胜。

胜因院 在县东五十里。旧名报胜。唐开成二年,僧弥兴开山。宋治平二年,改今名。元末兵毁。明洪武十年重建。

真武院 在县西十里,长沭湾丁桥铺。康熙十一年,知县张思齐,捐俸重修。

庵

茶亭庵 在县东关外。明万历年间,僧鉴空建。施茶汤,安宿云水僧。吴方伯用先题“吃茶去”三字。其关隘于行旅为要区云。

永胜庵 在县东一十五里,支□界。宋咸淳间创。明洪武元年重建。

胜福庵 在钦德乡。元至元间创。明洪武十二年重建。

西教庵 在山后界。元至元初创。明洪武间重建。

迎恩庵 在白社界。宋咸淳间创。明洪武元年重建。





重阳庵 俗名圣堂,在石濂镇。里人翁氏舍基建。明万历四十四年重新。

万行庵 在县东二里。住持僧照元建。凤仪塘外。

旧庵 在县东南五里许,马鞍山阳。耆民孙濂,舍田五亩奉香火。

新庵 在县东南五里许,马鞍山坞北。

衍嗣庵 在同化乡盛宅界。故民徐瀛、僧无边,助田八亩、山十二亩,延僧净明焚修。

碧云庵 在舟枕山。旧名碧霞庵。僧性良寂照修建。

太平庵 在县北十五里,白社界赤里坂。里人周锦、住持僧性受建。

新阜岭茶庵 在县南十五里。僧印如建。

法隐庵 县北岸山。

竺舍庵 县东南金宋保。

堂

龙王堂 在县西半里,苕溪馆之基上。面瞰溪,下有潭。遇旱,县必祷之。后圯。宋咸淳六年重建。元末兵毁。潭尚存。

观音堂 在县北一十九里乾岭上。昔邑人童氏,年五旬无子好善。一夕,梦观音语曰:“汝阴功广大,今当有子。”后果生一子。遂建堂塑像奉祠。人以为好善之证云。今改名清远庵。

殿

三宫殿 在县南三里半塘。明万历三十年,知县程汝继建。三十七年水灾,丈湖,请于抚按□道,给殿基产五十五亩,知县戴日强,增修殿□,置放生池、筑殿通道程公井至闸口。立碑禁□,筑堤

官路,通富阳上八府,路有邹公塍。

地藏殿 旧基在石门桥东。计十五亩。知县戴日强重建。

天医殿 在三官殿之右。新安吴宗倡众建。董事者,俱载《善信录》。

阁

文昌阁 在县东关外,南渠河中,面西。明万历二十年,知县舒嘉兆建。日久颓废。康熙十三年,知县张思齐,以合邑人文地利所关,捐俸倡率士民修复,并通浚桥梁。

亭

望湖亭 在县南三里,南湖塘上。唐县令归珖建。

鳌亭 在南湖中山上。唐县令卢鹏建。今废。

湖心凉亭 在南湖中。景泰二年,义民徐浩建。

南凉亭 在下湖塘。

西凉亭 在上湖塘。俱义民徐曦建。

由拳凉亭 在县南二十五里。

新岭凉亭 在县治北十里。

乾岭凉亭 在县治西北二十里。

西门茶亭 在县治□门外。塑元帝像于中。每于冬夏,施盖茶汤。万历乙酉岁,邑人沈□建。

邵墓桥凉亭 在县北十五里。

轩

天趣轩 在惠泽祠内。邹余建。



卷之四 官师志

古者因事设官。事有大小，官以之有崇卑。凡吏于兹土者，皆所以为民也。历代官守，沿革不同。先之以职员更迭不同，次之以年表贤否不同，终之以宦迹。是以君子贵有终也。志“官师”。

知 县

古称元元所系，命莫如长吏。邑以名宦著者，代有之。如汉陈浑、唐归珧、宋杨时，皆以治水，有大功德于民，尤为表表。因采曩籍，列职官序次于左。语曰：“甘棠不择地，畏垒不易民。”征往劝来，用告有位。

东汉 以前无考

陈 浑 灵帝熹平元年任，有传。

晋

顾 众 明帝大宁元年任。

顾 颉

葛 洪





范 审 简文帝咸平元年任,有传。

范弘之 孝武帝宁康三年任。

宋_{六朝}

徐赤符 武帝景平元年任。

刘道铉 文帝元嘉四年任,有传。

沈昙庆 武康县人。

沈 宪 世次无考。

齐_{六朝}

乐 琰 建元四年任。

何敬叔

陶 籍 有传。

梁_{六朝}

丁 遵 武帝朝尝为临安令,造丁桥。

沈休稚 武康县人。

陈_{六朝}

钱道戢 有传。

刘允恭 有传。

隋_{无考}

唐

卢 鹏 贞观五年任。

陈允升 上元二年任,有传。

咸廩业 开元二年任,集贤院修撰左迁。

李 复 大历四年任,有传。

范 愔 五年任。
陈 芬 十年任。
林 恣 莆四县人,元和元年任。
常师儒 长庆五年任,有传。
归 珣 有传。
张士衡 无考。
李 宗 无考。
高 回 无考。

宋初余杭为望县,绍兴中升畿,设官如左

陆同方 咸平四年任。
章得一 《咸淳志》作德一,有传。
柳 永 景祐元年任,字耆卿,有传。
齐公移 《咸淳志》仅有姓。
扈大亮 熙宁三年任。
李元弼 绍圣元年任。
邹惟叙 元符元年任。
黄 颀 建中靖国元年任。
黄 中 颀、中二人相继为令,见名宦传。
毛 毳 无考。
关 澥 无考。
杨 时 有传。
孙延寿 政和二年任。
江 裘 有传。
陈执礼 政和五年任。





- 曾 高宗建炎初任。
- 张元嗣 有传。
- 蔡垣之 绍兴元年任。
- 范仲将 有传。
- 江舜俞 无考。
- 蒋安定 无考。
- 卫 夔 无考。
- 钟 颖 无考。
- 史 才 绍兴十二年任。
- 钱 墀 绍兴十四年任。
- 史廷俊 绍兴十六年任。
- 陈 涛 绍兴十九年任。
- 宋 遥 无考。
- 朱光胄 绍兴二十年任。
- 郑嘉正 绍兴二十三年任。
- 赵公硕 绍兴二十六年任。
- 张端简 绍兴二十九年任。
- 王 裳 绍兴三十二年,移临安县县丞。
- 李元弼 无考。
- 郑 烈 隆光元年任。
- 黄师中 隆兴二年任。
- 李 渥 乾道二年任。
- 孙 铎 乾道五年任,八年改差盐运判。
- 施广定 乾道八年任。
- 魏尧臣 乾道九年任。

廖 挺 淳熙二年任。
陈 序 淳熙五年任。
张 淳熙七年任。
汪择善 淳熙十年任,丁忧去。
孟必先 淳熙十二年任。
葛 峤 淳熙十五年任。
江 洵 绍兴二年任。
周 章 有传。
薛 甫 庆元四年任。
鲍公叔 庆元五年任。
王允初 《咸淳志》作允叔。嘉泰二年任。
彭大辨 开禧元年任。
张 嘉定元年任。
丁 黼 嘉定三年任,除干办诸司审计司。
赵师恕 有传。
钟 颖 嘉定十年任,本年改濠州通判。
沈 杲 嘉定十二年任。
曾 樵 嘉定十三年任。
赵希焄 嘉定十五年任。
吕 午 有传。
江 先 绍定元年任。
钱肃孙 绍定二年任。
赵希磐 有传。
黄必大
徐齐卿





翟 洁

王斗文

李伯恭

李 良

张 刍

陈惟忠

江鸮举

赵必鞏 宗室。

刘祖汉

许 钟

鲁景孙

叶成子 以上俱无考。

王元持 景定元年任。

徐 矩

高义和

赵与鏐

刘希颜

曹良治

程士逊

常 权 以上年代俱无考。

元

忽都鲁沙拓 大德七年任。官名达鲁花赤。

线 荣 有传。

常 济 有传。

王 昌 有传。有《德政碑》。

也先帖木儿 至元三年任。官名达鲁花赤。

常也先 有传。

明

也速帖儿

魏本初

梁 初 有传。

王原良 洪武十年任。

刁 霖 洪武十六年任。

史原远 洪武十八年任。

王 弼

张 涣

林 源 永乐元年任,有传。

尹 恭 永乐三年任。

朱永明 永乐十六年任。

贡 亮 宣德元年任。赣县人,由监生。

陈 斌 宣德二年任。武进县人,由进士,以监察御史左迁。

陈伯敬 宣德四年任。

黄 鑫 正统三年任,有传。

李 郁 山阳县人。由监生。正统十一年任。

吴 鉴 金坛县人。由监生。正统十二年任。

吴 伦 华亭县人。由进士,以监察御史左迁。天顺元年任。

张 敏 天顺五年任,有传。

李 瓚 石首县人。由举人。成化二年任。





- 武 英 滑县人。由举人。成化九年任。
- 郑 轼 成化十五年任,有传。
- 尹 漳 平乡县人。由举人。成化二十三年任。
- 张 僖 灵璧县人。由进士。有传。
- 孙 冕 金坛县人。由进士。弘治元年任。
- 冉继志 弘治七年任,有传。
- 陈 璞 溧阳县人。由举人。弘治十五年任。
- 印 治 六安州人。中举人。弘治十八年任。
- 彭辨之 正德四年任,有传。
- 唐 鹏 南郑县人。由举人。正德九年任。
- 喻 江 藤县人。由举人。正德十二年任。有《去思碑》并传。
- 曾玉山 乐安县人。由举人。嘉靖四年任。
- 王 确 有传。
- 尹 嵩 东莞县人。嘉靖九年任。
- 陈天贵 长洲县人。嘉靖十年任。
- 李 鹏 泰州人。嘉靖二十年任。
- 蔡润宗 有传。
- 梅继芳 宣城县人。嘉靖二十七年任。
- 周之冕 有传。
- 吴应征 莆田县人。嘉靖三十四年任。
- 何 鏊 闽县人。嘉靖三十八年任。
- 张应亮 有传。
- 孙世用 丰城县人。嘉靖四十一年任。
- 石应潮 有传。
- 邓中曜 宣化县人。隆庆三年任。

林大伦 有传。
万士祯 宜兴县人。万历元年任。
陈启明 鄞县人。万历四年任。
濮阳棐 广德州人。万历五年任,有传。
高则巽 有传。
杨 伟 有传。
祝 逢 舒城县人。由选贡。万历十七年任。
舒兆嘉 湖广人。由选贡。万历十八年任。
吴自新 南海县人。由举人。万历二十三年任。
雷启御 广西人。由举人。万历二十五年任。
陈其怀 怀宁县人。由选贡。万历二十六年任。
储应爵 有传。
卢钦明 广东人。由举人。万历二十八年任。
程汝继 有传。
刘嘉猷 上海县人。由进士。万历三十五年任。
戴日强 有传。升本府同知。
陈士俊 上饶县人。由举人。万历四十四年任。
安 选 新泰县人。万历四十七年任。
马用铎 晋江县人。由举人。天启三年任,有传。
马廷宠 云南人。由举人。天启六年任。
李芳春 广东人。由举人。崇祯元年任。
李如玉 鄱阳县人。由举人。崇祯四年任。
陈朝亮 闽县人。由恩贡。崇祯七年任。
李可埴 善化县人。由进士。崇祯九年任,升主事。
胡階庆 绩溪县人。由举人。崇祯十三年任。





胡端坤 上元县人。由恩贡。崇祯十六年任。

邹 璘 华阳县人。由进士。崇祯十七年任,有传。

国朝 自顺治二年以前,系委署县事,例不书

刘 瑞 直隶安肃县人。由举人。顺治三年任。

朝国辅 奉天锦州人。由国学生。顺治五年任。

胡尔俊 江南江浦县人。由选贡。顺治七年任,有传。

费国暄 江南无锡县人。出进士。顺治八任,有传。

戴旭华 江西金溪县人。由进士。顺治十一年任。

宋士吉 江西奉新县人。由拔贡。顺治十七年任,升山西保安州知州。

张思齐 奉天辽阳州人。由荫生。康熙八年任。

县 丞

邑丞掌尺籍伍符,佐征输;而守在水利,关利害尤大。惟是疏导堤防,斯为称职。如邑载成公无玷,其最也。

宋 以前无考

成无玷 由进士。宣和五年任,有传。

徐聿成 建炎三年任。

章 籍 绍兴元年任。造龙光陡门。

郑昌时 绍兴三年任。

徐寿卿 绍兴五年任。

吴 元 开庆元年任。有传。

明

- 韩修爵 洪武十一年任。
- 萧文浚 洪武十六年任。
- 丘子强 洪武十八年任,有传。
- 李 发 有传。
- 韩希颜 孝感人。洪武二十二年任。
- 桂廷芳 宣德四年任。
- 颜 镕 宣德六年任。
- 颜用和 正统元年任。
- 丘熙岳 正统五年任。
- 于 善 景泰四年任。
- 朱 彪 婺源县人。文公世孙。成化元年任。
- 孔 章 成化二年任。
- 张 鹏 成化四年任。
- 段 德 福建人。由监生。成化十年任。
- 马 衡 蒲圻县人。成化十四年任。
- 高 洪 颍州人。成化十九年任。
- 傅廷用 铅山县人。成化二十年任。
- 李万钟 成化二十二年任。
- 金 灿 桐城县人。成化二十二年任。
- 王文昌 大庾县人。成化二十三年任。
- 东 镐 弘治元年任,有传。
- 郁 文 永宁县人。由监生。弘治二年任。
- 孙 泰 芜湖县人。由监生。弘治四年任。





- 胡志澄 舒城县人。由监生。弘治十五年任。
- 叶 晷 昆山县人。由官生。正德三年任。
- 牛 继 鄢县人。由监生。正德四年任。
- 郭 俊 渭南县人。由监生。正德七年任。
- 王 禄 平原县人。出监生。正德十年任。
- 索 瑛 宿州人。由监生。正德十四年任。
- 贾明通 巢县人。由吏员。嘉靖二年任。
- 金 旦 房县人。由岁贡。嘉靖十三年任。
- 毛万英 平江县人。由岁贡。嘉靖十六年任。
- 蔡晋臣 曲江县人。由监生。嘉靖十八年任。
- 许世能 湖广九溪卫人。由岁贡监生。嘉靖二十二年任。
- 赵 金 舒城县人。由吏员。嘉靖二十六年任。
- 于 鹄 夏津县人。嘉靖二十八年任。
- 张 镐 霍丘县人。嘉靖三十四年任。
- 洪 鸾 海阳县人。嘉靖三十六年任。
- 王元守 高邮州人。嘉靖四十一年任。
- 严从仁 淮安卫人。嘉靖四十五年任。
- 周一中 贵池县人。隆庆三年任。
- 冒承祖 如皋县人。万历元年任。
- 陈嘉禾 贵池县人。万历三年任。
- 曹泰来 华亭县人。由监生。万历五年任。
- 游于善 南溪县人。由选贡。万历七年任。
- 张暗然 宣城县人。由贡生。万历十一年任。
- 王袁志 长寿县人。由吏员。万历十六年任。
- 陈恒言 长沙卫人。由选贡。万历十九年任。

萧茂新 潮阳县人。由监生。万历二十三年任。
李 果 枝江县人。由监生。万历二十五年任。
刘德一 通许县人。由监生。万历二十九年任。
成士俞 通州人。由监生。万历三十一年任。
苏振宗 安南县人。由吏员。万历三十六年任。
卫宗尧 江夏县人。由吏员。万历三十九年任。
汪彦钦 歙县人。万历四十二年任,升本省台州府松门卫经
历司经历。

宋士达 永宁卫人。由选贡。万历四十六年任。
许宏志 琼山县人。
王杨宾 福建人。
姚之夔 应天府人。
刘绍汉 湖广人。
齐国选 怀宁县人。
章大晓 安庆府人。
沈寿益 宣城县人。
车本礼 玉田县人。
宁有奇 良乡县人。崇祯十五年任。

国朝

丁益高 江南宣城县人。顺治二年任。
刘应中 直隶井陘县人。顺治十年任,升武昌府同知。
王运隆 山西五台县人。顺治十七年任。
王家善 河南鄆城县人。康熙二年任。
林增高 福建福清县人。康熙四年任。





主簿^{今裁}

簿督邮徼,诸践更廉。盗禁奸,理盐课,事亦较□,载其清静。民以宁谧,厥职有攸。赖焉簿书,云乎哉。今裁。

唐

李珙 无考。

宋

葛书举 江阴县人。绍圣元年任。

李聿福 绍兴元年任。

李彦颖 由进士。绍兴十八年任,有传。

崇延年 淳熙十二年任。

吕大勋 绍兴元年任。

孔应选 先圣五十一代庶孙。嘉定十二年任。

娄亿年 无考。

元

周约 大德七年任。

明

黄思道 洪武元年任。

邹希贤 洪武八年任。

宋安礼 洪武十一年任。

武自良 洪武十六年任。

黄宗振 永乐三年任。

薛克新 景泰元年任。
薛 铭 天顺三年任。
金 山 英山县人。成化三年任。
李 芳 衡阳县人。成化四年任。
徐 经 仙游县人。成化十年任。
莫 广 广西人。成化十二年任。
金 灿 成化十年任。
徐 森 崇安县人。成化十九年任。
魏 通 单县人。成化二十三年任。
闵 镛 应州人。由监生。弘治十年任。
陈 祥 弘治十五年任,有传。
陈 忠 巴陵县人。由监生。正德六年任。
张 霞 泾县人。由监生。正德十一年任。
郑 受 通山县人。嘉靖二年任。
谢 珙 六合县人。由监生。嘉靖十年任。
吴文卿 望江县人。由监生。嘉靖十五年任。
陈 鸾 大庾县人。由岁贡。嘉靖二十年任。
冯唐世 平南县人。嘉靖二十八年任。
杜 卿 安远县人。嘉靖三十二年任。
黄 宾 琼山县人。嘉靖三十七年任。
赵世雍 华亭县人。嘉靖四十一年任。
魏朝彰 阳谷县人。嘉靖四十二年任。
陈正学 五台县人。嘉靖四十三年任。
王 霖 海门县人。隆庆元年任。
杨 炼 应山县人。隆庆四年任。





- 孙承宗 安源县人。万历元年任。
韩 宁 上饶县人。万历三年任。
李为则 兖州府人。由选贡。万历六年任。
沈乾育 吴江县人。万历九年任。
张祖荣 麻城县人。由选贡。万历九年任。
高以谟 宣城县人。由监生。万历十一年任。
贾 铨 长垣县人。由监生。万历十五年任。
曾子华 永丰县人。由监生。万历十七年任。
李尚仁 沂水县人。由选贡。万历二十一年任。
周云桂 南城县人。万历二十三年任。
赵应期 溧阳县人。由监生。万历二十七年任。
顾世芳 山阳县人。由儒士。万历二十九年任。
梅一经 宣城县人。由监生。万历三十一年任。
郭宇奇 安福县人。万历三十五年任。
廖 锦 高要县人。万历三十九年任。
蔡公佑 宁都县人。万历四十四年任。
俞大治 长洲县人。万历四十五年任。

典 史

佐史之职，惟文无害，乃见才谔。邑之专莅者，独操练，民快耳。旧三载一大计，则奉计簿从事者，惟是职有焉。

唐

丁仙芝

郑 锐 无考。

郑思敏 无考。

宋

孔仲文 熙宁间任,有传。

杨汝为 高宗时任。

史纯臣 高宗时任。

胡辅之 绍兴元年任。

赵嗣参 临海县人。世次无考。

元

闻人符 大德七年任。

明

杨 得 洪武四年任。

白 洁 代州人,成化四年任。

龚 汉 南昌府人。成化十年任。

齐 彰 益都县人。成化十三年任。

施 朴 龙溪县人。成化十四年任。

林 喆 莆田县人。弘治元年任。

李 麟 临朐县人。弘治六年任。

戴 荣 凤阳府人。弘治十一年任。

宋 焕 进贤县人。弘治十五年任。

彭 时 黄冈县人。正德三年任。

段 缙 湖广人。正德八年任。





- 胡 标 丰城县人。正德九年任。
陈 鉴 福建人。嘉靖元年任。
涂朝任 丰城县人。嘉靖五年任。
杨绍萃 丹徒县人。嘉靖八年任。
聂 镗 五河县人。嘉靖十年任。
叶世沛 贵溪县人。嘉靖二十三年任。
胡 华 莆田县人。嘉靖三十七年任。
叶 繁 邵武府人。嘉靖二十七年任。
刘 清 南昌府人。嘉靖三十一年任。
姜 贯 来安县人。嘉靖三十七年任。
王 仁 平乡县人。嘉靖四十年任。

(中缺)

- 何春华 广东人。
应国聘 福建人。
林成辉 福建人。
吴 彝 福建人。
皮士辉 靖江县人。
韩昌裕 福建人。
蔡应选 福建人。
李尚璧 池州府人。

国朝

- 戴明扬 宁国府人。

张维昌 陕西人。

徐显昌 山东人。

马应举 大名府人。

教 谕

广厉学官,首重师儒。一切署文,书及弟子。殿最谕为政,惟是明六艺,以课之;躬儒行,以风之。雍序之间,彬彬礼乐兴焉。教职岂不首重乎哉!

明

王 奎

王志学 括苍人。

王 羽 见“寓贤”。

诸 相 云南人。

褚文亮

朱 瑛

郑循初 有传。

罗 升 有传。

徐良珠 莆田县人。由举人。

李 森 永新县人。由举人。

程 定 开县人。由举人。

周 溥 莱州人。由举人。

林诚通 有传。





- 黄彦 新会县人。由举人。
李尚宾 马平县人。由举人。
张薰 山东人。由贡生。
马昂 临桂县人。由举人。
郑庆辰 潮阳县人。由举人。
宋治 凤阳府人。由举人。
万开睿 南昌府人。由岁贡。
阴暎 宁化县人。由岁贡。
杨荣选 泰州人。
李鹏举 有传。
沈洪 无考。
罗礼 永丰县人。
罗濂 宣城县人。由举人。
苏日华 海阳县人。
陈楠 建安县人。
谭音 始兴县人。
沈诺 会昌县人。
张雾 桐乡县人。
王宏 会稽县人。
叶恒荫 太平府人。
沈相 石门县人。
戈相 丽水县人。
向楫 慈溪县人。
张承宪 鄞县人。
马应龙 武进县人。由举人。

刘惟哲 云南人。
梁其性 宜春县人。
沈子淳 德清县人。由举人。
王 琪 慈溪县人。由举人。
马 燧 会稽县人。由举人。
张汝舟 五河县人。
潘可观 青浦县人。
沈茂彬 慈溪县人。由举人。
张之铭 山东新城县人。由举人。
徐启钺 无考。
宋奎光 常熟县人。由举人。
陶爽龄 绍兴府人。由举人。有传。
刘调元 定海县人。
吴 铭 吴江县人。由举人。
高腾蛟 余姚县人。由举人。
王文蕃 山阴县人。
王端笏 湖广人。由举人。
包灏本 会稽县人。由举人。

国朝

张仲义 绍兴府人。由举人。
黄德徽 处州府人。
程廷诰 仙居县人。
朱宗文 海盐县人。由举人。
何思卿 淳安县人。





施之圻 归安县人。由举人。

杨 鼎 德清县人。由举人。

训 导_{今裁}

庠序之政，有帅之者。而复置左右以翼之，盖□《周官》师徒教官之属，百有余人。以端教化，淑人才，任均重也。今责在掌教而分导。裁。

明

邹 济 见“荐辟”，有传。

龚文名

朱 义

李尚直

陈宗礼 见“荐辟”。

方彝仲

陈 实

熊景晖 吉水县人。

卞 经

潘 濂

沈 瑛

程 钦

杨 清 江西人。

黄 同安县人。由监生。

汪 沛 贵溪县人。由监生。
楔 圻 建阳县人。由监生。
游 肃 瓯宁县人。由监生。
陈 澗 长乐县人。由监生。
陈 珣 定远县人。由监生。
吴 祯 荆州卫人。由监生。
吴 玺 晋江县人。由举人。
虞伯祥 金坛县人。
陶 祯 南昌府人。由举人。
程进谅 婺源县人。由监生。
陈 纯 商河县人。由监生。
连 杰 福建人。由监生。
蒋 翔 湖广人。由监生。
祝 瑾 德兴县人。由监生。
钮 江西新城县人。由监生。
练 萃 德兴县人。由监生。
夏 模 德兴县人。由监生。
李廷魁 琼山县人。由监生。
寸 金 鹤庆府人。由监生。
宋守约 通山县人。由监生。
戴 畅 南靖县人。
黄 钺 莆田县人。
张 泉 临川县人。
刘承芳 费县人。
黄质鲁 分宜县人。





谭嗣龙
周 宾 上饶县人。
何 珍 蒲圻县人。
谢 铎 繁昌县人。
崔 洋 丰城县人。
张学易 华亭县人。
史可信 建平县人。
蒋 坪 长洲县人。
曹 约 清江县人。
何其鲁 武进县人。
采九德 海盐县人。
诸 秀水县人。
周文鸾 寿宁县人。
陈 相 诸暨县人。
杨一科
萧汝为 靖海县人。
徐 法 西安府人。
黄钦聘 和平县人。
方道焯 歙县人。
王思旦 丹徒县人。
周时佐 由岁贡。
邬 悦 丹徒县人。
祝世雍 德兴县人。
刘庆余 归化县人。
戴承学

闵宗明 乌程县人。
李恩芳 睢宁县人。
李之芳 武康县人。
沈 汶 乌程县人。
陈万安 分水县人。
华成麟 贵州人。
郑光弼 慈溪县人。
应逢源 永康县人。
陈 让 武康县人。
黄国华 常熟县人。
田向荣 封丘县人。
郑禹铭 桐乡县人。
杨维栋 湖广人。
刘承杰 宁波府人。
吴希点 庆元县人。
何正举 分水县人。

国朝

唐九纬 山阴县人。
孙楚如 平湖县人。
项有鼎 宁海县人。

名 宦

昔人传循吏，谓所居民富，所去见思。后世读其书，





慕其人,弦歌尸祝,代有专祠。邑自汉唐宋三贤外,远者范武子,近者王介夫,详之纪载。煌煌俎豆,百世为昭,顾不伟欤!

知 县

汉

陈 浑 熹平元年,为余杭令,多惠政。其于治水利,迁城墉,功尤大。县有苕溪,自天目万山发源,洪潦岁一再至,势甚奔涌。溪小不能容,则泛滥横溢,漂没田庐,邑被其灾,且冲激害及邻县。浑至,度地形,于溪南辟上下两湖,即湖之西北凿石门,导溪流入湖,以分杀其势。又延袤筑湖塘三十余里,俾水暂有所滞。然后安徐出滚坝,不至怒驰。乃于沿溪一带,增置陡门、塘堰数十处,俾蓄泄以时,旱涝无患,民至今利赖之。初,邑城在溪南,南渠河东通会省,舟楫往来虽便,而地平衍,形势控扼势不足。及浑得请于朝,遂改置于溪北,背观国山列嶂,面临苕溪,环抱如玦,筑城浚濠,卫民固圉,屹然为杭郡西陲重地焉。后唐及元,再徙溪南,未几竟复原址,如陈公旧,即今县治是也。识者以浑所建,为百世不易云,泽垂永远。邑人祠祀之南湖塘,以当时勩力有劳者段主簿、郎典案配食。唐长兴五年,封灵卫王。

晋

范 宁 字武子。少笃学,多所通览。简文帝为相,将辟之,为桓温所讽,遂寝。温卒后,始释褐为余杭令。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期年,风化大行,自晋江左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

也。在职六年,迁临淮太守,封阳遂乡侯。顷之,拜中书侍郎,多所献替。孝武帝甚亲爱之。

宋^{六朝}

刘道锡 元嘉间令余杭,有能名,与钱塘令刘道真,咸用治最。文帝遣扬州治中从事沈演之巡行,表荐余杭令刘道锡及钱塘令刘道真。文帝嘉之,各赐谷千石。而演《疏》尤称锡能率先吏民,住塘捍水,著异绩云。

齐

陶籍 字文海,弘景之子也。仕齐为余杭令。政化如神,善于摘伏,下莫能欺。性颇不检,俄为百姓所讼。事白,又为钱塘县令。下车行政,咸谓数十年来未有也。籍好学,有才气。为诗类谢灵运,人咸谓:康乐之有陶籍,如老聃之有庄周云。

陈

钱道戢 字子韬。少以孝行著闻。为余杭令,多惠政。

刘允恭 为令治事详明,临下清简。囹圄空,田野辟。去之日,百姓感其德,为立《德政碑》。

唐

陈允升 上元二年为令。有《碑》以记德政。

李复 大历四年为令。有善政,民立《碑》,载其行事。

归珧 宝历元年,为余杭令。当是时,邑水利如汉陈浑故迹渐远矣。珧至,因其旧增修南上、下二湖,溉田千余顷,民以富实。仍开北湖取土,筑西北甬道,径直百余里,以免行旅山水之患。盖邑□通徽州。凡往杭郡者,率由是道。而滨湖沮洳,山水暴至,民多溺者。久则别出纾路,跋涉为艰。自珧甬道之筑,客旅安行无虑





焉。耆旧又传：珧作溪塘，时洪水冲决，功用弗成。珧与神誓：“民遭此水溺不能救，是珧不职也。神衿于民，亦何忍视其灾！”堤由是筑就，至今人名之曰“归长官塘”。民感其德，为建祠立碑以报之。

常师儒 长庆二年，为余杭令。时县有虎患。师儒为文，告仇山之神，以遣之。患遂息，民感其德。

宋

章得一 景德中为余杭令。建学崇儒，风教茂振。

柳永 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令。长于诗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建玩江楼于溪南，公余啸咏，有潘怀县风。

杨时 字中立，号龟山。福建将乐人。伊川程先生高弟也。崇宁五年，为余杭令。专务以德化民，而于水利犹尽心力。蔡京当国政，其母前葬余杭，以术者言，欲浚南湖潴水为胜，托言于民便。事下，询诸父老，不可。时极言力沮之，京遂止。盖南湖承天目万壑之流，必平时空虚，然后暴雨洪水骤至能受也。若先潴水，则湖之量已满足矣，一遇急流，势无所容，必泛滥为邑患，此其地形利害，不难知也。独时不畏强御，言于蔡京贵盛之日，人以时为难。后去官，邑人怀其惠，慕其教，因建“龟山书院”以祀之。久之，院渐废，地为居民。有明成化中，邑大宗伯邹公榦，令太学生方景高，捐地立祠，榜曰“惠泽”，祀陈浑、归珧及时，亦名“三贤祠”。今在南湖塘上，三公仍祀“名宦”。

江袞 宣和间为令。父老传称：袞掘地决狱，政称神明。时有贾人欲侵寺地者，先瘞界于地中，诬寺僧占民间地。袞勘之，得其情，因问贾人：“以何为验？”言：“自父时，有石刻存地中为界。”袞



掘地得石,笑曰:“石则是矣。而覩土乃新筑,必汝伺僧之出盗瘞者。”一讯具服,果盗瘞者也。人咸惊异,故云。常因陈、归二令南湖旧迹,且广询故老,得其利病所在,躬督修浚,寒暑无辍。县丞成无玷有《水利记》,以纪其迹甚详。今祀“名宦”。

张元嗣 建炎三年为余杭令。修县治、建学舍,文教赖之。

范仲将 绍兴五年令余杭。以旧学湫隘,易地重建。风教盛行,士人颂之。

周章 绍兴五年,为余杭令,有政迹。尝修筑溪湖塘岸,以防水患。民得安。民为立祠香泉坊祀之。又祀“名宦”。

吕午 字伯可,歙县人。嘉定四年进士,历官以操守称。知余杭时,以言者罢。公论大不平,然自此名愈重。

赵师恕 嘉定八年,为余杭令。爱民,勤于农事,劳或不辍。因雨泽愆期,地多荒白。上书于朝,请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以备岁俭。谓种稻则费少利多,杂种则劳多获少,所以民多惮其劳。然专种稻,一遇水旱,则一年之望尽绝矣。杂种先后参差,此失则彼得,多少亦足以救目前急。但虑救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课责输,则非徒无益,而且为民累。若从便杂种,又使之多寡皆为已有,则不劝而勤,民可无饥。望如所陈,下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无分其地利,官无取其秋苗,庶几农民得以续食,官亦可以免赈救之费。朝命从之。人谓得救荒善策焉。

赵希磐 宋公族也。绍定间,令余杭。时年方壮,而识老成,政号清静,邑里安谧。尝新县治,不劳民而成。洪咨夔为之《记》。

毛毳 黄颀 黄中 并余杭令。其政绩无考。《县志》旧载故老云:宋毛毳、黄颀、黄中,皆贤令之尤。其传必有自来矣。二黄相继为令,中面黑,颀面白,人以黑白分之。



元

常 济 大德十一年,为余杭尹。岁饥,民多流亡。济请于江浙行省,以本县储粮赈之,活民万数。父老至今能道之。

缙 荣 字子华。大德间为余杭令。时永安寺僧勾结豪家,倚势压乡民。荣在任,每挫辱之。一日,江浙省平章也速答儿,因猎至其寺,僧潜之,遂使辱荣。荣抗辞以对,容气俨如。左右皆慑,僧竟无能为力也。由是名重一时。人极称其刚介,有古风焉。

王 昌 字子荣,青州益都人。延祐元年,为余杭令。时临安许椿赴京,言各县田税不均,命下平章张闾经理。昌力办之,事得暴白,惠及旁邑。转徽州推官。及卒,还葬余杭观国山下,民悲思不忘,立石颂德。且貌其像祀之。今儒学《王承务德政碑》尚存。

常野先 至正十三年,为余杭尹。增筑南湖塘,又增县西官塘十八里。迄今免水溢之患,民怀其惠。

明

梁 初 溧阳人。洪武七年,知余杭县。时邑始内附,民尚逃匿,未尽复业,田里荒芜。初多方招徕,导民开垦,旷土尽辟。有虎白昼噬人,初祷于城隍神祠,其患遂息。抚字有法,民乐耕桑。数年之间,烟火相望,鸡犬相闻,变萧条为蕃殖,且孜孜兴学校。人士至今称之,祀“名宦”。

林 源 字仁本,福建长乐人。永乐元年,知余杭县。首兴学校,修大成殿,造明伦堂,增广生员,朔望劝讲,生徒咸知感励,故邑中科目,得人为盛。赋役均平,催科不扰。凡部使者行县,询吏贤否,至林令皆以“公勤廉敏”四字为对。明初重久任,凡内外官,皆以三年考核,三考为满。源再考入覲,铨曹用治最,恩例复职邑。



詹事邹公济在朝，为文宠其行，且以朝廷委寄得良牧，而吾邑尹久于其任，能永惠余民为庆云。今祀“名宦”。

黄 鑫 江西星子人。由儒士保举。正统三年，任余杭。居政清勤，多扶植善良，不惧豪右，故民冤抑得伸。后解任家居，民有感德者，多怀土物以遗之。其感民有如此。

张 敏 保定府蠡县人。由举人，天顺五年，知余杭。时俗多豪猾，敏惠及善良，威制豪强。居二年，事集民安，治绩称九县最。后以母忧去。士夫悲思，作《青天歌》送之。

张 僖 字公锡，灵璧县人。由进士擢山西道御史。天顺间，上封事，误以私印钤记，谪令余姚，更令河南永宁。以内艰归。服终，补知余杭。邑有水怪虎患，僖为文告神，即宁息。狱讼造庭者，令仍常服入，曰：“子见父母，岂得废礼？即不肖，此有法耳。”以尤异，擢知杭州。众号泣追送，至会城者千余人，儿童则骑竹马，以《青天歌》谣之。居杭，侵岁，设法赈济，所全活约六万余人。晋湖广参政。

郑 轼 字式之，江西永丰人。由进士，成化十五年，知余杭。以清白自持，下车即询民情，厘革旧弊。征夏秋二税，皆预与民为期，乡无吏迹，而输纳者尝先于他邑。民爱之如父母，乐之如时雨。性至孝，母老随任。卒之日，棺敛不备，轼勉克勤事。有以赙奠馈者，一切却之。遂不携一物以行，民无老幼，皆流涕送之。后升监察御史，转湖广佥事，致仕。

冉继志 字孝隆，直隶蠡县人。由进士，弘治七年，知余杭。聪察过人，狱无留滞。居三年，能誉旁达。升都察院都事。未久，出知平度州，任至苑马寺卿。

彭辨之 字问夫，霍山人。由进士，正德四年，知余杭。莅政



从容,不宽不猛。事不便于民者,辄更易之。故教化易行,民心顺服。每均徭,里甲皆手自编定,虽士大夫家,不少假借。居三年,六事具举。以母忧去。服阕,简除武选司主事,升郎中。后知饶州府。

喻江 字朝之,广西藤县人。由举人,正德十二年,知余杭县。性廉介,乐易爱人。至有利害关一邑,则果于有为,毅然无所畏惮。平时则教养多方,小民以为易近。先是,邑尝饥荒,野多旷土。江为之括正区畝,招集承佃,民岁得增米万余石。见塘坝圩陡,被山水冲激者,时务修筑,以备旱涝,未尝少怠,值亢旱,则必虔诚至祷,祷必应。而乡市淫祠,不能为民御灾捍患者,悉毁之,以为社学,教民间子弟。睹孔子庙庭渐湮,既竭力修之矣。既而又见邑旧名宦十人,乡贤五人,未有祠也,择学舍东偏,特构二祠以祀之。盖余之名宦、乡贤祠,自明初以来,创之惟喻江始。由是,一邑士庶,聚观生敬,咸知向慕兴行焉。其遇民有争讼,使各以曲直自相解释,不欲穷讯以抵于罪。民至有泣者,曰:“公好让,而吾民好争,何以见长者!”其仁心感人如此。久之,江浙镇守毕珍倚兵威,檄州县减价贱余,欲以党逆濠为积储计。江知之,独抗不奉檄,且密陈于当事,阴折其谋。珍计沮,民赖以不扰,保障且默及列郡矣。织染浦府者,中官也。怙势久侵渔,害及吾邑民。江廉得邑中奸猾诱至者,惩以法,祸以渐息。浦虽心怨江,欲有以中之,竟不得间也。旁邑长,又皆推服江,强力为九县最。治县八年,民以富厚,风俗淳朴。以母老,屡乞归养。不允。更调知奉化,民不忍其去,遮道挽留者以万计。工部尚书临安俞琳《碑》以纪之,嘉叹不置焉。

王确 字介夫,凤阳府颍上县人。由举人,嘉靖五年,知余杭县。人品高迈,临事敏决。以经术辅吏治,掾史畏其神明,洞彻民隐,民无不被其慈者。其于里邑中孙荣狱事,尤见卓识。初,确



至入境,即知狱有浮里界民孙荣者,以他人纵烧安溪官民庐舍,辞诬及荣。前按狱者,治荣罪死。然实非荣烧也,隐之于心,密采二年,具得安溪被火情状,泉司委令覆讯,确遂以实详当事者,怒以辄易成案,勒令如原署。确不得已,疏奏于朝,为力辩荣实冤,且言:“皇上盛德好生,而微臣预有子民之责,请得身诣诏狱,与众廷辩荣情,如臣言妄,则甘伏故出之罪;如非妄,则宜释冤抑之。夫以昭平允之治,民枉伸,则臣职无愧。虽蒙谴责,罢官无憾。”其言慷慨切至,天子为感动焉。命下,缘是荣得减死论,尚未及释也。顷之,确以忧去。荣母怀白金百助丧役。确愕然曰:“令知民冤,民固不知令志耶!”固却之。后二年,荣竟以确言获归。当是时,确之刚果有为,名闻天下。邑旧有《成化志》,仅抄本,亦不备。确以为《志》者,赋役版籍所载,所以核民事而资吏治也。漫置之,则凡征运输解物办,无所稽考,胥吏有所售其奸矣。再岁成之,于是《余杭县志》,始有刻本,人服其简而有决。确亦自谓百五十年来,吾邑治始有所征信云。尝遇火灾,顷刻延烧邑中数十家。确丞祷于城隍之神,反躬自责,火遂息。人敬异之。邑司训钮,江右新城人,安贫爱士,确重之。及卒,至不能成丧,又乏嗣,妻女茕茕。确哀之,捐俸为倡,邑弟子以次赙助以归。及确朝觐之日,淡泊无与比,极人情所难受,确往返怡然。至考其与民兴利,如预备等仓,则又多充积,足以俭岁赈贷计。在任五年,民悲其去,尝歌思之。已而孙荣追念前恩,构却金亭。钱唐吴鼎为之《记》。

蔡润宗 号东洛,福建晋江人。由举人,嘉靖二十三年,知余杭。恤民礼士,宽而有制。士有询其家学者,润日于庭说《周易》示之。其为令,且视事,且著书。教人不倦,然竟以催科后期,被劾去。先是,连岁邑大歉,小民艰于输将,润宽岁限,令得徐徐转移集



课,民甚德之。而督运部使期会甚急,漕例,粮过三月而不解者,降二级。县吏特以白润,润不为改。部使者竟如例劾之。逾年而部议治下,前此虽犯例,而例后旬日之内报解者,亦得未减,以公杖出之。臬吏持以要润,得五金可为解。县民有欲代润行者,润不听。顷之,署臬篆者以意授所亲,谕润曰:“能行五百金,免议矣。”润谨谢不敏。署臬篆者怒,竟按论如例。县父老千余人,诣台请留不得。去之日,士民号泣送之,至共相悔责,谓吾民负漕累我公,邑失贤令长。为立《去思碑》,钱塘邑绅副使田汝成为之《记》,至谓“誉不可干,泣不可假”,人以为实录。

周之冕 字元服,号液州,湖广黄冈人。由举人,嘉靖二十九年任。为政劝农桑,慎兴作,勤教化,课士频奖赏。凡词案,悉置秘室,吏胥无所售其奸。催科调其缓急,尤崇奖孝义节烈,当道重之。冕颇善书法,今人有藏其书者,以为循良之手泽,代相宝也。

张应亮 字汝龙,号静渠,直隶高淳人。由举人,嘉靖四十一年,知余杭县。居亲民之任,有威重,人莫敢犯者。中有黠奴凭其主之势,以患我邑民,亮竟缚而置之法。自是豪党多戢焉。谚称“称打茅”,茅,黠主姓也。亮廉明若神,当事重之。即他邑之钱谷查盘,人命简验,属职以内者,悉倚信亮若左右手。亮亦详慎,不负上所委任。时倭警,督抚闻其能,命以戎务,监千人将以行。亮纪律严明,筹画精晰,奏凯而还。人方期以大用,乃以直取忤,顷之调庆元。尝擒矿贼著军功,终以卓异,召为侍御史。

石应潮 字思吾,上海人。由举人,嘉靖四十四年,任余杭县。刻己裕民,树蔬而食。家纍而衣,买水而饮,邑为之谣曰:“米载云间白,泉沽茗水清。”潮闻之,谓“后世石使君名与茗水并传,吾生平之愿足矣”。久之,擢顺天府推官去,人服其廉。独于改南京粮为



正色，邑劳于运解者，私议以为不便。然论者谓：于裨国家大计，未为过焉。

林大轮 号西峰，福建莆田人。由举人，隆庆四年任。更造图籍，亲为画算剂定，宿豪不得夤缘为奸。时遇多盗，轮设法捕之，得巨猾林明等十余人，寘之法。轮宽明仁恕，一意抚循。适观察使徐某巡县，取篆函，意在得贿耳。吏以此白轮，叱曰：“岂其为宪使者若此！”观察谓，何以空函进，凡数易函，竟不纳贿。因以殿署，而挂台议矣。去之日，攀辕者千计。合祠祀焉。

濮阳棐 号斗台，广德人。由举人，万历五年任。邑仍积弛之后，棐刻意振刷，掌钱谷胥吏。向年乾没无忌，棐尽法穷治之，遣斃者甚众。行乡约笃摯，一时向风。尤加意造士。升雷州通判。

高则巽 字汝命，号申宇。江西南昌人。由举人，万历十年任。时江陵政尚操功，巽独疏法阔网，与民休息。岁大饥，巽设法听命缓输，至解绶以塞漕使谯让。度土之役，巽以身任，民无骚扰。邻邑蒙某，以匿盗论死，赂千金。巽厉色却之。暇日出《天籁稿》，授诸生。选刻《洞霄》、《径山》二志，为名山不朽云。后人思之，与林公共一祠祀。邑人徐桂为之《碑记》。

杨伟 号鳌山，福建晋江人。由举人，万历十年任。政崇简易。岁饥，请发预备谷赈民。不待报，辄发。仓守者难之。伟曰：“饥者待哺，能须臾缓耶！”乐奖士类，不惮汲引。督学苏公之试也，伟力争余杭人材多，而取数较他邑独少，殊不平，请复未汰时额。是年，补弟子员者三十八名，伟之力也。终明之季，岁以为例。后竟以简傲，忤邻邑长罢官。时邻邑长有宠誉，当道右之，以故辄抑伟。民甚冤之。

储应爵 广西宜化人。由选贡，万历二十九年任。初任开封



府密县,政称卓异,屡膺台荐。及补本邑,抚循与振励兼施,一如治密之政。操凜冰蘖,升潼川州守。出境后,有徽贾德爵者,奉金以治行,爵却之。至销银带,为长途资用云。

程汝继 字敬承,徽州婺源人。由进士,万历三十年知余杭县。继年少有才名,当其初来也,人聚观之,意必尚气。骤博能声者,乃独恂恂。自下以任劳,约以防奸恤民,各自为铭,书之座侧,出入诵之。久之,吏慴其威,民爱其慈,为循良守称,得于人意外焉。且精形家言。始,邑儒学乃嘉靖间所易法喜寺地,孔庙即梵宫故址,最先建时,任事者以得地为幸,不暇详形势外高内陷,以故文运久抑而不振。继特为高其基重建之,修筑两庑、棂星门称是。又建尊经阁于后,文昌楼于前,备极壮伟。又复学前旧路之落于民间者。皆捐俸以倡乐助者,人人知好义。于是学校聿兴,极一时之胜。次年,乡试第一姚星吴,即余杭人。且出继闾中门下。郡邑奇之,与同学张弘猷、徐行忠三人并歌《鹿鸣》,人咸谓非程侯造士之力不及此。吏治之暇,登高远望,辄有所规画。已而见城东西两门,相对洞彻。继谓:“天目之秀,夹锦溪而下,邑西门实迎受之。如此引绳直达,则佳气一往不留矣。”乃改建旧东门,递而北三百步外,环以半月石壁,上立崇楼曰“启秀”。并遂易北门,亦递而西楼曰“拱极”。蟠结萦回,风气环固。自是天目飞舞之秀,悉为苕城有,而人文生聚日以胜,皆如继所计度云。在治六年,后升南刑部主事。邑人为肖像于儒学右祀之。其修学、改城门,皆有《碑》。惟邑令刘嘉猷《拱极楼记》,尤美足称其事。

戴日强 号兆台,蒙城人。由举人,万历三十八年任余杭县。是时,吏治多纾缓,而强独精敏,果于有为。初,南湖者邑之大利、大害也。自嘉靖以后,塘堰渐圯,为奸民盗决,而千百年囊蓄溪水



之湖,涨塞为平陆。占佃者,蟠结种植其中,以至天目万山之流骤发,湖不能受。南乡十八里之民,漂溺几半,而钱塘延被其害。钱塘聂令,议浚湖,役未举也。及强至,请于督抚监司,悉置豪猾以重法,厘旧疆,躬率民尽辟湖址,纵横十字,培原堤各五里亘湖中。既令土之出有所容,而亦藉堤之力,以暂缓洪波冲激之势。于是陡门、函堰之制毕周,各设坝夫守之,而湖复故。至今余之言水利者,称戴侯贤劳可法云。邑初有《嘉靖志》,体尚略。强谿之士大夫,博求省郡之有文学者,出则治民事,入则读书史。用人之才若已有,见人有一善,惟恐其不传。逾年《志》成,称美且备。自经兵燹之后,余之书籍艺文,藉以独著者,以有强《万历志》为之征也。他如新学宫,修城隍庙,庶务具举。强治有能名,豪党惮之。然拊小民孳孳,更予人以易近。在任九年,杖杀大猾陆万金,凡闾里暴黠,为民害者,搜去之几尽。独于七十三里父老,未尝轻有所笞辱。后擢本郡丞以去。邑中祠祀焉。

马用锡 字晋荷,福建晋江人。天启三年,由举人,任余杭县。性愿悫,政尚简静。尝曰:“朝廷设吏以安民,吾非能别有术以利之也。去其所以害民者而已。令不烦,则奉法者知所守;上易亲,则蠹法者无所售。民有余于爱,官有余于恩。此吾所以尽吏职,而忠朝廷之分也。”闻者感动。乙丑夏,大旱。锡率僚属绅士,步祷甚勤。凡再旬不雨,锡以为:“吾方为民吁帝,而尚督征,不免于严刑,岂克谨天戒之意耶!”为停征三月。已而,大雨数日,岁以有年,其诚敬如此。邑有所奉行上檄多急,以锡多缓不悦,后以赋运违限,镌职去。然马侯之仁民,至今慕也。

邹璘 字复斋,四川华阳人。由进士,崇祯十七年任余杭县。为人沉毅而敏决,其意所欲为,虽至近者不能测也。顷之,事



立办,动若有神,吏民一望而心服。然用以惩奸而树良,虽法严而人不以为刻。始至,具悉远邑疾苦,乡民到郡城为难,庭见当事者,首以胥役追呼之扰为请,望简差以苏疲民。璘亦精勤于职,谕小民以遵教令亟输,将毋失上台恤民至意。以故民洽于野,政举于庭,上下咸爱而重之。其暇日,集多士,课艺文。见人之善,惟恐其不闻于世也。未几,省试所隗,果璘所素拔者。士以此自为荣,更以受知于璘。贤令长具知人之识,为璘异报绩称最,升南刑部主事。

国朝

张存仁 字完真,辽东广宁人。沉毅英伟,具文武□。自顺治甲申随我世祖章皇帝,龙飞定鼎。次年提师南下,略地浙江。入城之日,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民安如堵。嗣因顽民梗化,草窃蜂起。而余杭负山阻溪,深林密箐,尤为盗贼窟穴。仁时飞骑至余,搜剪伏莽,只歼渠魁。凡胁从与波连者,悉与更新,全活生灵无算。功成召还。士民遮拥号泣,至不得行。余邑之民,思慕更倍。因置主崇祀于洞霄李忠定、朱文公祠内,盖见理学之与武功,均足千秋不朽也。仁后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晋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歿谥祭葬,溢忠勤。季子端午,任杭州郡丞。勤敏廉惠,舆论颂之,谓能绍父之闾泽云。

胡尔俊 字用章,江浦人。由明经,顺治六年任余杭县。性敏迅,饶治才。时地方初靖,山多伏莽。俊立法严捕,治不少懈。大兴文教,选髦士,开馆督课,风气蒸变。数科来,得隗倍多,皆其力也。于南湖塘遍植桃梅,望若锦城,非独供人游玩,实以固堤址云。诗文一挥立就,从不起草。善书法,凡名胜祠宇,题额殆遍,又其绪余耳。去后,士民多思之。

费国暄 字松崖,无锡人。由进士,顺治八年任余杭县。姿性温雅,能爱人。然持法峻,有犯者未尝少贷,闾里豪黠,相戒远避之。而于除寇盗、行团练法,尤为尽力。先是,邑承明季之乱,上下因循,民不知兵,奸宄率以逃宪辟,啸聚山藪,日以甚。顺治三年间,南北两乡,有贼首盛贵、章贤等,聚党数千,白昼焚掠。前任令韩国辅,锦州人也。为令有将帅风,遇警辄擐甲提戈,能杀贼,民方倚以安。未几,卒于任。暄承其后,贼始以暄儒者也,易之。暄保甲精详,先靖民,而御寇以兵法。部署灶丁,八乡势相联络。凡盗欲有所劫者,辄预知之,捍御有备,凡有通盗营者,与未身为盗而知间左盗名,不以告者,辄置之法,毋幸免,民既靖矣。然后会同防将王鼎新,相机堵剿。而暄亲率兵马督捕,役灶丁,直抵贼巢,于东岩坞殿基顶山谷,搜斩甚众。仍移会邻县,延山会剿,且剿且抚。贼计始困焉。渠魁章贤、黄永年、沈良、俞科、张大成,解散党羽,尚领亲兵千余,至石澜镇投诚。解宪奉上台命,分发各县,著籍归农,民始获安。暄自谓刑乱俗,用重典。人亦谓韩公以勇胜,暄以法胜云。及与里民,询地方疾苦,皆中细听。下有所欲言,无不尽也。有以文事见者,接之,色愈久而弥和,教导之唯恐人不能至。居无何,以吏议去。去之日,邑士民数千人,吁求于当事,跋涉会城者连两月,虽缓不及事,然因是稍见谅焉,得薄其罪以归。归著《易说》未成,一年卒。

县丞

宋

成无玷 武康人。由进士,宣和间任本县丞。因邑令江袤,修





筑南湖，乃作《水利记》、《五亩塍铭》，刻石凤凰山。宰相李纲，尝荐其文武才略。召对，除删定官。后金师出楚地，吕颐浩复荐守鄂州，教阅士伍，皆祖诸葛亮遗法，高宗重之。

吴元 字阳初，会稽人。开庆初为本县丞。明辨有折狱才。民有沈德天者，昆弟侄三人为人诬，抵死。狱辞将成矣。元谳其冤，出之。前此邑中旱，五月不雨，至是一雨。节度观察使，交章荐之。元疾贾似道权奸，愤恚而卒。民思其德，留葬余杭。而墓田以供祭祀，子孙遂家焉。

明

丘子强 江西永丰人。洪武十八年为邑丞。为人简重廉公有威。吏非抱文书进署，不得辄升厅事，公庭肃然。示民以信，凡赋税科差，与民期约，晓以利害，量力取办，未尝给帖遣吏胥虐乡里。政不烦而民不扰。至今称为贤邑佐云。

李发 胙城人。洪武二十八年来为丞。刚明廉直，导民有方，为政不烦。有父子异居分财者，以五教五刑，劝善惩恶之道谕之。民欣然相感而化。

东鎬 福建浦城县人。由监生，弘治元年为本县丞。器量有余，不事褊急。然处断公事，教法不阿。或有承委，无不竭尽心力，惟以不胜厥任为虑。居二年，以疾卒。妻子守柩，不能归葬。士大夫白其事于当道，资脚力、口粮百金以行。民至今思之。

簿尉

宋

孔文仲 字经父，新喻人。举进士第一，调余杭尉。恬介自

守,不事请谒。转运使在杭,文仲与议事,事已驰归,不诸府。人问之,曰:“吾于府无与也。”转台州推官。诏举贤良,上亲策之。文仲策凡九千余言,力排新法。王安石怒,罢之,还原职。元祐初,擢升中书舍人。卒,士大夫哭之皆失声。苏轼拊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

李彦颖 字秀叔,湖州德清人。绍兴十八年,擢进士第,主余杭簿。守曹泳豪放酒家业为官监,利其资具,彦颖争之。泳怒,诫吏伺察之,不得毫发罪。调建德丞。改秩,时宰知其才,将处之学官。或劝使一见,彦颖耻自献。调富阳丞。御史周操荐为侍御史,历知绍兴府,又知婺州。官观文殿学士,致仕。

明

陈 禅 福建永安人。由监生,弘治十五年授本县主簿。莅官清慎,奉身俭薄。境内桥道圩岸,特加修理。不敛民财而事自办。悯孤穷,好贤士,仁义藹如也。衙地闲旷,尝亲自灌蔬,以示子弟毋逸。甚体民,至今思之不忘。

教 谕

明

郑循初 字子初,福建莆田人。由举人,成化三年,任本县儒学教谕。九载任满,赴部。本部试以“上林鸦集”诗,循初对曰:“千章佳木上林西,勾引红云上御堤。山鸟也知王气盛,飞来高借一枝栖。”遂居优等。授秦府右长史,进阶中顺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一岁。循初孝友简静,家居十六年,读书著文,不至公府。士论重之。





罗升 江西泰和人。由监生，成化十二年，授本县儒学教谕。以师道自任，端谨守法，言笑不妄。历九载，生徒升集，改课为试，未尝一日废弛。士林至今思之。

林诚通 号与白，广东南海人。由举人，弘治十八年，为本县儒学教谕。清心苦节，取与不苟，虽束脩常礼，一切却罢。生徒有贫不能自力者，量助之以勉向学。尝捐己俸，建清云楼于学之东南，不扰民力。任未满，升嵯县知县。寻升福建盐运司运副，致仕。至今兴学造士，无逾诚通者。士乡□不衰。

李鹏举 字启南，广东归善人。嘉靖中，由举人，任余杭教谕。端方弘毅，邃于理学。尝以身心性命，海谕诸生，人皆感动。廉洁恬旷，一介不苟。每捐己费，以惠贫士。改建学宫，申明教条，亲授诸生课业，且以士相见礼，使之习肄。置善恶簿，俾知劝惩。士皆彬彬振兴。未三年，以忧去。后任台州府同知，风介益励。海内称为端士。

陶爽龄 字石梁，会稽人。由举人，天启四年，任邑教谕。往任是职者，多患贫。爽龄独以道谊自振，进诸生论经术不倦。诸生喜，人自以为得师。爽龄为太史石簒先生介弟，皆以理学重天下。后以贤声擢推官。

祠官 提举洞霄宫

宋祠官之设，以佚老优贤。熙宁来方经理时□疲老不任事者，罢其职。时王安石亦欲以处□议者。邑洞霄官，率多戚里，及前宰执为之。提举外，复有管勾。或以

老疾,或以忠谏,或以阿附见黜;其故不同,而投闲置散则一。今备录,以见公论人心,千古一日也。

钱 即 字仲道,宜兴人。吴钱王俶诸孙。举进士,历显谟阁直学士。以论事忤童贯,贬团练使,提举。卒,谥忠定。

卢 秉 字仲甫,德清人。登进士第,历龙图阁直学士。以盐法虐民,降待制,提举。

郑 穆 字閔中,侯官人。登进士第,历国子祭酒,以请老,提举。

耿南仲 开封人。观文殿大学士,以请老,提举。

张 近 开封人。登进士,历显谟阁待制直学士,以疾,提举。

上官均 字彦衡,邵武人。熙宁初进士,历迁给事中。以不附章惇,绍述邪说罢斥,提举。

杨 畏 遂宁人。历宝文阁待制。以阴附章惇,落职,提举。

蒋 静 字叔明,宜兴人。元丰间中进士,历显谟阁待制。以疾辞,提举。

韦 驥 字子骏,钱塘人。登进士第,为夔路宪知明州,提举。

章 惇 浦城人。登进士第,历左丞相。以通议大夫,提举。

李 纲 字伯纪,邵武人。政和初进士。高宗朝官至宰相。锐意恢复,为吕颐浩诸人交劾,提举。卒,谥忠定。

张 浚 绵竹人。历知枢审院事。以排摈岳飞,被劾,提举。

吕颐浩 鄱阳人。登进士第,历左丞相。以水灾被劾,提举。卒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忠穆。

李 光 字泰发,上虞人。登崇宁进士第,历徽猷阁待制。极言和不可恃,秦桧恶之,提举。





范宗尹 邓城人。历右丞相。以失荐事,授观文殿学士,提举。

许翰 字崧老,襄邑人。元祐初进士,历尚书右丞。以直言,授资政殿学士,提举。

许景衡 字小尹,瑞安人。元祐进士,历尚书右丞。以直言,授资政殿学士,提举。

徐俯 字以僖,分宁人。累迁学士金枢密院事。与赵鼎论事不合,提举。

沈与求 德清人。政和间进士,历资政殿学士。以止和议见斥,提举。谥忠愍。

洪遵 鄱阳人。历资政殿学士。以事坐贬,仍称本职提举。卒,谥文安。

朱胜非 字臧一,蔡州人。以上舍登第,历右丞相。与秦桧隙罢,提举。卒,谥忠靖。

滕康 字子济,宋城人。崇宁间进士,历端明殿学士。以直辞诋丞相,提举。

张守 字子国,晋陵人。参知政事。以论事授资政殿学士,提举。

沈晦 字文明,钱塘人。宣和进士第一,历徽猷阁直学士。不为韩侂胄所容,寻提举。

韩霄胄 字似天,相州人。琦曾孙。以荫历端明殿学士。与朱胜非不合求去,以旧职提举。卒,谥文穆。

王次翁 字庆曾,济南人。历任参知政事。以阴附秦桧,授资政殿学士,提举。

陈俊卿 字应求,莆田人。绍兴进士,历观文殿大学士。以盐



钞法忤宰执,提举。卒,谥正献。

辛次膺 字起季,莱州人。登政和进士,历官参知政事。因疾汤思退,以疾力辞免,提举。

汪澈 字明远,婺源人。登进士第,历湖北京西宣谕使。以出师不合浚计,请祠提举。

蒋芾 字子礼,宜兴人。绍兴中进士第二人,历官左仆射。以言事落职,得自便提举。

叶颙 字子昂,仙游人。绍兴中进士,秩尚书左仆射。以直言斥,提举。谥正简。

钱瑞礼 字处和,临安人。吴越王裔孙。以荫拜参知政事。因陈俊卿《疏》外戚不宜执政引嫌,提举。卒,谥忠肃。

周葵 字立义,宜兴人。宣和进士,历参知政事。附和议,以资政殿学士提举。卒,谥惠简。

萧燧 字照邻,临江人。登进士,历资政殿大学士。以试事忤秦桧,请闲提举。卒,谥正肃。

范大成 吴郡人。历端明殿学士。以病请闲进资政殿学士,提举。

黄洽 字德恩,侯官人。隆兴中登第,以资政殿学士乞归,提举。

留正 字仲至,永春人。登进士第,历左丞相。与刘德秀不合,请便提举。后封魏国公。卒,赠太师,谥忠宣。

赵汝愚 字子直,宋宗室。登乾道进士第一,历右丞相。为光宗定大策,韩侂胄构斥,提举。卒,封沂国公,谥忠定。

陈騏 字叔通,临海人。绍兴中试春官第一,历参知政事。以乞授观文殿学士,提举。卒,赠少傅,谥文简。



何澹 字自然,龙泉人。历官参知政事。被谤伪学,求退得提举。

任希彝 邵武人。历金书枢密院事。与史弥远不合,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卒,谥宣献。

俞端礼 字处恭,龙游人。历右丞相。以求退,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

李璧 舟陵人。焘弟。历权礼部尚书。附韩侂胄,以谏臣言,得自便提举。

丘密 字宗卿,江阴人。隆兴初进士,历知枢密院事。以言忤韩侂胄,提举。卒,赠太师,谥忠定。

娄机 字彦发,嘉兴人。乾道初进士,历参知政事。裨赞弘多告老,以资政殿学士,提举。

马廷鸾 字翔仲,乐平人。淳祐间进士,拜右丞相。以鄱阳郡公请老,提举。

范钟 兰溪人。历官左丞相。以请保晚节,提举。

吴潜 字毅夫,宣城人。举进士第一,历右丞相。以水灾乞解机政,提举。封许国公。

程元凤 字瑞甫,歙县人。绍定中礼部第一,历右丞相,封吉国公。以丁大全谋相位,提举。

江万里 字子远,都昌人。历左丞相。以忤贾似道,提举归里。元兵至,赴水死。诏赠太师,封国公,谥文忠。

许应龙 闽县人。历端明殿学士。以请外补,提举。

林略 字汝英,永嘉人。登庆元进士第,历端明殿学士。以言罢,提举。

徐荣叟 字茂翁,浦城人。应龙子。权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

以言罢,提举。

应 徕 字之道,昌国人。嘉定进士,历枢密参知政事,封临海郡公。乞归,以资政殿学士提举。

徐清叟 字直翁,浦城人。登进士第,为殿中侍御史。以言事罢,提举。

王 埜 字子文,婺州人。嘉定进士,历端明殿学士。与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职勾管。

蔡 抗 字仲简,建阳人。沉子。绍定进士,历端明殿学士。以言被窜,复职,提举。卒谥文肃。

马天骥 字德夫,衢州人。绍定进士,历端明殿学士,封信安郡侯。以言事罢,提举。

饶虎臣 宁国人。嘉定中进士,历端明殿学士。以言事罢,提举。

杨 栋 青城人。历权刑部尚书。以资政殿学士提举。

姚希德 字逢源,潼川人。嘉定进士,历参知政事。抗疏直言,以潼川郡公,提举。卒,赠少保。

朱 熹 字元晦,婺源人。绍兴中进士,历焕章阁待制。以时论指称伪学,诏提举。卒,谥文公,封徽国公。从祀孔庙。

魏了翁 字华父,浦江人。庆元中进士,历端明殿学士。史弥远指称伪学,诏提举。卒,谥文靖,赠秦国公。

王 炎 枢密使。以观文殿学士提举。

曾 怀 字钦道,晋江人。公亮曾孙。以父荫,历右丞相。因忤桧,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

皮龙荣 字起霖,醴陵人。淳祐中进士,历观文殿学士。朋附丁大全,诏命提举。





宋朴 历枢密院佾书。以端明殿学士提举。

史才 历枢密院佾书。罢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

汤鹏举 字致远,金坛人。登进士。为台官论董元,附秦桧,以资政殿学士提举。谥敏肃。

谢克家 历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

程克俊 字元吁,浮梁人。宣和进士,历检校院佾书。以忤秦桧,前职提举。

俞尧弼 历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

沈该 字约文,归安人。历官参知政事。因忤秦桧,以观文殿学士提举。

崔与之 字正子,广州人。力辞参知政事,右丞相提举。追封南海郡公,谥清献。

赵善湘 见世家。

邢焕 字文仲,开封人。高宗邢后父。以广远军节度使提举。卒,赠少师,谥恭简。

王淮 字象海,金华人。绍兴进士,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卒,赠少师,谥文定。

赵鼎 字元镇,闻喜人。登进士第,尚书右仆射。首辟和议,秦桧恶之,夺节提举。

詹父 字持国,青田人。累官学士。忠鲠为时所忌,勾管洞霄宫。

李邴 字汉老,任城人。登崇宁进士第,历尚书右丞。与吕颐浩论不合,提举。卒,谥文敏。

以上见《邑志》。续查《府志》,三十三人载于后:

蔡嶷 开封人。元祐间,以翰林学士,坐妄议政事,罢至。

- 姚 山阴人。绍圣初,言者论其阿附吕大防,罢至。
- 林 摅 大观初,以倨傲论黜,知滁州罢至。
- 毛 注 西安人。政和初,以论时相张商英,罢至。
- 蔡 肇 丹阳人。政和初,以议辟雍夺职至。
- 傅墨卿 山阴人。宣和初,以京城守御使,出知舒州至。
- 吕好问 绍兴四年,权参知政事,俄以疾至。
- 胡松年 绍兴五年,权参知政事,俄以疾至。
- 陈与义 洛阳人。绍兴七年,资政殿学士,以请闲至。
- 刘大中 真州人。绍兴七年,以禁监官恣下渔取至。
- 叶梦得 吴县人。绍兴八年,福建安抚使,与监司异议,请老至。
- 富直柔 乾道七年,同知枢密院事,为颐浩桢忌再至。
- 李彦颖 德清人。淳熙五年,忤封椿议,以资政殿大学士至。
- 施师点 上饶人。淳熙十五年,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泉州继至。
- 曾从龙 嘉定二年,疾胡榘金壬,以端明殿学士至。
- 袁 韶 庆元府人。绍定六年,以资政殿大学士至。
- 郑清之 鄞县人。端平三年,左丞相枢密,以丐去授观文殿学士至。
- 宣 缙 庆元府人。端平五年,以资政殿大学士至。
- 邹应龙 嘉熙初,以端明殿学士,金书枢密院至。
- 刘伯正 余干人。淳祐四年,参知政事,以孙起予言罢,授资政殿学士至。
- 陈 晔 侯官人。淳祐十三年,以资政殿大学士至。
- 李性传 淳祐十年,以观文殿大学士至。





- 谢方叔 威州人。宝祐三年,右丞相,以救正洪天锡罢至。
- 李曾伯 覃怀人。宝祐四年,福建安抚使,辞免授大学士至。
- 董 槐 定远人。宝祐五年,以右丞相丁大全逐罢至。
- 林 存 宝祐七年,以同枢密院事至。
- 赵与 宗室。宝祐七年间,以淮东总领至。
- 沈 炎 嘉兴人。景定二年,以资政殿学士至。
- 马光祖 金华人。景定四年,以观文殿学士至。
- 戴庆珂 永嘉人。景定四年间,以资政殿大学士至。
- 葛 洪 东阳人。以资政殿大学士至。
- 吴 渊 改知宁国府,累丐祠至。
- 程公许 宣化人。以观文殿大学士至。
- 米 芾 《中岳外史》载米芾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官。

卷之五 选举志

虞广畴咨，周敦里选。两汉计偕，最称得士。而邑越在南服，未有闻焉。六朝代唐，一二荐辟，落如晨星。进士之科，独盛于宋明。邹文敏以帝师应运，康靖继之，一时鼎盛。嗣后待诏公车者蔚起，不愧科名。他如需次贡额，升俊贤关，下至史掾，亦得循资向用。而课绩疏荣，章延泽，劝孝作忠，国之大典，班班具在。今皇朝雅化作人，撰文奋武者，较倍于昔，例得备载，以纪人文之盛。志“选举”。

荐 辟

古下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于是有贤良方正诸科，令秀才儒士耆老皆应征车。荐辟之典，隆于选造也。邑前代如齐之陈疆陵，明之邹文敏：一膺侯爵，一为帝师。蒲轮藉以增重哉。

齐 以前无考

陈法明 举孝廉，桂阳太守。





□□颜 举明经,建威推官。

元

吴 国 举人才,海州判官。

明

陈宗理 本县儒学训导。

邹 济 少詹,有传。以上并举经明行修。

盛 仁 举贤良方正,山东左布政。

龚文明 本县儒学训导。

姚 义 福建盐运司运副。

吴景安 侯官县丞。

陈士能 四川重庆府忠州知州。

潘 观 河南府知府。

洪 涛 四川镇宇州知州。

丘道真 刑部员外郎。

胡 虎 沅州知州。

黄仲礼 山东夏津县知县。

吴 英 进贤县知县。以上并举人才。

沈学礼 举贤良科,任县天永平府同知。

进 士

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马进士自周昉也。唐以及第榜为贵,得昌黎一榜皆荣。宋称不愧科名者,三人见科名,以人重也。邑宋得四十八人,明二十一

人。国朝定鼎以来,应运而起者,已若而人,其盛盖于前代。由此后先辉映,蔚为国桢。见之功业文章节义者,史不胜书。则科目之重,当使昌黎诸君,不得专美于前矣。

宋以前无考

- 盛 度 端拱二年,陈尧叟榜。有传。
盛 京 咸平元年,孙谨榜。有传。
陆 诜 景祐元年,张唐卿榜。有传。
虞 策 嘉祐八年,许将榜。有传。
何 璧 崇德五年,蔡嶷榜。
叶夏卿 大观三年,贾安宅榜。
张 矩 政和二年,莫俦榜。有传。
何 铸 政和五年,何 榜。有传。
周庄仲 政和五年,何 榜。
凌景夏 绍兴九年,张九成榜。有传。
俞仲远 绍兴八年,黄公度榜。
俞仲清 绍兴十二年,陈诚之榜。
陈律登 绍兴十五年,刘章榜。
柴必胜 隆兴元年,木待问榜。
俞平一 隆兴元年,木待问榜。
俞希尹 隆兴元年,木待问榜。
俞光庭 隆兴元年,木待问榜。
陈应时 隆兴元年,木待问榜。
黄 黼 乾道五年,郑侨榜。有传。





- 孙 晔 乾道八年,黄定榜。
柴景宪 淳熙二年,詹揆榜。
傅 岩 淳熙五年,姚颖榜。
赵汝谈 淳熙十一年,卫泾榜。
俞应符 淳熙十一年,卫泾榜。
雍民献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何大鼎 绍熙元年,俞复榜。
雍叔献 绍兴元年,俞复榜。
盛 旦 绍熙四年,陈亮榜。
俞 森 绍兴五年释褐,见《府志》。
钟待问 绍熙五年释褐,见《府志》。
赵汝缉 庆元五年,曾从龙榜。
罗 相 庆元五年,曾从龙榜。
黄 宗 黼子。嘉泰二年,傅行简榜。
史 沂 开禧元年,毛自知榜。
史钦之 开禧元年,毛自知榜。
赵汝说 嘉定元年,郑自成榜。有传。
赵汝 嘉定元年,郑自成榜。
赵汝 嘉定元年,郑自成榜。
史改之 嘉定四年,赵建大榜。
王 瓚 嘉定四年,赵建大榜。
石宗旦 嘉定七年,袁甫榜。
赵崇稼 嘉定十六年,蒋重珍榜。
吴兴祖 嘉定十六年,蒋重珍榜。
赵汝沔 宝庆二年,王会龙榜。

- 赵崇缙 绍定五年,徐元杰榜。
 闻士宝 绍定五年,徐元杰榜。
 盛泾叟 淳祐二年,徐俨夫榜。
 叶 真
 吴 深
 吴 统 《重定切韵》进于朝。有传。以上三人,年俱无考。

明

- 夏至善 洪武十七年,丁显榜。有传。
 张 宪 永乐二年,曾荣榜。有传。
 邹 翰 正统四年,施槃榜。有传。
 徐 绮 天顺元年,黎淳榜。有传。
 徐 礼 成化十四年,曾彦榜。官至按察司佥事。有传。
 盛 云 成化二十年,李旻榜。有传。
 仰 儒 弘治六年,毛澄榜。官至布政司参政。有传。
 吴 云 弘治六年,毛澄榜。任宿州知州。
 施德祯 正德六年,杨慎榜。任昆山县知县。
 方 坤 正德六年,杨慎榜。有传。
 郑 瓚 正德十六年,杨维聪榜。任工部主事。
 方云鹤 嘉靖二年,姚涑榜。任工部主事。
 徐 梓 嘉靖三十二年,陈谨榜。官至按察司佥事。
 严大纪 嘉靖三十八年,丁士美榜。官至太常寺正卿。有传。
 李阳春 隆庆二年,罗万化榜。官至工部主事。有传。
 徐 桂 万历五年,沈懋学榜。任袁州府推官。有传。
 孙有禄 万历四十一年,问延儒榜。任武昌府推官。有传。





鲍寄谟 万历四十七年,庄际昌榜。陕西道御史,巡按河南。有传。

徐行忠 崇祯元年,刘若宰榜。官至刑部主事。

赵最 崇祯十六年,杨廷鉴榜。官至雷州府知府,崇祀汀州雷州。有传。

杨一葵 崇祯十六年,杨廷鉴榜。

国朝

孙应龙 顺治四年,吕宫榜。任山东德州知州。

寿以仁 顺治六年,刘子壮榜。现任云南提学金事。

吴天麒 顺治六年,刘子壮榜。选山西阳城知县,未任卒。

李宣 顺治九年中式,因磨勘,不与殿试,任河南商城知县。

严沆 顺治十二年,史大成榜。现任太仆寺少卿。

沈仲寅 顺治十六年会魁,陆元文榜。现任江南桃源县知县。

赵昕 顺治十八年,马世俊榜。现任江南嘉定县知县。

俞珪 顺治十八年,马世俊榜。任湖广长沙县知县。

严曾渠 康熙三年,严我斯榜。现任河南道御史。

乡举

《周礼》乡论秀而升诸州邑,州邑书其贤而上之春官。两汉计偕,劝而为之驾。唐宋以科目称宾兴之典。三载一举,士方屈首。蓬累一旦歌《鹿鸣》,待诏公车,可不谓华选欤!邑之人文,视昔倍著。会且储公辅之器者,蒸蒸起矣。

明

- 夏至善 洪武十七年甲子,应天,见进士。
- 邵 衡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浦城县知县。
- 周 冀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广德州判。
- 闵 良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辰州仓大使。
- 沈 信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晋江县教谕。
- 张 宪 永乐元年癸未,见进士。
- 邵 式 永乐三年乙酉,南康府教谕。
- 王 骥 永乐九年辛卯,福清县训导。
- 姚 彝 永乐九年辛卯,沅江县知县。
- 陈 善 永乐九年辛卯,见《府志》。
- 李 焕 永乐十二年甲午。
- 徐 伸 永乐十八年庚子。
- 徐 信 永乐十八年庚子,桃源县主簿。
- 吴 荣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南雄府同知。
- 鲍 宣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
- 沈 庆 宣德元年丙午。有传。
- 邹 翰 正统三年戊午,应天,见进士,见乡贤。
- 洪 薰 正统九年甲子,镇江府训导。
- 王宗贤 正统十二年丁卯,淮府长史。
- 王 春 景泰元年庚午,遂宁县知县。
- 徐 昂 景泰元年庚午,惠州训导。
- 符 俊 景泰元年庚午,应天中式。





- 徐 绮 景泰四年癸酉,见进士。
陈 邦 成化七年辛卯,崇府审理。
潘 理 成化七年辛卯,河东盐运司运同。
徐 礼 成化十年甲午,见进士。
仰 儒 成化十年甲午,见进士。
徐 祖 成化十年甲午。
柏 昂 成化十三年丁酉,应天中式,福宁州知州。
盛 云 成化十六年庚子,见进士。
孙 纮 成化十六年庚子,合淝县知县。
翁永年 成化十九年癸卯,应天中式,鄱阳县知县。
吴 云 成化二十三年丙午,见进士。
施德祯 弘治五年壬子,见进士。
盛 夏 弘治八年乙卯。
蒋 相 弘治十四年辛酉,万载县知县。
赵 兰 弘治十七年甲子,安庆府推官。
李 兰 弘治十七年甲子,武陵县知县。
施 峯 正德五年庚午,丹阳县教谕。
方 坤 正德五年庚午,应天中式,见进士。
邹 瓚 正德十一年丙子,顺天中式,见进士。
方云鹤 正德十四年己卯,应天中式,见进士。
沈 钰 嘉靖四年乙酉。
方长卿 嘉靖十三年甲午,罗田县知县。
徐 沛 嘉靖十六年丁酉,博士,有传。
徐 梓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见进士。
盛 意 嘉靖二十四年乙卯,灵璧县知县。

- 严大纪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见进士。
- 翁大宾 嘉靖四十年辛酉,邻水、仁化、梓潼知县,有传。
- 方相卿 嘉靖四十年辛酉,顺天中式,任同知。
- 范 槿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改名善,有传。
- 李阳春 隆庆元年丁卯,见进士。
- 徐 桐 隆庆元年丁卯,九江府通判,有传。
- 徐 桂 隆庆四年庚午,见进士。
- 陈尧言 万历四年丙子,寿州知州,有传。
- 方懋卿 万历四年丙子。
- 朱道成 万历七年己卯。
- 施于国 万历十三年乙酉,顺天中式,靖江府长史,有传。
- 王蒙亨 万历十六年戊子,怀宁县知县,有传。
- 孙奕美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
- 徐行恕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江西德安县知县。
- 姚星吴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解元,工部主事。
- 张弘猷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
- 徐行忠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见进士。
- 孙有禄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见进士。
- 鲍奇谟 万历四十年壬子,见进士。
- 姚明卿 天启四年甲子,永嘉县教谕,有传。
- 孙士俊 天启四年甲子,麻阳县知县。
- 何瑞图 崇祯三年庚午,有传。
- 严 沆 崇祯十二年己卯,见进士。
- 李 宣 崇祯十二年己卯。
- 赵 最 崇祯十二年己卯,见进士。





王舟瑶 崇祯十五年壬午,江西兴安县知县。

杨一葵 崇祯十五年壬午,见进士。

国朝

孙应龙 顺治三年丙戌,见进士。

吴天麒 顺治三年丙戌,见进士。

寿以仁 顺治三年丙戌,见进士。

王绍贞 顺治五年戊子,任湖广景陵县知县。

董宗城 顺治八年辛卯,见任陕西甘泉县知县。

赵 昕 顺治八年辛卯,见进士。

沈仲寅 顺治八年辛卯,见进士。

俞 珪 顺治十一年甲午,见进士。

严曾榘 顺治十四年丁酉,顺天中式,见进士。

沈 毅 康熙八年己酉。

选 贡

国家有大庆,赉郡州邑文学,应时获选,皆特恩也。或因省闱副车,或遇督学简拔,升于辟雍,以为异日登庸之利器。而巍科显秩,往往出其中。《志》待书之,以为茗彦称荣焉。

夏至善 中甲科。

孙 鼎 副使,有传。

邵 贞 御史,有传。

邵 琮
王咸亨
方云鹤 中甲科。
王蒙亨 中乙科。
方懋卿 中乙科。
施于国 中乙科。
孙有勋 通判。
邵廷策 镇江府经历,有传。
严 渡 崇祯恩选贡,有传。
王福贞 崇祯拔贡。
黄中明 崇祯己卯副榜,桃源县知县。

国朝

董 治 顺治恩贡,湖州教授,有传。
蒋士芳 顺治拔贡,浦江县教谕。
黄中目 顺治贡监。
王 潞 顺治拔贡,任巩昌府同知。
翁学盛 顺治恩贡,武缘县知县。
朱嗣华 顺治拔贡,任房山县知县。
张泰裔 顺治选贡,有传。
朱文瑞 顺治庚子副榜贡元。
赵敏月 康熙壬子拔贡。
董宗原 康熙壬子副榜贡元。
鲍 栻 康熙壬子顺天副榜贡元。





岁 贡

古者造就人材之术,皆自于乡。故士敦实行者,以次登用。里选升俊,盖其遗意。明岁贡大都需次而进,国朝因之,间停举以老其才。有茂异者,与科目并用,可不谓隆耶。

明

洪武

- 王 雨
王以忠
王 材 以上无考。
林 玉 真定府经历。
石 镇 监察御史。
潘 扩 刑部郎中。
鲍以仁 安溪县知县。
钱 孚 浦城县知县。
郑 暹
胡子盛 都司断事。
王 纶 石阡知府,有传。
赵 良 参议。
严 毅

永乐

贝 诚 光禄寺监。
张 黼
杨 敏
邵 涛
王 禧
喻 泳 宛平县主簿。
陈 良
陈 鹏
张 顺
郑 康
丁 铭
施 纪 云梦县知县。
喻 连
何 麒
闵 义 海州同知。

正统

潘 义
虞 达
王 顺 麻城县县丞。
朱 晖
沈 奕 德兴县县丞。
邵宗应
黄尚贤
符 俊





景泰

- 潘 缙
傅 虞
陈 珣 石首县知县。
陆 俨 汶上县县丞。
胡 海
祝 和
戴 禧 常宁县教谕。
陈 敏 福清县教谕。
盛 珪 晋州学正。
鲍 恭 连城县训导。
陆 璘 有传。

成化

- 盛 哲 桃源县训导。
袁 传 顺昌县教谕。
顾 荣 政和县训导。
陆 时 渭府教授。
柏 昂
谢 育 宝应县主簿。
翁永年
吴 英
徐 义 含山县训导。
吴 杰

弘治

王 泽 石城县知县。

俞 奇 贵州经历。

翁 霖 海宁县教谕。

吴 蕃 南京兵马司。

任仲僖

潘 赞 惠州吏目。

盛 枢

叶 蓁 汀州府教授。

姚 玫 神电卫吏目。

赵 祁

陶 元 建平县县丞。

正德

陈 瑶 浦城县教谕。

姚舜龙

滕 雷 宁国府训导。

章 明

李昌龄 太平州吏目。

盛 经 宁香县主簿。

贾 浚

潘 冕 卫辉府训导。

丁 冕

张 芸 九江府训导。





嘉靖

- 姚 黼 儋州学正。
任 鳌 长兴县训导。
张 桂
闻 翰
贾 镇
陈嘉宾 凤阳府教授。
朱 鸾 达州学正。
李朝阳 武昌府教授。
盛 绣 知县。
周 恕
徐 璠 南安府训导。
翁 翀 承天府训导。
贾 榛 兴化府训导。
洪 楠 繁昌县训导。
潘廷玺 上海县训导。
沈 锐
方 元
余子英 通判。
吴 锦
邹 釜
费 章
陈 策
贾逊学

邵 训 青州学正。

褚 涑 训导。

贾 材

李太然

隆庆

施 来 金坛县训导。

朱 衣 金坛县训导,有传。

万历

夏大有 丹阳县训导。

姚 美 舒城县教谕。

黄应元 灵山县知县。

黄振国 绍兴府训导。

方希曾

方克昌 金华县教谕。

张继皋 金华府教授。

张问行

姚懋继 苑马寺监正,有传。

李时升

俞景寅 常州府通判,有传。

方文炯 蓝山县知县。

王命之 瑞安县教谕。

汤 秉 宁海县教谕。

朱 濂 桐庐县教谕。





吴杏芳

沈尚贤 昆山县教谕。

盛应元 教谕。

高 荐 萧山县训导。

盛 新昌县教谕。

王益显

翁大宁

李能荣 秀水县教谕,有传。

孙桂枝 归安县训导,有传。

周 杭

王咸亨

天启

沈焕然 徐闻县教谕,有传。

顾大樟 鸡泽县训导。

沈应昌

翁学古

戴 桀 澄迈县教谕。

崇祯

童 婴

徐文龙

方梦龙

李大英 海盐县教谕。

吴一

王士珍 武进县训导。

王国璋 建德县训导。

徐行远 南昌县训导。

洪之豪 开化县训导。

李国表

陈鸿泰

国朝

顺治

曹以惺

吴震龙 景宁县训导。

鲍之淇 恩平县知县。

鲍之汾 临漳县知县。

俞嘉言 寿昌县训导。

顾有梓

孙章美

孙杨美

狄钟猷 有传。

康熙

陈元櫛

孙凤翥

郎弘道





例 贡

国学为兴贤重地，自勋旧苗裔及四方俊秀，皆教育其中。入贡佐主计者并与焉。造士之法，亦多方矣。迨其才之成也，内外百职，分获其用。《菁莪》之化，顾不广欤！

明

- 李 晔 有传。
沈 杰 保昌县知。
黄 达 扬州□运司经□。
屠 斌 南雄府推官。
邵 杰
龚 裕 延平县主簿。
姚 玘 福建都司断事。
徐 祚 邵武县县丞。
姚 朴 邵武县训导。
潘 理 见举人。
徐 澄 延平府经历。
潘日厚 瑞昌县知县。
洪 儒 信丰县训导。
徐 时 徐训判官。
汤 容 汀州府照磨。
徐 容 都昌县训导。
吴 昊

方 岳 留守卫经历。
沈 贤 金坛县县丞。
潘 晟
蒋 瑜 上高县县丞。
贾 云 新昌县主簿。
潘 让 南靖县主簿。
李 沧 崇仁县县丞。

(中缺)

方 坤 见进士。
吴 濛
高应麒 曹州判官。
邵 辉 广州卫知事。
徐德伦
徐 钺 高邮卫经历。
盛 仕
方 田
沈孝恭
邹 堂 判官。
李 枝
翁之泮
方 翼
许 泰
方养贤





- 方养民
方 鹏 蜀府经历。
陈 潮 主簿。
陈于尧 主簿。
黄 裳
黄 衣 淮安府经历。
邵士雅
鲍 建 经历。
翁宣春 断事。
丁联芳 副理问。
丁 芬
董汝瀛
董汝洲
董汝源
董汝漳 光禄监丞。
董汝泾
李景莹
李光启
陆 奎
陈元宰
方汝遇
方能靖
周之烈
徐容春
王利覲 以覃恩授礼部冠带。

严武顺 以子沆，赠刑科都给事中，有传。

曹懋彪

严 敕 祀乡贤，有传。

陆士璋

吴允彭 主簿。

邵士俊 乡饮宾。

鲍奇猷 县丞。

国朝

寿以恒

严曾桀 见进士。

劳国经 州同。

邵士美 州同。

陈 恪 县丞。

寿尔昌 州同。

邵锡申

严曾模 州同。

寿尔康 运判。

邵斯扬

邵斯衡

鲍之沆

鲍 栻 州同，见副榜贡。

沈士璋 县丞。

严曾业





潘大垞

沈士璉 县丞。

周之易 州同。

张心月 主簿。

严曾相

钱瀛选

严曾采

劳国纶 州判。

周之冕 县丞。

严曾棻

宋 鳌 州判。

潘大埏

唐 棫 县丞。本姓鲍。

黄正葩

何鼎灏

武进士_{附武举}

太平则右儒雅之才，征讨则需介冑之士。我国家文事既裕，武备交修干城。腹心之选，盖并重焉。顾武臣之难，往往有万夫杰。俯仰行伍中，从材官骑卒，累战以积勋劳。今士以射策中律，歌鹰扬登坛分阃。礼遇之隆，振古未有。与斯选者，知必有异树，以为报称云。

国朝 武进士 以前无考

严 搏 康熙二年癸卯,中本省乡试。康熙三年甲辰,中会试
吴三畏榜。

武举

沈自壘 康熙十一年壬子,中本省乡试。

封 荫

国家风厉群工,凡秩满称职,及大庆覃恩,得以其阶
推荣所生。而爵高功显者,延赏于后。典至重,恩至渥
也。邑仕宦不乏,乃被荣施,仅若而入宠灵,固不易邀耶。

封 赠

明

李世良 永乐中,以子晔,封广东按察司佥事。

邹寿之 以孙榦,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

邹 济 历官少詹、赠太子少保,溢文敏。以子榦,赠加荣禄
大夫,太子少保。

邵继源 以子贞,赠奉议大夫。

徐 行 以子礼,赠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

盛 昶 以子云,赠南京刑部广东司主事。





- 仰 贤 以子儒,赠行人司司副。
陆 熙 以子璘,赠承德郎,福建福州府通判。
方 敏 以子岳,赠征仕郎,留守中卫经历。
方 祥 以子坤,赠文林郎,大理寺左评事。
叶 侯 以子蕃,赠南京中城兵马副指挥。
严 籽 以孙大纪,赠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
严 元 太医院吏目。以子大纪,赠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
有传。

- 范 洪 以子善,赠中宪大夫,青州府知府。
孙敏行 以子有禄,赠武昌府推官。
姚懋继 以子星吴,赠文林郎。
鲍 回 以子奇谟,赠陕西道御史,有传。
孙之厚 以子有勋,赠江西饶州通判。

国朝

- 严武顺 以子沆,赠刑科都给事中。
王所贞 以子璐,封陕西巩昌府同知。
寿于邦 以子以仁,赠中书科中书舍人。
王家宾 以子舟瑶,封江西兴安县知县。

封 荫

明

- 邹 焕 天顺间,以父榦,荫充国子生。
邹 坤 弘治间,以父焕卒,补国子生,任直隶建德县主簿。

吏 选

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铨补。宋苏轼上言，愿特为五路士，别开仕进之门。吏选一徒广于此矣。旧《志》列之，岂其阙而不载。

明

高 安 巡检。	盛 玉 典史。
王 观 典史。	杨 凯 驿丞。
林 皋 典史。	王 驿丞。
黄 珙 驿丞。	田 富 主簿。
邵 澄 主簿。	凌 福 典史。
金 晟 典史。	潘 澄 大使。
马 昌 大使。	沈 祚 巡检。
吴 浙 巡检。	邵 杰 吏目。
潘 潮 吏目。	吴 瀚 吏目。
吴应魁 巡检。	严 耘 巡检。
潘 沧	徐继宗 知印冠带。
洪 翰 巡检。	陈 晞 驿丞。
陈 琳 巡检。	宋 济 巡检。
任 主簿。	高 臣 楚府工正。
吴 潮 巡检。	王之宾 巡检。
郇必贤 巡检。	徐有业 大使。





- | | | | |
|-----|--------|-----|--------|
| 徐 榛 | 巡检。 | 邵大魁 | 主簿。 |
| 孙尚德 | 典史。 | 王九思 | 省祭。 |
| 褚 栋 | 巡检。 | 金万钟 | 主簿。 |
| 丁世楠 | 大使。 | 丁 芥 | 巡检。 |
| 喻 楷 | 经历。 | 金 晟 | 巡检。 |
| 沈国贤 | 经历。 | 林大宾 | 知事。 |
| 葛 鸯 | 大使。 | 赵子良 | 巡检。 |
| 戴 株 | 巡检。 | 杨世元 | 仓大使。 |
| 钱 相 | 驿丞。 | 刘 钥 | 主簿。 |
| 吴 讷 | 典史。 | 赵 良 | 巡检,有传。 |
| 袁 宪 | 经历。 | 李 仁 | 典史。 |
| 符 瑞 | 巡检。 | 姚 炼 | 巡检。 |
| 董 钦 | 巡检,有传。 | 周 模 | 大使。 |
| 郭 恂 | 案牍。 | 郭景芳 | 巡检。 |
| 王 宰 | 典史。 | 周 峻 | 主簿。 |
| 沈灼然 | 主簿。 | 沈炯然 | 苑马寺圉长。 |
| 许自新 | 典史。 | 邵 江 | 巡检。 |
| 符惟义 | 大使。 | 符惟礼 | 县丞。 |
| 娄 照 | 司狱使。 | 吴 信 | 司狱使。 |
| 沈 元 | 典史。 | 吴世卿 | 巡检。 |
| 余国祚 | 典史。 | 洪耀宗 | 巡检。 |
| 董国器 | 大使。 | 吴 栋 | 司狱使。 |
| 黄 裘 | 巡检。 | 田德仪 | 典簿。 |
| 余义成 | 典史。 | 俞祖伊 | 典史。 |
| 何 濂 | 大使。 | 王九经 | 大使。 |

沈士选	主簿。	陈懋德	卫经历。
符自新	卫经历。	朱思孝	典史。
姚仕立	吏目。	董钟杰	典史。
赵梦瑞	大使。	邵于仁	知事。
钱应鹤	礼部儒士。	许当钦	主簿。
许当俊	经历。		

(后缺)



卷之六 人物志

扶輿清淑之气，毓于山川，淳发为人文。或著望于承家，或纪功于仕籍，文德武功，昭于纪载。亦有孝称宗族，义重乡闾，标隐德于名山，安旅贞于乐土，而一技成名，亦足不朽。洎乎之死靡他，凛凛有烈士风，女德盛矣。邑有斯人，闻善必书，举一劝百。岂徒发山川之光，磨钝厉俗，关于风教者大矣。志“人物”。

世家

宋太祖封二世孙咏，为余杭郡王，子孙因家焉。高官臚仕，奕叶相承，往往由科第显用。然能以德业，自见世济其美，可为信厚之公子矣。是以列之世家云。

赵汝谈 字履常。太宗八世孙。居余杭。登淳熙十一年进士，周必大见其文异之。赵汝愚定大策，多与参订。独庙议请从朱熹及欲捐节钺与韩侂胄俾居外，汝愚不以为然。未几，汝愚去国，汝谈与弟汝说昌言侂胄之非，于是并罹党祸，斥出国门，依祖墓以居者累年。因得肆志问学，除大社令。侂胄开边，汝谈愤形于色。





一日,登坛读祝,大呼侂胄及陈自强名,自强甚不堪。汝谈不为动。以李璧荐,召试馆职。叶适谓二十年馆职策无此简切。改湖北提举。时救荒,全活甚众。又以赵蕃、黄幹、刘宰应诏,士论黜之,除江西提举。理宗即位,《贺表》力寓劝戒,真德秀目为“谏书”。除江西运判,以言去。家居八年,注《易》、《书》、《诗》、《三礼》、《语》、《孟》、《荀子》、《庄子》、《通鉴》、杜诗。端平更化,以礼部郎中召,兼学士院,又兼崇政殿说书。时真德秀除翰林学士,知制诰,与汝谈并当制,号“二妙”。除吏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以言去,提举崇禧观,除给事中,权刑部尚书。嘉熙元年丁酉八月,卒于官。汝谈生乾淳间,亲炙当世大儒,初见朱熹,订《疑义》十数条,首质《大学》,旁及群经,熹嗟异称赏。葵元定愿为忘年交。又与吕祖俭、柴中行、项安世辅广切磋,故学问深邃,仕进安恬,溢文懿。

赵汝谠 字蹈中,居余杭。少倜傥,有铁材。龙泉叶适尝过其家,汝谠家少衣,短后衣,不得避。适劝之曰:“名家子,安可不学?”汝谠自是终身不衣短后衣。折节读书,与兄汝谈齐名。天下称为“二赵”。以祖遗恩,补承务郎,历泉州市舶务、利州大军仓属。从臣荐宗室之贤者,监行在右藏西库。韩侂胄谋逐赵汝愚,汝谠兄弟昌言是非,且上书讼汝愚冤,侂胄斥为朋党,坐废十年。调华亭浦东盐场,弃职去。辟浙西安抚使幕官,调佾书、昭庆军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镇东军。登嘉定元年进士第,为大社令,迁将作监簿、大理寺寺丞。与史弥远不合,请外,改湖南提举常平,易江西,寻提点刑狱。瑞州大姓辛氏,贪徐氏田不得,诬以杀婢,置徐狱。诉其冤。汝谠以反坐法,窜辛氏,籍其家。辛氏走,告急于中官,徙汝谠湖南。既至,则表直臣龚夬墓。浏阳有豪民罗氏夺民田,汝谠复绳以法。迁知温州,卒。汝谠尝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忘亲。”



临难则功业当如朱虚，立身当如子政。”初，侂胄得权，汝说首明其为贼，屡濒于死。汝谈颖悟英特，叶适谓其“韩篇杜笔”，盖兼言之也。然汝谈谓己诗不进，反推汝说。晚爱韦苏州诗。其在潭以诗寄适。后挽适有“古调朱弦外，长谣碧水阴”之句，世推其工。

赵希馆 字君锡，旧名希喆。居余杭。登庆元二年进士第，改赐今名。少负父丧归，道遇寇，左右骇散，希馆拊棺痛哭不偃，寇义之而去。既举进士，调汀州司户。峒寇李元砺方起，汀人震惧。郡会僚佐，议守城策。希馆下坐，无一语。守异之，曰：“司户不言，得无有所见乎？”希馆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关，曰古城，若悉精锐以扼其冲，贼不足虑矣。”守以付希馆，人为危之。希馆至关，分画粗定，贼已遣谍窥关。希馆得谍诘之，纵其举火相示，而羸师以误之。夜半，贼数百，衔枚突至，希馆严兵以待。贼且至，矢石俱下，贼无一免，余党闻风而遁。事闻，诏升州推官，治疑狱。摄下邑，弭乱卒。去之日，军民遮道，泣送者数十里。调主管夔州路转运司帐司。疏大宁盐井利病，使者上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县，未行，召对。希馆首言：“民力困于贪吏，军力困于债师。国家之力，则外困于归附之卒，内困于浮冗之费。”宁宗嘉纳之。授大理寺丞，权工部郎官。希馆首论：“今日多事之际，而未有办事之人。朝绅清选也，以缄默为清重，以刻薄为举职，以无所可否为职体。阉寄重任也，以大言为有志，以使过为知恩。臣不敢原诬天下以为无人，患在择选未得其道，器使未当其才耳。”授成州团练使，赐金带，以宝玺推恩，进和州防御使。理宗即位，进潭州观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进安德承宣使。希馆引对，言：“初政急务，莫先于明道统，总治统，收人心。”上为动容。越明年，论祠祭不涓，警卫不肃。慈明宫上寿，升节度，封信安郡公。卒，遗《表》闻，上震悼，辍



视朝，赐含敛，赠以金币。希馆学于陈傅良、徐谊，风姿凝重，抱负恢宏。扬人之善，不记人之过；急人之难，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赏谒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赵彦呐 字敏若。居余杭。类试得第。嘉定十二年，西和州新备兵制，使安丙檄经略边关，因请修州北水关，募民耕战以守。又劝丙，尽捐关外四州租给民兵，使各自为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军民心。转提点刑狱，寻帅沔。宝庆元年，移师兴元。三年，会郑捐弃四州，退保三关，彦呐力争不胜，罢归家者五年。绍定四年，桂如渊代捐，起彦呐为副使。端平元年，升正使。丞相郑清之趋其出兵，以应入洛之役，不从。秦巩豪右汪世显，久求内附，至是，彦呐为力请数四，清之亦复不从。五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彦呐大败，贬衡州，史嵩之留之江陵，卒。

赵善湘 字清臣。濮安懿王裔。居余杭。庆元初进士，以近属转秉义郎，调金坛县丞。五年，知余姚县。开禧元年，通判婺州。嘉定元年，平茶寇功，判无为军，兼淮南转运判官、淮西提点刑狱，累迁大宗正丞，兼权户部郎官，改知秘阁，进直徽猷阁，兼知庐州。十三年，进直宝文阁。以平固始寇功，赐金带。十四年，进直龙图阁，知镇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进右文殿修撰，封祥符县男。宝庆二年，进集贤院修撰，兼大理寺卿，权刑部侍郎，进宝章阁待制，进封子。绍定三年，进焕章阁直学士，进封伯。以李全犯淮东，进焕文阁学士、江淮制置使，乃命专讨。四年，进封侯，加食邑。及戮全，进兵部尚书。五年，复泰州、淮安、盐城、淮阴县四城，进端明殿学士。复盱眙军，泗、寿二州功，改资政殿学士，赐手诏金器等物。九疏乞归，皆不许。请愈力，进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封天水郡公。嘉熙三年，授四川宣抚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

兼知庆元府，即乞祠，改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三年，两请休致，四乞归田，复提举洞霄宫。淳祐二年，帝手诏求所解《春秋》，进观文殿学士，致仕。卒，赠少师。所著有《周易约说》八卷，《周易或问》四卷，《学易补过》六卷，《洪范统论》一卷，《中庸约说》一卷，《大学解》十卷，《论语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传通议》三十卷，诗词杂著三十五卷。

赵与懽 字悦道。燕懿王八世孙。居余杭。嘉定七年进士，调会稽、建宁司户参军。中明法科，摄浦城县。丁父忧，作《善庆五规》示子孙。免丧，授大理评事。转对，言天变、民情、国威三事。拜宗正寺簿，历军器监、司农寺丞，迁宗正丞，兼权都官郎中，改仓部，权兼度支。以直宝章阁知安吉州，郡计仰榷酤，禁网峻密，与懽首捐以予民，设铜钲于县门，欲诉者击之，冤无不直。有富民诉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狱，徐廉之，乃二兄强其父析业，与懽晓以法，谕以天理，皆欣然感悟。又嫠媪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厅，日给饌，俾亲饌，晨昏以礼，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画像事之。丧母，朝廷屡起之，不可。乞终禅，奉祀。复半载，乃趋朝，兼权户部侍郎，寻兼知临安府。嘉熙间，迁户部侍郎，兼权兵部尚书，论边事最为深切。时大风震雷数见，因具陈边事，且言：“人才国用，民力兵威，愿乘此机，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于除授，老岁月于行移，委公道于私情，付事功于无可奈何。”迁吏部尚书，力求归田。会潮汐啮堤，留治之。授端明殿学士，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江堤竣事，力乞罢。出关，遣使趣还。会岁饥，民相携溺死，仍知临安府事，恩例视执政。与懽涕泣奉诏，亟榜谕各全性命，佇沐圣恩，都人相会毋死。与懽上则祈哀公朝，下则推诚劝分，甘雨时至，米商来集，流移至者，有以济之。力求纳禄，许之。后升大学





士，荐士六十人。史嵩之将复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问与懽，言：“嵩之老师费财，私暱贪富，过立名誉，必不宜复用。”又请以兵财分任辅臣。在讲筵言：“以坏症付庸医，仅支残息，徒运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误耶！”时相忌之。寻授安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日食，应诏言事益切。月赐内帑，辞不取。帝书“安贫乐道，直节秉忠”字赐之。帝逐二谏臣，与懽力争之。五乞免朝请，三乞致仕，俱不允。赐《泰卦》诗、《忠邪辨》，拜少傅。卒，追封奉化郡王，累赠太师，谥清敏。手注《六经》及《仁宗训典详释》，又有《高宗宝训要释》，奏议、诗文百卷。敛之夕，金带犹质钱民家。

赵必愿 字立夫。居余杭。未弱冠，丁大母忧，哀毁骨立。服阕，以大父汝愚遗《表》，补承务郎。开禧元年，铨监平江府粮料院，调常熟丞。嘉定七年，举进士，知崇安县。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学政。立催科法，列户名为三等，以三期为约，足者旌之，未足者宽以趣之，逾期不纳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悦愿输。革胥吏鬻盐之弊。岁侵，擅发光化社仓，活饥民。帅怒，逮吏欲惩之。必愿曰：“为牧职也，吏何罪！”束担俟谴，帅无以诘而止。旧有均惠仓，无所储，必愿捐缗钱，增粟至二千石。力主义役之法，乡选善士，任以推排入资，买田助役，则免有产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遍一邑，上下便之。台府以闻，下其式八郡四十八县。役满，民共立祠刻石。授湖广总所干办公事。丁父忧，居丧尽礼。服除，充两浙运使，主管文字。寻知全州，改知常州，又改知处州。陈折帛纳银之害，皆得请。移泉州，兼知台州。迁太尉丞、度支郎中，兼右司郎中。嘉熙元年，贻书政府，论边防事宜。授右司郎中。又论济王及国本事。迁左司郎中，兼司农少卿，拜司农卿，改宗正少卿，迁太府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迁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忤丞相

史嵩之，乞免官，乞词，皆不许。淳祐五年，以华文阁学士知福州。卒，赠银青光禄大夫。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才周器博，心平量广，而又早闻家庭忠孝之训，师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称云。

赵汝缉

赵汝沔

赵崇稼

赵崇缵以上俱见“进士”。

忠 侃

王臣以蹇蹇匪躬，国士以谔谔表节，天植固然。壮侯挺身赴敌，不屈而死，子亦战歿，父子俱烈矣。子方言事遭贬，直声动天下，晚排临川尤力。士宪摧权佞不避讳，难进易退，耿耿有父风。伯寿首陈诚孝之论，力为武穆辨冤，甘甯岭表。五君子者，所称忠鯁之臣，邦国增重，非独一邑光也。

北宋以前无考

卜天与 父名祖，宋武帝闻其干力，召补队主，从征伐，封阆中侯。天与善射，容貌严毅，文帝以旧将子重之，使教皇子射。元嘉中，为广武将军，领左细仗。逆劭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牢皆望风屈附。天与不暇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曰：“只汝是贼！”手射劭于东堂，几中，逆徒





击之，臂断，乃见杀。其队将张泓之、朱道钦、陈满，与天与同出拒战，并死之。孝武即位，诏曰：“日者逆竖犯蹕，衅变卒起。广武将军关中侯卜天与，提戈赴难，挺身夺节，斩殪凶党，而旋受虐刃，勇冠当时，义侔古烈。兴言追悼，伤痛于心。宜加甄赠以旌忠节，可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谥曰壮侯。车驾临哭。泓之等各赠郡守。给天与家长廩子伯宗，殿中将军。明帝泰始初，击南贼于赭圻，战没。盖世济忠烈云。

宋

唐介 字子方。幼时，父死家贫，即能辞赙赠不取。擢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里行，转殿中侍御史。以论文彦博切直，贬英州别驾。直声动天下士大夫，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未几，入为殿中侍御史，帝劳之曰：“卿迁谪以来，未尝以私书至京师，可谓不易所守矣。”介顿首谢，言事益无所顾。神宗立，拜参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介言：“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民受其病矣。”自是，数与安石争论。安石辨之强，而帝又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背，卒，年六十。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比疾亟，帝临问流涕，复幸其第吊哭。以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祀焉。赠礼部尚书，谥质肃。

唐淑问 字士宪。价之子。第进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名德，擢监察里行。淑问见帝初即位，锐于为政，数进谏言。初诏侍臣讲读，淑问言：“帝王之学，岂必效博士家，分章句，饰文词已哉。惟稽古圣人治天下之道，历代致兴亡之由。延登贤才，博访世务。善师先王之意，则天下幸甚。”帝不纳。河北饥，流人就食京师。官赈廩给，来者不止。淑问曰：“出粟不继，是诱之失业，而就

死地也。”条三策上之，公私称便焉。然以戆直，亦不得久任。滕甫为中丞，淑问力数其短。帝以为邀名，改通判复州。久之，知真州，提点湖北刑狱。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忤上意，黜知信阳军，以病免。数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为吏部员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为避事，降监抚州酒税。哲宗立，司马光荐其行己有耻，难进易退。召为左司谏，以病致仕。数月卒。

何铸 字伯寿。宋政和五年进士，历官州县。入为□王宫教授。秘书郎中丞廖刚荐铸可为拾遗补阙，即命对。铸首陈：“动天之德，莫大于孝。感物之道，莫过于诚。诚孝既至，则归梓宫于陵寝，奉两宫于魏阙。绍大业，复境土，又何难焉！”帝嘉纳之。拜监察御史，寻迁殿中侍御史，拜御史中丞。秦桧陷岳飞，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皆无验。以白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铸曰：“铸岂区区为岳飞者。但封疆任重，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策。”桧语塞，改命万俟卨治之。时金遣使来议事，桧乃擢铸端明殿学士，佾书枢密院事。为报谢使，铸曰：“是用颜真卿使李希烈法也。然君命不可违。”既返命，桧讽万俟卨论铸私岳飞，欲窜之岭表。帝不许，止谪徽州。未几，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召赴行在。力辞，除资政殿学士，知徽州。居数月，提举太平兴国宫。卒，年六十五。谥恭敏。铸既贵，不治居室。尝往来寓佛寺。卒后四十余年，嘉定初始得追谥焉。

何鼎 余杭人。其入内为长随，不知其所自。性俭素，好读书，知大义。弘治间，目见张皇后兄弟，出入宫禁无所忌。心甚忿忿，以为祖宗法度，外人不得至此，安敢渎乱乃尔。一日，孝宗与张饮，偶起如厕，除御冠于典冠者。张戏之，复带酒污宫人。鼎遂持





金瓜候宫门击之。时太监李广露其事,仅得脱。明日,鼎上疏极言之。张后大怒,摔鼎至,扑杀之,投尸海子。时翰林某有诗曰:“外戚擅权天下有,内臣抗节古今无。道合比干惟异世,心于巷伯却同符。”至今人犹能诵之。

政 绩

士释蔬 而策,亨衢亦蕲。丰功伟伐,显为国□尔。
要以铭钟鼎纪,旂常亦不数见。太上治行显懿,次廉恕见称,次恬退著节,均足声施不朽。岂非邑之山川,挺生哲人尔乎!概纪宦绩,无问职之崇卑矣。

汉_{以前无考}

诸葛琮 后汉时为河间太守,以贤德称。

五代

马 绰 性淳直,有远识。初与钱鏐俱事董昌,昌使鏐阅部伍,亡其名籍,鏐因历唱之,存亡健悴者,皆无遗失。绰密谓鏐曰:“老子忌猜,若知公精敏,当必相图。”乃以白纸数番授鏐,若代军籍者。鏐由是深德之,因以妹归绰焉。绰随董昌于越州,昌僭乱,绰弃家先奔于鏐,乃授诸城都指挥使。徐绾之叛,绰有发垂门之功,鏐寻命元瓘纳绰女,是为恭顺夫人。绰累职镇东军节度副使、两浙行军司马、睦州刺史,奏授雄武军节度使、同平间事,卒。

宋

唐 拱 其先世自晋昌徙居余杭。有唐山令者曰:熊生希贤,



唐天复中,以明经为建威推官。希贤生仁恭,仕吴越。仁恭生渭,仕宋,为职方郎中。渭生拱,以父 补太庙斋郎,改三班借职,再迁左班殿直,为漳州监押。卒后赠太子太师。拱孝弟于家,信义于友,廉逊于乡里。居官则名公巨人,皆以为才子介。

盛 豫 仕吴越,为检校太傅,奉使宋,由汴京归,人曰:“盛太傅无忧色,吾属安矣。”归宋后,赠太师。二子:京、度。

盛 京 咸平元年进士。康定初,为谏议大夫,出守江宁,以老乞便郡,诏移海州。天姿仁厚,不忍以法绳下,而吏民化服,亦无有忍欺者。以事去,久而民思之。仕终工部侍郎。后子遵甫,以光禄丞通判海州。岁旱,发公私藏粟以廩民,全活甚众。设方略,捕奸盗发辄得。遵甫子仲孙,以朝奉大夫,又守海州。期年大治,邦人有“盛使君家儿,世世循吏”之称。

盛 度 字公量。京之弟也。端拱初,登进士第,奉使陕西,参质汉唐故地,为《西域图》以献。累擢知制诰。尝奏事便殿,真宗问所上《西域图》,出绢命别绘。度因言:“前已图,汉所置酒泉、张掖、武威、金城等郡,比复究寻,其东南自秦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碣,延袤万里,有郡有军有守,襟带相属,烽火相望,其形势备御,亦至矣。唐始置节度使,后始以宰相兼领,用非其人,有山河之险而不能固。”乃复绘其山川道路,区聚壁垒,为《河西陇右图》以献。上称其博,为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出知光州。天圣初,起知瑞州,徙虔州,又知徐、苏、扬三州。初,度上言请复贤良方正科。又请建四科取士,言:“经术之士,典刑备举,则政教流行,请设博通坟兴、达于教化科;尧试臣以事不直,以言语笔札求之,审官期于适用,请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寇警未除,调边劳戍,必资良帅,请设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狱市之繁,民命所系,请设通晓法律、能按章



覆科。”复为翰林学士、史馆修撰、龙图阁学士，授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拜参知政事、知枢密院，拜武宁节度使。罢为尚书左丞，知扬州、泰州、应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傅，谥文肃。度好学，读书未尝释手。真宗尝命与李宗谔、杨亿、王曾、李维、舒雅、任随、石中立同编《通典》、《文苑英华》。度自著有《愚谷集》、《中书制集》、《银台集》、《翰林制集》。子山甫、申甫、崇甫。

陆 洗 字介夫。进士起家，召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陕西铸法坏，以洗为提点刑狱，视其利害。洗上“鼓铸便宜”，诏悉行之。累任荆湖南北陕西转运使，知桂州。条上“戍边八事”，皆施行。自依智高乱，交趾浸强。洗按边更张号令，交趾大恐，因遣使人贡，词礼加恭。及张田代洗，英宗诏：“毋得改陆洗法。”召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除知延州。英宗曰：“鄜延最当敌要，今将何先？”对曰：“未审陛下欲安静耶，将威之也？”上曰：“大抵边邮当安静。”谅诈声言复攻大顺城。洗谓：“不稍折诘，则国威不立。”乃请止，留时服使者及岁赐。谅祚大沮，始谢罪，供贡职。改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青苗法出，洗言：“蜀陕刀耕火种，民食常不足，至种芋弃饥，脱岁俭，不能偿官，适陷之死地，原罢四路使者。”并言差役水利事，皆不当改。诏省三路之使，止置成都路提举官一员。熙宁三年卒。苏轼挽之以诗：“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属纆家无十金产，过车巷哭六州民。”子四，师闵，宦最显。

虞 策 哲宗时为监察御史，迁吏部尚书，除知杭州，不赴。

张 矩 字无隅。政和二年进士，为歙州学教授。用司业尝秩荐，召为国子学正。负知人之名，所识金安节、何铸皆为世伟人。平生立志不群，苦学有守，仕宦无所阿附，而奇节甚多云。

唐义问 字士宣。介仲子。善文词，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



阁,介引嫌罢之。熙宁中,辟京西转司管勾文字。神宗览本道章奏,知义问所为,以其名访辅臣。因黄好谦领使事,谕之曰:“唐义问风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诏之。”寻以为司农管当公事。方行手实法,所在骚然。义问言今造簿甫一岁,民不堪命,不宜复改。为从曾孝宽使河东还,奏事记利害纲目于笏,帝取而熟视之。历举以问,应析如流,帝喜曰:“欲见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转运判官。一路放免役钱,又分户为五等,储其羨为别赋,号家力钱,义问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彦博守西都,义问以父旧嫌,求罢去。彦博告以再入相时,尝荐其父,晚同为执政,相得甚欢,故义问乃止。时陕西大举兵,多亡卒,所至成聚。义问请令诣官,自陈给券续食,人以为便。会有不悦之者,免归。元祐中,起知齐州提点京东刑狱,河北转运副使。属邑尉因捕盗误遗火,盗逸去。民家被焚,讼尉故纵火,郡守执尉,抑使服,义问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彦博荐,加集贤修撰,帅荆南,请废渠阳诸砦。蛮杨晟秀断之以叛,即拜湖北转运使讨降之,复砦为州,进直龙图阁,以集贤殿修撰知广州。章惇秉政,治弃渠阳罪,贬舒州团练副使。后七年,复故官,知颖昌府卒。

唐恕 唐意 皆介之孙也。恕崇宁初为华阳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谢病免归。其弟意,方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门躬耕。恕寻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许翰,言其高行,诏为监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吴敏荐召对,而贫不能行,竟饿死江陵山中。介祖渭,自余杭徙江陵。故二人后皆隐于江陵。

凌景夏 字季文。绍兴二年对策第二,吕颐浩称其文词胜于张九成。任绍兴府观察推官,帅綦宗礼荐于上,擢秘书正字,迁著作佐郎。召对言和议非便,秦桧憾之,除工部员外郎,斥知外郡。后落职闲居,凡十余年。桧死,除起居舍人,兼权给事中。景夏言:



“绍兴二十一年，诏临安府见推排等第，依在京例与免。今有司乃以和买役钱难以减放，止与西北流寓人蠲除，土著人户反成偏重。夫土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泽之始，实先京师，契勘两县，在城营运，浮财物力所输，和买绢数，止二千六百余匹，望已降指挥，并无蠲免，庶使德泽无偏，诏讼有信。”上从之。迁中书舍人。未几，直龙图阁、知抚州，迁知襄阳府，知鼎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州官兵衣粮六万四千余缗，诏减四分之一。徙宣州，加集贤殿修撰，除吏部侍郎，言：“庆历三年，编定勋臣凡二百家，迨建中靖国元年，续编一百一十六家，许子孙陈乞恩泽。臣窃谓崇、观以来，至陛下即位，涉艰难，卫社稷，捍牧圉者尚未编，亦一阙也。望检会崇、观以后，勋业著于国史者，接续编定，以劝忠烈。”事下吏部，后不果行。又奏论：“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观，例则散于案牍之中，匿于胥吏之手。官有去来，不能遽知。故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决之才，不复敢议。臣愚以为，吏部七司，宜制例册，凡经取旨殿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画时拟定，长贰书之于册以为例。每半年，则上于尚书用印给下。如此，则前予决，悉在有司之目，猾吏无所措巧，铨综渐以平允。”诏从其言。

凌尚贤 景夏子。绍兴中，历官司农，名著政绩。

黄黼 乾道间第进士，累迁太常博士，论对言：“周以辅翼之臣，出任方伯；汉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历边任，不拜宰相；本朝不为三司等属，不除清望官。仁宗时，韩琦、范仲淹、庞籍，皆尝经略西事，久历边任，始除执政。边奏复警，范仲淹至再请行；贝州之变，文彦博亲自讨贼。乞于时望近臣中择才略谋，虑可以任重致远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习之边防利害、地形险阨，中外军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无事，则取风绩显著者，不次除拜，以尊



朝廷；边鄙有警，则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将入相，何所不可。”上嘉奖曰：“如卿言，可谓尽用人之道。”进秘书郎，寻除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浙东旱涝，黼上疏恳加赈济，全活甚众。除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读，行起居郎，权刑部侍郎。以刘德秀论劾，奉祠卒。

张 禔 字圣休。少孤，与其弟祗，皆以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后中进士第，历宣州宣城县主簿、抚州司法参军。用举者迁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两县，监海州榷货务，通判池、广两州。乃自尚书屯田员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迁侍御史。举劾得体，以风力称。然素宽裕静退，耻以弹治人得用。未几，即称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会卒，州之父老子弟，追丧车而哭者数千人。禔事母孝，友其弟至笃。于权势财利，能廉吏治。尤可纪在广州，奏请城之，未及筑外郭而召。后依智高反，州人赖禔所筑得生，以不卒功为恨。

元

盛 钦 字敬之。大德间，江淮财赋总管。读书明理，清勤有节操。从子伯英，临安儒学教谕，与翰林承旨李孟交好，累有书问。仲子伯浚，定县尉，危太朴每以书问称仲深先生。

明

邵 贞 字维翰。洪武中，以明经任安仁令。报最，擢侍御，有直声，改部曹。寻陟铨部司封郎。是时，官以品级为大小，无分冗散内外。侍御贤者，始得改曹郎。曹郎贤者，出观察。一路人皆荣之。公由吏部郎升粤东佥事，同邑詹事邹济，为文宠其行。贞扬厉中外，律己严，治事敏。劳而不伐，察而不苛。杂乱纷纠无不理。



吏畏民怀,故能以乡贡进士,致位通显,列于藩臬。称异数,亦其才足以胜任云。

邹 济 字汝舟。性温淳闾爽,博极群书。洪武十五年,以通经儒士、本县知县王原良保荐本县儒学训导。寻升知平度州,与修《高庙实录》。复总裁《永乐太典》,书成,除礼部仪制司郎中。撰《卤簿仪制》、《车服图志》。遂以文学被荐,名重当时。命从英国公张辅两征安南,司记奏撰露布。升广东参政,以事复还礼部郎中。未几,改除吏部考功司郎中,授左春坊左庶子。永乐十九年,进詹事府少詹事。时府第新成,上悦,亲赐牙牌礼厚之。先是,以庶子随侍五皇孙读书有功,及帝远亲师旅,寻命随东宫监国南畿。济辅导十余年,言论多所裨益。迄定社稷大计,有谗构者,成祖尝谕之曰:“此老秀才是朕所除。”置不听。当是时,帝在外久,凡侍太子留守群臣,多获罪。独至济,人言不得问。仁庙极加礼遇,每赐手劄,惟称“老卿”而不名。方欲大用之,比登极,济已先逝。追念旧劳,遣官谕祭。特赠太子少保,谥文敏。敕工部建祠坟安葬。洪熙元年正月,仍手敕礼部,令有司春秋致祭,设置坟户看守,著为常典。卒之日,家无余财,惟藏书数千卷。所著有《颐安集》四卷,行于世。

邹 翰 字宗盛。济之次子。自幼聪慧,年十五,仁庙居东宫时,召见命入应天府庠读书,给禀饩。登正统己未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历武选郎中。时有云南指挥万城,获功乞升。播州宣慰使杨升,以幼孙奏乞就彼袭职,皆怀金百两,叩门私謁,翰正色去之曰:“汝职公道所有,非我所可私。”令急趋出。岁己巳,土木之变,英宗北狩,都城戒严,择廷臣有智略者佐本兵,佥举翰以闻,乃自本部郎超迁少司马。翰披坚执锐,往来军中。时天寒军馁,翰奏发太仓粟以赈。初不待报,厉声云:“当此危急时,若待报,必至误事!”



及敌骑压境,东直等门俱昼扃,城外老幼万众不得入,拥城号呼,众议莫敢入。榦独曰:“设城本以卫民,今弃民于敌,可乎!”适出军就刍,乃下令军从左出,民从右入。尝总督三营粮草,分兵于宣武、彰义二门逆战。敌知有备,遁去。景泰间,转礼部左侍郎,奉敕考察山西官吏,及赈恤山东、河南、凤阳等处水灾,奏免税粮若干万石。易州厂柴炭浩繁,奏添主事一员整理,上下称善。天顺改元,抚按畿内各郡地方,便宜行事。然以不阿附权贵,历六考,始获升礼部侍郎。一日,奏事便殿,掩口而对,上以为失大臣体,心拂之,吏部言:“榦一时过于谨慎,无他罪。”调之南京。未几,孝宗践祚,视朝不见榦,宣问“邹先生安有?”吏部以南京对,即日召之,升礼部尚书。有祭酒周洪谟奏:“以圣神广运,易孔子大成至圣及帝号。”榦疏:“孔子,周人,当用周制。其所封,乃当时天下之王,非后世国王之王,宜前代所封。”遂寝其请。特议增筮豆各十二,乐舞八佾,通行天下,著为常典。其他禁苑囿、斋醮妄费,及罢度僧道一十三万三千,免浙江坐派花木万余株,咸厘剔宿弊,有益于国。在部十载,是非不肯少徇。历官四十余年,累疏恳老。成化庚子,得请命驰驿归,月给米二石,人夫四名。丁未,诏进阶荣禄大夫。弘治辛亥,浙西岁饥,疏乞赈恤。上嘉之,命布政司正官遣礼慰劳,有“邹榦致仕,年老心切。为国忧民,具见忠爱”之谕。及卒讣闻,谕祭营葬,赠太子太保,谥康靖,官建祠宇墓右。

王 纶 字仲经。洪武三十年,岁贡,入监三十二年,除四川顺庆府、广安府判官。永乐八年,考满升山西平阳府推官,廉能有政绩。永乐十五年,升贵州石阡府知府。

夏至善 字复初。性恬静,不尚华侈。从邹济学,授《春秋》。洪武十七年登进士,试北平道监察御史。后以事左迁湖广松滋县



丞。三十一年,以公正廉能荐,升礼部郎中,预修《高庙实录》。丁父忧,有礼,人以孝行称。服阕,仍授前职。于文渊阁编修《礼制》,兼纂《永乐大典》。奉使交趾,卒。

徐 绮 字景文。少负俊才。神思英发。对客亹亹,终日不倦。天顺间登进士第,以诖误出知金溪县。兴治补弊,大有振作。丁父忧,服阕,改知富顺县。蜀王册其长女为妃。故事,应封兵马副指挥,辞曰:“臣朝廷命吏也,不愿以女贵。”后去官数年,浩然家居。年九十四卒。

盛 云 字民望。文辞纯正,学者宗之。后以进士任南京刑部主事,转陕西司员外郎。鞫狱详明,人无冤抑。寻以父忧家居,遂养高不起。

陆 璘 字廷美。以监生除判雷州府。职掌粮储,有清勤之誉。后丁母忧,服阕,改判福州府。抑巨奸,剔夙蠹,操守始终如一。九载无公私过,诰褒异之。遂升南安府同知,致仕,进阶朝列大夫。八十二卒。

徐 礼 字敬先。以进士知繁昌县,有风度,练达事体,熟知民情,下车即条约数十事,榜于县门,力行之。奸豪敛迹,民倚以安。时有宦者倚恃烧造,令左右用黄帔覆敕慑之,索芦柴银甚急。礼知其奸,即收其左右,械以送狱。事闻当道,覆鞫之,果伪敕也。力革除之,患得免。甫三载,升南道监察御史,多所建白,时称有“张纲埋轮”之风。未几,出佥广东按察司事,冤狱平反,民赖全活者多。广东惟海道最为要害,诸贾舶尝佯为入贡,侵掠地方。礼至,明斥堠,坚约束以守,累岁不敢犯。威信著于远方。如此后,以病乞归。所著有《同山集》。

仰 儒 字世用。以进士除行人司副。忠信端悫,行止有常。



屡奉使皆宣威布德,毫发无所取。寻升行人司正,未几转南京工部屯田郎。时逆瑾擅权,内外官多被挟私废黜,儒独以正自持,不随世披靡,瑾终亦不能为害。后除楚雄知府。军民杂处,徭黎咸相习为盗。儒独待以真诚,不事刑罚。有逋负者,悉除之。在任三年,轻徭薄赋,土官戴之如父母,民赖以不扰,古之循良无以加也。后以母老不能随任,恳乞归田。加授右参政,食三品禄。卒后祀“乡贤”。

方坤 字万成。以进士知直隶任丘县。性颇刚直,不为权豪所容。更知江西永宁,寻升大理寺评事。后以病乞归。

徐沛 字南川。嘉靖丁酉乡荐,始授宁国教授,次升河南永城县知县。属邑政久弛,沛尚风力,扼其颓弊。里中豪民诡产,洒粮通邑,沛廉得其详,置之法,概县均苏。内瑯曹奉使至省,所过州县骚动。沛独抗不为礼,邑获其庇。甫期,以抗直忤时,竟左迁去,邑民泣送载道,勒石治像以祀。寻转国子监博士,丁内艰,遂致仕。林居四十年,乡党咸推高致云。

严大纪 字汝肃。父元。嘉靖中,以御医受知于天子,天子爱重之。纪随之都门,隶太医籍。戊午,举顺天乡试。己未成进士,授行人。气岸卓然。当是时,分宜秉相权当国,欲罗致天下士,以公同姓,年少而才,慕之尤殷,以显秩相待。使人微语纪,纪执不可,相衔之。人以为纪危,纪自若也。顷之,相果以权败,人咸服其远识云。尝册封,有馈遗例。纪力却之。历礼曹郎,擢江西佥事,备兵湖西。会吉安兵噪,纪冒险,廉乱首诛之,而开诚拊定其余党。参政河南,歼云松、三河剧寇。临事制变,见机敏而决然尝以镇静胜。已又移江西。时丰城县库失守,株连甚众。纪设方略,购得真盗,理出诬服者数百人。武宁洞、鄱阳湖,为巨盗出没渊藪。纪密



遣侦卒,先熟其山溪道路,然后调兵,内伏外攻,捣其巢。于鄱阳,则设总备官,置船械巡缉,遇失事,则坐分地妨汛者必以法,江湖肃清。朝廷知其能,令备兵井陘,治战士守险要,整饬防御,剧边赖之。升山东按察司。尝奉旨勘山西溢田,逾原额二百顷有奇,例当科税,纪独谓山右地瘠民贫,朝廷捐有余以活贫民,于正赋无缺,令被此格外恩可也,乃止。由山西右辖转河南左,升光禄卿,奏复厨役廩额,苏困者四千余人。转太常卿,会寿陵之议起,上疑阡大峪者,勒诸司各议保,一时咸伺执政意指,纪奋然曰:“上下雷同,非国之福。”不肯署,与时议忤。执政嫉私人,摭他事论奏,遂拂衣归。纪秉义持重,屹如山岳,生死利害不能动摇。任职不辞艰巨,所至辄著伟烈。仕不竟其才,然出处风烈,已足以表式天下。居家孝友淳至,遇亲旧邻里,谦和周恤,为德不责报,人称长者。卒九年,朝论始定,锡谕祭葬焉。子三:长调御,征君。次武顺,名儒,至国朝,以子沆贵,赠刑科都给中。少敕,耆德善诗。皆能世其家学,并祀“乡贤”。

翁大宾 字万颀。嘉靖举于乡,授汉州学正。己卯,分校江西,号为得士。寻升临水县知县,调仁化,忧归。起服,补梓潼大宾,历三县。持己廉洁,平易近民,久而民益思之。

范善 字兼之。生而颖异。嘉靖甲子,举于乡,授洛阳谕,分校南闱,拔士十五人,得陆大成为榜首,迁凤阳令。凤阳明祖陵,置内臣守。故事,守备内臣,倨临令,令至执手版上谒。善曰:“汤沐邑重汤沐,吏顾不重耶?”司府为议钧体礼,始相见。地苦冲,多逋赋,善甘七年住俸,曰:“催科易耳,忍秦越人视吾民捐瘠哉!”以其故格征召,几以殿注考会御史李公栋为奏免旧逋。又捐支费银七百两抵额,始得迁南京刑部主事。去邑,民泣送数百里不绝。已



补北京刑部主事,转员外郎中,多所平反,大司寇倚重焉。擢知青州府,青固饶沃,以倭江,苦征发,而矿税又起,瑯使者横甚。善不激不阿,期于默卫吾民也。及矿事激民变,善单骑驰谕,借临胸库银给发,哗乃定。瑯感且愧,缉群下曰:“毋犯范使君。”善去,而益都令逮讯,守以下悉谪遣也。三年凡五荐,升陕西苑马寺卿兼金事。朝廷知其才,向用方始,而善竟致政归矣。寻以平倭纪功,进阶一级,钦赏银五十两。二年卒,闾里辄相语曰:“廉吏不可为也,家四壁视罔乡。贪吏不可为也,留清白视子孙。”呜呼!若善者,可以风矣。

李阳春 字时化。隆庆戊辰成进士。逾三岁,乞教授武昌。兴学作人,一时向风。擢成均博士,进国子讲授评鹭。先后左席,多名卿硕儒,世谓阳春具人伦鉴。稍迁工部屯田司主事,司榷芜湖,以胁疾不时见客,客请谒者不一听,贵情啣之。会天灾,应诏言事,计以阳春应星变,遂引疾归。归而营先祠,置义田,诸宗党各以亲疏受田有差。岁侵,则出谷赈,而粥于门待来者。殍者予榘,冻者予楮衣,孜孜好行其义。祠旁结文社,群集名士而振起之。择婿得虞淳熙,有异才,后成进士,为吏部稽勋员外郎。阳春歿,而陶太史望龄为之《铭》,子婿司勋氏《状》焉。

徐桐 字茂阳。举隆庆丁卯乡试,授婺源邑博士。俨然以师道自任,率励化海,士咸向方。万历己卯,分校畿辅,所鉴拔十三人,一占解额,余皆名下士。擢瑞昌令。瑞昌濒江弹丸,民甚强悍,椎埋剧攻,桴鼓昼起,横行江、黄间。桐甫至,设方略捕得其魁数人,民大慑服。寨兵横,民苦之。桐一以惠文弹治,皆凛凛奉约束。江水啗田,筑堤以御其患。方田之政行,郡邑骚然。桐独履亩勾稽,诸诡匿者尽出。减闾左徭赋,民利赖之。郡守意在箕敛,而以



实南城为名。桐不忍浚民，捐俸出余镒成之，以此失郡指思阴中。桐其年迁江州通判。佐江州一载，政简民安。当时倚重，而桐辄解绶归，世多其高尚焉。桐性介，两人计，单车就道，馈遗都绝。居家亦耻干谒，不问户外事。衣不厌澣，食不厌粝，率以恭俭自持。顾好行其德，应人缓急，甚于己事焉。居钱塘之西湖，日夜手一编，课二子，行忠成进士，行恕举孝廉。人谓天以酬桐之志也。

徐桂 字茂吴。生而颖悟，与兄桐齐名。弱冠成进士，授袁州推官。性简伉，不善事上，竟以此罢归。归而益工风雅，才名排荡一世。是时，王元美、屠长卿诸才彦，皆推重之。晚作汗漫游，四方纳贄，随蓄古樽彝书画，弗问生计。海内多其辞藻，以为桂失于吏而偿于诗，所得孰多！与兄桐，称“双美”。徐氏世有闻焉。

陈尧言 字□□。荐万历丙子乡试，授武义学谕，已补秀水训，课士模楷，不愧师儒。擢万年令，有治才，条议兑运，民免赔累之苦。筑白马湖堤，以资灌溉，且行旅称便。禁盗缉奸，四境安堵。修饬学宫，彬彬兴教化焉。擢寿州守，已补解州，卒于官。尧言所至多惠政，去而民思慕之，讴诵不辍，盖庶几循吏云。

施于国 字用宾。万历乙酉，荐顺天乡试，司教睢宁。却贫生贄，更捐俸以助其膏火。讲学大梁书院。辛卯榜首黄升、方伯、李维翰、侯执躬，皆于国鉴拔士也。聘校楚闾，尤称得人。宰定南时，权贵人檄市名马，实索馈遗也。于国直市马以进，贵人衔之注考殿。左迁建平学博。已擢临洮别驾，职军饷。先是，郡守侵饷八百金。会以覲行，逮于国迁藩府长史，吏胥始白缺饷状，于国谔曰：“守□我矣，我不难为守，搆奈辱朝士大夫何！”卒解橐装不足，更销带鬻衣以补之。临行，至不能具扉履。直指李思孝，廉其节，资乘传焉。母老，谢藩相，居家萧然，养亲课子以寿终。



俞景寅 字人伯。早孤，事二母，抚三弟，以孝义称。于书无所不读，好筹策天下事。辄有定画，数奇不售，仅膺选举官常州府通判，署邑樵关，有循吏风。卒用执法忤权要者以归。凡八年卒，年六十有六。景寅弱冠时，卓识负气，高视一世。中更折节向学，逊志于圣贤之学，负笈山阴王龙溪先生之门，更私淑淮南王心斋先生。两先生皆新建伯王文成高弟，景寅从之游，充然有得焉。归而问道者云集，乃作《正学编》以示学者。门人称为“正学先生”云。有诗文行于世。

王蒙亨 字仲明。隆庆元年恩选入监，中万历戊子顺天乡试，任直隶安庆府怀宁县知县三载，爱民勤政，锐意兴除，合邑赖之。独性峭直，不能获上意。有所不可，遂致政归，士民怀德立碑纪之。邑缙绅如吴方伯、汪大参、阮户曹，咸式卢加礼。盖 人去思固不置云。家居闭门却扫，未尝一谒公府。年七十五卒。子祺，为博士弟子，称名儒。诸孙奕奕，次绍贞，举顺治戊子孝廉。

孙有禄 字磐鸿。笃学嗜古，与弟有勋最友爱。里中姚星吴、徐行忠、行恕，立芝兰会，互有砥砺，俱成名。禄登进士，司李武昌，多异绩。有勋以恩贡为饶州别驾，署余乾、乐清、上饶三县，皆考治行第一。由是，邑传孙氏之家学。

鲍奇谟 字明仲，父回，以积学茂行闻，谟其次子也。少孤，性至孝，依母陈为朝夕。读书持大义，每能神解。万历壬子举于乡，登己未进士，初授青浦令，有贤声。移令上海，更代华亭篆，郡领县惟三，谟泽咸沛焉，报绩称最。拜陕西道御史，巡按河南，所历减驸从，罢供帐，往来惟自引襦被。岁录囚几千人，谟廉得其状，奏免死者什三。时延津五邑，逋饷三千金，谟尽出赎醵以助。事竣告归，而母陈犹在，色养以终。戚党不能家者为之婚，不能葬者为之瘞，



皆以广孝德也。居家杜门,非读法不入公门。岁祿,主賑,所存活甚众。凡浚渠益旱,有利于乡者,辄身任焉。生平不假然诺,不苟色笑,恬让寡营,以俭德自持,能饮人以和。卒年八十四。康熙三年,请祀于乡。有子三:长之汾,恩选授知县;次之澶、之沆,皆能绍其家学。

赵最 字我唯。崇祯癸未进士,司理汀州,俗多豪猾,辄舞弊以御细民,居是职者,执法非难,恒以得情为难,最文雅能辨疑狱。始,上杭有民赖良翰,得秀穴欲葬其父,近庄人周乃德室后,法于居者不利。夜半窃莹之,以为既嵬焉累阜,则难改扞。次日,周不胜愤,掘之,谓“虽负罪,亦所甘心”。已而得空穴,计大窘,更以弃骸故坠赖术中,邑治其事竟,坐以重辟。乃德极口诉冤,毋如赖氏现有柩暴露何也?及具狱辞上宪。予最覆之。最具知其诈,故为证者曰:“掘冢论死,律也。但良翰父骸,自周弃之,固应周独知之耳。今柩何反在赖处?”对言:“周藏之某所某潭,族子有与赖善者,以告良翰,购善水者没而出之。”最诘以善水者姓名,证者色惧,左右视良翰,良翰猝不知所对,一讯即供。盖良翰别取兄丧,假名父骸,以倾乃德,而其父柩实未葬,先所葬者疑冢也。赖良翰惊慑,顿颡服罪,乃德冤得伸。事闻宪公,极称其敏。其剖决出人意外,皆此类。惜仕未竟其志,去而闽人思之,至今尸祝焉。著有《汀李爰书》。弟昕,登顺治辛丑进士,现出宰江南嘉定剧邑,政绩懋著。将以大伸其用,谓家有治谱,洵不诬云。

孝 义

风教大关,惟孝义两端。孝庸德也,而尽孝实□。猥

云割股庐墓非孝哉,无亦惧其亏体灭性。引之中庸而仓遽迫切,未有能自致者,取节焉可也。薄俗曰滴,长厚之风邈焉。急危困,乐施与,倘所谓好行其德者非欤,为纪孝子义士云。

晋 以前无考

暨 逊 字茂言。仕晋为广昌守,封关内侯,以孝行著闻。咸康五年,旌表。咸和中,湖州刺史孔彰为之立碑,在县西。

唐

何公弁 事亲孝,居丧哀慕诚切,《杭州郡志》传之,与方宗、章成緌并称。緌,於潜人。

方 宗 事亲居丧,以至行著。见《唐书·孝友传序》。

宋

姚 美 三岁坠井,母从井救之,见者以为母子俱亡也,藉天幸俱得出。后美以禄养,乡党称孝焉。又建思母亭,以志永思。

明

方之翰 庠生。事母孝,母病害股救疗。

沈良玺 以孝友闻。玺故子金和,割股疗母,按台旌之。

沈 镗 母叶氏病,割股疗之。

沈孝子 沙村人,其名不传,独身奉母居。万历中,山水暴涨,高至丈余,漂庐舍,母随流水去,孝子号恸,跃入洪流中求母。明日,于瓶窑镇逆流上三十里,还至沙村,二人并死矣。尸浮水上,子右手攀枯桑一株,左手犹抱持母不舍。里人骇异,收葬之。至今沙村传有沈孝子墓云。





俞梁 幼孤,事寡母孝,割股疗母。有姊瞽,母心哀怜之,梁终养瞽姊,以安母心。人尤以为难。

盛泗 余杭前喝界人。父庭钊病剧,割股疗之,随愈。后母病,复为割股。母知之,泣不忍食,然母亦以无恙。人以为至孝所感。县令以闻之按院,给礼衣,免丁粮以旌之。

胡文奎 余杭南乡沙村人。少失父,奉母甚恭,依山土利以治生,僦居于阳桥之下圻。娶妇仇氏,颇姿容,生一子,才八月。妇乳幼子,编竹篓佐之,环聚陋室中,衣食仅给,而恩礼恒有余,有道者见而异之。万历戊午七月十五夜,忽雷雨交作,山水突至,阳桥倾圮。奎闻,亟越房负母避难,亦呼妇挈儿急起。方离床,床即浮。甫出户,屋随漂拆。正皇遽间,见堆阜有桑株,奎即攀母缘置其上,然水势猛,桑摇荡,老人惊眩,几坠者数,奎固守力持之。是时,妇提幼子波间,相去未远,疾呼救。奎曰:“我但能救母,不能救若等矣。”遂妇子皆溺死,而奎母获免于难。是日,比邻死者亦三人。及水退,村人劳问嗟叹,至为泣下。邑人沈应祯纪其事甚备。

朱暹 事母至孝。家贫甚,然母所欲物,必多方致之,以悦其心。母失明,百医莫治。偕弟昌每晨起,必盥漱祝天,含水舐之。月余,母目渐爽,逾年复明如故。杭俗,春明吴山、天竺间游者最盛,暹见母亦有登临之意,顾家贫不能倩肩舆,乃与弟以竹椅舁往。奉母九十终。家渐裕,人以为孝亲□报云。

吴思敬 能勤俭治生,然好周人之急。正统六年,发谷一千五百石,赈济饥民,奉敕旌表。敬孙吴 ,成化己丑年,捐资助儒学棣星三座,斲石为泮池,驾以石梁,人益高其行。详沈庆《碑记》。孙吴潮,积善修德,益以不怠。县申按台,表其名于旌善亭。人谓弈世好义焉。



孙 濂 浑朴弘恺,行笃孝友。弟淳,家贫廩于庠,濂为经衣食贍之学。又闻绍兴王龙溪、钱绪山二先生,讲学天泉,俾之师事焉,遂悟良知宗旨。成□儒会营室,念兄基隘,推己益之。丧葬由役,并不以烦昆仲。余润姻族,无弗沾者。积稻阜如,里中数十辈窃之去,濂若为弗闻也者。或曰:“盍治之。”濂曰:“彼为饥所驱也。吾虽捐稻,无损于食。”岁饥,濂以为四民之中,士不习生计,出米一百石,贍庠士之贫者。时诸士相语曰:“义民输粟,只闻惠及闾阎。壮士固穷,谁复乞恩当道!惠先衿佩,美著国书。”迄今人犹诵之。邑有兴作,如文昌阁、龙光塔、谯楼,濂悉首倡助焉。性平易,教子弟务为严谨。二子:桂枝、兰枝。诸孙皆才名。长孙奕美,举孝廉。济美、充美、光美、扬美、敬美,凡八人,蒸蒸起胶序,比高阳里云。

董 钦 少敦孝友,勤施与。祖父遗资,悉公族党。手自力本,生聚致富。任广东古耶司巡检。雅志高尚,弃职归。万历十五六年间,岁祲,饥馑载道,米价涌至一两八钱。发米三十石,以赈之,全活甚众。三院题旌,奉旨立尚义坊于县治之东南。又安乐塔,关一邑文运,钦因颓圯,特为改建,增五层为七层,迄今称一邑壮观。又建文昌阁桥于南渠河,以镇秀气。钦年八十五终。嫡子汝洲,绍述父志。乾岭地僻,往来尝患虎盗。汝洲为建亭观,俾人有所庇。浚筑龙潭,便一方取汲。至其事父母昆弟,曾无间言。先是,钦手营窀穸,于迎波门外产芝焉,人谓瑞征。有子五人,皆太学生。今诸孙数十人,曾孙以下百十人,蜚声胶序者甚多。嫡曾孙宗城,顺治辛卯科浙江经魁,现宰秦邑,政声著边陲间。天之予善,固未可量。要以父子好行其义,是为难耳。

姚 松 字玉湖。百岁乡宾华之子也。少习举子业弗就,为商贾以治生。有大度。重然诺。嘉靖中,以货茗过桐乡皂林镇,舟



覆溺。时桐乡沈葩号东野者，命苍头没而出之。既而见其容止长者，载归礼焉。见其三子：曰默、曰照、曰蒸，盘桓经旬。沈不言德，姚不言劳，竟别去。越数年，督学校士于余杭，此沈仲子照，游泮之年也。方沈至，姚迎之，授馆具，召子婿，序家人礼。葩以徭役先还。仲子甫髫龄，栉沐饮饌，姚令其妇亲礼焉。试日，出入必以身负人，谓能报矣，曰：“吾报也乎哉！若子，吾子也，而报也乎哉！”一时都人士不多其施报多，其两不伐几古节侠云。及辛未，蒸成进士，以通家子礼，拜松于堂上。视松子元勋，如视亲兄。宦历都宪，岁时伏腊，必分禄，元勋屡辞之。蒸辄曰：“此先志也。”三传则庠名士，德培、德基、德升、德修、之麟、德垣，孝廉云从，与元勋子文学、文谟、舜典，情好弥笃，如其祖父。而两家子弟，又彬彬矣。盖自松与葩缔交以来凡四世，恩必报，报必久。此又交道中所希覩者也。

鲍升 性直量宏，疏财敦义：给姻族之不能婚丧者；润间党之贫而艰衣食者。后人多列黄序。曾孙奇谟，成进士，至侍御史。人以为积善之报云。

孙之卓 字洌泉。尚义睦邻。时能为天官家言。每中夜独步庭除，静观星气，占天下祲祥、丰歉、兵革之事悉验，然亦不以语人也。居径山侧，多溪，涨盈涸不常。里中豪暴，争水利田，往往讼诸官。卓为捐资开浚，以均灌溉，至今赖之。困乏者有贷必应，逋负者勿责偿也。既寝疾，呼子若孙，谓之曰：“吾家本力田，今诸孙能读书，多列黄序，当以修身立行为本。即致通显，慎无竞利与父老子弟争，以伤吾志。”因尽出所贷券焚之。乡党诵述，卜其后必有兴者。

朱衣 字云衢。笃学力行，博综群书。指陈时务，无不切中。先是，邑治在溪南，既徙西北，欲两城之□，请毁旧墟为新堡。



卒如其议。以明经秉铎，金沙王肯堂浮沉诸生中，莫有知者。衣独奇其才，嗣每试辄最登高第，为时名臣。衣方里居，王以书致当事，誉其尊闻博知，才品巍绝，虽屡辟不就也。天台诘兵使者于士廉，童子时肄业门下。感其生成，以安车迎衣，扶杖而往，规画地方利弊甚悉，不一语及私事。生平耻言家计，处己以洁，饮人以和，课子孙以礼义。事关伦常，侃侃刚直不稍畏。邑大夫及乡先达交重之。年九十七以寿终。与乡饮者十有七次。里中至今称其德寿，为有裨风教云。

董 玠 邑庠生。学行具优，士林重其耆德。

施 銛 积善好施。邑中贫者盛志，卖妻去矣，哭之哀。銛惻然怜之，助银赎完。志夫妇感泣，像銛祀之。丘成卖屋偿负。銛知之，曰：“鸟兽犹有巢穴，况人乎！”遂折券不问。损资建文昌阁。闾里多其义举焉。

吴 廩 生员。纯厚谨饬。妻亡不再娶。十六年，大侵，廩鬻产施药。督学李公旌其义行。

朱 袍 乐义好善。年九十矣。邑旌语云：“荒年焚左券，市义不假冯。”晚岁益躬修进德，堪追卫武，人称实录。

李国聘 字尹甫。龙泉教谕。能荣次子也。兄弟守家学，以文雅称。聘独豪爽激烈，能先意承父志。父有所欲，为尝断于次子辄有效，以是兄弟交重之。始与弟国表同居，及毁于火。聘独力重构，比旧为壮，与弟共处如初。邑中高其义，凡里党有以财利开衅者，动引聘之风相诫让。明庚辰、辛巳间，岁屡饥，道殍相望。聘慨然赈施，远迩就食，赖以生者甚众。生四子：长为河南商城令，名宣。次邃，次完，次騫，皆补邑庠生，有才名。

赵瑞璧 其先宋之公族，以仁厚世其家。至瑞璧，教子日有



声。急人之阨，身先里党，邑中重之。崇祯庚辰，岁大侵。民贫至不能相收，道路之瘠者相藉。瑞璧家素贫，见而心恻。初为捐施具棺以瘞。已而力不继，于是首连义社，倡同志合力敛□。及逾年，饥愈甚，亡者愈众，不能人人备棺。仍为购蓆蒿，鳩畚鍤，俾得土以安，竟无有暴露者。然夭札死丧秽触之气，虽慈愍者亦为难近。瑞璧独身督众工，往来冢墓间不辍。或慰喻之曰：“君独能无惧乎？”瑞璧曰：“吾惟行掩骼之志而已，他何惧焉。”后长子最，登明癸未进士；次子昕，登国朝顺治辛丑进士。人谓天道报施于赵氏，益信云。

孙敬美 字孝先。邑庠生。聪颖绝伦，赋性纯孝。事父归安司训桂枝、母郭氏，柔色承颜，怡怡尽乐。击鲜就养，亶亶忘劬，终身如一日。同里严武顺赠诗褒之。迨父母相继云歿，敬美哀毁骨立，啜粥茹蔬，勺浆不饮，闺房不御，寻以过哀病。海内方正之士，如四明施邦曜、携李陈龙正、雪川温璜，咸为文以哀之。至其才思明敏，诗书无所不涉。下笔隽妙，谓可大用于世。五赴棘闱不偶。文衡许彘，旌其优行焉。今子若孙，并蜚声胶序，皆其懿行所致云。

孙有威 号鹿吴。其先富春人也。后徙余杭之齐亨里。三世间，有讳鼎者，以乡进士历仕副使，歿于武功，详载《郡志》。七世至威，性刚直好义。岁大侵，出粟赈饥，存活甚众。兄弟伯季早世，威为植嗣抚育，备拮据不为艰。仲与叔复继歿，又曲加教养，使孤者忘为己孤焉。尤重然诺，喜排难。里中有讼者，甲乙相持，出资治觞，解两家忿，必使欢洽。且遣客潜销其牒，使不行。先是，赈饥时，邻村有无赖子，突伺路隅，左手扼威袖，右手持巨石将击之。因问曰：“予与若何仇？”曰：“非仇也。君能缓急，我则仇者可恩。”答曰：“此易易耳，何遽作狰狞状耶？”率之归，赈以粟。无赖子以食口



多,故求倍,即赈之倍。族党愤其横,欲缚以诘官,急谢而释之。不旬日,无赖子暴死。以是,族党咸服其量。岁癸丑,从兄有禄成进士,教子益勤,每督课至丙夜方就寝。鸡号复疾起,并督同舍生切摩不倦。暇即诲以大义曰:“汝辈处能为名儒,出能为名臣,吾原遂矣。”岁己卯,以寿终。遗诫三子曰:“无□葬。俟看儿辈读书有成,以安吾魄。”其砺之也深矣。次子应龙,果以丁亥成进士,多政绩。其遗教也夫。

陈三恕 字华甫。少补邑弟子员。四世同居,不异爨家,以孝友著。轻财树德,慷慨多达节。读古人书,不事章句,而期于躬行。聘同里张氏,早卒,不再娶。从兄弱,受奇陷。恕为解纷,竭家资不吝。一日,代鲍友遗吴友金,而仆失之途,奔告。恕家贫,百计营偿,二友皆不以闻。月余,拾金者即吴之族,传其事。众咸称为长者。家居课生徒,执经者悉道义。选立家庙置学,亲著《家训》数十则,垂后族。有万石家风。

俞继庆 家世醇谨,性更端温,唯课子为念。然好解人纷,周人急。损己以利人不顾也。循墙让步,老年犹不识县治所在。井里推焉,仪部旌录,锡之章服。县令颜其门曰“升恒耆德”。今子嘉言,秉训厉行,困抱一毡,迁职请老。孙斌、孙晋,闭户一编。皆称簧宫修士,不没祖父家风云。

国朝

俞昌言 字钧则。少颖异,渔猎群书,尤嗜读《周易》。体复善病,不耐一切繁剧。事至侍父晨昏惟谨。五十犹孺慕不衰。厥后丧配,诸子以继母请,昌言执不允,曰:“吾举丈夫,子四未见成立。汝等岂果能学王休征乎?”时时以勤学慎行为庭训。冢子珪,顺治



辛丑策南宫，昌言愈自养病却扫，欲然不渝其初。郡邑大夫闻其风者，两举大宾筵礼，时皆以为无愧老成人焉。易箠之夕，语诸子及孙曰：“吾年七十有三，足迹不一至公庭，不妄言，不二色，差可告无罪一生者。”以此言讫而逝。督学张安茂奖牒曰：“忠信无欺，比当年之季路；端方不苟，真近世之管宁。”足征其梗概云。

王所贞 字无所。幼岐嶷。长渔猎书史，有声艺林。性笃孝友，生养死葬。值兵燹，时盗贼亦为感动。伯若季早逝，家计悉身任之。令两未亡人得守大节，辛苦备尝。兄及从侄，贫且受诬，为之输粮出狱。凡亲友之无告者，更为之授宅分田，兼谋家室。至性敦伦若此。元配孙氏歿，遗子潞，以严父代慈母，登名天府，历任楚秦为贤吏，皆秉义方之训也。生受封者，三长吏加敬礼，再请宾筵。邑士民景仰先型，咸思俎豆云。

朱邦宪 字世贞。读书知大义。秀才时，即以天下为任。遇事敢为，饶经济。邑中艰巨事，缙绅大夫咸式庐受教。如免派京绢，改折南储，皆创议得题请报可。邑人至今赖之。天性孝友，兄若侄之菑恤者，悉周给之。与人清而兼和，即顽梗者无不饮醇而化。子孙林立，有陈太丘星聚风。子嗣华为房山令，不任板舆。每以“清白”二字，遗书诫之。真有鹿洞、鹅湖之遗范者也。

严曾棠 字召斯。明经津之子。生十岁，工属文，通《六经》大义。十三游胶序。赋性雅饬，同党每文酒高会，礼法之余，无不恢谑谭笑为乐。棠则整襟冲抑，泊如也。事亲孝，母怵邻火病亡，棠号踊呕血数升，然隐匿不令乃翁知。每夜伺父寝，必征其睡熟乃退。及为母营葬，陶砖负土，出入冰雪中，指为裂。又日咯血不止，终不以告人，其意不欲以疾忧其父。又不忍以医药为贫亲累，竟至不救，卒年二十有一。闻者莫不哀其孝而无年也。

何国南 宋中丞铸十七世孙。性仁孝。年八岁时,父母交病危笃,南吁天哀祷,愿以身代。不旬日而父母果愈。壮游桐江,途遇虎,同游者惊散,忽闻空中呼何孝子声,而虎遁去。家极贫,好施与,义利必辩。曾于除夕还鬻子者遗金,其家赖以全活。又曾道旁拾一银盃,遍访四载,始得其人还之,封记如故。隐德种种,远近传之。

文 学

儒者以道重文艺,其一端乎;而载道之文,又何可少也。大者博通经术,娴于掌故,可以纬地经天。次阐明理学,蔚为儒宗。次勤学好问,博闻强记。次取材风雅,舒性情,发挥翰墨,斐然成章,亦有足多焉。夫立言可以不朽,与立德、立功并,士顾可以不学哉?

隋以前无考

顾 彪 字仲文。明《尚书》、《春秋》。炀帝大业时,为秘书博士,撰《古文义疏》二十卷,行于世。

鲁仲达 字世逵。炀帝大业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

唐五代

罗 隐 字昭建。居池之梅根浦,自号江东生。工诗,长于咏物。咸通中,屡举进士不第。僖宗光启中,吴王钱缪,辟为从事节度判官副使。朱温篡唐,隐说缪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以





退保杭越。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羞。”繆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初，繆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隐曰：“楼不若皆内向。”及更五代，吴越卒归附。至是，人以隐言为验。先是，隐与桐庐章鲁风齐名，繆以鲁风善笔札，召为表奏孔目官。鲁风不就，执之。隐诗有“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之句。繆始厚之。隐因事讽谏，诗多此类也。梁祖以谏议诏不行。开平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慕隐名，推为叔父，表授给事。年八十余卒，有《甲子集》十卷，传于世。与弟邺、虬，俱负文名。子曰塞翁，为镇海军节度推官，《资治通鉴》云掌书记。余杭罗隐，《唐诗品汇》载诗人爵里云：罗隐余杭人，且弟邺与隐、虬齐名。邺载《邑志》，隐岂有异。考订凿凿，当非他邑所能借云。

罗邺 咸通中，举进士不第，与兄隐、虬齐名，时称“三罗”，皆有诗文集行世。而邺尤首称，隐、虬不及也。

宋

吴 登进士。重定《切韵》进于朝。后为屯田郎中、史馆校勘，与丘雍校勘《玉篇》，人多其博雅云。

史坦 字履仲。生有圣童之称，长博览书史，文誉满天下，广交游。惜夭死，吴莱为之作《哀辞》。

明

李晔 字子华。由监生，聪明纯正。洪武二十二年，除中书舍人，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永乐间，编修唐史。除福建左参议，兼修《永乐大典》。改除江西左参议，卒。

周礼 字德恭，别号靖轩。生而颖异，十岁能诗文。弱冠补



邑弟子员。博极群书,淹贯经史。因累科不第,隐居护国山,以著述为业。所著有《通鉴外纪论断》、《朱子纲目折衷》、《续编纲目发明》,弘治中,礼部进呈,奉孝庙旨,刊行天下。外有《训蒙》、《史论》、《通鉴笔记》、《秉烛清谈》、《剪灯余话》、《湖海奇闻》、《警心崇说》、《读史诗集》、《北游诗稿》等书,学者传之。其学本于经术,故所得皆实行。性至孝友,父母卒,庐于墓左。义让河南基地,并分居祖屋四楹于其兄,盖不独以艺文见重云。缙绅名公,各有《传记》、《像赞》。至今学者称靖轩先生,为正学宗云。至国朝,入乡贤祠祀。

李春耕 自号怀伊山人。少好学,及补诸生,薄举业不为。经史而外,多购天文、舆地、兵书、字学,诸奇种习之。胸中博洽,扣之靡穷。尝语人,人虽不尽晓,春耕意自得也。性简傲,体貌昂藏,衣履袭古制,不知者愕异。既而知为李山人,竞随观之,缙绅多礼重焉。无嗣。卒之日,门人葬于仇山。

姚懋继 字汝子。少颖达,下笔文成千言。万历中,与同邑徐桐、徐桂、李阳春友善,每试,姓名迭相次。郡邑当事争推重至俾其子就学焉。己丑,以岁荐入成均,历兵部,石司马见而器之。谒选得广汉倅,摄州事,力持税珙,州人获免于祸。上《平蛮》诗于制府,李公击节称善,欲延置之幕府,辞不就。寻转秦中同寺,建“马政十议”,当道行之。久之,致政归。懋继性孝友,少时岁得脯脩,必奉母任所与。以《易经》授邑子弟,皆文学髦士,相继奋拔。人以得贤之盛,为近日所未有。晚与李春耕善,李固耆宿,顾崖岸自高,人惮不敢近。懋继待之礼,具至李因忘其老焉。归扩祀田收族,以孝弟勗乡里。手一编自适,足不至城市。所著《蜀中草》、《秦中草》及《容忍轩稿》、《易大全补》藏于家。子星吴,万历浙江丙午乡试第



一,人谓皆懋继胎教云。

沈应祯 字素侯。明万历时人。有至性,父死方十岁,哀思连日不止。及壮,居母丧,素食三年,礼节备尽。髫年补邑弟子员,即淡于进取,独先德义,折节向学于同乡师事李春耕。耕博洽倾郡邑,性简伉,士少有称其意者,惟应祯久与之处,深相得。后抚军王公闻李生贤,以上客礼之。未几,有衣缙者至,自起郊迎,待之敬甚。应祯赧然私谓李曰:“王公方以圣道风励,奈何过自贬损于异学!”遂留诗府中,奉春耕径去,李甚义之,抚军大服,使使称谢。已,又闻许孚远倡道,往来杭嘉二郡,应祯与同志姚宏从之游,归而与邑学博郑光弼,具称其善学,益尽畅其师说。其道义与人感发如此。久之,门人日益进,如侍御鲍奇谟孝(下缺)

(中缺)

邵廷策 (上缺)焉。邑有南湖,汉令陈浑所治,以分茗流之骤,如邮递供帐款军使,防猝怒最良法也。岁久,多污水不胜受,邑频罗灾。策力言之,王因开浚修复。唐归珧、宋杨时旧迹隐占者,不敢浮它议,夺塘堰毕理。于是里人诵曰:“湖水不容得王公,湖水不死得邵子。”且叹曰:“邵子,诸生耳,能兴通邑利。使际通显,其造福当。奚似乃数奇终不售!”天启初,以覃恩拔明经第一。时中珧场甚,故人有□要者,欲以捷径私营之,稍屈节可得京职;否亦必正尹也。策自念曰:“余出虽小草,家世清白。读书数十年,奈何不以义命自安耶!”遂持正以谢。循资得润州府幕,晋卫参军。当时莫不为迂珧旋败,又莫不黜之。策曰:“意初不及此,拙守固宜尔。”寻以子幼,绝意仕进。杜门却扫,独以图书自娱。自经史以至



丛说,多所纂述。暇与严调御兄弟、吴太冲、姚星吴、鲍奇谟辈,徜徉湖山间,赋诗饮酒为乐。虽靖节田家之言,香山耆英之命,时代虽远,旨趣相符。至其引掖后学,推挽才□,风流弘长,及今犹见其源流也。凡五举乡饮大宾。卒之日,割腴产分贍诸姓,士林推为文与行兼,世不多觐。今子锡申,博学好修,海内名士,咸相慕友之。里党以为世德所钟云。

姚星吴 字太默。少及李春耕之门,年十三,补博士弟子员。万历丙午,乡举第一。博览经史,尝手辑《舆地图》、《九边形胜考》,盖志在用世也。谒选授闽之南靖令,南靖处万山中,苦溪水泻,民不便耕耨。星吴相度形势,为筑堰防奔溃,利及他邑。行保甲法,讲乡约,彰瘡互用,比户向风。邑户籍列人丁,法密民苦输雇役钱,吴请以产为定,登耗视产丰啬,后永著为例,百姓便之。爰土育才,使遐荒地,人知向学。摄龙溪篆,治一如南靖,士民讴歌思之。再令天长,报最。晋水部,罢归。读书里门,不问户外事,风至高。为人恂恂长厚,恤贫交,亲戚分财让产,邑人化之。刘念台先生为之志《传》纪其事。弟明卿,先后举孝廉。人比之平原二陆云。

徐桂枝 字林一,晚读《易》至颐卦有得,更号颐斋。幼失恃,事后母至孝。姻党宗族尤媿睦,数恤其私,盖天性然也。负姿甚高,博攻典籍。下笔泉涌风发不自止。恒以千秋为寄,顾意澹漠,不矜势利交与。辄以学问诗文相酬,应无他也。后以岁贡授归安,训学弟子,浸淫乎苏湖之风焉。继乃作《还山吟》,拂衣归。已年暮矣,犹手不停披,问字者数叩门,不以为烦。令敦请宾筵,不一赴。豫知逝时,日以教子孙,类得道者。子五人:长奕美,登万历癸卯乡书,事后母亦以孝著。次光美、扬美、敬美、章美,并有才名。诸孙繁昌,咸谨礼义。邑推德门者,必曰东南里孙。盖桂枝之遗泽,至



今传诵不衰云。

蒋灼 字子九。邑诸生。工诗，隐居穷巷，安贫自得，以吟咏为娱，与田汝成唱和诗甚多，《田集》中往往附载之。论者比之薛能、卢纶之流亚也。

严调御 字印持。太常卿大纪长子。初，太常艰嗣，高夫人为置貳，杨孺人生调御。九岁而孤，事夫人曲尽敬谨。逾四年，夫人又丧。夫人贤，不私外家，外家孺子幼，乘其丧，欲为衅，操之渐急，人皆危之。御牵舅氏衣，涕泗交下云：“惟舅氏命。”卒感动罢之。杨母治家严，抚孤子，不少假言笑，而御则婉颜愉色，倍极孺慕。每即客席，遇佳果，辄思饷母，告主人遗母后，方敢食。弟二人，李孺人所出，御事李无异己母，而仲，季肩随，亦惟伯兄是视，人不知其为异母兄弟，亦并不知有二母，其孝友盖如此。调御为人长身疏髯，风神落穆。其与人坦怀和易，人咸乐就之。然好读书，博综今古，湛经术。其交游遍天下，而最所结契者，则闻子将、杨兆开二人，往来缔密，无间风雨。及兆开死，子人骐幼，御曰：“是可以生死易交情哉？”以其子妻之。将疾革之日，正值御六十初度，亲属欲为寿，御戚辞曰：“闻氏方吊，而严氏为贺，将秦越视乎，不可。”亟之其家，号恸，为经理丧事，慰恤其后人。以故四方人士，益多其义，愿缔交，门外车马勿绝。赋性通慧，多技能，丝竹管弦之事，以及岐黄、计算之学，靡不通晓。晚味禅悦，多方外游，生平嗜好悉屏绝，惟医与书法不废。曰：“药可以利人，书吾籍以摄心也。”一时赖以生活者甚众。及易箴，则悬高峰像，自击鱼，唱《七佛偈》，结趺而逝。于生死去来萧然，盖自得焉。御自弱冠补弟子员，食饩三十年，行谊交艺，声名播海内，然困于棘院，其事业不克显用当世。人往往惋惜之，而不知御顾淡然自有所得也。初，邑有左道传流，聚



党以千数。弗治则恐日滋，治之又虑其激而致变。令长患之，以咨于御，对曰：“此好善而不得其门。愚民之可矜者耳，无他意，勿烦治也。”御召其首，食之盘餐，间为陈圣谕六解，俾转相开悟，毋以身试法。其党应时散去，邑中以安。御之设施有功德于民者，亦约略可睹矣。卒之后，修撰刘同升、庶常张溥，为作《传》甚详。有子曰渡。

严武顺 字切公。太常卿大纪仲子。生而颖异，七岁为《咏虱》诗，辄惊人，一时有“江夏黄童”之目。十五出就试，督学苏紫溪见其文，大异之，谓他日不惟以文章名天下。及壮，追思太常公见背早，矢志砥行，欲绍振家学，兄弟自相师，为文力追正始。择都人士，订业小筑山房。武林社事之盛，实自此始。性好友思，尽交四方贤士，而士之往来浙水者，亦尽欲得交严氏昆季。严氏文章，遂擅名海内云。其交友自子将、兆开外，西安方孟旋、虞山王季和、嘉定李长蘅与顺最契。及三君之歿，顺居数百里外，且素贫约，然皆前后闻信，必风雨奔赴，得殷勤执手诀别，各经纪其丧而后返。人皆谓与严氏交谊，重然诺，能生死不渝，昆季固合辙也。顺久困抑诸生中，未尝一刻忘济世。崇祯辛巳，岁大祲，合郡惶惑，顺力请当事，劝里中大姓出粟佐赈，更经画赈法，俾官不烦而济施普被。自冬徂春，全活无算。当是时，流氛方炽，浙东西山寇烽起，余杭环境丛篁，户不安枕。顺谋于邑长，令民修武备，富者峙糗粮，丁壮就部伍，延技击智勇之士，督之保固疆圉。或有难之者，顺曰：“富者出财，非故散其蓄储也，正使其可自保；强者出力，非徒藉以捍御也，先令其不为盗。”诚所在皆用其法，天下悉坚城矣。已而，四郊无虞，邑果藉以宁辑焉。顺三世同居，家庭雍睦，友于伯季，出入必偕。始伯氏捐馆，顺终日哀思，为《百忆》诗，其音凄切动人。迨际



兵革，顺栖迟西溪河渚间，不履城市，而季弟无敕仍留郡城。凡一味之甘，必分以饷弟，曰：“吾即欲独食，中心不能也。”生母为李孺人，其代高夫人秉家政者为杨孺人，性狷急严毅，而顺事之无间于所生，能得其欢心。诸子友爱多贤，实皆其贻教云。其著书甚多。尤爱作劝惩语。闽中颜茂猷有《迪吉录》，见而爱之，为广其义以教世。卒年六十八。以长子沆晋都谏，敕赠文林郎、刑科都给事中，次子渤，早卒。

严 敕 字无敕。太常卿大纪季子，武顺同母弟也。敕最幼，失怙恃，师事两兄，凛翼如严父。学成，补邑弟子员，随仲兄游太学。天下素传其家声，及见敕又多才，益加敬畏焉，一时遂有“三严”之号。是时，又尚雕琢，惟争胜字句间。敕独为淳古淡泊之音，以故屡试不售，知者多叹惜之。敕怡然曰：“士各有志，岂必尽荣名哉？先君子藏书可读，两兄懿行可师，天之予我，不为不厚也。”闻者多其远识愿学。日久，交友日益多，宾朋盈座，埙篪角奏，擅天伦之乐事，望之者如登仙云。敕赋性孝友，念生母不得见，见母党诸舅兄弟如见母焉。凡可以分劳效力者，无或勿至，皆藉以慰母心于地下也。所谓生不及其养，死能致其思者欤。仲兄先亡，敕效仲，亦作《百忆吟》，而哀思过之。年七十，诸子宾客奉觞为贺，独忆两兄先逝，合绘《三逸图》以志思慕。盖一饮一食，不忘伯仲，终身如一日也。宜郡邑大夫屡致宾筵，令乡人士君子知所法式。晚岁才力愈占，诗卷盈篋。易箦时，犹著《枕上》诗，传诵于天下。迄歿，人愈思其学行。顺治己亥，三严并祀“乡贤”。为远近向道师表焉。有子曰津。

严 渡 字子岸。调御之长子。儿时气格超异，即不屑与时俗伍。方就外傅，有督以记诵者，曰：“书所已言，大似吾欲言者，师



其意,何为师其辞耶?”闻者异之。弱冠,饩于邑庠。未几,恩选入南雍,识拔者皆负人伦之鉴,故渡之名誉,藉甚一时。而渡益博综书史,务通晓大意。为文凌厉自纵,不假旁岸。海内俊彦,无不知太常公之后,继三严而起者,复有子岸。其道义文章,兴起来世,又乌可量。乃天独予之以才,而顾嗇其遇,靳其年。年四十,以明经终。捐馆之日,四方人士为扼腕流涕。然余邑数十年来,数多才者,必先屈指子岸云。

严 渤 字子观。武顺少子。早慧,家故多书,触目无不立晓。年舞象,即博览无遗,诸兄爱重之。每同郡嘉贤燕集,年未少于渤者,序最下座,谦抑若童子,近严师之色。及各有所论著,诸公黯淡经营未克就乃。已奋迅挥洒,千言立成,又未有速是于渤者。于是老成耆宿,群逊谢以为不及。顾渤虽负俊才,博重誉,心益谦下。尊贤重友,常恂恂若不胜。以故,一时人士,益加敬畏焉。敦气谊,不以存亡易心,吴江叶绍泰客死余杭,渤为经纪丧事,哭之甚切,卒护其柩以归。天性重义固其家学然。年二十三即卒,岂慧业文人,地下少,天上亦不多耶!

鲍 回 字维新。生有夙慧,弱冠补邑弟子员。事嫠母甚孝,母遭危疾,吁天求代。是夕,母梦神人授刀圭而愈。与兄析产,产任其瘠者,仆引其老者。族有大徭,尝出资左右之。舅以误遭逮系,回不惜毁家为解,邑人义之。以子奇谟官御史,赠如子官。歿六十余年,追崇乡贤祠祀。

李能荣 号心庵。醇谨好学,自其饩于邑庠,时同人已严事之。及司训秀水,诱掖士类,恪共乃职,士乐推焉。捐俸以周贫之者,俾不以衣食累其心,士益以廉耻自砺。秩满,迁处州龙泉谕。地稍僻,其文事固与秀水珠,而谓此正司铎者所当尽力之地。聚诸



生，曰讲艺，毋一人违其教令。门人周光世，少而材，偶为法受累，身名几弗保，荣力辨以全之，且造就之尤备至。已而，崇祯丙子，光世登贤书，过余杭感谢李先生教育之义，而荣已前此辞世矣。光世顿首中庭泣下，又展墓致祭，然后去。观者无不叹嗟其能得士也。始仕龙泉，县令郑奎光爱其厚重，问谏以民间利病，辄辞以非吾职，不敢言。令君询之益切，间一言，辄以为民利，不涉己之私。尝曰：“俾后世子孙，成吾志足矣。”生三子：国选、国聘，有声黉序；国表，司训严州。诸孙十余人，弦诵相接，而国聘之子宣，已骏发今任商城令。则皆其倡明学教，为子孙贻谋悠远云。

姚居易 字身鹄。余杭之东沙村人。性警敏，年十二，就太仓王房仲受《春秋》，才阅月，尽通大义，房仲异之。后旁涉《五经》，人谓其爱博嗜名耳。已而有邃于《易》者与论《易》，乃詫服叹曰：“吾十年专一经，自以为可下视同学矣。今子通数经，竖一义辄出我上。”由是好学之名，益藉甚一时。然才高屡困，中岁意气拓落，每被酒放歌，不自得也。尝就省试，醉而往，举止疏慢，督学怒之，其言又倨，遂黜之。人有怜其才者，居易笑曰：“吾受诸生困久矣，今得解吾缚，幸甚！”后寝疾，所亲问遗言，则曰：“负某某，以某产酬之。”即掷笔。又问：“何以不疏人所负？”答曰：“人诚欲负我耶，即疏之何益。人果不我负，毋事于疏也。且吾素不欲有子为能理负之人。”其大致如此。钱塘进士金堡为作《传》，谓为古之狂者云。

何瑞图 字羲兆。宋大中丞铸十七世孙。孝友性成，凡两事后母，孝养尽力，尤人所难。家虽贫，然事兄抚弟，体恤备至，党里咸称之。崇祯庚午，膺乡荐，主考为石斋黄先生，与谈经济性命之学，大器之。因欲与时通辨证，特构讲堂于大涤之麓，凡四过山中，虽从游麋集，然析疑问难，莫逆于心者，惟图一人而已。崇祯间，余

邑旧有常积一二仓,协济嘉郡,时以米价腾涌,嘉人遂挟大力,改折色为本色,计岁征较旧加倍,不啻数千。瑞图倡议力争,仍复折色。邑中至今诵祝,此惠泽本邑之一端也。晚年慕道,自为野服,称山农,终身不入州府。寄兴于南湖岳石之间,及今桃李亭台,皆其经始。性喜饮好诗,遇山水胜处,辄吟咏不倦。洞霄奇秀甲天下,而泉岩洞壑,湮没已久,即樵牧莫名其妙。图扞危指奥,如人户庭。尝独坐山隈,风雨骤至,忽而电掣雷奔,崖崩洞出,即今所称雷门洞也,盖若为之启云。戊戌清和,喟然有弃谢人间之意,纵目所如,偶得奇穴于天柱之东南陵之乳,自题《生穴篇》以寓意。时甚健饭亡恙,不数日,无疾而卒。所著有《山农》诸集行于世。

沈焕然 字无文。明天启辛酉举乡进士,授会稽学博,兴学作人,一时向风。转广东徐闻县,菁莪模楷,真一代师儒。寻转福建卫经历,致仕。其出处大概不愧古人,日与印持、切公、大默,讲学著书,乡评推重,五举饮宾。凡修学修志,多著伟绩。他若开筑天竺陡门,及焚券施药,恤苦拯贫诸事,邑中父老至今传道之。子士达,蔚为儒宗,未克光大厥绪。然天之报施人,称其后必有贤者。

国朝

姚明卿 字子九。天启甲子举贤书,文名籍盛,四方名士多与定交。与兄星吴,捐田亩为后学膏火资。有堂负郭,为同人讲艺处,至今尚存。学者称为“九嶷先生”。至国朝,署永嘉学博,士进诸生,论《五经》同异,造就俊彦多成材。然水部公束己谦下,居闾里自抑畏,而明卿慷慨任事,为乡党兴利除害,不让前人。崇祯辛巳,岁大饥,捐粟劝输,全活数千人。余杭有协济嘉禾粮旧额,石有定价。后米日腾贵,禾人必欲输本色,石至费银五两,余里中父老





苦之，卿与孝廉何瑞图议白当事。走郡城十数往返，费衣粮靡履资无算。大中丞抚军喻思恂可之，仍改折色，永著为例。邑民至今受惠焉。

董治 字齐先。才识明敏。早岁廩于庠，静息径涂，间参抉理学，以濂洛自期。性致孝，善为色养。继母病，终夜侍药，尝吁天求代。弟三人，皆亲授以业。仲润，娶未期而夭。季涛，未娶亦夭。父欲三分其产，治曰：“忍季其无后乎？”遂四分之，以侯承祧者。叔清，不事家产，乃力任其子之婚娶事。宗党有急，辄为周恤。以是，学使者屡以孝行旌焉。国初，由恩选司铎山阴，兵燹之余，俎豆置荆棘中。治力辑之，庙貌如故。再任象山，为遐陬僻澁，五十余年无隽南宫者。治集诸生，登堂讨论，不间晨夕，得士钱捷、周明新，先后并成进士。一时啧啧，皆谓其教思所致云。直指杜公尝奇其才，降檄令陈便宜，上八事，金报可。其最不便民者，曰飞山，曰涂田，檄戡得实，杜公具疏于朝，百年重困，至是始苏。邑中咸以是为重焉。已而迁菰城教授。凡三仕，皆称有胡安定之风云。

吴泰裔 字无称。明经，考授知县候选。幼孤，发愤读书，常达旦。先辈如印持、切公、无敕、三严先生，特许可之。其子侄皆乐与之交。平生志在汲引，有表章而无月旦，以故士林翕然宗之。卒年五十九，殡葬皆朋友力为之举，可谓安贫好学云。

王家宾 字宾之。少时家贫，好读书，弱冠举文学有声。年未四十，即弃举子业。博涉群籍，慨然著述教子，务在明理立身。好录人善，奖掖后进，终身不衰，一时知名士皆乐从之游。为人伉直，不事面谀，不妄取与。而天性孝友，生养死葬，尽瘁从事，绝不分委兄弟。接里族，必亲必信，以故咸敬爱之。所居沿流带阜，篁柏环互，抱琴鼓歌，萧然物外。有显者慕丰采就见，辄避深竹中。邑令



用典礼请登宾筵,数强后可,终不一谒谢。自谢诸生后四十余年,足迹不入城市。以子舟瑶遇覃恩,封文林郎,如其子官。卒年八十有二。

王祺 字社叔。怀宁令蒙亨子。性至孝,三岁丧母,即哀痛绝食。幸庶母顾,百计诱哺,始得生。稍长,□崐颖异,过即成诵。年十四,补邑弟子员。十七父病,命就姻郡城大京兆沈光祚家,旬日携妇归,侍汤药,不解衣带者弥月。迄父歿,躃踊哀毁,三年不见齿。品既端严,而才复敏逸,贯串经史,著述不辍。与同里三严,有“四夔三逸”之目,一时咸以燕许相期。崇祯壬午,录科高等,序应岁荐,而祺见时事日非,乃翻然弃去举子业,却扫杜门,焚香晏坐。药炉经卷,蓀菊吟松,即有终焉之志。山庄去城三十里,当事屡式庐请教,且奉书币,藉重宾筵,皆固辞勿与通,无愧靖节高风焉。凡戚族里社中遇患难,贫不克婚葬者,竭力济之,不望报。居恒燕私,俨若朝宁。忧喜不形于色,纷华不动于心。高才雄辨者,对之气抑;而樵牧辈相与,又复陶然;其得之学力有素云。至其书追逸少,画法开元;家璧户宝,称为绝擅,又其余绪耳。长子师贞,博学能文,早逝。次绍贞,为名孝廉,著绩三楚间。季子□贞,学博士,好修。皆能绍述遗范者。

狄钟猷 字嘉公。性好友,矜尚气节,遇事敢任。母疾,刲股吁天,疾寻愈。读书务明义理,文规先正,其于世誉,有不屑也。里有鹿景塘,塘之上流为黄公堰,溉田千顷。堤坏,水污乡,苦旱潦。猷为倡谋浚筑,乡人德之。年未弱冠,补弟子员,试辄高。天子御极,覃恩拔贡,授学博士,未任而卒。

吴天麒 字子振。其母梦天上送麒而生,故名麒。幼英异,有“圣小儿”之誉。居家孝友,读史娴方略,咸推词宗武库,兼擅其长。



己丑,成进士,授阳城令。会母病,奉汤药日夕不懈。及稍愈,或劝之仕,曰:“宁终身不仕以事亲。”后丧母,以哀毁骨立而卒。其天性笃至如此。然怀才未试,士类咸惜之。

董玉灿 字瑜生。本名家子,幼补邑弟子员,有声黉序,试辄高等。时钱塘葛水鉴讲学湖南,特负笈从游,葛每以首席相推许之。子宗城,复以文名噪一时,遂绝意进取,唯以教子为志。然家苦贫,每角艺,必招致邑之能文者廩给之,不以拮据为苦。辛卯,子遂以《尚书》魁浙榜,而屡困公车。其训督之严,一如诸生时。至今邑中后起之士,出其奖诱者居多云。

沈应元 邑庠生。行先孝弟,动合楷模,一时有真儒之目。淹贯经史,皆身体力行,不屑屑文词章句间。多著书,惜焚于兵燹,仅遗《乐志集》十二卷。隐居乐道,不求闻达。晚年益勤好古,手不释卷。甫令戴旭华造庐至再,乃获一见,赠以客曰“高山景行”。其清风逸德,真堪表励。子穀,为名孝廉。里党咸颂其遗教云。

武 功

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岂非以摧锋陷阵,冒矢石决胜负,固难其人欤!若有勇而知义,周全兵主,出入险土,誓死不回,尤武略之难者。凌统,大将材也,抑孙氏鼓励之者,得用将之道焉。后之吴尚书、孙兵宪、沈大夫,皆良将选,志特书之。

吴三国 以前无考

凌 操 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尝冠军履锋。守



永平,奸猾敛迹,迁破贼校尉。及孙权统军,从讨江夏,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中流矢死。子统继用。

凌统字公绩。为吴将年十五,有雄干称。孙权未之试也,以统父死国事,拜统别部司马,行破贼校尉,使摄父兵,欲以观其能。权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部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轻舟,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其船人,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方败其水军,而统已先搏其城,遂大捷。于是权喜,以统果□勇,用为承烈都尉,从周瑜拒曹操于乌林,遂攻曹仁,皆著军功。迁为校尉,权益亲之。从征合肥,为右部督。时权撤军还,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已去远,势不相及。统率亲兵三百人,陷围突阵,翼权出敌。敌方毁桥,桥之属者才两版,权疾马驰去,统复还战,身被重创,所杀数十人,皆骁骑。魏兵以故不得前。统度权已免,乃披甲前行,由间道归。权初以统为战没也,及御船见统,惊喜过望,而三百人亲兵,无反者矣。统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但使卿在,何患无人哉?”遂拜偏将军,倍给本兵。统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时有荐同郡盛暹于权者,以为梗概大节,有过于统,权曰:“且令得如统足矣。”后召暹夜至,时统已卧,闻之,亟摄衣出门,执其手以入。其爱材不伐如此。权以故益厚遇之。统以余杭人多壮悍,可以恩信诱也。权从其言,敕属城,凡统有所欲用,皆先给后闻。统素能得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余人。统有功不伐,过本县,步行入门。见长吏,修敬必以礼。亲旧故人,岁时劳问,恩意久之益隆。病卒时,年四十九。权哭之哀,不能自止。使张承为《铭诔》。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之于宫,爱与诸子等。教之书。示人曰:“吾虎子也。”后追录统功,封亭侯。吴勇将



虽多，一时数武功，无出统右云。

宋六朝

吴喜南 宋时人。本名喜公，明帝减为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背诵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演之门生朱重人，入为主书，荐喜为主书吏，进为主图令史。文帝尝求图书，喜开卷倒进之。帝怒，遣出。会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征蛮，启文帝请喜自随。为孝武所知，稍迁至河东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帝大悦，即假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议者以喜刀笔吏，不当为将，不可遣。中书舍人巢尚之曰：“喜随沈庆之，累经军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阵，若能任之，必有成绩。”喜乃东讨。喜在孝武世，既见驱使，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及东讨，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降散。故喜所至克捷，迁步兵校尉，封竟陵县侯。东土平定，又率所领南讨，迁寻阳太守。泰始四年，改封东兴县侯，除右军将军、淮阳太守兼太子左卫，率转骁骑将军，太子兼率如故。五年，大破魏军于荆亭。六年，又率军向豫州拒魏，加都督豫州诸军事。明年，还建业。初，喜东征白明帝，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即于东臬斩。东土既平，南贼方炽，虑后翻覆生祸，乃生送子房还都。凡诸大主帅顾琛、王昙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问，而心衔之。及平荆州，颇纵人剽掠。又时时对客言汉高、魏武，本是何人。上闻之，益不悦。后寿寂之死，喜内惧，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为身后之虑，疑其将来不能事幼主，乃赐死。发诏赙赠子徽，入嗣侯。



唐

吴公约 字处仁。唐黄巢之乱,杭之八都,既建派而分者为十三都,公约其一也。初以勇胆智略,为郡邑推。洎朱直起兵,应募西讨,以功授西桂镇遏使,从董昌御巢于西鄙,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额,改硖石为训兵之所,摧锋破锐,日有声称。钱缪之定越也,公约以骁果闻,兵罢,拜千牛卫将军、肃政台长。俄而刘浩平,录功上奏,天子嘉之,授散骑常侍。明年,徐寇据姑苏,断朱方诸军粮道。缪委公约专征,授北面诸军行营招讨使。九月,统师自金陵返旆南讨。明年春,克吴苑,竟逊军功,以本都归。缪益嘉其忠节,兼授义和镇遏使,兼本军水陆都游奕使。冬,淮寇侵扰,合诸军捍御疆域,屡挫贼锋,迁大冬卿,改秋曹、民部二尚书,迁左执法。自始至末,薄于进取,所有必以分散士众。为将三十年,家无私财。出则督励将士,入则训诲子弟。乾宁四年卒,罗隐《铭》其墓。

宋

盛姓亡其名 宋高宗南渡,金兵迫于观国山下。盛率兵拒之,三日不得进。后官盛为保义,并封山为沂泊侯,立庙祀之。

明

孙鼎 字景铉。明洪武十九年贡,入中都国子监。二十九年,除都察院照磨,升广西按察司佥事。三十四年,坐事左迁工部虞衡司主事。永乐二年,升四川按察司副使。七年,调陕西按察司副使,督兵边郡,累立战功。寻卒于官,建祠其地。其长子,以父功袭四川土司,世世不绝。次子,还家余杭,后达者皆其裔云。

沈庆 字仲会。学博才赡,刚介有为。子史百家,无不浏览,尤精于兵法。宣德间,领丙午乡荐,历官翰林五经博士,办内阁



事。大学士陈循,屡荐宜大用,升湖广按察司佥事。时靖州五开等处,苗贼生发,把截道路。庆相地设官,凿山浚河,自偏桥镇直抵黄平,迂道千余里。由是据壕立兵,始以地利制贼,军民商贾称便,立祠祀之。巡抚总兵等官,交疏其功,进四品禄。叛贼李珍、蒙能至僭王号,大肆猖獗。守臣知庆素为土人推服,言于朝,敕庆调兵讨贼。庆亲率兵突阵,歼厥渠魁,擒贼党二百余众。捷闻,朝廷降敕奖谕,褒其忠勤。自后征讨,无不克捷,升本司副使,巡边整敕兵备。又敕督造运船,庆以湖湘军民疲困日久,乞贷藩府自征本科,事办而民不扰。成化初,复领汉土官军十万余众,进攻腊屋、桃林、武冈、南洞等处,一鼓擒获,贼境悉平。加升食三品禄,进阶亚中大夫。凡用兵临阵,不专事杀戮,惟宣布朝廷威德,以怀抚之,故多自归降。土人有以女子金帛献者,一无所受。为政严明,人不敢犯。成化辛卯,请老归。所著有《拙庵集》。后以疾卒。学士商辂《表》其墓,万安为《铭》云。

许当辰 字健庵。天启间武进士,授两广旗鼓都司,出征海寇刘香,殁于阵。

许当俊 崇祯间由吏员任广东曲江县主簿。值流寇围城,据帽峰山俯瞰城中,俊夜简壮士斫其营,一鼓夺之。贼善妖术,城门忽自开,俊急撤屋材,沿城树栅,贼不得入。又诃知贼间在城中者,啖以重利,使反为我用。诱妖道近城取赏,伏壮士出不意擒之。贼计沮,解围去,城赖保全。巡抚张镜心上其功,钦给赏银,升本省惠州经历。

隐逸

修气节者骄富贵，重道德者薄荣华。隐逸之士，非伤虚名也，盖亦有所挟焉。故箕颖抗节于陶唐，孤竹改光于周室，千载而下，犹仰溯其流风。邑虽不少概见，而有不乐利禄，潜身著述，及授徒讲经者，又加于石隐一等矣。

汉

张 俨 好学有贤德，不乐荣利。开圃种瓠，售钱自给。以余钱造桥，俗谓之葫芦桥。

诸葛起 少笃学，潜心著述。仕吴为步兵校尉，后隐居山房，宗族蕃盛。其山今号为岑山。

齐_{六朝}

吕道惠 以《五经》讲授诸生，从游者尝数百人，人各授一经。钱塘范述曾方少，道惠知其才也，独授以《五经》，且曰：“此子必为王者师。”已而述曾功绩，炳赫齐宋间，至梁武帝践祚，复为大中大夫，卒以儒行显。人谓道惠能知人云。

梁_{六朝}

盛绍远 梁封关内侯。天监二年中，辞荣嘉遁。聚徒数百人以授业。歿，门人立碑，以旌德业焉。

宋

陆维之 字永仲。丰神隽拔，议论倜傥。少以计偕入汴，群法从邀与杂坐，命相者某道人视之，道人指维之曰：“秀才。”叩以科





第,则曰:“且归山道士。”揖别,赠以粒丹,缓急用之。陆下第南归,舟循汴,风激浪涌,舟将不胜,以丹投之,风浪始息。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则道人也。维之遂有超世之志,隐于大涤洞天之石室,人因以“石室先生”称之。逍遥林谷,诗酒自乐。光尧尝召之,称疾不起。后光尧幸大涤,宪圣亦侍羽流起居,问以山中诗客,以维之对。进其诗,光尧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欲与孝宗言,宪圣曰:“山林隐士,必不要人知。要他出去,却是苦他。”遂止。未几卒,有《石室小隐集》三十卷,行于世。

明

盛 悌 隐居黄山。素嗜性学,习文艺,以清介自守,不艳功名,惟乐孝弟,故女媳咸以节孝名志,乃其遗风焉。且睦族和乡,一方皆称良善。县慕其人,锡冠带,给匾曰“文德可风”。

宾 耆

乡饮重典也。乡宾他《志》多不载,惧滥觞云。然宁无行修,品核足光宾筵者,与耆老敦行,乡闾所仪,取其月旦共许者亟收之。事久论定,以俟后之君子。

明

范 钊 古朴浑厚,乐善好施,闾里称为长者。不于其身,于其子孙发祥,固未艾也。

王 葵 一生好善,和易乐施。三院给帖,县令敦请饮宾四次。年九十五卒。



王 荣 年逾九旬,神明不衰。日曳杖里中,谈笑不倦。人叩荣必有异术,曰:“吾起居食息,了不异常人。第生平不甚为世法所苦。”邑令程汝继以“人瑞”褒之。

翁之济 字汝达。弱冠补诸生第一,入南雍授吉安府经历。会有方田之役,当事者率以溢额为功。之济当庐陵,乃行烈日中,履亩核数,悉得隐占状,不为当事所夺。民颇赖之,竟以是左迁。梦佛衣归。家赤贫,意翩翩自得,居乡淳厚。邑举乡饮大宾。年八十四卒。

吴 鳌 以例贡授泉州府照磨。有干办,奋身救厅事之火,全活数十人。却暮夜金,不偏两造,至今称廉吏。居家,值岁侵,振廩以食饥者,挟纊以御寒者。贫而逋者,折券弗问。久无嗣,老而得大壮。人谓天不绝善人后云。

董 玠 邑庠生。学行具优,士林重其耆德。

许受卿 忠实茂朴,有古人风,匾曰“耆德”。

沈 怡 乐善好施,克敦古道。父礼与义弟徐元宾厚,遗嘱同穴。怡卒遵父命合葬焉。兄亡,抚幼侄如己子。初,学宫湫隘,堪舆家言:“得扩为南向,则人才蔚兴。”怡首捐住屋基地,改创一新。岁值大比,邑庠果抡元获隽者三人。知县程汝继举乡饮,给“高义”匾额。又赠句一联曰:“公地发三元之秀,建学有一范之风。”

金 梁 乐善好施,耕读之外,不问一切齷齪世法。治情山水,清高见重乡评。邑令表旌善亭,举乡饮。寿八十八卒。子若孙俱游黉序,皆梁义方所成云。

戴章程 敦孝友,喜周恤。当世称为良善。

洪 都 积德好施,乡间推重。郡邑颜其门曰“义士”。

闻 桐 淳厚有古人风,尤尊礼贤士。乡评重之。



王元吉 由廩例贡,任广西按察司经历。于万历元年,致政养亲。抚按两院给匾曰“孝廉”。享年八旬,乡饮三次。

邵大烜 字怀塘。赋性淳厚,事亲孝。居乡,不侵然诺。为人排难解纷,有仲连、彦方之风。凡事关利济者,不惜费以成之。形家谓:“邑东隅小秋庙路旁,宜峙罗星一座,可利合邑。”烜即费多金,购地培塿之,至今巍然独存。又岳祠南石桥圯,烜捐资修葺。崇祯庚辰间,岁大饥,竭力施糜,全活无算。邑令胡阶庆重其人,特致宾筵,增光盛典。子士俊,以国学生,行谊敦笃,亦举乡饮。次枋,邑廩生。季士美,试职州司马,并其孙斯扬、斯衡,皆能□美前人,驰誉成均。识者谓忠厚之报云。

潘继美 字仲韶。邑人。天性孝友,然诺不欺。父卒,丧葬皆独力承任,不以累诸昆。母丧,亦如之。弟继善,客洹水死于兵。美间关千里,求遗孤归,抚养成立,析产婚配如己子。顺治初年,山寇从安吉州来,沿途焚掠。邑中闻风惊窜,市无居人。当事者谋之美,美捐资设法防堵。贼惮威潜去,城市安谧。至修学、浚河、赈饥诸事,皆有力。邑举乡饮乡约,恒引以为重云。

俞有文 邑人。性至孝。父兰,客死燕邸,遗橐萧然。文时尚幼,号痛奔赴,间关数千里,负父遗骸归葬。闾里称孝焉。邑举乡饮乡约,凡修学、浚河诸□役,皆急公好义云。

列女

王道本于衽席,家人利乎女贞;重化原也。令申非节显者不得予旌,愧二心激风化云尔。卓哉,邑之赵双烈,

就死从容,古今仅见。他若严氏反风,姚氏捶虎,何减东海孝妇耶?至妇顺母贤,垂教攸重。谨录其显者,以风中帼,义比中垒,纪列女云。

晋

严氏 夫孝明,失其姓。严氏事舅以孝闻。咸康五年,火,时孝明父柩在家未葬。孝明适出,严氏仰天号哭,火为之灭。郡以表闻,诏旌其门。有碣在县东十三里。

元

姚氏 居山谷间,夫出刈麦。姚氏执爨,母何氏往汲,久不至。出视,则虎衔其母。姚氏仓卒往逐,以手捶虎胁,邻人执器械以从,虎置之去。姚氏负母归,求药疗之,奉养二十余年终。有司以闻,旌表其门。

明

石氏 常熟乡厚郎界民。吴迪妻。夫亡时,年二十五。男师曾,在襁褓,氏恪守妇道。乡人咸重其节。洪武二十五年旌表。年八十一而卒。

丁氏 黄山盛治之妻。年二十四而夫亡,遗二子,暉三岁,昭在襁褓。舅姑以丧子之戚,且迫衰暮。丁氏饮泣敬事之,抚教其遗孤。有树立霜节,终身不与华宴,不珍饌纨绮。成化六年旌表。

沈氏 十岁通《女训》大义。及笄,归翁隆为妻。事舅姑以孝敬称。二十七,隆罹危疾,沈氏剖股营救。既歿,哀毁骨立,苦节终身,至八十岁卒。嘉靖二十年,奉旨旌表。

谢氏 吴金妻。金力学早逝,谢年十九。抱孤绩纺,易粟以





供舅姑，抚子成立。苦节三十六载，司院奏闻。嘉靖十八年，奉旨树坊旌表。岁给粟帛，优免人丁杂办。

路氏 周珪妻。十九岁，归于周家。贫甚。珪幼习举业，不事生产。氏拮据纺经，以佐薪水。氏二十三而珪亡。遗孤经，仅襁褓。氏日夕持之，悲号呕血数升，命几绝。逾年，其父念女贫苦，讽令改适。氏厉声曰：“不更二夫，常节也。此足一移，不独受辱，且呱呱者谁与育之？”卒抚经成立。经旋故。氏与妇杨氏，矢志以抚经者抚诸孙。属纆指诸孙曰：“若曹能读书继祖父之志者，吾含笑九原矣。”年七十三，邑闻三院，给匾旌之。

邵氏 徐璞妻。璞夭亡，氏年十八岁。节操凜然，寿八十九卒。嘉靖三十四年，奉旨建坊旌表。

葛氏 民沈超妻。年二十四夫故，遗二孤：木、禾。贫不能葬，柩停于家。会邻人失火烈甚，氏出二孤，自抱棺曰：“吾甘同烬耳。”卒之火环毁，而氏庐屹留。后遇大饥，有讽之嫁者，谓：“不当为二孤求活耶？”氏厉色拒焉。连馁濒死，邻贻野菜。薪绝折槛，得金钗一股。人诧为天赐云。后木、禾成立，以孝友称。氏终年八十二。

周氏 民沈木妻，即葛之长媳。年二十三，木故，遗孤焕然，嘱氏善事。姑勤训子。氏于是忍死苦节，日夜绩纺，奉孀姑惟谨。课子机杼旁，稍佚，辄厉声曰：“我所不从尔父地下，以有若耳。若独不念尔父身后言。”母子呜咽泪下。焕然感奋，卒成名下士。孙士达同廩于庠，每受膳必设祭，悲感母寒成命云。姑媳完节，乡评重之。邑侯程闻于三院，给匾，岁给米二石，布二匹。

附：知府李公勘语 勘得姑，尚二十四而寡，妇亦二十三而孀，待烬抱棺，轻鸿毛之一命；抚孤忍死，续螽羽于



千秋。当饥馑而拒媒，尤征慷慨。画获灰而课子，具见劬劳。灭火获全，岂非丹心之感格。天常人纪，全凭赤手以撑扶。按里谚之不磨，质古贤其何愧。欣一门之双节，羨二髦之齐芳。金结既同，题请宜亟。

高氏 生员吴木妻。年二十守节。家贫，有欲夺其志者，以死自誓。遗孤光，才周岁。氏茹苦训课，光游庠，亦早世。后教孙大经，补弟子员，膏火脯脩，皆氏脱簪珥、工绩纺资之。按给匾旌奖，年九十七卒。

潘氏 生员赵怀诚妻，沈氏其弟怀珍妻。潘幼失恃，沈幼失怙，皆贞静庄雅，事翁姑以孝。万历十七年疫大作时，怀诚游学于外，得疾归，卒。其母盛氏哭子痛，亦卒。怀珍哭兄哭母，又卒。潘、沈哀毁骨立，自分必死。幸怀诚有遗孩甫周，二氏交抚曰：“赵氏一线，在是孤也。”乃遗孩又亡。二氏泣相语曰：“天祸我家，一至此耶。顾翁老谁为爨者，三灵朝夕谁为奠一杯羹，吾二人未可死也。”自是，合处一室，作息与俱。迨翁续取姑，将撤灵除服。慨然曰：“于今则可以成吾忘矣。”各遣婢归母家，于是二人相约，夜沐浴，栉发密缝襟裾间，阖扉闭一室中，并缢而死。潘年二十三，沈年十九，事闻，建坊旌表。

布政王公勘语：潘氏、沈氏，痛夫亡而甘贫。抚孤念翁存而忍死奉养，节孝可嘉矣。感孤之亡，终夫之制，潜身制衣，同夕投缢，矢一而而无改，甘九死而如饴。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二妇盖两得之，诚超丈夫之行者，亟宜旌表。

浙江巡抚常公祭文：维二氏：青年矢守，丹衷莫移。殉夫合志，服阙相期。从容就义，何事颦眉。双灵炯炯，



日烈霜飞。颓波共挽，茗水为西。芳名齐播，青史并垂。

匾额旌表，仍奠金卮。激扬世俗，以励其余。

盛氏 夏之谟妻。**盛氏** 夏曰瑚妻。谟、瑚俱于万历十六年疫死。谟妻年二十二，无嗣。瑚妻年十九，怀孕三月。谟妻欲自尽，谓其婢曰：“汝有遗腹，宜保爱，毋得顾我。”婢劝曰：“姑俟之，倘生男，当与姆共守，否则偕死未晚也。”后幸生男，名一振。纺绩抚孤婚配。四十三年，邑闻按台行赏，各米二石，布二匹，旌其门曰“同誓柏舟”。

张氏 太学生黄裳妻。幼习经史，喜阅节烈传。适裳三年，裳死。子中行，甫二岁。临丧，号哭欲绝，忍死立孤。中行卒为博士弟子。邑令给匾旌之。

王氏 董珏妻。年二十三，珏故。二孤茕茕，所居不蔽风雨，饥馁濒死。自矢不嫁，抚二孤以底于成。守节五十余年。县给匾旌之。

鲍氏 北塘鲍霏女，适邵世禄。五年，世禄故。氏矢志抚孤，手书史课读。日夜纺绩，拮据二子。旋故孙奇策稟训，蔚为名士。不聩家声，皆母所贻云。

洪氏 国学生王元春妻，朱氏则其副也。朱方生子同亨在襁褓，元春病故。时洪年二十五，朱年二十二，擗踊欲绝，相抱而号曰：“所不即死报地下者，藐孤在耳。”于是共誓不贰，日勤绩纺，饬臧获以俭，勤积贮而共抚孤同享。长为延塾师训课之。两氏受敬，白首无间。同亨学成，补弟子员。孝事二母，亦不知为谁氏出也。一门雍穆，乡里称之。二十五年，郡邑为闻台宪，给粟帛表其闾曰“一门双节”。

王氏 方希稷妻。年十八而夫亡，无出。氏号恸陨地，已，

稍苏曰：“吾夫岂可以竟乏祀耶？”乃立继嗣，慤慤抚育之若己生者。堂有孀姑，孝事弥笃。郡邑为上台，给粟帛，旌其门曰“苦节完天”。

褚氏 徐校妻。年二十夫亡，无子。氏誓死不贰，绩纺自给。婢赛金，杂作耕种，佐母荼苦，人两难之。

邹氏 文敏公曾孙女。适同里符惟知，早歿。家日零。氏孝舅姑，抚遗腹符，于古训以义方，家范肃然。

邹氏 康靖公曾孙女。归生员李世嘉，二年夫故。孝事舅姑，治家雍穆，历五十年无斁。年六十六卒。

马氏 民陈肺妻。二十四岁，肺亡，遗孤陈大红。艰难抚字，娶媳配焉。红寻夭，遗孙陈嘉惠周岁，媳改嫁。氏忍饥哺孙，为陈氏延一线，苦节三十余年。

薄氏 生员许受卿妻。卿夭亡，无嗣。终身寒苦，矢志不二。知县程继儒旌之匾曰“甘贫苦节”。

葛氏 生员李日昌妻。年二十四岁，夫亡。苦节三十余年，本县给匾扬之。

贾氏 生员吴杏芳母。夫亡，二十五岁。励志节操，课子文名。氏病，杏芳尝药疗治，夜不解带。寿八十二，杏芳苦守庐墓。郡邑给匾曰“节孝”。

胡氏 民徐楷妻。楷亡，依姑。方苦守节，抚遗孤耀，督之孝义。耀间之台州，适仓官黄沛然逋官粮百石，禁狱，其子青衿行乞，耀慨然捐资贷完。邑修学宫，修城隍，耀首乐助。慕义好施，皆母节成之云。

徐氏 生员李隆春妻。年十八，夫亡。丧葬毕，氏号泣欲赴水死。姑救之得出。自是，专孝事舅姑。姑病，刲股进。嗣侄茂孝，训课以成儒业。





郎氏 民王袞妻。年二十五，夫亡。饥馁自甘，守节三十余年。

费氏 民董汝洽妻，年十九岁，夫亡，无嗣。甘贫，矢志抚继子若己出。守节四十余年。

喻氏 民高乾妻。乾故，遗男世贤，娶妻韩氏。世贤故，遗三孤，儿媳甘贫守节，抚子成立。垂二十余年，旌表“一门双节”。

褚氏 民应爵妻。爵故遗腹生子恒，娶媳高氏。恒又故姑媳，青年誓守，共抚孤孙应春，虽冻馁靡悔云。

薛氏 民孙湖继妻。二十，夫亡。姑怜其无出，薛抱湖前妻三岁孤，泣曰：“未亡人守此耳。”有欲夺其志者，氏引刀断指，誓死无悔。攻苦抚子成立。邑旌之。

洪氏 民方希濂妻。濂故家贫，粥不继。氏矢志苦守。抚二子洪范、洪宪，以贞操著于乡。

徐氏 生员沈应登妻。氏年甫十七，而登死。号泣欲殉夫，姑曲谕乃止。因誓守节，与姑形影相吊。比姑病，为吁天请代，割股进，获愈。乡里称节孝焉。

鲍氏 民金子贤妻。年二十一，夫亡。家萧条，姑徐氏双瞽，氏朝夕纺绩，粥不给。而姑养无缺。姑故，号擗营葬。抚三月孤，备尝艰苦。闾里皆为涕流。

吴氏 庠生吴自祯女，黄山盛朝鼎妻。十九夫亡，无子。贫窘，纺绩膳姑。姑死，质衣殡葬。恩育继子盛童寅。县旌“节孝之门”。

高氏 诰封夫人，太常寺卿严大纪配也。归太常时，姑已亡矣。夫人痛姑不待养，岁时祭祀，泣数行。下事舅，执妇道惟谨，事庶姑如其姑。生子殇，遂为太常置侧室。得三男，善抚之，一如己



出。恩慈而教严,务成其远大云。与太常相对,无惰容。待诸媵以礼,馭臧获以恩,而饬以威。食不重味,衣不重帛。辨色而起,丙夜不休。人谓太常之居而为孝为义,出而为廉吏,为名卿。策励三子为名士,夫人与有助焉。

高氏 诰赠孺人,长乐乡主簿高节女,南京兵部车驾司郎中李志学妻也。家素贫,比乡荐,孺人尽脱簪珥,椎布攻苦佐之。及成进士,授婺源令。甫莅,而矿寇作,焚掠攻甚。孺人谓曰:“夫子命吏也,义不得复顾家,妾任舅姑事养。”遂问道崎岖山谷中,昼伏夜行,老稚获全归焉。志学羁继六年,氏代子舍事姑嫜,拮据供食指。比志学事白,由尉补令宁陵,孺人随任。严扃钥,饬臧获,防范内外,抚诸子食而能教,竟以劳瘁卒于途。志学伤之,矢不再娶。高节慰之曰:“此婿义事也。顾藐孤何恃,吾次女可以奉箕扫,以抚尔孤。”志学从之。前娶封孀人,继娶小姨,甫十六,两从宦京邸。姑病,日夜侍汤药,浣踰厕。姑歿,佐襄大事。夫病,吁天割股。迨没,贫无以为殓。氏号踊欲绝,倾囊殡葬事。叔母陆如姑,待婢王不啻手足,卒成二氏大节。子长庚、长房,力学砥行,不负清白。孙树藻,以文颖起。人谓二母所启佑者弘云。

吴氏 生员许自靖之妻,武进士许当辰之母。年二十,矢志《柏舟》,抚孤教子登第。冰蘖自守者四十余年。知县程汝继,旌以匾额曰“贞节维风”。

国朝

潘氏 邑庠生孙之最妻。最年二十三病故,无子。潘氏继两子为后,抚育备至。一生不茹荤,不簪饰,不履中庭。教子息,有严范。苦节至七十三岁卒。



曹氏 施所怀妻。适怀甫一岁，夫归天，无嗣，嗣继子又夭，茹荼饮冰，备尝艰苦。阅七十五年如一日，乡党皆服其节。

李氏 龙泉司铎能荣次女也。年十八，适吴化行，执妇道惟谨。亡何，化行力学，数奇愤郁卒。氏年甫二十，号恸几绝，求以死殉者屡矣。家人共守之，弗果。父母慰谕之曰：“以身殉君子之为义；与立嗣以奉君子祀，义孰大？”爰继犹子子芳，育如己出。纺绩赡读，亲见其名列籍。氏年五十四而终。人谓即以母仪论，茹贫教子，正自难耳。而子有令名，母成父志。李氏于吴门，诚无忝妇节云。

郁氏 盛功妻。年十六归功，事姑孝，善遇妯娌。鼎革之际，功为仇陷身罹变，故氏含忍不露，断发立孤。寻赴郡县称冤，而群凶立歼。乡党绅士皆称其智勇云。

范氏 儒士董润妻也。结缡甫四月，润死。悲恸几绝，舅姑力救乃苏。氏孝事益谨，尝澣浣以自给。一日，族人不戒于火，氏端坐不动，天乃反风，同居者咸赖焉。年五十六而卒。

王氏 生员盛宗圻妻。夫亡，年二十有七，遗孤盛之扬、盛之捷。丸熊训业，不坠儒风。以及孙枝茂，育雅尚文修，皆氏苦节贞操所致云。邑令旌曰“立孤成难”。

俞氏 陈渭南妻。南性孝友，氏克相其志。舅严而姑慈，问膳侍衣，靡不悉洽于礼。南兄早夭，嫂继亡，遗孤台仅五岁。氏鞠育倍至，凡服食必先己子，历数十年如一日。舅终养姑，八十有六疾革，喟然曰：“吾年五十有三即病剧，非扶不起，非代为进食不食，赖孝妇怡养，朝夕曲承无惰容，以至有今日。顾我无以赠汝，愿天锡以令子顺孙，以旌汝孝。”南悼亲亡，逾年亦歿，氏悲恸欲绝。后益广愿力，姻族有无归者，竭力收养。课子三：恕、簧、序，督余子力



作。子姓男女，食指殷繁，久居共爨无间言。时人以张郑比之。

沈氏 狄乔妻。早寡，已而其子又殇。舅姑早丧，备尝艰苦。父母最怜爱之，不能夺也。氏年七十矣，凡一衣一食，一举一动，无不待命于叔。氏自言：“寡妇即年老，不得自专戒慎，避嫌之心，一日不少懈也。”甘淡泊，勤纺绩。诸侄读书于外，诸妇襄事于内。抚育箴训，殆无虚夕。苦节以终，风师可纪。侄孙钟秀、钟猷、钟泰、钟熙、钟惺，玄孙溶，至今奉祀甚谨焉。

王氏 生员狄宗仁妻。年十六，归于狄。委婉服从，严谨慎密，无疾言遽色。姑沈氏没，遗一女最幼。氏善抚而教之，迨成人遣嫁。凡簪珥衣饰之属，母家所遗，悉索以从之而又加倍焉。事继姑章氏，一如事沈。章卒时，呼天祝氏：“死无以报，愿媳之媳事妇如事老姑者。”言讫而没。氏相夫六十年，敬谨无与伦比。教三子暨诸孙，读书须识大义，凡事留余地。卒年七十七。

李氏 乡贤孙有威妻，为大中丞志学女。性俭朴，有椎髻操作风。事姑丘氏孝。相夫教仲子应龙，成进士，为择配，得贤淑洪氏女。事姑孝，克继前徽。鸣机佐读，及筮仕多仁声，半出洪氏赞襄力，李以之遗教也。邑中诵孙家多世德，良有内助焉。

方氏 邑文学俞昌言元配，大理寺评事方万成之曾孙女也。九岁解《孝经》、《列女传》，幽闲贞静，不减林下风。年甫笄，适昌言。言善病，不事家人生业，且寡兄弟，其进舅姑甘旨，以妇道兼修子职。先是，舅姑有两女，字贵族，舅姑颇笃爱之。氏迎舅姑意，脱潜珥不足，继之易产以佐归妹妆。夫患病甚，剝发祷于帝曰：“设夫子不起，上而舅姑晨昏无以供，下而诸姑在膝无以教，原以不德终身代。”而夫卒藉以延年。昼作之余，夜绩以课子读，坐是愁劳交积，竟以身殒，四十年如一日也。子珪，登国朝辛丑科进士，蔚为国



桢。诸子珩、珽、瑄，皆力耕食贫，不涉户外事。人为皆母氏遗教云。

朱氏 生员董玉照妻。结缡甫九月，夫死。哀恸既绝，复苏曰：“舅姑在而夫无子，未敢死也。”及舅之携家官粤也，氏留奉祠祀，益孝谨。朝夕辟 积金，买仆走岭南，以代省候，族 义之。苦节终身之羸疾死。士大夫多为诗序，以表其节。

马氏 明经董宗原母也。宗原父士奇早夭，止遗幼孤。时上有老姑，家无担石储。崇祯辛巳，岁大侵，氏日勤针衽，市升斗以供俯仰。未几，邻家失火延及，氏子身先负姑，继挈子出。复入以身被夫棺，号于天曰：“吾力不能负棺行，殉此吾分也，奈姑老子幼何！”天忽返风，火数百家而氏屋独全。继遭兵革，原渐长，将易他业。氏曰：“汝父临亡，握汝手示我，惟以汝慧善读书为托。我辛苦备尝，以得有汝，岂可今日负之，汝勿以饥寒忧。”遂赁屋后瘠地一畦，躬理瓜蔬，劳瘁佣作，得易米以给，故能训其子以有成。顾宗原才名日著，遇益诘，六试棘闱不得志。氏抚膺大恸曰：“吾三十年老寡妇，富贵何所求。但欲子一第，报亡人于地下。今积劳成惫，且不久，无复望矣。”嗣后中夜枕席，每闻饮泣声。一夕，无疾坐床上，握子臂长叹而卒。康熙壬子，宗原以副榜入贡。人皆归功母氏教。宗原顾戚然曰：“是岂我母之志也哉？”盖将砺以副先志云。

沈氏 邑人许国臣妻。年二十七夫故，氏怀孕已七月矣。哀痛迫切，欲身殉。亲族以遗腹事大，劝慰乃止。果生子。氏矢志守节存孤，艰苦备尝。堂上有老姑，家最贫。氏经营针指，奉甘旨无阙。姑患病危笃，医卜无效。氏吁天哀祷，愿以身代。姑病立愈。后十余年乃卒。氏殡葬尽礼，以媳兼子。里党无不颂其纯孝。自夫亡，即菇长斋，笑不形面，足不履户。抚子维钦成立，苦节五十余载。康熙十年，知县张思齐为详各宪，旌其“节孝”云。



曹六姑者 里人曹以恒之女也。性专静,寡言笑。甫五岁父丧,事母至孝。随母陆氏,茹茶饮蘖,辛苦备至。年十五,许字钱塘洪起雷之子洪珽者,未字珽死。讣至,姑哀恸不自胜。解簪易服,欲奔丧,婢嫂力劝乃止。遂自誓曰:“我不幸,不得为洪家妇捧匜盥,原从地下,以终我志。”屏膏沐不御,闭户绝饮食者数日。忽启窗视庭前秋海棠,泣曰:“此花名断肠草,我食之可毕余生。”取根捣汁,扁窗户将饮。侍女见之,以报于婢,推闼入,倾去,获免。族中无大小咸慰解曰:“子有母在,无轻生。”姑为感泣,亦自念母在,未敢死。母取所聘币帛,欲以还洪,姑泣留之,曰:“此聘儿物也,不可返。”又不忍留,制为经盖幡帐等,以为佛供。阅乃康熙壬子五月间母病,至九月益剧,遂刲股以进,不应。祈浮屠作禳崇事,又不应。计无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颡吁天,乞以身代,又不应。母死,即欲同殓。其兄家璐,劝以殓葬,事毕,或至腊尽百朝,以遂姑志。亦知其志不可夺,聊以缓其时日耳。姑自缝衣衾,治殓事,沐浴更衣,对兄泣曰:“昔之夫亡不死者,原以有老母在,孤苦思奉事之耳。今母已死,何用生为。顾殓我,必以妇女,毋使他人辱我身,则我瞑目矣。”兄嫂侍卫益固。阅岁至正月四日,乃经于母柩侧,年三十一岁。殓时颜色如生,适疾雷为之震动,若天为节孝而发云。邑诸生许甲等备陈其事,知县张思齐为请详各宪,以俟旌表焉。

何氏 邑庠生孙充美继妻也。贞静有至性,年十八归孙甫一载,充美以力学,呕血亡,无嗣。氏号恸绝粒,誓不独生。姑百计劝慰,因矢志冰蘖,苦节三十余年如一日。姑病危笃,氏刲股以进,姑愈,备极孝养。教嗣子培明、孙锡袞辈读书,咸有令名。高节凌霜,至孝格天。乡间至今颂节孝焉。

孙氏 徐一养妻。幼娴《女训》,知大节。适养孝,事姑相夫



有道。二十七岁，养亡。遗孤世俊，甫二龄。悲号触石几死，姑泣慰之曰：“徐氏一脉惟兹，藐孤我且老。汝亡，吾与若孤谁倚？”氏及感悟复苏。家贫落，饮茶茹蕈。勤女红，佐甘旨以抚孤。历二十年，姑死。营丧葬，辛苦备尝。抚孤成立。里闾咸称节孝。前邑令旌其门。

赵氏 儒士邵应照妻也。幼娴《女训》，赋性贞静。年及笄，归邵应照，早丧，家无斗筲。氏矢志《柏舟》，纺绩澣洗，奉养老姑，甘旨罔缺。无孤子成立，苦节四十余年。部给“冰雪为心”额，旌其门。

曹氏 万士鳌妻。二十五岁鳌死，氏即欲自尽。父劝以“继嗣未定，且吾老无子，汝即吾子。汝死，是抚孤养老两废也”。氏感泣，为立嗣。勉父续娶，生子昌，养且教，相依四十余年。以七十一岁终。是氏于夫为节妇，于父为孝女，于弟为慈母，信可以风矣。

黄氏 西舍界民邵应朝妻。年二十九夫亡，遗孤希雍甫六岁。家甚贫，绩纺易粟。以慈母为严父，训子列名庠序，文学蜚声。先有冢子，系元配所出，襁褓失恃，氏抚养胜如己出。屡遭回禄，兼历兵燹灾侵，其静守自若，苦志弥坚。一生贞节苦操，数为学校所旌。年六十一卒。

字 学

自篆籀废为行草，书法渐趋简易。而楷书犹近古，工楷者多邑志所不载。《嘉靖志》载二人，皆充史局。则不独工书可入儒林，备仕宦，特存之。

明

陈厚 字良载。由儒士,弘治间以楷书考选入史局供事,预修《会典》。书成,授翰林院序班。

方山 字时秀。由输粟,官正德间,以译字授四彝馆通事舍人。

方技

技与道若分途,而当其服习变化乃疑于神,是亦有道存焉。余邑朴愿,其于百家艺能未数数也。而陶华受异人石函遗书,用医术显。严元亦以医被上宠渥,笃行孝义,又进乎道矣。

宋

罗塞翁 隐之子。为镇海军节度推官。善画羊,毛角蹄躄,神气超妙。或寝或讹,降阿饮池,俛而斡,立而斗,穷极变态。今传者绝少。

明

沈与真 由乐舞生审音知律吕,任太常寺卿。

魏昂 精于艺术,多目巧,有心计,任工部营缮所正。

金杰 善别味,淄澠不淆也,任鲁府典膳。

陶华 字尚文,别号节庵。洪武年人,幼业儒,遇异人授石函遗旨,遂精轩岐之术。汉张仲景、晋王叔和《伤寒论》,多深奥难解。华大为发明,著有《伤寒六书》行世。永乐时,征为训科。宣德





年致仕。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涉水结于胸。其国人请曰：“此病下之不能，吐之不出，当用何法？”华曰：“宜食砒一钱。”门人未之信也。乃以他药试之，百计不效。卒依华言，一服而吐，遂愈。门人问之曰：“砒性杀人，何能治病？”华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砒得羊肉则不能杀人，是以知其可愈也。”治他疾类是。乡人抱奇疾，他人不能治者，华辄能愈之。卒年九十有五。今子孙世其业。

严元 字宗仁。少业儒不售，从父耆谒选京师，属有诏选医士，元故精岐黄家言，就试礼部，宗伯大奇之，隶籍太医院。三年，授吏目，朝夕侍内殿。嘉靖中，肃皇帝纂修《袖珍诸方录》成，赐银币甚渥。上幸承天，有旨命元扈从。居常虽无疾，亦宣召诊视。及视东宫、后宫疾辄效，赐金绮，至撤御前酒馔以优宠之。秩满九载，授御医。会司药署员缺，内监以他员上，旨下特易元。元感主知，益自奋励，用是为人所忌，竟中蜚语落职。元慷慨阔达，有古人风。事二亲，以孝称。至其为医，熟察标本，阴阳脉络，皆极洞畅，用以起人疲癯，无枉死者。施德贫者，不受其报。更以忠直结于上，遭谗坐废，士论咸惜之。以子大纪贵，封部郎，赠方伯。子孙仕宦多贤，盖食其报云。

童子奇 字松鹿。善丹青。

赵良 字松泉。其《家谱》载：宋礼部尚书赵公汝谈之后也。好学有诗歌，兼善日者言，往往奇中。以久困诸生，即弃去，游京师，士大夫多客礼之。久之，知其深沉有谋，即机事亦与谋焉。嘉靖中，内阁华亭徐公，与都御史邹公，持正议除权族，良往来二公门，有密语，虽至亲不得与者，间呼良以星卜参决之。已而，前后悉验。于是二公爱良数学有断才，又难其厚重可与语，欲荐用贵显

之,良辞不就。寻以例授江南湾头巡检,缺称腴,任满有可以得千金者,良又不肯久居也。尝曰:“盈则覆,谦则安。吾历都门,为他人谋多矣,乃不能自为谋乎!”归之日,著有《松泉诗集》藏于家。《邑旧志》姓名相同,洪武中有赵良,以明经官参议。此则官巡徼,而隐于星卜者,嘉靖时人也。后曾孙最、昕,先后成进士。

王赐爵 字舟字。先世为宋御医,高宗时以方术奏绩授官,传至爵,世以医显。为人温恇而性至孝,尝为父祈寿白岳,时严寒,行至河西桥,有老人坐桥下,衣蓝缕,方啸歌独酌。呼爵共饮,盘餐略尽,惟余青荷如初出水,爵心异之。老人曰:“余与子有夙因,故得会此。期三年重来,可一晤语。”嗣爵如期往,老人翩翩而来,非复向之衣履矣。乃出方书,命曰:“以此救世可也。”归为人治疾,惟望色听声,或以病状相语,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药至病痊,远迩无不愿见。至七十余,无疾匡坐而逝。

张大经 字景和。居心纯厚,博览医宗。尝按脉视色,有遇微疾,而直曰必死;有患重病,而决曰必生。用药和平,而每于平中见奇。有可活而不能药者,忻然捐资调治,存活无算。谚曰:“但愿世间无疾病,不患架上药生尘。”可为大经写照云。

寓 贤

邑多佳山水,君子之至于斯,往往卜居栖遁焉。洞霄提举诸贤,亦仕而寓者也。夫人情诚重去其乡,而寥廓之士何地非寓,隘九州而蘧庐其间,啸傲诗歌,皆有以自得也。若有葬于斯,长子孙于斯,即其桑梓坎,是乌可以





不纪。

晋以前无考

支遁 字道林。河内林虑人。少而任性独往，风期高亮，家世奉法。常于余杭山，沉思道行，冷然独畅。孙兴公谓王逸少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否？”王一往俊气见殊轻之。舍王行，遁曰：“君未可去，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数千言，才藻新奇，葩采映发。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遁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遁曰：“贫道赏其神骏，性好鹤。”有人遗其双鹤，翅长欲飞。乃斲其翮，鹤反顾翅，如有懊丧意。遁曰：“既有凌霄之志，何肯作人耳目近玩？”令翮又使飞去。卒后，戴安道叹曰：“德音未远，而墓木已拱。神理绵绵，自不与气运共尽耳。”

宋六朝

沈麟士 字云祯。武康人。宋文帝令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麟士应选。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谓子偃曰：“山薮故多奇士，沈麟士、黄叔度之流也。岂可澄清淆浊耶，汝师之。”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时，称疾归乡，不与相通。隐居余杭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余杭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城市。”

梁

丁遵 天监初遵为临安县令。性恬淡，薄名利。去任后，筑室于余杭山间，隐而学道。为桥以济不通，至今名为丁公桥。



唐

陆羽 竟陵僧于水边得婴儿，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名羽，字鸿渐。与释皎然，为缙素忘年交。隐苕溪，自称桑苎翁。羽有辨才，好属文，尝作《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四悲诗》、《天之未明赋》、《占梦》上中下三卷，并贮于褐布囊。或独行野中徘徊，不得意即痛哭而归。人谓今时接舆。精于茶理，著《茶经》三卷。后鬻茶之家，祀为茶神。尝同李季卿至维扬，命一使入江取南冷水。及至羽以杓扬水曰：“江则江矣，非南冷临岸者乎。”既而倾水及半，羽又以杓扬之曰：“此自南冷矣。”使者蹶然曰：“某自南冷持至岸，偶覆其半，取水增之耳。”及竟陵禅师去世，羽作歌云：“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千羨万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宋

王安石 字介甫。临川人。尝居余杭法喜寺，建读书堂，又建绿野亭。有《悟真院》、《沽酒阿姥宅》题咏。

苏轼 倅杭，同寓贤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七人，往来余杭山水间，游伏虎岩，赏玩赋诗。

陆游 字务观。山阴人。久寓径山，与松源岳禅师，参心传之学，后无疾作偈而逝。

曾志 字仲常。巩之孙也。以任子为齐社郎，累迁通判温州，携家须次于越。建炎三年，金兵陷越，下令不至者皆死。志独不往，为邻人捕见，词气不屈。左右驱志及其家属四十余口于南门外，同日杀之。越人作大坎瘞其尸。志弟朝散郎，时令余杭，收



葬于天柱山。忘死国与卫士唐琦,时事相同。琦有旌忠祠,而忘以流寓,迄无建白之者。嘉靖壬寅,知府张明道,始创大节祠合琦□之。于是越人始知有曾公云。

方植 字希立。宋熙宁间举进士,官累至翰林学士,赐中宪大夫。元祐八年秋七月,绍夺司马光赠谥,贬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燾官。台谏黄履、张商英上疏云:“光等变更先朝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请发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命许将、方植议奏。植与将疏曰:“圣明宽御下,臣后世励志尽忠,怀恩优恤,此非盛德事耶?”帝乃从之。由是□□肃慎非,植与有力欤。寓居余杭,其子若孙因家焉,累世簪纓。如坤登正德辛未科进士。杰以子云鹤贵,赠承德郎,南京工部都水主事,皆其苗裔云。

元

虞集 字伯生。临川人。寓余杭,辟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曾作《径山晦机熙公塔铭》。

明

宋濂 字景濂。金华人。寓径山。法师禅侣《序》《铭》,多出其手。

正羽 字仪之。钱塘人。由进士任礼部主事,与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永乐初即位,尚都于江南旧京。羽上言:“北平为龙潜之地,龙飞之所。”上遂定鼎北平,今顺天府。羽历太常寺少卿,疏乞骸骨,改本县儒学,署教谕事,以优其老。为人端厚德重,师道尊严,士风丕变。爱本县山水之胜,遂家焉。子宗贤,仕至淮府长史。

陈宾 余姚人。由举人任直隶、吴县教谕,升歙县知县。归

寓于此。书翰绝妙,人有得者,咸珍重之。

王 华 字海日。余姚人。教授余杭,居十余年,后登状元及第。

田汝成 字叔禾。钱塘人。登进士。与余杭蒋灼交,遂家焉。两人倡和最多,详《留青日札》中。

黄尊素 字白庵。宣城人。开馆余杭,授徒甚众。后登进士。建言,死瑯难。

蒋德璟 字八公。晋江人。官至宰辅。尝爱大涤山水,游寓最久。

黄景昉 字太穉。晋江人。官阁学。时邑令马用锡系乡人,延请讲学。士子沐其教者甚多,至今思之。

吴太冲 字默寔。仁和人。生而神异,未为诸生时,即沉酣《六经》,印合百氏,卓然成大儒。己,举丁卯贤书,登崇祯辛未进士,累官翰林官詹。当时朝事日更,冲负志节,学有根柢,方严肃毅,挺身揶拄,于国步艰难之际,屡条上封事,多建白军国诸亟务,讲筵献替,治本乱萌,指引痛切,有裨实政迹。其生平,植大纲,抗大节,黽勉孤忠,崎岖九死。议者方诸叠山,而其晋少宗伯也,适符其官云。家钱塘,时邀游径山、大涤间,卒葬于余杭之梧桐村。附厥考赠少詹事继《志》墓焉。

国朝

崔 达 字鲁斋。武功人。官至左都御史。明末避居余杭和村,曾刻《楞严》诸经行世。

韩 诗 字圣秋。泾阳人。举孝廉,住作杭石孟山,著书兼参禅学,有《石孟山寺记》。



卷之七 艺文志

昔子與氏论尚友,本于诵诗读书,以知人论世。杨子云亦云,在则人,亡则书。夫先哲往矣,勒为一家言,宣示来者。好古敏求之彦,多所采辑焉。第帙帙浩繁,难以充载,而世远人亡,漶漫灭没。其传与不传,亦有幸不幸也。作《邑志》,意在广罗。凡金石之剥落,楮墨之渝残,家乘稗官之散而莫纪者惧轶焉。取耳目所睹记,备列于篇,以资考核,俟尚论者有所征焉。志“艺文”。

典 籍

文章日盛,著述渐多。汲冢而下载之,缥緜者不啻渊海。邑固无宛委之藏,而博雅之儒,多覃精于《五经》六艺,补注疏所不及。更有《纲目折衷》、《纲目发明》,为紫阳、涑水功臣。他若《文苑英华》,多所撰述者,备存之。

古文尚书音义五卷。

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

尚书闰义一卷。





- 尚书述义二十卷。
书文外义一卷。
今文尚书音一卷。
大传音一卷。以上俱秘书学士顾彪撰。
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国子助教鲁世达著。
文论四百五十卷。吴筠手著，权德舆《序》其集。
罗邺集一卷。
潘阆集一卷。
逍遥诗三卷。潘阆集。
天源录五卷。
河西陇右图
西域图
沿革制置敕
通典
文苑英华
中书制稿
翰林制稿
愚谷集
银台集以上俱太子少保盛度撰。
奉使杂录学士何铸撰。
重定切韵屯田郎吴钝著。
周易注
易说三卷。
尚书注
南塘书说三卷。

毛诗注

二礼注

论语注

孟子注

通鉴注

庄子注

荀子注以上俱礼部侍郎赵汝谈撰。

周易约说八卷。

周易或问四卷。

学易读问八卷。

周易指要四卷。

学易补过六卷。

春秋三传通义三十卷。

老子解

洪范统论一卷。

中庸约说一卷。

大学解十卷。

论语大意十卷。

孟子解十四卷。

诗辞雅集三十卷。以上俱大学士赵善湘撰。

六经注

春秋解

仁宗训典训释

高宗宝训要录

奏议二卷。





诗文集一百卷。以上俱少傅赵与懞撰。

太上经秘旨 闾丘方远撰。

十四经方

伤寒六书 以上俱陶华撰。

诗文集四卷。少詹事邹齐撰。

顾庵集 礼部尚书邹翰撰。

拙庵集 沈庆撰。

朱子纲目折衷

宋元纲目发明 以上俱周礼著。

茂吴诗稿 推官徐桂撰。

文 翰

记序诗歌之属

记序诗赋，皆词翰也。然惟关乎政教，系乎风俗，表正师儒，足为当世劝惩者并存之。若驰心翰墨之林，寄情风月之表，于世无所轩轻，为赘而已矣，虽美勿录也。

记

赵邑侯重建余杭县署记

洪咨夔 於潜人，宋·丞相

余杭，苕、霅之津会。客冬，予奉亲行霅上诸山，扁舟循苕溪而下，间登岸，从牧翁、溪媪辈竞诵，吾今年方壮而识老，政出清净，民曾不省有官府也。因以野服谒令，肃客于丞舍，起询之，则曰：“县



治旧占溪南,后徙于溪北。宣和焚于睦寇,江令裘重建。建炎焚于金师,张令永嗣又建之。阅年百余,浸淫穿蠹,图撤而新之。”

心念邑近在畿内,地望非不巍然大也,而土薄水浅,十日晴,则告干。三日雨,则相戒为溢备。民以故亡盖藏,而令以负租督过者十七八,所急有甚于屋者。见大夫以朝士来宰乎此,苟可撑扶以了岁月。何新为,新之,宁不勤其民而自滋纷纭耶?未信迄乎成也。

越岁月,茗人过予门曰:“县之署成矣,治事之厅,退食之堂,宴息之室,崇楼邃阁,表里中度,发地得中雷遗址,位置面势,且还其初矣。屋后恶木冗莽,鸱枭狐狸舞怪之地,薙剪不留余。拓圃结亭,竹木森列,气象一新矣。而田里宴然,罔闻知。”

嗟夫!县无剧易,弱者以狃俗为安,遑恤我后;强者惟力是务,一役之兴,万戚之乘也。于此能于政休俗暇,储材庸力,以植坏起仆,使吏治尊严,一毫不以动其民,至斥圭田,再岁之入以食,功可表也已。惟昔圣贤道之盛,有本末而无内外,其用力自相在尔室始。盖万室之治,不如一室之难也。言偃宰武城,澹台灭明非公事,未常至室。是室之严,所亲必直谅,所讲必正大,所践必诚敬。诚辞施行、奸声乱色,无一得以摇吾之清明,而弦歌之化行矣。令其进于是乎!役起正月己未,讫于五月癸丑。令公族名希磐,以进士试刑法中其科,尝为大理评事云。

绍定癸巳秋七月甲子记。

重建琴堂记

武 英明·滑县人,本县知县

国家开设县治,必首建厅堂,以为听政之所,宣布圣天子德泽于吾民也。余杭古杭属邑,厅作于国初,历年滋久,梁栋为风雨空



穿，榱桷朽腐。成化癸巳冬，予承乏余杭，下车即议维，第早涝相仍，公无赢资，急于民瘼未暇也。成化戊戌，岁丰时和，而亟新之。谋诸寮案，以事请各台宪，俞其请。余领纲，佐贰相其计，择士民董其事，费于官者为钱若干，用人力积若干，用良材坚斲若干。经始于是年季冬，落成于明年孟夏。其规模宏敞，增故制也。高一层，葺，秩如也。厅后为轩，格以总窗棂，牖明也。结川堂于后，宾贤也。东幕西库、仪门鼓阁、六房神祠，咸去旧更新，一一具备。

噫！颓于前而兴于今，是亦有数存焉耳，夫岂偶然哉？工既缮完，吏民咸閤悻，而余畴昔之图，庶几少副于是。援子贱宰单父，鸣琴不下堂而治故事，属其楣曰“琴堂”。因谕诸众，夫鸣琴而治子贱，何以臻此，盖得孔子为依归，薰陶有素，是以治心治道治效，名垂汗简。余才非子贱，志期单父，莅斯堂，亦思昔。闻诸父师，为治之道，有无待于外求者，益加操省，使吾方寸清明，纯一不杂，真以为为政之地，以致无穷之道，清而慎，慎而勤，勤而久，久而化，将家礼乐，户诗书，士衿佩，农耒耜，优游乎世之泰和，骎骎乎风之邹鲁，援琴鼓之，雍容古雅，足以畅幽郁，怡情性于中和。其治效，未必颉颃古人，于治心治道，良亦无愧。是志未涯也，若徒新厥堂，矜厥功不自新厥德，以润泽生民，实负朝廷付托矣。因书而刻诸石，以自考。

成化十五年，岁次己亥孟冬吉旦记。

重建余杭县儒学记

章得一宋·县令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盖所以尊师道而崇儒术，厚风俗而正人伦也。历周秦汉至隋唐，数千百年，其间尊



戴夫子之道者，未有若唐室暨圣朝之最盛也。如王者衮冕，建庙郡邑，春秋仲月行释菜礼，唐室之旧典也。郡邑咸建讲堂，召通经者，展函丈之仪，圣朝之新制也。前古未封之命，唐室封之。唐室未行之制，圣朝行之。

得一景德中由廷尉授余杭令，时知府薛大谏，以词臣辍甘泉之侍从，临吴会之藩宣，以为礼不可废，教所由兴，式严阙里之祠，以新向化之俗。昔文翁之兴蜀郡，范宁之牧豫章，皆大设学校，克立政绩，惟薛侯之教，蔚有先贤风采。倘自郡邑至于乡党，咸能循奉薛侯之化，则千里之内，弦诵相闻；十室之内，忠信者立，又何但卫多君子，而鲁称善人者乎！

是邑也，钱氏土疆，声教遐邇。至太平兴国中，宰邑者始撤城隍庙所用塑像于中，庭户隘卑，几筵牢落，风雨不庇，藜蒿并兴。得一与寮案等，谋改旧制，别新儒宫，役公仆以输材，就镇城而卜地，未克全善，尚多阙如。邑人进士卜文举，服勤于兹，黽勉不怠。剗鬲圻壤，朴斲丹雘。工善其事，人无告劳。高门有辟，中堂豁如。斋明有室，笕库有掌。有庖厨，具膳羞。有皂枥，安仆乘。十旬之内，厥功告成。

是役也，上以尊天子之号令，次以奉贤守之政化，下以移一邑之风俗。异时醇儒秀民，蝉联鱼贯，策名荐书，擢登科级，左右神化，辅赞太平，庶不负明君新制。贤侯异政使然也与！谨具岁月，以示来者。

重修文庙学记

徐一夔明·天台人，府学教授

杭之余杭县，肇置于秦，至宋景德中，始建庙学，规制卑隘。绍



兴中,以法喜院基改作之。涉元,毁于兵。圣朝更化,首诏州县兴学,知县梁初,始作讲诵舍以居师,子弟庙与两庑未遑也。梁以代去,而知县王原良继至,教谕王奎,训导朱义、邹济言于原良,是之。逾年,作礼殿六楹,崇三寻四尺,广视崇加三寻,深视广减六尺有奇,以妥先师之神,四配十哲,以次就列,庙貌一新。而明伦之堂,习射之圃,治膳之厨,储粟之庾,以及祭祀庖库未完,而原良满去。今知县史原远实来,乃用悉力以完,而于庙学诸所宜有,无一不具。至是奎等咸谓不可无术,以示久远,来请文以《记》。

予乃为之言曰:古者论士于学,士幼入学,则释菜于先师,无庙也。汉或有学无庙,唐或有庙无学,而论士亦皆不尽出于学。而近世之制,有学必有庙,于是乎论士焉。且学之设,所以聚人材而教育之,固若无所资于庙。然世必致隆于庙者,盖吾夫子,上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而集厥大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群弟子,则皆传其道者。今为衿佩济济,朝斯夕斯,诵其书而求其道,非不欲闻其言而知其人也。然而道德之光辉,不可得而亲见矣,必有神栖圣止之地,以萃其景慕之心,斯足以为成德达材之助。成周论士于学,而士初入,必释菜于先师,意盖如此。初,国家之兴学也,定师弟子之员额,设为教条,限以岁月,责以成效,亦既升舍选登仕籍,彬彬然矣。寻申文严贡举之法,至于春秋释奠,肇隆于太学阙里,未遍于天下。乃者,又敕郡县通祀,牺牲制币,以次俱升,仪文之盛,视昔有加。国家推大其制于学与庙,其造就人材之意,盖无所不至矣。至若为之师以教,为之弟子以学,其有不惕然于斯者乎?

余杭山水佳邑,其民多秀而知学。昔者龟山杨先生,以程门高弟,倡鸣其学于东南,而我紫阳朱夫子,实承道统之传,则先生启之



也。先生盖尝宰邑于斯,其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夫以秀而知学之民,而生长于先生过化之地,又幸而遭值国家崇儒重道之日,所谓千载一时也,士宁有不自激励而奋起者乎?自今而后,吾知余杭之俊秀,出为时用,劝登儒效,以副圣天子一新学校之良法美意矣。谨为之记。

洪武十八年乙丑孟冬月日。

儒学泮桥记

沈 庆明·邑人,湖广副使

古者学宫之制,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泮之言半也,象辟雍之半,南通水而北塞焉,礼制然也。余杭学宫,旧以隘陋弗称,乃更营邑治东法喜院址,体势宽平,高明亢爽,弦诵首善之地,距今二百年余,文风益振,人才益盛,岂非山川秀气之所钟耶?

殿宇廊庑,累经崇飭。庙貌之盛,无以加矣。惟泮桥以木为之,岁久坍塌,观者怅然。适今南郡李侯瓚来知县事,公余兴念及此,未欲劳民,询知义官吴君 富而好礼,棣星三门之建石楣柱槛,为费不资,亦尝与有事焉,必克为此。于是谋诸同寅暨学职,设宴礼 并速予至,侯即举觞属 以鼎新前桥。 感侯礼遇慨诺,愿以石为之,侯喜而谢焉。复举觞及予,以记文为属,予亦弗敢辞。既而 归,寝食不遑,遂捐橐金,挥廩粟,择吉鸠工,斲石为池,凿石为梁,广旧规,按程式,平分三券,延袤数丈,周匝相停,而固堤以桩,竖石以灰,井然有序,用是工不告劳,事遂克济。凡百材科供给之费,董作调度之劳,一以己任。至于经画相度,规制广狭,侯实主之。肇工于成化己丑之冬,讫工于庚寅之春,以钱计者若干缗,以粟计者若干斛,以夫计者若干工。桥既成,侯复命工斲石,促文以



记始末。

於戏！世之巨家富室，遇有建浮屠、创庵观，无不喜舍乐助，以希福田利益，孰肯尚义施财于泮桥之建，以新一邑之伟制与？若者，世亦良不多得，是宜侯之重之，以勒其功于不朽也。吾党之士，圜桥门瞻圣道之尊，而潜心愿学如颜、孟，由科目为朝廷之用，而致君泽民如伊、周，则不独建桥之功，贤侯督劝之美为无负，而予为在席诸君，亦与有光矣。是为记。

重修文庙学记

林俊明·莆田人，都御史

自古人文成化，非得鸿硕之士，则无以茂弘至道，昭叙皇极。故代有学，学有庙，神而明之，示有趋也。虞庠、夏序、商校、周处成均，其中环三学而置之曰辟雍，外而参建，凡侯国曰泮宫，凡乡曰庠，凡州曰序，凡党曰校，于是四代学遍天下。祭则虞以舜，夏以禹，商以汤，周以文王，谓之先圣。当时佐理，谓之先师，与配享焉。孔子无时而穷，集群圣而大之，删述素功，位育于世。然汉始周公并祀为圣师，唐始专祀以为先圣，进颜子以为先师，配以左丘明、贾逵辈。其后又诏天下立夫子庙，通祀十哲、七十二弟子，夫子东面。至玄宗时谥王，始正南面之位。宋定四配，进五儒。我太祖诏天下通祀为令，嗣是，黜杨雄，进董仲舒，又进胡、蔡、真、杨，与在祀典，而笾豆乐舞，物数有加焉。

余杭庙学，宋景德中始建，绍兴再建，洪武又再建。嗣是修葺弗时，颓废几弗支，像设亦已剥落。内江刘君瑞起翰林副使，按察使督学两浙，临顾叹曰：“妥灵栖士，其固至此哉！”割赎金百余，属令喻江始事。然而学宫犹局，尊经之阁故以匱也。巡按临川吴君



华载割五倍之金,以申属于令,属董役于簿张霞,属相勤于博士张薰,文学蒋尹、陈纯。自戊寅仲夏,至于己卯仲春告成。位序材良,丹漆有丽,庙若新制,神若显设。学阁、门庑、斋表,焕若改观。游息化养,若身处陶型,以亲承耳提面命之近,无得而自恕也。

夫儒名墨行,昌黎所讥。鲁止一儒,庄生所叹。夫子举君子小人之儒,致决择焉。严邪正之分,义利公私之辨,以其至纯之体;用则弘佐理以行夫子之心,不用则续卫道以明夫子之分,使天下后世,皆属诗书礼乐教化中,以无越《春秋》褒贬之大闲。然后吾道果有裨于世,而夫子亦赖士所学所养,其不孤矣。记其成并告焉。

重修庙学礼器碑记

万开睿 南昌人,本县学教谕

国朝郡县,皆立学校,树官司,联弟子,所以群肄也。学皆建庙庑,中祀先师孔子,从祀七十子暨希世之纯儒,所以示趋也。庙必备礼乐,春秋释奠,所以昭报也。厥肄维何?明人伦也。用是五品逊而百姓亲,厥趋维何?希圣贤也。用是正学明而异端息,厥报维何?圣同天,是故备礼乐以报祀也。彼臣之报忠,子之报孝,不以是风之哉!於乎,庙学立,礼乐备,而天下之治理出,夫系岂轻哉!

余杭之礼殿重建于正统丁卯;礼器,重造于成化戊戌;堂斋号舍,重建于弘治己未;既尝一再修矣,至是又几坏不可支。嘉靖乙未,姑苏陈侯天贵来知县事,顾瞻徘徊,慨然兴叹曰:“宗庙俎豆,有司者之事,吾当次第举之。”明年丙申,开睿承乏教事至,适堂斋甫新,联诸生而肄之。丁酉,遂有得隽者焉。戊戌,又白诸巡按御史傅公凤翔、督学副宪陈公儒,修礼殿、两庑、戟门,并俎豆诸器,牒簿尉胡君文卿、叶君世沛,董其役。蠹者易之,坠者举之。甃以石,髹



以丹,补其敝,而增其所不足。至己亥季夏成,及秋而释奠,庙庀门墙,有严有翼也。笾豆簠簋,咸至无缺也。四方观者,旋桥门而跂望,堵斯环、林斯立,矫首跃足也。侯之隆先师,一至是哉。同寅李君廷魁、方君金谓余:盍纪其美?

余惟天下之理乱,系人才。人才之盛衰,系学校。学校之兴替,系首令。矧今制,守令六事,学校为先。而学校之大端,堂斋以居士也,庙庀以奉圣贤也,俎豆以居歆也。三者备,则士习专而道明,趋向正而行修,报礼举而敬立。人才以出,治道以成,虽唐虞三代之隆可复。谓学校为先务,非与!陈侯之宰余杭,尊正学,龟山、晦庵之祠创矣;复古礼,射飨之仪举而亭圃飭矣。旦望升讲,精义析矣;月季勤考课,岁时丰廩饩,诱掖奖劝,士争濯磨,而科目奋矣。今之庙学修而礼器备,广励之志,无不至也。开睿能无颂以传之,俾苕之士,人人学为圣贤,以无负陈侯造士之盛德乎!

余杭县重修儒学记

田汝成明·钱塘人,提学副使

晋江蔡公润宗之令余杭也,清白以励操,慈爱以宅心,朴实以莅政,毁誉不挠其衷。而汲汲焉以济人利物为念,是以恩浹鰥寡,行格神明,谣诵之声,溢于四境。

先是,学宫肇于东汉,而迁于南宋,为法喜寺左方,迄今四百年不易其所。在学之士,科第蝉联,位跻通显。嘉靖戊寅,辟庙之冲为大途,与通济桥相植。自是科第寥阔,执堪舆之说者,谓之弗利,顷欲迁之右方。会有阴阻之者,以故上官持而未许。及公下车,首先视学,闻堪舆之说而喟然曰:“是乌足以泥我行藏哉?传不云乎:秉德弥坚,人定胜天。”于是,群俊又立课学,五日一至黉宫,演陈礼



书,考德问业。诸生各以所疑,横经执业,随义条析,旦暮无倦,岁以为常。期年而教化大行,士风丕变。宪使阅士,往往以是邑为首称。公又节经费之羨,恭飭庙廷,旁及厂宇。饰丹青之漶漫,补榱桷之朽缺,虽不易方,而轮焉奂焉,俄焉改观。则又进诸生而语之曰:“是不足以喻为学之旨乎哉!涤旧染之污,以光昭令德,则又将拭目于子矣。”于是教谕阴暎,训导戴畅、黄钺,谓公留情学校,睹记所希,不可无纪。遣弟子邵训、徐浚源,述其概以诣汝成请《记》之。

予尝闻之:守令者,民之师帅也。师以端仪,帅以持法,反己无愧,而后责人之道可详。然非直谅,则言或不切;非乐易,则人有不亲。故《旱麓》之诗有云:“岂弟君子,遐不作人。”吾闻蔡公,廉足以激贪靡,仁足以销伎刻,诚足以挠浇漓。是以四境之内,氓隶之徒殆将覩德知归,迎风雅化矣;况于衿佩之士,疏通俊朗,稔炙其光辉,而经承其指授者哉?昔范武子令余杭,崇学校恬静而廉让成风;杨中立倡程氏之学,以主敬实践为功,而士兴行,史氏纪之,以为盛美。蔡公怀岂弟之德,以任师帅,正己率人,道艺兼举,作人之效,将不媲美于范与杨二君子哉?修学之绩,特其余事云耳。

喻邑侯新建名宦乡贤祠记

仰儒邑人,参政

士君子立身于天地间,生使人怀之,没使人思之,且建祠立主,春秋以享祀之,必其道德全备于一己,功烈施及于万民,忠义气节久近著闻,然后足以厌乎人心,合乎舆论也。呜呼,岂易致哉!

吾邑余杭,自汉唐宋及我明以来,具载国志,有称为名宦者一十人,乡贤五人,共一十五人,昭昭懿行,至今令名无穷,庶几其无愧于此乎!然尊贤有祠,所以崇德也;常祀有典,所以报功也。此



皆作邑者之先务，风化所系，士民所仰也。

喻侯来知县事，首惟葺新学校，以教人为务，深以名宦、乡贤两祠未立为己责。一日，公余诣学，进诸生问业，因四顾，谓之曰：“名宦、乡贤，余尝以《邑志》考之，道德功烈、忠义气节，随其人之行实，已知之详，但未立有祠以表而祀之，则人无从向仰，求其邑之归化者鲜矣。祠之当立，其可后乎！”适督学西蜀刘公瑞，亦以此为重，责归有司甚切。于是相谋，得学宫东偏为名宦祠，祠后复为屋三楹，为乡贤祠。规制维新，缭以垣墙，植以松柏，内外完具，足以妥神灵、严祀事也。祠既有所，神位宜安，乃照历代远近，诸公姓氏、封爵，各位以木主，分列于两祠之间。位皆南向，凛凛生气，足以表见于今日，何其盛欤！每春秋仲月上丁，释奠毕，侯于各祠，备牲献帛，以享以祀，极其崇敬。内外一致，俨乎如在其上，敢易忽耶。

嗟乎！祠之不立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兴乎？今幸喻侯之来，敬仰前贤，一旦为之兴举，环泮宫而来观者，济济其众，视其主，欣慕其道德功烈之盛，感叹其忠义气节之全，莫不有兴起之者，此喻侯之善政善教，有以化其邑者，于斯为至矣。噫！踵前贤之芳躅，遗后日之去思，舍侯其谁哉？

侯名江，字朝之，广西藤县人。发身科第，居官廉介。尊贤立祠，化民励俗。其有功于名教，岂小补云。

余杭县儒学田记

陈其怀明·怀宁人，知县

万历戊戌，不佞怀承乏兹土，督学使伍公檄所部郡县，设置学宫田，俾诸博士弟子员力有不支、婚葬与藜藿不充、鹑结不完者，咸得取给其中，以佐困乏。尤严为综核，令司出者无滥，被司入者无



积逋,而司出入之官,则又缘是以听殿最于其上。盖必蘄惠士之意,永久不虚,唯是惓惓,不啻三令五申矣。

余惟国家养士于庠,免其庸调,优以廪饩,俾服习礼义,弦诵诗书,相与以讽咏古圣先王之道,阶是以跻通显,而他途绝不得并进,可谓贵士之极矣。谓宜士无不知自贵,而间有污贱自蔑,致糜当事者,有士节不振之忧,日思教化之而不得,则何也?夫亦以教化之名相縻,而弗举教化之实焉故也。

夫士也无不爱礼义之名,而或置身于困惫无聊之境,自非秉贞不回,而欲其不逃逸名检,托旁窞以稍自润者,亦鲜矣。公兹广设学田,收其息而时恤之。令力穷于葬者,藉以行其孝;力穷于婚者,藉以有其室;藜藿不充,鹑结不完者,藉以拔足于衣食奔走之途。斯固不徒教化之名,而真能举教化之实,以潜驱而默诱之矣。士宁有复为境夺,不洒心涤虑,兢矜奋以自贵者乎?

公故贵溪令,举有实效,旋以行于两浙。浙,宇内巨藩也。风之以此,则都人士何患不云蒸霞变,令国家收贵士之用,直为德于博士弟子员而已耶!茗实藂尔,无能遽广田额,如所檄祇。故有田若干亩,曩为诡佃所逋,今者清其址与佃之数,并所檄内严核之条,镌之碑左,务董其出入,以无负我公责成之意,则不佞怀实兢兢焉。公讳袁萃,苏州人。

余杭县重修文庙碑记

胡尚衡督学道

余杭地为三吴奥区,大涤山穹窿千尺,天柱与大涤对峙,道书载天有八柱,在中国者三,此其一也。其他凌霄堆珠之峰,鸣凤藏书之洞,不可胜纪。丹崖翠岑,分割阴阳,而吐和降精于无穷。故



士之生其间者，类多磊珂琳琅，以为邦国之桢，是固地灵攸钟哉。然养而教之者，亦有自来矣。

邑有文庙，肇自宋初，景德中始建学，元末毁于兵。明洪武间重建庙殿，继而建明伦堂、东西两斋，辟射圃，创庖湍，盖历年久，而次第告成。岂以僻在偏邑，讫工若斯之难欤？迨明季而释菜之宫，以及讲堂诵舍，多摧圯剥落，风雨割其隅，霜露降于席，数十年于兹矣。学博士孙楚如，倡率同志，兴修明伦堂，蔚焉一新。至于大成之殿，栋折榱颓，然工巨费繁，其时尚有待。

今豫章朱君士吉来受事，朔望瞻拜，奋然以兴学为己任，而邑之吏垣都谏严公，相与协谋，捐金共倡。于是绅袍丞幕，以及子衿耆民，各输其橐，黽勉服勤，甫三月而落成。计费一千四百三十两。于是奥阼庑门、题拱平城，莫不坚完壮丽。以其余力，并修启圣之祠，及两庑、棂星门，奂轮而丹雘之。既成，邑绅请予《记》其事。

窃闻三代之学，未有祀也。自乡射、饮酒、养老合乐，以及劳农、讯狱饮至献馘之事，皆任于学。鲁哀公十七年，即孔子宅立庙，以百户守之。北齐始诏郡县立孔子庙，自是相因有加，而极盛于宋元之时。然论者又见末俗士习之弊，谓成周盛时，周、召、吕、毕诸圣人，或贵自王室，或起自渔钓，非有得于青衿誉髦之选者也。即人才之美，莫春秋时为多，然郑在王畿之内，学校废弛，诗人伤焉。鲁最为礼义之国，而泮宫之作，独传僖公，其他则阔绝而寥简。是则学之盛衰，果有系于人才之成坏乎哉？虽然，此非论者之过，抑亦为士者之咎也。士不能为学校重，而学校亦失其重也。盖观吾夫子之道，远则如日中天，天地不息，吾夫子之道亦不息；而近则在于吾人之心，即如庙宫之倾圯久矣，其新之也，木资之人也，土石资之人也，髀资之人也。然一念之欲新，而同志者来，不浹月而材具，



不逾时而功讫矣。若夫五伦足之心,《六经》足之心,而吾夫子足之心,苟欲新之,其犹俟以浹月逾时而后来乎?

予来视学,望诸生之切者,亦莫如予有同新一邑之学,多士亦各自新一心之学,豫乎济世安民之略,务必处为端士,出为良臣,其亦无负崇祀大成之心也夫!

舒邑侯建文昌阁碑记

金学曾明·钱塘人,大中□□

楚舒侯为余杭令,治以卓异闻,时金子衔恤庐居,习令事甚悉。邑故饶,荐被灾祲,稍稍称瘠。侯来拊循安集,不遗余力,亡何而瘠者腴矣。蠲苛赋,缓催科,削浮役,一意与民休息。

既多燕暇,则月旦行学,招诸生设俎豆,言礼乐,济济如也。念及科目,辄咨嗟慨焉,曰:“何今昔顿殊尔!”堪舆云:“南渠,巽方也。峰不峭壁,水不环转,浚源浅而发祥疏,固矣。台以恢之,塔以耸之,桥以环之,不亦可乎?”侯慨然曰:“是役也,责在长吏,请以不腆之禄五十金为犒费资。”而邑之父老子弟,争相率捐缗钱,以助盛举。侯乃飭材鳩工,申画示劝。经始于万历壬辰八月,落成于本年十二月,不夺民时,不烦公帑,不逾三月而大工告成。巍台穹阁,窅窅霍霍。有塔屹然,环桥如带。回顾径山、天柱诸峰,隐见苍翠,比丽增雄。斯亦邑之巨观胜绩已,矧其文昌明而翊世运者,于是乎在。

方今圣天子,敦道修仁,广励学宫,士得比肩黉序,修先王之业而绍明之,固宜彬彬茂哉。而舒侯复广薪樵之术,畅地脉之灵,于以造士作人,意蒸蒸孳厚。遇贤师帅如此,岂非苕土之荣幸乎?是役也,议兴者屡矣,前长吏多过自爱,欲无受劳民伤财名,竟尔中



辍。非舒侯，谁能毅然振举，而荣施无穷也哉？于此见育才之仁，经画之知，任事之勇，盖一事而三懿具焉。诸生吏民，迫欲得予一言纪其事。余计勿能辞，而书以遗之，为后之君子劝，且以备太史氏观风者之采焉。

程邑侯改建城东门启秀楼记

金学曾

启秀楼者，程侯新余杭东门楼而名之，盖取“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方振”语也。先是，侯采形家言，谓天目之秀，夹锦溪而下，邑西门实迎受之。顾东西门对峙，路则直亘，于势弗蜿蜒，虞其气易以泄也。于是用一丸泥封之，稍折而北数百武，穴其故城，楼建百尺。外筑石垣如半月，以屏其穴。凿尹公濂，引茗水以入，使绕于左而缠合于县学之阴。若令天目之秀，郁淳凝固，使不易散。文学沈君焕然，谓不可以无《记》也。走余庐请焉，若谓：程侯德政，业已建祠勒石，此独无《记》，非所以识不忘也。

余曰：有是哉。微石侯其忘乎？盖至人治世，其所沦浹于民者，非德耶！顾德之粗迹，在建竖之间。而德之菁英，皆喷薄于虚明景物之际。盖人有代谢，而德无去留。苟其人，诚不可忘。将有触景会心，无之而非是者。

吾闻启秀之楼也，凤山翥列，茗水纡回；浮屠笔立，林莽萧森，则斯楼之大观矣。时朝霞绚彩，金碧辉煌；时皓魄东升，琉璃映彻。或沙明水浅，鸥鸟容与；骤而春涨碇击，则云浪排空。或《白苎》、《采菱》，歌声歛乃；倏而叶落林疏，则秋江捣月。千家烟火，闪烁斗星。四顾云山，苍茫图画。登斯楼也，睹斯景也，侯之流风余韵，宛然触目会心；河洛禹功，棠阴召泽，侯固有所以不忘者在也，何必岷



山之碑，乃存羊叔子哉？沈君曰：“唯唯。虽然古有之，仲山甫城彼东方，吉甫为诗颂之。夫有吉甫之颂，而山之烈益彰，则程侯之楼信美。得先生之《记》以传，则侯之美不愈远耶。”余因为之《记》。

侯讳汝继，字敬承，别号志初。

程邑侯改建余杭县北门记

刘嘉猷本县知县

夫北门曷为而改建之也？按旧北门于方为艮位，于衢为下字，堪舆家病之。会程侯修治学宫，建尊经、奎星二阁，其效发元魁如响应。已复改东门，使天目飞舞之秀，盘结于中，不直走泄。顾北门仍旧，弗善也。于是捐俸百金，召耆老盛滨、孙珍等分董之。择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起工，阅数十日落成。适侯升南京刑部主政，濒行，士民攀辕卧辙，冀少留不得，相与勒石建祠而祀焉。东楼题曰“启秀”，业已请《记》于金中丞。兹题曰“拱辰”，而沈君焕然下问《记》于余。

嗟乎！公真古遗爱乎。余窃睹士绾绶一方，大抵计缘饰吏事，积资至瓜期迁去，其于莅区，不啻籛庐一宿耳，固何暇计久远也。公独不然，抚民间疾苦，课农桑，兴礼教；造士则谈说经义，甲乙艺文，砥砺行检；政如是极矣。渐被六年，治效鹊起。士向雌伏者，辄翱翔霄汉；民向穷蹙者，辄宽然有余；效至此止矣。而公深心，尤欲乞灵于造物，徼惠于山水，使之福泽永固，而世保之。

夫父母计子孙，拮据田宅，读书显荣，恐门祚易衰。又广择风水，绵阴茆，父母造念，毕穷于此。而公亦然。所谓乐只父母，非耶？虽然，父母计子孙，子孙未必能享。公计莅士民，必能世世食福于无穷。则何也？扶舆秀淑之气，父母欲留之，以私其家。公欲



留之,以公其邑,大致固相悬也。江州召父,蜀郡文翁,有功于民,民咸祠祀。公既祠祀矣,而诸父老复镌石记之。夫亦南国之咏《甘棠》,郑国之颂舆人也夫。

戴邑侯重建城隍庙碑记

孙有禄明·邑人,推官

万历己酉冬,戴侯来令兹邑,斋宿于城隍庙,昭告于神曰:“予小子受事一方,今后有不悉心抚字,敢于陨越者,神殛之。倘知识果昧,政有不逮者,神牖之。”此其披沥之诚,直于筮仕之初凛凛矣。既而视祠宇倾颓,基势湫隘,则又默念曰:“是非所以妥神灵、肃瞻仰也。”谋新之,会时拙未可。再阅明年辛亥,集诸父老商之,僉曰:“吾侪小人,食仁侯之利甚哉,且时和年丰,非徼神之力不及此。愿各效涓埃,以襄盛举。”于是,侯首捐俸,而乐助者争响应焉。维时簿廖君精形家言,谓宜稍易旧向,基宜隆,道宜辟,择有干才者十余辈分董之。又越明年壬子始落成,辉煌伟丽,一邑大观矣。文学沈君焕然问《记》于余。

余惟高皇帝龙飞御宇,稽古定制,既以星罗棋布置郡邑,明寄之守令,而又以阴牖默相之灵爽,复树城隍,其义何居?夫亦以守令威权,率凭凌于临莅,守令之案牍,多弥缝于上官,惟聪明正直之神,昭昭显赫,威令有所不得加,弥缝有所不能掩,莅任初官,必斋宿于斯,朔望必谒拜于斯,旱涝必祈祷于斯,政悚惕其逸志,而生其敬共。若曰此临莅之人民,是神所呵护者也,上人之举动,是神所监观者也,轻虐其呵护,重忤其监观,若之何其利焉?故治人事神,幽明之名有两,而事神惟在于治人,祇承之,实则一敢。

渊哉!祖制无非軫念元元耳。今戴侯之为令也,以慈祥真实

之心，运博大宽平之政，催科无比责之苛，听讼无留滞之累，造图册则祇夙弊而赋役平，浚南湖则筑诸塘而堤防固，厚学校以优礼青衿，御僚友而同寅协济。如黉宫之修建，官廨之整理，百废俱兴，众美悉举，彼其悉心抚字，罔敢陨越。自下车而盟诸神者，六载如一日，至今民不忍去侯，控当道疏题保留。后有民社之责若侯者，可以风矣。是为记。

潜公井记

刘晔 颜宋·邑令

京兆统县九，惟余杭置自汉。其俗尊爱良吏，犹有两都之余风。余承乏三年，按行阡陌，问百姓所疾苦，耆老因为谈开庆时事：“方烽火通甘泉，尹臣始议城京师火发如雷，马方□鼓而惊之，吾父子且不相聊，不图更生之至于今也。十余年间，谷熟蜡通，吏无妄赋，役事不兴。诏书每下，务在蠲征。明良之朝，其赐我甚厚。然未若遗我贤师帅之为厚也。”

吾阅师帅多矣，率病用不足。今潜公覃化宣风，一以仁义为本，耻言宠货事。府中不闻疾呼急步，田里谧如。吾农隙，尝试游都市，榜于河黝。然其澄逝于梁，鳞然其新。登楼而酒贱，掬池而泉甘。嬉于湖堤之上，草木润而鱼鸟乐。迹其佚民生、救民死、备民患者，靡不致密。犹有余力，捐以予民。吾生于斯，老于斯，第闻输吾聚，未有代吾输者。夫困有余粟，笥有余帛，然后人裕于为善。今而后，吾子孙其知向方矣乎！

居无何，邑有顾向荣者，聚而谋曰：“丁桥左朝行都，右通蜀广，行者重足错毂，且传遽，日夜川流而环运也，每盛夏燠喝，无所于醒。盍凿并以济焉，”族之为浮图氏普观，又相与谋覆井以亭，且筑





庵其旁，以容憩者。既买地鸠材，顾工佣不足，则相与谒于府，公曰：“嘻！劳民劝相，井象也。农之相旅也如是，盍劝诸？”乃斥缗钱三千以役。既成，耆老又告予曰：“潜公实父母，我祠而祀之兹，可请名井曰潜公井。今其为我识之。”余应之曰：“公润泽若巨海，井云乎哉？”曰：“不然。井养不穷，而以寒冽为至善。吾恐后之人，瞻公之像，而未识公之心也。使于是焉观之，以笃不忘。”吾感其言，重叹夫开庆以前，井泥不渫。而再造以来，得兹寒冽之为不易，其曰遗我厚也，宜哉。

公名说友，字君高。括苍人。今以户部侍郎兼尹事，间者，囿屡空。天子加赐玺书，固尝亟称其廉矣。

陈明府君庙记

扈大亮宋·本县令

余杭为邑，大溪横截，而众山之水合流其中，每岁霄雨，而天目之源一决，则湍悍奋溢，势不可御，为邑大患。王于溪南大野潴水，筑塘环绕，凡三十余里，号曰南湖。于湖西北凿石门，以通大溪，溪流盈则注之，杀则泄之，此功之尤著者也。又尝建县于溪北，徙市于城西，创桥置堰，筑城开浚，虽历年滋久，民犹赖之。至于吏民祭祀，苟为尽诚，无不应者。大亮承乏于此，尝遇大水而见王之功，为民祷而服王之灵，大亮亦受赐矣。凡古人兴作，苟有利于民，史必书之以示劝，况王由汉迄今，其神又能为民福耶。治平末，县令齐君新其庙貌，无文记其实，故书以永传焉。

惠泽祠碑记

邹幹明·邑人，礼部尚书

余杭县南有巨湖，湖之堤东南隅，地势高爽，昔宋人建屋于上，



以奉祀县令杨文靖公，号曰“龟山书院”。历世既久，遗构悉毁，故址为居民所有，种植桑麻，或蔬圃，过者太息。后予致政还家，闻其地故人方彦璋，得之其子景高太学生，省墓归家，一日因与之纵步长堤之上，俯仰昔人捍患之功，兴叹久之。稍东行，至书院旧址，景高曰：“此地数易其主矣，后为先人购得，亦尝有意前贤以俟兴复之者，不幸其志未伸而歿。今先生致大政归，正其时也，请以遗址奉之，愿振起颓风，一新旧迹，俾前人善政，光昭不泯，德莫大焉。”

予有志于斯久矣，今又嘉景高之尚贤如是，乌可辞哉？考之《郡志》，由汉及唐至宋，余杭令有功于当时后世，其陈、归、杨三人与！汉熹平间，陈公浑筑南湖三十余里，即湖之西北凿石门通大溪，泄水势，徙城置堰，有功于民独多。后唐长兴二年，封灵卫王，邑人立祠祀之。唐宝历中，归公珣因陈公故绩，修上下湖，又开北湖，溉田千余顷，筑甬道百余里，以免西北行李之患。耆旧相传，云昔洪水冲决堤岸，功用弗成，公与神誓：“民遭此水溺，不能拯救，是某不职也。神矜于民，亦何忍视其灾！”堤由是筑就，至今人名之曰“归长官塘”。宋崇宁间，杨公时，专务以德化民，而于水利尤尽厥心。当蔡京贵盛，其母前葬余杭，因术者言欲浚南湖潴水为胜，托言便民。事下，询诸父老不可，时极言以阻之。

嗟夫！三贤之生，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为政泽民，有功于水利，则同一心也，苴之民至今赖之。后杨文靖公以道学，从祀先圣庙庭及越之萧山县，享有春秋祭祀，可云盛矣。惟陈、归二公与文靖公，本县祠庙久毁，祀事有缺，揆之于义，窃有未安。今也合三贤于一祠而奉之，则情文具举，人心允协矣。

于是市财命工，复得隙地二寻以增广之，而乡之士大夫君子，亦相与助之，冀成其美。遂作新祠宇三楹，制度简朴，不雕不饰，轩



居门屋,次第完毕。甃以砖石,缭以垣墉,前临大湖,波光潋滟,而汀鹭渚禽,飞鸣上下。其西南一带,诸山森列环拱,朝晖暮霭,清胜莫加焉。诚栖神之佳所,抑一邑之伟观也。由是塑各贤之像,设以神主,其名号并从生前职任与没后追谥之称,位次之列,亦依时之先后。祠宇总名之曰“惠泽”,以昭其布功于民也。广东布政使吁江左公赞篆书,以揭于楣。庶使邑之官民,有所瞻仰。岁时崇奉,修其祀事。神必昭格于冥冥之中,敷佑邑人,灾沴不作,年谷顺成,而裨益之功有莫测焉。

呜呼!事之兴废有数,而振作之则在乎人。凡在官守及与我同志者,徘徊其侧,顾瞻景仰,时加葺而新之。将来栋宇宏壮,神道肃清,后之人睹兹庙貌之庄严,山川之郁秀,宁不惕然有感于中,而思继承盛于永久与!

祠经始于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成于明年十月。予老矣,不能文,遂直叙其事之大略,刻石置于祠右,以示后日云。

南湖告成记

金学曾

武林山水,联丽介钱塘、余杭间有南湖焉。汉熹平陈公浑,因大禹西海迹为之经营者也。纵横一万三千七百亩,崇冈郁蟠,波光耀碧,清辉映带,气候递换,形胜与西湖埒,后渐湮塞。唐宝历,归公珣修之。宋崇宁,杨公时又修之。三贤皆载祀典。按《志》天目诸山之水,迸注苕溪,分注石门港,由石门港逶迤而入,汪汪淼淼,汇成巨浸,是为南湖。其下流杭嘉湖三郡受之,盖若居亭。然潴积有区,用以缓其澎湃洗滌之势,不致冲溃难御。而曠旱时,引溉沟塍三郡,咸被其泽。数百年来,称东南一大利藪矣。



岁久防弛,滨湖诸豪为政牖割,潢污封殖益广,至捍三尺法不顾。弘、正间,水部臧公、朱公,皆欲奋以还湖,议已定,迄无底绩。至嘉靖初,侍御傅公,始慨然以清复为己任,然考碑亦仅还湖八千一百六十亩。无何,诸豪割据如初,并其碑迁之。黍稷高廩,秣桑茂树,逵轨如林,台榭相望,清复故址,不可复识矣。湖废则水无所归,淫潦既苦漫漶,一遇亢旱,遂致束手而仰云汉。庚癸之呼愤惋,无所控诉。岁戊申,杭郡雨连月不休,水从余杭建瓴而下,由钱塘注具区,漂没庐舍田畴,以万万计。三郡之民,日蚁集辕门告灾。

时水利大参王公,偕钱塘令聂君往占状:民荷蓑笠,以铲斧从者千余人,随车所向。一呼而邓林合抱,绮阁连薨,声应俱摧,如拉枯朽。水势因以稍舒,众共跳跃欢舞,震山骇谷。遂缚豪置之法而上其事。中丞高公,直指郑公,咸蒿目焦心,以兴湖为急务,日集所司条便宜。郡邑长佐,次第往督蓄泄高下故道。及所为永远计者既备,且悉费约巨万,括诸豪侵牟,及三郡赎陂苦不给,则议加赋。会两台按治貂翼没所侵替帑金,请给四万金,为修复费得俞旨。于是相度湖势,除高田七百四十亩有奇,三分之二以补军屯,一以召民佃,其他菰蒲禾黍之区无问。在官在民,尽斥为湖,如傅侍御清复之旧而止,竖界石八座:以三官堂为东界,下凰山为南界,膳鱼港为西界,石凉亭为北界,东岳庙前为东南界,三贤祠为东北界,荒荡为西南界,石门桥为西北界。其立法也,湖分四隅,隅分二十井,井分六十亩,亩分十区,计用夫若干,里递派之。每夫计领工银若干,有司领之。每夫领工食计汰泥若干,委官督之。即用淤泥,筑十字长堤。堤上莳桑万株,使湖藉堤以为固,堤藉桑以为固。而桑与田所入,皆官管之,以充五年一小浚,十年一大浚之需,庶亦免征派云。



是时,两台既朝夕下檄,督核诸司及督诸勤 状。而一时赞襄有司,栉沐拮据,不遗余力。工垂成,复画善后策:于苕溪旁设塘二,以固堤防。湖堤内设闸二,以节奔涌。堤外设坝一,以防冲啮。四隅各设夫二,以察损坏。以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鸠工,以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竣役。仍著为令:所在县官课绩,一切以湖兴废为等差,牒上大司农,具疏请上皆报可。一时臣工,咸用肃钦奉扬休命,将载诸贞珉,以彰不朽,以属不佞。不佞拜手颺言曰:

南湖之役,赖皇上湛恩,诸公矢谟,夺豪亩八千有奇,捐帑金三万,俾浙以西三郡生齿万万出鱼鳖腹,而履平成。比岁以登,输金钱谷麦供王赋,岁以百万计,于今臻厥成焉。第念缔造孔难,美成在久。彼豪耽耽巧以中当事者,而威箝其下,佞舞之及,岂在一朝不虞,为傅待御之续乎?则中丞、直指两公,四载之勤,百世之利,敢告循良,以永厥图,方祇上下实鉴临之矣。是役也,主持则督抚中丞高公、举按部直指郑公、继芳张公。惟任协赞则左辖吴公用先、大参王公、道显王公、在晋少参魏公珩如、杭郡守今擢学宪王公。畿稽核则别驾徐君桐、司理孙君谷。综理则钱塘令聂君心汤、杨君万里、余杭令戴君日强。分委则钱塘丞熊曰忠、富阳丞郑舜卿、余杭尉陈时嘉。均著劳绩,例得并书,而系之以铭。铭曰:

天目肇源,石门剖络。潴以安流,震泽为壑。众涛溢激,若捣戎兵。师出以律,甲骑云屯。千顷洪浸,乃奠厥土。按辔徐行,吐纳之府。岸谷匪彝,沧化为田。狐营其窟,宁顾十千。大溢稽天,众怒难犯。奋臂一呼,诛锄转盼。既惩之法,浚川决渠。聚粮而谋,地肺灌输。帝曰其咨,朕心孔疚。煎膏揆义,孰贻之咎。大憝如蚊,民之脂。出尔反尔,取怀与之。畚重聿兴,跼踵烟附。鼙鼓沸

腾,汪洋指顾。长虹饮渭,缭以文梁。扬霄震霭,流霞芳。三郡告宁,蕴崇瓢解。望舒跃金,翔阳逸骇。瞻彼灵雨,于桑于田。瑞膏丹粒,绿缣芊眠。礼思其终,有备无患。金曰是役,一举三善。资逾万镗,薄敛不浮。劳逾万众,时使用休。事不訾,期而功凑。保定孔固,俾而单厚。古不云乎,维星从风。下之视上,若金在镕。杜岬室暇,绸缪贵早。不假挈瓶,累土师保。绳绳无疆,万姓之福。自天申之,敢告司牧。

瓦窑塘碑记

陈禹谟明·仁和人,大中□□

今上三十七年冬,蒙城戴侯来令兹邑,咨访民瘼,惟是水患为最剧云。盖苕溪之有南湖,创自汉令陈公。谓溪直而小,无支港别派。天目万山水陡发,溪不能容,往往泛滥。以故凿溪南田为湖,以暂囊而分杀之。唐归公、宋杨公,俱湖之功臣。皇皇三贤,迄今祠祀,崇美报也。嗣来豪右,睨为沃壤,争割据占业之值。三十六年,上天降割,洪水横流。钱塘民执咎于湖。大中丞直指交章,题请浚治。大役繁兴,侯悉殫力督率,逾年功始成。天子下玺书,赐帑金以褒劳贤侯矣。

侯尤深心念水患洵在湖,第湖主蓄泄分杀耳。至于溪水约束,全赖塘以堤防。堤防不固,患仍决裂,即浚湖何益哉? 上年,新湾塘决矣。未几月,湾塘又决矣。桑田为海,下民其鱼,庐舍荡折,杭嘉湖三郡几于陆沉。由是重用民力,计亩加赋,畚鍤数阅月,稍得底定,此往事之明鉴也。况瓦窑塘势踞上流,天目直泻之水,正当注射,塘势单弱,不支冲御,岌岌乎殆哉? 旦暮疏虞,怒涛激湍,建





瓴水而下，其害可谓寒心矣。

于是用居民呈修治者，上其檄于当道，金报曰可。遂偕邑丞卫君，暨耆民数十辈，计塘之最险者三百九十丈，次险五百一十丈，议当下用桩石以固其基，上培泥土以厚其势。侯即捐俸六十金，余照新月二塘例行，委任于卫君。君固楚人，濒于江，素习治水法。而浚深运河八里，便民通商。且才识精敏，干力强毅。慨然以坚筑自任。于是择老诚谄练之人，以分佐之。如督工，则有金标；采桩，则有邬羔、萧桥；土工，则曹贤、蔡应文、喻森等；斲石，则有周安、闻植、潘相等；至于钱粮收给，则有郜棠。各殚心力，以供趋赴。而侯则日往一视，精心以总核而责成之。起于万历三十九年之七月，至次年十一月，始得落成。勤劬劳瘁，可谓不遗余力矣。侯始拱手告天，谓今而后，民不为井鲋，家不至产鼃。司土之责，庶几藉手。虽南塘既固，北塘可虞，然自可次第踵行矣。

呜呼！侯保障之功巨矣，而犹抱无穷计虑若此。其与郑渠、郛隄，不千载争烈哉？若民欲四三贤而并尸祝，固其宜矣。耆民等问《记》于余。余闻侯为邑四载，美政未易更仆数，士服教，民怀惠，吏胥不敢为奸，百废犁然俱举，德化翔洽。自乡绅孝廉文学而下，以至黄童白叟，罔不诵戴侯仁政。且侯业已砺石以志所思；兹不暇具述其治塘，则政之大体，亦概露其班矣。

天竺陡门碑记

徐沛明·邑绅，五经博士

盖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与德非二也，均之垂不朽耳。在昔引漳于魏者，邺旁有歌；导泾于秦者，谷口起咏。而召父之守南阳，亦以开通沟渎，治称最巨，非以所虑者大，所贻者远哉。



余杭古泽国也,邑西数里许,有曰天竺堰陡门,不知创于何代,今废。旧石有题要之创于宋以前者,引苕溪水入经子河,抵莲花桥,东流与龙光陡门合。灌溉千亩,膏泽万家,为余一大荣卫。且县治学宫,坐西北襟带苕溪,二水对峙环抱,含灵毓秀,其关于士风民俗者又甚巨。

第龙光典守,有人疏通若故,而天竺为上流之冲,易至淤塞。自宋淳祐,历元泰定,屡修屡湮。至明正德间,邑侯喻公重浚,民甚利之。迄今则因循阙守,故道又淤。一遇早涝,稼穡卒瘁。盖我民所利者计,无急此矣。

今年夏秋间,江公以佐郡称良署篆,属邑在在著声,当道者复借重于余。甫下车,适丁亢阳,省方步祷,薄罚缓征。善政缕缕,不可殫述。时邑庠生朱朝相、沈焕然,邑民周澄等,相与陈情,谋复陡门故道。公即冒暑驱车,周历审视,慨然叹曰:“此去水田不远,而不能通于田,司土者责也,矧关于县与学者哉。”乃建白郡侯胡公,暨闻当道,檄下可之。

公仰承德意,速布告令,召附田居民照产出资,采石鸠工,为永久不磨计。旧迹陡门凡二:在外者,原甃以石,则增葺焉。在内者,原用瓦筒通水,故易倾,则改筑石函制如外。其经流之处,萦纡委折,延袤数里。湮者浚,高者铲,侵占者清理。不惑浮言,不憚风霜,夙夜以省成之。若判部曹君子华朱、沈二生,各殫以辛力,恪恭乃事。

故是役也,始于七月中旬,落成于九月初吉,古称百日成之,殆不是过。然又重鉴前事,议设编役,以时启闭。自是,旱潦有备,风气悉钟,苕之士民,实获殷阜,而人文济济辈出者,皆公之功德,非所称不朽耶?



今圣天子屡勤明诏，督清水利，而奉职循理者，率藉此以疏国之血脉，润民之脂膏。公居余才三月耳，而已起敝百年，流恩千载，宜与苕三贤并光俎豆矣。倘得竟厥猷，为其建立，方与史起诸人并宁，独如斯而已。功甫毕，将捧檄知永宁州。县民周澄等期构堂而祀焉，因为之《记》。

公讳必暉，字以实，别号惺吾。祁门人也。

余杭县令东洛蔡侯去思碑

田汝成郡人，副使

予尝读《汉书》，见宋登之于汝阴，朱邑之于桐乡，未尝不太息流涕，伤古谊之不见于今世也，乃今仅见于余杭。余险邑也，俗泉而善讼，豪魁伺持长吏长短，一字为忤，即千方诬诋。故为邑长于斯者，往往以坐法去。即不坐法去，亦必抵狱乃论出之。鲜有安然满秩者。

乃晋江蔡公润宗之令余杭也，士敬民怀，三年如一日。嘉靖乙巳，岁大歉，小民艰于征输，公乃宽以程限，令其徐徐转移以集课，民甚德之，而督运部使期会甚急。漕例，粮过三月不解者，降二级，县吏持以白公，公叹曰：“假令亏吾躯，而可以代吾民，吾且不惜，矧于官耶？”已而部使者竟如例劾之。逾年，而部议下，前此虽犯例，而例后旬日之内报解者，亦得未减，以公杖出之。臬吏持以要公，曰：“得五金为君免矣。”公骇谢曰：“薄禄给粥，安从得五金也？”县民有愿代公行五金者，公叱之曰：“谁与为者，行赂以挠法，是罔上也；累民以全官，是惭下也，谁与为者？”顷之，署臬篆者以意授所亲，能行五百金免矣。公愈大骇，曰：“下官薄禄，安得五百金也，谨谢不敏。”署臬篆者果怒，竟按论如例。县父老千余人，诣台请留，



署臬篆者愈大诟曰：“非县官买汝来，即汝以游吻纳结县官耳。”杖其首者而逐之，父老号泣而出。公闻之，叹曰：“谁与为者？”分遣谢父老劳苦，欣然解印，县民号泣而送之。虽深山穷谷，无弗至者，因请公留靴以识遗爱。

于是县丞赵君金、主簿陈君鸾，相与叹曰：“孰谓余杭之民之不可感哉？顾吾临之者何如耳。然倪宽为汉内史，租课殿当免，民间，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使余杭之民，早知公不得以如例去也，宁吝输租以赎公哉？乃今使公不得并名于倪内史，而区区遗去后之思，立祠配社，如宋登、朱邑之为，亦已晚矣。”遂谋刻石以纪盛事，请《记》于余。余居邻封壤，稔闻颠末，为之叙而系之颂曰：

邑有贤令，乐只君子。教思无疆，德政有异。保民以仁，待士以礼。律己以廉，慎终如始。其仁维何，不刚不柔。宅心恺悌，敷政优优。民有疾苦，惟公噢咻。鸣琴比宓，鞭蒲效刘。其礼惟何，端仪肃表。言规身矩，动息有道。济济青衿，横经质讨。校艺抡才，咸服品藻。其廉维何，妻子弗携。吏民告之，分俸给之。架有敝卷，囊无长资。还珠则孟，留犊维时。公心格天，皎如清昼。挽课不登，凶年所遭。观过知仁，原情宜宥。彼哉彼哉，无乃大谬。哀哀父老，号泣以请。倾我悃忱，诃置不省。虎豹当关，叠足引领。孰叩帝阍，泄我耿耿。维公行矣，咸失所天。僚佐民吏，莫不泫然。扶老携幼，隘陌弭阡。陆则控鞅，水则攀舷。请公留靴，作室以藏。公叱弗许，罗拥周行。遂以靴去，载路然香。珍同隋壁，爱比召棠。公去名留，配我稷社。政拙催科，署考下下。誉不可干，泣不可



假。我用勒碑,以示来者。

却金亭记

吴 鼎明·钱塘人,副使

嘉靖七年春正月,余杭县知县王确,奏略曰:“臣始得任,询俗于父老,父老曰:‘县有冤抑,浮里界里长孙荣,素号良民。往岁,他众纵烧安溪官民庐舍,辞□及荣。按狱者锻荣罪死。屡自诉,移狱留台,犹未白。方安溪被火,荣家居,适以是日宴客可验。’臣闻之,未遽信也。后访之贤士大夫,贤士大夫如诸父老言,臣亦未信也。近受按察官委臣复询,躬至火所博谳,密采诸所睹记之言,咸如向所闻。臣乃谓同事曰:是诚冤狱矣,盍平反之?或曰其如原问官司何矧荣以多财闻,为之求生,人且疑鬻狱。臣弗自顾,竟以实报。果逢彼怒胁,使署状如成案,言荣预纵火是实。臣思一署此纸,荣无生矣。执不署:臣闻之古孝妇被杀,三年不雨。匹夫积怨,六月飞霜。使孙荣死于非辜,安知无伤于和气乎?伏念皇上盛德好生,而微臣预有子民之责,臣请得身诣诏狱,与众辨析荣情迹。臣言如妄,甘伏。故出之法,如非妄,宜释冤抑之。夫冤抑伸,则臣职无愧。臣虽蒙谴罢官,亦复何憾。”命下,缘是荣竟得减死。未及释,而王令以忧去。荣母怀白金百,敬请助丧役。令曰:“令知民冤,民顾不知令志耶!”固却之。越二载,荣始□宥归,追思王令公之恩,乃构亭于逵,揭曰“却金”,树石请《记》。

夫不怵于上,不忌于俗,直躬昭枉,自献于天子,可不谓之贞臣乎?济物而不享其报,离位而不欺其志,可不谓其廉吏乎?《书》云:“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王令两讫之矣。世有远嫌惜己,熟睹民隐,无敢出一语忤上官;而非分之金则不避焉。视王令之风,



亦少愧矣。若孙氏之谓,此知其所报夫信良民矣。王令字介夫,颖上人。以五年秋任,八年冬去。

林高二公生祠碑记

徐 桂明·邑进士,袁州推官

今皇帝御宇而来,吾邑大夫之贤者,则有林公、高公云。林公名大轮,别号西峰,福建莆田人。为人内朴外敏,晓习文法,聪察强干,勤于吏职,猥媠细人,一过目不忘,吏民莫敢欺给。会更造图籍,每里辄钩得户口虚实,亲握算剂定,宿豪不得因缘为奸,前籍罕及焉。时邑多盗,公设法捕之,得巨猾林明等十余人,悉置之法。由是萑苻屏迹,间井安堵。俗故多以诬杀起狱,墨黠乘之,率破其家,公悉置不问,获全者多。

在邑三年,邑事大治。然其政大指,抚字弱小,豪右稍不得职,境内无束脩之交。尤不喜媚上大夫,部使徐某巡县,命亲信取篆函。吏白故事,上官取篆函,欲得赂耳。公叱曰:“吾廉官,奚贿?”以空函进。凡数易函,竟不纳贿。徐大怒,即日去他邑。他邑令数有墨声,遂纳贿,乃移署其考,他邑令反以最闻,而公挂台议矣。去之日,民攀辕留履,号泣遮道者以千数,至不能行。

高公名则巽,字汝命,号申宇,江西南昌人。为人宽大仁恕,博通经术,以此辅治。当江陵为相,政尚操切,公独疏法网,抑猥器,弛讯辞,务与民休息。岁大饥,公廩莫登,公设法听民缓输,至解绶以塞漕使谯让。度田之役,公请以身任之,民无骚括之毒,而事适办。邑北穷山细民,负竹木吴兴界易食,恶少挟私怵,张其事,讦于榷郎,郎辄盛遣吏卒逮民,震扰无宁日。公为陈水势,明关法,申白台司,诘即重创讦者,由是讦风顿息。邻里豪某甲,以匿盗论死,赍



千金行赂,不得间,中公为部使者代通尺牍,公执不从。其持守类如此。在邑六年,民以殷富,俗尚甚都。嫁娶丧葬,皆有条教。暇日出旧所业《天籁子草》授诸生,刻《洞霄》、《径山志》以表名迹。先是,台史大察群吏,署公上考,讹传且右徙,民恐失贤令,争诣台请留。台史疑公谋尝己,反寝公荐,公亦不善媚上大夫,上大夫间道过邑者,率望公鲜与为援,故公虽用卓异久任,仅仅以入计,迁南宁别驾云。

夫二公为政有浅深,操术有广约,而其洁己爱民,流循良之惠一也。乃或以罢去,或擢而不厌其望,迄今民惜而思之。父老高畿辈,请于别驾谢公,得县北隙地建祠,生祀二公。余嘉二公之德在人心,久而不谗也,遂与文学俞景寅、沈焕然辈,撰次其遗事,而系以辞三章,俾得歌而祀焉,以永吾茗人之思。谢公名国命,江西赣州人,视篆旬月,能修二公之政。是役也,实乐成之。辞曰:

嗟林侯兮立修名,齿苦藁兮戴明星。庭无滞兮野不惊,惠烝黎兮方乐生。彼逸夫兮倒其衡,自侯之去杳无声,伫侯来兮桂擢兰旌。

于高侯兮道孔臧,鸣瑶琴兮不下堂。堂有燕兮争飞翔,始榆霍兮终仓箱。从北阙兮徂南荒,自侯之去兮业未央,伫侯来兮朱黻银章。

山有天柱兮水有茗,二侯之德兮争深高。擷山蕨兮脍溪毛,佐湛酤兮报侯劳。异地差辰兮穆与昭,千秋万祀兮永不祧,福我子孙兮勗尔后寮。

余杭李学师去思碑记

鲍 龙明·临安人,参政

噲云李君起南,以惠阳之英,来署余杭,庠事几三载。一日,丁



内艰别去。庠之诸生，撰其学行，诣予请曰：“自吾师之至也，痛俗之支离，则慨然有振起之志。惓惓以性命之说，开导诸生，发明吾人心性，与古圣贤同一秉彝。苟能不溺于闻见，不蔽于私欲，则此心虚明定静，感而遂通天地万物，混为一体矣。诸生进见，即谈问学，殷勤恳切，委曲引喻。坐论之际，不觉夜分，忘其劳倦。凡剖析经义，皆发□□中自得之见。论著《易》，则曰：‘此心原自虚灵不滞，□静语默皆易也；若狙注述，未免著易于言语矣。’论古风，则曰：‘白沙诗可为经训。若杜陵诸家，格调虽古，而性情弗类中和，不可以言大雅也。’诸生仪质相鄙，则出土相见礼，俾之演习，以就规矩，欲激励诸生，以扬劝善惩。过二牌悬之中堂，使人乐于改迁。诸生文体不正，则选程文并名公墨卷四百余篇，精加圈点批释，名曰《四书义训》梓行，以为课文。其甄陶造就之意，不分大小智愚，而于孤寒之士，尤有悯念。是故朱栋、陈道，以妻丧、兄丧助米；方继皋以幼孤助金；其极贫者，课试之日，推之同食。况律己之廉，一介不苟。揆之无害于义者，则贮之公用而已不与焉。凡此，皆师之施诸用而可见者也。而其意之所欲，为宁有涯哉。吾庠宫墙久敝，斋舍不蔽风雨。吾师初至，毅然欲改建之，捐资倡义，不惮劳苦，以致上下欣然信从，莫不慕义。或助金以资兴作，或捐地以为学路，或效劳以董其役事，或助田以供讲读。此皆诚信孚感，非吾师莫能□□会而成此志也。今者，学舍初成，就业有地。士知趋向，洗涤方新。吾师一旦以忧告行，釜等愚昧小子，失所依归，何以舒其情哉？且吾乡父老，于牧伯之有善政者去之日，必征文勒石，以昭其去思之意。夫所谓善政者，惟以缓征科，轻刑罚，保爱吾民而不忍残贼之。凡以庇其身家而已，岂若吾师启迪吾徒者，皆以发明德性问学之源，以成就身心致用之实。所以为惠泽者，其轻重大小，何



如可无文以彰不朽乎？敢请先生一言以为《记》。”

予曰：若唵云者，可谓勇于任事者矣，可谓诚能动物者矣。我□家建学立师遍天下，孰不以造士为说，求其以□心成就人才者，百不一二耳，况以性命道德之说引诱来学乎？师儒之职，以训士为贵，非若民社之寄，有作兴振励之权。故居其职者，率多因循苟且，以就禄为念。兹不以利禄动心，不以劳苦挫志，期以鼎新改建，卒成其不变之操，非大勇而能若是。□恒人之情，吝惜财产，刀锥毫末，在所必较，有□□而不悔者。唵云兴学之举，慕义之士捐金□□欣然不少靳者，非诚能动物，其若是乎！若其天资明敏，正孟子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而况渊源所自，又出于有道之门。故即其今日之所为，而逆探他日之大就所至，殆未可量矣。虽然唵云之学，心学也。吾心之学，不以师之，或去或留，或远或近，而□忽忘者也。诸多士果能以心为严师则，唵云虽归，而唵云之教未尝归也。若徒以文为去思，而□忘其所以授受者，是岂唵云之意哉，是岂望于诸士者哉？

先生讳鹏举，字起南，唵云其别号也。

敕建邹氏二世祠堂碑记

邹 虞明·钱塘人，广东参政

茗邑之南曰凤山，邹氏二世祠堂在焉。先永乐二十一年，文敏公歿，坟而不祠。洪熙改元之初，始建祠以祀公。成化五年，再祠以祀康靖焉。先是，康靖公方立朝秉大政，以正配王夫人先公卒，朝廷命工开墓祠而成之，循故事也。夫欲稽世俗之所从来，祠堂之所由立，以垂示无穷，《记》不容于不作。

按谱，始自携李徙居仁和，文敏公以文学鸣时。国初，以明经



授余杭县训导,久而占籍,德望日隆,历升国子助教、知平度州,荐入翰林,预修《高庙实录》。书成,擢仪制郎中,能循旧章、参古典,百尔朝仪,靡不中度。及修《永乐大典》,公与总裁,撮要删繁,大备一时之制。后以安南拒命,出师征讨,廷臣佥以公博学,举以纪事。安南平,升广东参政,化敷岭海。召入,任吏部郎中。寻拜左春坊右庶子,官居少詹事。时仁宗为皇太子,公尝以圣学进讲,辅道多方,故遇公如鱼水,屡锡诗草褒誉。及公疾,恒致存问。方期倚任,而公已先逝矣。上既即位,改元洪熙,遣官谕祭,赠太子少保,加以前谥,而祠乃作焉。设置坟户,著为常典。由是岁击羊豕,伐鼓吹龠以祀,倾邑之民荣之。

文敏歿,康靖公以公恩早承令旨,送应天府庠,月赐廩米,仍谕勉学,以期后用。正统戊午,获中应天府乡试,登己未进士,授职方司主事,累迁武选正郎。己巳土木之难,公擢兵部侍郎,不惮艰危,竭展才智,仓卒应变,不俟上请,发廩以给监守,开钥以纳畿甸,远近之氓,老幼奔入,自旦抵暮,得免屠戮者,几数十余万。公之勋德,可殫言哉!景泰改元,转迁礼部。成化丁亥,拜南京礼部尚书。未几召还,仍治礼部事,册立皇储、定代朝之仪,诸王朝见,复告门之祭、成秀王之冠礼、行太后之丧仪,英庙升遐、宪宗继极,全二事而大礼适宜,圣寿、长至届临一朝,兼祝祠而不妨传制,皆公临时参酌,非博知典故不能也。至议加孔庙礼乐,因革适宜,前所未有的。再奉敕命,巡视畿内八郡民兵,督理易厂柴炭,宿弊尽革,上供遂足。考察山西官吏贤否,莫能逃其鉴别。而赈济河南等处水患,奏免税粮,民赖以全活者众。公内补外巡,几四十年,未尝逾时安处。朝廷嘉其勤劳,特赐麒麟服、玛瑙带、白金、彩币、宝钞、《通鉴纲目》、《贞观政要》,荐加太子少保。公以年老乞归,章凡五上,许之,



敕驿还，优给廩仆，得异数也。寿年八十有四，犹疏浙西饥荒。孝宗诏赐文绮，嘉其为国忧民，足见忠爱宠锡之隆，自昔罕比。公歿，上闻讣，悼叹不已，赠谥葬祭，一如恤典。先文敏以成化辛卯赠太子太保，实宪宗皇帝七年也，公至是赠亦如其官。

於戏！二公父子，相继运大谟，决大议，成大勋，禄秩皆跻一品之荣，作于前而继于后，人以方之吕、范父子。祠兴赫奕、鸟革翬飞，顾不伟欤！文敏讳济，字汝舟，号颐庵。康靖讳榘，字宗盛，号顺斋。因并以记。

重修惠泽祠碑记

严沅

邑南有巨湖，汉令陈公浑所凿，通苕溪以泄水者也。唐令归公珣，能循其迹。有宋杨公时，兴水利，拒蔡京相冢之谋，宋人筑祠以祀，称“龟山书院”。历久湮蕪，鞠为蔬圃。明少保邹康靖公榘，寻复故址，因念三贤之功德及民者大，从一时诸父老意，请于官，合祠而奉之，颜曰“惠泽”。凡金穰木毁疾疫之事，祷诸祠，无不应者，至今犹赫赫若前日也。然祠庙不过三楹，甃石缭垣，类从简朴。先祠路由西入，门不容车，庭难旋马。有屋一椽，为肃神之地，而颓落不支。东为陈公神寝，乃垂岸为檐，地无少隙。虽诸山环峙于前，而烟云出没，顷刻万变，览者终不能尽胜。地于邑为午位，利水以制之，然湖涨则骤盈，泄则尽涸，而祠下每容尺水，若久曛不雨，尺水亦尽，南门之市将必收于一烬，数为居人患。

南昌宋侯来，以兴利除害为任，父老言于侯曰：“事有急于此者，盍稍竣焉。”已而葺泮修隍，浚河筑堰，其最大者，修复五亩塍辅滚坝，以为百世利。岁甲辰，侯方奏最，邑人德之甚，歌咏比于三



贤。侯亦尝憩祠下，谋渚此隅以息火灾，集诸乡老议，浚陂为池，广方十亩。池畜鱼放生，环池为塘，塘树以灵木佳卉。父老更作亭于其上，以“有斐”名。祠距池六七丈，而以高临下，凡三丈许，计累工为地，以就平焉。时子弟之从力者，不暮而至，日数千人，渝旬而基坦然。先立榭于神寝之外，及檐而止，观者睹庙貌之崇峨，揽山川之杰秀，莫不有今昔同揆之感。继则辟门于东，作庑于侧，复于曩所肃神之地，充其垣墉，大其堂奥，时与父老课农桑，与子弟勤讲习，与宾客僚友举觞属文于中。汀鸥渚鹤，飞鸣往来。牧唱樵吟，不绝于耳。筑鳩竹马，花榼菱舟，无不至此投闲而假息。比之程师孟之道山、苏舜钦之浣沼，不是过也。

夫祠祀之典，百有六七十年矣，令兹土者，或新之而不能辟，欲辟之而不能有其地，具尺水之污藪，不能与祝融争烈。而侯之来，积水于无水之陂，拓地于无地之藪，民患既除，而神灵益远，非与昔之贤人后先一德者，殆不能也。《祀典》曰：“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三令之贤，皆在此族，而至今可以并祀。侯今穿渠以御火灾，又尝缮塍以捍水患，后之人思侯之德，何必不如今日之德侯，而后人之祀侯者，又何必不如今日之祀三贤也。况山水如故，千载常新，侯之神明，已栖息于此，他日必有遇侯于俎豆之间者矣，余言其敢诬哉！

侯讳士吉，号浣亭，江西南昌之奉新人。

重修余杭县学宫记

俞 珪

余邑之学，肇自宋景德三年，厥后递置递修，至明万历年，星源程令廓其基而宏其制，一时称彬彬焉。洎今六七十年，启圣之祠、



尊经之阁，鞠为茂草，而成殿之岿然存者，鸟鼠之所剥蚀，风雨之所飘摇，亦仅支撑岁月。

奉新宋侯甫下车，行释菜礼，环视咨嗟者久之，蹶然起曰：“今天子临雍视学，广厉人才，下诏令，自王侯公卿以及外郡邑有司，有修举学校者，迁爵增秩各有差。吾何忍坐视余学之颓圯，而不急上副令甲也。”首自捐其廉俸，召乡三老之谙练者、邑子衿之端方者，鸠工庀材，日有稽，月有会，不以丝毫经胥吏手，而邑缙绅士民，亦先后咸有欣助。是役也，径始于顺治辛丑孟春，凡三阅月而工告竣。侯于是率师儒僚佐，斋沐落成。济济多士，骏奔在庙邑，父老子弟圜桥而观大礼者，数十百人。时顺治辛丑孟夏月也。余是时方释褐国学，逮给假归，而祇谒庙下，始乃悉侯翊圣之功，作人之化，且余亦旧为学中之博士弟子员也，其安可无文以纪盛事。

窃惟古先王之建学也，使诗书礼乐之泽，房皇周浹于人心，而后兵刑自此消，官政自此立，一道德而同风俗，宁仅仅为养育人文地哉！古者王朝辟雍而外，州有塾而乡有庠。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诸侯岁贡乡学之异者于王朝使也，于国学中年考较简不率教者移之左右，移之郊遂，又不变则屏之远方，制五刑以听其讼，则是教之所弃，皆刑之所收也。国有征讨之事，受成于学，反则释奠以告饮至，故其在《礼》曰“祭则受福，以战则克”；其在《诗》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则是武之所奋，皆交之所揆也。且夫士之论于乡，升于学，升于司徒，升于司马，而后告于王，王乃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则是政之所成，皆学之所券也。吾于是而知古者道德兴于上，风俗成于下，民之孝弟而力田，荷戈而卫社稷，莫非学也。士之三年而通一经，四十、五十而强仕服官，亦莫非学也。后世岐教与刑为异政，区礼与兵为殊科，丰芑械朴之



盛治，讵能易几耶？

今宋侯之莅余邑，慨然以兴学明伦为先务，而邑之弄兵者戢于野，馘法者空于圉，都人士之隶学宫者，读有舍而射有圃，居今之时，从今之政，以上印乎古圣贤之至道，其明效大验如日月之经中天，而江河之行大地者，岂非所谓世有变而道终不变者哉？昔国侨议毁乡校，《春秋》讥之，鲁僖公作一宫，而后人被之管弦，登为庙歌。是役也，宋侯之功，殆将传之史册，而颺之雅颂也已。

三贤祠新筑池塘记

赵 昕

古之遗爱，生而尽其心于守土，千秋万岁后，其魂魄未尝须臾去其地焉，不独羊叔子之于岷首为然也。虽然，歿而未尝去其地者神之能，歿而为之堂宇以妥之，为之户牖以聘其遐瞩焉，则非神之能，而民之能也。歿而祀之于其所尽心之地者，民之能。歿而使其湫隘之堂宇，忽然广且大焉，浅近之户牖衰然而高，窈然而深，悠然而远焉，则非民之能，而仍神之能也。

吾邑之有三贤祠也，卑宇数楹，土阶寻丈，以偏处乎南湖之滨也久矣。议者曰：“以三贤之有功于湖也，虽尽湖之地以奉神，夫岂有爱焉。”或曰：“昔者俎豆于兹土也，东南西北衢水是濒，虽智者不能谋而宽，勇者不能拓而大。与其踟躇于此也，无宁迁之于广漠之乡。”

岁癸卯，浣亭宋侯盱衡于祠下者久之，恍然曰：“得之矣。尔民前，吾语汝：凡尔民之得有今日者，夫孰非三贤之赐乎！即以三贤所贻之力，还为三贤谋土宇，不烦募金钱，可拓地数十亩，而亭台、陂池、鱼鸟、草木之乐，靡不备，且得以奄有湖山之胜也。”于是旗致



千民，畚鍤云动，耆老劝功，胥徒襄事，役不旬日而土工告成。吾见隆然者堤也，洼然者沼见，高朗而面湖者堂也，斗削而临水者台也，蓊然绕堤而成荫者花与柳也，于物而游跃者放生之鱼也。翼然于堤隅，花之朝，月之夕，可以赋诗，可以饮酒者，有斐亭也。

呜呼！是岂民之所为也哉，以神之所贻而报神以台沼，还以民之所造，而报民以游观，非三贤阴以相之，而胡以至此？虽然，此叔子嘯歌之后，襄民堕泪以还不可复得之举也，而余民乐为之，固余民之厚乎！然试问：营之、度之而鼓舞助之者谁也？则宋侯之功，于是乎与之俱古矣。

自新堂记

朱嗣华

百里拱卫之内，天子命吏之所居，兆庶具瞻，掾属奔走以给事，其地盖至重也。奉新宋侯来牧吾余，吏习民恬，百废修举，自辟雍、城郭、沟渠诸役，次第告竣，乃以余力廓其厅事之后廡，构一堂以属内署，不费公家，不役民力，曾未几月，而厥功又成。深帘静几，琴鹤在御，颜其堂曰“自新”。方殷殷以访道下贤，为事而无一自足于己者，时余方薄禄漳海，音支离，重译而通一语，较视吾余，诚不可以道里计也。

顾自治漳之心治人，吏与民宜不相习；以自治之心治漳，则吾与若等人耳，奈何反扞而格之，愈知我侯自新之意，能益我矣。盖前此公堂之后，楹桷不设，墉垣黯黯，自戟门以至公堂，自公堂以至衙署，内外辽远，壅而不闻。今我侯堂构奂美，内外相属如联珠，几席之上无不闻，幽隐之情无不达，即其经营措置之间，隐然有衽席斯民之意焉。而又于听政之暇，延见邦之缙绅大夫，及有闻之贤

者，一时民物之利弊，闻者必行，行者不倦，则斯堂之所得，不既多乎！

丙午之冬，余从仪部请篆，道经里门，一接余于是堂，进酒陈诗，以余邑之向化为乐，不以德化之速成为功，余额手以天子之得贤宰令为庆。倘有如侯者数百辈，布列天下，以殫其自新之化，则斯民之受其教化者，当不徒为一隅之幸也。余盖留连于我侯所以成是堂之意深，余所以师我侯之心，浮剑津以溯茗、雪，我知其源流之有合也，遂退而为之《记》。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

楼 钥宋·学士

径山乃天下奇处也，由双径而上，至高绝之地，五峰巉然，中本龙湫，化为宝所。国一禅师开山于天宝之初，特为伟异，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后发。道成名震，召归长安，代宗为之礼待，将相仰其高踪，维之以无上，又继之以法济，坐镇群魔，刀断禅床，而色不动。识钱武肃王于微时，故吴越累世崇奉尤谨。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赐以御书，并佛国舍利。元祐五年，内翰苏公知杭州，革为十方祖印，悟公为第一代住持。绍兴七年，大慧禅师来主法席，衲子云集，至千七百众。末年，南归重来，跣而复振，人境相与映发，道俗趋仰，龙神亦随指挥而定。显仁皇后在慈宁宫、高宗皇帝在德清宫时，皆常游幸，就书“龙游阁”匾榜。孝宗皇帝书“兴圣万寿禅寺”，又赐以《圆觉经解》。天下丛林，拱称第一。大慧以来，名德继起，神龙灵蛮，素著国家，民庶有祷辄应，累封德济显祐广泽王，庙为灵泽，且有玉圭、玉带、黄金瓶炉、祭器之物，其所赐称极盛矣。

然废兴有数，不可预知。国一之后，以会昌沙汰而废。咸通





间,无上兴之。又后八十余年,庆赏始以感梦起废,为屋三百楹,剪去栝橹,手植松桧,不知其几。今之参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庵禅师元聪,以庆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来,道誉隆洽,不愧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禄诞灾,烈风佐之,延焚栋宇,一息而烬。异哉!人皆以为四百年积累之业,一旦扫地,有能兴之,非磨以岁月,未易就也。

先是,寺基局于五峰之间,又矩模不出一手,虽为屋甚夥,高下奢俭,各随其时,因陋就简,亦复有之。众为之请曰:“大慧无恙时,岂不能撤而更之?顾其势未可。兹焉火起龙堂,瞬息埃灭,岂龙神欲一新之乎?况祖师之像,出于烈焰而不毁,开山之庵,四面焦灼而茅不伤。师与国一,俱姓朱氏,或疑以为后身。比移坛而涌泉成井。今日安知暂废,而当复大兴耶?”聪曰:“有是哉!微我谁能当之。”乃出衣盂为之倡,率学徒元韶、可达等,所在缘化,两宫加以赐赀。施者闻风日集,动以万计。又命南悟等,广募闽、浙、江以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辈,斤斧之声,震动山谷。凡食于山者,无问比丘、优婆塞,相与劝勉。智者献谋,壮者出力,夙夜经营,不啻己私。开拓旧址,首于东偏为龙王殿,以严香火之奉。继为香积厨,以给伊蒲之饌。延湖海大众,则有云堂;供水陆大斋,则列西庖。此皆一日不可缓,寺之所以立也。宝殿中峙,号普光明。长廊楼观,外接三门,门临双径,架五凤楼九间,奉安五百应真。翼以行道阁,善财参五十三善知识。仍造千僧阁,以补艮山之阙处。前耸百尺之楼,以安洪钟。下为观音殿,而以东西序,度毗卢、大藏经函。凿山之东北,以广库堂,辇其土石,置后山巨壑中。开昆耶方丈于法堂之上,复层其屋,以尊阁思陵宸翰御榻。修复妙喜塔亭,仍建蒙庵于明月池上。为香水海以沐浴,为天慧堂以选僧。禅房客馆,



内外周备。像设雄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纤悉毕具，不可胜书。

盖其百工竞起，众志成城，经始六年之春，成于嘉泰改元之夏，阅月才十余，而变瓦砾之区为大宝坊。始者荡废于一弹指顷，若甚惨矣。及其兴之神速，则高掩前古，而又雄壮杰特，绝过于旧。按图而作，井井有条。云栋雪脊，翬飞层叠，迥出于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会，来者益众，奔凑瞻仰，如见化城，惊惧踊跃，称未曾有。径山于是乎大振矣。

予尝登含晖之亭，如踏半空，左眺云海，视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历历如指诸掌，真绝景也。为别峰宝印赋诗，有“百万楮松_{楮松出交趾，其子甚大，人服延年益寿。楮，音君}双径杳，三千楼阁五峰寒”之句，印为之抚掌，且由山中之景，几无余蕴矣。是时，新创大阁，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十年，犹属梦境。今则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目也。

聪忽以书相寻于寂寞之滨，属以《记》文，遣僧契日携书来见，备道始末。辞之曰：“年侵学落，笔力随衰。子之师，愿力宏深，成如许大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之士，而为此来，何其舛耶？”求之再三。拙庵又助之请，遂隐括其语，为之大书，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阁之成，一时称为盛举，善乎李资政之《记》，以为在杲公何足道，而循袭齷齪者以为奇特，不亦陋甚也哉？”

聪之为此，初岂有意于兴作者，因郁攸之奇变，偶人情之响合，上资国力，广集喜舍，时节因缘，有相之道以济登，兹是固不可不纪以传远。然于师何有哉，矧国一之初，本无可传之法，其后瞻礼之众，倾于亿兆，财施之广，盈于千万，视之如幻，等之如空，居惟一室，室惟一床，布褐陶匏，澣衣粝食，其视宠荣振耀，何如也？聪方



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语赞叹有为功德，多言益足为赘。是故言尽于此，师其以为然乎？

嘉泰三年重午日。

径山禅寺重建记

吴泳宋·尚书

国家驻蹕临安，自西天目，龙翔凤舞，舒冈布麓，蟠结而为帝王之都者，钱塘也。自东南天目，熊腾马跃，陵深拔峭，发越而为梵释之宫者，径山也。山以径名，乃天目之径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胜，故凡庶不得居。必也，以大法力建大道场，然后能储精会秀，揽光景而纳于其中。始国一禅师卓锡于此，兴废逮今，盖已四百余年矣。

先是，庆元己未冬，龙王殿灾，精庐佛宇，一夕而烬。僧元聪治故而复新之。后三十五年夏，再毁。无准师范慨然叹曰：“曩在育王时，曾梦一神人，伟衣冠，盛仪卫，驰骑而前迎。畴昔之夜，又梦前神人者，持一宝珠以相授，曰：‘谨勿讶。或谓：梦之神，即山之龙，珠之数，则火之日也。岂住止成坏，皆数耶？’”师于是以精进心转不退轮，以勇健力挝无畏鼓。披榛塞，窈高深，度材于山，视昔所封植，可以为榱、为梁、为栿、为桷者，适饱厥用。则鸠工聚粮，命干力之僧相其役。一念才起，诸天响合。上方颁赉甚渥，公卿士大夫乐施舍，南国之好善者，不祈而献货，不命而献力。越三年考成，曰堂、曰殿、曰门、曰廊、曰楼观，栖客之庐，斋庖之所，库庾井厩，靡不毕具。最是龙游阁，居翠峰之顶，画供旋题，承云纳日。而虚檐外，曰凌霄之阁，天空宇回，若与灏气者游。循而下，曰宝殿、曰宝所、曰灵泽殿、曰妙庄严阁，不但如飞来涌出，而宸奎丽画，宝镇此山，



实振古所未有。旧两僧堂,幼学者居外,久习者居内,殆非不二法门?今则统而为一,楹七而间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矧翼五凤而闯离门之虚,建万佛而补艮山之阙,皆以大用胜服之。比年以来,岁数不登,诸方寺宇,兵残火毁,荒基断础相望,百不能兴一二。师乃于艰棘之秋,廉以克己,勤以募众,竟成愿力,成就兹事,岂不谓释中之杰耶?

虽然,予尝闻瞿昙氏之为教也,旅泊三界,树下一宿,穴土为庐,编茅为庵。达磨之不屋也,德山之无殿也,包摄之不设佛像也,杨岐之不盖僧堂也,风穴之不葺破院也,林洋泰布衲之不饰,寺塔不占檀那地,安得有宫殿楼阁之华哉?无准曰:“否也。了性者真幻皆性,证实者权假皆实。一大宝藏,普说庄严;一部《华严》,只言现量。雕一枯木为像,可以起人敬心;拈一泥团涂金,可以使人不堕恶趣。茎草建刹,具足大智;聚沙为塔,皆成佛道。安得谓无范金合土、墜茨丹雘之功哉?”予谓:“由前之说,则一切有为之事,无落虚无;由后之说,则诸祖无上之宗,悉成断灭。必也道有则一尘不立,道无则一法不舍。于真空而不着顽空,于妄有而转归妙有,其庶乎道哉!”师曰:“此事且止,普乐院火,永邦建之,《记》者张无尽也。圆通寺焚,师序复之,《记》者周益公也。己未之厄,聪亦求《记》于楼学士。子旧词臣也,盍为我识之?”

岁丁酉,理宗绍定六年登山,首请守宁国,又请奉祠龟溪,请益勤,且曰:“上累颁金币,赐御书,复赉范以金法衣、佛鉴师号。盖自灵山付嘱以来,未有如今天子神圣慈武,清心寡欲,笃行善道,扶立教门如此之力。子尚可得而辞耶?”咏不尝醍醐,不嗅薷卜,枯藤败笔,何能铺述盛美?然学自孔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常恐不尽其分,无以报国。汝等舍世俗家,出形色界,辞亲割爱,不拜



君父，饭以珍厨，栖以大厦，将何所求报国恩？持经诵咒，不足以报；谈空说妙，不足以报；穷子之力，尽未来世，以无量庄严，不足以报。惟发扬大旨，警悟群迷，具如来眼，踏毗卢顛，握二祖髓，御大梅心，标俱胝指，破马祖、钦师惑，使一切众生成等正觉，此真是报国恩处。范曰：“唯。”乃为之《记》。

圆觉阁记

陆 游

淳熙十年二月己未，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西阁成。己丑，上赐住持僧宝印御注《圆觉经》，且命宝印为之《序》。既进，上为嘉叹，召见赐赉甚宠。于是道俗咸曰：“赐经与阁成同时，宜榜曰圆觉之阁，且刻石以侈盛事。”则又咸曰：“陆游宜为《记》。”宝以众言，来谗游于山阴泽中，游蹙然不敢辞。

恭惟圣天子以聪明睿智之资，体尧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于万法之中。既以博极皇坟、帝典、羲图、鲁史之秘，而象胥所传，水叶旁行，亦非不究览。以大圆觉为我世界悼土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万几之余，集佛陀多罗之所译，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释缕解于宸笔之下，十日并照，物无遁形，百川东归，海无异味。如既望月，无有缺减；如大宝镜，莫不照了。霜露所坠，日月所照，莫不在此大圆觉中。鲁之缝掖，楚之黄冠，竺乾之缁衣，平时相与为冰炭者，亦莫不在此大圆觉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谬，垂之万世，亦莫不然。而宝印以山林枯槁之士，道行海内，名彻九重，得怀珉入侍仁宗。故事，召至便殿者，再覲清光，承圣问口诵所闻，文附巨典，有学士大夫素愿而不得者。又此阁壮观，首冠一山，费至三十万贯钱。其落成也，适当赐经之时，山川动色，神龙踊跃。呜呼，

盛哉！方阁之未建，东偏有千僧阁，绍兴中，大慧禅师宗杲所营。宗杲法门之杰，方住山时，众盈千数，故以名阁。然自今观之，虽万亿阿僧祇众，犹有限量，岂若圆觉之广大无边也哉？

顾游衰病憔悴之余，学问废落，文思局涩，而名山胜事，本末闳阔，非区区笔力所能演述，实以为愧惧焉。

记径山之游

蔡 襄

余杭县之北鄙，直五十里，有径山在焉。山有佛祠，号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载，本初唐崔元翰之文，归登书之石，今传于时云。始至山之阳，东西之径二，登自其西，壁绝襟绕，轿行少休，松桧交错，盘郁蒙翳，寻丈之间，独闻语声。跻棱层，披翠茜，尽十里许，下视来径，青虬蜿蜒，搏岩腾霄。且及其巅，峡束洞隐，几不容并行。已而内括一区，平林坦壑，四面五峰，如掌竖指，一峰南绝，卓为巨擘，屋盖高下，在掌中矣。庭间小井，或云故龙湫也，龙去湫在，岁率一来，雷雨暝，而乡人祠焉者憧憧然。环山多杰木、丝杉、翠桧，千千万万，若神官壮士，联幢植葆，骈邻倚徙，沉毅而有待者；迸溜周合，锵然鏖然，若銮行佩趋而中节者。由西岑之北数百步，屹然巨石，屏张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划而三之，若“川”字隶文，曰喝石岩，其传甚神。并岩披谷，修竹茂密，尝以楔刀刻竹两节间，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尔。

由东径而往，坎窞为池，游鱼旷空。其西径东折，麓南峰岭脰之间，平地砥然，盈亩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荫四之，横柯上耸，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爱，即之著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无上者。最难其水，而此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





吴江之涛可挹,越岫之桂可攀,云驭蕩寨,状类互出,若古图画,虫蠹断裂,无有边幅而隐显之物,尚可名指。群山属联,呈露冈脊,矫矫剪剪,咸有意气,若小说百端,欲圣智之亢,而不知其下也。

临观久之,魁传通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赋,可谓大夫。旨乎哉!予于斯见之矣,曷止大夫之为也!大凡言之,天嶙地绝,山回物静,在处入巧,举可人意,虽穷冬阒寂,未睹夫春葩之荣,薰风之凉,秋气之清,然取于予者犹在也。既归无几何,而曩所历者,重钩复结无一见焉。追而言之,若觉而言梦,使人悄怆,而不知其自也。

同游者,建安王城君度、岳阳朱德师宗哲。又君度之侄子常、子美,甥杜沂,皆从游。其前与谋,而后以事已者,朱宗哲之兄师道希圣、杜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阳卢几举之三人,莆阳蔡襄一与之善,惜乎不及俱也。书所经见,往贻三人一通。尝刻竹两节间之十字,其游之年月日也。

游径山记

慎 蒙明·吴兴人,御史

尝读《武林志》,谓径山者,往天目在所必游之径,故曰径山。又以此径于临安、余杭二县为会通,故以径名。然考其寺之所由建,则自唐和尚名法钦,号国一者,问其师曰:“吾欲建选佛场以卓锡,将何归?”答以“遇径则止”。行至此山下,遇有樵者在山,问之,则以前坞为径坞,乃悟师昔所指授。少顷,又一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请师登山绝顶,入五峰之间:“愿舍此地为师卓锡之所。第山有一大湫,吾家若去,此湫当涸,幸留一水穴,我将时至以卫师。”言讫,云雾晦冥,风雨骤作,及明既霁,湫水尽涸,惟一穴尚存至今。



有龙井者，在本寺通道之左，其深无既，传言井泉直通钱塘江，见于《禅家事类》。迨至宋孝宗，敕赐“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其额即上御书。《志》载楼阁几至三千，盖肇建于唐，而尤显于宋也。

隆庆二年，岁在戊辰九月三日，予往登焉。路隘且险，至山麓回首，从右而望之，则自浙以西诸山，俯伏逶迤，空旷无际，令人有尘芥六合之意，亦西浙一奇观也。顷之入寺，僧有号梅谷者，迎予入座。饭毕，导予由寺西而上，不数百步，则有喝石岩在焉。旧人题名尚在。喝石者，盖谓观音化身，与开山和尚讲法，其词颇诞，和尚微致讥诮，乃曰：“随师指示。”祖师和尚云：“此有顽石，汝能喝之使下乎？”乃大声喝之，其石随而下。复命喝之使上，石即随而上者如前，遂裂为三，其文象“川”字。游者以丝线彻底经之，与石座无毫发沾罨，即其所语法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之明证也。今地名前喝界，儿童妇女，皆能言之。如知幻化之事，殆以神通，难以执一论也。岩之右有灵鸡冢，尚可三尺许，凡师升座讲法，鸡即伫立不动，倾耳听之。讲毕，随众而散。所谓伯牙鼓琴，而游鱼出听，可以互照，非妄传也。又有一白兔，每冬夜时，来与师护膝，若解人意者。由西而北，则松竹夹道，阴森可爱，殊非尘境。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其是之谓乎？又转而西，则有浴佛池，为泥沙壅淤，止有金莲花遍开拂水，岂佛家所谓莲花色相，历万古而不灭耶？

顷之，步至寺门外，则有碑记者三，中一石，既大而巍然独峙者，即前寺题名，勒宋孝宗御书于石也。碑之北向者，乃宋蔡襄所为《记》。又一碑，低狭仅可三尺，乃东坡苏老亲书三游径山诗，曰“来游”、曰“再游”、曰“重游”也。虽苔藓昏翳，予以手摸读之，尚可讽咏。公之胸次卓越飘然，身世两忘，亦可以想见于千百载之



下矣。

再步至山麓,有地一方如砥,予立而视之,时午后天阴,云气蒸蒸然,俯视诸山,如群马百万,跳跃于烟雾中,与初入山之景,变态又大异也。余曰:“此地若立一亭榭,可以便观眺。”僧云:“此宋望江亭也。日久亭废,恨无再创之者。”余为怆然。且堪舆家谓此山五峰攒秀,盖指钵盂、鹏抃、宴坐、大人、朝阳也。其名宴坐者,昔黄巾贼入山中,祖师坐于峰石。贼疑其为人也,连以矢射之,皆中石。师则宴坐不动,乃以名峰。余皆以形象之。山僧备道是山典故,历历如指掌。余因记之,以俟博物君子。

种树记

钱谦益

径山为天目东北峰,伽蓝在山冢五峰之间,凡有兴作,取材于千里之外。凌大江,冒双溪,历洪流暴涨,然后逆坂而上,缘邪许,十里百折,卒徒颠踣,木石腾藉。是故,寺不久辄废,废而难复以兴也。闻谷禅师印公语其徒大缸曰:“盍买山而树之,树可材也。百年之内,其可以抡材于山矣乎!”于是买山若干亩,树松杉若干株,循岭以至山门,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为之守御。而又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益书之于石。”《诗》有之:“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建侯营室者之所有事也。印公,学佛之人也,乃能计久远如是。世之君子,虑及于浹岁者亦寡矣,岂或百年?呜呼!浮图之昌其教宜矣。具训于有官君子,不尤深切哉?夫以印公之愿力,后五百年,兹山之飞楼涌殿,当有如苏子瞻之诗,余之言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过而眠之,则以余言为厉己而已矣。

天柱观记

钱 鏐五代·吴越王

天柱观者，因山为名。按传记所载，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国：一在舒州，一在寿阳，洎今在余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经云：天地之内，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国家之有藩府郡县，递相禀属。其洞天之内，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领，考校灾祥。

今天柱山，即《真诰》所谓“大涤洞天”者也。内有隧道暗通华阳、林屋。皆乘风馭景，倏往忽来。群真杳冥，非世俗所测。而况大江之南，地兼吴越。其峰峦，西接两天眼之龙源，次连石镜之岚岫，东枕浙江之迢派，可谓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诸国往还。

此外，又有东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号。得非抗苍出于穹昊，耸绝壁于云霄，立天为名，以标奇特耶？若乃登高远望，则千岩万壑，金碧堆叠。龙盘虎踞，灵粹滋孕。代生异人，非山秀地灵之所钟袭，其孰能与于此乎？就中天柱，风清气和，土腴泉洁。神蛇不螫，猛兽能驯。

自汉武帝酷好神仙，标显灵迹，并于洞口建立宫坛，历代祈禳，悉在此处。东晋有郭文举先生，得飞化之道，隐居此山，群虎来柔。史集所载，乃于蜗庐之次，手植三松，虬偃凤翔，苍翠千载，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创业，崇尚玄风，恢张道本。天皇大帝，握图御宇。授箒探符，则有潘先生弘演真源，搜访神境。

弘道元年，奉敕创置天柱观焉，仍以四维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采，为长生之林。中宗皇帝，玉叶继昌，玄关愈辟。特赐观庄一所，以结香灯。于是台殿乃似匪人工，廊槛而皆疑化出。星坛月砌，具体而微。则有被褐幽人，据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萝之





阴。叶天师法善、朱法师君绪、吴天师筠、暨天师齐物、司马天师承祜、夏侯天师子云，皆继踵云根，栖神物表。骨腾金锁，名冠瑶编。出为帝王之师，归作神仙之侣。金错标宇，翠氓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详录。其余“三泉合派”、“双石开扉”、“药圃新池”、“古坛书阁”，各有题品，足为耿光。

繆此际蒙圣朝叠安藩阃，绾阖闾之封略，统句践之山河，宠极萧曹，荣兼浑郭。缅怀斯地，实迩维桑。素仰真风，备详前事。但以此观创置之始，本对南方。后有朱法师相度地形，改为北向。虽依山势，偏侧洞门。其洞首阴背阳，作道宫而不可致。左右冈垄，与地势以相违。背洞门而不顺，百灵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观中，寥落难住。贤能皆为尊殿背水激冲之所致也。

乾宁二年，繆因历览山源，周游洞府，思报列圣九重之至德，兼立二军百姓之福庭。于是斋醮之余，遍寻地理，观其尊殿基势，全无起发之由。致道流困穷，二时而不办香烛，竟岁而全无醮阅。遂抗直表上闻圣聪，请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主张教迹。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繆待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势有三峰两乳，兼许迈先生丹灶遗迹犹存。遂乃添低作平，减高为下，改为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为主案。寻即一二年内，法主两霁，渥恩道侣，益臻常住。咸备青牛白鹿，堪眠琪树之阴。绛节霓幢，不绝星坛之上。得不因移山势，而再振玄风者哉？

寻又续发荐章，奏闾丘君道业。圣上以仙源演庆，真派流辉，方瑶水以游神，复华胥而入梦。欲阐无为之教，欣闻有道之人。敕赐法号为妙有大师，兼加命服。虽寒栖带索之士，不尚宠荣；在法桥劝善之门，何妨显赫。其次，毕法道士郑茂、章生，自神州久栖名



岳,玄机契合,负笈俱来。繆幸揖方瞳,常留花竹副妙有大师。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福既荐于宗祧,惠颇沾于军俗。寻发特表,蒙鸿恩继赐紫衣,焚修于此。其大殿之内,塑天尊真人,龙虎二君侍卫无阙。其次,别创上清精思院,为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厨,乃陈鼎击钟之所。门廊房砌,无不更新。天风每触于庭除,地籁时闻于窗户。兼为亲隶观额,以表成功。非今八体之能,贵立永年之志。

妙大师闻丘君,灵芝禀异,皓鹤标奇。诞德星缠披灵霓洞,朝修虔恳科戒精严。实紫府之表仪,乃清都之辅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游方有志,蹶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驻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实为搜抉。所谓道无不在,代有其人。爰自开基,至于功毕。备仙家之胜概,畅圣祖之真风。遂录画图,封章上进。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旨:“敕钱繆省所奏进重修建天柱观图一面事具悉。我国家集庆仙源,游神道域,普天之下,灵迹甚多。然自兵革荐兴,基址多毁。况兹幽邃,岂假修营。卿考辑图经,知列圣崇奉,亲临圣概,重葺仙居。仍选精悫之流,虔备焚修之礼,冀承元贶来佑昌期,岂惟观好事之方,抑亦验爱君之节。既陈章奏,披玩再三,嘉叹无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懿。”

夫地出灵阜,天开洞宫。三皇之前,真圣非一。莫非乘虚蹶景,出有入无。虽或挂于传闻,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涤,居其一焉。天柱观即汉以来,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继蹶清尘。当四方俶扰之时,见一境希彝之趣。今也仙宫岳立,高道云屯。六时而钟磬无虚,八节之修斋罔阙。有以保国家之景祚,福两府之蒸黎。

繆今统吴越之山河,官超极品,上奉宗社,次及军民,莫不虔仰



神灵,遵行大道时也。圣明当代,四海归心。忝蒙委以东南封爵功臣,兼颁金券,家山衣锦,乘雨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荷正真护持之力。元元至圣,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为化致乃及身于此。合刊贞石,用俟后贤。

时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记。

重修天柱观记

吴筠

太史公称太荒之内,名山五千,其在中国有五岳作镇,罗浮、括苍辈十山为之佐命,其余不可详载。粤天柱之号潜霍及此三峰一称矣。盖以其下擢地纪,上承天维,中涵洞府之谓;岂唯蕴金碧、宅灵仙,所贵兴云雨,润万物也。

自余杭郭泝溪十里,登陆而南,弄潺湲,入峥嵘,幽径窈窕。才越千步,忽岩势却倚,襟领环揜而清宫辟焉。于是旁讯有识,稽诸实录,乃知昔高士郭文举创隐于兹,以云林为家,遂长往不复元和,贯于异类猛兽为之驯扰。《晋书·隐逸传》具纪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景潜升,而遗庙斯立。

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广仙迹为天柱之观。有五洞相邻,得其名者谓之大涤。虽寥邃莫测,盖与林屋、华阳,密通太帝阴宫耳。爰有三泉二一滥,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拥为曲池。夏寒而辨沙砾,冬温而冒薄藻。既漱而饮之,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土无沮洳,风不飘厉,故栖迟者心畅而寿永,磐礴纒奥,气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况于人乎?贞观初,有许先生曰迈,怀道就闻,荐召不起。后有道士张整、叶法善、朱君绪、司马子微、暨齐物、夏侯子云,皆为高流。或游或居,穷年忘返。宝应中,群寇蚁聚焚爇,城邑

荡然煨烬，惟此独存，非神灵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县，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岩而圣，遗氓景附，复辑其业。筠与逸人李元卿，乐土是安，舍此奚适。恐将来君子，靡昭厥由，故核而志之，表此坚石。

洞霄宫碑记

陆 游修撰，秘书监

造化之初，昆仑旁薄。一气既分，天积气于上，地积块于下，明为日月，幽为鬼神。聚为山岳海渚，散为万物。万物之至灵为人，人之至灵为圣哲，为真仙。而道为天地万物之宗，幽明巨细之统，此伏羲、黄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变化也。其书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阴符》、《度人》西升生神之经，列御寇、庄周、关尹喜之书。其学者必谢去世俗，练精积神，栖于名山乔岳，略与吾教弗类。而笃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尧、舜、周公、孔子遗书无异。则正吾教之大指也。

临安府洞霄宫，旧名天柱观，在大涤洞天之下，盖学黄老者之所庐，其来久矣。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为天下宫观之首。以宠辅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举洞霄，超拜左相者。则其地望之重，殆与昭应、景灵、醴泉、万寿、太一、神霄、宝箓为比，他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时，始制诏改宫名，赐仁和县田十有五顷，以奉斋醮，悉除其租赋。至政和间，宫以历岁久，穿壤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两浙转运司复兴葺之，岁度童子一人为道士。建炎中，又废于兵火。高宗皇帝闻之，当宁叹息，乃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钟经二阁，表以崇阁，缭以修庑。费出慈宁宫，梓匠工役，具于修内步军司，中使临护，犒赐踵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





麓之民，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丽，光照林谷。钟磬之作，声摩云霄，可谓盛矣。

及上脱屣万几，颐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寿宫行幸山中，驻蹕累日。敕太官进蔬膳，御书《度人经》以赐。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今乃创见。庆元六年九月，宫都监潘三华，与知宫事高守中、同知宫事水丘居仁，以告游曰：“愿有《记》以为无穷之传。”游以疾未能。同知宫事王思明及其徒李知柔踵至以请，会游被命细史，又不克成。嘉泰三年四月，史成奏御，乃能叙载本末如此。且作铭曰：

在宋祥符，帝锡帛书。乃作昭应，比隆河图。元丰景灵，列圣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储。秘宇皇皇，焕于天衢。徽祖神霄，诞弥九区。迨我高皇，省方东吴。睠言天柱，镇兹行都。警蹕来临，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斋居。天日覆照，雨露涵濡。迄今遗民，泣望属车。三圣祠典，光照圣谟。千础之官，蹇腾太虚。杰阁鸿钟，震于江湖。肆作诵诗，亿载不渝。

白鹿山房记

叶 林钱塘人

大涤洞天发天目，盘薄苕溪，阳形势最。浙右自古有道来游、来居、仙去可数。然山中泉石胜处，率多北向。向南而胜者，白鹿一山耳。是山为大涤中峰，升天坛在上，其下石室。按旧《志》，晋许远游真君作坛炼丹，丹成，天下白鹿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吴贞节天师，美文辞，与太白齐名。尝构石室为藏书地。逮尸解宣城，语弟子“当还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陆永仲、王元素、朱



复常诸君,相于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仲筑室隶洞霄宫,俯仰几二百年,兴废不一。

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览凄怆,追前修而弗返,吊遗迹其将湮,规营高居,以待畸士。顾土木繁兴,力有未暇者。于是徐和父赞曰:“屋无俭奢,取足庇风雨。郭文举其人,岂以苦覆为嫌耶?否则,食粟而已,纳之广厦奚益?”乃作数楹石室颠,虽四馆庖漏,不过具体。然前睨天柱,后负升天坛,龙凤两洞。左路所从,入栖真洞,右望而见之。四周山势,若屏障环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熏风足以徂暑,爰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夕,莫兹境为绝。庶几方外高躅肯息焉。

时杭人牧心邓公,适留山中;孟公集虚,与其徒孙史元甫为附。屋后偏介两石,若楼船而方,将此遂栖隐志。邓氏益命工发土,得奇石五六。东偏有窾腹穴趾,若丹灶者;有高下联属为壶,若刻漏者;有圆窍横贯其首而顶锐,若犀戴角者,若蚁蛭蜂房交错相穿者。西偏则绀碧玲珑,三面环峙,俨然罍罍。凡广不数丈,千岩万壑,情状毕具,旷古珍藏,坐致眉睫间,则恍然而叹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结翳蔽土壤,不知几年。一旦有识者发之,有力者拔之,始得为人境。绝观于天地不蔽,人独无是秀且精乎?”曰:“为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壤所蔽,相发者无识,自拔者无力,以至于晦昧而终。仰望晋唐宋诸君,如龙鱼,如虎鼠,如鹏,不我相谋,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

语未既,余适以月夜登山,为余道本末如此。且问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复为之记。



洞霄游记

黄汝亨

出余杭城西门,问所谓洞霄者而登焉。径自野间行八九里许,有竹十余林,俱密阴浓翠,日影不得下。渐近山渐佳,左右俱岩岫,曲折幽绝,溪流齿齿从涧中下,声砰磕从屐齿间出。稍进而小桥泉石,更清澈可弄,旁多白泥。初视之,如堆玉积雪,似可观。闻之人言:白石在本山三里外,近为市夫凿取,入溪捣为粉取重资,为此山聚秽,又恨无有以驱之耳。

未几,老道士周尚文出迓,至洞霄残碑下,文字剥蚀不可读,书法近晋唐人笔甚佳。又上,则洞霄宫殿宇也。按《志》,兹山为大涤元盖洞天,汉武元封三年,始建宫坛,历今千五百余年。唐建天柱观,历宋及我明,俱遣使崇奉之甚盛,今半颓残矣。独玉皇殿系宋旧物,木皆用柏无尘。三清殿系郭真君结茅处,已非故木。方丈有晦翁提举洞霄宫像在焉。一匾金书“洞天福地”四字,骨力精刚,则宋理宗笔也。日方午,遂呼道士引至大涤洞。洞深窅,即汉武投龙筒之所。持火炬乃得入,行里许,有唐宋人留题,灭没不能辨。石色如苍黑玉,中纵横白文如界,又似飞云片片。《志》称中有白鼠、玉芝,未得见也。洞口横石如鼓,击之有填填声。又上则天柱峰,千仞壁立。《名山记》称:五岳之外,天有八柱,见于中国者三,此其一也。其上有栖真洞,暮不及登。又亭有飞玉宜霜泉,有镜潭、无骨箬,名字俱佳,已湮没未得。独抚掌泉在宫殿下,昔人抚掌涌泉处,今已混浊。佳者已入子瞻品题所称“青山九锁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对闲。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是也。

朱文公祠记

马 燧学谕

学南十里余,有洞霄宫,宫存紫阳夫子遗像。夫子固配享文庙者也,而洞霄之祀乏焉。夫子同里志初程侯,岁壬寅来主是邑,游洞霄,谒夫子像,谓像不可无祠也,捐俸十金,购田为公祀计,而邑人洪都,慨然以己田应,盖其义也。程侯与夫子不特同桑梓,且程太夫人感虹瑞而生侯,与夫子虹井之瑞,若合符节,一先一后,神相感而学相承,故惓惓若此。彼申吕自岳降传说为列星,岂虚哉!燧特为《记》,勒于石以垂不朽。

重修凝真道院记

吴遵晦副使

县邑城外东南二里许,有道院焉,额曰“真武”,朱晦翁提举洞霄时请赐额也。祠肇庆元初年,居民屡有火灾,因像真武以禳之,法五行水灭火也。岁久像毁,栋颓垣圯。俄有方袍杨如福者,来主之。鸠工辟秽,又增室庑,凡若干椽。钱塘陈道君,家世医,甚有名,施田三亩五分,地二亩,以佐院食。昔晦庵请额于朝,以真武精进,而登证果。惟一真不昧,吾今不凝一念之真以事神,宁不负此道院耶?一斋谢公,剑沙人也。曾种花琼之建水,民至今称之。左迁幕府参军,署余杭篆,素有芙蓉秋水之清望,再试单父琴堂之余音。练达之材,平易之政,仁明之质,经济之心,邑无贤愚贵贱,咸为父母口碑载道。福谓镌石以永祀事,必得之上官,则民心一遇此循良丁其时矣。遂以请于公,公乐允焉。走予丐文,予不佞,援笔叙事,而系之以铭曰:

有赫元天,应住随缘。御灾捍患,祝融避焉。国家赐





额,请者大贤。主山新宇,种福施田。事有兴废,孰哉使然。惟人弘道,曷敢不虔。至诚感神,洋洋参前。凝真受福,亿万斯年。

王承务德政碑铭 王昌元邑尹

晋 悬元·永嘉人,教授

伟哉王公,绰有令名。来宰苕溪,绩用有成。如山之高,如水之清。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六廉五事,福我编氓。经理田粮,俱无变更。奸民诬告,敢与力争。复其旧额,以慰民生。不避 钺,不畏雷霆。伊公之聪,良相之明。匪惟四邑,恃为长城。江左浙右,以安且宁。以庙三皇,奕奕殿亭。以修泮宫,青青佩衿。开渠复荡,河流浚深。修桥建闸,县治益新。省台荐用,其忠可旌。特其余事,同归旦评。我无谀词,公无愧心。以慰去思,以著汗青。

新增南湖辅坝铭 并记

严 沆

大江迤南,三江震泽,为水国而禹航。其地脊苕溪纳天目之水,经於潜、临安二邑,莅莅下流,自禹航而函,皆硖束溪回,吐高泻下,虽洪潦不为灾。东则迢迢坦衍,肆乎永归,铺平原,走川漫漭,故畔潴为震泽,宣为三江,入于溟渤。夫水土演而成用也,使恒安澜徐行,不疾不迟,弥洲渚浸,堆碛润乎并川之亩。亩浚可以通,桔槔可以引。坟垆膏泽,良苗怀新,绿茁黄苞。扶疏从风,以为耨穫。利将民生,实嘉赖之,而无如州邑之绣错也。高高下下,或奔或停,或涸或盈。水来无时,甚雨怒驰。于是有澎湃浩瀚,电射雷鸣。溪壑之量,溢怀堤岸。而冒原隰,莫能限其丈尺。直楼乎屋巔,鱼吹乎木末;夺稼穡之区,作龟鼃之室。患先中于上流,而杭嘉湖三郡,



滔乎灌为巨壑。及其驶跃腾逝而不留。已浸之野，草溃菱枯。旁川不钟，涓流顿微。土无所滋，羸蛤槁死。萑蒲聚生，芜不可耕。西成鲜望，土毛莫食。此令上流洊被其害也。为之湖，则分溪之所受，杀水之势不滥，所经不溢，所注蓄之。洋洋与川相灌，春夏及秋溉田资之。故禹航之有南湖，前人之德远矣。

近古以来，或堙或开，规小利者踞其所堙，树土以材，不恤他里，矧邻国之壑是问。府利长患，怨积图改，乃复其故。夫溪藉湖也，湖藉堤也。堤以止水，遏其下流。既盈始泻，湖乃得渚水之趋下，性迅欲生，工冲善啮，雷且穿石，矧所搏击。故南湖之南，凤山之趾，石棧有桥。陈公之迹，久而刊开。其始放泛，湖堙随旃。后人乃筑滚坝，木榘承石。弥缝以土，贵坚贵宅。数百里之流，截以八尺之岸。朝攻暮排，摧隳日甚。

清兴数十年，含识知忧，莫经营是邑。侯奉新宋君，下车以来，爰肩是责，曰：“夫辅车相倚，用唇卫齿。”岁在壬寅，时维冬也，迨水之落，谿于父老，请之节下。庀材鸠工，畚鍤如云。并坝之北，自西徂东，继长增广，以作其辅。越寻度丈，斗水以石。补石以土，土坚无瑕。石奠不崩，为曩坝前。行屹如金城。昔之摧隳，徐埋益完。留此千顷，溉我万区。节其百道，缓乎一奔。被兹十八里，旁逮三郡，卜日万年。

夫俗吏问簿书，期会玩旦夕，不知计久远。虽贤者，懦不立事。曰无动，动恐扰民；即民何赖焉！西门治邨，民不敢欺，精疆敏谋，陂渠成而水患息。使川为川，使田为田，百世歌功。侯之虑事也以断，树功也以果。不优不柔俾人获。宁溯陈公于炎朝，追归、杨于唐宋。沉乐观厥成，乃为之铭。铭曰：

湖以堤蓄，堤以辅固。工方冬鸠，石迨春树。致力必



完,虑专善豫。勿替亿年,三农安处。伟矣贤侯,貽茗乐土。如思禹功,洋洋奇睹。

序

林侯复任序

邹 济明·邑人,府少詹事

昔者洙泗之言政教也,其本末先后,具见于诸子之问答。后之有志于用世者,其可舍此而他求哉,《班史》传西汉循吏,求其有德让之风者,仅六人焉,其经术贤良之士居其五。东都称循吏者,亦皆经术孝廉,操行高节之士。即是而观,则知圣贤之训,当服膺弗渝。而儒效之表著于时,亦班班可考矣。

世变日降,上之人惟责近功而循虚名。其任郡县之职者,亦务于簿书期会之末,孰能以教化风俗为意哉?是以瘵职者,因循而怠政;近名者,矫激而不情,比比皆然。其有著抚绥之绩,尽教养之方者,则皆通经学。古名贤大儒,非可以世论也。

洪惟圣朝,光启文运,稽古文政。洪武中,诏铨曹内而京秩,外而藩宪郡县,官皆以三年考核。三考为满,诚以声实,必候其久而后定,政化必要其久而后成。良法美意,与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同一致。今圣皇绍登大宝,加惠元元,免逋负,拯灾伤,禁止具得修筑城墉。凡可以为民兴利除害者,无所不用其极。比以承平日久,郡县吏或不得人,则民疴无由而苏,何以遂厥安养,于是诏中外五品以上,及近侍官若县长,各举材堪牧民者,以名上于朝。于是亲民之职,任益重矣。

杭之余杭邑大夫林仁本氏,以再考来覲,铨曹考最。用例引启,蒙恩复职哉。学生邑人潘扩等来谓予曰:“大尹长乐望族,世以

儒名家。先府君以《诗经》闻于时，尝倅教闽学，及教谕惠之博罗。尹早岁佩服家庭之训，比冠，登名贤关，有声六馆中。释褐，即列职清贵。久之，宰邑文昌。永乐初，缘以外艰，服阕，调今官。视篆之初，惟奉宣恩泽，厚视吾民，慎于刑罚。事无巨细，必躬必亲。勤劳鞅掌，不懈益虔。逾年，政孚民和，庭无滞事，狱无系囚。三年报政，亦既复秩，以愜民望。适值涝岁，尹抚摩劳徕。年迄有秋，乃兴学校，崇礼让，与民相安无事。兹再考复职，窃深幸吾邑人得安生乐业，共享太平之治，实本于朝廷委寄得人，而吾林尹得久于其任，能称其官，而终惠我民也。遂相率为（下缺）”

赠余杭喻侯序

王 华

（上缺）求予，言以安之。予特重其有忠孝大节，不从文章事功之可观而已，故乐为之道云。

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

仰 儒

孔子之《春秋》，其要在于尊君父，讨乱贼，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朱子之《纲目》，亦继《春秋》之绝笔而已。我宪宗皇帝，焕发纶音，续编《纲目》，抑扬予夺，垂训万世，是踵孔、朱之故志也。然《春秋》赖胡文定作《传》而其义明，《纲目》得尹起辛发明而其旨显。今《续纲目》二纪于兹，俾无尹氏之志者出于其间，则书法之意隐矣，尚何以暴白于天地之间哉？此《续发明》不容于不作也。

吾庠友静轩周君德恭，夙负奇才，屡荐场屋，奈何时运不齐，霜蹄暂蹶。遂肥遯护国山庄，器器然著书躬耕为娱。虽箪食瓢饮，不改其光也。暇日伏读《续纲目》而贯通奥旨，乃作《发明》二十七卷，





藏于家。予请而阅之，皆援引《五经》，采摭诸子，足以羽翼乎纲常，维持乎世教，是诚有用之文章也。愚谓胡、尹二子，盖尝神交于数百年之上焉，否则奚能先后之志若合符节耶？予每□之□奏是书。德恭力以好名为拒。

呜呼！德恭如此之才，如此之志，而使之流落不偶。沧海遗珠，诎不然与！予因窃录原稿，上进明廷。孝宗皇帝深加叹赏，方欲征擢，而九重晏驾矣。吁！士君子之出处，固如是夫！虽然，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圣贤之心也。孔孟不得行于其时，政以此耳。君子疾没世而名无称焉。德恭心孔、朱之心，志胡、尹之志，而继孔、朱、胡、尹之事，殆与四子之制作，并传于千百世而不朽矣。天之所以屈德恭者，得非所以伸德恭哉。予不敏，敢明德恭著述之心于无穷云。

修滚坝修三贤祠合序

孙应龙

余杭为神禹治水，舍舟登陆故地。考禹治水，先决九川之水以通于海，次浚亩浚之水，使各通于川。亩浚间有遂，有沟，有洫。后井田废，而亩浚之制不修，易沟洫为堤、为堰、为坝，即八蜡中坊、墉表畷所云“土归其宅，水归其壑”者也。

余杭当天目之冲，水所从来者高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汉熹平，陈公浚南上下湖，筑塘三十余里，复虚其东南为五亩塍，功不在禹下。唐宝历，归公复浚湖筑堤，相传赴水为河伯，事不详。宋崇宁间，蔡京欲滞水以病民，龟山先生力沮，民赖永安，因祀先生于堤，建龟山书院，邑人邹榘请合祀归、陈，为三贤祠，从民志也。民志在三贤，亦志在后之继三贤者。岁久湖淤堤蚀，五亩塍日亦荒



莱。嘉靖间,以五亩塍侧,置滚坝以补三贤所未备。岁久坝复圯,岸善崩,水善啮,蚁溃鼠穿,蛟龙穴斗,间有修筑,直补漏隙而已。

宋侯下车,揖三贤祠,即慨然任水利,环堤巡视,叹息所为坝未尽善,爰增为辅坝。平者准,直者绳,水因以下,下下高高,如砥如矢,不数月而告成。费取诸官廩,役取诸雇佣,有司无所溷,居民无所苦,旱潦无所虞,亩收十钟,而流移还定,室家生聚。若冠盖、若舆、若箠、若捆载、若负担、若跣、若徒,绎绎乎秭杨灌木、青白芷之墟,熙熙平如镜太液、如跨河鼓、如涉析津矣。

民咸歌侯之功,乃侯不自为功,归之三贤,爰从民志,修三贤故祠,浚湖筑堤,树之桃李。复劝民辟土,环树桑麻,令一游一豫,无忘民事。由是波受风如毂,潭印月如镜,堤堰水如虹。熙游者谓侯乐民乐也,而不知侯先忧民忧也。民亦咸乐侯之乐,穰视耕桑,以为三贤可四。侯谢曰:“余不德,惟是荒厥水工田工,惧遏佚前贤光,且捷竹木负薪,致烦吾父老,而乃俎豆我,与诸贤齿,是重吾不德也。”堤成比之三贤,亦犹郑国在前,白渠起后,太史氏将进而上《沟洫志》、《河渠书》矣。

杂著

祷仇王神文

白居易唐·杭州郡守

尝闻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驱禽兽,福生灵也。余杭县自去年冬迨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死者非一,神其念之乎?居易与师儒猥居牧宰,惭无政化,不能使渡河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庙居血食,非人不立。则人,神之主也;兽,神之属也。今纵其属,残其主,于神何利焉?于人何辜焉?若一酹之后,神其有知,即



能耀灵伸威,伏猛禁暴,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闻,兽害不去,是无神也,人何望哉。呜呼!正直聪明,盍鉴于斯。尚飨!

修筑南湖告文

朱 袞明·上虞人,工部郎中

余杭之阳,有水一区。万山千亩,是曰南湖。惟兹南湖,名胜孔著。来巡来游,始得其处。猗与湖封,畎亩衡冲。水不在宅,莫睹溶溶。谘于郡耆,告我古昔。昂昂三贤, 谟在石。孰启其规,孰丰其防。陈公归公,于汉于唐。迄于有宋,杨公作宰。飞鸢跃鱼,湖有光采。三百年来,日削日堙。波竭泽枯,病于奸民。载夺载锄,徒繁其令。荡荡下畦,年几弗命。衔命治水,愧予后生。观风恻痍,谬用财成。或滞而放,或导而迎。介堤其中,插于下上。庶几四时,还此浩荡。吏恭众协,畚鍤子来。寅日惟吉,以筑以开。役不改易,敬告先贤。食湖之报,盖已有年。像斯祀斯,睹斯必恻。灵爽在湖,尚相其力。以大遗烈,以裕下民。湖天还秀,垂千万春。尚飨!

修筑南湖告文

喻 江明·本县知县

顾兹湖荡,蓄泄苕溪。筑堤置闸,捍御攸宜。堤之筑也,潜水几何。一碧万状,灌溉良多。闸之置也,分杀涨流。一泻千里,润下悠悠。以月之令,以日之良。兴工于此,趋趋踟踟。神其默佑,用保无虞。足我民食,奠我民居。尚享!

名宦乡贤入祠告先圣文

孙 纮

圣人之道,在天地间。万古一日,人能体而行之。上以昌国

家,下以泽生民,乃圣人之徒也。祔祀之典,其可阙乎?兹以本县儒学师生舆论兼访民情,谓名宦如某朝、某官;某乡贤如某朝,某官某,皆能体圣贤之道,显诸文章,著之功业者也。迄今□□□祀,将来何以劝惩。故合辞请命钦差提督学校副使某,准令名宦、乡贤两祠并举。以嘉靖元年四月初三日将各神主祔祀于先圣庙庭东偏,以申崇报之意。某等谨用酒脯,预期以告。谨告。

名宦乡贤安位告文

孙 纮

正气流行,钟成贤哲。道德所著,文章功业。昌我国家,泽我生民。以裨当世,以励后人。崇报攸宜,舆论夙定。于赫宪臣,特申斯令。乡贤名宦,合为一祠。春秋祀享,亿万年斯。某等谨择今吉日令时,奉安神位。谨以牲醴,用伸虔告。神其鉴之,谨告。

奉安考亭先生文

陈 儒

呜呼!先生提举洞霄宫,数百年于兹矣。往岁春三月,儒渡苕溪,陟天柱,访公之遗迹而步焉。山川回合,奎壁联辉。愀然飒然,恍见颜色,曰嗟乎,嗟乎!先生之神,其尚周旋于苕溪大涤之上也乎?乃作歌曰:“千秋继者谁,天柱空含碧。”将以奉先生于堂,而俎豆焉弗果。暨兹岁秋七月,复渡苕溪,叩多士味真,诵诚意之章。绎鹅湖之辨,而短章勒诸石。工者忽复告成,乃去钱塘江上。嗟乎,嗟乎!先生之神,其固周旋于苕溪大涤之间,旷百世而相感者乎!儒乃拜手稽首而言曰:

呜呼!道统之传,出于天,昉于尧舜,至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至先生,则又集诸儒之大成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洞霄遗迹,委





诸苔藓。曾不得寻坠绪于泰山乔岳之下，谓何哉，谓何哉！儒窃惟圣贤之道，不以易世而有存亡。先生之神，亦岂以古今而为显晦！第观故宫之禾黍，慨吾道之宗盟，愿为执鞭而不可得，则束生刍以吊千古之豪，其必有见先生于羹藜者乎！爰考国史，卜日奉安于洞霄宫。又从而歌之曰：“维洞霄兮峦蒲，饗杜蘅兮芳吐。先生远绍兮钩玄，哀我人兮蠲苦。荐明信兮苕溪，千秋万岁兮俨兹。”遗矩日命二三子，春秋释菜，翼我景行，将以衍吾道于不坠，先生其谅只哉。

德雨颂

田汝成

嘉靖乙巳六月大旱，淮浙之间，溪壑绝流，污腴龟坼，愁黍焦卷。吁天控神，迄无响应。余杭令蔡公忧之，属病瘥强起，率僚吏父老，祷于山川。三步一拜，蛾伏赤日中，气力绵尔，喘汗欲仆。父老怜之，急往扶翊，公谢却之曰：“予惟阙德，负谴于神，以殃吾民，而重烦父老，是愈剧神怒也。”言未既，墨云飙驰，团如舒盖，覆公往来。日对昆吾，散而弥天，大雨滂注。四境之外，纤霖弗沾。吏民朋睹且喜异，谓公虔祷致兹，甘霖为玉为金。

君子曰：岂其然哉？惟德动天，因祷而章。不积于德，而徒勤于祷，虽虔无益也。蔡公爱民如子，嘉其贤者，而矜其愚者。简于鞭朴，不得已而施之。蹙额睨视，仇家两造，淳淳然以道义解之。其驭民之慈者有如此。雅雅恂恂，无殊韦布。廨橐萧然，日啖蔬粝。羨余不入，而况苞苴。鰥寡逋赋，悯于催征，则出隶直而代之，输弃偿弗已，其操己之廉有如此者。庭有顽器，犯而不校，瞻仪聆判，往往赧服而去。哀民之艰，而稽于期会。上官督过，则曰：“时

予之辜，罚弗逮贱。”其容物之量有如此者。

昔孟尝以素节还珠，鲁恭以惠政驱蝗，王皋以仁化翔鸾，刘昆以长者进虎。夫格天感神，弥灾毓瑞，在昔先哲，咸以德徠。执此揆公，古今同轨矣。《诗》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蔡公以父母之德，子而民，而天不降监困以恒旻，岂仁覆闵下之心哉？屯膏弗沛，因祷而施，皇天所以章公德也。谓之“德雨”，岂溢美乎？于是，吏民发寤，欢声四宣，播为歌谣，俚而弗雅。掇其词而为之颂曰：

藐藐昊天，雨旻弗时。六时徂暑，蕃鲜明彞。空无寸野，在狂飏。谁困谁极，哀我人斯。邑有贤侯，我怙我恃。恤我痼瘵，扶疾而起。无事焚巫，无烦徙市。秉我精纯，无勤祝史。稽首顿首，长跪摠衷。下民何辜，罹此鞠凶。令实辜首，罚应我躬。谁谓天远，启齿而通。明明上帝，有赫共临。救民之瘼，监我侯心。鳞鳞肤合，漠漠层阴。烛烛歌焰，化为甘露。濯濯甘霖，溉彼甫田。农歌于亩，商舞于廛。桔槔辍响，脱袂而眠。油油禾穞，于占有年。比邑徬徨，岂乏牲帛。登假无阶，固请弗获。侯维片言，乞此闾泽。万目仰瞻，举手加额。嘉乐贤侯，德惟善政。既仁既廉，秉心无竞。秋月冰壶，澄辉朗映。帝锡恩章，因祷而应。贤侯嘉乐，亶亶令名。途歌巷咏，遐迩同声。何以报之，祝侯长生。又何侑之，绳绳世卿。予也无良，明农山曲。麓菴东菑，挟抱犊。饫此丰濡，嬉游鼓腹，歌以永言，谕我邦族。

进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表

周 礼明·邑庠生

伏以四海熙熙，身际文明之嘉运。乾坤荡荡，躬逢制作之良





时。六合同春，群黎均戴。盖《春秋》寓予夺之公，乃经世之典。《纲目》实传心之要，诚诸史之尊。用续尹氏之《发明》，窃附宋元之《纲目》，极知僭逾，无所逃诛。昔我太宗文皇帝，稟出类拔萃之资，任继天出治之责，德威诞布，文教聿兴。于《六经》既尝表章，独二史犹未暇及。是盖有待于宪宗纯皇帝者也。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知，中正斋庄。离照旁通，乾刚独运。作之君，作之师，为群生之共主。继其志，述其事，缵列圣之洪图。待士允迈于汉唐，兴学远超乎三代。恭惟求善以如渴，更羨立贤之无方。

臣念作养之及十年，荷洪恩之广博。惜犬马之庚三纪，耻一艺之无成。然挟策屡吟，棘闱才溷，终遭废弃。追思至德，难报涓埃。虽甲科乏缘以登进，则没齿岂甘于无闻。即五年披阅之勤劬，明二代兴亡之大略。自惭侧陋，詎足敷扬。臣待罪黉宫，潜心有日。考《纲目》四百余年之事，玩《编年》二十七卷之书。探赜其义，详订其文。遵类例，而有予有夺；定字义，而或贬或褒。幽者显，微者彰，远法文公之笔削；善可法，恶可戒，近循尹氏之准绳。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人伦不至错乱；是诚正名分，以植纲常，贤否不至混淆。实乃扶天理，而遏人欲。此皆悉遵于凡例，何敢少赘乎己私。虽文辞之欠谨严，亦纲要之可采取。敬进九重之上，仰祈乙夜之观。伏愿法其安，戒其危，而永保列圣万年之业；取所长，弃所短，而俯鉴微臣一得之愚。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以所《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一书，随表上进以闻。

弘治十一年八月十日。

径山重建大殿募缘疏文

沈季文 吴江人，巡抚

恭维双径者，震旦名山，江南胜地。国一开山，首唱牛头之旨；迨鉴宗继轨，兼宏马祖之宗。大慧杲师，振元风于宋世；元叟端老，展顿教于元时。迄于昭代，世不乏传。祖祖相沿，绳绳不绝。登坛秉拂，嗣法传灯者八十一人；入室投机，悟道超凡者莫纪其数。用是道以时隆，地因人重。虚空幻出楼阁，荆棘俄成宝坊。梵刹嵯峨，恍疑兜率之宫，从中天而下；法堂清，宛若祇园精舍，自西竺飞来。

乃今祖道渐湮，宫殿倾废。昔以狐兔窟宅，顿化琳琅；今以佛祖道场，几沦墟莽。抚今追昔，宁已怀思。

紫柏老人，传瓣香而嘱法裔；无边开士，卓飞锡以应檀那。矧其戒行精严，愿轮深广，睹此颓圯，实切振兴。盖往昔于祖师会下发心，故今于人天众前立誓，愿殫此生精力，拮据经营。顾兴衰起废，非子力所能；而鸠工集材，实众坛是藉。将广募有缘，以共勦胜事。况此名区，神龙不难于舍宅；矧兹盛举，贤硕岂惮于捐资。

伏愿深心大士、宏力高流，尽力庄严，各随心愿，则黄金布地，何必让于昔贤；而宝殿崇成，自顿还于旧观。岂惟既往，与八十一祖，广结无上净缘；仰且将来，为百千万人，助成出世道果。谨疏。

石盂寺重兴募缘疏

严武顺

寓内凡佳山水处，必有古刹，岂佛与菩萨亦有幽奇之爱耶？盖其境之静深者，可使僧梵专修以弘化，普利人天，故贤圣每卓锡焉。问法者，皆登陟而不以为劳。第多以不得其人遂废，惟赖继美者力





图兴复，得檀护乐施助成，斯胜迹可常存于世而□湮。

禹航石孟山，固以形如孟得名。然其巔实有一天然石孟，如月氏国悬佛青玉钵，于三十丈浮图之上，可仰而不可携。其径陟降，止一鸟道。顶开阳颇平刹，踞之殆耸出云表，为尘界之兜率矣。宜为佛灵之所安，向尝荫及此一方，其数十里内居氓，咸庶富安吉。自移于山麓，而僧俗俱衰，无复当年惟政禅师开法之盛。蔑有振举之者，然其岩石色相，本奇奥不凡。王介庵居士，尝流寓结庐其中，曲为搜剔。于是伏巉隐碧，发露幽光，倍胜于昔。后施供瓶窑，真寂闻谷和尚，付嘱慈筑上人监院。

筑师乃吴中宦裔，能严净毗尼，择交名梵，而犹喜接纳文士。谈音庄亮，揖张好有道出俗之风，见于□□，诚法门之令式也。爰爱兹山之高特，一住二十余年。其誓愿复还旧观，亦已久矣。以时机未凑，尚尔因循。顷遭缘木之厄举，向来竭辛忍淡，所珠积为鸠工庀材地者，皆空诸所有。师益惕然曰：“伽蓝命之也，此予有待之咎也。”从来有心隆法者，偏于迷乱拙穷之时，舍身作有为事，以报佛恩予将谁诿乎。

嗟乎，使师第宴坐巍峰，种瓜蒔蕨，亦足自了而乃肯作此甚难之务，知佛记灵山，必有以启之也。昔惟政禅师，爰跨黄犊出入军特，巾钵悉挂角上。杭守蒋侍郎与师为方外交，每至郡庭，下榻终日谈笑。蒋有诗曰：“禅客寻常入旧都，黄牛角上挂瓶盂。有时带雪穿云去，便好和云画作图。”今筑师将许大一石孟公案，挂于纯白牛空明心上，自当感通檀护，必有如蒋侍郎者为之圆成此愿。使如台霞灿望，庐云郁观，崇刹庄严，恍如天绘：则此石孟，将化为紫金钵，盛妙华甘露，散洒十方。凡刀兵、疾疫、饥荒诸劫难，皆得消除。其祖德无量，果报亦□无量。

夫仙术丹成,尚能拔宅,使鸡犬入云中。□肯舍火宅财蓄,为佛殿登遐,则现前超山浊尘,身后往生兜率,不言可知。宁第勒布金之名于贞石,为不朽也哉。敢作丰干,以为劝请。

天曹殿新筑前楹募引

宋士吉

余杭之神,有功德于民以庙食者众,惟三贤祠前邑侯汉陈公、唐归公、宋杨公之庙为盛。盖县疆域,承天目万山之流,南湖之水利,系于一邑者难且重,而三先生前后经营于兹土,筑塘立坝,或浚或函,不辞一身之瘁,为万姓奠无疆之休,则吾邑之岁时享侑,以报先德,固宜其特异于群祀也哉。然三先生于汉之陈公,又特庙以祀,礼尤盛。

余视事之始,并谒庙祀,既慨然敬慕往古之遗烈,如睹其为人,又见合邑人士,春秋拜献祭享之厚,足以为后之贤长吏劝。因徘徊周览,妥神之庙则隆矣,但滨于南湖之岸,瞻礼之地仅数武,因念稍得拓而基之,度可容数百人之集,庶益以尽报称之志也。已而坊隅衿耆之好义者,果遂能构石储材,合力于庙门之址,累土培疆,俾积水之区,一朝而获环亩之宅,功何其伟且速欤!然有其地矣,余谓更能施一庭于其上,以拱峙于庙之前,则人立乎庭以对越,于礼为尤肃;神居乎殿以临远,于体为益尊,众皆曰然。因征予言,以为绅衿耆艾之乐助工资者倡也,书以予之。

夫前令之贤,庙而祀之,敬昔日余杭之厚也。不忘前令之泽,扩庙之庭祀之,久而愈敬今日余杭之益厚也。盖水利之兴举,陈公创焉,归与杨承之,则特庙之加礼也固宜。既捐俸于先,愿与乐施者共劝之。





演教堂揭匾法语

白玉蟾

洞霄大涤扈神京,玉佩金珰会百灵。天柱一尖凌碧落,云关九锁叠苍屏。前峰后峰烟漠漠,东洞西洞风泠泠。见话坡仙诗墨在,约君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门,雪涵山骨。寒崖青未了,古洞绿依然。瀑布泉边,玉叶风摩千岁草;云根石畔,金茎露挹万年芝。我将唤起闾丘元同,又更相招司马承祯。左攀郭文举,右拍许远游。陟天坛,访石室,步药圃,谒草堂,同登来贤岩,去寻无骨箬。万山锁断红尘影,三径寒凝碧藓斑。以吾道之当兴,与名山之不朽。方玉烛应天之日,正金真演教之时。

顷者,山中庆成法堂,获此御墨,奎躔璀璨,云汉昭回。有兹铁画银钩,宣示金埴玉镂。光辉草木荣溢,烟霞云霓雾縠。上跨寒空,月础星砖,妙为法宝。何异鸾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实风雷飞伏之都,乃神官校阅之所。所以翠华南幸,有严香火之钦崇;紫馆西峨,以侍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龙玉简之典,今存青词朱表之仪。列圣所共留神,当今尤甚加礼。今之日风和莺喜,水暖花香。奉使国师宁国侍晨真人,面承纶旨,大涤藏真都篆管辖上官侍晨鉴义知宫冯君,随弼飙乘,协翌天馨,来止仙都,适丁盛事。岁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赐住山冲妙大师龚大名。越今五春,方圆匾揭。可谓凤翥龙翔,蛟腾虎跃。阐三洞四辅之微,敷八极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全明。此话不诬,人天孚照。大众且道,揭牌二句,如何赞祝?九峰云静人天广,五洞风清化日长。

崇浚南湖祭三贤祠文

嵇宗孟淮安人,郡太守

天目岩峣,倚天作堵。资化润生,湍飞万乳。东走禹航,沉牛

折弩。间生神明，疾心垫土。乃开南湖，画野成矩。熹平肇功，民出于釜。勋侔四渎，泽先三府。天曹上宾，归公继武。文靖刚毅，三贤千古。启凿疏排，功不下禹。筑祠于穆，斯像斯俎。西台崇义，勒石高浒。百二十年，春沙为圃。湖心有蓬，鱼乃陟户。仁钱禾雪，涕人春雨。地大缙繁，筑舍多阻。请命中丞，单骑按部。披荆穿破，蒿目环睹。稽古谋野，神策毕举。爰度四井，邃浅仰俯。西北一区，堙阨孔固。庀工先难，参者后补。昼人二千，心艰于哺。公曰我饷，群工眉舞。工乞以蔬，唯饭之辅。公曰我赆，青蚨船予。以薪以盐，我为尔贮。誓尔元元，一物不取。诚余守吏，综察工所。钱余两牧，经营细巨。丞尉学博，亲执□鼓。穆卜望七，畚鍤攸叙。升途在塘，祝阜为渚。昭告三贤，鉴公丹腑。幽赞人工，瑞晴不雨。浚者易深，薶者易去。捍者易通，亢者易注。事半功倍，四井有□。拜神之惠，杨公之佑。牲醪匪馨，愚诚堪茹。圣作明述，待异心互。荡荡南湖，奕世永护。

修文昌阁引言

张思齐

余杭山川秀聚，星躔牛女之墟。人物繁滋，地得□余之脉。抚岩疆而输忠勇，霸业匡王。迟春日以乐蚕桑，仁风式古。顾时有隆替，代更盛衰。先令舒公，□通地利，谓皆苕水之势，顺流而奔，必藉高阁之峰，环桥以锁。爰于东郭，特建巍楼，上祠文昌，拱中天之奎璧。西临宝塔，拥万岭之秀灵。松栋翠飞，虹桥鼎峙。家弦户诵，文章独冠东南。击毂摩肩，乐和咸登仁寿。洵崇焕之巨观，抑士民之并福。迩者兵戈数历，画阁摧颓。风雨久经，雕梁圯折。人文未振，职此之由。灾眚荐臻，抑皆其故。





思齐欲为谋,始怅独力之难成,诸公乐与维新,实同心之胜举。将鳩材而兴大作,群督课以焕新猷。所虑工费不支,思藉匡勩共济。蒸蒸髦士,当念福禄宗衡。穰穰黎元,应计荣华司命。肇牵服贾,乐此日之津梁;锡胤长年,欣他时之福泽。或输财,或输粟,总可资工。尔万钱,尔一钱,皆堪助用。思先贤之创建,任尔意之□□。庶涓滴而济江河,功成不日。将巍峨而倬云,□□赖无疆□样瞻依司一叨幸。

嘉树庭记

张思齐

树之植,不知几何年,其在署中所阅历,更不知几何人。葱郁蔽空,干云直上,能得其趣者,悠然以解。余初来斯署,犹是树也,破椽危壁,瓦砾堆积,尘网四结,莫敢伫立其下。因叹有是树而不知赏,树负人,人负树乎?特于其下构茅舍四间,广敞不设户牖,名曰“嘉树庭”,坐对披荫,凉风四集,可以涤烦暑,蠲躁虑。公余,二三知己,把尊共赏,亦足以畅叙幽情。夫心静,则政不苛急。政不苛急,则民得以休息。是树也,将以荫一邑而有余,岂徒供玩赏已哉?愿以告后之君子。

诗

余杭形胜

白居易唐·郡守

余杭形胜四方无,郡枕青山县枕湖。远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几千株。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独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

余杭醉歌

丁仙芝唐·邑尉

晓幕红襟燕,春城白项乌。只来梁上语,不向府中趋。城头坎坎鼓声曙,满城新种樱桃树。桃花昨夜撩乱开,当轩发色映楼台。十千兑得余杭酒,二月春城长命杯。酒后留君待明月,还将明月送君回。

余杭四月

白 珽

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朱樱青豆酒,绿草白鹅村。水满船头滑,风轻袖影翻。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

玄同先生草堂二首

罗 隐邑人

杳杳洞天路,苍苍大涤山。景舆留不住,麾节去应闲。相府旧知己,教门新启关。太平匡济术,流落在人间。

常时忆讨论,历历事犹存。酒向余杭尽,云从大涤昏。往来无道侣,归去有台恩。自此玄言绝,长应闭洞门。

梅 花

罗 隐

吴王醉处十余里,照野拂衣今正繁。经雨不随山鸟散,倚风如共路人言。愁怜粉艳飘歌席,静夜寒香扑酒樽。欲寄所思无好信,为君惆怅又黄昏。

东 归

罗 邕

日日惟忧行役速,东归可是有家归。却缘桂玉无门住,不算山





川去路非。春树梦愁春鸟弄，吴江钓忆锦鳞肥。夭桃杏艳清明近，
惆怅当年意尽迟。

南 行

罗 邕

腊晴江暖鹧鸪飞，梅雪香沾越女衣。鱼市酒村相识遍，短船歌
月醉方归。

酬刘侍御过草堂

吴 筠

畴昔隳世网，就闲栖远林。岂谓轩车客，来过涧壑深。既怀康
济业，仍许隐沦心。灵液充甘饮，松风代鸣琴。晤言不可极，真兴
何愔愔。贻我方来偈，自然生玉音。予斩乏琼玖，无以报兼金。他
日思良会，含情时咏吟。

天柱隐所答韦应物

吴 筠

寂寞一长望，秋山风景清。此中唯草色，翻忆见人行。荒径饶
松子，深萝绝鸟声。阳崖全带日，宽嶂偶通耕。拙味难容世，贫闲
别有情。烦君琼玖赠，幽懒百无成。

题驯虎岩

吴 筠

郭生在童穉，已得外方心。绝迹遗世务，栖真入长林。元和感
异类，猛兽怀德音。不忆固无情，斯言微且深。

第五将军入道因寄

吴 筠

交梨火枣味何如，闻说茗川已下车。瓦榼尚携京口酒，草堂应

写颖阳书。亦知得意须乘鹤，未必忘机便钓鱼。却恐武皇还望祀，蒲轮征入问玄虚。

书天柱旧院

方 干

早识吾师频到此，芝童药犬亦相迎。师今一去无消息，花洞石坛空月明。

山中之乐三首_{有序}

欧阳修庐陵人

佛者惠勤，余杭人也。少去父母，长无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来京师二十年。其人聪明材智，亦尝学问于贤士大夫。今其南归，遂将穷极吴越、瓯闽、江湖海上之诸山，以肆其所适。予嘉其尝有闻于吾人也。于其行也，为作《山中之乐》三章，极道山林间事，以动荡其心意而卒反之正。其辞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藹青苍兮杳 丛。霞飞雾散兮邈乎青空，天龕鬼削兮壁立于鸿蒙。崖悬磴绝兮险且穷，穿云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几重。中有平田广谷兮与世隔绝，犹有太古之遗风。泉甘土肥兮鸟兽雍雍，其人麋鹿兮既寿而丰。不知人间之几时兮，但见草木华落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归来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见，今子其往兮谁逢？

丹茎翠蔓兮岩壑玲珑，水声聒聒兮花气濛濛，石巉巉兮横路，风飒飒兮吹松。云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啸兮青枫。朝日出兮林间，涧谷纷兮青红。千林静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风。嗟世之人兮，曷不归来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谁从？





梯崖架险兮佛庙仙宫,耀空山兮郁穹窿。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聪,宠辱不干其虑兮,仁义不被其躬。荫长松之蓊蔚兮,藉纤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而颠童。自古智能魁杰之士兮,固亦绝世而逃踪。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弃于无庸。嗟彼之人兮,胡为老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久,迟子之返兮谁同?

余杭道中

汪藻

过境全疑路若穷,萦纡百转曲回通。人行山顶半天上,船送溪帆乱石中。狱讼已无前世号,衣冠犹有古人风。才归又见争相庆,共听歌谣万室同。

余杭景

陈若虚

跋屐溪桥一望中,青山绿水景无穷。芦花两岸晴飞雪,茗水一溪春涨红。灯影夜明安乐塔,钟声晓出洞霄宫。白云碧水如泥贱,尚拟重来作醉翁。

法喜寺

王安石江西人

门前白道自萦回,门外青莎间绿苔。杂树绕花莺别去,坏帘无幕燕归来。寂寥谁共樽前酒,牢落空留案上杯。我忆故乡归未得,可怜啼重相催。

沽酒阿姥宅

送僧慧勤归

王安石

绿野堂前湖水绿,归时正复有荷花。花前若见余杭姥,为道仙人忆酒家。

悟真院

王安石

绿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春风日日吹花草，山北山南路欲芜。

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次韵二首

苏轼四川人

少年饮红裙，酒尽推不去。呼来径山下，试与洗尘雾。痴马惜郭泥，临流不肯渡。独有汝南君，从我无朝暮。肯将红尘脚，暂着白云履。嗟我与世人，何异笑百步。功名一破甑，弃置何用顾。更凭陶靖节，往问征夫路。

龙亦恋故居，百年尚来去。至今雨雹夜，殿暗风缠雾。而我弃乡国，大江忘北渡。便与此山前，筑室安庭暮。又恐太幽独，岁晚霜入履。同游得李生，久足随蹇步。孤明不自爱，临老启三顾。吾归便却扫，谁蹈门外路！

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

苏轼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学道恨日浅，问禅惭听莹。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吾宗古道直，穷达付前定。糟醉方熟，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冥。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溪南渡横木，山寺称小径。幽寻杳兹始，归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云水盘飞磴。三更渡锦水，再宿留石镜。缅怀周与李，能作洛生咏。明朝二子至，诗律严号令。篮舆置纸笔，得句轻千乘。玲珑更奇秀，名实巧相称。九仙更幽绝，笑语千山应。空岩侧破瓮，飞溜酒浮磬。山





前见虎迹，侯吏饶鼓竞。我生本躄奇，尘土满釜甑。山禽与野兽，知我久蹭蹬。笑谓侯吏还，御处吾有命。径山虽云远，行李稍可并。颇讶王子猷，忽起山阴兴。但报菊花开，吾当理归棹。

寄澄慧大师

苏轼

我昔曾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溪城六月水云蒸，飞蛟猛捷如飞鹰。羨师方丈冰雪冷，兰膏不动长明灯。山中故人知我至，争来问讯今何似。为言百事不如人，两眼尚能看细字。

游径山寺

苏轼

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鞍玉镫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识五气，结茅宴坐荒山巅。精诚贯山石为裂，天女下试颜如连。寒窗暖足来朴握，夜钵咒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来叩问，愿为弟子长参禅。迩来发兴三百载，奔走吴会输金钱。飞楼涌殿压山破，朝钟暮鼓惊龙眠。晴空偶见浮海蜃，落日下数投村鸢。有生共处覆载内，扰扰膏火同烹煎。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宽处差安便。嗟予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问龙乞水归洗眼，欲看细字销残年。

再游径山寺

苏轼

老人登山汗如濯，到山困睡呼不觉。觉来五鼓日三竿，始信孤云天一握。平生未省步难险，两足贯曾行犖确。含晖庭上望沧溟，凌霄峰头挹南岳。自爱丝杉翠丝乱，谁见玉芝红玉琢。白云何事

任来往,明月长悬无晦朔。冢上鸡鸣犹忆钦,山前舞凤还征璞。雪窗驯兔元不死,烟岭孤猿苦难捉。从来自足傲生死,不怕黄巾把刀槊。榻上双痕凜然在,剑头一吷谁能角?嗟我昏顽晚闻道,与世龃齟空多学。灵水先除眼界花,清诗为洗心源浊。骚人屡欲逃竞病,禅老但喜闻剥啄。此生更得几回来,从今有暇无辞数。

相视新河次张秉道韵

苏 轼

君不见元帅府前罗万戟,涛头未顺千弩射。至今凤凰山下路,长借一箭开两翼。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坐陈三策本人谋,惟留一诺待我画。老病思归真 偶,功名如幻终何得。从来自笑画蛇足,此事何如食鸡肋。怜君嗜好更迂阔,得我新诗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径归,余事后来当润色。一庵闲卧洞霄洞,并有丹砂水长赤。

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

苏 轼

西风初作十分凉,喜见新橙透甲香。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犹有梦回清兴在,卧闻归路乐声长。

登绿野亭望吴兴诸山怀孙莘老

苏 轼

徙倚秋原上,凄凉晚照中。水流天不尽,人远思何穷。问谍知秦过,看山识禹功。稻凉初吠蛤,柳老半书虫。荷皆风翻白,莲腮雨褪红。追游慰迟暮,觅句幼儿童。北望苕溪转,遥怜震泽通。烹鱼得尺素,好在紫髯翁。





宿余杭山寺

苏 轼

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欹枕对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雪打窗。

洞霄宫

答张子野

苏 轼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忆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游径山诗和东坡韵

苏 辙四川人

去年渡江爱吴山，忽忘蜀道轻秦川。钱塘后到山最胜，下枕湖水相萦旋。坐疑吴会无复有，扁舟屡到凌深渊。今秋复入径山寺，势压众岭皆迷颠。连拳沓嶂不知数，重重相挹如青莲。散为云雾翳星斗，聚作潭井藏蛇蜒。钦公未到人绝迹，千里受记来安禅。荒村草野置茅舍，坐令海贾投金钱。至今传法破烦恼，饱食过察宜安眠。解装投锡不复去，纷纷四合投乌鸢。或言处此犹未远，海上人少无烦煎。天台雁荡最深处，水秀石瘦犹清便。青山独往无不可，论说好丑徒纷然。终当直去无远近，藤鞋竹杖聊穷年。

过显圣寺

范仲淹吴人

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远水欲无际，孤舟曾未归。乱峰藏好处，幽鹭得闲飞。多少天真趣，遥心结翠微。

赠唐异处士^{时宋侍郎守余杭}

范仲淹 吴人

名动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游。青山欲买难开口，白发思归易满头。厌入市廛如海燕，可堪云水属江鸥。故乡知己方都督，千树春浓种橘休。

戍独松关集句

文天祥 江西人

我来属危时，《九成宫》朝野色枯槁。《送长孙侍御》倚君金华省，张九龄不在相逢早。《赠射洪李文四》

送天柱马先生

陈尧佐

闲驰风驭恣飘飘，因失仙班几度朝。紫阁旧怜秦树老，赤城新别海山遥。飞帛又说春经岳，叱橘曾今夜探潮。不是桃源不归去，故人多半在烟霄。

洞霄宫四首

陈尧佐

一帆高桂出红尘，万仞长歌入紫云。莫道游仙别无侣，玉清冠盖许同群。

谷口停骖上翠微，五云宫殿辟金扉。不知保处朝元会，恰见龙鸾队仗归。

二天封部稼如云，流水清寒出洞门。更爱林间盘石上，松花飘落羽人樽。

萧萧红树碧峰前，为爱桃花入洞天。偶逐霓旌才百步，却忧人世已经年。





洞霄宫

王钦若新喻人

郁萧宫殿倚云霓，王气珠辉冠紫微。暂到帝城朝斗会，却思岩
窞负琴归。日奔内景乾坤静，泉漱清音杞菊肥。却到水乡深邃住，
晴岚掩映簇春晖。

洞霄宫

陈尧叟

回合烟光叠翠屏，东南山水此为灵。莺花春学蓬莱境，楼阁夜
干牛斗星。古桧森罗烧药灶，彩云飘洒聚仙亭。辽天俯近归期鹤，
海谷旁连骇巨溟。紫陌红尘无一点，绿毛仙骨有千龄。

闲居书事

唐 异

幽居经宿雨，屣齿遍林塘。一境无过客，千山自夕阳。昼禽多
独语，夏木有余凉。招饮诗慵寄，时清谁肯忘。

重过吉祥寺

吴 莱

忆昔逢寒食，行吟采物华。风生敲院竹，雨湿堕山花。曲坞青
龙树，长滩白鹭沙。回看溪上水，直欲到君家。

洞霄宫

赵 抃

龙穴藏身稳，泉源抚掌清。红尘人绝虑，白日世长生。我分谪
冲寂，谁能顾利名。梦中休指笑，又作洞霄行。

宿洞霄宫二首

林 逋

大涤山相向,华阳路暗通。风霜唐碣朽,草木汉祠空。剑石苔花碧,丹池水气红。幽人天柱侧,茅屋洒松风。

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

访勤上人

参寥子

断桥苍壁倚溪斜,赤叶枫林噪晓鸦。可怕岭云埋径路,会寻流水到君家。

(中缺)

游洞霄宫

蔡 准都官郎中

大涤洞沉沉,天柱峰嶮嶮。人世悲落花,观松无易叶。朝夕樵风生,云鹤闲情惬。何当采玉芝,真踪从此蹶。

游径山

晁无咎巨鹿人

盘崖绕壑步步高,仆马乏游人劳痛。五峰崛起干云霄,众山奔走争来朝。我行直欲犯星杓,意彻绝顶才山腰。松间鸟语如相招,仰见白塔事当林梢。担携上下若桔槔,路穷飞栖郁岩峭。钦公未来蔽菅茅,山精水怪谁游遨?磨驰虺窜猩鼯跳,灵景晦昧何由招。忽然飞锡从江皋,探穷不惮东峰遥。曲腰丈人白丝袍,再拜辞前风





電飄。三百年来响钟铙，闽商海贾转金刀。直拦横牖山周遭，晨参夜讽声嘈嘈。碧山紫柏罗旌旄，高来六月忘炎熇。明月庵前醉松醪，白云峰顶瞰若郊。鹅毛一点钱塘潮，越王宫开如累樵。临之股栗积魄超，归不得寐心摇摇。含辉孤亭立峣嶠，此地览京尤难逃。五更月落禽啾啾，阳乌欲上海云烧。晦明变化不终朝，倏阴忽明状莫描。夜阑灯清南飘潇，偶坐两客论幻泡。探玄穷妙窥寂寥，破除万事与丝毫。不奈诗思犹强豪，归时日没红霞销，荒崖老木山蝉号。

凌霄庵

范至能

峰头非尘寰，一舍谁所茏。轩眉玉霄近，揆指沙界豁。万山纷累块，众水渺聚沫。来云触石回，去鸟堕烟没。向无超俗缘，兹路讵可越。偕行水上坐，同我证解脱。

题径山寺楼

范至能

落日苍茫水，扞星缥缈楼。神光来烛夜，寿木不知秋。海内五峰秀，天涯双径游。爱山吾欲住，衰病懒乘流。

倾盖亭

范至能

万山离立翠云幢，袅袅多闻晚炊香。山下行人尘扑面，谁知此地有清凉。

凤山道院

符俊

凤凰山下小蓬莱，列戟峰峦紫翠开。阴壑尚留磨剑水，晴虹长

绕炼丹台。灵禽捣药穿云过，仙子吹笙带月回。几度扫松闲驻马，
细寻石刻步苍苔。

洞霄宫

成无玷吴兴人

我欲观太华，一笑凌险阻。灭迹恨未果，衰容遽如许。东南岂
不佳，泉石 灵府。未访潜川源，且寻天目乳。一峰拔地起，离立
谁敢侮。千岩绝附丽，万壑失媚妩。有如人中杰，羞与绛灌伍。翠
箬藏丹药，石洞飞白鼠。游人倦登陟，异境何由曙。振衣临绝顶，
云外听天语。仙人倘予迎，从此遂轻举。

风雨中同章德茂泛苕溪

黄 潘

黑风翻江白雨倾，檣欹桡侧断人行。此时惟我与章子，孤舟荡
漾烟波里。烟波苍苍杨柳黄，浩歌击舷兴弥长。翩然一叶恣掀舞，
青山白塔频低昂。朝过城南暮城北，舟人问我将谁适。章子棹头
作吴语，秋水夜来深几尺。忽看大字扁竹林，寺门对水仍阴阴。敲
门见竹不见人，竹间翠石何萧森。回舟少休雨如注，四顾冥茫但烟
雾。鱼惊龙跃吾不知，披蓑却入菰蒲去。岸旁群儿拍手呼，笑言狂
客世所无。呜呼古人今则无，后来视我知何如。为君留此有声画，
题作《扁舟烟雨图》。

游大涤山

杨 杰

大涤洞天玉为室，真官典校长生籍。青山九锁 仙源，老尽碧
桃人不识。祖龙求仙徒用力，驾海欲驱山下石。神人倚住不与行，
留得岩前隐仙迹。





大涤山

鲁元翰

马蹄清晓破蓝田，一出红尘骨已仙。任锁九重山下路，终寻五处洞中天。泉流碧砌长鸣玉，迹隐苍崖久蜕蝉。人世归时知变否，樵夫曾记烂柯年。

大涤山二首

钱景谿毗陵人

清夜宿瑶宫，云开天柱峰。千岩空洞月，万籁古檀松。仙驭闻孤鹤，琅舆想六龙。朝元步虚曲，将次引林中。

入谷初无路，山溪九折回。紫庭藏玉室，碧落抱琼台。溪水人间见，桃花源上开。只应有仙骨，得到洞天来。

大涤山

陈宗古

洞天三十六，奇邃此无俦。笙鹤有时下，神仙何处游。岩花自照水，谷鸟不啼秋。尽日松阴底，闲听寒涧流。

游洞霄出九锁山有感

晁端友

行尽青山与碧溪，何须辛苦觅天梯。九峰不锁寻真路，自是人心到后迷。

游九锁山

张景修

九锁山中多隐仙，洞门终古掩云烟。茶生东坞偏迎日，松老西岩不记年。翠箬久藏千岁药，碧池深纳半山泉。苍崖纵使秦驱得，

未信能移一柱天。

游洞霄宫

陈 律

白日黄尘客路迷，偶寻幽事入烟扉。云行翠袖鹤争舞，月落青天人未归。自喜身心无世系，愿从岩谷谢朝衣。祥光洞口仙题在，读罢令人悟昨非。

洞霄宫

裴相如

人间三十六洞天，各有邃道通神仙。兹山九锁路曲折，中间五洞栖云烟。东游大涤望天柱，西登石室观飞泉。穷幽讨胜足未倦，明月忽堕青崖颠。山中道士借一榻，夜半猿鹤惊人眠。明朝又复出山去，白云回首空凄然。

游大涤山

王 溉 九江人

山合群峰路屈盘，溪行九折势蜿蜒。云根长伴仙人迹，元盖潜通大涤天。玉殿香销人寂寂，石坛花范草芊芊。黄冠解识寻幽兴，为洗寒铛煮碧泉。

洞霄宫

吴 泳

旧与清泉白日盟，身闲方作洞霄行。青山延客元无锁，碧涧流花似有情。古洞欲随仙隐去，高岗会见凤来鸣。道人邀我松间饮，坐拂寒云月未生。





游洞霄

赵公硕宋邑令

野服萧萧款翠微，虚亭高敞射晴晖。仙归洞府云烟冷，春入名山笋蕨肥。缓引壶觞聊自适，暂捐朱绂便忘归。会须结屋山中住，始悟人间是与非。

再游洞霄

赵公硕

旧时曾此觅仙缘，一别于今四十年。白发重来嗟老矣，青山九锁故依然。肩舆直入松间路，洗耳还听涧底泉。幽兴未阑吟未就，半峰斜月下平川。

游九锁

张 铉

晓日晴岚路未分，昔年钟磬隔林闻。龙归古洞千岩雨，人卧空山半榻云。异草云苗交晚翠，野兰芳芷杂秋芬。何时得似山中鹤，脱却鸡群友鹿群。

再游九锁

张 铉

凉蝉乱叫朝暮雨，独鹤不迷前后山。芎叶煮汤胜茗碗，栗花然火照松关。

大涤洞

徐安国

大涤山藏碧玉函，神龙护穴虎驯岩。华阳邃道通仙处，始见元同骨不凡。

漱石轩二首

钱 厚

危石参差上霄汉，中涵万壑冰玉清。与谁流出洗尘滓，遗我一林风雨声。

石窦鸣泉自昭隐，故邀风月到林扃。我今欲去尚回首，多少人来不肯听。

游洞霄

徐 存

清真羽士旧仙官，日捧琳宫紫翠间。五洞烟霞龙窟宅，一壶天地道家山。涤泉盘转冰涵沼，隐石屏开玉敞关。可笑濯缨来览胜，输他高卧白云间。

游洞霄宫

韩 挺

云去山空鹤自来，天坛石室已苍苔。洞前石鼓扣即应，岩上仙人挽不回。明月照林山雾合，东风吹涧野兰开。高眠百尺长松下，闲看飞花落酒杯。

游栖真洞

韩 松

黄冠具竹舆，邀我游栖真。山家杂水树，野径横荆榛。长松卧苍蛟，乱石错紫鳞。委曲至洞府，结顶宝盖高。下可容百人，神仙独何之。棋局今犹存，翠竹拂不落。衣衫生青芬，山间局未终。浮世三千春，安得从之游，一笑凌云云。





题洞霄二首

赵汝 大梁人

岬列千峰，一柱屹翘楚。回复蕴奇秀，有此云霞所。岩封五里雾，松撼半天雨。深知境未穷，正欠惊人语。

洞府日月闲，风景自清楚。九关启天钥，容我朝帝所。清缘宿仙馆，梦碎石泉雨。明朝得羊珠，试向张华语。

游大涤

邓 朴

人间之暑如炊蒸，拂晓故作山中行。山深石古云雾集，青松十里闻风声。上岩高挂水晶帘，下岩碎击琉璃盘。天风吹作六月雨，使我肺腑生清寒。山花醉木苍苔破，幅巾羽士花间坐。谓子多赋山中吟，凭谁写作书中画。

游大涤山

李延忠

清溪路入武陵源，鸡犬人家隔近村。拔地一峰危作柱，栖云五洞窄开门。空庭有客扫松影，古径无人踏藓痕。我欲白云岩畔宿，月明一夜听啼猿。

大涤山

程 俱开化人

太湖隐吏疏且顽，手攀柱颊看西山。笔床茶灶向何许，往来洞庭林屋间。侧闻余杭隐大涤，故整烟艇寻茗川。相从喜得二妙士，金庭老客南昌仙。早行不惮踏晓月，逸思自觉奔春泉。冈回涧转若无路，但见老翠漫秋烟。中峰一柱万山表，势与太华争擎天。神仙古洞绝壁下，蓬莱别馆青云间。天坛无人石室冷，借问白鹤何时

还。人生但为形体累，会当去之如蜕蝉。金庭客，南昌仙，他时待我乘八景，举手少别三千年。

洞霄山隐斋

闻九成邑人

余杭之西天柱峰，下有石洞蟠苍龙。斋居无尘山四合，仙人宴坐空翠中。夜扞北斗罡气接，晨吸东日精光通。醉凌高风驾白鹤，笑视黄庭驱玉童。人间自有赤松子，方外或友洪崖公。丹泉吹阴晓雾碧，野果变色秋山红。献酬且尽琉璃钟，笑谈便是蓬莱宫。肯如金粟衰病翁，散花丈室谈虚空。

翠蛟亭

巩 丰武义人

木石相因依，妙处在得水。遇其相令时，涧蹙水多止。巍巍天柱峰，双洞空无底。怪石抱山回，灌木参天起。青蛟走玉骨，元脉贯石髓。屈折暂得伸，掀舞如掉尾。亭成自何年，不陋亦不侈。秋深泉水缩，亭影照清泚。忽遇水飞流，亭在银涛里。愁蛟卷亭去，相距不盈尺。一落坠两龛，力竭势方已。终疑入江湖，赴海日千里。昨夜山雨豪，梧竹尽风靡。轰雷与石斗，蛟怒几欲死。吾亭方宴然，清晓见窗几。因携一樽来，与客相料理。剩拟画将归，题诗却留此。

洞霄即事

巩 丰

积藓青逾一寸痕，山灵守护几千春。长藤横系岩边木，何日重来挂葛巾。





游洞霄

骆安基

打萝探得云根路,直入云山最深处。主人心自青山闲,云亦无心自来去。

游洞霄宫

邹杞

天柱古名山,形热友列岳。神人巢其巔,咳唾半天落。白昼见云旗,清夜闻笙鹤。桃源或流红,仙禽犹捣药。长歌不可见,清风洒寥廓。

游洞霄宫

赵汝谈邑人

好闲谢尘事,来作名山游。杖策西涧曲,乞浆东家丘。大涤古洞天,仙人此藏修。至今翠箬下,半夜丹光浮。山中旧相识,置酒为淹留。日移云窗午,水滴空床秋。授我长生方,挥麈谈玄幽。我发亦已白,赤霄莽何求。业缘苦未断,一笑风引舟。回首青天长,身名两悠悠。

翠蛟亭

赵汝谈

我生宿有山水癖,乘风直到匡庐春。匡庐之水悬百仞,天下谷帘名第一。寻幽偶访大涤洞,绝壁飞流动寒碧。忽如翠蛟出乱壑,势与匡庐亦相敌。秋空倒影摇寒星,却疑夜半银河倾。

重游洞霄

郑损

别去琳宫三十年,重来尘迹愧林泉。三生石冷魂初醒,九锁山

深骨欲仙。间拂旧题真少作，醉论往事有华颠。何时两鹤归田里，
物是人非更惘然。

大涤山

叶绍翁

处岩月澹迷仙路，龙洞云深透别州。九锁青山原不锁，碧桃开
复更重游。

大涤山

钟 颖

大涤通华阳，仙家碧云上。飞泉舞苍蛟，绝壁浮翠浪。泉石有
声诗，云烟无尽藏。落日青山多，临风一怅望。

游洞霄

胡 榘 庐陵人

重逢九锁蹑丹梯，回首空惊岁月移。风虎守阍宁易到，冰龙候
路却先驰。松筠老去俱全节，猿鹤迎来尽故知。更拂栖真洞门石，
弟兄同记胜游时。

宿山隐斋

赵汝旗

平生悦山隐，一室容我借。弄泉掬明月，坐石延清话。既调松
下琴，复得松风和。仙人捣药禽，独叫青山夜。

游洞霄

薛 泳

群山皆玉立，中有一峰危。天近秋云薄，松深月夜迟。洞因寻
药入，席为听泉移。此趣无人会，临风酒□卮。





天柱山

张天雨钱塘人

此峰屹立浩无前,信是人间别有天。铜柱何烦天北际,蓬山宁在海东边。采樵巨箬多无骨,捣药灵禽或是仙。老我不能为狡猾,峰头看月几回圆。

鸣凤洞

张天雨

第几峰前苍玉洞,何年于此凤求凰?梧枝宿久毛应古,竹实餐多髓亦香。露湿紫苔春似锦,月明丹穴夜生光。我亦鹤行旧俦侣,云中有路共翱翔。

来贤岩

张天雨

谁见苍龙劈石开,此峰元自胜飞来。阑干截断岩前雨,罨屣翻将地底雷。寒甚只疑云是雪,霜余每恨叶成堆。坡仙独对无言说,惭愧搜诗日几回。

翠蛟泉

邓牧心钱塘人

寒涧岂成蛟,流泉亦非翠。色缘映带得,意出飞舞外。虽无风霆化,自与江海会。

翠蛟亭

褚伯秀

不逐风流去,蜿蜒舞石屏。源深有龙畔,流远借丹灵。坐觉云藏树,吟忘雪溅亭。岩隈有斜日,归去了残经。

九锁山

张光弼

青山九曲锁烟霞,隔断尘寰百万家。洞里有春岁求得,春风春雨泛桃花。

伏虎岩

张光弼

世往人非事不同,岩前无复旧行踪。空山落偏下林树,夜夜如同虎啸风。

大涤洞

张光弼

大涤潜通句曲山,列山到处有遗坛。千岩落叶无行迹,时见郭文骑虎还。

大涤洞

林景熙

古洞绝人寰,一径耸天住。自从两目来,有此洞天古。奇石千万姿,原不废神斧。帝敕守六丁,山夔孰敢侮。白昼中冥冥,游者必持炬。或绚若霞敷,或蹙若波诡。或坚若旌幢,或悬如钟鼓。或虎而爪踞,或凤而翔舞。异状纷献酬,清音起击拊。不如金堂仙,恍惚在何许。褰衣下侧径,层岚结琼乳。径极罅转深,幽潭蓄风雨。少容童竖入,恐触蛟龙怒。凜乎不可留,长啸出岩户。

翠微泉

林景熙

百雷斗我前,八溟覆我后。谁哉擘巨崖,纵此翠蛟走。又疑蜀





川丁,万骑赴峡口。凭阑神为摇,清寒逼两肘。久乃与之忘,一洗耳目垢。骨冷春水癯,魂惊夜猿吼。神仙亦爱奇,临流弄璫玖。乘鲤琴高风,捉月太白手。跳入水晶宫,身世亦何有。缅怀玉局翁,不受荒幻诱。迩来谒空祠,采奠元酒。百年等一沓,道先天地寿。逝者固如斯,川上汉鲁叟。

游洞霄宫

刘子澄剑山人

青山隔断红尘路,中有仙人藏洞府。老蛟百丈从天来,万壑千岩起风雨。真虚容我辄跻攀,心旷才知白日闲。仙人一去忽已远,坐对松梢云往还。

游洞霄

汪中立四明人

忆昔寻幽兴未终,重来洞府访仙翁。十年尘世身将隐,千里华阳路暗通。山水只如前日好,松杉似与老人同。明朝又入黄尘去,回首青山一梦中。

游九锁

赵崇缙大梁人

九峰原不锁,俗驾自来稀。水石藏仙窟,烟霞护羽衣。夜猿窥月叫,晓鹤出松飞。拟结巢由伴,眠云隐翠微。

游九锁

杨迈金华人

寻幽向何处,大涤山水好。九峰拔奇秀,下有松石老。白云和红叶,满径无人扫。振衣长风生,一笑登木杪。

游九锁山

杨伯聶

晚山云树碧生秋，乘兴闲为洞府游。片石却将幽路隔，负人平昔慕浮丘。

游九锁

吕祖异

匹马先来破晓云，千嶂乔木翠缤纷。山围道院牕牕见，泉出丹池处处分。酒好便能浇魄磊，饭香何必御羶荤。明朝又踏红尘去，多羨烟霞总属君。

游大涤

程 鏊

松风吹客衣，缥缈凌绝境。古洞不见日，篝灯入幽暝。苍苔晕石花，奔泉开云影。仙游愿初遂，秋山魂未省。我生有宿约，结屋天柱顶。

游洞霄四首

吴昌裔

上界视仙住九华，故留灵销护烟霞。云根欲断溪回处，流出山中几片花。——九锁山

凿破千年浑沌心，石楠当户洞愔愔。诗臞犹怯春寒在，扞石梯云不敢深。——栖真洞

柱天屹巖断禁足，卧草蒙茸伏虎痕。想见山中明月夜，有人长啸挹昆仑。——天柱山

山出清寒一道泉，暗声落涧玉铮然。辘轳引上汤丸顶，便是人间赤脚仙。——清音亭





宿光教寺

闻人符

清晓卷书坐,开帘揖远峰。赋云留宿润,膏雨沐春容。世味生来薄,诗愁晚更浓。好山看不厌,还听暮撞钟。

与长官游洞霄

周 约

九锁扃仙窟,栖真隔翠林。地灵泉石秘,岩古薜萝侵。屐残东山胜,樽倾北海深。道人知客意,唤起玉龙吟。

送见心上人之径山

虞 集

台山蓦直勿岐差,双径峰前路不赊。若有剑光冲北斗,更愁帆影落谁家。曲江水暖花千树,古道秋高月一槎。记取题诗相送处,鹭鸶和雪立芦花。

题蔡经宅

高 启

昆仑主者王方平,身骑黄麟朝紫京。举手长辞汉公卿,得道不愿世上名。往来隐元与朱明,洞中各有白玉城。绛衣游空拥幢旌,三山五岳自按行。冷风吹动天乐鸣,瑤箫琅璈和鸾笙。羽卫蹙踏山海崩,龙车鹤驭纷相迎。啸呼神马走吏兵,魑魅魍魉号且惊。暂来经家驻云程,人马不见但有声。虎头鞶囊佩苍精,神光赫然照轩楹。授以至言可长生,凡骨已作蝉蜕轻。麻姑来会寻仙盟,芳姿娉婷似飞璫。言从昔年宴蓬瀛,又见弱水三浅清。爪可爬背念始萌,仙意已识遭笞榜。余杭阿姥酒罢倾,摄景忽去烟云横。家人悲望空惛惛,桑田回首几变更。神仙在世每自呈,凡夫不识等瞽盲。丹

元有田不解畊,但爱狗苟还蝇营。荣华未满咎责盈,忽化腐鬼归荒莹。金丹可学道未成,木钻石盘贵精诚。惟能自拔水火坑,飞游往来瑶树英。千载或有归来情。

登绿竹亭望吴兴诸山二首

夏至善邑人

徐步来高处,溪山一望中。古今虽有异,岁月自无穷。野树流残景,田禾出溉功。短堤鸣晚鹊,古砌响秋虫。杳杳云飞白,凄凄日落红。钟声来佛寺,笛韵起村童。北阙江河近,南台驿路通。欲知当日事,好问白头翁。

夕照苍茫际,郊墟黯淡中。时光如候转,客思惑秋穷。古堞稽王迹,长河著帝功。林昏栖倦鸟,砌冷响吟虫。风卸梧桐碧,霜欺橘柚红。樵歌归野老,牧唱禁村童。砧午千家急,炊烟万里通。坡仙遗咏在,慨叹鬓成翁。

游九锁峰

夏至善

秋晚获从容,来游九锁峰。雨飘苔径滑,泉漱石岩全。野草花含紫,林枫叶坠红。山中无限景,何日似仙翁。

游径山寺

夏至善

招提洒洒竟忘回,石径闲游步绿苔。门外溪声春雨过,屋头松响晚风来。一身莫论无穷事,百岁须倾有限杯。正是长吟犹未了,僧堂忽起暮钟催。





大涤山

邹 济邑人

仙岩九折锁琼台，琪树排云洞户开。欲探骊渊更深处，恐惊龙睡却回来。

归田写怀

邹 幹邑人

故园难望入杭州，绿水青山纪旧游。八座位高惭少补，七旬年过得归休。有时飞梦瞻龙袞，无复垂绅到凤楼。恩泽世承何以报，天长地久祝宸旒。

洞霄丹迹二首

徐 锐

紫气瑶光护石坛，洞霄仙迹翠微间。尘区那得仙桃种，洞口谁遗黍米丹。黄石有灵扶汉鼎，青牛无主隔秦关。空山尚说朱提举，何计苍冥插羽翰。

长啸乾坤旧草亭，一宵春雨四山青。悬猿隔叶窥朱果，野鸟衔花度翠屏。石鼓恍然虚谷应，药舂偶尔傍云听。于今勾漏无真诀，谁道金门有岁星。

茗溪晓涨二首

徐 锐

雨足清溪拂槛流，蒹葭历历散汀洲。鱼冲雪浪翻银鬣，燕掠芹泥上玉楼。震泽潮生春渺渺，龟山宅在晚悠悠。行吟更起濠梁兴，万道飞泉一鉴浮。

杨柳飞花燕子来，河豚初上水如苔。朱丝彩袖瑶台近，画舫青帘绮席开。天目西来平望眼，海门东去放诗怀。桑麻两岸三州接，

财赋江南亦壮哉。

舟枕晴云二首

徐 锐

天目横来势欲奔，峰回路转抱孤村。幽怀尚讶蛟螭窟，远兴何妨鹿豕群。六月凉生侵马耳，双尖云合拥龙门。翻思夏后临观地，莫浪巫山望楚氛。

石林茅屋隔云霄，绮盖圜车望日劳。缥缈三山神阙近，微茫六月月蜃楼高。绿槐蓊郁新凉早，翠竹萦纤细路遥。竟日登临看禹甸，井田清洫尚周遭。

南湖月明二首

徐 锐

片月高秋湖上悬，露荷烟草净娟娟。葳蕤碧柱停青凤，荡漾银河挂彩蟾。浮水星辰天际动，步虚环佩镜中旋。沉吟更动沧浪兴，深夜清波几扣舷。

湖上凉生秋月光，水村山郭影微茫。望通牛斗仙槎近，思入鳞洲烟水长。急管繁丝喧子夜，浮鸳宿鹭起沧浪。美人只隔西浦，采采芙蓉远寄将。

江楼诗兴二首

徐 锐

高拱飞甍远水边，江流沙影静娟娟。空濛云雾迷三岛，的砾星河傍九天。红袖至今歌宛转，彩毫当日赋联翩。登临到处堪乘兴，花满青山月满川。

景物苍茫迥断愁，浴凫飞鹭满汀洲。桃花浪拍天江水，杨柳烟笼百尺楼。朱绂宦情麟阁在，锦囊诗草道人收。长吟野望低寥廓，





雅兴幽怀得更酬。

酒井泉香二首

徐 锐

千年春甕传仙姥，三月晴云护酒庐。色映岩花开宝窟，青归亭柳拂罗襦。漫思竹叶倾鹦鹉，好学柴桑醉玉蛆。病渴多情辞赋懒，琴堂何意独当垆。

饮中辞赋寻常见，泉上丰姿邂逅逢。云隐鸟声春睨睨，水涵花影夜玲珑。龙腥忽过千峰雨，凤举疑乘两夜风。便拟醉歌镌石室，山林钟鼎未从容。

安乐钟声

徐 锐

寻僧竹院经过地，听鸟林泉徙倚情。天地侧身怀保障，江山满目见生平。钟声断续层霄塔，树影参差百尺城。临眺那堪重回首，断碑芳草夕阳横。

径山雪霁二首

徐 锐

蜿蜒西来耸更尊，已看银汉绕昆仑。雪光掩映千峰见，海色微茫一线分。天旷浮云苍狗变，林深阴洞玉龙蹲。高僧自爱青莲座，时对梅花静掩门。

篮舆忽度翠微关，行尽双溪上径山。日月连珠从地转，蓬莱浮玉倚天看。龙飞凤舞千支袅，越北吴南两乳盘。雪水稳应仙品试，《茶经》仍向石林删。

游径山

夏原吉

西北群峰万马来,东南地势接蓬莱。彩云宫阙人中起,红日山川掌上开。十锦人家攒几簇,三吴客路绕千回。凭高极目洪濛外,身在层巅最上台。

洞霄怀古

胡来朝赞皇人

迢递深山望渺然,洞霄提举是何年?宋元残碣留芳草,风雨荒祠起暮烟。柱国名贤投散地,故宫离黍欲连天。兴衰遗事人千古,松自萧萧水自湲。

洞霄吊古

管 见余姚人

天柱峰前柏尚青,洞霄宫柳乱啼莺。闲廊咫尺连天表,胜地当年绕帝城。相业投艰钧轴重,词林谢却羽毛轻。衣冠此日争瞻仰,徒使英雄泣老成。

游径山

俞景寅 邑人

双径通金地,群峰列宝屏。初登疑窈窕,渐陟觉孤冥。迟日岩头堕,浮云岫脚亭。江涛一马白,海峤数螺青。杉桧森成霭,楼台迥逼星。呼泉流壁罅,咒石划川形。鸡冢封前慧,龙湫雨后腥。莲呈真法相,僧诵大乘经。砌石曾过辇,碑残尚识铭。竹风飘梵磬,萝月映禅扃。境寂还心寂,山灵总性灵。井尘掀旧案,剑映发新翎。蔡碣苔纹绣,苏池墨色荧。漫留诗笔在,千载肯同订。

双径穿云上碧霄,凭虚胜览此偏饶。窗开吴越连三楚,树饱风





霜自六朝。沙积寒飞江练白，海门春逐浪花遥。醉余一啸狂飙起，
历乱烟霞杖底飘。

大涤山

俞景寅

为爱名山天下稀，苍虬常带绿云飞。九峰秀拱青来座，五洞寒
生翠湿衣。庭树代更长掩映，岩花秋老尚芳菲。红尘已隔元关迥，
洗药池头月满扉。

余杭道中

张 瓚浙江布政

一入余杭境，风光迥不同。万山归领袖，漫水会支深。巧叶连
云翠，杨梅映日红。地灵人亦杰，累代见王公。

题径山

张复阳

石径萦纡出薜萝，诸峰环拱势嵯峨。举头便觉天颜近，极目还
知地界多。西北云来燕雨露，东南潮涌浙江河。振衣直上高峰顶，
苔蚀穹碑手自摩。

游径山

邵经邦

素望山巅倚如掌，岌虬奇穴来天上。径山不比天目高，犹能放
眼延萧爽。瀛洲只在海东边，长江一泻何茫然。天吴蹴水雪山拥，
鹏鸟转风鹤背连。芒鞋踏偏云缥缈，千山万水何时了。笑踞芙蓉
最上头，指点乾坤一时小。五峰拔翠碧云封，渊泉涌出金莲来。锡
钵遗来降水怪，袈裟挂处收苍龙。瑶华种种庄严境，遂使名山失真
静。何似昆仑未凿开，不惊龙象犹天幸。我欲乘槎问汉津，三山复

隔蓬壶春。 栖佛日穷清赏,自入空门避世尘。飘飘如在神仙宅,夜半披衣坐盘石。同攀皓月访占松,要识元星倚苍柏。白云尽掩下方同,咫尺难论万里通。毒龙带角悬岑塔,铁骑空嘶万木风。玉堂真笔龙蛇势,净扫鸠坛散胸次。可怜兴尽一代宫,难勒丰碑两行字。寒霜裂竹啸声哀,不见元猿独倚台。千古禅心无此寂,百年浩气涌如雷。回头独看三花树,雾灭荒山断归路。扶桑已出鸦背红,博得浮生此真趣。腐儒出处皆声名,大游不似维那行。在他喝石千年在,不及朝阳一凤鸣。

游径山

邵经济

吾闻弱水之上蓬莱山,云霞缥缈非人寰。鹏翻三千水一息,鳌背万仞那能攀。壮怀踏遍天目路,羽翼寒风失鸳鹭。自泛蓬莱只此山,谁知双径迷烟树。复磴悬崖霄汉开,杜蘅薜荔相依偎。晴云不负看山眼,落日何孤泛斗杯。双径山高出林杪,回首千山万山小。蜀栈崎岖鸟道回,秦关 劣羊肠绕。五峰返照岳莲红,峰头抚掌摩长空。江光不远一线落,云气常随万里同。钟鸣磬发迎天马,袈裟倒曳胡为者。宝华庄严礼世尊,不知佛日身三舍。我寻佛祖问真源,慧力禅机到处存。钵水倒翻天北极,石崖喝堕海东门。龙湫齧泉滴滴,云是真伽亲卓锡。古来沧海几桑田,怪底禅家说空寂。放生池上蜿蜒多,飞跃鸢鱼石未磨。吾道千年当活泼,返生谁复知枯螺。灵鸡冢高去天尺,复尔盟坛悲赤帻。也应羽化出尘埃,曾似岩头空抵掷。驾幸空门喝石高,天章御墨挥秋毫。不思北狩飘零后,空复南都霄汉劳。光曜三台回四极,雨积亭烟气剥泐。可惜当年龙剑文,都随蔓草无颜色。岂能步月下林皋,露液霜华点鬓





毛。月到中天明宇宙,风生渤海见波涛。坐觉高寒刺诗骨,临风便欲搏霜翼。翛然轻举绝纷嚣,明霞可餐石可食。旧闻苏子爱逃禅,玉堂素简青云镌。好是参禅参不破,苍烟空锁墨花鲜。我来高揭参禅手,笑倚天空击瓦缶。宫环苍碧光陆离,绾结龙丝烛牛斗。环秀窗前凝紫霜,朝阳峰头熹晨光。布袍白帻坐天上,赤日红云望故乡。再歌天宝更丰芑,六龙永馭千百祀。蓬莱弱水一荒唐,笑托山花识仙址。

径山寺观梅

周 忱 庐陵人

天目山前夜月明,寒梢疏蕊影纵横。禅扉半启行吟处,人比梅花一样清。

游径山

赵居仁

胜地吴中有径山,老来扶病历巉岩。仰攀危磴青霄际,俯仰群峰紫翠间。古寺有碑苍藓合,空门无锁白云关。诸僧修静须清盼,莫把尘心视等闲。

登凌霄峰

陈道亨 嘉兴人

凌霄峰头烟雾深,野衣虚阁此登临。长藤古木有佳兴,翠壁丹崖生壮吟。飞瀑洒空千树湿,白云笼日半山阴。来参玉版春雷后,又见孙枝横出林。

游洞霄

时 中 浙江参政

一径萦回九折湾,洞霄深处远人间。云根绕气连三岛,石室松

声响半山。亭下翠蛟时隐见，林间幽鸟韵间关。我来乘兴追仙迹，踏破乌靴未肯还。

白茅洞

彭辨之本邑知县

万顷闲云锁洞门，仙人遗迹至今存。却怜汉武秦皇拙，不到兹山一驻轩。

化城寺

徐 渭山阴人

方引主人辖，转为山寺嬉。门深当水尽，路曲入松移。破钵摇檐鸽，寒萍蔽澡龟。过溪无虎啸，枉送远禅师。

题化城

王守仁余姚人

僧屋烟霏外，山深绝世哗。茶分龙井水，饭带石田砂。香网云岚杂，窗高峰影遮。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

游径山

吴 扩

幽径悬青壁，飞淙百道分。涧松交晚翠，溪碓响秋云。净域标龙藏，高峰下鹿群。自余林阁兴，长啸倚斜曛。

游径山

诸大绶绍兴人

朝阳峰下翠微宫，百尺楼台倚碧空。雾冷烟池涵夜月，泉飞坵井起蟠龙。孤云迥出白云外，万壑低围翠霭中。乘兴恍然遗世事，拟君同此学樵松。





游径山二首

沈 谧 嘉兴人

月色凌霄迥，松涛卷石鸣。五峰寒漏彻，双径法华明。藓积宸章合，台空海气生。上人偏好客，醉里踏花行。

山行乘晚霁，信宿合天缘。蚁泛氤氲气，垆燠缥缈烟。天花随鹤舞，法水杂龙涎。圆觉从今悟，悠然历大千。

天掌峰

高得旸

五峰秀出冠丛林，千载奇称遇赏音。云雨自成翻覆手，虚空谁识往来心？山围竺国层层玉，地入祇园步步金。一指倘教归大道，石头未怕路岖嵌。

骊珠峰

高得旸

谁向飞渊发秘藏，远烦天掌为擎将。四山白月争秋色，一岛红云护夜光。灵鹫斜飞天侧畔，阳乌正照地中央。向来娑竭输珍玩，在处还应属上方。

浣云池

高得旸

偶然凿破一方苔，云影中间去又来。本已飘飘离世俗，何烦洗濯绝尘埃。捣衣溪女花阴合，涤砚山童墨晕开。智者正为秋水观，可容凡砾溷灵台。

泻玉岩

高得旸

千尺飞流如泻玉，嘲岩新爱得佳名。雷惊石眼分岚气，云走峰

腰学水声。百折岂辞归海远，一生长喜在山青。浮沔起灭寻常事，
惭愧高人眼独明。

云笔峰

高得旸

一峰崒嵒直如椽，五色 噉烂若烟。太华秋高金气肃，须弥春暖玉毫圆。油然亦是无心出，卓尔何曾有字传。安得文如燕许手，相期泚露颂尧天。

娥眉峰

高得旸

普贤说法西江上，节彼名山县仰瞻。人喜长卿能慕蔺，我惭逢世讳称严。烟供淡扫兰煤重，月比新弯笋玉纤。宝阁梵余聊作供，莫因暮雨始掀帘。

双桂林

高得旸

双桂成林开胜域，绿阴夹道 禅关。芳怜天目东西径，气压淮南大小山。金粟堆时何粲粲，宝华两处共斑斑。觉皇境界容亲到，袖取天香散世间。

万菊轩

高得旸

一轩专为黄花设，富拟人间万石君。佳本剩从方外得，妙香多在定中闻。引泉北涧分清露，开径南山见白云。此意欲为知者道，陶翁犹自未离群。





留别众僧

明谷山人

□阁回双径,松林带五峰。秋光净如水,落日澹高空。僧住翠微里,客来江浦中。百年长扰扰,清话几相逢。

游径山

胡朝

宝马香车客,披云谒上方。龙孙依竹长,雀舌散茶香。明月池犹在,灵鸡冢独荒。古碑苍藓合,都是宋文章。

题洞霄宫

陈儒

于维洞霄宫,昔贤此留迹。千秋继者谁,天柱空含碧。
日暮游大涤,怅焉迷所归。穷探此元洞,忽忽腾朝晖。

游径山

王畿 绍兴人

尚登喜雨坐僧楼,共话茶杯意更幽。万丈龙潭飞瀑倒,五峰鹤树丛云收。碑含御制侵苔碧,径启昙花拂曙秋。还拟凌霄好风月,海门东望大江流。

径山雪霁

周礼邑人

探奇蹑磴凌云上,四顾晴光霁雪流。冻解响疑琼露滴,水生泉溜玉波浮。青螺透出朝阳近,翠 高攀宿雾收。一望江天肩泰岱,常明不羨古丹丘。

游径山

方九叙钱塘人

云里五峰还紫翠,空中一径转微茫。黄花渐报重阳节,白社遥寻古道场。精舍更宜留谢客,玄都何必讶刘郎。高僧趺化千秋寺,独有灵鸡冢树苍。

九月六日同骆舜廷叔侄暨施桂岑登径山

张振先临安人

攀蹶凭眺久,共扣远公扉。一径穿苍霭,千松接翠微。泉春晴亦雨,云出歇还飞。三阮堪陪赏,栖迟未许归。

绿薜登名胜,凌空独有台。泉声一夜响,雨气半窗偎。秋入林端迥,梦从客里来。高僧暂共语,山斗让多才。

游径山二律

方相卿邑人

空山藏古刹,绝壁下春阴。怪石填成壑,乔松引作林。门开双涧合,塔拥万花深。啜茗同僧话,弥清世外心。

名山万壑里,迢递拂云行。鸟下窥藜杖,僧来问姓名。岩花迎日艳,谷树曳风鸣。深入无人处,相随鹿豕盟。

喝石岩

蒋灼

无复高僧胜地游,灵岩喝破几无秋。何人为说当年偈,此石还应重点头。

灵鸡冢

蒋灼

一座灵鸡万古名,冢前惟有雉来鸣。已从法座起三昧,不向人





间报五更。

洗钵池

蒋 灼

僧不洗钵石池中，僧去池边长古松。幽客卧闻风雨至，夜来犹似起降龙。

洗砚池

蒋 灼

玉书自发春前草，旧墨曾翻浪里花。闲客喜从寒月下，醉看松影动龙蛇。

过寂照庵

沈季文

兰若萧疏夕照间，碧云黄叶满秋山。逢僧为说无金法，喝石岩前带月还。

游径山访铠公二首

沈 瓚 吴江人

渐远招提境，犹闻谷鸟啼。云深僧欲定，花发客将迷。野町清泉绕，空林倦马嘶。何年悟禅理，得意忘筌蹄。

祇园千亩废，野竹遍荒陂。雀啄草花子，风鸣桑树枝。日光含舍利，山影界毗尼。若问莲花塔，今当地涌时。

径山静至信宿

严大纪 邑人

偶出风尘坐翠微，幽奇晨夕在山扉。林间鸟带栖云去，石润龙含剩雨归。莫问茅荆非别业，即看萝薜是初衣。却嫌樵竖惊相识，

未遣猿鵝共息机。

题径山松源楼

冯梦祯

造设灵山五个峰,岚光花雨翠重重。水声台殿上方磬,月色轩窗下界钟。万本寒松青入汉,一池秋水净涵空。供茶童子清于鹤,笑问何来世外踪。

蜀中送澹居还径山

吴用先

方外知交绝世情,翛然飞锡到蓉城。来时寒照三巴雪,去日春啼二月莺。巫峡迢迢叠翠,洞庭渺渺片帆轻。送君高卧径山里,余亦归寻鸥鹭盟。

游径山

王在晋太仓人

葱翠笈笥敞夕阴,秋高野宕气萧森。瞿昙尽现寂中相,阐士常超物外心。水到香厨勤洗钵,风来松下听鸣禽。青山镇古依然旧,世劫从教任陆沉。

游径山

黄汝亨钱塘人

扰扰不耐尘为客,夙昔爱看名山色。朝登东目及西目,处处秋林见山骨。径山石上层云蒸,凌霄撇日如秋鹰。风吹万竹声泠泠,钦师慧老嗣明灯。径山和尚知我至,迎问东西目何似。我言千丈岩断狮子吼,秋色长空绝文字。





径山看竹

黄汝亨

竹色自可爱,无如此径深。于材寒玉立,万亩绿云况。远窈窥天人,清光覆地阴。泠泠秋声切,到处奏嵇琴。

游径山访铠公同戴余杭潘景升谢宛委作四首

汤宾尹宜城人

觅友寻师渡会稽,含情千载不能啼。闲从国一堂头过,一瓣香儿吊豕鸡。

千丈龙潭万仞山,飞泉百道到人间。法流自是清如许,一任僧寮去复还。

自谓颇饶济胜具,寻山卓锡有何难。不须更乞香厨饭,翠色明霞剩可餐。

初地俄登已半天,松花水月最堪怜。湖头江口都相瞰,不满军持一滴禅。

秋日游径山赠达元

王继贤嘉兴人

我来径山游,盘旋路重复。百折始到顶,豁然见平陆。亭亭五峰秀,隐隐长江湫。喝石偶三生,凌霄万竿竹。家内闻鸡鸣,灵湫制龙毒。松杉高十仞,扶疏覆茅屋。宝光舍夕照,锡杖悬飞瀑。索模眉山诗,碑断差可读。昔游谁为存,愧余敢云续。倏忽风雨□,泉声满山谷。归坐竹楼上,浮云蔽四目。

题径山化城寺赠铠公

韩敬归安人

大地有情斯有险,险即累情情累眼。刀峰沸海塞眼眶,合眼逃

之不能免。澹师心怜方死生，楼堞善巧出化城。现前能因见成想，立地陡将陂作平。惊风故觉燕幕稳，黑夜不怕羊肠行。凡夫须识澹师意，莫把风波搅平地。愿将大千恐怖心，来住空山化城寺。

漱石轩二首

钱 厚

危石参差上霄汉，中涵万壑冰玉清。与谁流出洗尘滓，遗我一林风雨声。

石窦鸣泉自招隐，故邀风月到林扃。我今欲去尚回首，多少人来不肯听。

径山登凌霄峰有述

宋奎光

迢递寻双径，崎岖历五峰。翠寒飞岭竹，苍雨落崖松。树古瞻灵塔，泉源见老龙。云堂秋入座，香积昼闻钟。寂照随参藏，凌霄共策筇。许询原有致，元礼亦谈宗。时同游为李孟芳、许镇之作。绝 天疑逼，云生壑几重。安能依片石，长此放孤踪。

陪吴方伯宪宪长上径山

黄鼎象温陵人

宪台并轡访山灵，林下生香屐齿青。自是部行徐□日，谁能客动紫薇星。三江潮影杯中见，雨日□皆梦里听。胜事追陪应有纪，石工磨净古碑亭。

登凌霄峰

戴日强蒙城人

壁立芙蓉万古悬，丹梯直上碧云连。中峰色夺吴山秀，绝顶青收越岫烟。石壁丹砂烧圣火，重楼缥缈住神仙。醉来双舄成能梦，





踏遍逢瀛啸海天。

中峰塔眺望

戴日强

禅关杳霭落疏钟，老衲焚香礼梵容。悟道孤松空翠远，参天双树绿阴浓。山连吴越云千里，日映葱菁影万重。举目直超沙界外，茫茫大海总朝宗。

舟枕山

郭 昭豫章人

策杖日攀跻，云生仄径迷。僧房留客坐，石壁有诗题。树树花争锦，根根竹覆溪。犹闻天目路，只隔此山西。

秋日双径寻幽

缪希雍

突岬五峰标，禅居敞寂寥。松杉云外掩，钟梵月边飘。山色凝秋黛，溪声带海潮。听鸡人不见，荒冢自萧萧。

游径山

李长庚郡人

雾合烟迷望不穷，岩峣飞阁出高空。松连天目开双径，翠叠云层锁七峰。身上崔嵬参法象，坐来花雨散天风。逢人欲问西来意，何处山僧有远公。

径山漫咏

周 杭邑人

山分两目径，别是一壶天。风洞藤萝合，凌霄星斗悬。朝凝翠竹露，暮带苍崖烟。千丈龙潭窟，五风仙掌穿。灵鸡何日返，喝石

莫为莲。眼界殊寥阔，飘飘思不凡。

游南湖山

李长房钱塘人

我爱南湖山，游赏忘年纪。兹山可绝尘，出郭余数里。樵人互来往，渔唱隔烟水。日饮南市浆，还钓南湖鲤。白云天外来，好鸟林间止。峰前自古今，万事随心死。慷慨怀昔人，谁为狎虎兕。千载余空庭，日暮松风起。

石室洞

李长房

昔人已仙去，书剑藏斯丘。鬼神永呵护，灵气余千秋。石室宿残云，狼藉无人收。此中有真景，坐咏寒水流。

游径山观雪

李长房

诸天曾结白莲台，谁挈狂夫顶上来。玉树青葱双径合，六花零乱七峰开。联翩欲起辽东鹤，彩笔应传郢客才。蓑笠不妨频住访，逢僧疑似雪山回。

登寂照庵有感

沈焕然

独携秋色上岩端，曲曲岩光翠可餐。门锁龙宫深海藏，径通鸡豕悉檀栾。千年胜地人能到，累代□僧塔半残。漫说中兴多紫柏，清凉月色至今寒。

游洞霄宫二首

张教钱塘人

玄官异代不知年，辇迹苍苍草复芊。路僻林深山转静，溪回谷





邃树参天。依稀见石还疑虎,邂逅逢人恐是仙。清赏移时犹未已,徘徊仰止旧名贤。

大涤山前曲径通,华阳路沓接琳宫。先朝遗事空陈迹,往代残碑迥自崇。四壁萧条今羽士,千秋名胜旧元风。同游已有明朝约,莫遣烟霞锁洞中。

松 居

杨士奇庐陵人

紫霄元居静不迥,长松如盖翠亭亭。深幽雨露千年润,高拂烟霞万仞青。仙子时乘下白鹤,道人书坐咏《黄庭》。会当天柱峰前去,共汲丹泉煮茯苓。

寄余杭邹少保

刘 吉博野人

云天渺渺忆余杭,潭府春深日正长。藻棁楼横金字敕,山茶屏映绿槐堂。数峰烟雨坟祠处,一带溪流水竹乡。心远地偏多乐趣,百年眉寿更无疆。

秋日过宝轮寺

杨文炯余姚人

着屐过禅院,烟云满布衣。境由闲处适,人到静中稀。寺僻僧偏懒,林疎鸟自飞。坐深黄叶落,徙倚欲忘归。

南湖即事

杨文炯

路转南塘曲,翛然隔世情。藤花山店酒,芋叶野人羹。沙月凉侵袂,溪云暗接城。回看数行雁,乡国共秋声。

秋日游径山

张其禔华亭人

秋暮寻幽到此山,天开峰顶碧潺湲。千年喝石僧何处,一道霏泉龙未还。裁破溪云峰似剪,眺来江汉练如圜。登临却值重阳候,满径黄花醉客颜。

游径山

洪 都青浦人

马首疑无路,峰前别有川。乱山云里树,绝壑洞中天。见石还疑虎,逢人恐是仙。已飞尘世界,何必问延年。

同苏更生宿径山看僧烹茶

洪 都

炉火初红手自烧,一铛寒水沸秋涛。与君醒尽西窗酒,花影半轩山月高。

喝石岩

姚星吴邑人

无复高僧胜地游,灵岩喝破几经秋。何人为说当年偈,此石还应重点头。

放生池

姚星吴

沧波卷尽石栏危,不见龟鱼出没时。尺水尚留遗泽在,金莲花满放生池。

凌霄峰

苏振生邑人

峰头高阁旧凌霄,天上飞仙近可招。欲附松萝登绝顶,不愁云





锁隔峰腰。

赠冉大尹劝农

魏 瀚余姚人

东风吹绿郊原草，鸣鸹催耕破晓。使君爱民心孔仁，劝穡问农不嫌早。瞻蒲望杏简驺从，挈榼提壶来父老。戒言尔农勿惰嬉，由来五谷民之宝。

南湖

黄景昉晋江人

南湖静无波，宿雨朝晴未。阴驳渐开云，见山尖似髻。天水相涵虚，镜光物恒媚。复有双飞霞，如砂缀镜鼻。疏柳旧能眠，稚菱今又刺。笙箫寡上船，乌雀公巢寺。翻觉西湖喧，嫣然脂粉气。我故寂寞人，我取宁人弃。

余杭寓楼

黄景昉

书开一卷酒千卮，独倚高楼赋啸时。清梦唤回谁剥啄，落花衔去定伊尼。南湖暴涨愁春水，大涤疏烟见晚炊。燕子红襟乌白项，问君何句续唐诗。唐·丁仙芝为邑尉，有《余杭醉歌》。

题径山寺

仲灵嵩释氏

翠拔群山外，连天势未休。云迷飞鸟道，雨出古龙湫。僧在深云定，香和杳霭浮。人间游不到，一殿自清秋。

径山天开图画

肇淮海释氏

幽涧泻泠泠，千峰叠翠屏。晓云开混沌，远水接沧溟。松影垂

禅榻，苔衣土净瓶。尘中梦不到，争欲买丹青。

径山冬日

肇淮海

东山两径幽，岁晚得周游。壑雪晴犹在，溪云冻不浮。鸟惊樵斧重，猿挂树枝柔。怕有梅花发，因行到水头。

登舟枕山

自彦释氏

独上浮屠下界宽，瀑飞千尺杖藜看。沧茫万里望无际，风雨一天山色寒。

南湖

严调御邑人

闲居驻湖滨，邈与尘事绝。萧疏见二毛，卓犖仍抱拙。清氛天宇开，融融湖水澈。桃李发春堤，仿佛若锦纈。花明媚淑渚，鸥浴悦荇薜。杂英缀甸芳，嘉树鸣。仰见郁岑青，环湖群嶂列。蓄泄寄经纶，幽栖非所业。肆目应接疲，羈情每衷热。

游石盂山

严武顺邑人

吾生爱岑参，探奇自成习。不谓乡里胜，芒今始及。到山借筇竹，空襟翠微湿。鸟道未经凿，受趾劣得级。磴石何盘盘，竞世争危岌。数憩青泥间，赴壑飞流急。无言听喧豗，尘心翻静翕。破苔泻余淙，扞萝挂短笠。不复知有日，况虞暑处集。绕步支公庐，禅风澹嘘吸。转见绝壁开，积铁双峨立。峦阴树参差，大小三五十。分明对图画，青苍供取挹。中有郭恕先，如将呼我入。何当谢嚣盆，缚茅此栖蛰。





饮南湖二首

严武顺

夏木阴中暮,村醪湖上浮。万重山在眼,一片月当头。寂历销炎气,苍茫散客愁。凉风偏有意,扇底发清讴。

壁月当岩落,金波接席来。好怀宜静夜,浊酒亦深杯。出水鱼疑艇,围堤柳作台。鸟鸣更漏杂,顾影尚徘徊。

又过南湖

严武顺

人见水痕阔,可知游兴频。送茶亭长讶,籍草野鱼嗅。景为诗篇好,饮逢文字亲。枌榆尽君辈,真欲老湖滨。

南威湖

严武顺

平坡怯怯熨罗衣,叠嶂殷殷拥翠帏。可以西湖字西子,南湖应得号南威。

登凌霄峰

严 敕 邑人

嵒 在云际,凭高俯众巔。朝观东日出,暮挹南箕旋。攀藤来绝顶,罗伏尽蜿蜒。浙西渺茫在,震泽□涔间。毫光现五采,虚阁入诸天。凿石施神工,疏□得甘泉。竞爽忘百疲,呼吸帝座连。何缘空翠里,真身游苍烟。

南湖观涨

严 敕

雨积波平似不流,兴同观海据楼头。侵沙古屿疑无路,傍竹幽

居别有洲。白鸟羽兼晴浪起，青山影带夕阳浮。自怜徒倚茅茨底，
宛在秋江明月舟。

南塘艺花诗二首

何瑞图 邑人

未入溪潦湖水清，万家烟缕起山城。枝禽不语犹多腕，岸藻无
栽亦自生。市尽忽通云壑美，尘余暂放晓春晴。纵横百步花封大，
那羨名都拾五鯖。

服兰纫苎寄湘偏，木末高枝运量鲜。畚叟曲柯应挂月，矾头散
石足安筵。桴飘涨水寒蓑笠，馐递疏阴款陌阡。宴歇亭皋仍未雨，
一塘蓊秀自天然。

游大涤

严 渡 邑人

好结卢敖侣，来寻幌骨仙。未能遍五岳，探幽参洞天。大涤苍
翠映，须如天柱白鹿相勾连。至今丹灶遗玉黍，云是许迈升仙巅。
溪湖左右势倾仄，雪浪飞奔下碧湍。峡流倒卷诸梁涌，淙淙石罅吹
寒泉。宫西绝壁陡千仞，窗冥昼昏黜蹇。真仙幽洞藏剑履，邃深
诘曲风雷寒。通真远接双牌道，松杉夹路驰盘旋。汉坛宋观耀日
月，龙骖鹤驭纷云烟。上帝高居拱紫禁，千门万户罗层峦。手持
《内景经》，韬精炼泥丸。道逢闾丘子，口授《长生篇》。灵山光怪继
朝暮，翠华金支恍惚传。春禽繁乱叫林壑，气清日朗开心端。来贤
岩畔苍苔绿，石镜闲窥驻玉颜。

秋日游洗砚池

严 津 邑人

坡仙遗迹地，仿佛晋贤风。墨浪鳞纹细，泉香风味融。松雪凝





翠靄，岳影冷幽宮。應有高僧在，蛩吟振遠空。

謁洞霄宮

嚴 津

萬壑千山繞絳宮，方壺今在翠微中。漢壇久杳雲封處，秦石猶傳仙迹逢。羽士笙簫疑遠近，宰臣冠佩轉優崇。玉清繚繞紅霞里，雉尾遙瞻帝座雄。

徑山寺

嚴 渤邑人

五峰開處敞幽林，百代金仙印古心。寺隱樓台空翠滿，僧閑磬鉢寶幢深。閣中御筆龍蛇動，石上禪踪獅象森。昆弟行游半寥落，頻來策杖采山岑。

山 居

王崇簡宛平人

曲折深山里，山光浮翠暉。泉聲枕上落，嵐影鏡□飛。亂竹迷三徑，幽禽啄小扉。田間耘耒者，時傍月明歸。

寓禹航鮑侍御山庄

王崇簡

人在烟霞岩壑隈，溪毛 葉翠相回。鳴禽近自窗前起，流水遠從山上来。穿竹若疑無徑轉，到門忽見一樓開。憐予多病登臨少，雨過前除遍綠苔。

略南湖至洞霄宮

范承謨 陽人，浙江巡撫

諸峰連匝碧嶙峋，玉井蓮花擁至尊。未到即疑仙佛地，重來翻

愧宰官身。偶寻大涤穿黄竹，为访栖真被翠云。忠定紫阳提举处，
江东闲杀老谋臣。

踏荒禹航二首

嵇宗孟淮安人，郡太守

南湖三月雨，骑马踏春泥。赤日四郊暑，迎龙空夏畦。天高云
汉近，梦喝洞庭迷。安得便宜节，许臣救望霓。

仆仆牛羊道，惊看疾首人。稚禾如脱裸，新突半生尘。谋野咨
荒政，停骖愧守臣。直愁今夜月，不忍转华轮。

游洞霄宫四首

嵇宗孟

竹细花 野水香，径幽洞秘石云凉。半山古殿留残碣，百道飞
泉乳下方。宸翰当年停翠辔，袞衣今日焕瑶章。群真最喜《阳春》
调，鸾鹤廖歌未肯忘。

天门九锁洞仙坛，画栋无尘闾宇宽。开府新诗笼彩笔，元戎小
像簇金鞍。寻真路僻青萝合，抚掌花飞玉井寒。乞取大丹还寿世，
太平鸡犬自余欢。

元公揽辔大湖滨，略地登高谒玉真。幽雨九霄瞻羽盖，洞云千
朵拥朱轮。人从鳌背探灵窟，书向龙威问月津。试看登临车马后，
也应无处不阳春。

西岭千盘大涤山，琳宫蕊馆四时闲。翠蛟昼舞风斯下，白虎春
眠僧未还。花满云函纷蚪篆，天生魁象压仙班。盛名川岳由来久，
金石重摩霄汉间。

南湖马上看桃花二首

嵇宗孟

曾记西泠花盛时，年来寂寞恨谁施。春风不肯□□意，吹向南





湖避近诗。

官塘娇鸟唤晴春，万树桃花一色新。见惯武陵风景熟，直愁误杀捕鱼人。

前踏荒行^{庚戌}

嵇宗孟

武林壤错民依古，玉粒金禾输金府。岁曰庚戌六月夏，海飓掀江渔下土。涛山浪屋飞瓦鸣，七昼七回雷雨惊。坂田头白畲田没，三尺鲤鱼陇上行。我咨昏垫徠松野，焦饭盐豉不盈把。蜻蛉小牒鳧颈兜，妇子追随哭桑下。桑根水啮桑枝枯，明年蚕仅儿无襦。东南供亿半方域，元老殷忧拜帝疏。蠲租丹诏晖云外，长孺开仓歌大赉。君臣交惊协穹苍，风不鸣条雨破块。胥山郁郁胥江驯，天吴不怒河伯仁。百年鼓腹含哺者，今日饥驱涂附人。

后踏荒行^{辛亥}

嵇宗孟

岁曰庚戌书大水，蚱蜢循田鱼舞市。跳丸瞬夕藕生花，黄坂泥烘四野紫。嘉禾漫同腐草俦，惆望乾萤生百忧。天竺飞幢迎佛母，胥山伐鼓赛龙旂。群公百执随骏奔，白足黄冠叫九阍。壩处闻霆空叹息，草莱涓滴亦殊恩。六月七月蕴隆炽，桑赭叶黄虫缕字。去年鲤鱼场圃游，今年鱼宫驱马至。周召切切耿时艰，拭泪西风不忍看。清夜绘图邀帝眷，荒郊立马问农官。我愿倚天作大冶，浑融二气忘冬夏。尧不大浸汤不早，年年鼓腹桑阴下。

虫荒行_{壬子}

嵇宗孟

比年水旱频仍，再罹虫沴。守斯土者，仆仆田间。虽途雨为劳，而岁谴在躬，艾莫能道，漫述此行。泪堕胶笔，聊志忧喟云尔。

壬子壮月西成候，百室将开延黄茂。旦日讼庭鸟雀空，忽惊野老器阶右。丁男匍匐前致辞，昊天机我从未遭。月初八日风角昏，非烟非雾郊原眇。晓看陇亩稻禾枯，醉伏浑如中酒后。细检根茎有物凭，纤纤蠕动态纷糅。蚁穴偏能溃大防，蠹螻徒自蹙白昼。嗟予三时胼胝功，一朝废弃成虚谬。长吏闻言涕满襟，臣也无状民何疚！泣血陈言绘輿情，元公蒿目驰章奏。请命蠲租广帝思，循田守吏牛羊走。九年河伯骄不仁，十年旱魃田如炙。今兹飞虫厄下方，紧桑僵饿何时救。惭愧往古多仁人，积诚每足格虫兽。虎不渡河蝗不飞，时和年丰富且寿。小臣长跪甘天谴，呼天转灾而为佑。虫兮虫兮为河鱼，羹我子妇忘僇傺。虫兮虫兮为猫虎，驱我豕鼠省耕耨。更愿入土为凝晴，瘠者膏腴卤者秀。物无菑厉史书年，常与尧民歌在宥。

径山

张思齐_{辽阳人}

双径云从天目来，一峰竖指五峰开。钟鱼响共潮音发，台殿高齐树影嵬。形胜夙占凝紫气，师承何独说黄梅。公余不废登临兴，扞碣搜奇剔藓苔。

洞霄宫

张思齐

九锁山中访玉真，洞霄楼观迥无尘。贤奸两路还同传，俎豆千





秋得几人。虎啸丹崖风猎猎，蛟眠翠涧月粼粼。独怜道统危征地，
剩使黄冠荐藻。

浚南湖

张思齐

沉壁几同瓠子宫，云屯畚鍤起湖中。空明忽见波光净，清泚难
容薮草丰。欲杀阳侯分水势，如将巨掌劈蚕丛。稽天渐有安流日，
飘没宁忘漭泄功。

鉴亭

张思齐

平湖一望万山青，新筑沙堤可置亭。花发锦城喧待月，池开宝
镜静涵星。忘机鸥鹭蹲芳草，不系云霞点画屏。藻鉴欲求频照影，
三贤祠宇暮灯荧。

古噪亭

张思齐

噪亭原与岳云连，考古宁辞易屿渊。旧名噪亭，后易屿渊，非古。饮羽
亦疑石似虎，驱山真用铎为鞭。寒泉绕涧鸣淙玉，老树撑空饱宿
烟。不待晚风清啸发，斜阳人已过前川。

题法喜寺旧有绿野亭

毛万龄萧山人

法喜黄金地，相传绿野亭。波涛飞画槛，桑柘静朱椽。射圃摇
帘见，琴堂欹枕听。枯禅溪印月，客使汉躔星。今古遐登览，英豪
足典型。一茗千里曲，孤塔万山冥。遗迹探三老，芳声置百龄。惟
余诗句在，仿佛动幽馨。

南湖看桃花

毛万龄

偃坐青毡草色荒,桃花夜雨欲模糊。起来踏遍南湖路,不道秦源即此湖。

游洞霄宫

毛万龄

玉洞玲珑绛节朝,层峰积翠耸青霄。只宜仙子闲吹笛,岂合名臣老挂瓢。

提举诸贤

孙应龙邑人

宋室狃偏安,翠华忽临止。理学多名臣,末流赖中砥。方正孰能容,置散空山里。小人亦有朋,敢与诸贤齿。黜陟尽君恩,编年书姓氏。至此各有由,一代贤奸史。上下废兴几百年,孤留朱李两夫子。仰止清风天柱高,采采湖滨荐芳芷。

圣夫人庙

孙应龙

旧令归公夫人,与公俱死水难。独夫人尸流至此,有灵异,立庙祀之。

三贤祠畔祀归陈,庙祀复有归夫人。归夫人,真女士,大水垫吾民,偷生素所耻。夫死尽人臣,妾死殉夫子,照见妾心有如水。嗟嗟!归公死,归公不死,夫人死,夫人不死。

墨池

王 祺邑人

东坡作字龙蛇活,老去书狂墨时泼。政暇寻诗入径山,兴到忘





归宿天末。石磴扶筇翠满衣，山房洗砚云生钵。墨池泻影如见之，
人去何年问啼。

南湖看花同宋明府

严 沅邑人

天街社鼓应春期，陌上巡行事事宜。岂比掩关怜旧雨，更看驻
马读新碑。郎官酒酌千秋盛，太史星占一路奇。羨尔广平能赋手，
桃源此日重留诗。

盖公避舍是吾师，先后风流总若兹。游向春泥矜汗漫，看过晓
湿拂参差。花翻单父人争赏，锦弱□江客不知。莫谓一方偏雨泽，
芙蓉阙下补天为。

有斐亭落成

黄中明邑人

葛翁石上话三生，此日亭边堪记盟。春水远流湖鉴满，晚云高
插滌峰晴。郎官曾许题双字，福地今传第几名？解取淇园君子意，
萧萧碧落动秋惊。

双径禅院

俞嘉言邑人

爰是禅逃未醉先，青蒲着个五峰前。嗜轻得与僧分茗，信到方
知佛坐莲。洗眼连看山并日，雪眉同听法忘年。白云自悔牵风去，
每到归来辄废然。

仙姥墩

王绍贞邑人

天姥不可越，霄汉峰峦迢。当时醉李白，醉中尝梦游。身着谢
公屐，兴与卢敖侔。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流。云青青兮

雨欲下，水澹澹兮日欲浮。越王距此二百里，谁云苕上更有丘？此丘将母姥别墅，成仙不还人意留。双峰盘尽平沙出，此丘回头望崑崙。南湖百花明，孤阜乔松清。那似冷泉载歌舞，幽人携琴庶堪伍。

桃 源

王 潞邑人

秦火烧天何处避，渊明撰写《桃源记》。那知即在此空山，中有高人日往还。不见当年陈季卿，前身原是捕鱼人。寺里观图心忽动，终南老人幻鹅笼。漫将竹叶折为舟，已到桃源古渡头。桃源顷刻迷荒野，此后无人问津者。

舟枕山

王 潞

吴越山川开异锦，会稽巡游废安寝。禹厌津梁亦已疲，舍舟登陆山作枕。或言治水此维舟，锡爵名山万古留。还留石穴随潮暗消长，为溯江涛入海三山收。嗟！枕山复枕流。

游南湖和宋浣亭明府

赵 昕邑人

南湖仅有名，久应唤青草。故自有湖来，不识舟游好。今年夏雨淫，顿使湖缥缈。巨浸涤天荒，盈科贯山窈。使君逸兴飞，陡然恣幽讨。转移一叶舟，与民同醉饱。歌声散水间，雨意悬林表。始依杨柳阴，□□芦花岛。方洲半在波，靡芜青未了。恐惊鸥□□，行行宁枉道。





登凌霄峰顶

俞 珪 邑人

徙倚危巔一望晴，吳山越絕轉分明。閑雲來去迷風洞，獨鶴翱翔下雪坑。綉佛無心凭醉酒，登高有興底浮名。莫言出處無歸着，笑向烟霞入化城。

左龍湫

嚴曾棠 邑人

湫澗成坪結梵宮，一泓清澈與江通。神龍應悔施靈窟，風雨年來繞碧空。

洞霄宮

董宗原 邑人

秋祠靈氣郁千盤，九曲峰高縹緲看。洞口桃花迷客姓，澗邊瑤草醮仙壇。雲封石壁丹爐火，鶴唳槎松碧字寒。漫自拂衣塵世里，姓名何日問驂鸞。

登城西樓

董宗原

山城仄徑日初長，試倚層樓瞰日光。待臘野梅開獨樹，入春溪水亂寒塘。青山繚繞君王宅，綠野蕭條學士堂。最是孤懷消不得，登臨几自立蒼茫。

張明府招飲古嘯亭

邵錫申 邑人

斗南飛寫下滄溟，暇日琴樽聚客星。高士林中揮麈尾，郎官湖上勒碑銘。花台昼擁諸山綠，石澗香浮細草青。莫謂永和成絕調，

岳潭重见古嚟亭。

游洞霄宫

陆 进邑人

太乙坛高兴可乘，翠蛟亭迴看云蒸。数株松色疑秦树，三月桃花似武陵。问道久餐金掌露，论心已近玉壶冰。忽惊腋下清风起，身在丹峰第一层。

径 山

徐士俊仁和人

此地神龙真护持，开山犹忆是唐时。青围万竹云根出，笔耸千峰月影移。乱石堆成无缝塔，墨池写就放生碑。芒鞋直上凌霄顶，耳畔天风接海湄。



卷之八 杂 志

郡邑志载之史册,务详其大者,远者。丛杂,志之余也。然张衡赋《二京》,言秘书小说九百本,如羽陵蠹书、《酉阳杂俎》,具列其名,亦博物君子所不废也。且往古遗迹,留于碑碣,载于稗官,其阙不传者,学士、大夫、儿童、父老能言之。大者墟墓,关乎地理;灾祥,应乎天文。异闻轶事,及释部、羽流,又详于人物,备志之。凡以资箴规,昭劝鉴,越而不杂,殆谓是欤?

古 迹

自台倾池平,荒丘断碣间,吊古者往往登高远望,感慨系之。余邑大禹舟航外,赧王城筑,武帝郊坛,安石有读书之台,蔡京有游仙之宅,以至噪虎、翠蛟诸亭,古道照人者,不可胜纪。深惧世远或湮没不传也,爰志“古迹”。

赧王城 在县北三十六里,有周赧王庙。南游所筑,今废。

武帝郊坛 在大滌洞前,汉武帝所创。今其址不可考矣。





旧仓城 在县东二里安乐山。周回四里,唐永贞初,刺史长张纲奏置仓屋四十二间,天宝八年,采访使奏置。今改名善法院。

营盘城 在县南一里。元至正十六年,参政杨完命部将于溪南旧县城内,筑以守御。今已废。

旧县城 在县南半里。东汉熹平间,县令陈浑迁溪北,后复徙溪南。钱武肃王又修广之。宋雍熙初,再徙溪北南城旧址。今间有存者。

瞻军给赏酒库 在县东南一里,在城隅。

闲林酒库 在县东南一十八里,闲林市。

东西酒库 在县东三十五里,石濑市。

鉴亭 在县治南百步。下瞰大溪,清流如鉴,因名。

绿野亭 在县东半里,法喜寺后。先名罍野,盖取荆公书有“春萌罍野”之句,后改名绿野。东坡尝登亭望吴兴诸山。岁久今废。

荆公读书堂 在法喜寺后。久废。

蔡经宅 《吴记》云:余杭有蔡经宅,去县东二十里,其所居名织田。今无考。

张无垢轩 见径山。

仙姥墩 详见山川。

部伍亭 在县东三里。旧《志》云:吴将凌统家余杭,募乡兵置部伍于此。今废。其南有部伍桥。

碑亭 在县东三里,部伍亭之东。元至正十二年,大参董抟霄因时寇乱,守令失职,民有劫杭之患。公至县,惩以刑威,凶恶敛迹,民得以安,故立颂德碑。

嗥亭 在县南,岳庙。县张思齐捐。



稽亭 详见本山。

翠蛟亭 见洞霄宫。

飞玉亭 见洞霄宫。

采芝亭 见洞霄宫。

谷口亭 见洞霄宫。

翠微亭 见洞霄宫。

宜霜亭 见洞霄宫。

祥光亭 在县西南,大涤间口。

怀旧亭 在法喜寺。

聚仙亭 见洞霄宫。

清音亭 在大涤涧路之旁,丹泉池上。乃天柱发源之窠。水沿涧亭间循流以入于沼。清泠可听,取左太冲“山水有清音”之句。

九曲亭 在县西南九曲岭上。宋淳熙间建,因山故名。

流止亭 见径山。

含晖亭 见径山。

半山亭 见径山。

鳌亭 在县南五里。晏元献《舆地志》云:唐贞元初,县令卢鹏建,为游赏之地。在南湖中山上,故名。《祥符志》云:一名南亭。今废。见《府志》。

放龟亭 在县南五里。其地居山带湖,巨石丛起,有类龟形,故名。唐贞元初,县令卢鹏建。今废。见《府志》。

望湖亭 在南湖塘上。唐宝历间,县令归珣建。今废。见《府志》。

龟山书院 在县南一里,南湖塘上。后为惠泽祠。

浣坎镇 曹桥镇 二镇不知何始,今废。



瑞莲堂 在县治内。东晋县令范宁凿池种莲,故名。政余游玩于此。岁久无存。

集虚书院 在洞霄宫。邓牧心撰《记》文,刻石。

玩江楼 在通济桥南东垵丰乐坊。面瞰召溪,宋县令柳永建,旋废。后建苕溪馆于上。今废。

龙游阁 见径山。

北大场 在县十八里,余杭塘上。

牧马监 在县南上下湖。宋命守臣梁汝嘉提举。每马五百匹为一监。后废。

丘 墓

古君子入庙思敬,登墓思哀。故不斩丘木,不鬻墓田,礼也。秦攻齐,下令禁柳下墓五十步樵采者罪死。洵名贤委土,国典所关,能无睹剑树而兴悲,获铜盘而陨涕也。九原可作,吾谁与归。谨择贤者志之。

周吴王夫差墓 在余杭山。太宰嚭葬其旁。《吴越考》谓:吴王走吴之余杭山,死而葬焉。

秦张仪墓 在县北曹桥镇上。僧掘土得碑,上书:皇秦丞相张仪墓。

汉河间太守诸葛琮墓 在县南禅山之旁。

吴选曹尚书暨艳墓 在县南由拳山之东。

给事骁骑大将军新丰侯暨惠景墓 在县东北八里董舍村。



司徒丁固墓 在县西十二里,丁桥北山之下。

将军亭侯凌统墓 在县西北六十里,浮里界。

步兵校尉诸葛起墓 在县南十五里,岑山旁。

晋常山太守俞归墓 在县北三十五里,地联舟枕山。

宋阳太常严毗墓 在县西北十五里,仇山。

宋六朝景陵侯吴喜墓 在县西十五里,仇山。

宋侍中王裕之墓 在县东二十五里。按《宋书》,裕字敬弘,琅琊临沂人。尝为吴兴太守,旧居余杭,葬余所居之舍亭山。

宋〔疆〕〔疆〕凌侯陈法明墓 在县南十三里,唐苑山中。陈氏家传字允明,幼好学,察举孝廉,迁桂阳太守。

唐洞霄道士宗元先生吴筠墓 在天柱峰西麓。

唐冲素先生郑章墓 在天柱山。

唐白元鉴墓 在天柱山大涤阿东北。

宋太子太傅盛度墓 在县东北三十里,黄山。

宋少师王彦洪墓 在同化乡仙宅界前峰山。三槐王祐,六世孙也。南渡后家余杭,卒葬于此。

宋金紫光禄大夫赵善墓 在常熟乡东林西扇。宋宗室,从高宗南渡,卒葬此。

宋丞相史玉墓 在县北五十五里,东林东扇道明寺。墓遗址存焉。

魏墓 在县北五里。名魏墓岭,系宋魏国公高遵甫墓。以女贵,敕葬于此。

迪功郎吴元墓 在县西三里吴山。

洞霄道士常中正行墓 在天柱峰下。岁远茆旷,墓见两窍,探以杖,空空如也。或谓有避遁于茅山者。



蟾华子喻天时墓 在大涤山栖真洞侧。

元素先生王朴墓 在大涤山石室之麓。

潘阆墓 见洞霄宫。

荻将军墓 在进贤界。逸其名。

明少詹事加赠太保谥文敏邹济墓 在县南四里,凤凰山之间。

洪熙元年,谕祭。

明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靖康邹榘墓 从父文敏公兆。

神女墓 在县东南三里,安乐山阳。

明参军吴继志墓 太冲父。

明少詹事吴太冲墓 并在县东南萧台。

碑 碣

千古鸿文,勒之金石,而世久年湮,残碑断碣,半埋没于蔓草荒烟,良可惜也。邑有贞观屏风、太宗飞白二碑;公权勒“黄山”二字;右军碑在洞霄者,孤存十七字;蔡忠惠、苏文忠有径山碑碣;皆贞珉之大者,余则备存以志考。

右军碑 在大涤山洞霄宫内玉皇殿前。岁久剥落,尚存十余字。

贞观屏风碑 亦名折角。旧从永安寺地中发出,拭之,知为唐文皇御笔,遂徙置县厅之左。其详载祝宽夫跋语中。按唐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文皇自为真草屏风,书示群臣,皆古帝王龟鉴语。此其草书耳。《王弇州集》评此帖:“轻俊有右军永兴风度。历

几千载，为苕墨宝焉。”

唐太宗飞白碑 在县内。

柳公权黄山石刻 大书“黄山”二字，今存。

静林寺断碑 篆文四字曰“静林寺记”。在本寺。

晋关内侯广昌长暨逊碑 在县西北三十里。咸和中，湖州刺史孔彰，为孝子暨逊立。

梁关内侯盛绍远碑 在县西北二十八里。天监二年立。

灵岳寺记 唐欧阳询撰。

陈县令刘允恭德政碑 岁久碑毁，事详名宦志。

县令陈允升德政碑 上元二年立。中书舍人李纾撰。

吴公约尚书碑 有《铭》。

县令李复碑 大历四年立。秘书郎蒋亨撰书。在县内。

县令归珽碑 在县内五里南湖上。宝历中，邑人感德立。

蔡君谟游记碑

苏子瞻三游径山诗碑 并在径山含晖亭内。

重建儒学岁月记碑 在儒学内。景德三年，县令章得一撰。

南下湖水利碑记 宋令江袤修筑湖堤。县丞成无玷撰。宣和五年四月朔立。

重修五亩滕记铭 刻石凤凰山。宋县丞成无玷撰。

孝妇严氏碣 在县东十三里。咸康六年立。

径山大觉禅师国一影堂记 崔元翰撰，羊士谔正书。元和九年二月八日立。缺。一、王颖撰，王偁正书。元和十年十一月立。一、崔元翰撰，归登书并题额。元和十年四月立。一、崔元翰撰，胡季良八分书并篆额。宝历二年十一月立。一、李吉甫撰，萧起正书。大中八年十二月立。





大觉禅师塔铭 丘丹撰,萧起正书。大中九年五月立。

天柱山天柱宫记 吴□撰并书。苗昭题额。大历五年立。

内供奉道士吴□碑 元和十年立。天柱观内。

修天柱观表文碑 光化三年,吴越王钱镠立。

神仙观碑 盛君立撰,郁文则行书篆额。大和九年正月建。

处士钟离府君墓志 吴郡沈鄞正书。会昌三年十二月立。

儒学至圣文宣王庙碑 大中祥符元年,知县章得一撰。

游径山记 宋观文殿大学士知杭州莆阳蔡襄撰。

重建径山寺碑记 一、宋显谟阁直学士楼钥撰;一、宋尚书吴泳撰。

宋慈宁宫重建洞霄宫记 宣谟阁待制陆游撰。

洞霄宫记 参知政事家铉翁撰。

大涤山演教堂记 吴泳撰,刻石洞霄宫。

重建径山寺记 进士眉山家之巽撰。

集虚书院记 邓牧心撰。刻石洞霄宫。

潘逍遥墓铭 逍遥,钱塘人。大中祥符中,为泗州参军。卒于宫,道士冯得之囊其骨归洞霄葬之。集贤院钱易撰文。

至圣文宣王庙记 景祐二年,乡进士钱钥撰。知县陈执礼立石儒学。

重绘儒学圣贤像记 绍兴三年,涿郡赵师烜撰。

余杭县学记 绍兴十八年,襄阳府学教授綯纺撰。

重修儒学记 淳熙乙巳,县主簿吴兴叶延年撰。

重修南下湖塘碑记 宋徐安国撰,庆元丙辰正月立。文载汉熹平间令陈浑开湖筑堤。唐宝历间令归珧,宋宣和中令江袤,绍兴中令李元弼,绍熙中几漕黄黼,相继重修。

宋重修本县碑记 在县。绍定癸丑,洪文忠公撰,县令赵希磐立。

陈明府庙纪功记 县令扈大亮撰。汉熹平二年,为县令筑城浚濠开湖筑塘功,民祠为镇城土地,以段主簿郎典案从祀。

圆觉经阁碑记 陆放敬撰。

至道观厨院铁镬岁月识 在本观。

潜公井记 在县西十里丁桥。咸淳间,邑人顾向荣捐资凿井,令钱希白题,刘希贤撰文。

重建学庙记 在本县内。徐一清撰。至元四年,县令也先帖木儿立。

元江浙省参知政事董抟霄颂德碑 在县东三里部伍桥。

重建县治记 明洪武二年,新城县主簿署余杭县事潘永明撰。

洞霄宫新规碑记 明洪武十一年,杭州府儒学教授徐一夔撰。

重修庙学记 杭州府儒学教授天台徐一夔撰。明洪武十六年,知县史原远立。

儒学石刻卧碑

南山普宁禅寺刊大藏经版记 遥山住持妙高撰。

重建洞霄宫记 明永乐三年,翰林学士奉训大夫锡山王达撰。

法喜寺记 明永乐十八年,双径住山僧心泰撰。

福严寺记 明永乐十九年,径山住持僧心泰撰。

永安寺铜钟铭颂 大理寺卿仁和夏时正撰。

重建化城寺碑记 眉山杨汝明撰。在县西北四十里。

大涤山超然馆记 钱塘邓牧心撰。

重建白鹿山房记 钱塘叶林撰,刻石大涤山。

太守严昆墓石柱刻字 在仇山。刻云:故宁朔将军严公神道。





明詹事府少詹事赠太子少保加赠太子太保邹文敏公神道碑

明詹事府少詹事邹济墓志铭 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撰文。子邹榦立石。

明谕祭詹事府少詹事邹济赠太子少保谥文敏又赐春秋岁祭设置坟户文石刻 嗣孙煜立。

兴复法喜禅寺碑记 寺址日久渐湮。国朝顺治九年,住僧寂义厘复原址,寺基如故。邑人寿以仁撰文。

增筑辅坝记并铭 吏科都给事,邑人严沆撰。

重修余杭县学文庙记 康熙五年,知县宋士吉重修学道,胡尚衡撰。

重修惠泽祠碑记 康熙四年,知县宋士吉重修,御史邑人严曾渠撰。

闲林镇放生鱼池碑 康熙十二年,知县张思齐奉总督刘、巡抚范明文建立。

灾 祥

《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又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一方之妖祥,亦守土者所以省德而修政也。刘向汉贤大夫,犹惑于感应;天官五行书,又泥《洪范》征休征咎;与惠迪之义何居? 邑乘详志之,仿《春秋》,书灾异法也。

宋六朝 以前无考

元嘉十九年夏四月,白龟见,吴兴太守文思道以献。

元嘉二十年夏五月,白龟见,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

宋

淳化二年夏五月,本县亢旱,忽雷雨震惊,大风拔木,瓦片悉飘,人以为龙经其地,识者以为灾也。

绍兴五年秋八月,霖雨,大水发天目诸山,忽高二丈许,冲决塘岸百余所,漂没庐舍千五百余家,流尸散入旁邑,禾稼化为腐草。

绍兴六年六月乙巳,夜地震,自西北,有声如雷,余杭为甚。是年冬,刘麟、刘猊寇濠、寿二州。

绍兴十八年,有牛生犊二首一身。

绍兴二十年,余杭民妇产子青毛、二肉角。又二家产子毛角皆同,连体两面相向。三家相去一二里。

淳熙十一年,余杭水灾,漂流民居万数。知临安府张杓奏免本县旧逋,民歌舞之。

淳熙十四年,民饥,发廩赈之。见《文献通考》。

嘉定十六年大水,十七年饥,令帅臣赈仁、钱、余三县。

隆兴二年夏六月,本县大蝗。

隆兴五年秋八月,大水漂没田庐,死者无算。

咸淳十年秋八月,天目山崩,水涌流,民溺死者无算,发米赈。见《纲目》。

元_{无考}

明

洪武五年秋七月,本县大风,山谷水涌,漂流庐舍,人民孳畜、溺死者众。

洪武九年夏五月,本县大水,诏遣国子生田龄等来验灾伤。





景泰七年夏五月,本县霖雨,瓦窑塘圯,水涌入市,居民不安。

成化七年夏,霖雨,本县大水决化湾塘,淹没田禾,灾及旁邑,人民死亡无算。本年兑军粮乏,巡按御史郭瑞,以原派绍兴等府南京仓粮代之。

成化二十三年秋八月,五色云现于西北方。

弘治十八年秋七月,本县暴雨,山水漂房屋,伤禾稼,人多死者。

正德三年夏五月,大雨,水涌南湖,塘决,漂流民居数百家。

嘉靖四年秋,螟虫生发,禾苗根株不留。乡民以油洒之,飞而去,少顷复来;忽生黑壳虫无数,食螟遂尽。

嘉靖七年夏四月,本县大风雷雹,大风拔木,雷雹大者如鸡子,小者如弹丸,比雨点更密,瓦片震动,人民惊骇,牛马奔易。

嘉靖二十五年夏六月,大蝗,凡二日,所过田禾草木俱尽。秋九月,诸山虎聚成群,白日入人家伤人,道路无独行者。见伤不可胜纪,且不可猎。

嘉靖三十八年,余杭竹生米甚多,民间煮食之如大麦。人云是岁凶之兆。见《西园杂记》。

万历七年二月初五日辰时,地震。

万历十二年,大有年,米每银一两,粿米三石。

万历十六年,大疫大禘,死者相藉。

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戌时,地震,河水腾涌,起自西北。

万历三十三年,有五色灵鹊,翔集于县署,三日始去。令程汝继构集瑞楼,为之《记》。

万历三十四年,南渠河清,三阅月彻底,藻荇可数。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大水,南湖北堤决,漂没民房、街市,乘船

举网。

万历三十七年,仍大水,凤仪塘决,居民受漂没之苦者多。

万历三十九年,获白兔于护国山。

万历四十一年初夏,大蝗,人共捕之,集以千斛计,投灭于通济桥下,秋大有年。

国朝

顺治十年四月,诸乡有虎警,邑之太璞山前后忽见一巨兽,马形,高可八尺,长丈余,紫鬣披覆如发,白身黑尾,人不敢近,仅遥瞩焉。每逐,虎至水涯而食之,食间则饮水以润吻,嗣是虎患顿息。历四月五月,不知其所之踪迹。向所食虎处,惟见虎头三四具及残骨狼藉而已。考之《尔雅》曰:驳如马,锯牙,食虎豹。此即是也。

康熙元年春初,浙右大饥,余杭尤甚,饿殍载道。

康熙十一年,邑八乡,七八月间禾苗正熟,霪雨连绵,忽生青黑虫,食稼始尽。又有虫暗食蚕子一空者,民不聊生。邻邑皆然,而余杭更甚。赖督抚二院,题请蠲免。知县张思齐设法捐赈,民获生全。

仙 释

孔孟辟异端,而后惟昌黎《论佛骨表》,凛凛有生气。秦皇、汉武,史多遗讥焉。仙释,固志所不必载也。但邑径山、洞霄,名甲天下。黄冠缁衣,多高人出于其间,如惠勤有儒者之风,远游有隐士之概。旧《志》最详,并存之,以见山川秀异挺生,不独人文也。





禅宗

法钦 昆山人,姓朱氏。初孕母管氏,梦莲生于户枢,取一花系于衣带,寤乃恶荤饵。既诞,形貌奇伟,神色莹彻。及冠,身長七尺,体备诸相。鹤林素禅师见而异之曰:“观子神慧,几于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来知见。”师即亲依,素乃躬为剃发。谓门人法鉴曰:“此当大弘吾法,蔚为人师。”久之,辞素,请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径即止。”遂受具于余杭龙泉寺法一律师。后之临安,行次东北山之下,见樵者问曰:“此何山?”樵曰:“此天目山之径路,谓之径山。”师忆素语,乃披榛而入,四顾非人居。适逢苦盖,以覆置罍,师就之宴坐。大雪经旬,绝食安禅。既霁,猎者见之,投诚归向。师诲使更业。猎者毁弓矢罢网,以其地结庵,请就居之日餉。师他日谓猎者曰:“吾将隐于此山。”猎者曰:“此山神异,中有龙居,师勿往。”师曰:“何患焉?汝宜遵吾。”即自重冈之西,至危峰之北,有一石屏。师坐其下,凡数日。有白衣老人前而致拜。师曰:“汝何人也?”曰:“龙也。”师曰:“何为至此?”曰:“自师到此山,吾属五百皆不自安。师必久住,我将挈其属而归天目,愿舍所居为师卓锡之所。”引师南进登绝顶,入五峰之间,中有大湫,指谓师曰:“吾家若去,此湫当涸矣。愿留一穴,以通天目。我欲时至而卫师焉,慎勿湮之。”言讫乃隐。于是云雾晦冥,风雨连宵。诘旦,湫水尽涸,涨沙如平地。北峰之阳有庵,俨然新成,师遂居之。至今基陞,诸草不生。自是远近响风,四方禅衲景从,庵居满于岩谷。山左有前临海令吴贞舍别墅,以盖精舍。马祖令人驰书,书中作一圆相。师开缄,于圆相中作一点,却封回。又令智藏来问:“十二时中,以何



为境？”师曰：“待汝回去，时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师曰：“传语却须问取曹溪。”大历中，代宗遣内侍黄凤持诏致师，诣阙庭咨以法要。师一日在内庭见帝，起立。帝曰：“师何以起？”师曰：“檀那何得向四威仪中见贫道？”帝悦谓忠国师，曰：“欲赐钦师，一名忠。”欣然奉诏，乃赐号国一焉。崔赵公尝问弟子出家得否，师曰：“出家是大丈夫事，岂将相之所能为？”赵叹赏其言。一时名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陈少游等，皆问道以求决择。已而，力辞南还旧山。敕本州于径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年九十二圆寂。德宗赐谥号曰贞元大觉禅师。塔曰天中。天复中，许思兵乱，发塔。见二缸合藏肉身如生，发长覆面。士卒悚拜而去。吴越王厚礼重葬于旧塔焉。

俱胝 昌化人，姓章氏。童真修行。永泰中，忽于舍前溪南塾上，腾空而去，憩於潜广觉寺。后至径山，礼国一禅师道钦。钦曰：“神告我，长安佛法有难，盍往救之。”因指座后石屏，令叱之，屏裂为三。钦亲为落发授衣以往。至长安章敬寺，与术士角法胜之。代宗赐紫方袍，辞，未具戒。帝命开坛纳戒。方羯摩间，乃隐身坛上，莫知所之。时以为观音应现，赐号“性空大禅师”。大历二年来归，舍宅为寺。后人名其始乘云处为起云墩，於潜所憩寺为落云寺，所叱石为碣石岩。

鉴宗 湖州长兴钱氏子。师少而颖异，风骨不凡。于本州开化寺出家，年二十七受具戒。咸通三年至天目，东登径山，遂驻锡焉。弟子洪 以经纶自负，师告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诠，汝算海沙，于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见，泯绝外缘，离一切心，即汝真性。”悟，即呈偈曰：“这个非他物，原来不昧机。达而全体现，应处不思议。”咸通七年，集众说法，端坐而化。葬于寺之西大寂岩。乾化五年，吴越武肃王请于朝，赐谥无上禅师。



洪 誥 吴兴乌程人,姓朱氏。生而神异。十九依无上禅师削发。二十二往嵩岳受具。初习律乘,未十日而诵毕弃之。咸通七年上径山。师始至是山,适遭黄巢之乱,巢之偏帅,领卒千余人见师,师宴坐不起。帅以剑挥禅床者再,师神色不动。帅异之而去。吴越武肃王微时,师一日谓其徒曰:“翼日有异人至,当厚礼以待之。”诘朝王至,师乃门迎,延于方丈,特异于他,堂众皆讶之。乃密谓武肃曰:“他日独霸吴越,当须护持佛法,无忘此言。”武肃谢而去。及立军功,收杭州,执弟子礼以事师,待遇勤厚,莫可为比。中和二年,表乞赐师紫方袍。景福二年,武肃封吴越王,复表乞赐号法济大师,溢为建初兴国大师,及亲号塔曰:广济之塔。

大慧杲 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气。年十二,入乡校曰:“大丈夫读世间书,曷若究出世法?”即诣东山慧云院,事慧齐。年十七,薙发具毗尼,登宝峰,谒湛堂准禅师。堂一见异之。俾侍巾衾,指以入道捷径。师横机无所让,堂诃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识,领解则为所知障。”堂疾革,嘱师曰:“吾去后,当见川勤,必能尽子机用。”堂卒,见圆悟至天宁。一日,闻悟升堂,举僧问云门:“如何是诸佛出身处?”门曰:“东山水上行,若是天宁即不然。”忽有人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只向他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师于言下,忽然前后际断。遂令居怪木寮为不厘务。侍者曰同土大夫入室,遂著《临济正宗记》付之,俾掌记室。未几,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验。学者丛林,浩然归重。宋孝宗皇帝为普安郡王时,遣内都监入山谒师,作偈为戏:“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担大事不寻常。一毛头上通消息,偏界明明不覆藏。”上嘉叹之。及在建邺,复遣内知客诣山,供五百应真,亲书“妙喜庵”三字,并制《赞》宠奇之。隆兴改元,一夕星陨于寺西,流光赫然。寻示微恙,八月九日,学徒问安,勉以



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委然而逝。有《大慧语录》传世。

明大禅 秀州人。妙喜会中龙象。丛林所谓明大禅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围。所至人必聚观之。出住舒州投子庄，迁长芦，诏住兹山，道望甚著。先是，阳和王梦一异僧，长身巨腹，言欲化苏州一庄。翌日，师忽杖履徒步而至。王见师奇伟，与梦中见者无异。茶罢，师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苏州一庄，以为径山供佛斋僧，无穷之福。王未有可否？”因令办斋饭，罢便出，更无他语。时内外哄然，传言阳和王以苏州庄施径山长老，遂达孝宗圣听。会王入朝，上为言：“闻聊舍苏州庄与径山，联当为蠲免赋税。”王谢恩归。即以庄隶径山。此庄岁出二万斛，犁牛舟车，解库应用，百事具足。师于缙素有因缘，江浙两湖，皆号之为“布袋和尚再出”。

杰密庵 福州郑氏。谒应庵于衢之明果。一日，庵问：“如何是正法眼？”师遽答曰：“破砂盆。”庵颌之。出世衢之乌巨，迁祥符蒋山华藏，诏住兹山。晚居天童，后示寂，塔于天童之中峰。

印别峰 嘉州李氏。得法于华藏民禅师。首在乡，连主数刹。后再出峡，住保宁、金山、雪窦及至此山。孝宗召对，选德殿奏对，称旨。此日赐肩舆于东华门内。上注《圆觉经》，遣使驰赐，命作《序》。师具表奏谢，仍进颂曰：“古佛与今佛，同一广长舌。于无途辙中，为物启途辙。拨开千嶂云，放出一轮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彻。觉亦无可圆，幻亦无可灭。只此无亦无，红炉一点雪。稽首佛与佛，字字无异说。”上览大悦，赐号宝印禅师。及年迈，奏乞庵居得请。终后葬于庵之西冈。谥慈辨禅师。塔曰智光。

范无准 蜀梓潼雍氏。依破庵。先得旨出世明州之清凉，迁焦山，升雪窦。被旨移育王，及兹处。居二十年，虽两丁火厄，而旋



复旧观，号法席全盛。仁宗尝召见于修政殿，奏对详明，上为动色。赐金僧伽黎，乃赐佛鉴禅师号。去寺四十里作室，接云水。上亲洒宸翰，赐额曰“万年正续”。淳祐己酉示寂，葬正续之侧，塔曰圆照。

妙高 长溪人。见偃溪育王入室，掌藏钥。一日，溪举“譬如牛过窗棂，头角四蹄都过了，因甚尾巴过不得？”师划然有省，答曰：“鲸吞海水，尽露出珊瑚枝。”溪云：“也只道得一半。”出世南兴大芦，朝命居蒋山。至元庚辰，迁兹山寺。罹回禄，草创才什一。师究心兴建，不十年悉还旧观。戊子，江淮总统杨珪真加，率江南禅教诸山朝觐，师遂趋京。帝尝问师曰：“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师曰：“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寺。会帝斋竟，天雨金花。帝曰：“何故有此禅瑞？”师曰：“陛下心华内发，天雨金花赞叹。”帝设资戒大会，随处放光。帝问师曰：“光从何处来？”师曰：“感应道交，佛光应现。”帝问：“禅以何为宗？”师奏：“净智妙圆，体本空寂。非见闻知觉所可知，非思量分别所可解。”宣问再三，师历举西天东土诸祖因缘，大抵禅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孰有过于禅！词旨明显，余二千言。帝大悦。陛辞南归。径山复灾，师谓众曰：“吾宿负此山债耳。”遂竭力再营建，殿阁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书偈而逝。

行端 临海人，何氏。从族叔父茂上人，得度于余杭化城院。参藏叟于径山，得旨。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资福，名闻京国。特旨赐慧文正辨禅师。袖处兹山。仍闾词奏请降玺书护持。师至是，凡三被金之赐，人以为荣，而师泊如也。虎岩住兹山时，师为第一座。每闻虎岩法座上举云：度宗系为北兵攻急，命道士设大醮，奏章天庭，问国家重事。高公伏章，久不得报。既竣事问故，高



公云：“为定径山四十八代住持，天门不开，故得报迟也。”虎岩举此夸众，谓住持岂苟然。至于四十八代住持，尚预定之天庭。师闻颇心非之。天师住此山，适当其次。至正辛巳终，窆全身于寂照塔院，年八十八。

泐季潭 台州人。晨起唤侍者曰：“这个？”者茫然，师曰：“苦。”遂寂。

报复原 台州人。忽拍手曰：“呵呵呵，大众是甚么看取？”竟寂。

兴大宗 台州人。忽叹曰：“夫三十，妇六龄，毕竟偶不成。”遂坐去。

祥止庵 杭州人。倚座曰：“一队疇糟汉，我争如你，何不道。”竟寂。

庄呆庵 台州人。住持径山。学者云合，说法酬问，迅若疾雷。有《呆庵语录》行于世。云：“难难二八娇娘上高山，老僧扶不得。”言竟遂寂。

一清 江右庐陵人。自幼颖悟异群，不茹荤酒，厌尘俗，遂出家于宝礼，正宗忠公授业焉。宣德改元丙午，得度于右街云海法师潜。侍香于大天界达会，中即左街讲经，制授弘慈普应禅师，随典藏事。未几，升首座，开古迹黑塔于都阜城门之西邻，朝天宫之右旁也。个砖片瓦，皆自手焉。正统癸亥，闻于上。赐额曰弘庆禅师，即黑塔也。师初主水月，次迁南通法至，开山弘庆。自此道风浩荡，朝野知名。正统丙寅，右街善世大功德、两庵宗师等，荐师于大宗伯胡，遂有双径之行。觉山冯宁印施《华严》大经，并函绣幡幢，入殿恭养。一时金台诸檀越沈福诚、杜弘真等，欣然发心，鬻铁铸佛三躯，钟磬、云板、香垆、花瓶，俨于对越。明年丁卯入院，浙江



都指挥使司张敬师道行，咸嘉奖助。详见翰林张《序》云。

镜月林 杭州人。住径山。师少颖异，稚龄出家，弱冠剃染，专心净业，间叩名硕，俾参本来人，久乃省。作偈曰：“本来人，本来人，无脑无头，作么寻。蓦然采着个鼻孔，试勘原来是白丁。”硕见睨视曰：“可是师与一搨。”由是名振一时。正德乙卯归寂，塔凌霄东崖。

湛然圆澄 会稽夏氏子。嗣曹洞正宗三十二世。得法于清凉大觉念禅师。住会稽云门显圣寺。周海门、陶石篛并从之游。万历乙卯，住径山万寿寺。上堂有云：“昨夜泥牛耕破月，波斯怒眼恨不彻。石人抚掌笑呵呵，木女徬徨泪成血。且道是何宗旨？”良久云：“我亦不识。”每开法，众常万人。得法弟子九人，其最著者为百丈雪、宝寿方、愚庵孟、东山洩。尝至京师，与达观、月川诸老，互为酬唱。所著有《宗门或问》、《慨古录》、《思益简注》、《楞严臆说》、《法华意语》、《涅槃疏》、《金刚三昧》及《语录》若干卷行世。凡五建大刹。筑石塘一百五十里，利济后人。游行不羈，屡著神异，远近宗之。天启丙寅十二月四日圆寂，塔全身于显圣寺之阴云。

以上见《径山志》。

净度 余杭人。少游猎。尝射孕鹿，胎堕，鹿母忍痛就地舐子。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诵经，三十万言。常屏处山泽。

文喜 嘉禾语儿溪人，姓朱氏。开成间进具，初习《四分律》兼讲《法华》。尝往五台山，礼文殊大士。后参仰山契悟，命为典座。一日，见文殊跨狮子缘甃侧，师诃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涌空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咸通中，筑室千顷山居之。光启三年，钱武肃王请住余杭慈光院，赐紫衣及无著号。光化三年，移住无著院。



文益 余杭人。姓鲁氏。从希觉师游，旁探儒奥，目为孔门游、夏。尝参琛和尚，自是开悟。周显德五年终，谥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

延沼 余杭人，姓刘氏。少魁磊，有英气。博览书史，□经世意，乃从开元寺智恭律师受具。玩《法华》经义，修止观、定慧。后遍游名山，止后住郢州新寺。宋开宝间，登座说偈而化。

志逢 余杭人。生恶荤血。吴越王号为普觉大师。雍熙二年入灭。

惠勤 余杭人。尝从欧阳文忠游，称其聪明才智。有学问，尤长于诗。与东坡俱，有《赠勤上人》诗。

维琳 号无畏大士。俗姓沈，武康人，约之后也。好学能诗。熙宁五年，东坡通判杭州，招住径山。后居邑之铜山，作庵名无畏。建中靖国初，东坡自儋耳还至毗陵，以疾告老。琳往问疾，有诗赠答。始，琳之在铜山也，院有松合抱，郡将治屋索材，将往伐之。琳知之，预命削皮，题诗其上云：“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护绿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误他千里鹤飞来。”县尉至，读其诗乃止。政和七年，琳既老，朝廷崇右道教，诏凡僧尼皆顶冠，琳独不受命。县遣尉谕之，琳即集其徒趺坐而逝。遗言以二缶覆其躯，瘞山后。

政禅师 住余杭山静修，时蒋侍郎堂守钱塘，与师为方外友。师每来谒之，则跨一黄牛，以军持挂角上，市人争观之，师自若也。至郡庭下牛，笑语终日而去。一日，蒋因会客，款师清话。师许之，蒋喜甚。明日要之，则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维。为僧只合归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高韵。又作山中偈曰：“桥上山万重，桥下水千里。惟有白鹭鸶，见我



常来此。”冬不拥炉，以荻花作毬，纳足其中，客至共之。清论无穷，秀气逼人。秋夏好玩月盘。膝入盆中，浮于水上，自旋其盆，冷笑达旦。

慧 静 余杭人，姓邵氏。励行精若，容止可观。颜延之叹曰：“荆山之玉，惟静是焉。”著《文翰集》十卷。

留 瑜 余杭人，姓周氏。孝建二年，灭度后十有四日，房中生双桐。其徒以为娑罗实木，因号为双桐沙门。平南长史吴郡张辨为《赞》。

僧 翼 余杭人。上庐山寺，依慧远修学。

法 开 姓俞氏，余杭人。稚年出家北仓寺，为昙贞弟子。寻负笈西游，从柔、次二公学《成实论》。衣不蔽形，食才支命，而不避寒风暑雨，以昼系夜历业，既优精解无碍。或遇勍敌，揖而不攻。有时窃发潜登，以掩不备。当其锋者，罕不结舌。由是显名。后还余杭，止于西寺，讲筵相接，道俗叹服。沙门智藏，后游禹穴，讲化成论。开往观之，鲠难累日，宾僚餐悦。藏曰：“开法师语论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定。”开曰：“释迦说法，多宝涌现。法师指南，命终而遣客，何耶？”藏有惭色。以普通四年卒，世寿六十有五。

全 毗 余杭人。入径山，礼法济大师。求剃染。禀质强渥，力耐饥寒。诸所参求，略得周遍。晚于衡岳中，结茆以居。木食涧饮，纫软草为衣，寒暑不易。有以诗赠者云：“窠居更后有何人，传得如来法印真。昨日祝融峰下见，草衣便是雪山身。”别事详《南岳传》中。

延 寿 余杭人。儿时知敬佛乘，日诵《法华经》，群羊跪听。稍长为华亭镇将，尝乘舟见渔船万尾，戢之心恻，以钱易之，放于江。后投永明岑禅师，剃发受具。衣不缁纡，食不重味。习定天柱

峰下，尺 巢于衣褶。禅观中见观音，以甘露灌其口，遂获辨才。后演法于雪窦，学者参问，指心为宗，以悟为则。弟子多至一千七百人。尝以一代时教，互相矛盾。乃为重阁馆，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设难。至波险处，以心宗指要折之，因著《宗镜录》一百卷，天下传诵焉，声施异域。高丽国王遣僧航海问道，执门弟子礼。开宝八年示寂，塔于净慈山。号永明智觉寿禅师。

庆 祥 余杭人，姓沈氏。身長七尺余。辨才冠众，多闻强记。天台门下，推为杰出。住杭州九曲观□院，随机说法。僧问：“险恶道中，以何为津梁？”祥曰：“以此为津梁。”曰：“如何是此？”祥曰：“捉着汝鼻孔。”

道 真

郭 文 字文举，河内轵人。年十三，历华阴山石室中，得石函丹经习之。后晋室乱，乃入余杭大涤山，伐木倚林，苫覆为舍，不置四壁。时猛兽害人，文独居十余年无害。鹿裘葛巾，区种菽麦，或采箬以贸盐酪，有余即施贫人。一日，有虎张口向之，文视其口有横骨，乃引手探去。明旦，虎置一鹿于舍外，适有猎人来宿，因指与之。后虎服役如仆从，令负箬随行，尝置于凤凰山侧。文货药归晚，虎嗥，今名其地嗥亭。时余杭令顾颉，与葛洪共造其舍，携与俱归，赠以韦裤褶一具，不受。手植三松，与虎游息树下。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不取舟车，荷担徒行。导置之西园，朝士咸往观焉。颓然箕踞，旁若无人。温峤问曰：“饥思食，壮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独无情乎？”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问：“猛兽害人，先生独不畏耶？”曰：“人无害兽心，则兽亦不害人。”又问：“世不宁则





身少安,先生不出济世乎?”曰:“非野人之所能知也。”后复归。梁乾化三年七月,封灵曜真君。

葛洪 字稚川,句容人。少以儒学知名。性寡欲,不慕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惟好神仙导养法。从祖元,吴时学道得仙,以丹术授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又师鲍元,兼综医术,著撰精核,才华富赡。以天下乱,避地江南,于余杭山见何幻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晋咸和初,选为散骑常侍,不就。闻交趾出丹沙,求勾漏令,乃止罗浮山。后尸解去。今墓在西湖葛岭,而炼丹诸井,盖避地时遗迹也。

许迈 早与王右军父子周旋。永和二年,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渺然自得,有终焉之志,即今大涤也。迈四十八,丹成而去,垂语弟子云:“吾有丹一剂,藏山中无骨箬下,异日有缘者得之。”乾化三年,封归真君。

潘先生 先生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名字。遍游山川,爱天柱山止焉。自许、郭二君仙去,泉石荒芜,元封古坛,亦且湮没。先生慨然发愤,请诸朝。唐玄宗夙闻其名,敕创天柱观,断樵采,为长生之林。钱武肃王《碑》略载其事。观有仙花灵鹤之类。

吴筠 华阴人。天宝初,召至京师。与帝言,皆名教世务。帝尝问道,对曰:“善论道者,无如老子《五千文》。”复问神仙冶炼,对曰:“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能留意。”求还嵩山。及复过江,而渔阳兵起。识者以为知机。后居余杭天柱山。其文章与李太白相上下。礼部侍郎权德舆集其序。大历十二年,于宣城道观焚香尸解。弟子邵翼元,奉丧归葬于天柱山西麓。

叶法善 括苍人。三世为道士。卜居本州卯酉山,有巨石横道,行者迂径避之,遂投以神符,石自起。初,善得道来游天柱,适



钱塘江有巨蜃溺舟,经涉者苦之。青山镇长沈愈来迎,于是往焉。时潮信未至,投丹篆江际,戮之以铁筒,镇于江心,遂绝其患,至今舟楫无虞。女冠玉真子,亦善弟子,才十余岁,即绝粒,诵《黄庭经》。天宝间,于天柱山得道。今法善有天柱观碣留山中。

司马承祯 字子微,河内温人也。居天台山,曾至洞霄事潘体元,传辟谷导引术,无不通。后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维、孟浩然、王适、毕构、李白、贺知章,为方外十友。睿宗召之,延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乎异端,而增知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奈何?”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则天下治矣。”帝嗟叹久之。乞还山,赐宝琴、霞帔。公卿赋诗送之。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见祯将还,指终南曰:“此中有大佳处,何必天台?”对曰:“以仆观之,仕宦之捷径尔。”藏有惭色。女真观自然,泛海欲诣蓬莱求师,至一山,见道士谓曰:“天台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真良师也。”自然遂还求之,得度冲举。

夏侯子云 从峨眉山来,年二十,状貌奇古,投司马承祯,夙兴夜寐,勤侍巾盥,凡十数年,未尝一日怠缺。与物无兢,不屑世务。及祯羽化,乃于大涤山中筑药圃,种芝术之属。尝言:“古圣人以上药养神,中药养性,下药遗病。”尝掩户经日,寂无所闻。有邻院道士窥见一草衣人同坐,亦瞑目不语。至暮,启关伺之,则无所见。天复中,乘异兽归隐东峰,不知所在。

朱君绪 余杭人。入天柱山,数十年道成。一日,微疾,倏起命水澡浴,具冠褐,焚香端坐,暨物齐、朱韬光等知当羽化,即跪泣而留绪曰:“吾于彭殇存亡,齐之久矣。”言讫而逝。

暨物齐 师玉清观朱君绪,受法篆神符秘方,救物不怠。后随



人大涤山精思院,创垂象楼,积书千卷其上,日以著述为事。每讲贯道学,听者叹服。钱氏赐度弟子,对曰:“乐静久矣,不愿有之。”所居室壁东西,各置一窍,采炼日月光华。每语人曰:“吾不久往罗浮石楼矣。”一旦,不知所之。

间丘方远 舒州人。生州之天柱山下。二十九岁师香林左元泽。既得道已,乃遍寻名山,至余杭天柱,异而止焉。盖余杭与舒州,咸有天柱山。传记所载,天有八柱者也。钱武肃王师事之,相度地理。改观基为甲向,营建一新。天复中,沐浴焚香,端坐返真,颜色不变,有异香,三日方散。

郑元章 幼号神童。十五岁,辞亲学道,精修不倦。天福二年,居天柱山精思院。武肃王因命入开元宫,启建坛筮。王表奏朝廷云:“启建日,有彩云临坛,仙鹤数百,旋绕空中。”昭宗赐紫衣,号冲素先生。累乞归山,王亲驾送于郊外。至精思院旬日间,忽沐浴端坐,翛然而逝。体柔如生,年六十八,葬于本山。

常中行 钱塘人。师河南冯德之。形貌奇伟,篋无留金,所有一箫一笛而已。常曰:“《阴符经》有强兵战胜之道,非外事也。乱吾真者不能入,即战胜尔。”多往来余杭。治平四年六月,语弟子沈日益曰:“吾不久居此。”偃卧俄顷,起曰:“嗟乎,吾未能出。”即于几案间设鉴一,水盂一,时时取视之,神色怡然。越三日而逝,葬天柱峰下。

喻天时 号蟾华子。自幼肄业洞霄。政和间,以诗科试中选。精天文、历数、讖纬、医药之学,至驱雷召雨,旋著灵异。宣和间,敕往信阳军神霄万寿宫,朝廷屡遣使降香,祈祷有感,赐号冲和先生。淳熙三年,以故人徽州太守沈君礼遇之。一日,别太守云:“上天召我,朝廷亦召我,且应上天召也。第去之日,疾雷大雨,毋恐。”居旬



日,信然。太守具其状上闻,朝廷果欲召之,且遣使矣。其徒奉丧归,藏于大涤山栖真洞侧。

王朴 其先北京大名府人,避地转徙至临安,结茅大涤山石室,与隐士陆永仲邻居。讲求修炼之术。有间,则更倡迭和。其后沐浴趺坐而化。

杨乃诚 潼川人。东游襄汉荆吴,久而息大涤山中。高宗居德寿宫,召见与语甚悦。为筑室于宫之通明馆侧。淳熙初,力乞西归。越三载坐蜕。

陈良生 南渠人。童年得道,隐居杭州吴山,修炼丹成。独喜天柱,每与幽人韵士,往来其间。常离地三尺,悬虚而卧,因号“寝虚先生”。

朱真静 临安人。自幼好学丹经原文,一览辄通其意。尝出行,经宿忘返。诸徒方惊忧,忽归云:“吾游大涤洞,遇道人碧巾黄衣,相携至驯虎岩下,坐语移时而已,不谓经宿也。”及期,书偈曰:“去来如一,真性湛然。风收云散,月在青天。”趺坐而化。

阮日益 杭於潜人。受度于里之天目元雷山真庆观。注《道德》、《南华》二经,自成一家。后赵侍郎为筑庵大涤以居。龚先生亦为筑庵石室,有泉州陈道士,志同修炼,远来相依。一时学者咸向风焉。至元间,尸解仙去。

叶林 钱塘人。善诗文。游天目至九锁山。沈高士为营冲天观,小室介溪山间,日一食,惟啖苦菰,颜色自若。遇积雪,登岩谷四顾。月下独步林影间,夜深忘返。里人邓牧亦隐大涤白虎山房,与林深相得。每月夜往来,相与剧谈。弗往,牧则自请。大德丙午正月朔,无疾书偈案上,泊然而化。

邓牧 字牧心,钱塘人。幼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



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遍游方外，历览名山。逢寓止，辄杜门危坐，昼夜唯一食。入余杭洞霄止焉。尝遇异人，受修炼法，至是于宫之超然馆，入室宴坐，或数月不出。一日坐蜕。

白元鉴 西川成都府人。玄宗幸蜀，时鉴为威仪道士，住上皇观，志在绝俗，逍遥遐举，周览山川，访前贤高蹈之躅，得余杭天柱观止焉。一日解化，瘞于天柱山大涤洞东北。

冯得之 河南人。少习儒业，弃家入道，被旨住杭州洞霄宫。宋真宗锐意道教，尽以秘阁道书降余杭郡，俾知郡戚纶、漕运使陈尧佐，选得之及朱一谦等，修教成藏以进，号《云笈七签》。初，诗人潘闾与得之为道义交，任泗州参军卒，得之囊其骨，归葬天柱山。钱易《铭》潘墓，具载其事。

唐子霞 宋政和间入道洞霄宫。性嗜读书，尤长著述。谓大涤洞天，历千五六百年，其间幽人胜士，无传于世，因撰《大涤洞天真镜录》。朝廷方求岩穴奇士，部使者以子霞闻，强起。一至京师，徽宗幸实录宫讲所，子霞在焉。上望见仪状魁伟，召前问：“从何处来？”对曰：“草野臣，无他技能。江东使者以臣应诏。”即日，授金坛郎，主杭州洞霄宫。至宫，四方学者翕然从之。盗起严徽间，破临安，县官吏散走。其徒治舟请行。子霞曰：“吾蒙天子命住此宫，守死吾职也，公等第去。”已而贼至，子霞正色叱之，遂遇害。上闵其忠，贖钱三十万，乃赠正素大夫云。

何士昭 余杭人。自幼有修真志。师上清大洞道士胡处邦受度，戒行清勤，教学不倦。被旨典宫事，赐度牒三百余道。又令本路漕臣应办工役，一新宫宇。方就榻，闻异香盈室，亟视，已右胁而逝。赐号冲靖大师。

李洞神 杭之新城人。自幼不茹荤酒，嗜黄老学。十岁入洞



霄受度。刻意道法，戒行严洁。中年走淮海，谒徐神翁，密有所得。归屏人事，宴坐林下。高宗赐号“明素”，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授右街道录，主洞霄宫。孝宗践位，召使拜章，旋即昭格。乾道九年正月晦日，草《别书》，遗同道，偃然而寂。

俞延禧 临安人。受度于洞霄宫，自号竹林道人。高宗赐御衣、象简，迁授道秩。后以古涧松进孝宗，御制诗赐之。恩平郡王见之，赐《赞》焉。孝宗又赐以“怡然”二字，俾主寿宁观。未几，乞还山，复俾知洞霄宫。淳熙十四年，与道侣对棋，拈子称“好着”而化。高士徐仲渊吊云：“千里云烟三尺画，百年生死一枰棋。”

龚大名 仁和人。七岁读书，一再过辄成诵。弱冠遇异人，得修炼旨。宁宗闻其名，召至禁中。上曰：“卿居洞天，与此间孰胜？”对曰：“陛下居天上洞天，臣不过人间洞天耳，安可相方？然人身自有洞天，神明居之，贵贱一理，存存于中，不为外邪客气所据，则道同仙圣，足以无愧于洞天之居。”上称善，赐紫衣，赐号冲妙大师，遗金币甚厚。还山，建法堂，复赐书“演教堂”匾。

孙处道 余杭人。尝梦幢节迎导，入大宫阙，主者劳问殷勤，若有囑付。未几，随父入天柱山，指楼阁曰：“此正畴昔梦见者。”师冲妙先生叹曰：“天意昌吾大涤，使尔来耶？”序升主席，赐号灵济通真大师。理宗赐度牒，买田阳羨，为书“洞天福地”四字，仍赐书《清净经》一卷。一日，召徒众戒飭，特异常日。俄顷，整衣冠端坐而逝。

贝大钦 余杭人。入道洞霄，住山三十年，延纳云水，日亲视厨饌无阙。建洞晨观，修黄箓，普度万余名。理宗赐号灵一大师。

贝守一 余杭人。通经史。贝大钦创洞晨观，命开山领袖，斋道员千人。筑居避喧丈室，久之，迁九锁外山庵。有稿籀板行世。自洞霄退席，散衣钵与诸徒及亲识，惟存布衲二，念余年不改操。



无疾泊然而化。

郎如山 余杭人。精教典,师洞霄明一先生。宋景定间,召居延祥观,赐号总教大师,领洞霄宫,兼西太乙宫,共掌浙西道道教。得南塘赵文懿故居,建通仙宫,以便云水。先是,兵火后,民多流亡,山设黄箬醮,普度八千余名。奉旨蠲宫门租赋,授体元崇教安道法师,兼管本山诸宫观事,赐宫锦金衣一袭。一日,无疾而终。

吕贵实 休宁县人。通儒业。慕陆永仲隐居来游,为道家流,以石室自号。宋度宗召为开元宫书记,授明一凝虚冲妙大师,兼本路道录。预知死期,终于天庆方丈。

以上见《洞霄志》。

蔡经 余杭人。嗜学仙术。王方平偕麻姑降经家,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念背痒时,好以此爪爬之。方平即知,乃鞭经,曰:“麻姑,仙人也,何敢如是?”宴毕,命驾升天。吴天玺二年,以蜕去。

裴仙姥 余杭人。详见阿姥墩。

潘闾 字逍遥,钱塘人。所居今潘闾巷是也。闾通《易》、《春秋》,尤以诗知名。太宗召对,赐进士第,将□使之,不就。以与王继恩善,继恩下狱并收闾,真宗释其罪,以为涑州参军,卒。初,闾与道士冯得之同处,约归骨于天柱山,至是,德之囊其骨以归葬焉。钱易、张逵皆碣其墓。闾与王何、柳开、魏野交好。诗名《逍遥集》,祖无释为《序》。有《归钱塘》篇“渔捕风波急,龙山烟火微”之句,人谓不减刘长卿。《过华山》诗:“高爱三峰插太虚,晕头吟望倒骑驴。旁人大笑从他笑,终拟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画为图,故魏野赠诗云:“昔贤于志多狂怪,若比而今总未如。从此华山图籍上,又添潘闾倒骑驴。”又有《潘闾安鸿渐八才子图》,皆策蹇重戴貌,风人实传之。苏轼过一山院,见壁上有句云:“夜凉知有雨,院静似无

僧。”不知何人诗，乃閩夏日宿西禅院作也。崇宁间，武夷黄静仕杭，得其诗余《酒泉子》十首，辄诸石跋云：“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词翰飘然，非俗士所可仰，潘阆谪仙人也。”

金正韶 字九成，号约山，余杭人。早岁师桂林舒公，于石室洞读书十余年，度宗召为龙翔宫书记。至元间，诏入杭授洞晨观，讲究性理之学。将解化，留书别同袍而化。

轶事

纪异附

事无关大体，仅备传闻者，宁阙疑不载。然佐炙毂之雄谈，比物连类，或有合庄叟之寓言也。邑上下千百年，正史不尽述者，旁采他说，人物最详；即鸟兽草木，亦多识之；事涉寇叛，并列载此篇，纪其覆败，所以垂戒也。

汉陈恢，字子厚，桐庐人。富阳侯硕之子，封余杭侯。尝于余杭筑九里塘，一夕而成。

晋《谢安本传》：安石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与伯夷何远？”今余杭县有东山，坡公有《游余杭东西岩》诗注云：“即谢安东山所谓‘独携缥缈人，来上东西山’者是也。”见《诗话总龟》。

唐进士陈季卿，游青龙寺，观《寰瀛图》心动，遇终南老人，折竹叶为舟，至桃源，倏忽不知所在。

商玲珑者，余杭歌者也。白乐天作郡日，赋歌与之云：“罢瑶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能歌，听唱黄鸡与白日。”





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腰间赤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易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还歌。”时微之在越，厚币邀去。月余始遣还。赠之诗，因寄乐天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诗多是寄君诗。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

徐俊，余杭人。伟貌豪襟，诗复俊逸。如“绿醕醉空金凿落，银缸暖映玉交枝。芹湖沙眠，花坞春阴困海棠。怪松当道似人立，叶落满林如雨飞。”亦可成家也。又有《西湖闻笛》诗，一时传之。

宋余杭县吏何某，自壮岁为小吏，至抑录持心近恕。前后县宰，多倚信之。又兼领开拆之职，每遇受牒日，旦坐于门，一一取阅之。有奸欺者，晓去甚众。民犯罪丽徒当解府，而情非重者，白宰自遣。其当杖可原者，往往谏使宽释。尝置两筒于家，择小钱数十文二等。时掷三两钱，或一钱于中。诸子问故，曰：“蒙县委任，凡了一事，则投一钱。所以分为二者，随事之大小也。”子竟不深晓。迨谢事寿终，始告之曰：“尔曹解吾意乎？吾脱一人徒罪，则投一钱于左筒；脱一人杖罪，则投一钱于右筒，宜剖视之。”皆充满无余地。笑曰：“阴鹭耶！凭为后人利多矣。”遂卒，后其子铸，登科，位至执政，累赠其父太子太师。

宋绍兴间，诏以余杭县南上下湖为孳生牧马监，命临安府守臣兼提举。每马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之。岁产驹三分，斃二分以上皆有赏罚。

汉建安十六年，余杭民郎雅，合宗起兵，贼众数千人作乱。时孙权为徐州牧，遣偏将军新都太守贺齐讨平之。齐表言分余杭西鄙为临水县，今临安县是也。

晋咸和三年，贼将掠余杭等县。王舒遣子允之，率杨烈将军与



将军徐逊、陈孺等，以精锐三千，潜击贼于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

隋开皇七年，余杭民杨宝英作乱，柱国杨素率兵讨平之。

隋炀帝大业三年，置余杭郡。《隋书》。六年浚江南河至于余杭。

《纲目》：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欲东巡会稽也。

隋九年秋七月，余杭刘元进兵起。《隋书》：刘元进少好任侠，为州里所宗。两手各长尺余，臂垂过膝。炀帝兴辽东之役，百姓骚动。元进自以相表非常，阴有异志，遂聚众合亡命。会帝复征辽东，征兵吴会，士卒皆相谓曰：“去年吾辈父兄从帝征者，当全盛之时，犹死亡大半，骸骨不归。今天下已罢敝，是行也，吾属无遗类矣。”于是多有亡散，郡县捕之急。既而杨玄感起于黎阳，元进知天下思乱，于是举兵应，三吴苦役者莫不向至，旬月众至数万。将渡江而玄感败。吴郡朱燮、晋陵管崇亦举兵，有众七万，共迎元进，奉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燮、崇俱为仆射，署制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帝令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率兵讨焉。元进西屯茅浦，以抗官军，频战，互有胜负。元进退保曲阿，与朱燮、管崇合军众至十万。绪进军逼之，相持百余日，为绪所败。保于黄山。绪复破之，燮战死。元进引趋建安，休兵养士。二将亦以日久，顿兵自守。俄而二将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击之。有大流星坠于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声，至吴郡而落于地。元进恶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径丈余。后数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进将兵拒战，杀千余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栅。元进遣兵，人各持茅，因风纵火。世充大惧，将弃营而遁，遇反风火转，元进之众，惧烧而退。世充简锐卒掩击，大破之，杀伤大半。自是频战辄败，元进谓管崇曰：“事急矣，当以死决之。”于是出挑战，俱为世充所杀，其众悉降，世充坑之于黄



亭涧,死者三万人。其余党往往保险为盗。其后董道冲、沈法兴、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战争不息,逮于隋亡。

唐武德元年,吴兴太守沈法兴,举兵反攻余杭。李子通袭沈法兴,大破之。法兴赴江潮死,子通军势大振,率其群臣徙都余杭。

唐上元元年,江淮都统刘展反,淮东节度副使李藏用拒之,败奔杭州,遣别将屯余杭。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乱,余杭凌文举偕临安王昌等,各为都将,号杭州八都以讨之。

元至正十二年岁壬辰,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浙省参政樊执敬死于天水桥,宝哥与妻同溺于西湖。浙西廉访使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恢复城池,贼遂溃散。

罗隐为宰相郑 所重。女览隐诗,讽诵不已。有慕才意。隐貌丑,女一日帘下窥之,遂绝口不咏。令狐绹子澹登进士,隐贺以诗。绹曰:“澹不喜汝得第,喜汝得罗公诗耳。”出《广舆记》。载隐余杭人。又载新城有罗隐宅。则新城为隐寄寓,益可征也。

唐僖宗幸蜀,罗隐有诗云:“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记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唐昭宗爱罗隐才,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免凌轹?”帝问讥贬之词,对曰:“隐有《华清诗》曰: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笑解何!”其事遂寝。初,隐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后下第,复见之。云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以诗答之曰:“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沈嵩尝得新榜,封示罗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犬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

唐光化中,钱鏐初授镇军节度,命沈嵩草《谢表》,盛称浙西繁盛。成以示隐。隐曰:“是自贾征索也,请更之。”乃极言兵火凋敝,有“天寒而麋鹿来游,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语。廷臣见之曰:“此罗隐词也。”

钱氏时,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谓之使宅鱼。有不及数者,必市以供,颇为民害。罗隐侍坐,壁间有《磻溪垂钓图》。武肃指示隐索诗,隐应声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武肃大笑,遂蠲其征。

宋熙宁中,余杭洪浩游太学,十年不归。其父□□寄浩诗云:“太学何蕃且一归,十年甘旨误庭闱。休辞客路三千远,须念人生七十稀。腰下虽无苏子印,筐中幸有老莱衣。归时定约春前后,免使高堂赋式微。”浩得诗即归养。

卜天生,天与弟,少为队长,十人同火。屋后有一坑,广二丈余,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坠,众皆笑之。天生乃取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类共跳。并惧不敢。天生乃复跳之,往返十余,曾无留碍,众始叹服。以兄死节,为孝武所留心,为弋阳太守。

明父子尚书,生前俱至一品者,赠官则有之,然亦止五家耳。太子太保仪智,太师铭;太子太保邹济,少保榦;太子太保许进,太子太保浩,少师赞;太子太保林瀚,少保庭;太子太保李瓚,太子太保廷相。内仪以三品,邹以四品得之,盖皆东宫官云。

明父子俱得谥者,凡十二家:仪文简智,忠襄铭;邹文敏济,靖康榦;王毅愍文,安简宗彝;周庄懿瑄,文端经;耿清惠九畴,文恪



裕；白恭敏圭，文裕钺；倪文僖谦，文毅岳；王端毅恕，康僖承裕；许襄毅进，庄端诰，文简赞；林文安瀚，康裕康，孙忠烈燧，文恪升；杨康惠志学，恪愍守谦。

明全户优免，海内凡八家，邹文其一也。

明初仁和卓公敬，偶泛舟苕溪，忽迷津，泊芦苇间。登岸见竹篱茆舍中，一老人秉炬读书，留公憩息。与语皆前所未闻。问其姓名，老人太息曰：“我唐潘闾也。亡时为建成太子，忤贞观帝，祸几不测。赖以僧□遁。今相子觉□，当大贵，然不令终。如能弃家为僧，且得道。吾所以延子至此，使明哲保身也。”因出缙服披荆具授敬，敬儒者，以二氏为诞，又不信鬼神，挥手谢去。天明，复登岸，杳无人居。后敬成名。革除间，殉建文帝难祸最烈。其死事始末，与闾前后合辄。

纪 异

喝石 在开山庵门首。昔国一禅师度天目巾子山人，师问巾子曰：“汝有何能？”巾曰：“能诵观音咒。”师指座后石：“汝咒之，能破否？”巾遂叱之，为三如“川”字。游者以线度之，根不着地。

玉芝岩 在喝石之左峭壁间，钦师入定之处。时产灵芝于斯。

灵鸡冢 国一禅师有灵鸡，尝随法会，不食生类。及师之长安，长鸣三日而死，后埋之冢。至今存于喝石庵上。

佛圣水 宋孝宗临幸，蹕至半山，时盛暑，六军称渴。忽石间迸一泉，胥取水沾足，故名。今有□石处。

白兔驯 伏靴(下缺)。

□ **麋** 钦(中缺)，依禅室。

无尾螺 宋时有异僧者，乞食山家，其家获螺数升，已去尾入



釜中,僧见而悯焉。请为放生,其家戏谓曰:“螺今可复生乎?”僧曰:“可。”遂与之,携投放生池。越日,螺复生,仅无尾耳。迄今池中并山下涧沼,螺俱无尾。

佛供茶 钦师尝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他产。今径山茶□。

菖蒲 山麓有畦数亩,遍生菖蒲。昔人有栖隐于此者,见菖蒲生九节,饵之遂得长生。今名虽存,畦无田矣。

神冶钟 宋庆元间,住僧哀铜万觔,欲铸巨钟,患无良工。一日,有工至,自言能铸。遂以冶事委之,铸既成,谓僧曰:“此钟音韵洪远,俟予去山三日方击之,可闻数百里外。”言讫辞去。僧有疑其诈者,度工下山,甫数十里,即击之,钟声遂仅及此。

宋枏 宋时植。即诗云丝杉树王是也。

神龙山 故为龙湫。钦师卜居,龙徙避之。后岁一来,雷雨暝暖。人迄今祠焉。

以上径山纪异。

神应钟 旧《志》:唐大历四年,台州黄岩大旱,遍祷弗应,遂祈于杭之大涤洞。既雨,土神见梦于邑大夫,曰:“宜铸金为钟,以酬厥贶。”大夫从之,逮宋宣和间,更三百六十余年,毁于火。绍兴八年,道士朱希及等,收拾破坏,将复铸。铸之夕,神梦曰:“冶于故地乃成。”不得已从之。明年铸成,赤城左璠铭曰:“坏于数,匪坏于火。成于神,匪成于人。作于此,用于彼。福吾邑,无有已。”故号斯名。今毁。

西洞神光 宋绍定辛卯,有杨公伯岳者,武恭王之孙。游山至栖真洞,方举火仰视,华盖忽有神光,发层台上,青白相半,冉冉而升,圆如满月,久之方隐。



松化石 凡两株,在璇玑殿前,今无存。

重荣木 《余杭图经》载:宫外有大栎木,相传唐咸通二年吴天师所种。至宋咸平元年,无故自枯。历十五年,祥符壬子复荣。漕使陈公尧佐异之,图状进呈,并奏五色云现及地涌泉事。寻降旨设醮,以褒神异,故改洞霄宫。后熙宁三年五月,一夕风雷大震,不知是木所之,以为灵化焉。

无骨箬 宫山周回百里,多生绀箬。昔晋许远游真君上升,语弟子曰:“吾有金丹十剂,汝等功行未圆,未可遽服。已藏山中无骨箬下,他日有缘者遇耳。”后樵夫采薪,或带箬归,往往临罾拣得之,采时不见无骨者。有好事者,攀缘幽讨,终年不得。盖仙人所藏,非宿缘不可幸致。

捣药禽 禽止有二,伏藏深树间。夜鸣达曙。宛然捣药声,昼夜闻鸣。见人远去,故无识者。

石香鼎 宋学士陈尧佐授外台日,谓道士冯得之曰:“尝梦游名山,见仙人以鼎鼐相期,何敢过望。”冯曰:“学士人望所归,名列仙籍,世间富贵,何足相免。”后果大用。造紫石巨鼎二,置祥光亭上。其一铭曰:“垆之质,剝中起。烟人之体,虚心养元。不用之用,自然而然。垆兮人兮,兹谓道焉。”其二铭曰:“山之高兮,巉巖出云。洞之深兮,幽幽宅真。鸾鹤一瞬,鳧鹭百春。安得而往,葆光嗇神。”其一久亡。往年尚有一在亭下,而今毁矣。

应梦游诗 宋元丰己未,赵清献扞,再帅钱塘,抗章告老。岁甲子八月,忽来游山,谓道士沈日益曰:“近梦入真径,宫阙巍峨。有数道士相迓,询之,曰此洞霄宫。既觉思之,两典是郡,未尝至此。故冒暑来,今观泉石楼观,与梦中所见无异,岂仙圣有缘耶?”留诗纪事。



诵《度人经》 《余杭图经》载：洞霄宫昔有主首道士诵《度人经》，多著奇念。每就所居侧，龙潭上时念。一日，有老人纵潭中出，跪曰：“弟子即龙王也。每听经文，无任皈依。今窃有请焉。师才到潭上，则幽祇皆起敬不退，殊不自安，愿只宴坐斋中，不妨日课百灵，得以休息。”当日置鲜乳二斤，以供斋膳，道士许诺。明旦，厨人报：几案间得乳鲜洁，莫知从来，果重二斤。后日日常然。居数岁，忽累日不至，心疑之。偶至水次，复见前老人曰：“乳乃世间物，弟子无有。第忝为土神，凡世间欺人取赢者，得阴摄之。此去有市户董七，好舞秤权，以十四两作斤，故从而掠焉。今其人不在，其父自主，店业未尝罔利，故不可取，非失约也。”道士嗟叹，每宣言村落间，导人为善。

唐朝杉 传云：间丘先生自天台山以孟移植。围二丈，高三十余丈。

唐朝栎

以上洞霄纪异。

帝梦生邹 邹文敏为庶子曰，文庙一夕梦降于庭，明日朝罢，问廷臣夜来谁得者，济奏：“臣夜来得一子。”即康靖榦也。上喜，即赐月米一石。生三月，夫人入贺皇太后寿，携之入宫。太后亲抱之睡，则卧之御床。此奇遇也。

康胡潭 邑有康、胡二姓豪富，专以大秤小斗，贸易取利，克剥乡民。一夕，风雨晦暝，震陷其处，二家皆没焉。至今相传康胡潭云。

连理山茶 闲林镇后，两树婆娑古伟。大数十回，高数寻，垂荫亩许。相传南宋初年所植。明季，本镇将被兵燹，花亦垂毙。迩来复盛如故，疑关气数云。